戲曲小說叢考

葉德均 著

上冊

葉德均著

戲曲小說叢考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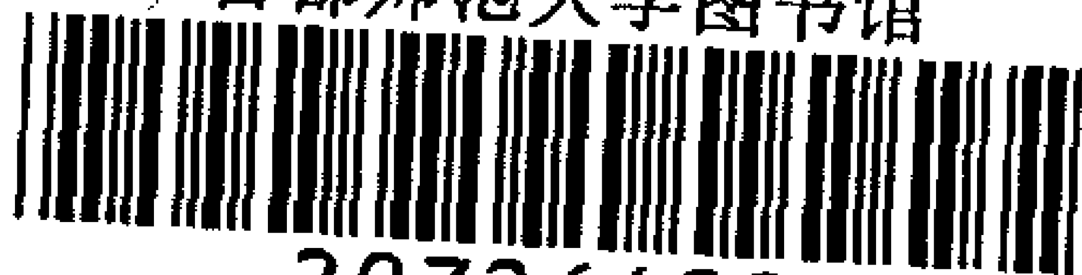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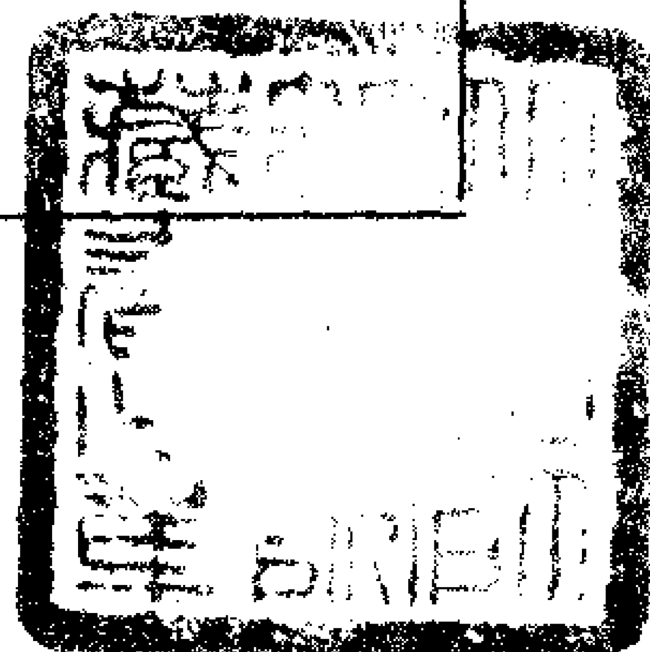
戲曲小說叢考

下册

葉德均著

中華書局





戲曲小説叢考

（全　二　册）

葉德均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6 7/16 印張・539千字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2,000 册

統一書號：10018・357　定價：2.50元

序

葉德均，生於公元一九一一年，江蘇淮安人。淮安中學畢業後考入復旦大學，一九三四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畢業後鑽研中國小説戲曲和民間文學頗勤，與我通信往還達百餘封。一九四四年在湖州中學任教，一九四五年在青年中學任教，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在長沙湖南大學任副教授，一九四八年直到一九五六年七月，九年間都在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書，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去世。

這一部遺著分爲三卷：卷上爲戲曲論文，卷中爲小説論文，卷下爲其他民間文學論文。其中有好多篇是從來不曾發表過的：長達數萬字的明代南戲五大腔調及其支流、祁氏曲品劇品補校（只在戲劇論叢上發表過跋語）、歌謡資料彙録等都是解放後寫的。曲目鈎沉録雖在抗日勝利後發表過，却經過重新編訂，增加了不少材料。其他如卷上裏的五篇（黄丸兒院本考證、元代曲家同姓名考、白樸年譜、元明雜劇瑣記以及讀曲小紀裏的彭澤散曲）、卷中裏的釋砌和卷下裏的后土夫人變考、關於浦琳、十八世紀揚州説書人葉英，也都是在解放後寫定或重寫的，不曾發表過的。

至於一些在報刊雜誌上登過的文章，以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所發表的爲最多，大半刊於我所主編的上海版俗文學和通俗文學，也有少數刊在戴望舒所主編的香港版俗文學和傅惜華等所主編的

北京版俗文學以及其他報刊。解放後出過單行本的宋元明講唱文學和抗戰前出版、現已絕版的戲曲論叢裏的幾篇文章也收了一些在這部遺集裏面。

我和李平同志曾經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來整理這部遺著。我們只是將錯字和缺漏補正；他在原稿上有附加的零星材料也略加組織；個別地方上下文不貫串之處也略加修飾。總之，盡力保持原來的面貌。改正錯字，常取善本或原書校勘；標點符號也隨手改正。有時還在引文前增補詳細出處。由於工作繁忙，一定還有不少疏漏，尚望讀者指教，以便重版時改正。

趙景深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目次

卷上

卷中

卷上

明代南戲五大腔調及其支流

一　明代五大腔調

中國最早出現的正式戲曲，是宋代產生於溫州（永嘉）的南曲戲文（簡稱南戲）。南戲萌芽於北宋的宣和間（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南渡時（約一一二七——一一三〇年左右）開始盛行，到紹熙間（一一九〇——一一九四）已有較爲成熟的趙貞女、王魁了㊀。從南宋紹興初年到慶元元年（一一三

㊀ 明祝允明猥談說：「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徐渭南詞敍錄又說：「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或云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這三種南戲起源年代的不同說法，從最早的宣和間到最晚的光宗紹熙間，中間相距七八十年。這不同的說法並不矛盾，只是看的重點各不相同。南戲最初只是用「里巷歌謠」歌唱的較原始形態的地方戲，等它發展到產生較爲成熟的趙貞女、王魁等戲曲時，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爲這些南戲具有感人的力量，深爲人民所愛好；然後才會被統治階級的趙閎夫榜禁（見猥談）。由於榜禁的事才引人注意，因而就有人以爲南戲始於光宗時的趙貞女了。這樣，在趙貞女之前，南戲還有一段發展過程。因此，「宣和間（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已濫觴」的說法是有理由的，然而那時只是南戲的萌芽時期。到了南渡時（約一一二七——一一三〇年左右）才開始流行。紹熙間（一一九〇——一一九四）已有比較成熟的趙貞女、王魁了。

一——一一九五)的六十多年間，溫州是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之一㊀。南戲就是在這個商業發達城市的經濟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地方戲。它流傳到手工業和商業極爲發達的大城市——行在臨安(杭州)以後，得到更大的發展。到了咸淳四、五年間(一二六八——一二六九)連知識分子的太學生黃可道也採取這種流行於民間的新形式，編撰王煥戲文了㊁。元代南戲雖然還不能和風行全國的北曲雜劇抗衡，但它始終不失爲南方的地方戲。在天曆到至正(一三二八——一三六七)的四十年間，還產生大批南戲作品，在九宮正始中保存着許多劇名和殘文㊂。

南戲在宋元時，唱法還是簡單、樸素的，到了明初洪武間，才開始有變化。明陸釆冶城客論劉史二伶條寫道：

國初教坊有劉色長者，以太祖好南曲，別製新腔歌之，比淛音稍合宮調，故南都至今傳之。近始尙淛音，伎女輩或棄北而南，然終不可入弦索也。㊃

徐渭南詞敍錄記載這次變化的具體情況是：

㊀ 見宋宋濬等撰寶慶四明志卷六。
㊁ 見元劉一淸錢塘遺事卷六。
㊂ 鈕少雅南曲九宮正始首牘論寫道：「茲選俱集大(天)曆、至正間諸名人所著傳奇、套數。」正始所收一百多種南戲雖然不全是那時所作，大體都是元末的作品。
㊃ 據一九四七年金陵秘笈徵獻樓刻本。

（太祖）日令優人進演（琵琶記），尋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鑾史忠計之，色長劉杲者遂撰腔以獻。南曲、北調可於箏、琶被之，然終柔緩、散戾，不若北之鏗鏘入耳也。

這種由教坊樂曲伎師創製的新腔，是南戲正式用唱北曲樂器的箏、琵琶做伴奏的開始。治城客論所說「終不可入弦索」，並不是說南戲不能用弦索伴奏，而是說南戲雖用弦索伴奏，但不合弦索的音階，並且始終是柔緩、散戾的。而南曲是如王驥德所說：「南人第取按板，然未嘗不可取入弦索。」㊀就說明南曲、南戲可以用弦索伴奏的。這種用箏、琵琶伴奏的南曲，就是所謂「弦索官腔」㊁。後來南、北兩京教坊就用這弦索官腔唱南曲。弦索官腔的應用範圍很狹小，它主要是用於統治階級的宴樂和其他方面。而適應廣大的人民需要的南戲，在明代中葉以前基本上還是不用弦索伴奏的（詳下）。

在明代初年，南戲仍然是流行南方一隅的地方戲，那時北曲雜劇在全國範圍內還佔着支配地位。南戲開始傳入北方，約在天順年間（一四五九——一四六四）。陸采在他所輯的都公談纂中寫道：

吳優有爲南戲於京師者，錦衣門達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朱祁鎮）親逮問之。優具陳勸化風俗狀，上令解縛，面令演之。一優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羣優於教坊。羣優恥之，上崩，遁歸於吳。

㊀ 見明王驥德曲律卷三論過搭。
㊁ 明沈寵綏弦索辨訛說：「初時雖有南曲，祇用弦索官腔。」

按明史卷三百零七門達傳，門達用事在英宗朱祁鎮復辟以後。這時南戲開始傳入北方，統治階級看了還不習慣，才假借衞道名義逮捕演員們。那時崑腔還沒有產生，吳優是演唱南戲的蘇州伶人，所唱並不是崑腔。

南戲的興盛是在明代中葉成化、弘治間（一四六五——一五〇五）。此後它在全國範圍逐漸地佔着支配地位，壓倒了北雜劇。陸容在菽園雜記卷十記浙江南戲流行情況寫道：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州之黃巖、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亦不恥爲之。

陸容是成化二年進士，曾任浙江右參政，他所說的事，大致是根據他在浙江的見聞，是成化中、末葉（約一四七六——一四八七）兩浙戲文流傳的盛況。其中除慈谿、黃巖兩地情況不明外，溫州、海鹽、餘姚三個地方都是明代流行腔調的發源地。又祝允明猥談（陶珽說郛續卷四十六）歌曲條寫道：

數十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音大亂。……蓋已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眞胡說也。若以被之管弦，必至失笑。

他是從重音律、管弦的保守觀點出發，不明白民間創造新腔調的趨勢，因此產生這樣歪曲的結論。所謂「若以被之管弦，必致失笑」，可以說明那時民間演唱南戲基本情況仍然是不被之管弦的。按明史卷

二百八十六，祝允明是卒於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假定著猥談的最晚年代算是嘉靖初年，上推二十年也是弘治末到正德初年（一五〇六——一五一五）。但是「數十年」並不是確定年代，而各種腔調產生先後也不一致，像崑腔就是產生於正德間（詳下）的最晚出現的一種。這裏姑且用最晚的年代計算，視爲正德間的事。在這時已經有四種腔調流行了。

這四種腔調到了嘉靖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一般都得到很大的發展。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著成的南詞敘錄中寫道：

今唱家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於會稽（紹興），常（常州，今武進）、潤（潤州，今丹徒）、池（池州，今貴池）、太（太平，今當塗）、揚（揚州，今江都）、徐（徐州，今銅山）用之。稱海鹽腔者，嘉（嘉興）、湖（湖州，今吳興）、溫（溫州，今永嘉）、台（台州，今臨海）用之。惟崑山腔止行於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舊聲而加以泛、艷者也。

這四種腔調的地域分佈情況是：流傳最廣的是弋陽腔，它從發源地的江西向四周發展：東至南京，西到湖廣省南部，南至福建、廣東兩省，北到北京。其次是餘姚腔，分佈於南直隸的六府。再其次是海鹽腔，只流行於浙江省內。最後是崑山腔，那時還局限於蘇州一隅之地。然而，徐渭所說是靜態的，不全面的，實際各種腔調在嘉靖間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詳下）。發展到後來，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以上是明代各種腔調流行的基本情況，下面分別敘述五大腔調和它的支流。五大腔調是指嘉靖

中葉各種支流未流行以前的五大主流，卽：溫州腔、海鹽腔、餘姚腔、弋陽腔和崑山腔。

一　溫州腔

宋代產生的南戲最初只是流行於溫州的地方戲。它最初當是用溫州地方的腔調來演唱的。到了明代成化間溫州的永嘉還有「習爲優者」，至少那時溫州腔還在當地流行。宋代南戲音樂、歌曲的特色，在徐渭南詞敍錄有簡單的說明。南詞敍錄論南戲的情況寫道：

其曲則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叶宮調，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

另一條又寫道：

永嘉雜劇（南戲又一稱謂）興，則又卽村坊小曲而爲之，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疇〕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諺所謂「隨心令」者，卽其技歟？間有一二協音律，終不可以例其餘。

概括起來只有下面的兩點：

第一是樂曲。南戲的歌曲是用當時流行的「里巷歌謠」、「村坊小曲」的民間曲調和宋代流行的詞調爲主的。在宋元南戲和明清人編撰的南曲譜中，都有「村坊小曲」的明顯遺跡可尋，如產生於溫州的東甌令和產生於溫州鄰近地區的台州歌、福州歌、福清歌㊀都是民間流行的小曲。至於宋人的詞調，

㊀ 張協狀元有台州歌、福州歌、福清歌，殺狗記第十六齣有福清歌，荆釵記第十四齣有福青歌，第三十六齣有東甌令（明葉氏刊本）。九宮正始有東甌令、福青歌。

在各種南曲譜更有不少的明顯的證據。這類民間歌曲是人民大衆共同創造的，所以那時的農民、婦女們都能「順口可歌」，隨心出腔。這樣，所有的歌譜，不是存在於紙面上的東西，而是存在於人們腦中的東西。因而這類歌曲，就不能以嚴格的節奏、音律來限制它。這不僅僅是原始南戲具有這種特質，而且一直到明代初、中葉還保存這種特質。明代中葉景泰、成化間邱濬作的五倫全備戲文第一齣說白有這樣的話：

今世南北歌曲，雖是街市子弟、田里農夫，人人曉得唱念。

這足以說明明代南曲戲文並不是如人們想像那樣：一開始就像崑腔流行以後那樣注意聲調格律。南戲雖然沿用宋代詞調（詞牌）很多，然而決不可能採用宋人唱慢詞的方法來唱南曲，否則，「疇農市女」如何能够「順口可歌」？

第二是宮調。初期南戲的音樂是南宋民間音樂，它和源出隋唐燕樂的北曲是各不相屬的兩個系統。南曲既是民間音樂，最初和燕樂並沒有關係，也不可能採取燕樂系統的宮調。所謂「不叶宮調」，正是因爲它本來就沒有宮調的緣故。它雖然大量採用宋代流行的詞調，那只是採取或借用燕樂的曲子用民間清樂（這清樂不一定就是六朝的清商樂）來歌唱的。南戲採用詞調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南戲本身曲調相當貧弱，在它發展過程中爲了豐富自己的曲調而採用的。這種本無宮調的南曲，到了元代天曆間南九宮十三調譜出現後，才開始宮調化了。

地方戲，特別是地方戲發展的最初階段，爲了適應人民大衆的要求，必定要使人民大衆聽得懂；而大衆如果自己會唱，才更容易接受。要是這樣，演員和觀衆才能打成一片。這類「順口可歌」不合宮調的歌曲，正是那時人民大衆聽得懂也會唱的曲子。當南戲還沒有產生職業演員以前，只是作爲農村、城市業餘演出的時候，音樂、歌曲不可能有充分的發展，也只能採用「疇農市女順口可歌」的曲調來演唱。

南戲在宋代是它發展的初期，固然爲宋代「士大夫罕有留意」。就是到了南戲得到很大發展的明代，由於封建士大夫集團既不明白南戲發展的傾向，又過分重視北曲的宮調，就產生了歪曲和否定南戲的論調。如祝允明懷星堂集卷二十四重刻中原音韻序寫道：

> 不幸又有南宋溫浙戲文之調，殆禽噪耳，其調果在何處？

南曲沒有宮調，正和明清小曲、牌子曲的情況相同，是民間音樂的特色之一。明代的封建士大夫由於偏嗜北曲和輕視人民的創造，反而把人民大衆創造的南戲認爲是「不幸」、是「胡說」，這顯然是有意的歪曲和誣衊。但他所說「溫浙戲文之調」，却證實了有溫州腔調的存在。

南戲的唱法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這裏根據近人的一些研究㊀並參己意提出兩點說明。

㊀ 這是一九五一年春天和友人商談的結果，並參證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光明日報一篇有關川戲的短文。

第一，早期南戲也和後來弋陽腔相同，原有「幫合」唱，至少一部份曲子是幫唱的。南戲中一部份曲文的後段，有註明「合」、「合前」、「合同前」或「合頭」的，就是「幫合」唱的主要證據。以前的人們都根據後來崑腔的衆人同場大合唱的情形來解釋「合前」，以爲這也是所有的當場人物的合唱。姑且認爲這種解釋是對的，也只能說明一部份情況，就是在當場人物較多的時候，還可解釋爲當場人物合唱曲文的後幾句。但是有些戲文中的一齣或半齣只有一角當場，也還有註「合」和「合前」的，這類「合」和「合前」以下的幾句曲詞由誰和當場人物合唱？這類例證在宋元南戲中也有不少，如嘉靖本琵琶記卷上吃糠一齣㊀的前半是：

（旦上唱）〔山坡羊〕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來的夫壻，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軟怯怯不濟事的孤身己。衣典盡，寸絲不掛體。幾番要賣了奴身己，爭奈沒主公婆，教誰管取！（合）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丕丕災共危！

◎（原書以◎表現前腔）滴流流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緒，骨崖崖難扶持的病體，戰欽欽難捱過的時和歲！這糠呵！我待不吃你，教奴怎忍飢？我待吃呵，怎吃得？（哭介）苦！思量起來不如奴先死，圖得不知他親死時。（合前）

下面是旦說白，又唱孝順歌三首，然後才是外扮蔡公、淨扮蔡婆上場。上面兩首山坡羊是旦扮趙五娘

㊀ 據陸貽典抄校明嘉靖刊本，不分齣，相當於通行本第二十一齣糟糠自厭（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影印本，以下各書同）。

一人當場獨唱，並沒有其他角色，這第一首的「合」和第二首的「合前」分明不是同場別人所唱。

又如白兔記卷下第六齣挨磨㊀，旦扮李三娘一人當場，先唱于飛樂一首，說白一段，下面又唱：

〔五更轉〕恨命乖遭折挫，爹娘知苦麼？哥哥嫂嫂你好横心做！趕出劉郎，罰奴挨磨。叫天不應地不聞，如何過！(合)奴家那曾——那曾識挨磨，挑水辛勤，只爲劉大。

〔前腔〕向磨房愁眉鎖，受勞碌也是沒奈何。爹娘在日，把奴如花朵；死了雙親，被哥嫂凌辱。爹娘死，我孤單如何過！(合前)

〔前腔〕挨幾肩頭暈轉，腹膝逼疼腿又酸。神思困倦挨不轉。欲待縊死在房中，恐怕躭閣智遠。尋思起淚滿腮，如何過！(合前)

〔前腔〕腹內疼欲分娩，有誰人來看管？陰空保祐——保祐奴分娩。但願無虞，早得夫妻相見。思量起，我孤單如何過！(合前)

奴家神思困倦，不免就在磨房打睡片時。(丑上)好人不肯做，只要嫁劉大。劉大不回來，情愿去挨磨。(叫介)……

這四首五更轉是旦角一人唱，當場也無別人。唱完以後，丑角李洪一妻才上場。這裏的「合」和「合前」自然不會是同場人物所唱。又卷上第十二齣看瓜，先演劉智遠在瓜園降怪，後來旦扮李三娘上場時，

㊀ 所引白兔記均據汲古閣刊本。

劉智遠已經隱藏起來，到李三娘唱完四首醉扶歸後，他才出面。當旦唱醉扶歸時，場上也只有一人，這「合」和「合前」也不會是劉智遠合唱。荆釵記第十一齣㊀旦扮錢玉蓮唱玉交枝二首，也有「合唱」和「合前」，唱完後外扮錢流行、丑扮張姑才出場。由此可知，這類「合」和「合前」、「合同前」決不是同場人物的大合唱，而是後行的合唱。當南戲發展的初期階段，可能還有台下觀衆的合唱。上面所說的合唱，就是「幫合」唱（借用在園雜志卷三語），也就是現在地方戲中的「幫腔」、「接後場」。

這種幫合唱，還不僅用於一角當場，而且也用於許多人物同場的演出中。這些例證在南戲中是相當普遍存在的，這兒只舉出一個顯著的例證。張協狀元戲文最後團圓的一齣，先由生扮張協、丑扮王德用、外（旦）扮王夫人、后扮野方養娘、旦扮貧女先後登場，然後才是「淨作李大婆上唱」：

〔紅綉鞋〕狀元與婆婆施禮，（合）不易！（生）婆婆忘了你容儀，（合）誰氏？（淨）李大公那婆婆，隨娘子去，棄了兒女施粉朱。來到此處，如何認不得？

下面是旦唱越恁好。這裏合唱的「不易」和「誰氏」兩處，如果認爲是當場人物合唱的冷語，除了丑角以外，和別人的身份、口脗都不符合；如果認爲是後行的幫合唱，恰好符合第三者的身份、口脗。這在現在還保存着幫腔唱法的地方戲中，也存在同樣情形。由此可知，早期南戲的大同場也用着幫合的

㊀ 明姑蘇葉氏刊新刻原本王狀元荆釵記，無齣目。

唱法。因此可說，南戲中全部的「合」和「合前」，不只是同場人物的合唱，而且還有後行的幫合唱。永樂大典本戲文三種，是見存南戲作品中保存本來面貌最多的幾種；它們在許多地方也保存了幫合的唱法。宦門子弟錯立身註「合」唱的只有三處，遭盆吊沒興小孫屠却有四十五處。最多的是張協狀元，註「合」的有一百二十一處，而確實知道是同場合唱的十處並不包括在內。這一百六十九處的「合」，也是幫合。由此可見，宋元南戲幫合的唱法，不僅是確實的事實，而且是廣泛的應用。除了上述一百六十九處幫合後段以外，還有幫合中間唱句的腹部幫合。在張協狀元中，有一些曲文中間的兩三句，也註着「合」的，如上堂水陸四首，漿水令三首，滴漏子、金牌郎、金蓮花、鵝鴨滿渡船、越恁好各二首，犯櫻桃花、夜遊湖、林裏鷄、紅綉鞋各一首。這二十一處的特別形式的「合」唱，說明了當時後行幫合的頻繁。這類腹部幫唱，在現在川戲的高腔戲中還繼續保存着，這又是南戲腹部幫合最好的佐證。明代戲文和經過明人修改過的元代戲文，經常是在唱兩支、四支同一曲牌的時候，才有「合」與「合前」，形式是整齊劃一的。但在宋元南戲中還不是劃一的，如張協狀元中就有一首也用幫合（薄媚令、卜算子等）或幾首中只幫合一部份（上馬踢、漿水令等），這也正是南戲幫合的本來面貌。

幫合的唱法，到了明代，除弋陽腔外，都逐漸廢除了。在崑腔戲中連少數的「合」和「合前」也改爲同場合唱，只是保存着幫合唱的暗淡的痕跡。

第二，早期南戲是以乾唱爲主。猥談說：「若以被之管弦，必致失笑。」楊慎在嘉靖寫成的升菴詩

話卷九也說：「南方歌詞不入管弦。」可知明代初、中葉南戲基本上還是不合管、弦樂的。崇禎間沈寵綏在他著的度曲須知上卷弦律存亡條寫道：

慨自南調繁興，以清謳廢彈撥，不異匠氏之棄準繩。

這是說：自從各種南曲聲腔興盛以後，清唱代替了用弦索伴奏的北曲，他以爲這是廢棄了規矩準繩。我們的看法「清謳」就是乾唱。如果崑腔以前的清唱也和崑腔一樣用簫管，就和實際情況不符合了（詳後）。三人所說雖是指明代的情況，而明代以前南戲唱法的基本情況，也可據此看出它的輪廓。又王世貞藝苑巵言（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自序）卷九附錄（一）寫道：

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㊀

按和歌有兩種解釋，就是衆人合唱的和歌及有樂器伴奏的和歌。元代北曲的基本情況是一人獨唱，經常不用衆人合唱的辦法，可知這不是指合唱，是指有樂器伴奏的而言。這種和歌，也和六朝的相和歌一樣。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說相和歌是「絲竹更相和」，就是指有伴奏的和歌。又引陳釋智匠古今樂錄的記載：「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歌、琴、瑟、琵琶、箏七種。」由此可知，這裏的和歌正是指伴奏的和歌，和元代唱北曲用箏、琵琶的具體情況也是一致的。元夏庭芝青樓集于四姐傳說：「尤

㊀ 明人刊印的叢書有改名爲曲藻的，即藝苑巵言的附錄。這條後來又收入魏良輔曲律中。

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又金鶯兒傳說：「搊箏合唱，鮮有其匹。」元人所謂「合唱」也是由配合樂器歌唱而得名。夏庭芝所謂「合唱」，王世貞所謂「和歌」，雖然使用的名稱不同，實際都是指配合樂器的歌唱。和歌是這樣，獨奏又是什麽？

獨奏也有兩種意義，就是單獨用一種樂器的演奏（如琵琶獨奏之類）和乾唱兩種解釋。按照明代兩項用樂器伴奏唱南曲的情況來考察，弦索官腔是用箏和琵琶等唱南曲（詳下海鹽腔項），崑腔是用簫管等唱南曲。所以這裏的「獨奏」並不是指琵琶獨奏的那一類情況。它是指沒有樂器伴奏的乾唱，就是明人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所說的「單喉獨唱」。不用樂器伴奏的乾唱，本是南曲唱法的特色之一。到了崑腔產生以後，雖用管、弦樂器伴奏，但是還很重視這種單喉獨唱。野獲編卷二十五有一條記載說明這件事，大意是：開始學唱崑腔時如果用管樂伴奏，以後再離開樂器乾唱就有不諧音律的毛病。他主張先學乾唱的方法，到了「學唱將成」時再「教以簫管」。這說明崑腔重視獨唱是繼承南曲乾唱傳統的。這樣，就可瞭解王世貞、魏良輔强調「獨奏」，是基於歷史條件而產生的見解。

根據上面的解釋，王世貞的意思是：由於北曲用弦索伴奏，曲調嚴格，所以說「宜和歌」。它能以歌聲配合樂聲，有相得益彰的好處；但由於北曲拍子緊凑，唱得快，不免流於粗豪。由於南曲單靠乾唱，純是人聲自然的音律，不受伴奏樂器的限制（鼓板只是節拍），較爲自由，所以說「宜獨奏」。它能够發揮聲樂的長處；但也由於無器樂伴奏，單靠人的歌喉，氣力容易衰弱。

總結上文，原始南戲的唱法是「淸謳」、「獨奏」、「不被之管弦」的，所以才能「順口可歌」，雖是街市子弟、田裏農夫，人人都曉得唱念。如果早期南戲不是乾唱，上面幾項文獻資料就無法說明了。這裏所說並不是結論，只是個人的看法，這自然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雖然早期南戲基本上是乾唱的，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管弦樂伴奏的，事實剛剛相反，南戲確有用管弦伴奏的。張協狀元末白：

但咱門〔們〕雖宦裔，總皆通彈絲品竹，那堪詠月與嘲風。若會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滿堂中。

這是明有管弦伴奏的。又生上場後問答有：

後行子弟，饒個燭影搖紅斷送。（衆動樂器。踏場調數。）

下面生又唱燭影搖紅曲。這是生上場後踏歌時，由後行子弟吹或彈奏燭影搖紅，作爲「斷送」（贈送）之用，也可見有管弦伴奏。但這個僅見的例子只是「宦裔子弟」演出的情況，並不是所有南戲的演出都是這樣，這個別例證並不影響南戲乾唱的基本情況的說明。

南戲既然出於溫州，所以從宋代到明代都有溫州演員。現存最早的戲文張協狀元開場時末白說道：「狀元張協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東甌原是溫州舊名。這些正是溫州演員自我表揚的口胳。他們所唱是用地方腔調，就是祝允明所說的「溫浙戲文之調」。

726389

據菽園雜記的記載，在明代成化間溫州還有「習爲優者」，那時溫州腔至少還在當地流行。到了嘉靖間各種腔調盛行以後，溫州腔就湮沒無聞，連溫州當地也唱海鹽腔了㊀。

二　海鹽腔

海鹽在宋元時曾經幾度爲通商口岸，海鹽所屬的澉浦在元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就設立對外貿易的市舶司機構㊁。元代澉浦楊氏就是以海運起家的豪門。海鹽又是浙江重要產鹽區之一。所以海鹽也是商業和手工業發達的地區。宋元時海鹽地方就以善唱歌曲著名。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卷三寫道：「張鎡字功甫，循王（張俊）之孫，豪侈而有清尙。嘗來吾郡海鹽，作園亭自恣，令歌兒衍曲務爲新聲，所謂海鹽腔也。」南宋中、晚葉海鹽張鎡歌童們所唱歌曲（唱慢詞可能性爲最大），和明代流行海鹽腔曲調中間雖沒有直接關係，但就音樂、歌曲的傳承來說，南宋傳唱的歌曲，至少也是後來海鹽腔的先行條件之一。海鹽在宋代既然以善唱歌曲著名；到了元代，隨着南北曲的流行，又以善唱南北曲著名於當時。元姚桐壽樂郊私語（至正二十三年，即一三六三年自序）寫道：

㊀ 見南詞敍錄。

㊁ 寶慶四明志卷六載南宋紹熙元年以前曾經有蕃舶到澉浦，紹熙元年禁之。這是由於澉浦未設立市舶司，還未成爲法定的通商口岸的緣故。但那時事實上已有商舶出入了。元代設立市舶，始於至元十四年，見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二）。

州（海鹽）少年多善樂府，其傳出於澉川楊氏。當康惠公梓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應作孫）雲石交。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名必仁）交好，去矜亦樂府擅場。以故楊氏家僮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於浙右云。

按海鹽歌曲發達的原因，是在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社會基礎上產生的，並不是單由於楊氏的家樂。由於社會的需要，才形成「州少年多善樂府」。另一方面，海鹽在宋代既以歌曲著名，到元代「以能歌名於浙右」，正是進一步的發展。楊梓是著作敬德不伏老等三種雜劇的元代戲曲作家。他的家世是世以海運爲業：楊梓的父親楊發是「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以富商而爲蒙古統治者的福建安撫使兼兩浙市舶總司事。楊梓曾爲杭州路總管，也因海運關係在海外做過事。他的次子楊樞是松江等處海運千戶，航海貿易一直到波斯的忽魯模思㊀。這樣的富商、豪門才能養着數以百計的家僮。元代海鹽人唱南、北曲，雖然不是單純受了楊氏家樂的影響，但也產生客觀效果，就是楊氏歌僮的「家法」對海鹽歌曲的發達也有一定的作用，卽是推進海鹽南、北曲的發展。姚桐壽記楊家度曲的事，是指至正十年（一三五七）楊元坦卒前的情況，這時海鹽少年已經是「以能歌名於浙右」。明代海鹽腔最晚在成化中、

㊀ 楊發事見元史卷九十四食貨志（二）及樂郊私語，楊梓事見元文類卷四十一引經世大典，楊樞事見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五楊君墓誌銘。

末葉已經流行(見前)，上距元至正十年，雖有一百二、三十年之久，然而兩者不可能沒有歷史淵源。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一在引樂郊私語後寫道：「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他把創造海鹽腔歸功於貫雲石個人，顯然是不恰當，也不符合事實。但他從歷史淵源來說明海鹽腔的萌芽時代，確可注意(談遷棗林雜俎和集南曲條說略同)。元代海鹽流行的南、北曲和明代海鹽腔的具體關係，由於史料不足難以說明。即使由於歷史發展兩者有所不同，但元代海鹽的南、北曲和海鹽腔必有血緣關係，不妨視爲海鹽腔最近的來源。因此，海鹽腔的萌芽時代，可以上推到元至正間。

明代成化間海鹽腔已經流行，到了嘉靖間得到重大的發展，成爲當時流行的三大腔調之一，據南詞敍錄的記載，那時它流傳嘉興、湖州、台州、溫州各地。其實還不僅如此。楊愼丹鉛總錄(明刊本有嘉靖三十三年梁佐序)卷十四北曲條寫道：

近日多尙海鹽南曲，士大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此條又見楊氏詞品卷一)

又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戲劇條寫道：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宴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

足見當時不僅流行於兩浙，而且流行於南、北兩京和北方一帶。在萬曆以前，它和弋陽腔是對峙的兩種南戲劇種。但在社會上却遠不及弋陽腔勢力雄厚；因爲它是以封建統治階級的官僚、士大夫爲服務的主要對象。

到了萬曆間（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又有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當時的南方由於崑腔的興盛，海鹽腔的地位就被崑腔代替了。客座贅語卷九記載那時南京的情況是「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王驥德曲律（萬曆三十八年自序）卷二也寫道：「舊凡唱南調者，皆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可見它在南方的地位是一落千丈了。另一方面，它在北方還保持着一定地位。萬曆間成書的金瓶梅詞話記載那時海鹽子弟演戲和清唱南曲的就共有八處。沈德符野獲編補遺卷一記那時內庭演唱南戲，有弋陽腔、海鹽腔、崑山腔三種。可見它在北方地位還沒有被崑腔代替。但它基本上已趨於衰亡了。

海鹽腔的唱法，近人論著中涉及的雖然不少㊀，但結論還不一致。這裏姑就已經發現的資料，考察這個問題。前引祝允明猥談說餘姚、海鹽等四種腔調「若以被之管弦，必致失笑」。他的說法顯然有誇大的地方，如崑腔就是有管弦伴奏的，並不是所有各種聲腔的戲曲都不用伴奏。可是明代初、中葉民間演唱南戲不用管弦樂伴奏，基本是可信的。海鹽腔是否也有管弦伴奏呢？明林希恩詩文浪談（說郛

㊀ 中國近世戲曲史一六八頁推論海鹽腔「除鼓板外，疑或用笛，然尙未見可據之明文。」中國戲曲論叢三十四頁據金瓶梅詞話斷定是「兼有絲竹相和」。中國戲劇史三七二頁以爲是「所用皆爲弦樂」。關於後面兩書立論依據是否可靠，詳見二三頁註㊀。

續卷三十三）論集詩用唱曲做比喻道：

集詩者概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並雜於管弦之間乎？

這是說：集前人成句爲詩，即使詞句駢麗，但格律未必脗合，也正如把海鹽、弋陽兩腔的唱法夾在有管弦伴奏的歌曲中難於合律一樣。按照他的意思，海鹽、弋陽兩腔也是無伴奏的乾唱，這就和猥談的說法相同了。弋陽腔是無管弦樂伴奏的，早經成爲定論。海鹽腔的唱法如何，單憑這兩條記載還不够說明，必須有具體例證才有足够的說服力。金瓶梅詞話記海鹽子弟唱曲的共有八處，可分爲兩類：一是拍手清唱散曲和戲曲，如第四十九回的情況是：

西門慶交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拍手）在旁唱道：……（下面清唱漁家傲「別後杳無書」一套）

又第三十六回西門慶宴蔡狀元、安進士，蘇州戲子苟子孝和書童先後拍手清唱朝元歌、錦堂月各二首（前二首見香囊記第六齣，後二首見第二齣），及畫眉序二首（見玉環記第十三齣）。（按這回雖說苟子孝是蘇州戲子，但沒有指明唱崑腔。而第七十四回又說苟子孝是海鹽子弟。疑苟子孝是唱海鹽腔的蘇州籍貫的伶人。）第七十四回記安郎中宴蔡九知府，海鹽子弟清唱宜春令一套（南調西廂記第十五

折」，但未拍手。

另一類是演唱戲曲，用鑼、鼓、板打擊樂器，如第六十三回李瓶兒首七晚演戲的情況是：

> 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皋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不一時弔場，生扮韋皋，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下邊鼓樂響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皋，淨扮包知木，同到拘欄裏玉簫家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弔關目上來，分付揀省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向〕西門慶請問：「小的寄眞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第六十四回記次日晚繼續演唱，也是「打動鼓、板」。）

第六十四回海鹽戲子演劉智遠紅袍記是「子弟鼓板響動，遞上關目揭帖」。第七十六回海鹽子弟唱四節記是「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夜宴郵亭佳〔佳〕遇」。此外第七十四回海鹽子弟演雙忠記及第七十六回海鹽子弟演裴〔裴〕晉公還帶記二處，却未明說用鼓、板（其他非海鹽子弟演唱戲曲都未列入）。以上幾處只是說明用鼓、板或鑼、鼓、鼓樂，沒有一處說到管弦伴奏。也許有人提出這樣問題：這會不會原有管樂或弦樂伴奏，作者略去不說呢？或者說用鑼、鼓等只是開場前的情形，中間或許還有管弦伴奏的？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全書還有十八處用弦索伴奏唱南曲的弦索官腔（詳下）和許多處用弦索唱北曲，都說明所用的樂器，爲什麽單獨略去海鹽子弟淸唱和演唱的伴奏樂器呢？書中所以不說伴奏樂器，正是由於沒有伴奏，只用拍手或鼓、板來節拍。關於第二個問題的說明是：全書記載演

唱戲曲的共計十一處，全部沒有說明伴奏樂器，內中非海鹽子弟演唱的六處㊀連鼓、板節拍的說明也沒有，而記載海鹽子弟演唱的還有三個地方指明是用鼓、板，這正說明用鼓、板是海鹽腔特色的緣故。總之，截至現在爲止，還沒有發現海鹽腔用管樂或管、弦樂伴奏的可靠的記載㊁，最低限度是：暫時的小結可以說海鹽腔是無伴奏的乾唱。

海鹽腔的唱法是用拍板或拍手節拍。湯顯祖玉茗堂文集卷七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寫道：「南則崑山之次爲海鹽，吳浙之音也。其體局靜好，以拍爲之節。」又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戲劇條記萬曆以前南京讌會清唱寫道：「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祗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按「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是指崑腔，上文的「南唱」是指海鹽腔。下文又有崑腔較海鹽腔更爲清柔的話，那個用鼓板或拍板的，明是指海鹽腔了。探索顧氏的意思是：清唱時以用拍板或扇子爲主，用鼓、板是偶然的事。演唱戲曲時要面對較多的聽衆和適應演出需要，小拍

㊀ 除海鹽子弟演唱五次外，還有其他伶人演唱六次：三十二回教坊演四摺昇仙記，四十二回王皇親家樂演西廂記，四十三回演留鞋記四摺（未演前有「鼓樂響動」），五十八回演昇仙會，六十五回教坊演還帶記，七十八回王皇親家樂演半夜朝元記，都沒有伴奏的記載。至於清唱戲曲概不列入。

㊁ 明人著述中說到南曲用管弦的雖然很多，但多數是指崑腔，如臧懋循元曲選序第二篇，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的三條。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七論南北曲寫道：「管笛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則夻拍矣。」何氏所說是嘉靖間事，這裏用管笛的南曲，未知所指。

板或扇子都不適用，就非用鼓、板不可了。上面所引金瓶梅詞話三次演唱都用鼓、板，正是這個緣故。

清唱時也可不用拍板或扇子，改用手拍，像上面所引詞話兩處所說那樣。此外還有拍手唱南曲的記載：第三十五回書童拍手唱玉芙蓉四首，第四十九回書童拍手唱玉芙蓉四首（以上散曲），第六十七回春鴻拍手唱駐馬聽二首，第二十七回西門慶排手（即拍手，見第十二回）衆人齊唱梁州序一套（以上清唱戲曲）。這些雖然未指明是唱海鹽腔，但拍手唱南曲也和海鹽腔的節拍方法相同。其中第四個例子，除拍手外，還用琵琶、月琴伴奏，顯然和上面乾唱三個例子不同，但這不是海鹽腔，而是「弦索官腔」。

爲了免除誤會，簡單說明一下海鹽腔和弦索官腔的區別㊀：

㊀ 最早誤會的是近人姚華，他在菉猗室曲話卷三寫道：「弦索官腔雖無確名，大抵海鹽、弋陽兩調皆是。」弋陽是既不用管樂也不用弦樂伴奏的乾唱，無待說明。海鹽腔用弦索伴奏，迄至現在也還沒有發現可靠的明人記載。曲話的結論是想當然的推斷（這條不可靠的說法已引起寫劇種調查人們的誤會）。中國戲曲論叢雖據金瓶梅詞話立論，但沒有引證實例，大約是根據全書所有南北曲的概括推論。就詞話全書所有記載海鹽子弟唱曲的八處考察，沒有一處有絲竹相和的明文。書中雖然有用弦索伴奏唱南曲的，但那是「弦索官腔」，並非海鹽腔。至於用管樂的僅有兩處：一是李惠等小優兒用琵琶、簫、管唱北曲小令（五十四回），一是堦下（戲子）用弦樂和笙、簫、管、笛吹打，唱南曲畫眉序一套（四十三回），都不是海鹽子弟所唱。中國戲劇史說海鹽腔全是用弦樂，也顯然是把弦索官腔和海鹽腔混而爲一。而所引例證又和事實不符。書中所舉的「叫了一起海鹽子弟」和「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是準備宴蔡九知府的，見詞話七十二回（正式宴會在七十四回）。下面接着又引邵銘等小優用箏、琶在席前彈唱，是替孟玉樓上壽的家宴，見七十三回。兩件事分見前後三回，並不是一事。小優兒彈唱的陳鐸集賢賓套是北散曲，非南曲，更不是海鹽子弟所唱。

詞話中除拍手乾唱外，還有不少用弦樂伴奏清唱南曲和南北合套的。所用樂器有箏、琵琶、阮、月琴、弦子、瑟(?)六種；以琵琶獨用的爲最多，其次是箏和琵琶(或加入其他弦樂)合奏。其中沒有一處用管樂，可證絕對不是崑腔。這種例子全書中共有十八處，計：伎女和小優兒唱的九處，民間歌女、家庭婦女(包括使女)九處㊀。下面摘錄第四十三回一段，以見一斑：

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按：原書未引全文，據首句即南曲春雲怨套，雍熙樂府卷十六題慶壽。)

在原書中李桂姐等人都是屬於教坊司三院的伎女，李銘等小優兒也是隸屬於教坊司的小樂工，這兩種人所唱的都是流行於北教坊的弦索官腔的唱法。它既是教坊傳唱的弦索官腔，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書中伎女、小優兒們唱南曲和南北合套都用弦索伴奏的原因了。教坊所唱的弦索官腔影響社會以後，民間歌女和家庭婦女也就採用這種唱法。這種用弦索伴奏唱南曲，也就是馮惟敏所說的「南詞北唱」㊁。

上面十八處用弦索官腔唱南曲和南北合套的都不是海鹽子弟，海鹽子弟清唱散曲和戲曲及演唱

㊀ 伎女所唱的七處是：四十三回二處，四十四、五十二、五十九、七十四、九十六回各一處；小優兒所唱的二處是：四十六、七十三回；民間歌女唱的四處是：四十六、七十五回各一處，六十一回二處；家庭婦女和使女所唱五處是：二十七回二處，二十一、二十、三十八回各一處。

㊁ 見海浮山堂詞稿卷三玉抱肚贈趙今燕之二。

戲曲的八處，也沒有一處用弦索或管、弦合奏的。由此可知，金瓶梅詞話中的弦索官腔和海鹽腔是不同的兩種唱法，雖然所唱的都是南曲。總之，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海鹽腔用管、弦樂伴奏的記載或具體例證。

海鹽腔具有清柔的特色，正適合封建地主、官僚們的口味，爲他們所愛好（見上引丹鉛總錄）。所以，海鹽腔是以地主階級爲服務的主要對象。如嘉靖間大官僚譚綸厭惡樂平腔、徽州腔，喜歡海鹽腔，特地從浙江把唱曲的人帶回他的故鄉宜黃，敎當地子弟唱海鹽腔㊀，就是一個具體例子。唱海鹽腔的伶人爲了適應他們的需要，在南京、北京就用官話（見上引客座贅語）。海鹽腔之所以爲官僚、地主所愛好，除了歌曲本身具有清柔特色的原因之外，還有另一方面的惡劣原因。我們從上引丹鉛總錄所說的「士大夫禀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已經略知輪廓。又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中寫道：「吾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於分宜嚴東樓（世蕃）侍郎。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㊁在詞話第六十四回中，更有露骨的說明。這是封建統治階級玩弄、侮辱藝人的最惡劣的行爲。而這種惡劣現象的產生，是和那時具體的社會情況和歷史條件分不開的㊂。

㊀ 見玉茗堂文集卷七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㊁ 清人因樹屋書影卷九、香祖筆記卷二、堅瓠廣集卷三、茶餘客話卷十八、劇說卷六所載，並出此書。

㊂ 主要原因是統治階級以藝術、藝人爲玩物來摧殘它；而狎優的歷史又和宣德間禁官伎後興「小唱」的事有關。

後來由於「較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㊀的崑腔盛行，海鹽腔就一蹶不振了。崑腔繼承海鹽腔清柔婉折的特色，發展爲更婉轉、清細的「水磨調」，又配合了管、弦樂，終於代替了較樸素的海鹽腔。海鹽腔後來也受了流行「滾唱」等腔調的影響，採用滾唱的辦法。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康熙五十四年，即一七一五年自序）卷一寫道：「舊弋陽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江西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可見在清康熙間弋陽、海鹽兩腔都還保存着滾唱的古風。然而這時已經是海鹽腔的尾聲。康熙以後，它就湮沒無聞了。

三　餘姚腔

餘姚腔的產生時代，現在還不明白。據前面徵引陸容、祝允明的記載，它在成化、正德間（一四六五——一五二一）已經流行，其起源當在成化以前。清顧景星白茅堂詩文全集卷三十五傳奇麗則序寫道：「康陵初（武宗朱厚照），變餘姚爲弋陽。」但顧氏序文所說各種腔調流行的年代很不可靠，如說海鹽腔是萬曆間流行的「新聲」，就和事實顯然不符。再據前引南詞敍錄所說，餘姚腔在嘉靖間還流行於常州等地，而在正德初年已經爲弋陽腔代替的說法，更不符合事實。但顧氏的口脗是意味着餘姚腔的流行早於弋陽腔，這和現在獲得的史料是一致的，因爲在成化間餘姚已有「習爲優者」，而弋陽腔的出

㊀ 見客座贅語卷九戲劇條。

現是在正德間。

在嘉靖間海鹽、弋陽兩腔對峙的情況下，餘姚腔雖然分佈於長江南北的常州、潤州、池州、太平、揚州、徐州六府，但不及弋陽腔傳佈廣遠。也就在嘉靖間，連原來流行餘姚腔的池州、太平兩地也產生了新的腔調(詳後)。此後僅一見其名目於明末的著述中。想當然傳奇㊀首繭室主人成書雜記寫道：

俚詞膚曲，因場上雜白混唱，猶謂以曲代言，老餘姚雖有德色，不足齒也。

這種「雜白混唱」就是指曲文中夾着許多以七字句爲主的「滾白」，用流水板迅速地快唱，它又叫「滾唱」或「滾調」。這是從嘉靖到崇禎間(一五二二——一六四四)的一百二十多年在各個地區廣泛地流行的唱法，爲當時人民大衆最喜愛的戲曲。唱老餘姚腔的對於「雜白混唱」既有德色，那麼兩者必有相同的地方，才能引起共鳴。這就間接說明餘姚腔在明末一段時間也用滾唱。問題是它從什麼時候用滾唱。如果它原來確用滾唱，池州、太平兩地本是餘姚腔流行地區，池州腔、太平腔的滾唱正是從餘姚腔蛻化而出；而餘姚腔是首創滾唱的。但這項資料還只能說明明末的情況。因此，在餘姚腔史料還很缺乏的情況下，暫時還不能下斷語。

餘姚腔用通俗的滾唱，而流水板又有明快的特色，人人都能聽懂，成爲當時人民大衆愛好的戲曲

㊀ 想當然題盧柟作，祁彪佳在崇禎間作曲品中已經懷疑是「近時人筆」。淸周亮工書影卷一就指明是他的門人揚州王光魯所作，托名於盧柟的。

之一。相反的是封建統治階級，他們認爲餘姚腔是粗鄙的東西。張牧笠澤隨筆㊀寫道：「萬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鹽戲文娛賓客。……若用弋陽、餘姚，則爲不敬。」這兩種被他們鄙視的戲曲，正是多數的人民所喜悅的。餘姚腔和弋陽腔雖同是人民的戲曲，但弋陽腔由於傳播廣遠和歷史悠久，還保存一部份資料，而餘姚腔由歷史較短和流傳範圍不大，連基本情況都還不明白，這是戲曲史上很大的損失。近年來在浙江紹興發現的「調腔」戲，論者以爲它就是餘姚腔㊁，但由於餘姚腔後半段歷史非常模糊，中間又牽涉到崇禎間流行的「本腔」、「調腔」戲的問題，因此，且留到下節再談。

四　弋陽腔

弋陽腔是明代流傳最廣，最受各地廣大人民歡迎的戲曲。它本是江西的地方戲，後來才傳到南北各省。據祝允明的記載，它在正德間（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已經流行，其起源最晚也是那個時候。南詞敍錄說它在嘉靖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就流傳於南、北兩京和湖廣（今湖北、湖南）、福建、廣東三省。流傳地域既很廣闊，可證它必有相當長久的歷史和廣大的羣衆基礎。

㊀　張牧笠澤隨筆保存了明代成化間百二十家戲曲全錦目錄，是有關戲曲的一部重要筆記。書爲吳縣潘氏所藏，後不知下落。本文所引據劇學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佟晶心通俗的戲曲一文轉錄，卷帙不詳。

㊁　見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第五集從餘姚腔到調腔。

在嘉靖間，弋陽當地已有「四方流民寓其間」的橫峯窯。明代嘉靖前後造磁業基地的浮梁縣景德鎭是：有官私窰二三百座，其容量較元代擴大三、四倍，主客籍的人口「無慮十萬餘」，市肆有十三里許的巨鎭。在萬曆間僱傭工人不下數萬人，傭工是來自樂平等地的㊀。弋陽腔本是以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爲服務的主要對象，而勞動人民自己也會歌唱㊁。它在省內很可能是以景德鎭爲發展的基地。這裏只是把問題提出，留待以後證實。

湯顯祖玉茗堂文集卷七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寫道：「自江以西爲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諠。」所謂「其調諠」是說這種一人唱衆人和的幫合唱具有諠譁的特色。如果是一人獨唱沒有別人幫合，還有什麼諠嘩可說呢？何況後二句一是指樂器，一是指唱法，並非都指樂器。這種幫合唱是像清李漁閒情偶寄卷一音律所說那樣：「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爲一人，實出衆口。」（按李漁所指是清初弋陽腔的具體情形。因爲弋陽腔本身變化不止一次，這裏只是借用。）

弋陽腔也是不用管、弦樂伴奏的乾唱，上引詩文浪談曾間接說明。又楊愼升菴詩話卷九寫道：「南方歌詞，不入管、弦，亦無腔調，如今弋陽腔也，蓋自唐、宋已如此。」如果第一節所說早期南戲用幫

㊀ 歷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三期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第六期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史學雙週刊第七十九號從明代景德鎭磁業看資本主義因素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若干手工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萌芽。

㊁ 明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八采石度歲記記舟人少年「能唱弋陽腔者，亦自流利可喜。」

唱、乾唱沒有錯誤，弋陽腔用幫唱、乾唱正是繼承早期南戲原有的唱法。這不只是弋陽腔獨有的特色，而是弋陽腔多保存一些早期南戲原有的成份而已。明馮夢龍增訂四十回本三遂平妖傳首張譽序寫道：「如弋陽劣戲，一味鑼鼓了事。」它既是用鑼、鼓幫襯和以鼓節制，就具有金鼓喧闐的特色。幫合唱已經很熱鬧了，再加上鑼、鼓，更加強了喧闐、熱鬧的氣氛。這正適合面對多數觀衆的廣場演出，而喧闐、熱鬧的氣氛又正是廣大人民所喜悅的。弋陽腔在清代又叫高腔，清嚴長明秦雲擷英小譜說當時高腔是「七眼一板」（最快的），這或是沿襲明代弋陽腔原有的辦法。七眼一板是行腔迅速的八拍子的快曲子，比四拍子曲子要快得多。唱的時候，每句都聽得清楚，這又有明快的特色。

下面根據弋陽腔幾項特色考察它的起源。

第一是幫合唱。幫合唱是起源於勞動歌。當人們從事共同勞動的時候，特別是規模較大的勞動，經常是一面勞動一面唱着歌。先是由一人領頭唱一句或一段，然後衆人幫和。如各地的吆號子、打夯歌、船夫歌等等勞動歌，都是這樣唱法。在古代也是這樣；淮南子道應訓寫道：「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七寫道：「今人舉重出力者曰『人倡』，則爲號頭，衆人和之，曰『打號』。」這類勞動歌都是用一人唱衆人和的方式。作爲勞動歌之一的秧歌，也是如此。弋陽腔的幫合唱法，就是導源於勞動歌，但它不是淵源於打號子一類的歌，而是源出秧歌。秧歌的一唱衆和的具體情況，可用四川秧歌爲例：四川的秧歌唱法，每當到了末尾，衆人幫唱着

「見郎樂」的和聲㊀。其他地方也有幫唱着歌辭的。從一般唱秧歌的基礎發展到秧歌隊舞、秧歌戲的形式以後，經常是繼續保存幫合唱的方式。秧歌隊舞的幫合唱，人們的記憶猶新，無待贅述。秧歌戲的幫合唱的例子如：河北定縣的秧歌戲在它發展的初期原有幫合唱，後來雖然廢除，還保存幫合唱的殘餘痕跡，就是：末句最後三字本是幫唱人唱的，後來廢除了幫合唱，就應該由當場的人單獨唱，才對；可是當場人也不唱，末句就只剩了四個字的不完整的句子了㊁。由浙江嵊縣的秧歌發展到「的篤戲」(又稱小歌戲)的戲曲形式時候，還保留着秧歌的幫合唱的「接後場」；當它發展到大都市快接近現在越劇形式時，才廢除了幫合唱。弋陽腔的基本性質，和這類秧歌戲相同。它們發展過程的基本規律是：(一)先有秧歌，然後在秧歌的基礎上發展爲集體歌舞的秧歌隊舞(名稱不一定都叫秧歌)；再由秧歌隊舞發展爲秧歌戲；(二)或是由秧歌直接發展爲秧歌戲。弋陽腔戲曲的形成，也不出這兩項規律以外。弋陽地方的秧歌形成正式戲曲以後，除一度用滾唱外(詳後)，基本上是保持幫合唱，傳入城市和大都會以後也沒有完全改變它的性質(後來部份地區的改變不在此範圍以內)。

第二是鑼、鼓幫襯。當農民集體在田中插秧合唱秧歌時，一般是用鑼、鼓節歌、送歌，經常是不用管、弦樂器。因此，鑼、鼓和秧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而且在往日農村的具體環境中，用鑼、鼓的打擊

㊀ 見黃芝崗從秧歌到地方戲。

㊁ 見李效菴定縣秧歌，刊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中)。

樂器才能把音響傳到遠方，使參加插秧的人們都聽到響亮的聲音。由秧歌發展到秧歌隊舞時，仍然用鑼、鼓(它的形式和數量可以改變)節制舞蹈的動作，它和鑼、鼓的關係還是非常密切。到了形成秧歌戲以後，情況就不一致了。在農村演高台戲時，鑼、鼓的節奏仍然是主要的，不論有無管、弦樂伴奏。它流入了城市後，一般情況是鑼、鼓的地位有顯著的改變，而管、弦却佔了主要地位，因爲單純的打擊樂器不能滿足城市的市民們音樂需要。這是一般秧歌戲的基本情況，然而弋陽腔的情形却不相同。它發展爲正式戲曲進入城市後，還繼續用鑼、鼓，不加入管、弦樂器，因而也就繼續用乾唱方式。總之，它是沒有改變原始面貌，這是它的特點，也是它主要的缺點。所以，後來淸代的京腔和一部份高腔就不得不改弦易轍，加入了伴奏樂器。

根據上面的考察，雖然闡明了弋陽腔的本質，但它是否眞出於秧歌呢？回答是肯定的。最顯著的是：弋陽腔流傳到淸代乾隆間還保存「秧腔」的別名。淸李調元劇話㊀卷上寫道：「弋腔始弋陽，卽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謂『秧腔』，『秧』亦『弋』之轉聲。」這解釋並沒有解決問題。如果只是一聲之轉而毫無意義的關係，爲什麼秧腔和弋陽腔都用乾唱、幫合唱和鑼、鼓節奏呢？既然兩者具有共同的特質，不可能是完全獨立的、各不相關的兩種東西。而弋陽腔正是從秧歌和它的唱腔(秧腔)發展變化而來，

㊀ 劇話收於乾隆四十七年原刻本函海中，嘉慶、道光、光緒本函海均不收。新曲苑所收卽從原刻本函海出，但改名爲雨村劇話，易與雨村曲話相混。

才能有「秧腔」的別名。李調元的解釋，是從封建地主階級的輕視那不登大雅之堂的秧歌的觀點出發，企圖抹煞了兩者共同的特質和弋陽腔起源於秧歌的客觀事實，因而採用極其形式的解釋掩蓋事物的眞象。又綴白裘第十一編首載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許道衡序，序文寫道：「然則戲之有『弋陽梆子秧腔』，(按這是指崑腔化的弋陽腔，故又名崑弋腔，它和「亂彈梆子」是對待的兩種名稱，見乾隆三十五年刊綴白裘六編凡例。)即謂戲中之變、戲中之逸也，亦無不可。」這是相當承認弋陽腔的價值。其實「秧腔」就是「秧歌腔」的簡稱，從它的來源和唱腔而得名。既然弋陽腔有秧腔的別名，更可說明它是導源於秧歌。總之，從它的本質和現象兩方面考察，都可證明弋陽腔源出於秧歌。

弋陽腔在嘉靖間雖然很發達，也就在那時就有了不小的變化。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寫道：

> 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爲樂平，爲徽、青陽。

這裏的「弋陽之調絕」，曾經引起近人不少的誤會，其中最顯著的是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所說「弋陽腔在嘉靖間成絕響」(一七二頁)。這說法顯然和事實不符。弋陽腔在明代始終沒有絕響，從後面徵引的明代文獻可以得到充分證明，這裏暫不一一列舉。可是，弋陽腔在嘉靖間並不是沒有改革，而是

確有不小的變化。按湯顯祖的原文是說這時樂平腔等聲勢浩大，弋陽腔也就有變化，原來的舊調就絕響了（詳下）。這時全部情況是：在江西省內有新興的樂平腔、宜黃腔（詳後）；省外也有新生的徽州腔、青陽腔等；而老腔調中的崑山腔正逐漸發展着，餘姚腔雖開始沒落還有一定的影響，和弋陽腔對峙的海鹽腔這時還有相當雄厚的力量。在這樣客觀形勢下，那簡單樸素的弋陽腔就有一蹶不振之勢。它爲了生存，就非改革不可了。它是如何改革呢？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二風俗記松江演戲情況寫道：

> 戲子在嘉、隆交會時（約爲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六年，即一五六二——一五七二的十年間），有弋陽人入郡（松江）爲戲。一時翕然崇高，弋陽人遂有家於松者。其後漸覺醜惡，弋陽人復學爲太平腔、海鹽腔以求佳，而聽者愈覺惡俗。故萬曆四、五年（一五七六——一五七七）來，遂屏跡，仍尚土戲。

明代中、晚葉松江府是棉紡織業的中心，有棉布號幾百家。所產棉布遠銷秦、晉、京、邊各地。富商到松江販布的，少則萬兩，多則十萬兩㊀。在這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發達的城市中，手工業作坊主人、商人及手工業的勞動者等市民階層的人們都有娛樂的需要，因而松江地方的戲曲就相應的繁榮了。由於弋陽腔具有通俗的特色，正適合勞動人民和商人、作坊主人的興味，所以弋陽腔才能够在松江流行。弋陽的伶人最初在松江是唱弋陽腔，後來爲適應當時具體情況，也就非改革不可。一方面，由於松江

㊀ 見清顧公燮銷夏閑記摘鈔及葉夢珠閱世篇卷七食貨五。

和海鹽接壤，爲適應地區的情況，就改唱海鹽腔。一方面，由於弋陽腔本身有單調的缺點，不能適應那時城市的需要，也就改唱新興的太平腔。海鹽腔暫不論。他們改唱太平腔，就非用太平腔的唱法不可。太平腔的唱法，據王驥德曲律卷二論板眼條所說是：

今至弋陽、太平之衮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

曲律有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自序，可證那時弋陽腔是用滾唱。但它用滾唱並非始於萬曆中葉，而最晚也是如范濂所說的「嘉隆交會時」。在嘉靖間產生的徽州、青陽、太平等新腔都是用滾唱，舊弋陽腔採用這些新劇種滾唱的辦法是很自然的。因爲新興的各種滾唱的戲曲勢力相當雄厚，它們和弋陽腔同是以勞動人民和市民爲服務的主要的對象，弋陽腔如果不能適應社會的客觀情況的變化，還是保持固有的唱法，就有被淘汰的可能。弋陽腔爲了適應客觀情況的變化，保存自己，爭取觀衆的目的，就改用滾唱。當它改革以後，那原有的簡單樸素的舊調子、舊唱法就湮沒了。湯顯祖所說的「弋陽之調絕」，不是說弋陽腔完全滅亡，而是說弋陽之舊調絕。由於它改用滾唱，就和徽州、青陽、太平等腔趨於一致，所以湯顯祖說「變而爲樂平，爲徽、青陽」。據湯氏所說這種變化是在嘉靖間，由此可知，弋陽腔改用滾唱還不是始於「嘉隆交會」，而是要提早到嘉靖間的。

弋陽腔加滾唱的實例，見於萬曆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間（一五九五——一六一〇）葉憲祖作的鸞

鎞記㈠第二十二齣：

（丑）他們都是崑山腔板，覺道冷靜。生員將駐雲飛帶些滾調在內，帶做帶唱何如？（末）你且念來看！（丑唱弋陽腔帶做介）「下曲詞略」（末笑介）好一篇弋陽！文字雖欠大雅，到也熱鬧可喜。

所唱滾調，不說它是太平腔、青陽腔，而說是弋陽腔，可見滾調也成爲弋陽腔特色之一。由於弋陽腔吸收流行的新興腔調，纔能繼續發展。到了天啓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還能深入崑腔發源地的崑山㈡。

弋陽腔除吸收滾唱外；又吸收了北曲做它的附庸。嘉靖以來，北曲的雜劇在南方雖漸漸消沉，但北曲仍然是存在着的。因此，弋陽腔也兼演唱北雜劇，和萬曆間陳與郊義犬記雜劇第一齣記弋陽伶人演「舊雜劇」有鴻門宴、儀鳳亭、黃鶴樓三種，就是明證。清李漁閒情偶寄卷一音律記清初弋陽伶人還能兼唱西廂記雜劇，清孔尚任桃花扇續四十齣餘韻用弋陽腔唱北曲雙調新水令「山松野草帶花挑」一套，都是繼承明代兼唱雜劇和北曲的遺風。由於北曲和弋陽腔同是行腔迅速，兩者容易接近，所以用弋陽腔唱北曲也能勝任。

㈠ 黃宗羲南雷續文案吾悔集卷一六桐葉公改葬墓志銘記葉氏萬曆二十三年中鄉試，至四十七年始成進士，「鸞鎞借賈島以發二十餘年公車之苦」；但此記已著錄於萬曆三十八年成書的呂天成曲品中，由此推知，當作於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之間。

㈡ 見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十四。

總之，弋陽腔在嘉靖間的變化是：主要爲吸收了滾唱，可能在一些地區演出曾一度廢除幫合唱(見下)，可是始終沒有加入管、弦樂改變乾唱方式。

到了明末清初，又有第二次的變化。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康熙五十四年，卽一七一五年自序)卷三寫道：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台衆和作「哟哟囉囉」之聲也。江西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

那種不用幫合唱而由一人帶白滾唱，劉氏稱它爲「舊弋陽腔」，就是指明代嘉靖以來弋陽腔改革後的唱法，這時是用滾唱。在清代康熙間還保存在江西當地。滾唱的辦法到清代初年已經基本衰亡，只有少數地區還保存着，所以劉廷璣視爲「古風」。至於明代弋陽腔是否完全廢除幫合唱，却值得考慮，可能是在某些地區演出曾一度廢除。所謂「今之後台衆和作『哟哟囉囉』之聲」，是指弋陽腔在清初(約一六四四——一七一五)滾調基本衰亡以後，弋陽腔也不用滾唱，又繼續用原有的幫合唱時的情況。這第二次的變化，就是取消了滾唱，繼續用幫合唱。

概括以上所說，明代弋陽腔發展的歷史是：(一)弋陽腔起源於秧歌，後來才發展成戲曲，最晚在正德間(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已經流行。它只用鑼、鼓節制，不用管、弦樂。又繼承秧歌一唱衆和

的幫合唱，由後行衆人幫和。（二）當嘉靖間青陽、太平等腔滾唱興盛時，弋陽腔隨着也用滾唱，因而得到發展。這一階段約起於嘉靖中葉到崇禎末（一五四七左右——一六四四）的一百年。（三）後來由於滾唱衰微，它又繼續用幫合唱。這階段約開始於清初（一六四四左右）直到現在的高腔戲，共約三百年。它雖經過兩次變化，除了清代後期以外，基本上都沒有改變乾唱方式。

弋陽腔發展到清代，由於它的聲音高亢，被稱爲「高腔」。從清初到乾隆末（一六四四——一七九五）的一百五十年間，它普遍地流行於全國各地，是和崑腔對峙的兩大劇種。又從康熙中葉到嘉慶末（約一六八四——一八二〇）約一百四十年間，弋陽腔傳入北京以後產生的一個支派，改稱京腔，還繼續用滾唱。

高腔在現在雖然不是獨立的劇種，可是在若干地方戲中還保存着高腔的成份，有的還是重要成份。這類地方戲中的高腔和弋陽腔確有歷史淵源的有：川戲、江西饒河戲和樂平班、湘戲長沙班及祁陽班、山東梆子戲的高腔成份，和浙江東陽三合班中的侯陽高腔、衢州三合班中的西吳高腔。至於河北高陽的高腔班（兼演崑劇），大致可視爲京腔的一個支派。其中一部份，由於受了其他劇種影響，已經改變了乾唱方式，如侯陽高腔加入了笛子、二胡等伴奏。這有四百五十年歷史的弋陽腔，它不僅是現在地方戲中起源較早的一種，而且是各個時代爲廣大人民所喜愛的戲曲。

五　崑山腔

崑山腔(簡稱崑腔)的起源年代，過去一般說法是據度曲須知斷定在嘉靖、隆慶之間，由曲師魏良輔所創造。據上引猥談，它在正德間(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已經開始流行，不會遲到嘉靖、隆慶才產生。近人對於崑腔起源年代的探討，已經證實度曲須知說法不確，結論也相當接近㊀。魏良輔的年代雖然不很清楚，但輪廓是：其人約生於正德間，嘉靖間已成名，萬曆初大約還在世㊁，嘉靖、隆慶間是他主要活動時期。在他之前已經有許多前輩。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十二寫道：「良輔自謂勿如戶侯過雲石，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校勿厭。」清余懷寄暢園聞歌記(虞初新志卷四)寫道：「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這三人既是他的先輩，魏良輔不

㊀ 文史雜誌第四卷第十、十一期合刊，錢南揚戲劇概論：「應在嘉靖之前，弘、正之際。……隆慶間乃始盛行，故後人誤以爲起於嘉、隆也。」其說較允。又同一雜誌第六卷第一期同人的跋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又以爲：「祝氏卒於嘉靖五年，崑山腔之起當早於此。魏良輔蓋爲弘治、嘉靖間人。」但還沒有把魏氏年代和崑腔起源分別開來。中國戲劇史以爲魏氏是嘉、隆間人，又說「早在魏良輔生前已漸流行」。趙景深的魏良輔創始崑曲的商榷也以爲魏良輔生前崑腔已漸流行。

㊁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十紀聞記張野塘在太倉和魏良輔相會時，魏氏年已「五十餘」，本事詩卷十二引陳其年詩說張野塘和魏氏相遇是「嘉隆之間」。由此可知，魏氏約生於正德間 (約一五〇六——一五一七)。李開先在嘉靖末成書的詞謔詞樂中已有關於魏氏的記載，那時他已成名。毛奇齡西河詞話卷二說魏氏於萬曆間在洞庭山還能奏提琴「一月不輟，提琴以傳」，如所說是事實，他在萬曆初還存在，那時已六七十歲。

過是後起之秀。和魏氏同時的吳中歌人有崑山陶九官、蘇州周夢谷、滕全拙、朱南川(上見詞謔、詞樂)、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陸九疇(上見筆談卷十二)、宋美、黃問琴(上見潘之恆亘史)、周夢山、潘荊南(上見聞歌記)。又圍繞在梁辰魚左右的有鄭思笠、唐小泉、陳楳泉五七輩，和以張新爲首的崑腔別派有趙瞻雲、雷敷民(並見筆談卷十二)。魏良輔在二十多人中是有創造性的成功人物，所以潘之恆稱他爲「曲之正宗」。在他之前及和他同時吳中既有許多歌人，足見吳中歌曲之盛。而在天順間吳中既有演南戲的伶人(見上引都公談纂卷下)，又說明吳中戲曲之盛是有歷史淵源的。崑腔的產生決不是偶然，而是具有歷史條件的。崑腔的創始和許多像袁髯、尤駝之類的不知名的前輩歌人有十分密切關係，是他們集體創造，不能完全歸功於魏良輔個人。魏氏的特長雖是「能喉轉音聲」㊀，但也不是他個人獨有的，據筆談卷十二說同時的歌人陸九疇是「亦善轉音」，不過技巧不及魏氏精深而已。魏良輔是在吳中歌曲發達的歷史條件下和正德間已經流行的崑腔基礎上，大力地創造了一套完整的新唱法，產生了婉轉曲折的「水磨調」，大大推進了崑腔的發展，然而他決不是唯一的崑腔創造者。

當正德間崑腔產生時，其他三腔都相當興盛了。到嘉靖時，餘姚腔還流行，弋陽、海鹽兩腔佔着重要地位，而新興的各種滾唱的腔調剛剛露頭角。崑腔和它們的關係是怎樣呢？這主要是和海鹽腔的

㊀ 見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四。

關係。海鹽腔本來就以婉轉曲折見長。而崑腔是如客座贅語卷九所說那樣：

> 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益爲悽慘，聽者殆欲墮淚矣。……今又有崑山，較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

它是繼承海鹽腔「清柔婉折」的特色，又發展了一步。從而，它又以絕對優勢壓倒了海鹽腔。所以到萬曆間崑腔流行範圍擴大以後，海鹽腔在南方就衰微了。這時其他的南曲，如寄暢園聞歌記所說是「平直無意致」，像弋陽腔就是這樣。而魏良輔又是如九宮正始自序所說「厭海鹽、四平等腔，而自製新聲」，因而就針對着它們少曲折的缺點，向婉轉的一方面發展。最後是像靜志居詩話卷十四所說：「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㊀。總之，它是繼承了其他南曲腔調的一面，也揚棄了別一方面。

崑腔和南方流行的北曲支派的「弦索」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據余懷寄暢園聞歌記，魏良輔曾學過北曲，而絀於北人王友山，但這還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從嘉靖、隆慶間起，以江南太倉爲中心創造

㊀ 文獻中所說各種聲腔的「變」有幾種不同情形，主要的是：(一)是同一系統的兩種腔調的「變」，就是從舊腔中變化出另一種新腔，如客座贅語卷九所說：「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因爲四平腔和弋陽腔確有血緣關係，可以確定是系統性的變化。(二)是非系統性的，只是演唱現象的變化，就是新劇種、新腔調在演出、歌唱上代替了舊劇種、舊腔調，而兩種東西並沒有血緣關係，如本文所引崑腔是「變弋陽、海鹽故調」。因爲崑腔和海鹽腔雖同具有清柔特點，但並非一個系統，和弋陽差別更大，不能認爲是系統性的變化。這兒「變」的意義是指改變了以前唱弋陽、海鹽的情況，而以崑腔來代替它們。這並不是「從海鹽腔變出」的。

了一種崑腔化的北曲弦索，從而又反轉過來影響崑腔。這種北曲支流的南方弦索的產生，先是通過雙方曲師關係，然後形成的。清葉夢珠閱世編卷十紀聞記載：

考弦索之入江南，由戍卒張野塘始。野塘河北人（野獲編卷二十五謂壽州人），以罪謫發蘇州太倉衞；素工弦索。既至吳，時爲吳人歌北曲，人皆笑之。崑山魏良輔者，善南曲，爲吳中國工。一日至太倉聞野塘歌，心異之，留聽三日夜，大稱善，遂與野塘定交。時良輔五十餘，有一女亦善歌，……至是遂以妻野塘。吳中諸少年聞之，稍稍稱弦索矣。野塘既得魏氏，並習南曲，更定弦索音，使與南音相近。並改三弦之式……名曰弦子。其後楊六者（均按：即楊仲修）創爲新樂器，名提琴。……提琴既出，而三弦之聲益柔曼婉揚，爲江樂名樂矣。……分派有三：曰太倉、蘇州、嘉定。……太倉近北，最不入耳；蘇州清音可聽，然近南曲，稍失本調；惟嘉定得中。

這是弦索北曲在南方衰微後產生的別派。它是爲適應江南人歌唱而大加改革，就與「南音相近」。後來得到發展，是由於江南人也應用這種新北曲。最後的結果是如度曲須知上卷弦索題評條所說：「皆以磨腔規律爲準」（即崑腔規律），及曲運隆衰條所說：「以字清腔逕之故，漸近水磨，轉無北氣」了。這種「北詞之被弦索，向來盛自婁東（太倉）」（同書弦索題評）的新弦索，它不但是崑腔化了的北曲，而且是依附着崑腔流傳的。據清毛奇齡西河詞話卷二所說，新弦索伴奏樂提琴的流行，也和魏良輔提倡有關係，更可闡明它和崑腔的關係。它產生以後，崑腔也採用三弦、提琴伴奏㊀。崑腔所唱的北曲，也就

㊀ 見明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清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晚季音樂條。

是採用這種新唱法的北曲。由於相互影響，崑腔和崑腔化了的南方新弦索就更加接近和融洽了，雖然新北曲弦索仍然保持七音階的特色。這種弦索北曲又是和崑腔相始相終，沒有斷過關係。

嘉靖間，崑腔雖創造成功，但流行地域還不廣。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成書的南詞敍錄中寫道：

> 惟崑山腔止行於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弋陽、餘姚、海鹽）之上，聽之最足蕩人。

它的盛行和推廣要到隆慶至萬曆初年（一五六七——一五七七）。徐樹丕識小錄卷四梁姬傳寫道：

> 吳中曲調，起魏氏良輔。隆、萬間精妙益出。四方歌曲必宗吳門，不惜千里重資致之，以教其伶、妓，然終不及吳人遠甚。

由於它本身的改進，收到了「精妙益出」的效果，因而得到更大的發展，就推廣到吳中以外的各地去。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刋行、汝川（臨川）黃文華編選的鼎鐫崑池新調八能奏錦，是池州腔和崑山腔的戲曲選本。它把崑、池兩腔並列，又選錄崑腔的第一部戲曲作品浣紗記二齣。由此可知，在萬曆元年以前，崑腔就發展到吳中以外的其他地區了。沈寵綏度曲須知作於崇禎間，他不明白崑腔發展歷史，誤以嘉、隆間崑腔開始興盛時期爲崑腔創始時期。後來論崑腔起源的又據沈氏說法，斷定崑腔創始於嘉、隆之間，顯然是不恰當的。

崑腔最初只用於淸唱散曲和戲曲。張牧笠澤隨筆記萬曆以前宴會時唱曲情況寫道：「間或用崑山腔，多屬小唱。」那時的優童小唱是淸唱戲曲和散曲，而非演唱。魏良輔創造的「水磨調」，本是專供淸唱之用。沈寵綏度曲須知上卷曲運隆衰特別指出這一點：

(良輔)生而審音，憤南曲之訛陋也，盡洗乖聲，別開堂奧。調用水磨，拍捱冷板。……功深鎔琢，氣無烟火。啓口輕圓，收音純細。所度之曲，則皆「折梅逢使」、「昨夜春歸」諸名筆。採之傳奇，則有「拜新月」、「花陰夜靜」等詞。要皆別有唱法，絕非戲場聲口。腔曰崑腔，曲名時曲。

上面所舉四套曲的首句，前兩種是散曲，後二種是戲曲㊀，都是採用傳唱較久的著名曲文，用緩慢的水磨調唱法淸唱的，所以和唱得較快的「戲場聲口」迥別。把崑腔水磨調的淸唱方法應用到戲曲上去，第一個是梁辰魚，他爲了用水磨調唱戲曲而創作浣紗記。這樣，就把崑腔應用範圍大大擴充了，奠定了用崑腔唱戲曲的基礎。此後到萬曆間，崑腔又獲得更大的發展。

崑腔的特色，主要是在音樂、歌唱兩方面：(一)是音樂，崑腔所用的伴奏樂器，最初只有笛、管、

㊀「折梅逢使」是石榴花套首句，吳騷集四卷、南音三籟散曲上卷並題梅禹金(鼎祚)作，何大成編六如居士集卷四屬唐寅之作。「昨夜春歸」是步步嬌套首句，詞林摘艷乙集、吳騷合編卷四並屬無名氏作，吳騷集二卷題王雅宜(寵)作(以上散曲)。「拜新月」是拜月亭第三十五折二郎神套首句。「花陰夜靜」爲雁過沙套首句，南音三籟戲曲上卷題南西廂，今崔李本南調西廂記、陸采作南西廂記無此套，疑三籟誤以其他傳奇爲南西廂(以上傳奇)。

笙、琵琶，從嘉、隆間起又加入了三弦、提琴和箏、阮㊀，成爲衆樂合奏，其中笛子是主樂。崑腔以前的南曲，多半是不用管、弦樂伴奏的乾唱，崑腔用管、弦伴奏，就大大地加強了南曲的音樂力量，也改變了弦索官腔以弦樂爲主體的情況。(二)是唱法，它特別注重抑揚頓挫，具有清柔、曲折、婉轉的特色；而用喉轉音到細若遊絲的地步，更是精緻、細膩。咬字又分爲幾個音節，就是顧起元所說的「一字之長，延至數息」。由於它特別重視音節、旋律，唱得更加緩慢。這樣，它又改變了以前南曲平直少曲折的情況。這種緩慢的水磨調是它的優點，也是它致命的缺點。當它剛產生時就潛伏着後來死亡的因素(關於崑劇的人民性、舞蹈及其表演藝術的特點，暫不涉及)。

崑腔用笛子做主要伴奏，笛子是可以隨着歌聲的長短而長短，事實上可以隨着歌聲往後延長，這就造成慢唱的有利條件。又單純追求旋律、音節、咬字，唱時格外迂緩，使聽衆感到有聲無字，廣大的人民都聽不懂。由於這些情況，使崑腔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也因此不得不趨於衰亡。然而這只是它衰亡的表面原因。

崑腔衰亡的根本原因是：它以那時官僚、地主爲主要對象，一切都要適合他們的興趣，因此，它的發展是有一定限度，終於不得不衰亡。據下述的具體事實可以得到證明。

崑腔是起源於崑山、太倉，而以蘇州府屬爲主要根據地。明代蘇州，一方面是絲、棉紡織業和商業

㊀ 笛等四種見南詞敍錄，三弦等二種見閱世編卷十及韻石齋筆談卷下，箏、阮見亘史。

的中心；另一方面，由於強豪侵佔官田、民田的結果，到了明代中、晚就成爲江南大地主集中地區。崑腔最初是清唱，清唱主要是爲適應官僚、地主宴會的需要而流行的，雖然清唱不是始於明代。由清唱發展到戲曲的演唱，它的服務對象並沒有改變。由此可知，崑腔從剛產生時，就以地主、官僚、貴族爲基本聽衆、觀衆。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五記崑腔推廣者梁辰魚事寫道：

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於道。

同書卷十二又寫道：

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辰魚字)，謂之崑腔。

這班貴族、官僚所以重視崑腔，不惜重資饋贈種種貴重禮物，正是因爲崑腔適合他們府邸的需要。明代的貴族、官僚、大地主們本有家樂，崑腔流行以後，他們的家樂也多半能唱崑腔。如萬曆間首輔王錫爵，退休御史錢岱都有唱崑腔的家樂㊀。而傳播和推廣崑腔的，也正是這班官僚、地主們。如崑腔別派——「南馬頭調」的創始者太倉張新，就是萬曆五年進士，官工部都水司郎中㊁。不僅這樣，萬曆間一般崑腔的戲曲作者，多數也是地主階級，他們作曲是爲了自己或別人家樂演唱；同時，他們自己也能

㊀ 王錫爵家樂，見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五；錢岱家樂，見明無名氏夢筆敍。

㊁ 見野獲編卷二十四，參證梅花草堂筆談卷十二、鈕少雅九宮正始自序。

度曲。如青衫記等戲曲作者顧大典，官至福建提學副使，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八說他：「妙解音律，自按紅牙度曲。今松陵（吳江）多蓄聲伎，其遺風也。」紅拂記等戲曲作者張鳳翼是蘇州的老舉人、老縉紳，列朝詩集同卷說他：「好度曲，爲新聲。」又鸞鎞記等戲曲作者餘姚葉憲祖是廣西按察副使，黃宗羲續南雷文案吾悔集卷一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說他是：「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正因爲崑腔適合他們的需要，他們爲了自娛和娛人，才度曲、作曲。由此更可證實，崑腔是以地主階級的官僚、貴族、知識分子爲服務的主要對象。崑腔的低回婉轉的音調，「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和一唱三嘆的度曲法，正適合他們的興趣，結果是如顧起元所說：「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這種低音調和緩慢的度曲法，不能適應較大的場面演出，只能用於府邸的廳堂。這婉轉曲折的音調，又配合典雅、纖巧的曲文，更適合他們口味。一部份駢儷派的作品，不僅曲文對仗工穩，一句一典（如玉合記、水滸記），音律和諧、鏗鏘；甚至於連脚色上場的說白也用駢文，這也是爲了適應他們的需要和迎合他們興趣的。這樣，崑腔的戲曲就成爲地主階級廳堂藝術和他們的欣賞品。從崑腔開始到衰亡，一直沒有改變它的性質。由於這樣，就和人民大衆有極大的距離，也就決定它必然失敗的命運。

當萬曆間崑腔還是興盛的時候，已經暴露出它的主要缺點。馮夢龍雙雄記自序論南曲（專指崑腔）之弊寫道：

余獨以爲不然，北音幸而衰，南音不幸而盛也！……今簫管之曲反以歌者之字爲主，而以音肖之，隨聲作響，共曲傳訛，雖曰無簫管可也。然則簫管之在今日，是又南詞之一大不幸矣！

馮氏所說的「反以歌者之字爲主，而以聲肖之，隨聲作響」，就是上面所說的笛子隨着人聲的長短而長短。既然伴奏的樂器不能節制歌聲，反被歌聲所牽制，這就予崑腔向慢唱發展以便利條件，逐漸形成越唱越慢的趨勢。不用說，這就是那時地主、官僚、知識份子欣賞的一唱三嘆的度曲法。馮夢龍所說雖是從現象出發，但他也確實看到崑腔的危機了。

另一方面，產生於嘉靖間的各種滾唱腔調，它們在萬曆間滙合爲一條巨大的洪流，成爲風行全國的戲曲。由於它們有廣大的羣衆基礎，崑腔只擁有少許「上層」人物的聽衆，無法和它們對抗。王驥德曲律卷二論腔調條寫道：

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崑腔）不能與角什之二三。……而世爭羶趨痂，好靡然和之，甘爲大雅罪人。

當時的梨園演唱太平腔等滾唱腔調的戲佔十分之七、八，而演唱崑腔戲的還不足十之二、三，這是鮮明的對比。以前一般認爲萬曆間是崑腔最興盛時期，只是指它在那時「上層社會」狹小範圍內流行的情況，不能代表萬曆間戲曲發展的全貌。然而就在崑腔興盛的時候，連崑腔發源地的崑山縣也曾被弋陽腔、四平腔侵入。梅花草堂筆談卷十四說崑山當地情形寫道：

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梁辰魚字）死，沈白他徙，崑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腔，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

筆談所記雖只是天啓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崑山一隅的情況，但崑腔發源地既然如此，其他各地更可想而知。這一個例子是有代表性的。這現象產生也決非偶然。因爲崑腔即使在根據地的蘇州府屬也是以封建地主階級爲主要對象，而人民大衆並不一定愛好它，他們需要自己能够欣賞的別的東西，這就是弋陽等腔能够深入崑腔根據地的主要原因。它們有了羣衆基礎，纔能够向東發展到蘇州、松江等地。弋陽腔傳到蘇州以後，包括作坊主人、商人和手工工業的勞動者的市民階層，也很歡迎這種通俗戲曲，因此，弋陽腔才能在蘇州發展。這樣，就使唱崑腔的職業伶人、歌女，有時也要兼唱弋陽腔。冒襄影梅菴憶語記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在蘇州觀女伶陳姬演唱弋陽腔紅梅記，就是明顯例證。這些重要例證說明了：從萬曆以來，不論在蘇州或其他各地，崑腔都不能和弋陽腔抗衡。

如上所述，崑腔在萬曆間的興盛，只是局限於「上層社會」的狹小範圍以內。那麼，以前一般所說，從明萬曆到清代乾隆（一五七三——一七九五）二百二十年的崑腔鼎盛時期，事實上也是極其表面的。因爲就在那二百二十年間，它遠不及弋陽腔等勢力雄厚，擁有多數觀衆。

崑腔雖然傳播範圍局限於「上層社會」，很早就顯露出它主要缺點，無力和弋陽等腔抗衡並爭取觀衆；然而它在明代並沒有衰亡，到了清代還繼續流行約一百三十年，直到乾隆中葉（約在一七七五前

後）各地地方戲匯合以後，它才基本衰亡。它在明代沒有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儘管它是以地主階級爲服務的主要對象，但究竟還擁有一些觀衆，雖然爲數不多；而它本身也還沒有到連封建知識分子都不易了解的地步。

小　結

明代南戲的五大腔調都是明代以前和明代的人民創造的。溫州、海鹽二腔是由明代以前的歌曲、戲曲發展、變化而來，餘姚、弋陽、崑山三腔是明代人的創造。除溫州腔消滅很早外，餘姚、弋陽兩腔是當時人民大衆，首先是勞動人民，最喜愛的戲曲，特別是弋陽腔有深厚的羣衆基礎。海鹽、崑山具有婉轉、曲折的特色，是以封建地主階級爲服務的主要對象。因此，形成人民大衆戲曲的餘姚腔、弋陽腔和以地主階級爲主要對象的海鹽腔、崑山腔兩個壁壘。

它們變化的情況是以萬曆前後爲分水嶺：當正德、嘉靖間（一五〇六——一五六六）是四腔並存，主要是形成弋陽、海鹽兩腔對峙的局面，而崑腔還局限於蘇州一隅之地。到了萬曆間（一五七三——一六二〇）海鹽腔開始衰亡，這時是弋陽腔和其他滾唱的戲曲與崑腔對峙的局面，而滾唱的戲曲佔絕對優勢。滾唱的各種腔調興起於嘉靖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後來弋陽、餘姚、海鹽三腔受了它的影響，也先後用滾唱。到了清初，滾唱基本衰微以後，弋陽腔又取消了滾唱。

二　各種滾唱腔調的戲曲

明代中葉以來，沿江、沿海一帶地區，特別是江南各地的城、鎮，以絲織業、棉織業、陶磁業等爲主的手工工業空前發達。在手工工業的作坊、工場中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就是：一方面是擁有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商品的剝削者的作坊或工場主人，另一方面是被剝削得一無所有、靠着出賣勞動力的手工工業的僱傭工人。這種新的生產關係，個別地區早在成化間已經開始了；而普遍的出現是在正德、嘉靖間，到了萬曆、崇禎間更爲顯著。隨着手工工業的發達而來的是，國內市場擴大和發展了，海外市場開拓，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的繁榮。早在宣德間形成的三十三個工商業的城市，這時更加繁榮了。在一些重要城市中，手工工業的作坊主人、工場主人，各種商業資本家和若干僱傭勞動者都出現了。這些市民等級中的各個集團的人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要求，特別是那些工場、作坊主人們和商人們的享樂、娛樂的要求，也更爲提高。由於他們的倡導，社會風習就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就是正德、嘉靖間的風尙由樸素而趨向浮華、奢侈的主要原因。到了萬曆間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表現在文化娛樂方面的格外淸晰，如音樂、歌曲的發達，各種新調時曲的產生和風行，新的劇種的產生，都是明證。明陳與郊隅園集卷十三安國寺重建大悲閣記寫道：

吾邑（浙江海寧）其地僻，不通商賈。……正德、嘉靖間……而里巷亦無優伶之音。世降俗移，猶不改其儉。

由於海寧地方偏僻不通商賈，才沒有「優伶之音」。反過來看，其他手工工業和商業發達的通都大邑，戲曲發達可想而知。在文化娛樂的需要高漲的情況下，戲曲繁榮是必然的現象。因此，在嘉靖間不僅舊劇種海鹽、餘姚等腔流行，在長江以南的江西東部、浙江東部、南直隸南部還產生許多新劇種。它們產生的地區，正是那時城市經濟發達的地方，兩者關係顯然可見。這些新劇種主要是下面將要說明的徽州腔、池州腔等八種，此外在嘉靖間福建泉州和廣東潮州已有潮泉調㊀，萬曆間湖廣省有楚調㊁。那些產生於嘉靖間，流行於嘉靖至明末的一百二十餘年的新劇種，除了聲腔、方言、方音等差別外，其中有代表性的徽州、池州、太平等腔，有一個共同特點——用通俗詞句的滾唱。這些劇種匯合以後成爲一條巨大的洪流，迫使舊劇種的弋陽腔也採取滾唱；它們和有深厚基礎的弋陽腔結合以後，力量就更爲雄厚了。它們所以採取通俗詞句的滾唱，正是爲了適應勞動人民和工商業的資本家的需要，針對着他們理解力的緣故。這是明代戲曲發展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變化開始於嘉靖，到了萬曆間迫使那時保守的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承認這項顯著的變化。王驥德曲律卷二論腔調條寫道：

世之腔調，每三十年一變。由元迄今，不知經幾變更矣。

㊀ 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十卷第五期向達瀛涯瑣志記牛津大學藏明余氏新安堂刻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書尾題：「……□寅年。」日本薄井恭一明清插圖本圖錄記日本藏本書尾末五字是：「嘉靖丙寅年」（四十五年），可知嘉靖間已有潮泉調的戲曲。

㊁ 明袁中道遊居杮錄卷十記萬曆四十三年秋在江陵觀劇，有用「楚調」唱的金釵（南戲劉孝女金釵記？）。

從「每三十年一變」的結論中反映出：嘉靖到萬曆的約一百年間各種戲曲的變化、消長極其迅速的事實。由於這一事實才引導出王氏的結論。至於元代到明嘉靖間的變化並沒有嘉靖以後那樣重要和複雜，王氏的臆測是沒有根據的。

據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說，嘉靖間已有樂平腔、徽州腔、青陽腔三個新劇種產生。此後又陸續產生了一些新的地方戲。曲律卷二論腔調條寫道：

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台、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

曲律有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自序，這「數十年來」，參證湯顯祖廟記所說嘉靖間弋陽變爲樂平、徽州、青陽三腔的話，以五十年計算，大致是嘉靖末到萬曆初情況。又崇禎間沈寵綏度曲須知上卷曲運隆衰總論南曲寫道：

腔則有：海鹽、義烏、弋陽、青陽、四平、樂平、太平之殊派，雖口法不等，而北氣總已消亡矣。

綜合各書記載，這類新興的地方戲計有樂平腔、徽州腔、青陽腔、太平腔、四平腔、義烏腔，見於其他書籍的還有宜黃腔、越調，共計八種。至於石台，今江西、安徽無此地名㊀，殆即石埭之訛。石埭隸池

㊀ 查李賢等纂大明一統志卷之十五、十六南直隸太平、池州各府，卷之四十九至五十八江西省各府都沒有石台地名。

州，「石台梨園」所唱當以池州腔、青陽腔本地腔調爲主。這八種支派產生於嘉靖間的爲多，晚於海鹽、餘姚、弋陽等腔；而且直接、間接和弋陽、餘姚兩腔有血緣關係。這樣，它們事實上是弋陽等腔幹流的支派，雖然它們在明代後一百二十年聲勢浩大。它們主要的特色是滾唱，因此用滾唱來概括。這些支流是：

（一）樂平腔　產生於江西饒州府樂平縣。湯顯祖廟記說弋陽腔在嘉靖間「變爲樂平」，雖然史料缺乏，不明白具體變化情況，但樂平和廣信府的弋陽是近鄰，而這「變」又意味着系統性的變化，樂平新腔和弋陽舊調之間必有血緣關係。它和徽州、青陽並肩，也是那時人民喜愛的通俗性的戲曲之一。以後除曲律和度曲須知曾一涉及其名外，未見其他記載。現在江西贛戲的樂平班還保存着高腔成份，兩者有無歷史淵源，還有待於進一步證實。

（二）宜黃腔　產生於江西撫州宜黃縣。湯顯祖玉茗堂文集卷七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寫道：

> 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爲樂平，爲徽、青陽。我宜黃譚大司馬綸聞而惡之，自喜得治兵於浙，以浙人歸範其鄉子弟，能爲海鹽聲。

又明鄭仲夔冷賞卷四聲歌條寫道：

> 宜黃譚〔大〕司馬綸，殫心經濟，兼好聲歌。凡梨園度曲皆親爲教演，務窮其妙，舊腔一變爲新調。至今宜黃子弟咸尸祝譚公惟謹，若香火云。

這種新調就是宜黃腔。譚綸是嘉靖間和戚繼光共同抵抗倭寇侵略的將領。據譚綸生平事蹟推知，他從浙江回宜黃「以浙人歸範其鄉子弟」，約在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二年間（一五六一——一五六三）㊀，也就是宜黃腔創始的年代。譚綸把唱海鹽腔的伶人帶到故鄉宜黃去，是由於他厭惡流行的樂平、徽州等通俗戲曲，而愛好清柔婉折的海鹽腔，而海鹽腔也正適合官僚們的興味。他主觀上雖是爲了聲色之娛，但客觀上對宜黃腔戲曲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宜黃腔雖是源於海鹽腔，但經過宜黃子弟傳唱，就會和原有海鹽腔有出入。而早在江西本省流行的弋陽腔、樂平腔和它也不可能完全絕緣。最初只是譚綸家樂演唱，可以不必顧慮一切，等到宜黃子弟唱出以後，如果不和當地流行戲曲相結合，就很難得到發展。從萬曆間它盛行的情況考察，宜黃子弟是以海鹽腔爲基礎，和結合當地弋陽等腔而創造爲新戲曲。宜黃縣是「處在萬山之中，不通商賈，亦別無物產可以貿遷」㊁的地方，因此它後來的發展是在省內臨川和省外地方。

㊀ 譚綸在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任浙江台州知府，三十七年（一五五八）以抵抗倭寇功，陞浙江按察副使，三十九年（一五六〇）任浙江參政，四十年（一五六一）丁父憂歸里，是年冬卽起復原職理江西軍事，至四十二年始至福建巡撫任。此後任四川巡撫、兩廣總督，終兵部尚書，未嘗爲官於浙。以此推知「以浙人歸」約在四十年至四十二年之間。以上據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譚綸傳，參歐陽祖經譚襄敏公年譜。

㊁ 見譚綸與江西撫台止高安縣分派書，原文指宜黃、樂安兩縣而言。又宜黃縣新城記說宜黃是「其地僻」，「人不知商賈末作」。上兩文並據譚襄敏公年譜引遺文彙集。

宜黃腔的盛行是在萬曆中葉。湯顯祖廟記說：「大司馬死二十餘年矣，食其技者殆千餘人。」譚綸死於萬曆五年(一五七七)㊀，二十多年後是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左右。從嘉靖間創始時起，到這時只有四十年，宜黃子弟已發展到一千人，可見它發展的迅速和有一定的觀衆基礎。

明代戲曲作家湯顯祖的作品，在當時就被人用崑腔的尺度來衡量，說他的曲辭不合規律，唱起來會拗折人們的嗓子。又有根據這說法推測他是按弋陽腔唱法譜曲㊁，這顯然和事實不符。明范文若夢花酣傳奇序寫道：

> 且臨川(按指顯祖)多宜黃土音，腔、板絕不分辨，襯字、襯句湊插乖舛，未免拗折人嗓子。㊂

雖然也是以崑腔標準批評，但他確實看到湯顯祖和宜黃腔的關係。按湯氏玉茗堂全集涉及宜黃子弟的至少有六處。他曾替宜黃伶人的祖師祠寫廟記，兩次介紹宜黃演員給別人㊃。重要的是：玉茗堂尺牘卷六與宜伶羅章二，囑咐他演牡丹亭要依原本；詩集卷十五寄生脚張二恨吳迎旦口號二首是寄給唱紫釵記的兩個宜黃伶人；又卷十五唱二夢：

㊀ 見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譚綸傳。
㊁ 見明凌濛初南音三籟首附載自著譚曲雜劄。
㊂ 見崇禎博山堂原刻本(影印古本戲曲叢刊第二集)。
㊃ 玉茗堂詩集卷十六遣宜伶汝寧爲前宛平令李襲美郎中壽，卷十八九日遣宜伶赴甘參知永新。

半學儂歌小梵天，宜伶相伴酒中禪。纏頭不用通明錦，一夜紅氍四百錢。

由此可知，湯氏牡丹亭等「四夢」是供宜黃演員演唱的脚本，也是按照他們唱南曲具體情況作曲、度曲的，這自然和崑腔的唱法不同。牡丹亭經過呂玉繩、沈璟、鈕少雅幾次改訂，才能供崑腔演唱，它在演出方面的推廣，主要還是靠着崑腔。

據范文若所說，宜黃腔的特色是：行腔迅速，拍子較快，又多襯字、襯句和土音，和青陽腔情況相同，可能在明代已經用滾唱了。

它在清初康熙間還流行於浙江。清若耶野老徐治公香草吟傳奇（書成於康熙十七年左右）第一齣綱目眉批道：

作者惟恐入俗伶喉吻，遂墮惡劫，故以「請奏吳歈」四字先之。殊不知是編惜墨如金，曲皆音多字少。若急板滾唱，頃刻立盡。與宜黃諸腔，大不相合。吾知免夫。

這是說：香草吟專供崑腔演唱的作品，所以音多字少。如果用宜黃腔等流水板的滾唱，立刻就唱完了。可證宜黃腔至少在清初是用滾唱的。二簧來源考㊀轉述清枕月居士金陵憶舊集，證明宜黃腔在清代曾盛行於江浙一帶。據清昭槤嘯亭雜錄卷八所記，知道在他著書時的嘉慶間，宜黃腔還存在。

㊀ 劇學月刊第三卷第八期。

(三)徽州腔　(四)池州腔(青陽腔)　徽州腔產生於徽州府(今歙縣)。池州腔產生於池州府(今貴池)。青陽縣隸池州府，池州可以概括青陽，正如蘇州可以概括崑山一樣。湯顯祖廟記說：「弋陽之調絕，變爲樂平，爲徽、青陽。」徽、池兩腔也是由弋陽變化而來的兩種新戲曲。當嘉靖間弋陽舊調興盛時，遠到北京、湖廣、福建、廣東各地，它傳入距離江西較近的徽州、池州、太平一帶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它向北發展到徽州，向東發展到池州、太平。由於各個地區情況不一，和當地流行的戲曲結合或多或少，地方演員也有不同的加工創造，因而聲腔和其他各方面都會有一些變化，就和原有弋陽腔不同。不久，這些地方就各自形成新的劇種、新的聲腔了。弋陽和餘姚兩腔都具有通俗性的特質，彼此原有融洽可能。當弋陽舊調傳到餘姚腔流行地區的池州、太平兩地，兩者互相結合，再經過加工創造，於是產生了不同於弋陽、餘姚的新腔。弋陽、徽州、池州三腔都是行腔迅速，具有明朗、通俗特性的戲曲，弋陽和青陽又同是乾唱。基於這兩項理由，可以證明徽、池兩腔是由弋陽變化而來的新戲曲。它們和太平腔與原有弋陽腔也有所不同，就是增加了流水板的滾唱(見下)。

徽、池兩腔都產生於嘉靖間(見曲律和廟記)。到了隆慶至萬曆初，青陽腔得到很大的發展。萬曆元年(一五七三)福建書林葉志元已刻成青陽戲曲選本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可見那時傳播的速度，而青陽腔至遲在嘉靖末已開始流行。

徽、池兩腔在萬曆間(一五七三)發展最迅速，從兩腔戲曲選本流行，可以窺見一斑。徽州腔的選

本有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刊行、龔正我輯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徽、池腔的合選本有：程萬里、朱鼎臣輯鼎鍥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熊稔寰輯精選天下時尚南北徽池雅調，都編、刊於萬曆間。而池州腔(青陽腔)力量特別強大，當萬曆初崑腔興盛時，青陽腔能够和它並肩。萬曆元年刊行、黃文華輯鼎鐫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萬曆初刊行、黃儒卿輯新選南北樂府時調青崑，都是崑腔和池州腔合選本，可以證明。事實還不僅如此，由於池州腔具有通俗的特質深爲人民大衆所愛好，它的發展還大大超過崑腔。到了萬曆中、晚葉，池州的石埭(石台)和太平的梨園「幾遍天下」，佔了全國戲曲的領導地位。

摘錦奇音題「滾調」，詞林一枝題「海內時尚滾調」，大明春題「徽池滾唱新白」，書內一部份或大部份曲文加了滾白，可知兩者同用滾唱。青陽腔也是無伴奏的乾唱，明龍膺綸灊全集卷二十二詩謔有句說：

何物最娛庸俗耳？敲鑼打鼓鬧青陽。

這兩種腔調都有通俗、明快、熱鬧的特色，最適合人民大衆的需要，才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愛好。而徽州伶人又以雜技、武技擅長㊀，更爲人民所愛好，因而也更能吸引多數觀衆。

青陽腔到清代雖然不見蹤跡，但它並未死亡，直到現在山東曲阜一帶流行的柳子戲中還保存青陽

㊀ 見明張岱陶菴夢憶卷六目連戲條。

腔的成份，保留十一個單獨唱青陽腔戲目及一些高腔和青陽腔混合的戲目，但其中一部份戲已加入三弦、笛、笙伴奏㊀。

（五）太平腔　明代南直隸有太平府，太原、台州、甯國三府又各有太平縣㊁。清劉鑾五石瓠記農民革命領袖李自成的部隊佔領洛陽時，福王（朱常洵）妹隨太平府伶人逃亡。由此可知，太平腔是產生於太平府（今當塗），而非其他太平縣。雲間據目鈔說在嘉靖、隆慶間在松江的弋陽伶人已唱太平腔，那麼，太平腔最晚在嘉靖間已經產生了。和弋陽、餘姚兩腔也有淵源，是弋陽系統的一個支派。到了萬曆中、晚葉得到很大的發展，和池州腔的梨園「幾遍天下」，佔了極重要的地位。曲律卷二說：「今至弋陽、太平之衮唱，而謂之流水板」，證明也是唱滾調的。

（六）四平腔　據現在僅存的幾種接近原始形態四平腔調查的結果，證實是由節拍得名，「四平」是指格律較寬、速度較快、句尾落四拍子的板式㊂。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戲劇記萬曆以前南京戲曲寫道：

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

㊀ 見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第四集柳子戲介紹。

㊁ 見明史卷四十、卷四十一、卷四十四地理志（一）、（二）、（五）。

㊂ 見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第二集婺劇，第三集徽戲的成長和現狀。

四平腔在嘉靖、隆慶間已經由發源地傳入南京，最晚也是嘉靖間的產物。它和青陽等腔產生時代大致相同，而晚於弋陽腔。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也說：「近且變弋陽腔為四平腔、京腔、衛腔。」兩人都認為四平腔是由弋陽腔變化而來。根據近年調查所得的結果是：四平腔確是源出弋陽，增加伴奏的笛子，唱腔變得活潑自然㊀。由於加伴奏和改變唱腔，就和弋陽腔稍有不同，使顧起元認為「令人可通」。

四平腔在清初還保持着原有唱法，李漁閑情偶寄卷一音律寫道：「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洩而盡；又有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為一人，實出衆口。」這兩種都是行腔迅速，「字多音少」，又同用幫合唱的腔調。四平腔到了清代發生兩次變化：先是取消了幫唱，加入小過門，形成徽調聲腔主要骨幹的「吹腔」㊁，仍舊用笛子伴奏，聲調委婉，接近崑腔。這變化約在乾隆末葉以前，因為乾隆末李調元劇話卷上曾說：「又有吹腔，與秦腔相等，亦無節湊〔奏〕，但不用梆而和以笛為異耳。此調蜀中甚行。」乾隆末既傳入四川，吹腔產生當早於此。後來吹腔的一部份曲調變化為四平調，改用胡琴伴奏，如皮簧戲的四平調就是。少數的還用笛子，如川戲四平調就是㊂。所以，後來皮簧戲的四平調和明代四平腔是有歷史淵源和血緣關係的兩種不同的唱腔。

現在也還保存着接近原來形態的四平腔：浙江衢州流行的「西安高腔」，又叫「四平高腔」，全部用

㊀、㊁、㊂ 見徽戲的成長和現狀。

笛子、二胡伴奏，有幫腔，少數地方有小過門，曲調委婉又多變化，接近高腔，也近崑腔㈠。其中弦樂伴奏和少數小過門是後起的。浙江紹興一帶的調腔戲中也保留四平腔的成份，用笛子（吹孔和膜孔較接近，與崑腔用的笛子不同）、板琴伴奏，一部份戲有幫合唱，即只幫最後一個字，它比高腔柔和，較崑腔簡單㈡。此外浙江、江西的目連高腔也有四平的成份。

（七）義烏腔　產生於金華府義烏縣。僅一見其名於曲律，情況不明。據曲律所說年代推算，也約產生於嘉靖間。

（八）越調　產生的時代不詳，明末的雜劇中曾經涉及到越調。崇禎十五年傅一臣作的蘇門嘯雜劇集卷二賣情札囤第三折阻約，敍述河內桃棗客人尹栢亭（淨）和廣西藥材客人余浙水（丑）在京師妓丁惜惜家唱曲事道：

（丑）栢亭兄我和你各把土腔唱一曲，滿浮大白而散何如？（下略）（丑）做便免做。我你總是越調，不比崑腔。取音律全要腔板緊湊，唱和接換，鑼鼓幫扶，最忌悠長清冷。我唱你接，你唱我接。

（淨）勞小惜打一打板，拏鑼來，我打鑼。

這種用「土腔」唱的越調明是一種腔調，而非南北九宮調的「越調」。它是用「鑼鼓幫扶」，以板節拍，沒有

㈠、㈡　見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第二集婺劇，第五集從餘姚腔到調腔。

管弦樂伴奏的乾唱，又用「唱和接換」的幫合唱，基本和弋陽腔相同。全書曲牌都按崑腔唱法點板，只有駐馬聽二首未點板，眉批說：「此中呂調用越腔唱，故不拘板之正。」可見越腔或越調也是行腔迅速、拍子緊湊的唱腔，所以不能用崑腔唱法點板。它只有幫合唱，無滚唱，與青陽等腔不同。據說清初襄陽調的產生和宜黃腔、越調有關，因此越調的產地和淵源尚有待其他史料證實。

（附調腔）從明末崇禎間起，調腔就流傳於紹興。張岱陶菴夢憶卷四不繫園條寫道：

是夜彭天錫與羅三、〔楊〕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朱〕楚生、〔陳〕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

又卷五朱楚生條：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

驟然看來，「本腔」好像就是崑腔，仔細思考就不然了。因爲直到現在爲止，誰也沒有見到崑腔又稱「本腔」的記載。即使退一步承認它就是崑腔，可是爲什麼只有明末一段時期而又只有在紹興一個地方稱崑腔爲「本腔」呢？因此，就很難斷定「本腔」便是崑腔。上面兩個例子都是以「本腔」和「調腔」對舉，可知是兩個對待的名稱。先看「調腔」是什麼。清姚燮今樂考證緣起說：「越東人呼弋陽腔曰調腔。」這是說紹興一帶的人早經稱弋陽腔爲調腔（雖然陶菴夢憶卷七及時雨條另有弋陽腔，但兩個名稱可以

同時使用)。清稗類鈔戲劇類也稱調腔爲「高調戲」。現在紹興當地也以「調腔」爲「高腔的俗稱」㊀。因此,可以說調腔是聲高調銳用假嗓唱的腔調。現在某些地方戲中稱用本腔唱的叫「本腔」,稱用假嗓唱的叫「二本腔」。張岱所指的「本腔」,大致也是指用本嗓唱的曲調。如所說不誤,調腔也是弋陽腔的一個支派,本腔可能就是餘姚腔,這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現在紹興、新昌一帶,還保存着調腔,但其中已夾有崑腔和四平腔的成份。它的幫合唱(接後場)較爲細緻、複雜。但現在也只剩一個職業劇團,維繫着調腔的一線生命㊁。

小結

以上八種新腔調、新劇種,除越調年代不明外,其餘都是產生在:城市手工工業、商業發達,國內外市場鞏固和加強,資本主義因素萌芽已經顯著的時期,爲適應城市市民階層文化娛樂的需要,它們在嘉靖間就先後形成新的地方戲。到萬曆間,徽州、宜黃、四平、池州、太平腔幾種發展成爲重要劇種,特別是後二種在萬曆中、末葉成爲全國戲曲的重心。

它們的歷史淵源和系統,除義烏腔、越調二種不明外,大致是:(一)直接屬於弋陽腔系統的是樂

㊀ 見華東戲曲劇種介紹第一集紹興亂彈簡史。

㊁ 見從餘姚腔到調腔。

平、四平、徽州、池州、太平五種，而池州、太平兩腔和餘姚腔也有淵源；(二)弋陽腔等和海鹽腔結合後產生的宜黃腔。這些直接間接都和弋陽腔有關，應屬於弋陽系統。越調雖別有來源，但它和弋陽同用乾唱、幫合唱，也是弋陽系統。

它們的伴奏是：四平腔用管樂，青陽腔和越調是無伴奏的乾唱，其他的幾種乾唱的可能性較大。唱的方式是：四平腔和越調用幫合唱，徽州、青陽、太平三腔都用滾唱，宜黃腔至少在後期也用滾唱，樂平、義烏兩腔雖然不清晰，大抵也不出幫合唱、滾唱兩種唱法以外。滾唱是這些新興劇種主要的特色。

滾唱是產生於嘉靖間的各種新戲曲所創造的新唱法，爲了發抒劇情、加強演唱效果，適應聽衆理解力而創造的。它們除了創作一部份新作品外，主要是在傳唱很久深爲人民大衆所喜悅的各種戲文的曲辭中間或後面增加滾唱的句子，就是在長短句的曲文中加入了以七字句爲主的唱辭。它具有發揮劇情，解釋原有曲辭的作用；特別是對原有深奧難懂的曲辭用通俗的七言句來解釋，又用近於朗誦的流水板唱，使聽衆容易理解，就產生很大的作用，加強演出的效果。這種明朗、通俗的滾唱，受到人民廣泛的歡迎，不久它們就發展爲流行「幾遍」全國的戲曲了。各種滾調的戲曲，當它們在發展的初期，是各自獨立發展的。稍後，這許多各自發展的支流匯合起來就形成一條巨大的洪流。

當滾唱在嘉靖間產生時，可能不止是一兩種劇種、聲腔使用。由於史料本身的片段性，現在知道

應用滾唱較早的是靑陽腔（池州腔），在萬曆元年就出現了戲曲選本，可證不會晚於嘉靖以後。徽州腔、太平腔採用可能也不太晚。當許多劇種用滾唱以後形成一道洪流時，就影響了以前的舊劇種。首先是弋陽腔，它在嘉靖間滾唱各腔調力量開始壯大時，就採用滾唱。後來餘姚腔、海鹽腔也採用了（見前）。就是以音律謹嚴、節拍固定著名的崑腔，個別曲調也採用滾唱。如反對滾唱最激烈的崑腔戲曲作家王驥德，他在韓夫人題紅記中爲了加強場面熱鬧的氣氛也用滾唱三次㊀，這是最突出的例證。由於滾唱力量的壯大，才會產生這許多影響。由嘉靖起到崇禎爲止（一五二二——一六四四）的一百二十年間是滾唱的各腔調興盛時代，特別是嘉靖到萬曆（一五二二——一六二〇）的一百年間是它的黃金時代。就是淸代初年在部份地區還繼續流行一百四十年（約一六八四——一八二〇左右）。其中四平腔等對淸代地方戲，特別是徽調有顯著影響。皮黃戲中個別劇目也還有用滾唱的。

萬曆間是明代南戲發展的高峰，這時形成了兩個敵對的壁壘：一方面是以弋陽腔爲首的各種用滾調的人民大衆的戲曲，另一方面是以地主階級爲服務主要對象的崑腔。而最後結果是人民大衆的滾調戲曲戰勝了從屬於地主階級的崑腔，取得了池州石埭和太平的梨園「幾遍天下」的輝煌戰果。

㊀ 韓夫人題紅記第二十六場得勝後場面的黃龍滾、第三十三齣結婚場面的節節高、第三十六齣封官場面的大環着三曲，牌名下都註明「衆滾」，是爲增加熱鬧場面的氣氛，由衆人按滾唱辦法大合唱的。

附 明代南戲聲腔源流系統表

宋元

明：成化 一四六五 — 弘治 一四八八 — 正德 一五〇六 — 嘉靖 一五二二 — 隆慶 一五六七 — 萬曆 一五七三 — 天啓 一六二一 — 崇禎 一六二八

清：順治 一六四四 — 康熙 一六六二 — 雍正 一七二三 — 乾隆 一七三六 — 嘉慶 一七九六 — 一八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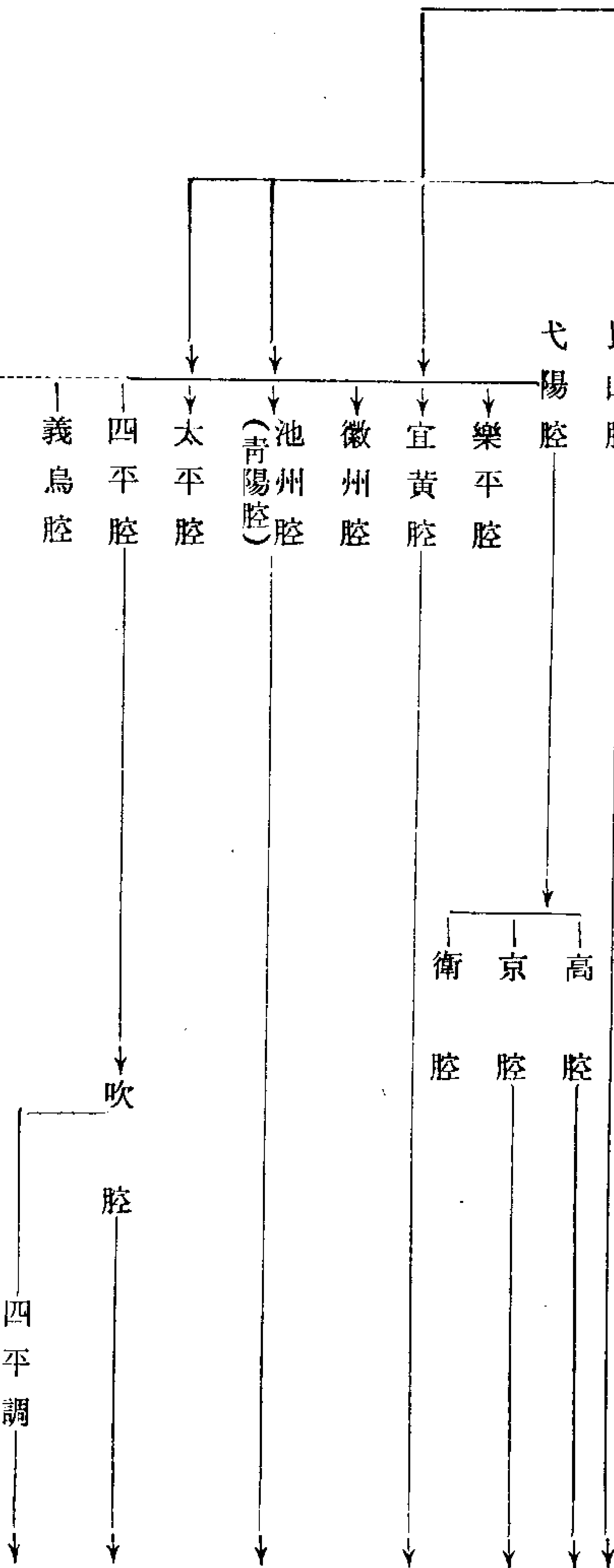
現存

溫州腔

海鹽腔

餘姚腔

崑山腔



明代南戲五大腔調及其支流

曲目鉤沈錄

凡例

一　凡元、明、清諸家曲目、曲評之書已著錄之戲曲目，概不闌入。若元鍾嗣成錄鬼簿，明賈仲明錄鬼簿續編、朱權太和正音譜、徐渭南詞敍錄、呂天成曲品，清高奕傳奇品（不名新傳奇品）、黃文暘曲海目、焦循曲考（上二種並收入揚州畫舫錄卷五），管廷芬重訂曲海目、支豐宜曲目表、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錄、坊本傳奇彙考、董輯曲海總目提要（據樂府考略及鈔本傳奇彙考兩書混合編成）、伯英輯曲海總目提要拾遺（劇學月刊五卷二、四、五期），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拾遺、枝談諸書所載者，皆是也。唯焦循劇說所著錄之曲目，尚有八種不見於其所輯之曲考，故仍補錄之。明人輯之百二十家戲曲全錦目錄（收明張牧笠澤隨筆中）、清人輯之笠閣評目（今樂考證著錄〔十〕）、千古麗情曲〔目〕（國劇學會藏書目引）三種，或存佚不明，或未詳究竟，比勘無從，更難論其有無重複也。至若清錢兆鶴曲海拾遺補（述古堂文集）、張玉森曲目小知錄（鄭振鐸先生藏鈔本）、近人任訥曲錄初補三種，未曾入目，或難免有重出者。

二　明、清公私家藏書目及彙刻書目所載者，亦不收入。如永樂大典目錄、明晁瑮寶文堂書目，清

錢曾述古堂書目、也是園書目、曹寅楝亭書目、丁仁八千卷樓書目、葉德輝觀古堂書目、顧修彙刻書目、近人李之鼎增訂叢書舉要等書是也。惟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高儒百川書志、趙琦美脈望館書目所錄，大抵零星者居多，故仍刺取諸家曲目未著錄者數種收入。

三　凡諸家曲目雖未著錄而今尙存傳本者，亦不收錄。如武進涉園陶氏鑑藏明板書目、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明代版畫書籍展覽會目錄、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國劇學會藏書目錄、綴玉軒藏曲志、玉霜簃藏曲目等書所著錄者，雖多珍籍，亦弗闌入。又若國內外公私藏書家珍藏之曲籍載在專書、雜誌、期刊者，如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涵芬樓、北大、清華、燕京、孔德諸校，滄縣孫氏、大興傅氏、長樂鄭氏、綏中吳氏、吳縣吳氏、吳縣王氏、吳江凌氏、吳興周氏、丹徒嚴氏、長沙周氏、日本內閣文庫、長澤規矩也諸家所藏，頗多罕見之書，今亦不錄，以其有傳本故也。

四　凡曲目失載，僅見殘文或曲目於下列諸書者，亦不錄入。此類書籍，約有四項：（一）曲選（散曲、戲曲混合選本），如明張祿詞林摘艷、郭勛雍熙樂府、沈璟南詞韻選、徐復祚南北詞廣韻選、洞庭蕭士南音二集（日集）、凌濛初南音三籟等。（二）戲曲選，如明黃文華詞林一枝及八能奏錦、劉君錫樂府菁華、朱鼎臣萬曲明春（大明春）、景居士玉谷調簧、龔正我摘錦奇音、殷啓聖秋夜月、胡文煥羣音類選、止雲居士萬壑清音、鋤蘭忍人玄雪譜、冲和居士怡春錦、白雪道人最娛情（清刊本題方來館主人，更名萬錦清音），清江湖知音者崑弋雅調、不詳編纂人之歌林拾翠。（三）曲譜，如明蔣孝南九宮譜、沈璟南

九宮譜、清沈自晉南詞新譜、李玉北詞廣正譜、鈕少雅九宮正始、張彝宣南曲譜、呂士雄南詞定律、周祥鈺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等。(四)戲曲殘文輯本，如宋元南戲百一錄、南戲拾遺。凡此四類，均爲曲學專籍，故摒而不錄也。

五　是編所錄，以南北曲系統之戲曲爲限，故「花部」戲曲概不列入。時則斷至清末，民國以來之撰述，亦不收入。凡茲所錄，大抵取材於詩、文、詞集、詩話、雜著、方志、書目、小說、戲曲諸書，以未見著錄且無傳本者爲限。唯一人見聞有限，其中或有原書尚存而爲余所未知者，尚祈海內方家指正。

六　所錄諸目，以親見之書爲主，偶亦有未曾寓目者：其一爲轉錄他書，如蘇子瞻春夢記、羣芳宴等數則。其二爲友人錄示者，如一笑回春得自戴望舒先生，笳聲拍爲陳汝衡先生錄示，附子膾爲陸蕚庭先生鈔示。茲特拈出，以示不敢掠美之意，並致謝忱。

七　所錄明、清戲曲目，各分雜劇、傳奇兩部。若原文未明言或措詞不清者，則列入體裁不明之屬，不強爲分別也。然舛錯之處，仍或不免，亦祈方家教正。又若破愁四劇、東溪四齣，似本非劇名，姑就原書所引者錄之。至子不語之再生緣、螢窗異草之魚水緣，是否實有其書，殊難斷言，姑存其名目而已。末載附錄三種：一爲戲曲彙刻，一爲存疑目，一爲待考之戲曲。作者姓氏、里居、生平，未能查明者亦頗不少，當待異日補正。

一九四九年四月

甲　明代戲曲目

一　雜劇之屬

貞淑秀拜月訴衷腸

明蔡杲編。杲，廣陽人，餘未詳。

明高儒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題：「元關漢卿撰，太和譜名爲拜月亭。」又注云：「續考明廣陽蔡杲編。」按關作名閨怨佳人拜月亭（元刋古今雜劇三十種本），疑此本爲蔡氏改關作者。

風月囊集二卷（六折）

明馬惟厚改編。惟厚，字滅（漢）里，汀州人，生平不詳。

明高儒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題：「皇明古汀滅里馬惟厚編，改桂英誣王魁海神記也。凡六折。」晁瑮寶文堂書目樂府類亦著錄，惟不題撰人。書目成於嘉靖，書志有嘉靖十九年庚子自序，馬氏最晚亦必爲嘉靖時人。明南戲亦有桂英誣王魁（南詞敍錄「本朝部」），按元尙仲賢有海神廟王魁負桂英（見錄鬼簿），明初楊文奎有王魁不負心（見太和正音譜）。此與楊作同爲翻案文章。惟未諳此本改誰氏之作耳。

又明代戲曲選本風月錦囊（見文淵閣書目卷十月字號詩詞類。西班牙馬德里愛斯高里亞爾靜院藏嘉靖刋本）與此劇名近似，然非一書。

客窗夜話一卷（一折）

明宋讓撰。讓，洪武間廣陽人，事蹟不詳。

明高儒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題云：「皇明洪武中天京士夫廣陽宋讓著。一折，中呂宮四十二曲。」

按明寧獻王朱權亦有客窗夜話雜劇（見太和正音譜），與此劇同名。此爲宋讓作，當非一本。晁瑮寶文堂書目樂府類亦著錄此劇，第未譌朱作抑宋作。

朱大周屛逐奸臣

明無名氏撰（正德間人）。

孫繼芳磯園稗史（涵芬樓秘笈九集本，不分卷）云：「正德間……有詠楊花詩，譏楊太宰應寧……復有爲朱大周屛逐奸臣雜劇者，事甚鄙褻。末一聖旨：楊某奸貪云云，着回原籍披毡衫、養獺象去。珠［殊］可笑。楊本雲南人也。」

按應寧爲楊一淸字。明史卷一百九十八有傳：成化進士，華蓋殿大學士。正德時兩次致仕，其第二次則爲朱大周之告訐。明史云：「時有考察罷官者，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淸陰事，而以寧（錢

寧）爲內主。給事御史周金、陳軾等文章劾大周妄言，請究主使。帝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則此劇蓋亦有憾於楊氏者所作也。

胡學究醉鬧湖心亭

明無名氏撰（嘉靖萬曆間人）。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三金華二名士條云：「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適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並東南諸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薄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謂弇州曰：『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出倉猝，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第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實偕二汪渡江，因同席飲，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罵，至目爲粗人。戚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作雜劇嘲之，署題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兵敗走萬松嶺。」按胡元瑞即胡應麟，金華蘭溪人，萬曆四年舉人（明史卷二百八十七）。胡未入仕途，又精於考據，故以「學究」稱之。戚元敬爲戚繼光。汪王二氏伯仲，乃汪道昆，汪道貫，王世貞，王世懋也。

柳翠

明陳所聞、航隱老人合撰。所聞，字藎卿，應天府人，諸生。航隱老人未詳其姓名。

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五玉禪師條云：「又按明萬曆間陳藎卿同航隱老人有合編柳翠雜劇。序

文止言實甫傳奇(此以李壽卿月明和尙度柳翠誤爲王實甫作，故云)，而不及渭(徐渭)，豈渭所作四聲猿蓋卿尙未見耶？」原書當有所聞自序，故是書責其不涉及徐渭之作。又同書卷三十九同昇記條引治城老人序云：「如余之傳柳翠，亦遇賞音。第余專明佛乘，未知三教。」而作者則謂：「按『余之傳柳翠』一語，似爲徐渭序。」殊誤。按治城老人當爲南京人或僑寓南京之人，其家近治城，故有治城老人之稱，而徐渭乃山陰人也。此治城老人豈所聞或航隱老人耶？祁彪佳劇品有衍莊雜劇，亦治城老人作。

按譜柳翠事者，元有李壽卿月明和尙度柳翠雜劇(上引陳所聞序、祁彪佳劇品李磐隱度柳翠條均誤爲王實甫作，柳枝集注「或云王實甫」，曲海總目提要卷一度柳翠，卷五玉禪師亦誤爲王作)，明徐渭有翠鄉夢雜劇，明李磐隱亦有度柳翠雜劇(見祁氏劇品)，與此劇共計四本矣。

蘇子瞻春夢記

明張萱撰。萱，字孟奇，博羅人。萬曆十年舉人，官至戶部郎中、平越守。

張萱西園存稿卷十六竹林小紀序云：「校書秘閣，得元人本數十百種，欣然會心。數欲爲蘇子瞻春夢記，未卒業。自今見放，行吟澤畔，而故稿遂飽蠹魚矣。」此謂讀元人雜劇欣然會心，遂撰此記，故知確爲雜劇無疑也。

喬坐衙

明張岱撰。岱，字宗子，號陶菴，山陰人。

明陳洪綬寶綸堂集卷三張宗子喬坐衙劇題辭云：「吾友宗子，才大氣剛，志遠學博，不肯頫首牖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閒置。吾宗子不肯頫首，而今頫首之；不得閒置，而今閒置之。宗子能無言田畝乎？喬坐衙所以作也。……然吾竊觀明天子在上，使宗子其人得閒而爲聲歌，得閒而爲譏刺當局之語，新詞逸響，和媚心腸者，衆人連手而讚之、美之，則爲天下憂也！」蓋亦有所不滿，藉以發其憤懣之作也。張氏別有傳奇見後。

按明李開先之雜劇集一笑散中亦有喬坐衙一種，劇名相同。兩劇似皆取材水滸傳中黑旋風李逵壽張縣喬坐衙事。

蔡疙瘩

明方外司馬撰。方外司馬，姓名、字、里未詳。

明衞泳冰雪攜卷上陳宏緒方外司馬雜劇序云：「方外司馬何人乎？蔡疙瘩雜劇何爲而作乎？」

劇以蔡爲主角，劇名未詳。

按元明間無名氏之魯智深喜賞黃花峪（孤本元明雜劇本），卽演蔡衙內事。蔡擄李幼奴，終爲魯智深所殺。又萬曆元年刋之八能奏錦卷上木梳記，宋江智激李逵折（日本內閣文庫藏，見傅芸子白川集）亦衍蔡犵搭事，與黃花峪同，惟易魯智深爲李逵。此劇本事當與之相類。惟此種亦非木梳記，

蓋木梳記爲傳奇，非雜劇也。

按明汪道崑署「方外司馬」，見萬曆刻本弘明集。汪撰有雜劇四種，總名大雅堂雜劇，見呂天成曲品卷上。惟未有以蔡跎踏事爲題材者，此「方外司馬」不知爲汪氏否耳。

碧蓮會

撰人不詳。

明祁彪佳曲品草廬記條云：「內黃鶴樓一折，本之碧蓮會劇。」又試劍記條云：「內一折，全抄碧蓮會劇。」按富春堂刋本劉玄德三顧草廬記第四五折南呂一枝花「趁着這滿江烟水澄」，第四十六折仙呂混江龍「將環眼睜開」（綴白裘初集卷三西川圖蘆花蕩齣亦借用此套，作越調鬥鵪鶉）均爲黃鶴樓事，殆卽曲品所指。試劍記未見傳本，不詳所指。草廬記借此劇北曲二折，知其確爲北曲之雜劇。此演三國劉備、張飛、周瑜事之雜劇，曲目均未著錄。

劍俠除倭

明無名氏撰。

明祁彪佳曲品馮延年南樓夢條云：「此卽劍俠除倭劇所演者。」謂南樓夢亦演其事。

桐江老

明陳情表撰。情表，字聖鑑，紹興人（見祁彪佳曲品及日記），餘不詳。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涉北程言記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事云：「慫恿〔陳〕聖鑑、〔蔣〕安然兩兄作北劇，以資諧笑，蓋兩兄以能詞嘖有聲也。」又十九日記云：「聖鑑思作劇，苦無佳題。乃就陳伯武借艷異編閱一過，皆兒女子態。聖鑑以其非英雄本色也，乃別爲桐江老一傳。」按陳情表別有鈍秀才雜劇（見祁氏劇品），彈指清平傳奇（見祁氏曲品）。此亦爲雜劇。

胡笳十八拍（題擬）

明蔣安然撰。安然，名未詳，紹興人（見祁忠敏公日記），事蹟未詳。

明祁彪佳涉北程言記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十八日事云：「慫恿聖鑑、安然兩兄作北劇，以資諧笑，蓋兩兄以能詞嘖有聲也。偶閱蔡文姬傳，因以胡笳十八拍令安然譜之。」此後未記其已否譜成。此亦雜劇也。又十月十九日記云：「安然歌一曲而罷。」蓋亦能度曲者。

步非烟

明寓園居士撰。居士卽李宜之。宜之，字寓園，嘉定人（見楊鍾羲雪橋詩話餘集卷一）。

清吳偉業秣陵春傳奇首寓園居士序云：「余弱冠時，嘗爲步非烟雜劇，頗有一二本色語。兵燹中，失去其本。」

相如記

按此劇當取材於唐皇甫枚三水小牘步非烟條。

明韓上柱撰。上柱，字孟郁，南海人。萬曆二十二年舉人，南國子博士。知兵，而不爲時用，抑鬱死（見列朝詩集丁集十三下）。

清黃宗羲思舊錄（不分卷）云：「韓上柱，字孟郁，廣東番禺人，以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在舊院演所作相如記，女優傅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賚百金。」按傅優卽萬曆間南敎坊工北曲之傅壽，靈修乃其字也（見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北詞傳授條）。又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十三下云：「晚年好塡南詞，酒間曼聲長歌，多操粵音。今其刻本亦不傳。」按此劇衍司馬相如卓文君事。

〔補記〕一九五二年發現之明祁彪佳曲品手稿，內「能品」有韓上柱凌雲記一種，「爲司馬長卿作北曲」卽此劇，蓋謂相如有凌雲之志，故以爲名也。

二　傳奇之屬

彩霞記

明佚人撰。

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未見原書，據古學彙刊本何徐曲論）云：「彩霞出一優師所作，曲雖俚然間架步驟，亦自可觀。」

□李舟　香玉人

明周朝俊撰。朝俊，字夷玉，鄞縣人，諸生（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八）。清李杲堂：甬上耆舊詩傳卷三十云：「周朝俊，少有才，詩慕李長吉。工塡詞，所撰有□李丹、香玉人、紅梅花十餘種。唯紅梅花最傳，蜀中嶺外，伶人莫不唱紅梅花。」按周氏傳奇十餘種，有劇名可考者僅此三種耳。紅梅花，卽紅梅記，諸家曲目並著錄，傳世者有：萬曆刋湯顯祖評本、廣慶堂刋本、崇禎三元堂刋本、袁宏道評本，別有乾隆重刋本，未見傳本。餘二種未著錄。

金門記

明龍膺撰。膺（一五六〇——？），字君御，原字君善，號朱陵，武陵人。萬曆八年進士，仕至南太常寺卿。

明龍膺綸灐文集卷二十一中原音韻問云：「滎殿下〔按爲滎定王〕聞而善之曰：『君御深於樂府者哉！』『君有藍橋、金門二傅〔傳〕奇，奬義誅貪，表忠述讜；屬詞旣雅，命意亦工，而尤嚴於音律，惜無德淸賞識耳！』」又綸灐文集卷二十四與袁中郎尺牘亦云：「行者爲騷駴氏，故能譜金門小曲者。」乃以俳戲人自居矣。龍氏傳奇二種，藍橋記曲品以下諸家曲目均著錄。金門記未入錄。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排印本不分卷），七絕答君御諸作四首之四云：「打疊歌聲與舞裙，九芝堂上氣如雲。無緣得見金門叟，齒落唇枯嬲細君。」末注：「時君御演出金門記。」按九芝堂爲龍氏堂名。宏道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秋至武陵之德山（見德山譚塵小引），並訪龍膺時龍正丁父憂里居也

（見拙著龍膺一文）。然則金門記之作，當在萬曆三十二年以前也。

珊瑚記

明無名氏撰。

明袁中道遊居杮錄卷十一記萬曆四十四年在北京時事云：「晚赴李開府約於魏戚畹園，封公在焉。招名優演珊瑚記。」

玉節〔記〕

明祁彪佳撰。彪佳（一六〇二——一六四五），字弘吉，一字幼文，號世培，浙江山陰人。天啓二年進士，初授福建興化推官，終蘇松巡撫，乙酉殉難死（明史卷二百七十五參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卷二世培祁公傳）。

明鄭元勳媚幽閣文娛初集序類（不分卷）倪元璐祁司李玉節傳奇序云：「世培心恫于昔，起蘇衞槁壤，爲當場之弄。其艷蘇意微，其醜衞恨切。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禼，人之欲不朽檜、禼，甚于存武穆也。宮商鑄之，不愈于金乎？故是記則祁氏之刑書也。……世培既登第，而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于道。」按祁於崇禎四年擢御史（明史卷二百七十五），倪稱爲司李，當撰於任推官時，而此劇之作，亦必爲天啓崇禎間也。文中稱艷蘇醜衞，乃演蘇武、衞律事者。

按淸人張衢亦有玉節記傳奇，見今樂考證著錄（十），今存咸豐刻本。

〔補記〕清王介錫明才子補傳卷下、祁忠惠公遺集杜春生後序並著錄，均謂司理蒲陽時作。鈔本遠山堂文稡有彪佳全節記序，中云：「舊本牧羊記色亦近古，多有採入譜者，而塡詞不文，闡境未暢，識者惜之。吾友遠山主人於樂府一道，夙有天巧。盡翻舊窠，譜爲新聲，不浹月而告竣。」（並據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引）祁氏有遠山堂，主人乃其自號，唯序則託諸友人耳。蓋此記原名玉節記，後乃改爲全節記。祁氏曲品未著錄，故仍存於鉤沈中。南詞定律及大成譜並引全節記殘文，殆即此本。

琵琶記（改訂本）

明蓮池大師改訂。蓮池，名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俗姓沈，仁和人，住西湖雲棲寺。爲佛徒所宗，聲勢遍東南（見兩浙名賢外錄）。

明祁彪佳曲品凡例云：「詞曲一經改竄，便與作者爲二。……如高則誠之琵琶列妙，蓮池師之琵琶列雅是也。」按今存遠山堂抄本曲品不全，「雅品」已殘缺，無袾宏改本琵琶記。

苦風箏　宮花記

以上二種明周錫圭撰。錫圭，字禹錫，紹興人（見錢謙益有學集卷八金陵雜題絕句自註）。

明祁彪佳曲品花園記條云：「其事大類釵釧、風箏。」後彪佳孫晉識云：「類風箏者，是周錫圭所作苦風箏，非近日李笠翁之風箏誤也。」

又王元壽領春風條云：「可與周禹錫之宮花爭道而馳。」又祁忠敏公日記棲北冗言記崇禎五年

五月十二日在北京事云：「便赴劉日都席，觀宮花劇。」（日記中之劇均指傳奇，非雜劇）其時已有演之者。

寶鈴記

明葉憲祖撰。憲祖（一五六六——一六四一），字美度，號桐柏，餘姚人，萬曆進士，仕至廣西按察使。著有戲曲二十餘種。

明祁彪佳曲品初陽子合義記條云：「桐栢先生記之爲寶鈴，正是此事。」又曲品金成初荊州記條云：「關公之傳，有桐栢先生壯調宏詞，眞足配琵琶鐵綽板。」按憲祖所撰雜劇、傳奇已著錄者，無譜關羽事之劇，此種不知何名，姑附於此。

汨羅記

明袁于令撰。于令（一五九二——一六七四），字令昭，一字鳧公，吳縣人，明諸生，入淸爲荊州府知府。著有西樓記等。

明祁彪佳曲品徐應乾汨羅記條云：「聞友人袁鳧公有汨羅記，極狀屈子之忠憤，記成乃爲秦灰，不可得見。」蓋其書崇禎間已佚，故諸家曲目均未著錄。

李綱掛印記　卜式合鏡記

明吳文義撰。文義，字、里、事蹟未詳。

明祁彪佳曲品吳文義還金記條云：「此君尚有李綱掛印記、卜式合鏡記，未見。」

壁香記

明史某撰。其人名、字未詳，會稽人，史槃之兄。

明祁彪佳曲品史槃忠孝記條云：「傳沈公靑霞者，叔考（槃字）難兄有壁香記，初以宮商稍舛，乃盡更之。沈公浩氣丹衷，恍忽如見。故叔考作此，亦遂有冠冕雍容之度矣。」蓋壁香記爲原稿，史槃之忠孝記乃改訂本也。

望春樓　接纓記　高唐記

以上三種明無名氏撰。

明祁彪佳曲品「雅品」殘稿五全記條云：「葉李彈劾賈似道，已見之于望春樓，此轉〔似衍文〕傳之而更暢。」

又曲品徐叔回八義記條云：「傳趙武事者，有報寃記，又有接纓記，此則以八義記名。」按元南戲有趙氏孤兒報寃記（永樂大典目錄），明人改本作趙氏孤兒記，報寃記殆指南戲。接纓記則未著錄，然非明筆花主人摘纓記。

又曲品髯虎記條云：「向見俗優演高唐記，亦是傳朱仝、雷橫者，穢雜無足比數。」

彩箋半記　雄辯記　白梅記　秋籥記　鵲橋記　龍珠記　繡龍記　雙飛神記　萬壽記

孝悌記　鞭琴記

以上十一種明無名氏撰，並爲演出之本。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棲北冗言記崇禎五年七月初三日在北京事：「卽赴朱佩南席，觀彩箋半記及一文錢劇。」同書役南瑣記記崇禎六年二月十二日在北京事云：「同赴呂初陽席，同席爲朱西崑，觀雄辯記。」

又歸南快錄記崇禎八年四月十五日在天津事云：「復入城禱神設戲，畢。……吳期生相邀，乘別舟往彼命酌，觀白梅記，內有東坡夢劇。別時已二鼓矣。」又自鑑錄記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居紹興事云：「老母演戲謝神，督工之暇，觀白梅記。」按「內有東坡夢劇」云云，謂白梅記中亦有借用元吳昌齡花間四友東坡夢雜劇曲文之處也。

又歸南快錄記崇禎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杭州事云：「赴(龐)穉龍酌，觀秋籬記。」

又歸南快錄記八年八月十九日在紹興梅里事云：「爲老母誕日，……親婭來賀者共舉素酌，觀鵲橋記。」

又同書記次日事云：「時予祝老母壽，觀龍珠記。」

又同書記是年九月初一日：「是日予祀神，演綉龍記。」

又山居拙錄記崇禎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在紹興事云：「至寓山，觀雙飛神記。」

又自鑑錄記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在紹興事云：「午間，與諸兄弟舉春觴奉老母，……歸，看演萬壽記。」

同書記是年八月二十日在紹興事：「同蔣安然歸，觀優人演孝悌記數齣。」又棄錄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事云：「觀孝悌記」。

又自鑑錄記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紹興事：「族人有借予家堂宇演戲者，觀鞭琴記。」

至若石榴花記、百花記（以上見棲北冗言）、孝丹記（役南瑣記）、空函記（歸南快錄）、五桂記（居林適筆）、紅絲記（自鑑錄）等，並見祁氏曲品。綈袍記（山居拙錄）則湯來賀內省齋文集（劇說卷四引）亦著錄。馬陵道（棲北冗言）、九錫記（居林適筆）、銀牌記（自鑑錄）三種，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八、卷三十、卷四十四。綉佛閣（乙酉日曆）則見傳奇彙考（曲錄卷五）。

張子房椎秦記

明王伯揆撰。伯揆，名、里未詳。

明鄭元勳媚幽閣文娛初集序類（不分卷）方應祥張子房椎秦記序（此文又見衞泳冰雪攜卷上）云：「有能賞吾此語者，可與共賞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矣。或曰：伯揆之發憤於秦也，何以不並譜荆卿而譜子房？」其稱「譜」不稱「記」，明爲戲曲也。

〔補記〕一九五二年發現之明祁彪佳曲品手稿，內有王萬幾椎秦記一種，敍張子房事，疑即此本。設所見不誤，則萬幾乃伯揆之名也。

博浪椎

明張公琬撰。公琬，名不詳，山陰人。

張岱瑯嬛文集卷一博浪椎傳奇序云：「予宗兄公琬，深得此意，故以博浪椎譜爲傳奇。」此亦敍張良椎秦始皇事。除上列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及此本外，明王翃有博浪沙（見曲考）。

冰山記（原作）　冰山記（改作）

前者明崇禎間無名氏作。後者明張岱改作。岱，字、里見前喬坐衙條。

張岱陶菴夢憶卷七冰山記條云：「魏璫〔忠賢〕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爲删改之；仍名冰山。」是冰山記有原作，改編二本。原作不知何人所撰。夢憶又云：「是秋攜之至兗（兗州），爲大人壽。一日宴守道劉半舫，半舫曰：『此劇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內操、菊宴及偪靈犀與囊收數事耳。』余聞之，是夜席散，余塡詞督小傒強記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齣，如半舫言。」按張氏至兗爲崇禎二年秋事（見陶菴夢憶卷一金山夜戲），此云「是秋」，則此劇必作於是年也。其在兗州增入七齣者，乃二次增訂之改本也。

按崇禎刊本玄雪譜（日本內閣文庫藏，見白川集）卷四錄冰山記陰戰一齣，未知採自何本。

又今樂考證著錄(十)淸傳奇有陳治徵冰山記一種，疑陳氏爲明淸間人。

〔補記〕新發現之祁彪佳曲品有陳開泰冰山記，似卽今樂考證著錄者。同書不丈夫(演楊繼盛事)條云：「此記與冰山最早出。」

金釧記

明無名氏撰。

明馮夢龍情史卷二玉堂春條云：「好事者撰金釧記。生爲王瑚，妓爲陳林春，商爲周鏜，姦夫莫有長。」按此記卽衍玉堂春事，惟人物姓名不同耳。

按今存鈔本金釵記(一名玉堂春，國劇學會、綴玉軒、玉霜簃均有藏本)、破鏡圓(碧蕖館藏)二種，亦演此事，第未諳與此劇之傳承關係若何耳。

祁氏曲品另有金釧記，敍金時劉小桃事非此本。

金簪記

明無名氏撰(明末人)。

明西湖漁隱歡喜寃家第二十二回黃煥之慕色受官刑，略謂：杭州臨平鎭明因寺尼性空者，田副使女也，因構家難，遂入空門。鎭中有業當典之黃廷者，慕之，先通尼本空，贈性空以金簪，却之。嗣又通雲淨菴尼了凡，以了凡之力，遂私性空。後黃與了凡爲無賴所執送之官，枷號於衙門。時性空

弟田元已婚黃廷之妹，並覓得性空。而黃因元之力得釋，遂以性空爲妻，了凡爲妾云。末謂：「好事者作金簪傳奇，行於世。予今錄之，與玉簪並傳，可爲雙美乎？」審如是，則小說本金簪記改作，而金簪記則又倣高濂玉簪記也，第所言殊難盡信耳。

犀軸〔記〕

明無名氏撰。

明吳應箕樓山堂集卷二十五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鍊）事末句深有感於聞氏，詩云：「生平愛說沈青霞，孤憤長鳴一劍斜。旅夜無聊翻雜劇，逢場作戲豈虛誇。偶然燈火窺雙淚，爲與悲歌和一笳。若使史遷重載筆，肯將女子後朱家！」目次屬「戊辰」，蓋詩作於崇禎元年也。劇演沈鍊全家爲嚴嵩陷害事。聞氏卽鍊子襄之妾，脫襄於厄者。詩云「雜劇」，題作「傳奇」，前後兩歧，無從定其體例。前人用語不精，往往如此也（今確爲傳奇）。按演沈鍊事者，清無名氏有出師表傳奇（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一），長樂鄭氏藏寫本。劇以鍊所書之出師表爲關鍵，故名。此名犀軸，疑取名於出師表立軸兩端之文犀。此劇與出師表之傳承關係不明。

〔補記〕一九五二年發現之明祁彪佳曲品亦著錄犀軸記，又謂：「是記成於逆璫亂政時，借一沈青霞以愧世之不爲青霞者。」據此，乃成於天啓中。其名既見於曲目專書，本應刪削；惟以祁氏曲品發現較晚，姑存之，或有助於考訂焉。

三　雜劇傳奇未明之屬

黃三岳西川泛錦

明無名氏撰。

文淵閣書目卷十月字號詩詞類著錄，題：「一部，一冊。缺。」按書目成於正統六年，此劇最晚亦必爲正統間作。

劉公子賞牡丹亭記

明趙賓撰。賓，成化間人，事跡不詳。

明王鏊震澤紀聞卷下記萬安在內閣日與劉珝爭權，會珝子鎡狎妓飲於牡丹亭。趙賓撰此記，達於內庭。珝遂去位。末云：「里人趙賓者，工於詞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亭記。或以告安，遂達於禁庭。時上好新音，教坊日進院本，以新事爲奇。一日，中使忽至賓家，賓不在。明日以進，旋加粉飾，增入聚麀之事，陳於上前。上大怒，珝用是去位。」按此謂「院本」，非「打院本」，似爲雜劇，蓋趙「工於詞曲」，必以詞曲成之者。今仍列於雜劇、傳奇未明之屬。

按萬安、劉珝並見明史卷一百六十八，萬於成化時爲首輔，劉則於成化十一年入閣，十八年罷。劉珝傳云：「會珝子鎡邀妓狎飲，里人趙賓戲爲劉公子曲，或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決

意去翋。……次日翋具疏乞休……其實排翋使去者，安吉（劉吉）兩人謀也。」此劇之作，必在成化十八年也。

又此劇與萬曆間湯顯祖所作一名牡丹亭者之還魂記，雖劇名近似，然各自爲劇，了不相涉也。

慈母不慈曲記

明靖江恭惠王朱邦薴撰。邦薴，爲靜江王裔孫嘉靖六年襲封，隆慶六年薨（明史卷一〇二）。清羅天尺五山志林卷一父子直節條云：「丁卯志云：岑用賓……父岑萬……謫廣西參政，尋遷按察使。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慈母不慈曲記；讌藩臬，令伶人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仇母，於法爲不孝。一旦上聞，以此督責於王奈何？』王悚然謝之，立命焚其書。子母遂歡好如初。」按此記不詳爲雜劇抑傳奇。

按岑萬廣東順德人，仕至河南右布政使。其謫爲廣西參政乃嘉靖時事。檢明史卷一〇二諸王世表（三），嘉靖間靜江王襲爵者乃恭惠王朱邦薴也。

誤歸期　玉欄干　金兒弄丸記

以上三種明朱憲熵撰。憲熵，遼簡王植裔孫，遼莊王致格子。初封句容王，嘉靖十九年襲封，隆慶二年以罪降爲庶人（明史卷一〇一諸王世表（二））。

明錢希言遼邸紀聞（說郛續卷十六）云：「世廟時遼邸最盛。……遼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

自製小詞、艷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窗絨、誤歸期、玉欄干、金兒弄丸記，皆極婉麗才情。尋後安置鳳陽。」按前二種爲小詞、散曲；後三種爲戲曲，第未諳孰爲雜劇、孰爲傳奇耳。

明袁中道遊居杮錄卷五稱其：「粗知樂府，亦俚俗，頗有當家語。」

秦仙仙傳　玉金記　桂翁記

以上三種明無名氏撰。

三種並見脈望館書目（涵芬樓秘笈本）荒字號詞類。其中雜劇、傳奇、散曲、詞集並列，頗蕪雜。此三種不明其爲傳奇抑雜劇。

老僧釀酒

明徐陽輝撰。陽輝，字元暉，鄞縣人，諸生。

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八云：「徐陽輝，字元暉，諸生。工詩，尤善塡詞。所著樂府數種，唯青雀舫獨傳。嘗愛屠隆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擅翰墨、文士馳戎馬之語，遂演爲全本。其老僧釀酒一劇，更爲時所賞。」按青雀舫傳奇，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六）入錄。沈泰盛明雜劇二集收入徐氏有情癡、脫囊穎雜劇二種。此以四事合爲「全本」之作，疑亦如沈采四節記，葉憲祖四艷記之類，合之則爲全本之傳奇，分之則各爲一劇。此老僧釀酒一劇，乃「全本」傳奇中之一部份，相當於雜劇。玆仍附於雜劇、傳奇未明之列。

小鬼跌金剛

明無名氏撰（崇禎間常熟人）。

清馮舒虞山妖亂志卷上云：「張啓出一戲劇本，名曰小鬼跌金剛，以刺錢（謙益）瞿（式耜）。」

按此類人身攻擊之作，似不甚長，列入雜劇或距事實不遠。今姑入體例未明之屬。

癡世界

明陳忱撰。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烏程人，明遺民。

清汪曰楨南潯鎮志卷三十著述（二）云：「曲本則有陳忱癡世界……此類舊志不免闌入，今悉不載。」按忱卽託名古宋遺民撰水滸後傳者。其人生明清之際，茲附於明人，論其志，非論其世也。

合元記

明梁小玉撰。小玉，事蹟不詳。

清王士祿然脂集例（昭代叢書二集。原書未刻，僅存一例）云：「閨秀擅此技（傳奇）者亦少，唯葉蕙綢鴛鴦夢劇，頗有可觀，先爲篡入。梁小玉合元記中多穢語，且韻脚多訛，僅摘錄一二齣，以備一種。向讀畢湖目集，見其有讀梁夷素女史相思硯傳奇詩，此集恨未之見。茲先列其目，俟續訪增入。」按葉小紈梁孟昭均明末人，梁氏當爲同時人。鴛鴦夢雜劇，諸家曲目並著錄，今存。相思硯，曲考、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並入清傳奇。惟合元記未著錄。此記爲女子所作，而多穢語，殊奇，蓋

亦明末風氣使然也。

〔補記〕明祁彪佳曲品亦著錄梁玉兒合元記，又凡例云：「才人名妓，詞壇之所艷稱。作者每竊其名以覆短。如盧次楩之想當然、韋長賓之箜篌、馬湘蘭之三生、梁玉兒之合元，考其眞姓名而不可得。未能闕疑，姑以從俗。」則梁小玉亦明末名妓，故託其名以傳也。

離魂

明王應遴撰。應遴，字堇父，號雲來，紹興人，天啓間曾參與修曆。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棲北冗言記崇禎五年二月十二日旅居北京事云：「王雲萊以離魂劇見示，隨手復之。」此當爲王氏自撰，故彪佳卽覆之。應遴別有逍遙遊(衍莊新調)雜劇(盛明劇雜二集)，淸涼扇傳奇(見祁氏曲品)。此則未詳何體。

乘槎

明柳白嶼撰。白嶼，名未詳，紹興人(見祁忠敏公日記)，其他未詳。

明祁忠敏公日記涉北程言記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事云：「而柳白嶼至，出乘槎劇示予，讀未竟，顏壯其移具來酌，卽邀白嶼同之。」又十月初五日云：「洎晚，則王雲萊偕柳白嶼來訪。柳詞客也。」又棲北冗言記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事云：「柳白嶼至，出二劇以示。」似亦柳氏自撰，惜不知其名。

不知劇名之雜劇、傳奇

〔子平事二折〕明祁彪佳劇品呂天成兒女債條云：「向見有傳子平二折，第碌碌完兒女債耳，閱之殊悶。」此當是雜劇。

〔祁彪佳譜周秦行紀事之劇〕祁忠敏公日記涉北程言記崇禎四年閏十一月二十日事云：「擁爐譜牛秀才周秦行紀一事，未成。」二十三日云：「周秦行紀譜始成。」乃四日譜成之者。

〔卜大荒某記〕祁彪佳曲品史槃雙串記條云：「大荒此記，操縱合法，韻度俱勝。叔考少加損益，便有史叔語氣矣。」大荒卽卜大荒，叔考乃史槃。卜氏有冬青記、乞麾記（見呂天成曲品），此似別爲一記，經史槃改訂名雙串記。

〔孫氏及清阮堂譜溫太眞玉鏡台事各一記〕祁氏曲品無名氏玉鏡台條云：「玉鏡台故事，凡□傳，其在花門〔筵〕賺尙矣。此本與孫君作爭衡，雖孫之韻律較勝於此，而此中佳句，亦自不乏。」又朱鼎玉鏡台條云：「於緊切處反按以極緩之劇節，不逮孫、范兩君及清阮堂之作遠矣。」按明人譜溫太眞玉鏡台事者，除范文若花筵賺、朱鼎及無名氏玉鏡台各一本（祁氏曲品並著錄三種）外，此孫氏及清阮堂各一種，不詳其名，無名氏之玉鏡台或卽清阮堂之作歟？

〔盆兒鬼事之記〕祁氏曲品葉碧川瓦盆記條云：「聞已別有全曲矣。」

元全子仁劉婆惜事之記」祁氏劇品汪廷訥青梅佳句條云：「全普菴監贛郡，日借花酒自娛，劉婆惜以無意得之，更爲花酒增勝。聞已有演爲全記者矣。」

〔郭鎮撫記〕又劇品葉憲祖西樓夜話條云：「越中舊有郭鎮撫一記，惜無善本。」

〔陳自謦某劇〕祁忠敏公日記棲北冗言記崇禎五年三月十四日事云：「門役云：(陸)叔度在隣家，遂邀之，方與評陳自謦新作劇。」

(乙)淸代戲曲目

一 雜劇之屬

玉階怨(一折) 戴花劉

上二種淸王抃撰。抃(一六二八——一六九二)，字鶴尹，太倉人，太學生。曲家王衡之孫。王抃自撰王巢松年譜首盛敬太學巢松王君傳云：「所著樂府，不讓元人，……玉階怨、戴花劉……寄託寫懷，爲詞家所推重。」年譜總述云：「壬子年(康熙十一年)後，因久困征車，精力物力，盡耗於其中。從此無意進取，乃戲爲樂府。雜劇則有：玉階怨、戴花劉二種……於數年內譜成，皆不無寄託也。」年譜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四十六歲時記云：「是年冬，有侯夫人玉階怨一折矣。」又記

康熙十三年甲寅四十七歲時事云：「是時大人偶查耆英會故事，見劉几簪花暢飲，心甚悅之。命余作一雜劇，於數日內呈覽，名曰戴花劉。」年譜末八世孫王書跋云：「……戴花劉、玉階怨數種，爲詞家所推重。咸豐庚申，遭洪楊兵燹，付之一炬。」按戴花劉，當本司馬光洛中耆英會序，譜劉几（伯壽）事者。王氏別有傳奇，見後。

再生緣　千秋恨　仙筵投李　塵寰夢　碧桃花　賈郎續夢　三分案　昭君怨　祝英台（豔段）

以上九種清張雍敬撰。雍敬，字簡菴，自署風雅主人，秀水新塍人，康熙時人，事蹟未詳。

張雍敬醉高歌傳奇首張翊清序云：「先兄……暇則寄情於塡詞……其才情則元人猶未之能盡者也。因復取醉高歌、千秋恨、再生緣、仙筵投李四種，自爲評點，以示志焉。」張氏自序云：「余弱冠時雅好樂府，嘗作傳奇、雜劇十餘種。……鄉所存稿，多爲好事者取去，迄今三十餘年。……庚辰歲……因憶鄉之所作，當猶有存者，隨檢諸簏中，得醉高歌傳奇、再生緣、千秋恨、仙筵投李雜劇四種。」按庚辰爲康熙三十九年，其前三十餘年爲康熙初，時年弱冠，已作戲曲十餘種矣。醉高歌舟晤齣簡闇道人自評云：「元人雜劇，皆據事實，不盡拘團圓俗套。即主人所作種種樂府，如塵寰夢、碧桃花、賈郎續夢、三分案、昭君怨、仙筵投李、千秋恨、再生緣（並雜劇）、祝英台（豔段）、……亦然。」前八種固是雜劇，即祝英台一種亦雜劇也。按豔段乃宋雜劇，金元院本正劇之前段，此體至清初已早

亡。張氏仍用此稱者，蓋指較雜劇差簡之短劇耳。別有傳奇，見後。

按昭君怨、祝英台，本事最明。三分案，疑衍司馬貌冥中斷韓信、彭越、英布爲曹操、孫權、劉備三分漢室事，如徐石麒大轉輪雜劇。元無名氏有薩眞人夜斷碧桃花雜劇，明范文若有夢花酣（一名碧桃花）傳奇，同衍一事，疑張作碧桃花或亦演此。賈郎續夢疑續其自著醉高歌（衍元賈固與妓金鶯兒契合事）者。再生緣，明蘅蕪室主亦有同名之雜劇，乃演漢武帝李夫人事。清傳奇亦有再生緣六種，詳後。

鬧館（一齣）　鍾妹慶壽（一齣）　考詞九轉貨郎兒（一齣）

以上三種清蒲松齡撰。松齡（一六四〇——一七一五），字留仙，號柳泉，淄川人，康熙五十年歲貢生。

清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聊齋全集附錄）碑陰著錄，題「戲三齣」，蓋一折之雜劇也。此三種今均未見傳本。鍾妹慶壽衍鍾馗妹爲其兄慶壽事。

按蒲氏別有牌子戲禳妬咒、磨難曲、牆頭記三種，均以俗曲構成，今存。又有敍述體牌子曲數種，則非戲曲也。

東溪（四齣）

清顧見山撰。見山，松江人，順治壬辰進士。

清丁晏山陽詩徵卷十三(王氏增訂本)馬駿(西樵)張鞠存吏部招集東溪偕顧見山工部詩云：「……懽場酒賦逐歌伶，醉來誰發江淹夢，綵筆生花爛錦屏。」註云：「時度見山所譜東溪四齣。」

仙霞

清三餘子撰。三餘子，疑卽丁大任。大任字三餘，無錫人，明諸生(見梁溪詩鈔卷十六)。清顧光旭梁溪詩鈔卷十二顧樞仙霞討賊歌序云：「仙霞雜劇，友人三餘子爲周雷二公及阮大鋮作也。生面重開，熱腸如寫；澆予塊壘多矣，歌以志之。」

一帆　雙鳶

以上二種清陸舜撰。舜字元升，泰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浙江學政(雕菰集卷十六鈔雙虹堂文集序)。

清焦循劇說卷四云：「泰州張良御太史作陸吳州墓碑云：『公以餘力，作爲詞曲。一帆、雙鳶，流傳名部；皆取辦於杯茗立談之間。』」按卽張符驤撰神道碑(見雕菰集卷十六鈔依歸草序)。

按夏荃退菴隨筆卷十一雙虹堂文集條云：「邑前輩著述極富者，無如陸吳州先生，其雙虹堂文集，計雜文……傳奇七種。」惜五種不知其名。此雖名爲傳奇，實乃「取辦於杯茗立談之間」之短劇也。

一笑回春

清伊小癡撰。小癡，名、里事跡均未詳（雍正乾隆間人）。

清黃圖珌看山閣集序卷二伊小癡一笑回春樂府序云：「吾友小癡，才傾洛下，名滿寰中。李鄴侯之富藏萬卷，張安世之博雅五車。積玉成文，料是神仙有分；懷金請賦，疑其心舌俱耕。不愧世稱綉虎，獨擅雕龍者矣。每於硏鍊之餘，譜爲樂府；花月之下，按作新聲。……其藻思橫流，精靈特出者，尤見於一笑回春之樂府也。……他日簪花粉院，願攜我以同遊；貰酒旗亭，當讓君於首座。」按看山閣集編成於乾隆十年，伊氏之劇，至遲亦爲乾隆初作也。黃圖珌亦有夢釵緣、雷峯塔、棲雲石、解金貂、溫柔鄉傳奇五種，今均有傳本。

歲寒交　風車慶

以上二種清吳業溥撰。業溥，字立三，號且菴，山陰人，雍乾間之幕僚。

清倪蛻蛻翁草堂全集（雲南叢書本）蛻翁文集卷一吳立三歲寒交劇本序云：「……我友立三延陵伯氏，慨彝倫之攸斁，致交道之難言。要以歲寒，譬諸草木：五大夫隆棟之吉，不屑秦封；孤竹君清聖之操，寧甘周粟。一天冰雪，共守堅操；滿地蒿萊，問安直節。歷四時而不變，亙千古以常存。變彼淸姿，比於貞媛：仙人蕚綠，曾爲張碩之妻；越女采蘋，竟晉梅妃之號。爰分支於庾嶺，遂作配於渭川。已而萬劫羅裙，化爲蝴蝶；三春虫豸，鬭出羅浮。苟非龍性不馴，松有攫雲之怒；寧不翠禽竟失，竹生墜粉之悲。凡此託言，俱關理道。是豈僅矜一字於宮商之末，寄閑情於楮墨之間！折

揚皇荂，哇聲紫色，有足與之絜長較短也哉？……」是劇乃以松、竹、梅歲寒三友予以人格化，喻人世之交誼者也。

又同書卷二吳立三風車慶劇本跋云：「……吳子立三有經世之志，而奔走衣食，屈首春廡。見連年旱甚，官民祈禱，不遺餘力；天亦若有叶應者。吳子曰：法施之民，則祀之。今八蜡郵表，啜坊水庸，此物也。乃託風車之說，以爲軌度。庶幾得講於水利之道，爲斯民法。」此又假風車之事言水利之作也。

按倪蛻又有鴛鴦俠傳奇序，見文集卷二。此二種不作「傳奇」，而題爲「劇本」，疑是雜劇也。且風車慶一劇亦難於衍爲傳奇，似爲雜劇。吳氏別有傳奇一種，詳後。

又吳之名里，據蛻翁詩集卷三次韻答吳大且菴（立三）及同卷和韻山陰吳立三（業溥）洗硯拭劍二律兩詩。

單刀

清李鍇撰。鍇（一六八六——一七五五），字鐵君，奉天人，勳臣後（見湖海詩傳卷三十）。

近人華詠春八旗藝文編目子部著錄李鍇擊筑記，註云：「銘東屏先生刻行，並云尚有單刀等劇。」

單刀劇似譜關羽單刀赴會事。

灞陵夜獵諸常〔待〕

清閔南仲撰。南仲，字子襄，號耐菴。由烏程之晟舍遷南潯鎭，故爲南潯人（見南潯鎭志卷十三）。清汪曰楨南潯鎭志卷三十著述（二）云：「曲本則有陳忱痴世界、閔南仲灞陵夜獵諸常〔侍〕傳奇三種，……此類舊志不免闌入，今悉不載。」按閔作三種，今僅知其一，餘二種俟考。此雖云傳奇，然清人之作從無用冗長劇名者，就目論之，當爲雜劇。

琵琶亭（一折）

清敦誠撰。敦誠（一七三四——一七九一），字敬亭，別號松堂，清宗室英王之裔，乾隆間人。楊鍾羲雪橋詩話續集卷六云：「敬亭……嘗爲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霑題句有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樊素鬼排場。』」既云一折，應爲雜劇，傳奇則無一折之例也。惟清人於雜劇、傳奇之別，已不甚了然，傳奇一辭，亦有作戲曲解者。此劇衍白居易琵琶亭事。

按敦誠鷦鷯菴雜志（附四松堂集後）云：「余昔爲白香山琵琶行傳奇一拆〔折〕，諸君題跋，不下數十家。曹雪芹詩末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樊素鬼排場。」亦新奇可誦。曹平生爲詩，大類如此。」（據近人紅樓夢新證轉引）此卽雪橋詩話續集卷六所本。此未出劇名，或卽名琵琶行，詩話作琵琶亭未知何本。按曹霑卒於乾隆二十七年，此作當在其生前，蓋乾隆初、中葉之作也。又乾隆間趙琴齋有琵琶行雜劇四折（琴鶴軒刋本），乃別一種也。

破愁四劇

清周元公撰。元公，名、里俟考。

清焦循劇說卷五云：「謨觴閣破愁四劇，周元公作。謂酒、色、財、氣也。沈湎者，酒化血；宣淫者，女化骷髏；慳悋者，銀化紙錠；健訟行賄者，囚化木。事可解頤，詞頗醒世。」蓋勸戒之作也。謨觴閣破愁四劇，乃總名，四劇名未詳。此乃倣明人四大癡，清朱佐朝等四人合撰之四奇觀而作也。

鉛山夢　河樓絜別（一折）

以上二種清嚴廷中撰。廷中（一七九五——一八六四），字秋槎，雲南宜良人，山東福山知縣。嚴廷中拈花一笑錄首謝瓊題詞云：「秋槎著有鉛山夢。」同書卷下雨夜煮茗陪儕嶠年伯閑話詩第三首有句云：「鉛山清夢落誰家」，自註云：「中以舊作鉛山夢曲本呈訓，蒙賜詩二首。」趙藩滇文叢錄卷三十五有李於陽鉛山夢序。李於陽即園詩鈔卷五愛日吟又有鉛山夢題詞爲嚴秋槎作一詩，撰於嘉慶二十年乙亥，時曲已成，而廷中方二十一歲也。疑此劇衍蔣士銓事，緣蔣爲鉛山人，曾衍湯顯祖事爲臨川夢傳奇，嚴氏乃以蔣氏之法譜其事也。

捧花生畫舫餘譚（不分卷）云：「河樓絜別院本一折，秋槎在都門寄余點訂，蓋其去秦淮時爲韻仙（妓張寶苓之字見秦淮畫舫錄卷上）作。情文委宛，全摹玉茗堂折柳箏仗。韻仙獲此，勝於小玉多多矣。」按同書有「余適閱秋槎瘦紅詞」云云，卽指嚴氏詩餘瘦紅集，可證此亦嚴作也。

按嚴氏別有判艷、譜秋、洛城殿雜劇三種，總名秋聲譜，道光十九年作，有咸豐刋本，飲虹簃叢刻

本，清人雜劇初集本。

桃花源

清張雲驤撰。雲驤，字南湖，文安人（同治光緒時人）。

張雲驤芙蓉碣傳奇首王璞題詞，有「武陵春水唱桃花」句，註云：「南湖十七歲時，譜桃花源雜劇，詞甚瑰麗。」是此劇亦演陶潛桃花源記事者。雲驤別有芙蓉碣傳奇，曲錄卷五著錄，有光緒九年刋本。

按清初尤侗西堂樂府有桃花源雜劇，楊恩壽坦園六種中亦有桃花源。三本劇目、本事均同。楊作成於光緒元年（自序），此劇則爲張少時之作，兩劇相距之時，當不遠也。

雙燕樓　鸘鷞裘

以上二種清吳孝緒撰。孝緒，字雲在，上元人（見芙蓉碣首）。

張雲驤芙蓉碣傳奇吳孝緒光緒四年跋自謂：「留心於音律，幾三十年，向有雙燕樓、鸘鷞裘雜劇二種。」

按明清間袁于令有鸘鷞裘傳奇（見高奕傳奇品等），清許樹棠亦有鷫霜裘傳奇（北京圖書館藏鈔本），與吳作同名。

江西雪　神山月　玉津園

以上三種淸袁嶧撰。嶧，字小儕，太湖人，光緒間官銓曹。

袁嶧瞿園雜劇自序云：「握管輒一效顰……癸卯〔光緒二十九年〕後客京師……或有感觸，信口吾吾，伸指拍几，每劇作小套一二，則仿古人四聲猿、龍舟會之例，有仙人感、藤花秋夢、金華夢〔按一名孽海花〕、長人賺〔按一名賣詹郎〕、東家顰、江西雪、神山月、玉津園諸目。……擇稿本完善者，排印數則。」按光緒排印本瞿園雜劇正續編各五種，收前五劇，後三劇未收，故摘出著錄。又除上述五劇外，另增：暗藏鶯、鈞天樂、一線天、望夫石、三割股五種入正續編。其中長人賺一種，小說考證卷八據近人之蘆峯旅記著錄。玉津園當衍宋韓侂胄事，餘不詳。嶧別有傳奇，見後。

二　傳奇之屬

萬金記

淸無名氏撰（順治間人）。

淸尤侗鈞天樂傳奇自序云：「丁酉〔順治十四年〕之秋，薄遊太末（衢州），主人謝客，阻兵未得歸。逆旅無聊，追尋往事，忽忽不樂，漫塡詞爲傳奇……題曰鈞天樂。……明年，科場事發，有無名子編爲萬金記者。制府以聞，詔命進覽。其人匿弗出。臬司某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按科場事者，順治十五年南闈之獄也。緣主考方猷、錢開宗賄賂公行，嗣經揭發，遂興大獄。此記乃於獄興前作

劇以刺之。按此與四願居士萬全記(富貴仙)，非一劇。按今樂考證著錄(八)及曲錄卷五於鈞天樂條均引尤序，而萬金記則未入錄。小說考證卷六雖著錄，然所據者乃民國間人撰之缺名筆記，謂：「清初金陵書肆有刻傳奇名萬金記者，不知何人所作。」此類間接史料殊不足據，故仍就尤序著錄於此。

非非夢　星漢槎

以上二種清丁耀亢撰。耀亢(一五九九——一六七〇)，字野鶴，號西生，諸城人，官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不赴(乾隆諸城志卷三十六)。

康熙重刋本丁耀亢西湖扇附載丁愼行重刋西湖扇始末著錄。

按丁耀亢，表忠記七世侄孫丁守存跋文云：「丁氏，東武人，生明季，以明經老。學問淵雅，著作甚富，尤嫻音律，名著齊魯間。……有傳奇十三種，多散佚。」乾隆李文藻諸城志卷十三藝文考著錄耀亢傳奇四種：西湖扇、化人遊、蚺蛇膽、赤松遊各一卷。按西湖扇，今樂考證著錄(十)題紫陽道人，有康熙重刋本。化人遊，曲海目及曲錄卷五均誤列入無名氏，今樂考證題野航居士(刻本同)，有清初原刋及康熙煮茗堂刋二本。赤松遊，曲錄卷五據傳奇彙考誤爲無名氏，有康熙煮茗堂刋本。蚺蛇膽，原名擬進呈楊忠愍公蚺蛇膽表忠記，諸家曲目均未著錄，有順康間原刋本及同治刋楊忠愍公全集本二種。十三種中有劇目可考者，止六種耳。非非夢、星漢槎二種，今無傳本，諸家曲目均未著錄。

眼前因

清查繼佐撰。繼佐（一六〇一——一六七七），字伊璜，號東山，海寧人，擧人。

嘉業堂叢書本吳啓豐東山七秩乞言啓著錄查著傳奇二種：眼前因、梅花讖。劉振麟、周驤東山外紀及沈起、張濤東山年譜另有鳴鴻度、玉瑑緣傳奇二種。

按梅花讖，今樂考證著錄（九）據陳文述詩著錄，原詩見碧城詩鈔卷四綢雲石歌，有句云：「入夢梅花讖有靈」，原注：「孝廉有梅花讖院本。」鳴鴻度，曲錄卷五據蓮子居詞話著錄。玉瑑緣，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著錄，題明人撰，誤。又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另有非非想、續西廂二種。續西廂非傳奇，今有雜劇新編本傳世。惟眼前因諸家曲目均未著錄。以上共計雜劇一種，傳奇五種。此外又有牡丹亭評本，見東山外紀及東山年譜。又曾與嘉興高某署鴛湖逸叟者合撰九宮譜定，今存。

舜華莊　鷲峯緣

以上二種清王抃撰。抃，字、里見前清雜劇之屬。

王抃自撰王巢松年譜首盛敬太學巢松王君傳云：「所著樂府，不讓元人。籌邊樓外，前有舜華莊，……後有鷲峯緣諸種。寄託寫懷，爲詞家所推重。」年譜總述云：「壬子年（康熙十一年）後，因久困征車，精力物力，盡耗於其中。從此無意進取，乃戲爲樂府。雜劇則有……全本則有舜華莊、籌邊樓、鷲峯緣、浩氣吟四種，於數年內譜成，皆不無寄託也。曲文不用重韻，亦不強叶，但自愧無才，未

有驚人句耳。獨說白頗爲當行，無一嫩句，亦無一冗筆，每爲識者所稱。然此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爲，豈欲以之擅長當世也哉！胸中傀儡，自當以熱酒澆之，且杯在手中，正可以發抒胸臆。惟不敢自擬焦生，而其意則余竊取之矣。」所云全本，實卽傳奇，乃對雜劇散段言之耳。其撰述之始，亦緣不得志於時，遂藉以發洩也。年譜記康熙十三年甲寅四十七歲時事云：「余是年作舜華莊，六月起至初冬始成。」又記十八年己未五十二歲事云：「余是年作鸞峯緣，事在季春，六月初一垂成矣，因兒疾擱起，直待愈後，始續完。」又末八世孫王書跋云：「咸豐庚申，遭洪楊兵燹，付之一炬。」則已散佚矣。

按王氏戲曲共六種，其雜劇二種已著錄於前，傳奇除上列二種外，別有籌邊樓（曲海目誤爲無名氏，曲考、傳奇彙考、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香祖筆記卷十二、分甘餘話卷四均著錄）、浩氣吟（分甘餘話卷四及曲錄卷五著錄）、王氏傳奇，王士禛譽爲「詞曲之董狐」（分甘餘話卷四），朱彝尊則稱其「比之東籬小山無怍也」（曝書亭集卷三十八王鶴尹詩序）。

鴛鴦湖　集翠裘

以上二種淸余懷撰。懷（一六一六——？），字澹心，莆田人，江寧籍。

淸陳維崧陳迦陵儷體文集卷七余澹心鴛鴦湖傳奇序云：「……加以幼住青樓，長家朱雀……本期雲雨長行，常依巫嶺；豈料烽烟不斷，頓隔蓬山。釵除却月，已爲馬上之人；袖散回風，便作軍前之客。……然而星或謫乎瑤台，珠自還夫合浦。乘龍覓壻，卽値征人。得意之年，躍馬封侯。……

人憐嬌鳥，重入金籠；客訝名花，還歸寶砌。誠太平之盛事，亦離亂之良緣。則有江東才子，河內名家，譜以筵篌，度之宮徵。」是此劇當衍金陵伎離合事，惟男女姓名均不詳耳。

清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卷十二周圻復余澹心云：「塡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賓白益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鬥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尙不行，當呼來以一巵爲廣霞君壽。」按廣霞亦余氏自號，陳迦陵儷體文集卷九題余淡心所藏龔端毅公詩卷後云：「此端毅公乙巳長安所贈廣霞先生詩冊也。」

按康熙間裘璉亦有集翠裘雜劇，與此劇同名。

十二奇縱記

清張雍敬撰。雍敬，里貫見前雜劇之屬。

張雍敬醉高歌傳奇自序云：「余弱冠時，雅好樂府，嘗作傳奇、雜劇十餘種。」又舟晤齣簡間道人自評云：「元人雜劇，皆據事實，不盡拘團圓俗套。卽主人所作種種樂府，如壓寰夢……(並雜劇)祝英台(餘段)、十二奇縱記(傳奇。謂燕丹、赤松子、留侯、滄海君、項羽、漢高帝、衞滿、樊於期、田光、

荆軻、高漸離、宋意等，凡十有二人）亦然。」則此劇分敍十二人之事，此體創自明沈采四節記，萬曆間此風尤盛。張氏亦步武前人，非獨創也。

按張作戲曲十一種，除前著錄之九種雜劇外，餘二種爲傳奇：一爲此記，一即醉高歌（有乾隆刋本）也。

文犀櫃

清張陸舟撰。陸舟，名不詳，蕭山人。

清毛奇齡西河合集序卷六文犀櫃院本序云：「往從吳人話文犀櫃事，且云有院本甚善。踰年至廣陵，得其本讀之，始知爲吾鄉張陸舟先生作也。先生好遠游，朝帆暮車，然所習至者則尤在秣陵、廣陵、吳閶之間。所至坊曲爭迎，藉先生爲歡，其於娼樂屢矣。暇時爲詩歌，且雜爲塡詞、小令諸體，又爲傳奇、院本、雜劇、散弄，合不下數十本。文犀櫃即其一也。……文犀櫃實事也，先生文雖奇，然先生豈櫃中人哉？」張氏生際清初，時職業曲家紛起，若李玉、朱𣈶等乃其中傑出者。陸舟亦此輩中人，第沈淪不顯耳。所著戲曲雖夥，可考者僅此一目而已。院本者，金、元雜技之名，非指正式戲曲也。清人於金、元院本已不能了知，誤爲戲曲，遂以此名名傳奇矣。

銅虎媒

清董元愷撰。元愷（？——一六八七），字舜民，武進人，順治十七年舉人（見蒼梧詞首）。

清惲恪甌香館集卷六一草堂歌贈董十六舜民詩，有句云：「因君草堂歌，爲君問千古。美人看彈琴，艷曲翻銅虎。」末註云：「一草堂有銅虎媒傳奇。」元愷蒼梧詞（清名家詞本）法曲獻仙音銅虎媒塡詞初成聽梁溪女郎爲予歌二郎神一曲喜而賦此，中有「塡就新詞銅虎」句，蓋所歌二郎神卽銅虎媒傳奇中之一曲也。

壽春圖

清無名氏撰（順治康熙時人）。

清陳維崧迦陵詞卷二十七賀新郎自嘲用贈蘇崑生韻同杜于皇賦小序云：「于皇曰：朋輩中惟僕與其年最拙，他不具論，一日，旅舍風雨中與其年杯酒閒話，余因及首席決不可坐，要點戲是一苦事。余常〔嘗〕坐壽筵首席，見新戲有壽春圖，名甚吉利，亟點之。不知其斬殺到底，終坐不安。其年云：亦常〔嘗〕坐壽筵首席，見新戲有壽榮華，以爲吉利，亟點之。不知其哭泣到底，滿堂不樂。相與抵几大笑，何兩拙、兩地、兩筵、兩劇不謀而同也？故和此詞，余因是亦有此作。」按壽榮華，清初朱佐朝撰，諸家曲目且著錄，今佚。壽春圖未著錄，亦不詳誰氏之作。

春婆夢　昭君歸漢

清吳孝思撰。孝思，武進人，事蹟不詳（清初人）。

清李中耆等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光緒重刋本）卷三十三藝文志著錄，題云：「春婆夢傳奇、昭君

歸漢傳奇。」（見薛寀堆山集。以上淸武進吳孝思撰。）按薛寀字諧孟，別號堆山，明崇禎進士，開封守，明亡爲僧。吳作傳奇旣見其文集，亦明末淸初人也。

按昭君歸漢，衍王嬙事，而以歸國團圓作結者，亦翻案之作也。

齊人記

淸顧彬撰。彬，字天諟，號水湄，無錫人，布衣（康熙間人）。

淸顧光旭梁溪詩鈔卷二十八顧彬傳云：「字天諟，號水湄，修遠公第七子。幼敏悟絕倫，工詩、古文詞。所著傳奇齊人記，膾炙人口。」按彬爲曲家顧彩（天石）之弟。

按淸熊超亦有齊人記傳奇（北京圖書館藏鈔本），與此非一書。此二種當與明孫鍾齡東郭記、淸傅山驕其妻妾雜劇同衍孟子齊人一妻一妾事者。

兩重天

淸孫埏撰。埏，字尙登，號碧溪，奉化人，乾隆元年副貢（見孫鏗錫六環跋）。

孫埏錫六環傳奇後六世孫孫鏘跋文云：「……碧溪公……富於著述。所撰行文語類三卷，久已風行海內。相傳有彌勒記、兩重天二種傳奇，初未之見也。久之，先叔……從友人處假得彌勒記上下兩卷，卽所謂錫六環者。」按錫六環有民國五年刋本，乃江五民之改纂本也。首有埏雍正十年自序，可考知其撰述年代。兩重天無傳本，諸家曲目亦未著錄。

鴛鴦俠

清吳業溥撰。業溥，字、里見前雜劇之屬。

清倪蛻蛻翁草堂全集（雲南叢書本）蛻翁文集卷三鴛鴦俠傳奇序云：「……吳子立三衍好述傳爲鴛鴦俠，嫉夫世之遇凶災患難之事，而漠然置之不問者。非謂挾其富貴、詐力、勇健、智術以馳驅一時之流之果足以取重古今也。雖然，吾以視夫挾富貴、詐力、勇健、智術以籠罩公侯，恐喝鄉里爲一己之利者，視鐵中玉爲何如哉？讀此傳者，當自得之。」按吳氏雜劇二種，已著錄於前。

按衍好逑傳爲傳奇者，除此劇外，別有陳存梅之好逑傳（見裘璉橫山文集好逑傳題辭。曲海目等均屬無名氏），李蔭桂之小河洲（一名雙奇俠，見傳奇彙考）二種。

蓮花幕

清尙論堂主人撰。主人姓名、字里，未詳（雍正乾隆間人）。

清倪蛻蛻翁草堂文集（雲南叢書本）蛻翁文集卷二蓮花幕傳奇序云：「……尙論堂主人之傳花天荷，蓋就野史而詠之以聲歌者也。昔人稱張鎬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乃或者謂：主人少時挾劍走四方，意欲有所建白，卒無所遇。遂寄人食飲，爲常何家客。蹉跎一生，其志抑鬱。因借花天荷以發抒其憤。而我獨以爲不然。花之榮悴，時也；而其精神自在天壤。假令天荷不被韓公之荐，終身爲布衣，擕如烟氏歸天台。馳動之情既薄，愛翫賢妻之姿色清惠，以遂終焉

之志，此亦人生至樂矣。奚必副帥封侯始足爲花之奇遇也哉？主人之意，當不在是。雖然，自有此傳，而不知花不徒爲耳目之翫，而其中果有梁麗之才已也。」序文雖故作圓通之說，而斯劇爲幕僚發洩之作，終不可掩也。又謂花天荷事原出小說，未詳所本，俟考。

碧落緣

清錢維喬撰。維喬（一七三九——一八〇六），字竹初，一字林棲居士，陽湖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鄞縣知縣（武進陽湖合志卷二十二，參今樂考證著錄〔十〕）。

清李凱（圖南）寒香亭傳奇載錢維喬乾隆五十年乙巳跋文云：「曩予遭黃門之戚，因塡碧落緣、鸚鵡媒傳奇二種。洎一行作吏，塵事束縛，未免效梁敬叔之歎，雨窗燈青，復點筆成乞食圖一種。」又李中耆等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光緒重刋本）卷三十三藝文志：「碧落緣二卷、鸚鵡媒二卷、乞食圖二卷（以上知縣陽湖錢維喬撰）。」按鸚鵡媒、乞食圖（一名虎阜緣）二種，並有乾隆刋本傳世，今樂考證著錄（十）亦著錄，且謂：「其署乞食圖云竹初樂府第三種，則所著不止此二種矣。」今知第一種必爲碧落緣無疑。其本事，據託名曹雪芹撰之後紅樓夢第一回蘭芝對話，知爲衍孔雀東南飛詩焦仲卿夫婦事者，藉以慰其「黃門之戚」也。

江上緣

清莊逵吉撰。逵吉（一七六〇——一八一三），字伯鴻，武進人，潼關同知。

清李兆洛等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光緒重刋本)卷二十四人物傳宦績:「(莊炘子)字伯鴻,早慧俶儻,累困場屋。援例爲知縣,分發陝西,歷署劇邑,補藍田,調咸甯,擢潼關同知。……歲旱禱雨跪烈日中,雨至沒踝乃起,中濕致足疾,遂卒。炘父子著述,以舟行滲漏,漫漶幾盡。……逵吉存保嬰備要六卷,秣陵秋、江上緣樂府二種。」又卷三十三藝文志:「秣陵秋傳奇,江上緣傳奇(以上同知武進莊逵吉撰)。」

按今樂考證著錄(十)據趙懷玉詞集著錄莊伯鴻秣陵秋一種,原見趙懷玉亦有生齋詞集卷三離亭燕題莊伯鴻秣陵秋傳奇卽送之官秦中。而陸繼輅洞庭緣傳奇題詞謂秣陵秋傳奇三十六齣,爲陸莊二人合撰,故不應置於莊氏一人名下。江上緣,諸書未著錄。

皖江雲　護花幡

以上二種清吳墡撰。墡,字次升,武進人,乾隆四十年召試二等,官至曹州知府(武進陽湖合志卷二十四)。

清李兆洛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光緒重刋本)卷三十三藝文志:「皖江雲、人天誥、護花幡(以上知府武進吳墡撰)。」按今樂考證著錄(十)據趙懷玉詞集僅著錄吳次升人天誥一種,原見亦有生齋詞集卷二沁園春題吳次升人天誥傳奇用亡友余少雲韵。

按淸末民初有六合人孫雨林者譜徐錫麟事爲皖江雪(見任訥曲海揚波卷五),與吳作皖江雲無

涉也。

再生緣

清王學渟撰。學渟，字莘圃，錢塘人，進士。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詩集卷一安瀾園觀劇詩第三首注云：「王進士學渟著再生緣傳奇，未竟。」又同卷桐川寓舍作寄安瀾園主人詩，有句云：「錢塘進士尤能文。」注：「王學渟莘圃。」

按戲曲名再生緣者，除前述明蘅蕪室主及清張雍敬兩雜劇外，清人之作則有下列五種：（一）張玉穀再生緣雜劇見曲目表。（二）槐庭之再生緣，一名楚江情，演周扶九、章若楫與二女再生姻緣事（有刻本，吳梅舊藏）。（三）程北涯再生緣，演其姬人趙蘭徵託生爲子，七日而殤事（詳下）。（四）伶工刪改明玉環記更名者（見盧前讀曲小識）。（五）無名氏之再生緣，演吳甯與前生允娶而未果之女鬼故事（見袁枚子不語卷十五，詳下）。並此劇計之，則爲六種矣。至曲錄卷五據傳奇彙考著錄之九十五種中無名氏之再生緣，實卽明蘅蕪室主之雜劇，彙考所載之本事可證也。

再生緣

清無名氏撰（乾隆間人）。

清袁枚子不語卷十五吳甯條著錄。略謂：揚州鹽商子吳甯，至粵迎娶，途次滕王閣遇女鬼，乃前生允娶而未果者，遂同至粵，並同其新婦回揚云。末謂：「一時好事者作再生緣傳奇。」

按清人傳奇名再生緣者計六種，已見前述。除張玉穀、王學淳二種內容不詳外，程北涯本，槐庭本及伶人改玉環記三種之本事，均與此無涉，故此本爲別一本無疑也。

琵琶重光記

清蔡應龍撰。應龍，字潛莊，自署玉壘山人，清溪人（雍正乾隆時人）。

清蔡應龍紫玉記首乾隆元年徐紹楨序云：「潛莊先生，修月神工，補天妙手。前此㫌琵琶記前後照應之不滿人意也，爲補綴之，作琵琶重光記。余當〔嘗〕爲序之。一時見者色飛，聞者神動。亟欲選集伶工，俾傳盛世，以費既不貲，而良工又猝難得。飢渴之思，至今令人懸望不已。」此乃琵琶記之改訂本也。

按蔡氏別有紫玉記，題潛莊刪本增補紫玉記，乃改訂湯顯祖紫簫、紫釵二記也，有乾隆刋本。今樂考證著錄（十）僅錄紫玉記一種。蔡氏二種均爲改訂，無一創作，亦如高宗元傳奇三種也。又今樂考證署蔡潛莊，無應龍名，此據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改題。

元圭記

清瞿頡撰。頡，字菊亭，常熟人（乾隆間人）。

瞿頡鶴歸來傳奇首折周少霞白云：「此公近日耽於聲律，惟以製曲爲樂。去年撰一部元圭記，是少康中興故事。推陳出新，足補史遷之缺。」按此齣敍作者與其親友交遊之事，則元圭記亦自撰也。

按周少霞名昂，亦常熟人，有此宜閣增訂金批西廂及玉環緣傳奇二種傳世。

按瞿氏傳奇於此劇外，別有三種。今樂考證著錄（十）僅收鶴歸來（改王抃浩氣吟，有湖北書局翻刻本，傳世極夥）、雁門秋二種，桐涇月失收。雁門秋、桐涇月，並有鈔本（常熟縣圖書館藏）。元圭記，諸家曲目均未收。

笳聲拍

清葉鶴塗改編。鶴塗，乾隆間人。

清葉鶴塗葉鶴塗文集卷下笳聲拍傳奇序云：「……會周丈理山示余舊本，用意頗與余同。而塡詞余更演之。」劇譜蔡琰事。唯所據之舊本，則未明言。按葉氏之前譜文姬事者，有尤侗之弔琵琶、曹寅之後琵琶（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三著錄，今涵芬樓藏鈔本續琵琶記卽寅之作，非嘉道間高宗元之續琵琶記也），不知卽此二本之一否？

蔡文姬歸漢

清張塤撰。塤，字商言（見永忠戊申初稿），又字吟薌，號瘦銅（據甌北詩鈔五言古〔二〕贈張吟薌秀才，五言律〔二〕吟薌歿於京邸其子孝方扶柩過揚廿年老友遂成永別憑棺漬酒不知涕之無從也，七言律〔五〕至蘇州瘦銅子孝彥來見泫然），吳縣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內閣中書（乾嘉詩壇點將錄）。

清趙翼甌北詩鈔絶句（一）有題吟薌所譜蔡文姬歸漢傳奇四首，知亦譜蔡琰事，惟本事言之殊不

詳。又詩鈔七言律(一)贈張吟鄉有「傳來曲部人爭寫，唱入旗亭妓最妍」之句，蓋謂其善於譜曲也。

七子緣(一名詩緣記)

清□□棟撰。□棟(棟翁)，不詳何人(疑卽劇說卷四之撰犢鼻褌與化李吉四名棟者)。

清焦循劇說卷三引越巢小識云：「棟翁七子緣傳奇，亦名詩緣記，關白甚整，通部不用旦色，自是高手。七子謂弘治時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徵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其間串合以對山救空同爲主，而楊文襄與張永謀誅劉瑾亦與其中。」

按曲海目有無名氏七才子一種，今樂考證著錄(十)注云：「卽七子圓」。今涵芬樓藏鈔本七子圓，乃衍宋楊韜使遼及楊延昭破敵事。據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乃姚子翼祥麟現之伶工改本，與七才子無涉也。至七才子與一名詩緣記之七子緣之關係，尙無佐證，故難斷言。

風流誤

清無名氏撰(乾隆時人)。

清曾七如小豆棚卷十四太恨生條末按語云：「有傳奇一本，名風流誤。」

魚水緣

清無名氏撰(乾隆時人)。

清長白浩歌子(尹慶蘭，似村)螢窗異草二編卷四著錄。略謂杭女黃婉蘭於舟中夢爲依蒲(魚)

國之妃，復至呑舟國和親，中途投水死，醒則一夢也。後遂出家。末云：「錢塘令陳公涖任時，內子陸孺人亦閩中閨秀也，慕其名，時一過從。因得其梗概，作爲魚水緣傳奇。至今猶膾炙人口焉。」疑此劇或尹氏自撰。然小說中事實多虛構，此事純爲託言，卽有無斯劇，亦難定也。

按魚水緣傳奇，別有乾隆間寶山周書（澹廬）之作，據情夢柝小說衍胡瑋、沈若素婚媾事。劇名雖同，而本事初不相涉也。

泥金帶　黃金屋

以上二種清沈起鳳撰。起鳳（一七四一——？），字桐威，號蕢漁，吳縣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祁門教諭。

沈起鳳諧鐸卷三鏡戲條後按語云：「猶記庚寅歲養疴紅芍山房，戲製泥金帶傳奇，爲天下悍婦懲妬。演諸宋觀察堂中，登場一唱，座上男子無不變色却走。蓋悍婦之妬未懲，而懦夫之膽先落矣！」此劇作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此與著者別一傳奇伏虎韜，同以療妬爲主題者。

又諧鐸卷九腦後淫魔條云：「……覺腦後忽開雙眼，有粉白黛綠者數十輩，聯袂而來。……衆含笑自陳。一曰：妾報恩緣傳奇中鄭玉奴（按劇中趙小二之妻）也。一曰：妾才人福傳奇中孫佛祖也。一曰：妾黃金屋傳奇中李穎娘也。繼有稱瑤英、紫鳳、媚蘭、綉琴者，皆樂部中假借名色。」按報恩緣、才人福均爲沈氏所撰傳奇，黃金屋當爲另一傳奇名無疑也。

按沈氏古香林四種石韞玉序謂：「……先生名起鳳……累赴春官不第，抑鬱無聊，輒以感憤牢愁之思，寄諸詞曲，所製不下三四十種。當其時風行於大江南北，梨園子弟登其門而求者，踵相接。」今存者惟報恩緣、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韜四種而已。又今樂考證著錄（十）於四種外，另有桐桂緣一種，諧鐸卷八死嫁條及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卷下（小說考證卷七據以著錄）又著錄千金笑一種。今所知者止此八種耳。

三字緣（八齣）

清汪誾撰。誾，字雲湄，青浦人（乾隆嘉慶間人）。

清諸聯明齋小識卷三三字緣條云：「泗鎮汪雲湄誾，性情恬適，與物無競。隨亦齋（照），雲海（熙），峭崖（烈）三先生後，偕其弟春初（純璧）以詩詞相唱和。詩既高遠閒適，詞復風流婉麗。暇撰三字緣傳奇，演成八齣，爲鉅野人王維翰及妓謝天香作也。深情逸韻，紙墨皆香。愛筠（陳琮字）有序，其略曰：婁村汪公，青箱家學，黃絹才華。借逸事於香匳，寫深情於音律。春風玉笛，譜出綏綏之詞；明月金尊，度成紅紅之曲。調高而羣播白雪，辭艷則兼擅青蓮。正令讀其詞者，以薔薇盥手；思其度也，如芍藥生姿。蓋其傾倒者至矣。」

燕園釵

清朱海撰。海，字蕉圃，吳縣人，布衣，乾隆道光間人（見朱撰妄妄錄）。

清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卷四(又北東園筆錄續編卷五)傳奇削祿條云:「朱蕉圃海,喜遊戲翰墨,著有燕園釵傳奇,頗傳於世。……後朱亦潦倒終其身。」

冰綃帕

清仲振履撰。振履,字雲江,號拓菴,别號羣玉山農,泰州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番禺、東莞知縣(海陵叢刋先我集參藤花曲話卷二)。

清王蔭槐(子和)嬪廬詩鈔卷八重題張瑤娘遺像序云:「嘉慶辛未(十六年),孟堂(汪雲任)赴試春明,攜其姬人張瑤娘同車。卒於宣南旅舍,載柩南歸,賦秋舫吟三十首紀事。丁丑(二十二年)通籍,出宰番禺。同官泰州仲拓菴明府,爲譜冰綃帕傳奇,付鞠部演之。」

按振履所作傳奇,除此劇外,尙有雙鴛祠一種,今樂考證著錄(十)入錄,有嘉慶二十五年刋本,今存。

謫花樓

清萬榮恩撰。榮恩,字玉卿,江寧人(嘉慶道光間人)。

清馮金伯(冶堂)墨香居畫識卷十云:「萬榮恩,字玉卿,江寧諸生。能寫山水禽蟲,並臻佳妙。尤長詞曲,著謫花樓傳奇。瀟洒倜儻,有六如、夢晉風。」

按今樂考證著錄(十)有萬作醒石緣(一名紅樓夢),中分二部:一爲瀟湘怨,一爲怡紅樂。有嘉

慶香心書屋刋本，今存。

鴛鴦劍

清張琦撰。琦（一七六四——一八三三），字翰風，號宛鄰，陽湖人，道光三年以舉人權鄒平知縣（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清吳德旋初月樓集（未檢原書，據曲海揚波卷三引）云：「鴛鴦劍傳奇二卷，張琦撰。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鄰，武進人。」按琦爲惠言之弟，陽湖人也。

〔補記〕曲錄初補又謂見初月樓續鈔。

髡髮記傳奇（十六齣）

清茅慰萱撰。慰萱，杭州人，事蹟不詳（嘉慶間人）。

清繆艮文章游戲二編卷三茅慰萱髡髮記傳奇自序云：「商生生於閥閱，幼識詩書，本非梟獍之才，蚤賦琴瑟之樂。祗以妾耽貞靜，郎慕風華，遂占脫輻之爻，獨讓小星之嘒。嗟乎！有姬姜而棄蕉萃，世態恆言；愛野鶩而厭家雞，人情不免。亦何至倉琅反合，屈戍牢鈎？翠袖天寒，噫憐腰瘦；銀匙炙冷，嫩對眉長。甚者金剪一聲，青絲滿把，青風欲起，忍回頭上髡之初！秋草平刪，誓水散同心之髮，猙獰太苦，紆鬱奚堪？」又末自記云：「此吾杭近事也，僕心惻焉，戲譜傳奇一十六齣。今先附刋原序於蓮仙〔繆艮〕茲選中。」此劇衍杭州商生寵其妾，而禁閉其妻，且削妻之髮焉。

顚倒鳳(三十齣)

清謝曉撰。曉，字開沕，又名賜，字錦堂，上虞人，諸生。

光緒上虞縣志卷三十六載謝曉所著有：顚倒鳳傳奇，北渚吟草。沈烺四一日記：「開沕先生性疎古，善畫梅。」沈奎序略曰：「其曲三十齣。曰梅狀元者，隱然以繪梅自命爲一人也(此外尙有白貞心、梅偉人等)。憑空結撰，可謂奇矣哉！」

香冢記

清沈鍠撰。鍠，字笠湖，道光舉人。

勒方錡太素齋詞(清名家詞本)摸魚兒乙卯二月同年沈笠湖(鍠)赴官東河行有日矣同人設筵相餞余賦此解卽題其城南送別圖末云：「添樂府，把錦字淒聲分付昭華譜。新圖試補，怕根觸東陽，腰圍瘦損，愁對杏花雨。」自注：「笠湖有香冢記傳奇。張春陔侍御擬爲作塡詞圖。」按乙卯爲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此劇作於其前，當爲道光咸豐時所撰也。

附子膾

清林□□撰。□□，字紉秋，福安人，舉人，餘未詳(道光咸豐時人)。

清李枝青(蘭九)西雲詩鈔卷一題林紉秋孝廉附子膾傳奇詩註云：「演孝子王原尋父事，詳見明史。」按王原事，見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孝義、淸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五。王原於輝縣帶山夢

覺寺尋得其父珣後，父子遂得團聚。此云附子贍者，蓋諧音「父子會」也。

幻緣記

清周□□撰。周氏名、字、里貫不詳（道光咸豐時人）。

清汪堃寄蝸殘贅卷五男魂誤入女體條，略謂：江西呂某娶馬氏，死後復生，自稱爲福建秀才之魂誤入女體。呂後至其家訪之，果有其人。其家即以前生之遺腹子配呂姓之女，兩家往來不絕。末云：「有孝廉周某作幻緣記傳奇，誌其事。」

鴛鴦帶（二十四齣）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蓬海，長沙人。

清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記方劍潭事，略謂：方納姬人王氏，爲其父逼歸，以鴛鴦帶自縊。末云：「方大戚，乞余譜院本廣其事，時咸豐壬子（二年）初夏也。……卒成二十四齣，名鴛鴦帶。插敍時事，語多過激。亡友郭芳石秀才恐以賈禍，力勸焚毁。」按崑曲大全中有鴛鴦帶一種，乃伶工所編，與此無涉。

按楊氏之作，今存麻灘驛、桃花源、姽嫿封、桂枝香、再來人、理靈坡：總名坦園六種。曲錄卷五已著錄。鴛鴦帶今未見傳本，諸家曲目亦未著錄。

水月緣

清陳學震撰。學震，字子揚，山陽人（咸豐同治間人）。

見陳學震雙旌忠節記首王炳奎序。按陳氏所著傳奇三種，均未著錄。雙旌忠節記及生佛牌二種，並有同治刋本傳世。水月緣未見傳本。

秋心院

清劉勷撰。勷，字贊軒，長樂人（咸豐同治時人）。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筆記稗販雜錄三，駢體條云：「又前在家鄉時，劉贊軒勷度秋心院傳奇，其事其文俱頗可傳。余爲作瘞綃銘，見者謂爲不惡。」其本事則見謝氏瘞綃銘（見同條），檃括如次：「姬喬姓，飛綃其小字也。圓月替姿，幽蘭作骨。生來忉利之天，誤入摩登之室。年數歲，鬻在勾闌，父是伎師，母乃姹女。……北地柳生者，……雖國風好色，不識贈蘭；乃洛水盟心，竟聞解珮。一笑三生，千金此夕。……於時金戈鐵馬，月照關山。……鏡既破而難圓，絲將斷而猶結。……淒涼骨肉，既畢命於黃巾；辛苦年華，終歸魂於紫蓋。」按謝氏長樂人，此云「在家鄉時」，則劉亦長樂人也。

梅鶴緣

清無名氏撰（咸豐同治間人）。

清王弢淞濱瑣話卷八著錄。略謂有黃春霖者於旅邸牆外見諸女宴集，一女爲妖所得，救之，遂成夫婦。女名周鶴仙，後又得其姊絳梅，亦前見諸女之一也。末云：「有好事者，作梅鶴緣傳奇行

於世。」

犁樂軒　玉棠春　西樓夢　寶石莊

以上四種清魏熙元撰。熙元，字玉巖，號玉玲瓏館主，仁和人，咸豐八年舉人。魏熙元儒酸福傳奇跋云：「曩余撰傳奇四種：曰犁樂軒、曰玉棠春、曰西樓夢、曰寶石莊。付梓初竣，頓遭劫灰。」按儒酸福刋於光緒十年。跋又云：「不彈此調，已二十餘年。」則四種當作於咸豐、同治時。今存者僅儒酸福一種而已。

雙合鏡　支機石　鴟夷恨　紅娘子

清袁蟫撰。蟫，字、里見前雜劇之屬。袁蟫瞿園雜劇自序云：「握管輒一效顰，擬雙合鏡、支機石、鴟夷恨、紅娘子傳奇數種，各數十齣。以筆稚腕弱，未敢出與周郎一顧也。」按袁作雜劇今存十種；別有存目三種，見前。傳奇四種未刋行。

又：支機石，蔡棨連亦有同名之作，光緒刋本。

三　雜劇傳奇未明之屬

鴛鴦扇　杖頭錢

以上二種清卜不矜撰。不矜，字竽公（南詞新譜作去賢），秀水人，諸生。

光緒嘉興府志卷五十三卜不矜傳云：「字竽公，大有曾孫，諸生。性恬雅，隱居嘯傲，以詩文自娛，尤工曲律。著有復瓠集八卷，並杖頭錢、鴛鴦扇南北諸劇。」按沈自晉南詞新譜卷首載其姓氏，蓋亦與沈氏同時之明清間人也。此二種體製不詳。

衣錦山

清無名氏撰。

清曹溶靜惕堂詩集卷四十三武林徐生以衣錦山樂府見質戲題四首：「徐生北調不廉纖，嗣響王郎律較嚴。浙水舊傳詞派遠，毫端金縷切須添。」「博山香穗久飄零，玉茗堂前宿草青。傳語後來舒素腕，莫將花艷惱湘靈。」「荊州太守覈宮商，學士塡詞十指香。花簟掣來知未易，春江留取怨情長。」「白馬三郎舊有名，雄風何似錦軍城。雪兒唱得還鄉曲，畫鼓聲中見太平。」按四首之二博山指明戲曲家范文若，范有博山堂戲曲數種；玉茗堂則爲湯顯祖也。謂二人去世已久，此作可繼其餘緒。然則衣錦山樂府者乃戲曲，非散曲集也。至「荊州太守」句謂袁于令曾校訂音律也。

紫薇

清季孚公撰。孚公，名、里、事蹟待考（順治康熙間人）。

清惲恪甌香館集卷四季孚公爲甬東張氏演紫薇新曲卽張四逸園先公中丞遺事也詩云：「樂府

新聲唱紫薇，中丞名節起人思。從今風月旗亭宴，爭唱清河絕妙詞。」「盛德流傳歌舞中，抑揚今古羨詞鋒。擅場爾自稱能手，袁李翻教在下風。」末注云：「謂籜菴、笠翁也。」

花鳥緣

清荆凌雲撰。凌雲，名不詳，丹陽人（雍正乾隆時人）。

清史震林西清散記卷四云：「〔荆〕振翔父凌雲先生，讀書圖山，凌波仙女張翠漣降乩，賦詩詞；屬凌雲先生爲之傳。因演曲名花鳥緣。」蓋以女仙爲題材者。

按荆氏里貫，據史氏華陽散稿卷上巢髯別紀「丹陽荆振翔相交善」語。

詩仙會

清吳震生撰。震生（一六九五——一七六九），字長公，號可堂，別號玉勾詞客，歙縣人，貢生，入貲爲刑部主事（雍正乾隆間人）。

清史震林西青散記卷一云：「玉勾詞客……復刺人間大喜詫事，已載正史而世多未聞者，窮搜天稟人事，特殊艷絕之端，以緣澤之。延集詞豪，共爲新曲數十種。中間推理轉生，若宋高〔宗〕錢鏐諸例，亦多附見焉。別有詩仙會等十餘劇，則從：『古今才人總在天，詩魂不死便成仙』句得門徑。」

按吳氏所作傳奇，今存十三種，總名太平樂府（別題玉勾十三種，乾隆刋本），內收：換身榮、天降福、世外歡、秦州樂、成雙譜、樂安春、生平足、萬年希、鬧華州、臨濠喜、人難賽、三多全、地行仙。今

樂考證著錄(十)以換身榮屬吳又翁作，地行仙屬吳可亭撰，餘十一種據笠閣評目列無名氏院本中，誤。此十三種卽散記所謂「數十種」者。至以才人爲題材之「十餘劇」，僅存詩仙會一目，餘不詳。詩仙會，諸家曲目均失載。

雙鳳箋

清曹鼎曹榜合撰。鼎，字菊臺，榜，字雁名，一字尋蹊，舉人。二曹均新安人。榜乃鼎之姪(乾隆時人)。

清史震林華陽散稿卷下寄聖則程君書冊云：「去冬十月，墨莊、琴耕(徐氏兄弟字)請菊臺(鼎)與姪尋蹊(榜)撰雙鳳箋一劇，卽付巧舌嬌鶯，慧心鶵鳳。凝華小班二十四伶，晝夜揣摩，旬餘演就，以娛祖母方太君。」此乃曹氏叔侄旅揚州時爲徽籍鹺商徐氏而作也。

按二曹，名、里據同書若洲隱君記、花韻軒遺稿跋、曹繡君小傳、珍溪傷逝集序、書徐侶湘冊五文鈎稽而得。

情中俠　秦樓夢

以上二種清倪蛻撰。蛻，原名羽，字振九；後改名蛻，號蛻翁，原籍新安，松江人。雍乾間爲幕友，後隨巡撫甘國璧入滇，遂占籍昆明(蛻翁草堂全集)。

清倪蛻蛻翁草堂文集(雲南叢書本)　蛻翁文集卷二情中俠題詞云：「……余閑中鮮營，偶拈斯

劇，聊寄閑情。嗟乎！茫茫四顧，知我其誰？舒藻思於章華，託癡心於金粉，伊可悼矣！淮北早寒，襄籜辭樹，河縈城隈，淙淙有聲。偶影寂坐，抗音高吟。紙畔燈前，呼之欲出，聆形視響，是耶？非耶？」

又趙蕃滇詞叢錄卷上倪蛻（全集不收詞，僅見叢錄）滿江紅序云：「吳題仙屬譜秦樓夢劇，既成半本，興致便闌，乃塡此詞，並寄謝之。」

按清初朱皠有秦樓月（今存），顧元標有情夢俠（見傳奇彙考），劇名與上二種均相差一字，頗易混淆，然各自爲劇也。

非翻案

清呂師撰。師，字夔典，陽湖人，監生，幼失明（武進陽湖合志卷二十六）。

清李兆洛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光緒刋本）卷三十三藝文志：「非翻案（見毗陵經籍志）。陽湖監生呂師撰）。」

無雙傳

清楊豆村撰。豆村，名、里不詳（乾嘉時人）。

清趙懷玉秋籟吟（清名家詞本）金縷曲楊豆村無雙傳樂府云：「看過滄桑劫。卻三生、柔波未斷，舊絲難割。世路恩讎都易辨，只願人心肯熱。問靈藥、何妨頻乞。遂得區區兒女志，枉青鋒、倂洒多情血。非怪事，亦奇節。　聲名異代同歸滅。任飄零、陸公奏草，段公遺笏。多少興亡家國恨，付與

歌衫舞屧。只空惹、千秋評說。我正牢愁思作達，更那堪、讀到詞終闋。浮白竟，唾壺缺。」

再生緣

清程北涯撰。北涯，名、里俟考，南昌通判（乾隆時人）。

清蔣士銓銅弦詞（清名家詞本）賀新涼南昌判官程十七北涯浮香精舍小飲酒闌口占雜紀四首之三有句云：「白尙書歌塡長恨，再生緣也。」自注：「北涯爲姬作再生緣樂府。」又其前自注云：「北涯姬人趙蘭徵能詩，亡後廿餘日，八月十三夜，夫人將產，北涯時共友人露坐庭所，見姬魂冉冉外來，入夫人臥內，遂生子。七日而殤。姬復見夢曰：『本非樂生者，聊歸視家人耳。』」其所演者，蓋本此也。程氏別有後西樓一種，見存疑目。

按清傳奇名再生緣者六種，除王學淳、張玉穀二種不詳其內容外，餘三種均與程作無涉。

焚券記　太平園　吉慶釵

以上三種清王澹人撰。澹人，名、里不詳（乾隆時人）。

清李調元雨村詩話（重刊函海本詩話無此條，似出十六卷本詩話。此據焦循劇說卷五轉錄。）云：「王澹人工詞曲，所著有：焚券記、太平園、吉慶釵三種，皆寓微意。而焚券尤佳，曾在京集諸人陶然亭演之。」焚券記疑衍馮驩焚券市義事，清初周起有馮驩市義雜劇四折（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三）。

忠憫記

清周韻亭撰。韻亭，里居、生平均不詳（乾隆時人）。見李綠園岐路燈序，謂「近今所作」。

續邯鄲夢

清焦循撰。循（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字理堂，甘泉人，嘉慶六年舉人。

焦循劇說卷三云：「自有西廂，續者不一而足矣。……如琵琶、拜月，續者皆然。……乃余則欲爲續邯鄲夢，以寫宋天保事。」略謂：宋於罷官後過邯鄲，題詩於盧生廟。後爲年羹堯所見，徵至，閉室中數年，然後委署知府，歷三任，忽被摘官入獄，凡數月始得釋，蓋年欲使其歷邯鄲夢境耳。

蕊珠記

清無名氏撰。

清高鶚後四十回紅樓夢第八十五回記賈政陞任工部郎中，家中開宴演戲云：「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幾句兒進去了。衆皆不知。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齣）。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程乙本）

按小說所述，未足盡信。惟下文又云：「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渡回江去，正

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均爲實有之戲曲，且又引蕊珠記曲文，諒非高氏杜撰也。

羣芳宴

淸飼鶴山人撰。山人，姓名未詳（嘉慶間人）。

淸許桂林七嬉下卷洗炭橋後飼鶴山人跋云：「昔在都門爲陸鑑橋作羣芳宴樂府，有胡盧山演陣一節，酒、色、財、氣四陣，皆不能制，乃引水灌之，而後潰敵，與此不謀而合。」

紅蕙花

淸袁廷檮撰。廷檮（一七六四——一八一〇），字又凱，蘇州人（嘉慶道光間人）。

淸龔自珍定菴集外未刻詩（龔定菴全集）題紅蕙花詩冊尾序云：「蘇州袁廷檮，字又凱，有王晉卿、顧仲瑛之遺風，文酒聲伎，江南北罕儷者。……非石嘗爲君致洞庭山紅蕙花一本，君大喜……顏其室曰紅蕙花齋。……又自製紅蕙花樂府，付梨園部。……」

環影祠

淸□亦齋撰。亦齋，姓名俟考（乾嘉時人）。

劉嗣綰箏船詞（淸名家詞本）水龍吟題亦齋丈環影祠樂府云：「廣寒吹下霓裳，曲中再識春風面。馬嵬坡下，香消人去，袜塵猶念。白髮梨園，紅牙菊部，一般哀艷。倩雪衣學舞，金衣學語，重繙出，長生殿。當日淸平應制。問宮中，幾回歡宴？海棠睡足，荔枝笑後，梨花泣徧。雨歇零鈴，風

高羯鼓，舊愁成片。向旗亭喚取，銀尊檀板，夜深相見。」則此劇演楊玉環事也。

南州夢

清董恂撰。恂，字謙甫，號壺山，南潯鎮人，道光時府學生（南潯鎮志卷十三）。

清汪曰楨南潯鎮志卷三十著述（二）云：「曲本則有……董恂南州夢……此類舊志不免闌入，今悉不載。」

按此董恂與同光間甘泉董恂（字忱甫，號醞卿，別號還讀我書室主人，仕至尙書），非一人。

遠山眉　薄命花（一名梅嶼記）

清錢文偉撰。文偉，字蘭台，事蹟不詳（道光咸豐時人）。

清李文瀚風笛樓四種曲胭脂舄傳奇首錢文偉題詞註云：「僕舊有遠山眉，傳卓文君事。薄命花，改療妬羹，傳小青，一名梅嶼記。」

按衍小青事之戲曲，除明清間人之雜劇，傳奇七種外，謝氏同時亦有張道梅花夢一種。

西湖雪

清無名氏撰（咸豐同治時人）。

清楊恩壽詞餘叢話卷三云：「近有西湖雪，小青改適才子，逮誅妬婦。地下芳魂，忽被李易安之謗。率爾操觚，致墮惡道，令人欲嘔。」按衍小青事之清人戲曲，有郎玉甫萬花亭（曲海總目提要卷二

十五）、張道梅花夢、錢文偉薄命花，並此本計之，共四種。

按小說考證續編卷五據近人曲欄閑話著錄。而閑話乃鈔自詞餘叢話者，故仍據原書著錄於此。

金釧緣

清無名氏撰（光緒間人）。

清宣鼎夜雨秋燈續錄卷四賽嫦娥條著錄。

附錄一　戲曲彙刻

傳奇麗則（三十四種）

清顧景星輯。景星（一六二一——一六八七），字赤方，一字黃公，蘄州人。崇禎間，流寓崑山。入清不仕（光緒崑新合志卷二十九）。

清顧景星白茅堂詩文全集卷三十五傳奇麗則序云：「……虞山毛氏刻傳奇，自元及近代數十種，雅俗不辨，鄙誕爲多。己丑居吳閶，新秋無事，取毛本並坊本合芟之，錄三十四種，分雅、艷二部，題曰傳奇麗則。麗則者，風人之賦也，亦猶詩餘有取辛幼安，黜晏叔原者。雖當家見笑，庶可與大雅言之。其有徵於風氣之故，畏於亡國之音乎？雨中燕香疊記。」顧氏之輯此書，自謂乃有徵於弋陽、崑山亡國之音（？），玉茗堂、百子山樵爲玉樹之歌。書輯於清順治六年己丑，距明亡僅四年耳。此書

未見傳本，諸家曲目亦未著錄，其子目亦不見於彙刻書目，等書，蓋未刊行也。

焦循曲考（揚州畫舫錄卷五）以下諸家曲目並著錄顧氏虎媒記傳奇，誤。按虎媒記實爲顧氏友人張公卜所撰也。

附錄二　存疑目

吳中畏內

明伶人撰（永樂宣德間）。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懼內條云：「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以監生起家，爲左都御史，尋改工、刑尙書。……正統七年卒……其人好色，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此翰林眞無忝清華，即吳中一諂，何嘗以一廉字許之。』中慚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爲引滿。」

按吳中明史卷一百五十一有傳，永樂初官右都（非左都）御史，歷工、刑兩部尙書。宣德時以官木石作宅，下獄。正統六年進少師。又謂：「在工部二十餘年……不恤工匠。又湛於聲色，時論鄙之。」則此劇亦非虛構也。

所云「一劇」雖似雜劇，然以其題材論之，則難於衍爲雜劇；且明代內庭承應，雜劇、院本並用，此或爲院本亦未可知，姑入存疑目。

四喜

明無名氏撰。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四云：「相傳蔡君謨遣吏持檄海神，及歸得一『醋』字，遂以二十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不至。今世所傳四喜雜劇者，本此也。」按明謝讜有四喜記傳奇，衍宋郊、宋祁兄弟事，與洛陽橋事無涉，謝氏非指此傳奇也。演洛陽橋事者，有無名氏四美記傳奇，疑此劇卽指四美記。惟四喜名既不同又非傳奇，姑存疑。至曲錄卷四據秦徵蘭天啓宮詞著錄之明傳奇洛陽橋記，原見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而其劇則爲四美記也。

華岳賜環記

明人撰。

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記內庭演劇云：「外間新編戲文，如華岳賜環記，亦曾演唱。」按明余翹有賜環記傳奇，見曲品卷下量江記附載及馮夢龍改本量江記自序。未知卽指余劇否。

雙丸記　悲紅記

以上二種明盛于斯撰。于斯（一五九八——一六三六或三七），原名鑀，字鏗侯，改名于斯，字此

公，南陵人。

盛于斯休菴影語（排印本不分卷）紀遺記其撰著云：「雙丸記、悲紅記二十餘幅，在女夫董文若處。」按所云若干幅，或是繪畫；設爲劇曲，二記共二十餘幅，則爲未完之稿耳。

〔補記〕按于斯能曲，著有鳴寃記譜魏忠賢事，見祁彪佳曲品。

□花記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棲北冗言記崇禎五年七月二十日在北京事云：「卽赴陸生甫招，……觀□花記。」此記有缺文，不知是百花記、葵花記或其他否？

梅花記

又歸南快錄記崇禎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杭州時事云：「赴張劬思、柴雲倩、洪星卿、嚴公威招，同席爲馮弓閭、陸生甫，觀梅花記。」不知是否指周朝俊紅梅花記？

四元記

又山居拙錄記崇禎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紹興事云：「赴徐檀燕席，……觀四元記。」疑卽清李漁評本四元記之祖本。

西梅記

又壬午日曆記崇禎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在紹興事云：「攜眉兒拜張燕客，卽同燕客至外父〔家〕，

觀西梅記。」排印本日記多數出傳鈔本，不知是西樓記之筆誤，抑別有西梅記？

何孝子

謝氏撰。謝氏名不詳（至晚亦爲清初人）。

清毛奇齡西河合集引弁（不分卷，一本合集爲五十八卷）何孝子傳奇引云：「……鄉之先有何孝子者，其事已見於故明孝廟實錄及府、縣志。而惟恐新史未採，浸久失實，余向以爲傳傳之。復擬作長短歌句，編記其本末，若謠、若諺，彷彿古焦仲卿妻，以當夫調笑鼓子諸詞。而近觀謝氏所爲傳奇，且有先我而爲此者。」按西河合集傳卷一何孝子傳略云：「蕭山湘湖，浸湮已久，弘治間里人何舜賓擬濬治之，並揭豪家之侵佔者。縣宰鄒魯得賂，竟置賓於死。後賓子競爲父報仇，傷魯，且坐以法（焦循劇說卷三亦節引之）。」是此劇之本事即衍何競報仇事者。又傳末附錄云：「馬玉起曰：此事以復湖爲關鍵，故始終詳之。舊有傳奇名湘湖記，即此也。」似此劇名湘湖記。

考明嘉靖間晁瑮寶文堂書目中卷樂府類有鄒知縣肖（蕭）山湘湖記，徐渭南詞敍錄（嘉靖三十八年序）「本朝部」有鄒知縣湘湖記，注云：「多實事。」晁徐二氏所記，實一劇也。九宮正始一冊錄鄒知縣劇滴滴金曲一支，亦此劇。此劇最晚亦必爲嘉靖時之作，故清初馬玉起稱爲「舊有」也。其所謂「即此者」，意謂湘湖記即衍此事也。清焦循劇說卷三云：「西河又有何孝子傳奇引，言謝氏所作。馬玉起云：舊有傳奇名湘湖記者，即此也。」則以謝氏之作爲湘湖記。然徵之毛氏兩文，顯有不同：

何孝子傳奇引僅云謝氏作何孝子傳奇，初未言名湘湖記。轉錄馬玉起之說則云名湘湖記，亦未言謝氏作。至謝氏之作是否即嘉靖間湘湖記，抑本舊湘湖記改作，均無顯證，姑存疑。

緬瓦十四片

明清何蔚文撰。蔚文，字稚玄，浪穹人，明永曆丁酉（清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舉人，入清歸隱。

近人趙蕃滇詞叢錄卷上云：「何蔚文，字稚玄，浪穹人，永曆丁酉舉人。著浪槎集附詞，緬瓦十四片傳奇。」又趙蕃秦光玉滇文叢錄首作者小傳卷上云：「何蔚文，字稚玄，浪穹人，星文弟，永曆丁酉舉人。著有浪槎集，緬瓦十四片傳奇。」明季滇南遺民錄卷上何蔚文條記云：「何蔚文，字稺玄，號浪仙，浪穹人，明永曆丁酉舉人，生而穎悟，五歲讀書，過目不忘。九歲能詩文，尤好讀古書，志欲有爲。會世變滄桑，士多喪節，蔚文獨與兄星文隱居寧湖，嘗嘆曰：『吾生時，父夢金花豹入室，蓋先作南山霧隱兆矣！』家貧，四壁蕭然，詠歌自適，間爲詞曲書畫以發其幽思怨憤之情，又與汪蛟、許鴻普荷詩筒往來於點蒼、葉榆間，時人稱其有陶靖節之風，著有浪楂稿、（浪槎集？）緬瓦十四片傳奇，年七十三歲卒。」又：近人方樹梅明清滇人著述書目集部亦著錄，謂：「是書寫永曆帝播越西狩各情，可歌可泣。昔賢有稱之者。書未見。」按前人所謂傳奇者，或爲劇曲，或爲小說。此種未能確定爲劇曲，故入存疑目。

又，何蔚文自撰年譜詩話尙有插一脚、攝身光、筆花夢、吹更彈四目，未詳。

雙環記　聯芳樓

以上二種撰人不詳。

清徐爔鏡光緣傳奇自序云：「自塡者如雙環記、聯芳樓，皆以自己筆端，代古人口脗。」按明鹿陽外史有雙環記，演木蘭事，見曲品卷下；明初有蘭蕙聯芳樓記，演吳郡薛氏二女事，見南詞敍錄「本朝部」、九宮正始存殘文。然此二種均非「自塡」，未知果指此二劇抑徐爔所記有誤。

後西樓

清程北涯撰。北涯事跡見前。

清蔣士銓銅弦詞（清名家詞）賀新郎南昌判官程十七北涯浮香精舍小飲酒闌口占雜紀四首之二有「續了袁家新譜」句，自注云：「北涯有後西樓塡詞。」此劇蓋續袁于令西樓記者。

按今樂考證著錄（十）無名氏項引笠閣評目有續西樓，未知與此是一是二。

女中傑

清王庭章昭代簫韶凡例云：「舊有祥麟現、女中傑、昊天塔等劇，亦係楊令公父子之事。」按元昊天塔雜劇清代尙能傳唱，祥麟現乃明淸間姚子翼作，唯女中傑未見著錄，不知是否他劇改名，姑存疑。

孟蘭會

清莊守中撰。守中，字問樵。

清焦東周生揚州夢卷三云：「莊問樵太史守中，詩、書、畫、曲，一時四絕。……製盂蘭會四劇，膾炙人口。」

按道光中有嚴保庸，字伯常，號問樵，丹徒人，著有戲曲八種：今樂考證著錄（四）收紅樓新曲、同心言、奇花鑑（上三種又見蔣寶齡墨林今話卷十一）、呑氈報、雙烟記、盂蘭夢（此種曲錄卷五誤入傳奇）六種，又存望夫石、娩嬑封（此二種與盂蘭夢並收入晨風閣叢書甲集）二種。

按「嚴」、「莊」通用，劇名又相同，而「詩、書、畫、曲」之四絕與嚴氏亦相合。此或爲保庸之作歟？

衆香園

清王曇撰。曇（一七六〇——一八一七），字仲瞿，秀水人。

清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卷十讀鐵雲仲瞿兩先生所譜樂府感賦詩注云：「衆香園傳奇，仲瞿所著。」

按曇所著戲曲，諸家記載不同，且多誤。據煙霞萬古樓文集卷二、卷四及錢泳序，曹允源等吳縣志卷五十八（下）藝文考（七流寓）所載計五種：歸農樂九齣（雜劇），玉鈎洞天四十八齣，萬花緣四十八齣，迴心院四十二齣，（此據文集卷二、卷四及錢序遼蕭皇后十香傳奇，序又誤爲十二齣。曹志又名蕭后十香詞案迴心院，亦誤爲十二齣。小說考證卷七引吳梅蠡言，亦名回心院，又誤爲四十折。）魚

龍鬟四十齣。今樂考證著錄（四）收劇六種，誤分遼蕭皇后、十香傳爲二，又誤認全部爲雜劇。文集卷四虎邱山穸室志（自撰墓志）謂其著作：「或寄之人家，或付之塗炭。」又卷五煙霞萬古樓結集自序謂：「吳中郡、縣官持抱以去。」曹志云：「均沒入吳縣庫中。」蓋如錢序所云「俱未刻」而全部散佚矣。曹志另有琵琶賺一種，計四齣。葉廷琯鷗陂漁話卷一及小說考證卷七引蠡言，則屬於舒位之作。按陳文述碧城仙館詩鈔附王曇答陳雲伯書（陳氏謂此文原見曇文集卷五，然今粵雅堂叢書本無之）云：「思以方外之身，作碧城書記，先爲大集作一箋注，次將萬春園院本作成，再將鐵雲之琵琶賺、人面桃花諸樂府，令兒子善木書一通，藏之碧城仙館。」按鐵雲爲舒位之號，琵琶賺非曇作明矣。此萬春園之作，乃後來所撰者。

按衆香園、萬春園，諸家曲目均未著錄。疑此二者爲一劇之異名。就命名視之，二者又與萬花緣相似，或卽萬花緣之改本歟？今姑入存疑目。

金錢記

淸無名氏撰（嘉慶間人）。

淸留春閣小史聽春新韻別集（嘉慶間作）云：「眞馥姓陸，字閬仙，一字怡香，年二十三，蘇州人。……演劇無不工妙。……初與芳草詞人最善，題贈幾於盈篋。所最著者，惆悵詞二卷，風韻詩百韻，久已膾炙人口。諸同人曾編金錢記傳奇，紀其遇合。欲授梨園，爲閬仙阻止。」

快人心

清吳金鳳撰。金鳳，字桐仙，吳人，道光時京師伶人。

清楊懋建丁年玉笥志（不分卷）云：「先是同師者有學漁陽三撾，爲彌正平罵阿瞞。……桐仙乃竭一夜之力，篝燈按譜，摹倣爲岳雲罵秦檜劇，命名曰快人心。詞曲、賓白、科諢、爨弄，悉與漁陽摻撾異，非依樣葫蘆也。桐仙以一夕成之，花君卽以一夕演之。」按楊氏辛壬癸甲錄（不分卷）云：「吳金鳳，更名今鳳，字桐仙，聰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吳下阿鳳是也。」

章台

清希蕺山人撰。山人姓名未詳（咸豐間人）。

清四不頭陀曇波（咸豐間作）首希蕺山人題詩，有句云：「近爲章台繙舊案（原注『時予章台院本新成』），欲將院本度諸伶。」

弓硯緣

清管念慈撰。念慈，字劬安，吳縣人。

近人曹允源等吳縣志卷七十五管念慈傳云：「字劬安。性澹泊，喜橫山（鎭）泉石花竹之勝，遂家焉，號橫山樵客。……傍及音律，喜鼓琴。著弓硯緣傳奇，流傳禁中。……宣統己酉年（元年）卒。（家述）」其本事當本文康兒女英雄傳，衍安驥及十三妹事。

按皮黃戲有弓硯緣，未知即管作否。

以上四種疑似花部戲，然未敢定，姑存疑。

頳綃恨

墨香詞客撰。詞客姓氏不詳(疑即近人陳墨香)。

近人王西神然脂餘韻(據曲海揚波卷二引)云：「頳綃恨傳奇，墨香詞客撰。本事略取龔璱人所爲詞瑤台第一層中註。」按即敍某王孫之戀愛事者。

青樓福(四折)

顧文春撰。文春，里籍、事蹟未詳。

近人柴萼梵天廬叢錄卷十六記光緒間吳門妓張少卿歸雲南張小伊事，末云：「顧文春君且爲青樓福四折。」

以上兩種未詳爲清末抑民國初年之作。設撰於民初，當芟除之。

附錄三　待考之戲曲

〔明袁宗道〕(伯修，公安人)

明袁中道珂雪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傳云：「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嚙壞。鳳毛龍甲，

竟不存於世，可爲永嘆！」又同人遊居柿錄卷十一云：「於書肆得伯修白蘇齋善本，細看之，亦自清新遒娟，可傳也。獨所作詩餘及雜戲數齣，無一字存於世者，可爲浩嘆！」按宗道戲曲今無可考，惟散曲存自壽一枝花帶折桂令，見堅瓠首集卷二引珂雪齋隨筆。

〔明張噩仍〕（會稽人）

明張岱瑯嬛文集卷六公祭張噩仍文云：「噩仍精於音律，所著三劇皆寫其胸中鬱勃。」

〔明茅暎〕（遠士，吳興人）

茅刻朱墨套印本牡丹亭首「青苕茅暎遠士題牡丹亭記云：『考試，元以曲取士，猶分十二科，豈非兼才難而作者之精神難昧乎？余於括帖之暇，間爲數則，附之唾香集後。並刻茲記。非敢謂咀宮嚼徵，以分臨川之席，酒後耳熱，聊與知音者行歌拾穗以自快適耳。』」

〔明吳兆〕（非熊，休寧人）

陳衍感舊集小傳拾遺：「吳兆字非熊，江南休寧布衣。安徽通志云：少喜爲傳奇詞曲，既而棄去，刻意爲歌詩。」按吳曾與鄭之文合撰白練裙，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七，他無可考。

〔清范性華〕（錢塘人）

清杜濬變雅堂集卷四雜劇題詞云：「吾友錢塘范性華自燕邸數千里寓書，屬余題其譜田生（游岩）鮑姬事傳奇四齣；並寄示其自爲題詞，盛稱鮑十一娘之俠。」按此乃四折之短劇，非傳奇，惜不詳

其劇名。又查愼行敬業堂詩集卷六假館集(上)范性華徵君屬題陳憐小影，紀伯紫憩叟詩鈔卷四小憐詩爲性華作，卽其人也。

〔淸劉蔭樞〕(一六三七——一七二三)

淸師範滇繫八之十六趙元祚秉燭子傳云：「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康熙丙辰進士，初授南陽令，……擢刑科給事中……服闋補原官……轉贛南道……起用滇廉訪使……陞粤藩督府，特疏留滇……擢貴撫。著有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德州孫勷板以行世。其雜劇數本，則又詼諧多風。」

〔淸季天修〕

淸惲恪甌香館集卷四，詩題：「天修季君招飲張樂，歌自製新詞，演柴桑翁歸隱事。激揚高風，形容道妙，塡詞家淫艷餘習，洗滌略盡。因製曲十章。」(詞略)

〔淸顧元〕

淸石成金傳家寶初集卷二成人譜首康熙己酉顧元序云：「自丙寅迄今，余閉戶著書已二十多年，詩文傳奇，種種具備。」

〔淸艾衲道人〕

豆棚閑話末紫髯狂客評文云：「艾衲道人……凡詩集、傳奇，剞劂而膾炙天下者，亦無數矣。」

〔清汝南張氏〕

清毛奇齡：毛翰林詞（清名家詞）滿庭芳爲汝南張廣文題傳奇卷首云：「夏里開基，清河故郡，曾燃秘閣青藜。高齋寂靜，夜聽汝南鷄。彷彿神人告語，他年事、枕畔留題。長弓後，貂蟬奕葉，不數舊關西。　黃粱炊未熟，翩翩蝴蝶，醒後多迷。託梨園象板，羽殿銖衣。千載鳳鸞佳配，華茵暖、共酌玻璃。聽吹罷，一聲長笛，無數綵雲飛。」

〔清沈玉亮，吳陳琰〕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鳳池集條云：「國朝沈玉亮、吳陳琰同編。玉亮，字瑤岑，武康人。陳琰有春秋三傳同異考，已著錄。是編刻於康熙乙酉，裒國朝應制之詩，分體編輯，無所註釋。末附雜劇一折，則自古所無之創例也。」此未言何人所撰。按沈玉亮課蒙餘錄（康熙刊本）附自撰鴛鴦塚戲曲一種。汪惟善積山雜記（不分卷）謂其：「長於譜曲，與錢塘洪昉思齊名。」此不知名之雜劇，殆玉亮所作歟。

曲品考

一　呂天成的生平及其著作

曲品的作者呂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又號鬱藍生，餘姚人，諸生；工古文辭。幼年嗜曲，稍長卽能塡詞。他的祖母孫氏好藏書，搜集戲曲頗富，呂氏得博覽之。又曾得外戚孫月峯、孫如法的指授，故其曲學頗有淵源，尤精於四聲陰陽之別； 後更與曲學家沈璟、王驥德爲友，遂益加精進。他的作品早年多藻麗，後服膺沈璟，以本色爲宗，然宮調字句平仄，守法甚謹。又擅長麗情褻語，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二書，卽其少年遊戲之作。所著有曲品二卷，神女記、金合記、戒珠記、神鏡記、三星記、雙閣記、四相記、四元記、二婬記、神劍記㈠及其他小劇二三十種㈡。又曾校正殺狗記㈢、趙氏孤兒記㈣、雙

㈠ 總名烟鬟閣傳奇十種，見南詞新譜「古今入譜詞曲傳劇總目」。
㈡ 以上均見曲律卷四。
㈢ 見曲品卷下殺狗記條。
㈣ 見曲品卷下孤兒記條。

忠記㈠。更擬作玉符記㈡、及譜岳飛直搗黃龍㈢與潘用中事㈣各一劇，均未果。沈璟深信呂氏，以其著述悉授之，並爲播刻㈤，其已刊成者，今確知有散曲集情癡寱語、詞隱新詞二種㈥及傳奇合衫記㈦。

王驥德曲律卷四云：「呂公子勤之，……惜玉樹早摧，齎志未竟。」又說：「勤之風貌玉立，才名籍甚，青雲在襟袖間，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逝，風流頓盡。」按曲律自序作於萬曆庚戌(三十八年)，似呂氏於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前已死，但曲品自序亦題萬曆庚戌，蓋二書自序作於同年，而曲律卷四乃後來續作者，故其中有呂氏已死之記載。考王驥德卒於天啓三年癸亥(一六二三)，曲律卷四當作於萬曆三十八年至天啓三年十數年間。其中有「頃余考註西廂」的話，查王氏校注古本西廂記刋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曲律卷四似亦同時之作，則呂氏的卒年當在四十一年(一六一三)以後。又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以爲曲品中有「成於四十一年之湯顯祖所著邯鄲記，則當係初稿成後，猶加以

㈠ 見曲品卷下雙忠記條。
㈡ 見曲品卷下奇貨記條。
㈢ 見曲品卷下精忠記條。
㈣ 見曲品卷下投桃記條。
㈤ 見曲律卷四。
㈥ 見曲律卷四。
㈦ 見曲品卷下合衫記條。

增補者。」㊀亦足爲呂氏至萬曆四十一年尙存之證。今假定呂氏卒於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左右，以年未四十推之，則其生年當在萬曆五年(一五七七)頃。

二　曲品及其版本

曲品、曲律二書是明代論曲的雙璧：曲律專論作曲，曲品則專評諸家傳奇及散曲。而二書的作者又有密切的關係，故各致力於曲的一面，且由互相慫恿而成㊁。呂氏曲品自序說：「壬寅歲(按卽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曾著曲品，然惟於各傳奇下著評，語意不盡，亦多未得當。尋棄之。」這是呂氏的初稿。後於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見王驥德曲律中品評作品處太少，遂據舊稿加以更定而成今本㊂。

曲品的內容，據自序說：「倣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畫品例，各著論評。析爲上下二卷㊃：上卷品作舊傳奇者及作新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其未考姓字者且以傳奇附，其不入格者擯不錄。」實際，曲品的內容並非如序上所說那樣簡單，而是相當的龐雜。爲徹底明瞭它的內容，這裏有詳細說明的必要。按曲品上卷以評論作者爲主，下卷則專論作品。上卷又分作舊傳奇者及新傳奇者兩部：作

㊀ 見王古魯譯本二二七頁。
㊁ 見曲品、曲律自序。
㊂ 見曲品自序。
㊃ 曲苑本有分上中下三卷者，乃沿王國維之誤。

舊傳奇者論元及明初的高則誠等八人，又分爲神、妙、能、具四品，用駢句評之；作新傳奇者論嘉靖至萬曆間諸作者，自沈璟至朱從龍等八十人，又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復分上中下等，共九品，先列各人姓氏字里，後亦用駢語評之（間亦有不加批評者，「中之下」以後更爲簡略）。後又附論作南劇者徐渭、汪道崑二人及作散曲者周憲王等二十五人，體例同前。卷下舊傳奇部份，就四品分論高明琵琶記等及無名氏之作二十七種；新傳奇部份就九品分論沈璟等及無名氏之作共一百六十四種，每種或論本事，或加評論。

曲品不僅將作品與作者分爲兩截品評，又復分爲許多等第，更多空泛文句，讀之頗令人有瑣碎、空虛之感，難怪雖是知友又校閱本書的王驥德也表示不滿。王氏曲律卷四說：「勤之曲品所載，蒐羅頗博，而門戶太多。」又說：「復於諸人概飾四六美辭，如鄉會舉主批評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略無甄別。蓋勤之雅好奬飾此道，誇炫一時，故多和光之論。」這評語說得非常中肯。曲品雖有上列許多可議之處，但它的價值並不因此稍受影響。

就現在看來，曲品的價值並不在於品類的分別和若干評語；而是在於著錄一百九十一種傳奇目和若干已佚傳奇的內容。其次是記錄作者的史料。它是著錄明代傳奇目最可靠的文獻，囊括明代全部重要作品；除了徐渭南詞敍錄（成於嘉靖三十八年）以外，以它的年代爲最早。清代黃文暘曲海目，王國維曲錄也多取材於曲品；尤其是曲海目明傳奇部份，幾乎全錄這書。所以，不論它本身的價值如

何，其史料價值是無可否認的。但現在所見的幾種本子都是和淸高奕傳奇品合刋，因而發生和高作糾纏的問題。如初編、重訂、增補三部曲苑本據原本將傳奇品五頁誤入曲品下卷下截之上，使高作也成爲曲品的一部份，而曲品下卷的中縫或頁邊又題爲新傳奇品。這最易使人迷惑，難怪近人著作中頗多因此致誤者。暖紅室本和吳梅校本雖將高作與曲品分開，但又把王國維氏認爲曲品卷中的古人傳奇總目也移至傳奇品之內，認爲高作的上卷。這樣，又發生古人傳奇總目是誰作的問題。至於前人和近代的校訂者所增若干和曲品矛盾的註以及因傳抄而生的錯誤，更是不一而足。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以諸本互校的一法，也唯有互校纔能約略窺見曲品的本來面目。這又得涉及曲品的版本。

曲品的版本，除今存諸本外，也曾有明刋本，曲律卷四說：「頃南戲鬱藍生已作曲品行之金陵。」可惜這明刋本的曲品，早經散佚，非但近人治曲者未能一見，即前代藏書者也未曾著錄。否則有原刋本可證，上述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今所見之本計有下列五種：

一　暖紅室刋本　有宣統至民國初年㊀及一九三五年上海來青閣重印二本，題彙刻傳奇附刻第二、三種。

㊀　暖紅室彙刻傳奇，最早刋於宣統，最遲刋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此附刻亦當與彙刻同時刋行。惟著者所見之本乃上海來青閣後印本。

二　北京大學排印本　一九一八年初版，一九二二年再版，吳梅校。

三　曲苑(初編)石印本　一九二一年古書流通處印。

四　重訂曲苑石印本　一九二五年印，陳乃乾編刋。

五　增補曲苑排印本　一九三二年上海、杭州六藝書局刋行，實卽新華書局所印，題聖湖正音學會增校。

這五種本子，前兩種都從劉世珩抄校本出，後三種都從王國維抄校本出，而劉王兩本又從另一抄本出，實則五本是同一來源的，它們的祖本均從淸人傳抄本出。劉世珩跋文說：「揭陽曾蟄菴參議(習經)昔見於廠肆，手錄藏之。不知其爲誰氏本也。」又云：「二書均無刻本。」㊀ 陳玉祥跋說：「譌字晦句，層出迭見，或係鈔胥者之誤。」㊁ 王國維跋也說：「此書誤字纍纍，文又拙劣。」㊂ 綜合這些跋文看來，可知諸本共同來源的曾習經藏本是抄本；至於譌字晦句雖經近人改正若干，但仍然可以看到，這又可證曾藏本是傳抄本。劉氏跋文又云：「近海寧王靜菴學部(國維)譔曲錄，余告以：前從曾蟄菴處鈔得此本，因假去校補數處，定爲三卷。」王跋雖沒有說明來源，據此跋知劉氏之本是鈔錄曾氏藏本，而王氏則又轉錄劉本的：這兩部抄本是現在諸本之母。

㊀ 劉世珩跋文僅見暖紅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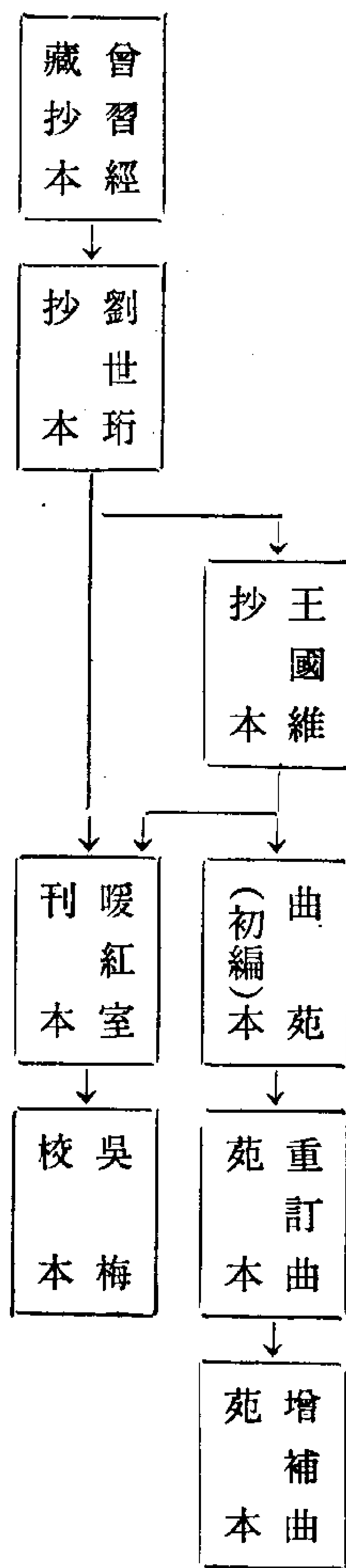
㊁㊂ 陳、王二跋諸本均有之。惟陳跋曲苑諸本均作「吳下三儂識」，劉、吳二本作「吳下陳玉祥三儂識，時館京邸天祿酉堂」。

王本後附有王氏光緒戊申(三十四年)跋文及吳下三傻宣統己酉(元年)跋各一篇。這本作跋文的年代雖較早，而刋出却遲。劉本據上引的跋文知爲王本所本，其抄錄時當較王本爲更早，今不詳抄於何年；而跋文則作於宣統庚戌(二年)，後於王跋二年。又劉氏跋文中有指摘王跋錯誤之處，則劉氏作跋時曾據王本參訂。此本鈔錄及刋出的年代，都早於王本。

以王國維鈔本爲底本的有三種曲苑本。曲苑(即「初編」本)刋於一九二一年，所收共十四種，曲品三卷、新傳奇品正續二卷，其次序爲第四、五種。重訂曲苑印於一九二五年，陳乃乾改編，删去原有之江東白苧，另增中原音韻等七種，共二十種。蓋混合初編本及讀曲叢刋二書而成者。這兩本相互間並無差異。增補曲苑本刋於一九三二年，删去重訂本中原音韻三種，另增碧鷄漫志等九種，共八集二十六種，曲品二種列入「石」集中。這排印本除多譌字外，大體與上二本面目不殊。

暖紅室刋本雖以劉氏自己鈔本爲主，也參考王鈔本，將原本誤入曲品中的高奕傳奇品提出，又把王本卷中古人傳奇總目，也歸入高作。吳梅校本除偶添註釋及不載劉氏跋文外，與暖紅室刋本完全相同，只把曲品、傳奇品卷上「夢鳳樓暖紅室校訂」改爲「長洲吳梅校」，而二書卷下校刋姓氏仍保存原樣，且傳奇品卷下又留着：「彙刻傳奇附刋第三種」九字，這可視爲吳本出於暖紅室本的鐵證。

總結上文，可將曲品諸本演化的歷程列一表如下：



三　諸本的異同

比較諸本的異同，其目的在於推測曲品的本來面目，以免爲近人所增的註釋所誤。這最好能見到曾習經的原藏本，現在非但無緣得見此祖本，卽王國維、劉世珩兩抄本也無從覓得。假如曲苑的初編、重訂二本是影印本，還可據它窺見王鈔本本來的面目以及何處是王跋所指「校補數處」，何處是陳玉祥所「改正數十字」，但現在也無此方便。這裏只能以今日流行的諸本爲限。

三本曲苑本相互間沒有什麼差異，尤其是初編、重訂二本完全一致。增補曲苑本除因排印而多若干譌字外，也只有排列先後不同，其誤處也與其他二本相同。這三本可歸爲一類。

暖紅室刊本與吳梅校本，非但面目不殊，其校改曲苑本之處也完全相同，只高奕傳奇品部份暖紅室本有若干改正（詳後），而吳本則與曲苑諸本相同。這二本也可合爲一類。

以三種曲苑本與暖紅室本及吳本相校，其間便顯示出極大的差異。這差異可分爲排列及分卷的不同與增補註釋二大類。

這裏先將排列及分卷的不同，列一表於下：

書名＼版本	初編及重訂曲苑本	增補曲苑本	暖紅室本及吳校本
曲品	(1)卷上 (2)卷中(卽古人傳奇總目) (3)卷下舊傳奇	(1)卷上 (2)卷中(卽古人傳奇總目) (3)卷下舊傳奇	(1)卷上 (2)卷下舊傳奇及新傳奇
新傳奇品(註)	(4)曲品卷下之新傳奇部 (5)高奕之新傳奇品 (6)(附)王陳二跋文	(4)高奕之新傳奇品 (5)(附)王陳二跋文 (6)曲品卷下之新傳奇部	(3)傳奇品卷上(卽古人傳奇總目) (4)傳奇品卷下(卽高奕作) (5)(附)王陳二跋文(暖本又多一劉跋)

(註)暖吳二本無「新」字，作「傳奇品」。

王國維跋文云：「新傳奇品五頁則高奕所續成。此本誤編在中卷之下，下卷之上，卷末之新傳奇品當

入曲品下卷。」按王氏所指乃是他所見的抄本，以此說與今本比勘，增補曲苑本與王說相合，是增補本雖有王氏跋文可據，却又沿誤未改，並且連跋文也移到前面來。初編及重訂本雖把高奕之作和跋文移後，但仍將曲品卷下「舊傳奇」之部與「新傳奇」之部分爲兩截，所差的是兩者次序不同而已。而三本又同把卷下「新傳奇」之部誤題爲新傳奇品，遂與高作相混，暖紅室本及吳本將兩部合爲一卷，甚是。至於高奕之作原名爲傳奇品（暖吳二本）或新傳奇品（曲苑三本），無原本印證不能確定，但據曲苑諸本與曲品卷下「新傳奇」部相混一點看來，頗似編者無法解決被分爲兩截的曲品中有「新傳奇」字樣，而將高作增一「新」字的可能。但最大的問題是：曲品究竟應分三卷還是二卷？傳奇品是二卷或是一卷？這兩點實在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卽古人傳奇總目應列爲曲品的卷中還是傳奇品的卷上。如果列入曲品則當爲三卷，列入傳奇品則爲二卷。王國維跋云：「內曲品三卷，鬱藍生撰；其新傳奇品五頁，則高奕所續成。」但此說與呂氏自序「析爲上下二卷」之說不合。劉世珩跋文也痛駁王氏云：「近海寧王靜菴學部（國維）……因假去校補數處，定爲三卷，以傳奇品爲中卷㊀，而以誤列下卷之上高晳音之新傳奇品爲下卷㊁。鬱藍生自序明言：『倣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謝赫畫品例，各著論評。析爲上下二卷：上

㊀ 按卽指古人傳奇總目。

㊁ 按：今見諸本曲苑均誤以曲品卷下下截之「新傳奇」爲新傳奇品，未有以高作題爲曲品下卷者，蓋曲苑諸本與高作相混，高作下尙有曲品卷下一部份，劉氏誤以王本視爲曲品下卷。應改爲：「而以誤列下卷高晳音新傳奇品下之一部爲下卷。」

卷品作舊傳奇者及作新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又各系小序，以神、妙、能、且〔具〕，上中下諸品次之。今仍作二卷，還其舊觀，並以正靜菴之失。」劉氏的駁斥雖是，但只據與自序不合之點來看，本身若干矛盾尚未發覺（詳後）。至於劉氏移至高作之內，跋中僅謂：「高晉音所編古人傳奇總目爲上卷，新傳奇品爲下卷，亦庶與序言：『但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之語合焉。」而確定古人傳奇總目爲高作的理由也未說出。這是非問題且留到後面去解決。

其次是暖紅室本與吳本增補註釋。其增補之處計有下列諸項：

一　增改卷上作者姓名字里三十五處。

二　增註卷下舊傳奇作者八處（吳校本爲九處）。

三　增註古人傳奇總目六十九處。

四　增補及修訂高奕傳奇品者，吳本僅一處，暖紅室本則有五處。

關於這一百一十八處的修訂增補的詳細情形，且留到下節去說。

四　暖紅室本與吳本的修訂及增補

暖紅室本及吳校本與曲苑三本的差異，不在本文的若干異文，而在劉世珩所增補及修訂的許多註釋。這些註釋，看起來似乎是無關緊要的瑣事，但他所增訂的全部都是涉及戲曲作者字里以及戲曲的

本事等問題，其中固然有可正原本的譌誤之處，然而也有增加許多新的譌誤，甚至和曲品本身矛盾，倘使根據劉氏的註釋立論，或以爲這註釋也是呂氏的原文，那便要引起莫大的誤會。所以這裏不憚煩地分別指出暖、吳兩本增補之處，其違失者並略加說明。

甲　增改卷上作者姓名字里者

	曲苑諸本原文	暖本及吳本的改文
1	卜世臣藍水秀水人	卜世臣藍水一字大荒秀水人
2	葉祖憲桐柏餘姚人	葉祖憲桐柏餘姚人按曲錄作憲祖
	以上「上之中」	
3	汪廷訥昌期休寧人	汪廷訥昌期休寧人按曲錄作昌朝
4	余聿雲池州人	佘　翹聿雲銅陵人佘原作余誤
	以上「上之下」	
5	祝長生金粟	祝長生金粟海鹽人
6	周　螺冠（初重二本） 周螺冠（增補本）	周□□螺冠□□人
	以上「中之上」	

7 程文修仲先仁和人
陳濟之　無錫人（初重二本）
8 陳濟之無錫人（增補本）
9 張午山
10 盧雀江無錫人
以上「中之下」
11 王　恆貞伯
12 端　鏊平川
13 張從德同谷
14 楊夷白
15 王玉峯
以上「下之上」
16 顧懷琳雲間人
17 陸江樓杭州人
18 李玉田汀州人

程文修仲先一字子叔仁和人
陸濟之利川無錫人
張□□午山□□人
盧□□鶴江無錫人
王　恆貞伯杭州人
端　鏊平川□□人
張從德同谷海寧人按曲錄作從懷
楊　珽夷白錢塘人
王□□玉峯松江人
顧　瑾懷琳雲間人按曲錄或云杭州
陸□□江樓杭州人
朱□□玉田汀州人

19 張瀨賓溧陽人

20 趙心雲

21 鄒海門

以上「下之中」

22 汪宗姬徽州人

23 黃廷俸

24 邱瑞吾

25 金懷玉會稽人

26 龍渠翁

以上「下之下」

27 周憲王誠齋

28 劉龍田山東人

29 李日華吳縣人

30 虞竹西崑山人

31 沈　任青門仁和人

張景嚴瀨賓溧陽人

趙於禮心雲上虞人按曲錄作心武

鄒逢時海門餘姚人

汪宗姬師文徽州人

黃廷俸君選常熟人

吾國璋邱瑞杭州人

金懷玉爾音會稽人

龍渠翁渠翁佚其名安慶人

周憲王有燉字誠齋

劉□□能(?)田山東人

李日華實甫吳縣人

虞□□竹西崑山人

沈　任青門一字野筠仁和人

32張文臺直隸人	張文臺隱君直隸人
33周秋汀直隸人	周□□秋汀直隸人
34陶具區直隸人	陶□□縣區直隸人
35吳　欽武進人	吳　欽□□武進人

以上「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

以上所增訂的三十五處，又可細分爲幾項：(一)增補名、字者(如 8、22、25、27、29、32、35 七則)，(二)增補別字者(如 1、7、31 三則)，(三)增補里居者(如 5、11、12、13、26 五則)，(四)增補名字及里居者(如 23、24 二則)，(五)改正誤字爲名者(如 10、16、17、18、19、28、30、33、34 九則)，(六)改正誤字爲名及增補里居者(如 6、9、14、15、20、21 六則)，(七)改正錯誤者(如 2、3、4 三則)。其增補修訂，是因爲曲品常有錯誤、遺漏，或以字爲名，及用名用字不一律之處，所以暖吳二本除改正、增補名、字、里居外，又一律以名爲主，其不詳者用□代之。這在形式上是頗爲整齊，然而已不是曲品的本來面目了。其所據除散曲作者外，均本曲錄卷四，而曲錄則又本傳奇彙考。至於字里與曲錄所載不同者，這兩本也兼註異說，如 13、16、20 三例。又暖吳二本改名字之處除上列外，又有數處。如曲品卷上所定評語一概用字，偶然也有用名的，如「中之下」錢直之則逕用其名，暖吳二本均改爲「海屋」的號。又卷下「新傳奇」部記作者亦用其字，但蛟虎記作者黃伯羽(中中品)，白璧記作者黃廷俸(下下品)，則用

其名，這兩本也改爲黃釣叟、黃君選的號(三例中僅黃廷俸的字爲曲苑本所未註)。

這增改工作雖便利於讀者，但這二本在書中並未註明何者爲原本所有，何者是自己所增訂。要不是與曲苑本互校，幾疑爲呂氏的自註；倘不和曲錄對照，也還找不到它的來源。這不僅混淆原文和註釋，而且還有遺誤讀者之嫌。至於改名爲字，形式雖然一律，也殊失本來面目。

乙　增註卷下「舊傳奇」作者

這項計有九則：

一　荆釵記　暖本下增「丹邱生作」，吳本下增「寧獻王作」。
二　牧羊記　吳本下增「馬致遠作」。
三　香囊記　兩本下均增「邵給諫作」。
四　金印記　兩本下均增「蘇復之作」。
五　連環記　兩本下均增「王雨舟作」。
六　殺狗記　兩本下均增「徐仲由作」。
七　雙忠記　原作「武康姚靜山作」，兩本均增「以上三本」四字，使金丸、精忠二記亦屬姚作。
八　寶劍記　原作「章邱李開先作」，兩本均增「以上二本」四字，使其前斷髮記亦屬李作。
九　五倫記　原作「邱瓊山作」，二本均增「以上二本」四字，使其前之投筆記亦屬邱作。

以上九則中(三)(四)(五)(九)四項雖不誤，但曲苑本均無此註，當爲劉世珩所加，非曲品所原有。至(一)(六)(七)(八)四項則完全本曲錄之說。荆釵記是否朱權之作，頗可懷疑，王國維雖主張此說，但並無確據。殺狗記爲徐𤩽作，僅見於靜志居詩話卷四，曲品中亦無說明。至斷髮記乃無名氏之作，註本曲錄誤屬李開先之作。又金丸、精忠二記亦非姚靜山之作，曲品明說：「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覩雙忠。」這二點乃王氏誤讀曲品又本古人傳奇總目之註因而致誤，而劉、吳二氏又相沿其誤。又曲品原註說：「作者姓名或不可考，合入四品，不復分別。」故其中只以曲的品格來分，不以作者爲準，劉、吳二本所增的「以上幾本」數字，殊不足信。至於吳本以牧羊記爲馬致遠之作，亦與曲品不合。按曲品謂：「元馬致遠有劇。此詞亦古質可喜。」是說馬氏亦有同名之作，非謂此劇卽是馬作。曲錄列入無名氏作，甚是。吳氏蓋本古人傳奇總目註之誤。

附記：暖、吳二本於「新傳奇」部亦有改易，如在湯顯祖、汪昌期名下加註及每作者「所著」下增「傳奇」二字，均無關重要，不列入。

丙　增註古人傳奇總目

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名之下，或註作者，或註本事，或兼註兩者，或失註。蓋無名氏之作則不註，曲品未敍及本事者也無可註，至作者本事曲品中均無可考者，則略去。暖、吳二本爲體例一律起見，儘可能

的加註，所加共六十九則。

一　增註作者的，有白兔、東郭、懷香、蕉帕（以上上排）、七國（中排）、殺狗（下排），六種。

二　增註本事的，有百順、連環、雙紅、釵釧、鮫綃、虎符、西園、題門、綵樓、玉玦、博笑、四豔、嬌紅、芍藥、鸞鎞、綠綺、畫鶯、霞箋、霓蓮、犀珮、箜篌（以上上排）、還帶、金丸、種玉、焚香、合釵、獅吼、分柑、長生、四夢、青衫、修文、龍劍、泰和、犀合（以上中排）、鳴鳳、節孝、葛衣、金鎖、紅梨、尋親、夢磊、玉環、寶劍、紅梅、錦箋、竊符、十孝、合衫、三祝、彈鋏、藍橋、五鼎、冬青、乞麾、臥冰（以上下排），五十六種。

三　增註作者及本事的，有瑞玉（上排）、雙忠、情郵（中排）、鸞釵、躍鯉（下排），五種。

四　改易計二種：金雀原註「山濤」，改爲：「無名氏作，潘岳事」；荆釵原註「柯丹邱作」，改爲「丹邱生作」。

以上增註及改易，本事則本曲品本文、傳奇彙考及今存的傳本等；作者則本曲錄。其中錯誤也頗不少，如誤東郭記爲汪道昆之作，誤修文記爲衍李賀事（按此記敍蒙曜事）。又如虎符記註：「如姬事」，竊符記註：「卽虎符事」，均誤。按虎符記乃衍花雲事（有明富春堂刊本，今存），竊符記衍如姬事（涵芬樓藏殘抄本），不知何以既誤虎符記爲如姬事，又誤兩書爲一事？又七國記註：「汪昌期作」，按七國記據傳奇彙考所載，乃敍孫龐鬥智事，實卽汪廷訥天書記的別名，總目既有天書，又收七國，而註又屬汪作，更使人迷惑。至鸞釵記註「鄭國軒作，劉漢卿事」，但鸞釵本事雖與白蛇記相同，是否一本，也不易

確定。

丁　增補及修訂傳奇品

傳奇品的增修，吳梅校本僅於吳偉業名下增通天臺、臨春閣二種，餘無更動。暖紅室本則有三處改易：(一)吳偉業名下增二種；(二)沈寧菴名下增十七種；(三)改易吳炳之作五種。這三點在劉世珩跋文中都有說明：「故於吳梅村僅取秣陵春一種，而通天臺、臨春閣二種未載。而沈寧菴撰者，註：『所著屬玉堂傳奇二十一本』，目祇載翠屏山、望湖亭、一種情、耆英會等，餘十七種未著其名，玆爲補之。至吳石渠五種，舊知爲：西園記、情郵記、綠牡丹、畫中人、療妬羹，今晉音新傳奇品有石渠之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圖、勘皮鞋、夢花酣。按此五種乃范文若撰，沈伯明南詞新譜並錄其曲。靜菴著曲錄已直指晉音隸入石渠之誤。並爲改正。」按劉氏增補吳偉業作二種及改正吳炳之作五種頗是，惟於原文中不註明，使初讀者易生誤會。至沈寧菴之作，高氏既誤沈自晉爲沈璟，又誤增一種情(即墜釵記之俗名)；而劉氏更承其誤，且曲品已著錄之十七種，亦不應補入高作中。又暖紅室本於作者里居亦有更易之處，如阮大鋮原註「金陵人」，改爲「懷甯人」；史集之原註「吳郡人」，改爲「溧陽人」，均本曲錄之說。

除了上面一百十八處的差異外，其餘暖、吳二本與三種曲苑本完全一致。總之，暖紅室本及吳本

是今日流行的諸本中改易原文最多的二種，其價值反不如次序錯亂的三種曲苑本。因爲從那幾本中尙可約略窺見曲品的本來面目。

五　諸本共同的錯誤與曲品本身之簡脫

除了暖、吳二本增改之處以外，要想以今日所見諸本推測曲品的本來面目，也頗不易，因爲諸本都是從一個傳鈔本出，其中有許多簡脫錯誤之處；且又經過王國維、陳玉祥二人的校補改正，其校改之處今又無法指出。這裏只能就諸本共有的錯誤一點來說。

卷下「新傳奇」部末附無名氏之作，自綉襦記至箜篌記共十七種，首云：「作者姓名有無可考，其傳奇附列於後。」但其中綉襦記、鳴鳳記二種後，諸本均附有作者姓名，前者註：「鄭虛舟作」，後者註：「王鳳洲作」。這兩條註決非出於呂氏之手，否則不應以作者姓名可考者列入無名氏作之內；而鄭若庸玉玦、大節二記，已著錄於前，不應又將綉襦記列後，自亂其體例。這顯然是後人的誤增，但是否出於陳、王二人之手，却無法證明。

其次以曲品上下二卷互校或與古人傳奇總目相校，又發現了曲品本身的簡脫或遺漏。這計有四項。

一　卷下「下上品」有湯賓陽玉魚記一種，而卷上「下之上」竟無湯氏姓名，依全書體例：凡卷下所

著錄之作品，卷上必詳論其人，此當爲卷上所遺漏。

二　卷上「下之上」有楊家霖、季陽春二人，而卷下「下上品」中並未著錄二人的作品。按卷上所論之作者，卷下必著錄其作品的通例，也當爲卷下所遺漏。

三　卷上「下之下」有金懷玉、朱從龍（春霖）二人，而卷下「下下品」僅有朱春霖所著香裘記等九種，無金懷玉之作。按金懷玉所作之香毬記、寶釵記等見於舶載書目；又據古人傳奇總目朱春霖有牡丹記，下註「祝英台事」，以卷上及總目與卷下相證，知朱氏名下漏列作品，又遺金懷玉之名，遂將金氏作品誤屬朱氏。似原書朱春霖下卽金懷玉，原本或傳鈔者簡脫朱氏之作及金氏之名的兩行，因而致誤。

四　卷下「上中品」張鳳翼名下註：「所著七本」（按暖、吳二本改作「六本」，誤），而所著錄僅紅拂、祝髮、竊符、灌園、扊扅、平播六種。按祝髮記條云：「柳城㈠稱爲七傳之最。」呂氏旣明說是七種，不應僅列六本，顯然是簡脫。據古人傳奇總目知所遺漏的是虎符記。

其他如誤屠隆爲屠龍，陸采爲江都人（卷上），誤雙修爲雙卿（卷下）等小誤，似出傳鈔者之手，不具論。

以上除出於後人增註及輾轉誤鈔者外，如（一）至（四）四則是否鈔者遺漏或原本簡脫，今無法可以確定。希望明金陵原刋本有發現的一天，不但這幾項問題可得解決，卽曲品本來面目也可重顯於世。

㈠　柳城卽孫如法，見曲律卷四。

六　古人傳奇總目

前面曾說古人傳奇總目曲苑諸本均列入曲品卷中，暖、吳二本則列爲高奕傳奇品卷上；而劉世珩在跋文中又曾指摘王國維列入曲品的錯誤。要解決這兩本誰是誰非的問題，先要與曲品仔細比勘，纔能得到結果。

按曲品卷下「舊傳奇」著錄二十七種，「新傳奇」部著錄一百六十四種，共一百九十一種。古人傳奇總目所收計二百二十八種，見於曲品者一百七十九種，新增者四十九種，曲品原有爲總目所未收者十二種。其中兩者相同的一百七十九種，可以不論。曲品原有爲古人傳奇總目所失收的十二種，名目如次：

墜釵記（沈　璟）　邯鄲夢（湯顯祖）　灌園記（張鳳翼）
風教編（顧大典）　白練裙（鄭之文）　清風亭（秦鳴雷）
鸚鵡洲（陳與郊）　紅拂記（張太和）　屡屡記（端　鏊）
玉鏡台（朱　鼎）　望雲記（金懷玉）　合鏡記（無名氏）

以上十二種不見於古人傳奇總目的原因，約有三項：

一　凡總目所錄劇名概用原書首二字，三字劇名的都不收，如風教編、白練裙、清風亭、鸚鵡洲、玉

鏡台、邯鄲夢六種，是故意刪去。

二　凡劇名二本相同的，總目僅收一種，如灌園記有趙於禮㊀、張鳳翼各一本，紅拂記有張鳳翼、張太和各一本，扊扅記有張鳳翼、端鏊各一本，望雲記有程文修、金懷玉各一本，總目僅收一種，刪去張鳳翼灌園、張太和紅拂、端鏊扊扅、金懷玉望雲四種。

三　遺漏墜釵記、合鏡記二種。

曲品所無而爲古人傳奇總目新增者四十九種如次：

四景　虎符　金雀　千祥　西園　題門　東郭　錦囊　瑞玉　懷香　吐絨　舉鼎　紅絲　蕉帕

鴛簪　王煥　（以上上排）　西樓　鵜釵　羅衫　異夢　七國　投梭　情郵　蟠桃　露綬　三桂

青樓　羅囊　牡丹　神鏡　金縢　張協　（以上中排）　水滸　鸞釵　躍鯉　紅梨　夢磊　雙孝

麒麟　金花　紅梅　衣珠　花園　硨碟　卧冰　東牆　江流　菱花　南樓　（以上下排）

其中牡丹、虎符二記，疑爲曲品原有（見前節）而爲今本所遺漏者，則總目所載當非新增。

這四十九種中，除去古傳奇二種（王煥、張協），明初之作三種（舉鼎、羅囊、躍鯉），嘉靖時作二種（懷香、虎符），萬曆之作六種（水滸、紅梨、紅梅、投梭、牡丹、七國），無名氏之作二十六種（四景、金雀、千祥、題門、錦囊、吐絨、紅絲、鴛簪、羅衫、異夢、蟠桃、三桂、青樓、金縢、鸞釵、雙孝、麒麟、金花、衣珠、

㊀ 按趙作應作溉園記。

花園、硨磲、臥冰、東牆、江流、菱花、南樓）外，其餘十種（神鏡、露綬、蕉帕、夢磊、鵜釵、西樓、瑞玉、東郭、西園、情郵）是否出於呂天成之手，頗可懷疑。

綜觀古人傳奇總目二百二十八種，其所註之作者與本事顯然有誤的，至少有下列幾點：（一）斷髮記誤爲李開先作。（二）金丸、精忠二記誤爲姚靜山作。（三）不知七國記卽天書記之別名，重複（以上三點已見第四節，不贅述）。（四）金縢記註：「喬夢符作」，誤。按此記僅見明人戲曲選本，所錄乃元羅貫中風雲會之第二折（最娛情四集），總目殆本此類書著錄。（五）誤五福記爲鄭若庸作（詳下）。（六）金雀記敍潘岳事，誤註爲「山濤事」（見曲苑本，暖、吳二本均改正）。（七）明珠記敍王仙客、劉無雙事，江采蘋乃配角，總目亦誤註爲「江采蘋事」。（八）妙相記曲品謂：「俗稱賽目蓮，鬨動鄉社。」此又誤爲「目蓮事」。至於作者失考者則更多，如躍鯉記陳羆齋作，水滸記許自昌作，投梭記徐復祚作，鵜釵記史槃作，瑞玉記袁于令作，蕉帕記單本作，情郵記吳炳作，總目均未註。

現在再來考察古人傳奇總目的作者問題。

一　王國維跋文所說的三卷，與呂氏自序「析爲上下二卷」之說不合，這在劉世珩跋文中已有詳細的駁斥（第三節），可見曲苑諸本列入呂氏曲品中卷是王氏的錯誤。

二　曲品所著錄的作品除舊傳奇外，大部份是與呂氏同時的萬曆間人之作，萬無認爲「古人」之理。

三　古人傳奇總目所著錄之作品，其劇名、作者往往和曲品不同。如曲品「舊傳奇」部的拜月、孤兒、教子三種，古人傳奇總目則爲幽閨、八義、尋親。按這三種宋元南戲的全稱應爲：蔣世隆拜月亭、趙氏孤兒記、周羽教子尋親記，呂氏雖用簡稱，但還本原名；至總目則用明人改本的劇名，非但與曲品不合，而且可證其時代較曲品爲後。又如「新傳奇」部祝金粟紅葉，總目則改爲題紅；註：「祝金粟作，韓夫人事。」按題紅記乃王驥德改其祖父王爐峯紅葉記之名㊀，三本雖同衍一事，而劇名祝作又與王爐峯作同名，但祝作與王驥德改本無關，不能逕改爲題紅記。且王、呂二人是知交，倘總目果出呂氏之手，也無以王作屬祝氏之理。又曲品以金鎖記置葉憲祖名下，而總目則註：「袁于令作」，也顯然不合。至如五福記，曲品列於「作者姓名無可考」之內，明認爲無名氏之作（按傳奇彙考屬徐時勉作），又說：「韓忠獻公事，揚厲甚盛。還妾事，已見鄭虛舟大節記中。」而鄭若庸大節記條謂：「大節工雅不減玉玦。孝子事業有古曲；仁人事今有五福；義士事今有埋劍矣。」據此，則大節記乃合敍孝子、仁人、義士三事，而仁人事卽韓琦還妾，與五福記題材相同，故說：「還妾事已見鄭虛舟大節記中。」非謂鄭氏別有五福記或五福記是鄭作。而古人傳奇總目五福下註：「鄭虛舟作」，與曲品原意矛盾。——從以上六點不同看來，曲品與總目顯然出於二人之手。

四　又從總目所删十二種來說，果出於呂氏之手，不應有所删略。再就總目所增之四十九種中神

㊀　見曲律卷四。

鏡記等十種看來，更可判斷與呂氏無關。呂天成所著之傳奇，見於曲律卷四者，有神女記等十種，總目中僅收神鏡記一種，以作者喜表張自己作品的慣例，如果總目出於呂氏之手，不應僅列一種。又曲品中雖未著錄自己的作品，但於論他人之作時，偶然也曾涉及，如二閣條云：「予曾爲雙閣畫善記，即此朱生事也，不意汪亦爲之。予雜取紈袴子半入之；汪則惟詠梅雪，更覺條暢。」春蕪條云：「宋玉事，予曾作神女、雙棲二記。」及龍膏條：「往余譜金谷記。」至少這四種應該列入。至於單本蕉帕記、露綬記，史槃夢磊記、鶼釵記四種，其作者均爲晚明人。其中蕉帕記可確定爲萬曆間作，呂氏曾爲作序（見李調元雨村曲話卷下引譚曲雜劄〔附南音三籟中〕，今六十種曲本無此序）。其餘均不知作於何時，似均爲萬曆以後的作品，呂氏在萬曆時能否見到，殊可疑。又孫仁孺東郭記雖序於萬曆四十六年戊午㊀，然刊行則在崇禎間。袁于令西樓記，乃天啓間之作㊁；瑞玉記據劇說卷三乃衍周忠介與魏璫事，最早亦當作於天啓七年以後。而吳炳情郵記，據卷首小引記年，有「庚午季冬」，乃崇禎二年之作；西園記之作，亦約略同時。這些作品決非卒於萬曆末年的呂天成所能預知。

據上列諸點，可確定古人傳奇總目和呂天成無關，當非曲品卷中。然則是否如劉世珩所說爲高奕傳奇品中的一部份呢？按劉氏跋文云：「高晉音所編古人傳奇總目爲上卷，新傳奇品爲下卷，亦庶與

㊀ 見白雪樓原刊本。

㊁ 見孟森心史叢刊二集西樓記考，推定作於天啓四年以前。

序言『但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之語合焉。」僅說明傳奇品所著錄的作品與高氏序言相合，而古人傳奇總目是高作的理由並沒有指出，且序言中也無涉及總目之處，是否高作，也頗有問題。推測劉氏所以要把總目屬於高作的理由，大約因爲曲品與傳奇品合刋，既然知道總目不是呂天成之作，則當屬諸高氏。這「想當然」的判斷，頗難使人首肯。以清初人的高奕視萬曆及其前的作品爲「古人」之作，雖與古人傳奇總目標題相合，但仔細考察其內容也有可疑之處：

一　就古人傳奇總目中單本蕉帕記、露綬記、袁于令西樓記三種，與傳奇品重複看來，高氏不能既將單、袁二人列入「現在所見聞者」傳奇品之內，又復置於古人之作中，非但重複而且矛盾。

二　高氏雖誤以范文若之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圖、勘皮靴五種爲吳炳之作，然必知吳炳能曲，且與高氏爲同時之人，必無將吳氏西園記（總目註：「吳石渠作」）又列爲古人作之理（又情郵記一種，曲苑諸本均未註撰人，暖、吳二本所題乃劉世珩所增，姑不論），當亦非高作。

這總目既非出於呂高二人之手，然而究竟是誰作的呢？

總目二百二十八種中，和曲品相同的有一百七十九種之多，大體上是以曲品爲根據。至於較曲品所少的十二種，除偶然遺漏的三種，其餘都是有意的刪略。增補的四十九種內古傳奇及無名氏廿六種，以及舉鼎、躍鯉、紅梅、七國、露綬等五種均同傳奇彙考，似有據彙考增補的可能，但沒有確證不能斷定。總之，這總目的撰者，乃是有心補曲品之失。其時代當爲清初或中葉，故視晚明人爲古人。其人

與高奕同時或略有先後，但未及見高氏之書，否則不會著錄高氏已收之單本、袁于令之作。最遲亦當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前，因其中所增之四十九種劇目已爲曲海目所引用。這位作者是曲品的讀者或是傳鈔者，故將其作附於曲品中，後人因迻寫之訛，誤認爲呂作；至劉世珩又誤爲高奕之作，遂使近人墮於兩重迷障之中。

七　曲品的後來及其影響

著錄曲目的書籍，除曲品、傳奇品以外，清代有黃文暘曲海目（附載於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錄三部，其著錄明傳奇無不直接間接以曲品爲根據。蓋記錄明傳奇目的書以曲品所錄爲最多，所以後出之書雖有增益更易，但都是以它爲藍本的。其中今樂考證一種乃間接據曲海目入錄，並未見曲品原書，這裏撇開不說。曲錄則明言據曲品入錄；至曲海目雖未說明所本，但從大體與曲品脗合看來，可以證實是以曲品爲根據的。

曲海目一卷，是乾隆丁酉（四十二年）至辛丑（四十六年）間黃文暘任修改詞曲局總校官時所作，修改凡四年竣事，黃氏撰成曲海二十卷，曲海目僅是其中一個總目（見揚州畫舫錄卷五）。曲海原書今散佚不存，僅這個總目保存在畫舫錄中。曲海目中所載明人傳奇部份和曲品及古人傳奇總目相校，雖相差無幾，但也頗有更動，比勘的結果如次：

一　曲品與古人傳奇總目兩者原有的吳大震練囊記、趙於禮畫鶯記、謝廷諒紈扇記三種，不見於曲海目，這三種當爲黃氏偶然的遺漏。

二　曲品及古人傳奇總目所無，而爲曲海目新增者計有：沈璟耆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一種情（按此四種本高奕傳奇品誤收），陸采椒觴記、分鞋記，任誕先（按即陳與郊）櫻桃夢、靈寶刀，盧次楩想當然（本傳奇品），史槃合紗記，阮大鋮雙金榜、牟尼盒、忠孝環、春燈謎、燕子箋（按此五種亦據傳奇品增）及無名氏目蓮救母（按鄭之珍作）、節俠記、四喜記（按謝讜作）、琴心記（按孫柚作）、飛丸記、運甓記、玉珮記，共二十二種。

三　曲海目誤將一劇分爲兩本。如曲品所載孤兒、教子二記，古人傳奇總目改作八義、尋親，實則是一劇的異名，而曲海目的編者不知名異實同，竟分爲二劇著錄，既有徐叔回八義記，又有無名氏孤兒記；前有教子記，後又有尋親記。這兩種雖有元南戲與明人改本的不同，但這在曲海目編纂時是不易知道的；它所以重複的收入，乃是因參合曲品、古人傳奇總目二者所致。

四　曲品原有而爲古人傳奇總目所失收的十二種，除無名氏合鏡記外，曲海目均已補入，可證曲海目是以曲品爲主。至於古人傳奇總目所增的四十九種，曲海目也收入四十七種，只把西樓記、西園記移入「國朝傳奇」中，則又兼採古人傳奇總目了。至於誤題精忠、金丸、斷髮、鳴鳳、綉襦等作者，乃是本總目及曲品註致誤。總之曲海目一書除增刪外是參合曲品、古人傳奇總目兩者而成的。

其次是王國維的曲錄。曲錄卷四傳奇部上(卽元明傳奇部)所錄諸傳奇,不僅以曲品爲限,而是參合曲品、傳奇品、曲海目、曲考、傳奇彙考五種。要說明曲錄與曲品及古人傳奇總目兩者之繼承關係,先要說明曲錄的體例,然後纔能得見其本來面目。然而曲錄一書,又無凡例可見,只有從本身推尋一二。這裏僅能說明如下的三點:第一,凡傳奇有六十種曲本或其他傳本的,或旣註其傳本又註明所據的書名;或僅註其傳本。如沈采千金記、還帶記、四節記,末註:「右三本見曲品、傳奇彙考、曲海目。」而今存之千金記項下又註:「六十種曲本。」是兼註來源及版本。而鳴鳳記則僅註其版本。其次,所註以曲品、傳奇品、曲海目、傳奇彙考、曲考五者爲主,不以古人傳奇總目爲據,似將古人傳奇總目包括在曲品以內。如喬夢符金縢記,曲品原文不載,僅見於古人傳奇總目。曲錄謂:「明鬱藍生曲品題元喬吉撰,黃文暘曲海目仍之。然不知何據。」則明認總目爲呂作之一部。總目所錄與曲品相同者,略去不載還有理由,至於與曲品不同而與曲海目、傳奇彙考同者也不出總目之名,似又不信任爲呂作了。如擧鼎記、羅囊記均見總目,而曲錄註擧鼎記及其前二本云:「右三本見無名氏傳奇彙考。」羅囊記註云:「見黃文暘曲海目。」又如神鏡記註:「右見傳奇彙考、曲海目。」躍鯉記註:「見傳奇彙考。」無名氏鸞釵記至南樓記二十餘種註:「右二十七本見傳奇彙考。」這幾十種也完全不見於曲品而僅見於總目,曲錄不以傳爲較早的總目爲據,反以晚出之曲海目等爲本,似對總目已有懷疑之處。案曲錄自序作於宣統元年五月,距光緒三十四年冬作曲品跋時僅六七月,對於總目的認識似有推翻爲曲品卷中說之可

能；但據曲錄本身說，其前後不一致之處，雖起王氏於九原也無法解答吧。更次，曲錄雖以曲品等五書爲主，但並未仔細校它們相互間的異同，故所註常有遺漏和錯誤。如雙烈記、杖策記均見曲品，而曲錄於前者註：「見傳奇彙考。」後者註：「右見傳奇彙考、曲海目。」又如牡丹記註：「同上」，其上玉釵記註亦同，更上爲玉魚記，註：「右見曲品、傳奇彙考、曲海目。」按牡丹記曲品不載（是傳寫簡脫，見五節），僅見古人傳奇總目，是又以總目爲呂作之一卷。又練囊記註：「傳奇彙考云與張仲豫合作。」按此說見於曲品下上品吳長孺之作中，曲錄不引時代較早之曲品，而引晚出的傳奇彙考，非但不注意其先後，且未細校其同異之處。至於曲品釋曲部份所記曲目爲曲錄所遺漏的則更多，這且留到下節去說。

曲錄既這樣苟簡錯誤，要從其註文中尋出與曲品、總目兩者演變的關係，幾有無從下手之感，這裏只能就曲目略加說明。

一　曲錄將曲品及古人傳奇總目所載曲目全部收入，而曲品原有爲總目所刪之十二種，王氏據曲品補入。至曲海目遺漏的幾種，王氏也據曲品增補。誤分孤兒、教子爲兩種，及誤題鳴鳳記等作者均同曲海目。

二　古人傳奇總目所增的四十九種，除虎符記外，曲錄雖全部著錄，但均不註明出於總目（僅金滕記註謂見曲品）。其中又略有不同，如西樓記、西園記、情郵記三種移入清人之作中；有傳本之懷香記、紅梨記、蕉帕記、水滸記、東郭記、投梭記、金雀記七種兼註版本及所據之書；舉鼎記、羅囊記、躍鯉記、

紅梅記、七國記、牡丹記、神鏡記、露綬記、夢磊記、瑞玉記、鶼釵記、鸞釵記、千祥記、異夢記、四景記、羅衫記、雙孝記、麒麟記、金花記、題門記、錦囊記、吐絨記、三桂記、蟠桃記、衣珠記、花園記、磚碟記、菱花記、江流記、東牆記、王煥、張協、鴛鸞記、臥冰記、紅絲記、南樓記、青樓記三十七種，則僅註所據之曲海目或傳奇彙考等。

三　除據曲品著錄外，曲海目所增之二十二種，亦補入二十種（內任誕先二種誤入雜劇項，又誤題高漫卿）。此外又據傳奇品、傳奇彙考、曲考、南九宮譜，著錄若干種。

四　改題作者，如幽閨記屬施君美作，荆釵記屬丹邱先生作，殺狗記屬徐㽔作，綉襦記屬薛近兗作，均與曲品、曲海目不同。

其次，如前面所說，因曲品本身的簡脫，與傳奇品的綜錯以及誤註等，以致近人著述的徵引，每有錯誤。這裏，再就這點略加說明。在近人的著述中徵引有錯誤的，大抵因卷帙混亂而生的居多，如容肇祖先生明馮夢龍生平及其著述文中一節云：

「又新傳奇品說：『馮耳猶（所著一本）雙雄：聞姑蘇有是事。此記似爲人洩憤耳。事雖卑瑣，而能恪守詞隱先生（沈璟）功令，亦持敎之杰也。』高奕新傳奇品評馮猶龍的傳奇……」又如趙景深先生沈璟一文論義俠記（讀曲隨筆一八三頁）說：

「高奕新傳奇品云：『激烈悲壯，具英雄氣色。但武松有妻似贅、葉子盈添出無緊要。西門慶鬥

殺。(此下疑有闕字)先生屢貽書於余曰：此非盛世事，祕而勿傳。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吳下競演之矣。』」又如莊一拂先生古今雜劇傳奇東同韻存目上(戲曲第一輯)忠節記條云：

「新傳奇品云：此小說中懷春雅集也，風雅而近古板者。此君甚學足，每以古人姓名叶韻，不一而足，亦是別法。」又風教編條云：

「傳奇，清高奕新傳奇品著錄。殘。新傳奇品云：『一記分四段，倣四節，趣味不長，然取其範也』。」

除上面隨手所舉的幾個例以外，其他也很多，這裏不一一列舉。按容文所引之新傳奇品，與下文之高奕新傳奇品雖未混而爲一，而所指卽曲品卷下「新傳奇」部份，但曲品中並無新傳奇品之名，容文殆爲曲苑本妄題致誤。趙、莊二文所引之句，均見曲品卷下「新傳奇」之部，義俠記見上上品沈寧菴項，忠節記見中中品錢海屋項，風教編見上中品顧道行項，與高奕之作無關。其致誤的原因，也同樣由於曲品卷帙混亂，又誤題爲新傳奇品，和高奕之作糾纏不分而生。這錯誤應該歸咎到曲苑的編者，而非引用者的責任。

因不明曲品及古人傳奇總目中的許多註是近人所增，誤以爲書中原有而大上其當的，也頗不少，這裏僅舉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第五章及第八章的兩例，以見一斑。如殺狗記條首云：「明徐𤰝撰。(新傳奇品、靜志居詩話卷四)……」(王譯本一一三頁)又鸞釵記下註云：「鄭國軒撰，名里無可考。(曲錄以之爲無名氏撰，今據傳奇品)」(王譯本二八三頁)，下又論古人傳奇總目云：「以上並列於傳奇品

之古人傳奇總目中。傳奇品之作者高奕爲明末淸初人，其新傳奇品列時人之作。古人傳奇總目列其前之作，以之與曲品對照，萬曆間之作居多。著者據暖紅室本曲品及劉世珩跋文之說，誤認古人傳奇總目爲高奕傳奇品中的一部份，不知總目與傳奇品兩者之間有若干矛盾之處，實爲劉跋所誤。至於古人傳奇總目（卽靑木氏文中所指之新傳奇品及傳奇品）及曲品「舊傳奇」部殺狗記下所註之「徐畛作」或「徐仲由作」，僅見於暖紅室及吳梅兩校本，曲苑三本都沒有註，明是劉世珩據曲錄所增。而殺狗記爲徐作說，又僅見於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四，曲品、曲海目、傳奇彙考均列入無名氏之作中，至王國維曲錄始據朱說定爲徐作。以暖紅室本曾據曲錄參訂，則此註顯然出於劉手無疑。又鸞釵記下，總目所註之作者及本事亦僅見暖、吳二本，曲苑諸本也沒有，亦當出劉氏之手；且曲錄、傳奇彙考、曲海目均入無名氏之作，不知劉氏又據何書定爲鄭國軒之作（按鸞釵記與鄭作白蛇記本事雖同，是否鄭作也不易確定）？這些又是被劉氏註文而引入錯誤的。

爲釐淸曲品的重重迷障起見，希望能有明刊本發現的一日。但在這本未發現以前，我們至少應該指出今存諸本的異同，以及何處爲劉世珩所增補，免得以後的學人再生誤會。同時爲他人重修曲錄的準備，對於這著錄明代傳奇最重要的文獻，也不得不重新整理。

八　曲品與曲錄

曲品所著錄的劇目，除了一百九十一種以外，在釋曲的部份中尙有若干種可以找到，這些劇目中雖有一部份已見於他書，但多數却是未經著錄的。曲海目、曲錄二書雖曾引用到曲品，但注意所及也祗以眉目清楚的一百九十一種爲限，都沒有注意到釋曲部份的劇目。首先留意這點的是趙景深先生，他在讀曲隨筆中曲品與曲錄（二四一——四三頁）一文中說：「王國維曲錄是中國雜劇傳奇等的總目，曾引用到呂天成的曲品。但他僅於粗枝大葉的抄下一些曲目而已，並不曾將曲品仔細閱覽。如果我們把曲品全文讀一遍，便可在釋曲的部份找到十二種曲目是曲錄所遺漏的。」後卽附其所輯十二種曲目，並略加解說。茲擇錄如下：

一　鳳鈎（按暖、吳本作「釵」）二劇，葉憲祖作，疑爲雜劇。沈璟鴛衾條註云：「吾友桐柏生有鳳鈎二劇亦取之。」

二　麟鳳記，葉憲祖玉麟條註云：「三蘇事舊有麟鳳記，極輕倩。」

三　雙閣畫善記，呂天成作，疑爲傳奇。汪廷訥二閣條註云：「予曾爲雙閣畫善記，卽此朱生事也。」趙以爲：「呂作雙棲記不知是否就是雙閣畫善記的異名。姑書於此。但曲錄所載，亦僅神鏡記一種耳。」

四　題紅葉，陳與郊作，疑爲雜劇。祝長生紅葉條註云：「吾友玉陽生有題紅葉遠勝之。」下列陳氏的號。

五　懷香記，沈鯨青瑣條云：「古有懷香記，不存。」趙文疑此非陸采之作。

六　玉如意，程文修玉香條云：「別有玉如意，亦此事，未見。」

七　琴心雅詞，葉憲祖作，疑爲雜劇。陸濟之題橋條云：「吾友葉美度有琴心雅詞八齣，甚佳。」

八　斬袪記，兩宜居士鋸鋙條云：「然古尚有斬袪一記，未見。」

九　金谷記，呂天成作。楊夷白龍膏條云：「往余譜金谷記。」趙文疑卽金合記之誤書。

一〇　三生記，王玉峯焚香條云：「別有三生記，則合雙卿而成者。」趙文謂：「不知是否卽曲錄所著的明妓馬守眞三生傳。」

一一　傳書記，黃維楫龍綃條云：「舊有傳書記。」

一二　西湖記，金懷玉桃花條云：「崔護事佳，……與俗本西湖記一類。」

這樣細心的輯錄，頗足補王氏曲錄之遺。但上列十二種除二、六、七、八、一〇以外，其他七種或有偶誤或有補充說明的必要。

曲品所謂「古有懷香記」趙文疑非陸采之作，甚是。按呂氏所指當卽散曲刷子序之賈充宅偷香韓壽（南九宮譜及九宮正始作韓壽。）南戲。又「舊有傳書記」，亦當指南戲而言，徐渭南詞敍錄有柳毅洞庭龍女一目，曲品所說卽此種。曲錄中著錄南戲極少，非但沒有這兩種，卽南詞敍錄等書所載亦未著錄；蓋王氏當時尙未見到這類曲目。至呂天成的十種，曲錄僅有神鏡記一種，曲律所載，王氏均失收。趙文

疑雙閣畫善記或卽雙棲記，誤。按曲律著錄呂作十種中有雙閣記，卽雙閣畫善記的簡稱。又呂作有金合記一種，似卽龍膏條所說的金谷記，「谷」字當爲曲品傳寫之誤。葉憲祖鳳鈎或鳳釵二劇，鳳當指團花鳳，鈎則未知所指(疑卽丹桂鈿盒)。又西湖記，趙文未題作者。按原書今存，題秦淮墨客撰。秦淮墨客卽紀振倫。至題紅葉爲陳與郊作，又疑爲雜劇，均誤。按曲品所謂：「吾友玉陽生」，乃指王驥德，因王氏有玉陽別號；而曲律卷四又明說：「先君子命稍更其語，別爲一傳，易名題紅。」是明爲王作傳奇無疑。至誤爲陳與郊之故，當因陳氏亦有玉陽仙史的別號所致。

又曲品釋曲部份爲曲錄所未收者，除上列十二種外，尙有七種爲趙文所遺漏，遂錄如次：

一　後庭花南戲　沈璟桃符條云：「卽後庭花劇而敷衍之者。宛有情致，時所盛傳。聞舊亦有南戲，今不存。」按元鄭廷玉有包待制智勘後庭花雜劇，敍劉天義、裴靑鸞事，南戲的劇名和本事，當亦相同。但南詞敍錄等曲目均不載此種，未知何故。

二　四德記　卽三元記的改本。沈受先三元條云：「近插入三事，改爲四德，失其故矣。」按劇說卷四引湯來賀內省齋文集云：「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又秋夜月中亦選有一折。是四德記確有其書，非僅插演於三元記之中。

三　紅拂記　近齋作。張太和紅拂條云：「伯起以簡勝，此以繁勝，尙有一本，未見。……記中句記序(此處疑原文有誤)云：『紅拂已經三演：在近齋(暖、吳本作「齊」)外翰者，鄙俚而不典；在冷然

居士者短簡而不舒；今屏山不襲二格，能兼雜劇之長。』」按文中所說冷然居士及屏山，卽指張鳳翼、張太和二本紅拂記而言。據此，曲品所載紅拂記已有三本之多，而劉晉充、馮夢龍、凌濛初（三劇）、荔軒四家之作尙不在內。

四　扊扅記　張太和作。張鳳翼扊扅條云：「張太和亦有記，別一體裁，而多勦襲。」按曲品所載扊扅記除此本外已有張鳳翼、端鏊二本。疑此本爲雜劇。

五　鸞筆記　鳴鳳條云：「江陵時，亦有編鸞筆記，卽此意也。」

六　中湘藏珠　秦鳴雷淸風亭條云：「俗有中湘藏珠亦如此，而調不稱。」按明人徽池調戲曲選本秋夜月第二冊有藏珠記一折，敍夫妾幽會，當爲生子以前事，與曲品「妬妻欲殺妾子者」合；又爲俗腔劇本，當卽曲品所指。

七　奪戟　連環條云：「原有奪戟劇，亦妙。」疑爲雜劇。

這些增補或不免近於煩瑣，但爲整理曲品及供重修新曲錄者參考，這煩瑣的增補或不無有點用處。

在今日戲曲資料多量發現的情況下，曲錄一書所載已不足供學人的參考，重修新曲錄正是急迫的需要。然而在新曲錄未產生以前，整理以前的曲目，也是中間必經的過程。但曲海浩瀚，筆者曷克當此重任，惟在整理過程中願致微力於此，本文只是整理中的一例而已。

祁氏曲品劇品補校

補校凡例

一 本書以黄校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録之祁氏曲品、劇品（書影無「明」字）爲補校之依據。校録所録計七百零九則，茲擇其可補充、商榷者二百四十餘則，爲之補校一過。

一 曲品之「雅品」殘稿，校録以爲此乃逸文，附録於後。按其次第，應在「逸品」之前，故移置於首。

一 補校按祁氏原書諸品次第排列，以不更動爲原則。唯劇品中朱有燉及誤題楊誠齋之作三十餘種，頗多糾葛。爲敍述方便起見，合而校之，遂移動數則；此爲例外。

一 本書以逐條補校爲主。至曲目葛藤較多者，除逐條補校外，並先爲總述一則，若汪廷訥、史槃、朱有燉之例是也。其不宜分條補校者，則合數則爲一，若香毬等九種、男王后等五種之例是也。

一 補校逐條先引校録原文，次述所見，以便對照。其少數無甚出入者，則略撮校録大略，不再徵引，如紅紗二種之例是也。至補充數則，亦不引用，如百順、孝泉、櫻桃園數例是也。

一 凡祁氏題署或原文可商榷者，唯於校文中摘取數語，不再逐一徵引。若止論原文，則不引校録，亦

唯花舫緣一例而已。

一　補校所據，其主要者有：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錄鬼簿續編、永樂大典目錄、南詞敍錄、曲品、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品、曲海目、今樂考證、曲錄、傳奇彙考、曲海總目提要。非徒博聞徵實，且窮源探流，或可窺其遞嬗之蹟，庶幾免於逐末之譏。

一　明代以來，藏書目錄之涉及戲曲者，無慮數十家，未能遍引，唯剌取有關者若干而已。

一　見存戲曲非徒浩瀚難知，而補校亦非戲曲全目，故不能一一徵引。然亦勉就所知，略補一二。若校錄原文無煩補充、商榷者，傳本雖可增補，亦不闌入，以省篇幅。

曲品補校

雅　品（殘存三十一則）

綉繻（二五四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題鄭若庸撰。叢刊初集收明朱墨印本四卷。又有文林閣刊本，今存。

按：綉襦記之作者，異說紛紜。呂天成曲品列於「作者姓名有無可考」之十七種中，明謂無名氏之

作也。又謂：「雖不逮玉玦，而亦非庸品。」蓋兩記均及狎遊事，故並論之，非謂此亦若庸之作也。今所見諸本曲品均出傳鈔本，不知何人增註「鄭虛舟作」（諸本同），於是此無名氏之作逕屬鄭氏矣。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黃氏曲海目、姚氏今樂考證著錄（五）等目，亦並屬鄭若庸作。考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及節本之顧曲雜言與敝帚齋剩語論此記者共三處，茲分別述之：（一）野獲編卷二十五類雋類函條云：「鄭（若庸）工塡詞，所著綉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又見剩語卷上，顧曲雜言不收）（二）又同卷拜月亭條謂：「綉襦記中鵝毛雪一折……余謂此必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均以此記爲鄭作，似無可疑。然今所見野獲編乃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所刊，經康熙間錢枋改訂重編者。顧曲雜言亦收此條，末句作「非化治間人所能辦」，猶存本來面目。（三）同卷塡詞名手條云：「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成宏間」（雜言作「化治間」）。此二則均謂成化、弘治間人，與嘉靖間人鄭若庸無涉也。沈氏之言分歧若是，今姑依呂氏曲品原意及祁氏曲品屬之無名氏較妥。惟呂氏列入「新傳奇」，則又以爲萬曆間無名氏撰。周暉金陵瑣事卷二屬正德間人徐霖作。淸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四又屬萬曆時人薛近兗作。曲錄卷四從之（不屬鄭若庸名下）。疑此記初非一本，又屢經改訂或重作者。最早當爲之南戲，名爲李亞仙，九宮正始錄殘曲八支。明代戲曲選本別有題剔目記（八能奏錦卷一上欄、樂府菁華二卷上欄）、刺瞽記（大明春卷五上欄），雖亦演鄭元和、李亞仙事，然亦非今所見之綉襦記也。今所存傳本，別有李卓吾評本、陳眉公評本、寶晉齋刊本、暖紅室刊本、涉園景印本。

犀合（二五五頁）

〔黃校文〕姚錄著錄，又作八不知犀合記。未題撰人。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亦均不著撰人。

按：南詞敍錄「本朝」類首著錄，作八不知犀合記（今樂考證著錄〔七〕據敍錄、曲考收二本）。胡文煥羣音類選卷二十一收殘文二齣。祁氏云：「舊有唐伯虎傳奇，此仿之爲是記。」按：「虎」乃「亨」字誤。元南戲有唐伯亨因禍致福，見永樂大典目錄。犀合記乃明人之改作，故祁氏云云。

墜釵（二五五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

按：沈自晉南詞新譜（以下稱新譜），首詞曲總目云：「伯英作。俗名一種情。」據曲律卷四知當時刻本非一，今未見。見北京圖書館及長樂鄭氏各藏鈔本一部。清高奕傳奇品以下諸家曲目以一種情屬沈自晉作，據新譜可正其誤。

十孝（二五五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

按：繼志齋刊重校義俠記首鬱藍生（呂天成）序（以下簡稱呂序）謂此記已梓行，今未見傳本，惟羣音類選卷二十四存殘文十齣。

分錢（二五六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

按：呂序謂此記已刻，今未見傳本。

雙魚（二五六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叢刊初集收明繼志齋刻本二卷。

按：新譜首詞曲總目云：「詞隱先生作。刻本託名施如宋，非也。」長樂鄭氏另有鈔本。

合衫（二五六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

按：呂序謂此記爲「予梓行」，今未見傳本。

鴛衾（二五七頁）

黃無校文。按：沈璟撰。呂天成曲品以下諸曲目俱著錄。

珠串（二五八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

按：新譜首詞曲總目云：「詞隱先生未刻稿。」

奇節（二五八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

按：新譜卷一云：「先詞隱未刻稿。」

結髮（二五八頁）

〔黃校文〕沈璟撰。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

按：新譜首詞曲總目云：「詞隱先生未刻稿。」

千金（二五九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著錄，題沈練川著。

按：呂天成曲品首著錄，清代諸家曲目並收之，均屬沈采撰。九宮正始第四冊云：「元時先有淮陰記，又有十大功勞及登壇拜爵，與今千金記共四易本矣。」似千金記亦爲元南戲之改編本。南詞敍錄「本朝」部有韓信登壇拜將非千金記，殆即登壇拜爵（李開先亦有登壇記，見藝苑卮言卷九附錄）。

四紀（二六〇頁）

〔黃校文〕此殆卽四節記也，沈練川撰。

按：呂天成曲品首著錄，淸代諸家曲目並收之，均屬沈采作。四紀確爲四節之訛。又祁氏原文「鍾江」亦「鎭江」之譌，呂氏曲品可證。有別本六十種曲本，今未見。現存殘文數齣，散見樂府名詞選等書。

明珠（二六〇頁）

〔黃校文〕此陸采撰。王錄據歷朝詩集著錄王仙客一本，卽此。有汲古閣刻本，今存。

按：呂天成曲品以下諸家曲目並著錄。九宮正始第一冊云：「元時先有失名氏王仙客本。後又有平原白壽之無雙傳，此『金巵泛蒲綠』套卽其詞也。今被陸天池竊用於明珠記耳。」蓋陸作亦本元南戲改編者，且有沿用舊曲之處。至曲錄卷四引歷朝詩集丁集卷三之「王仙客無雙傳奇」乃就劇中主人言之，而原名亦作王仙客明珠記（野獲編卷二十五），非指兩種元南戲也。別有閔刻朱墨套印本。

李丹（二六〇頁）

〔黃校文〕諸家著錄勤之著作，俱無此種。

按：萬壑淸音錄此記二齣，纏頭百練錄一齣。

神鏡（二六一頁）

〔黃校文〕呂天成撰。姚錄著錄。

按：曲律卷四首著錄。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以下諸家曲目並著錄。曲海目作呂大成，傳奇彙考作呂文（曲錄卷四同），並誤。今樂考證著錄（十八）據曲律著錄。

雙棲（二六一頁）

〔黃校文〕呂天成撰。姚錄著錄。

按：呂天成曲品王錂春蕪條云：「宋玉事，余曾作神女、雙棲二記。」曲律卷四亦著錄雙棲、神女二種。據祁氏曲品，雙棲記乃神女記改本也。

神劍（二六一頁）

〔黃校文〕呂天成撰。姚錄著錄。

按：曲律卷四首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十八）據以入錄。

逸　品

四異（九頁）　沈璟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

按：沈自晉南詞新譜首詞曲總目云：「詞隱先生未刻稿。」

二淫（九頁） 呂天成

〔黃校文〕姚錄著錄。

按：曲律卷四首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六）據以入錄。

櫻桃夢（一〇頁） 陳與郊

〔黃校文〕姚錄著錄。王錄著錄，誤題任誕先。北京圖書館藏萬曆刻本二卷。

按：曲海目首誤爲任誕先作。曲錄卷三因之，又誤入雜劇。今樂考證著錄（六）不誤。

花筵賺（一一頁） 范文若

〔黃校文〕姚錄、王錄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玉夏齋傳奇中有山水鄰新鐫花筵賺二卷；又明刻麗句亭評點花筵賺樂府二卷。

按：南詞新譜詞曲總目首著錄。高奕傳奇品誤爲吳炳之作。曲海目等及今樂考證著錄（八）曲錄卷五俱入清人，並誤。見存崇禎原刻博山堂三種本。別有山水鄰刻本（玉夏齋傳奇十種之底本）。

東郭（一一頁） 孫鍾齡

〔黃校文〕姚錄著錄。王錄著錄，題無名氏撰。西諦曲目有崇禎刻本，題孫仁孺撰。八能奏錦別題飯袋記，實即

一書。

按：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首著錄（吳梅校本增注汪道昆作，非），不題撰人。曲海目及曲錄卷四因之。今存三種刻本：白雪樓原刻本，卽西諦藏曲目所收者；北京圖書館藏逵羽亭刻本（殘）；汲古閣刋本。又按：收飯袋記之八能奏錦刋於萬曆元年，東郭記自序撰於三十六年。飯袋記成書早於東郭記遠甚，兩者雖題材相同，非一書也。又羣音類選卷二十三有齊人記、徽池雅調卷二有墦間記，均非此記。

睡鄉（一二二頁）　孫鍾齡

〔黃校文〕姚錄、王錄著錄。俱作醉鄉記。西諦曲目有崇禎刻醉鄉記二卷。按王錄更有醉鄉記一種，題白雪道人撰。入淸人曲作。姚梅伯稱仁孺二種合刻曰白雪樓二種。王錄複出。

按：此記雖有睡鄉事，然劇名則爲醉鄉記，祁氏所題誤也。今樂考證著錄（七）收孫作二種，曾見原書，故不誤。曲海目題白雪道人撰，誤入淸人之作（曲錄卷五據以入錄）。傳奇彙考題孫仁孺撰（曲錄卷七又收之，蓋不知白雪道人卽仁孺，故重複）。

白練裙（一二三頁）　鄭之文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按姚王俱稱此本爲子文與吳兆同作以譏馬守眞者。漁洋秦淮雜詩所謂「石

橋巷口諸年少，能唱當年白練裙」者也。兆字飛熊，休甯人。

按：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七謂此記爲雜劇，據呂氏、祁氏兩曲品應入傳奇，詩集之說誤也。

獅吼（一四頁） 汪廷訥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有汲古閣六十種曲本，今存。

按：周暉續金陵瑣事下卷云：「陳藎卿所聞工樂府，濠上齋樂府外，尙有八種傳奇：獅吼、長生、青梅、威鳳、同昇、飛魚、彩舟、種玉。今書坊汪廷訥皆刻爲己作。余憐陳之苦心，特爲拈出。」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云：「頃友人陳藎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徐霖、陳鐸）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冒他人姓名，甘爲牀頭捉刀人以死。」蓋廷訥之作有陳所聞代撰者。

蝴蝶夢（一四頁） 謝弘儀

〔黃校文〕姚錄、王錄著錄，俱入無名氏。西諦曲目有鈔本。

按：明清傳奇名蝴蝶夢者甚多：（一）明徐𤊹徐氏家藏書目著錄蝴蝶夢，謝弘義撰，即此本也。（二）明陳一球別有蝴蝶夢一種，二卷，鈔本，見文瀾學報第二卷三、四期浙江文獻展覽會專號。（三）清石龐蝴蝶夢一種，見石氏晦村初集。（四）清嚴鑄蝴蝶夢一種，見小說考證續編卷二引花朝生筆記。（五）無名氏蝴蝶夢，一名蟠桃讌，見伯英輯曲海總目提要拾遺。至若曲海目清無名氏之蝴蝶夢（今樂

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均據此），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綴白裘六集卷三所錄九齣均未詳與上列四本之關係。又明山水鄰刊本四大癡中無名氏之色癡一種，亦演莊周事，亦未詳與謝作之關係。

杏花（一四頁）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今存明福建刊本。

玉鏡臺（一五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題朱鼎撰。有汲古閣本，今存。

按：祁氏曲品云：「玉鏡臺故事，凡□傳。其在花門〔筵〕賺尚矣。此本與孫君作爭衡。」又「能品」朱鼎玉鏡臺條云：「不逮孫、范兩君及清阮堂之作遠矣。」（六一頁）蓋謂演溫太眞玉鏡臺事之傳奇，有范文若之花筵賺、朱鼎玉鏡臺記、孫氏所作不知劇名一種、又清阮堂作不知劇名一種，共四本。此本不題撰人，又有「此本與孫君作爭衡」語，故知非孫氏之作也。或卽清阮堂之作歟？此記與朱鼎之作同名，又同敍一事，然各自爲書也。按呂氏曲品及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所著錄者，卽「能品」中朱鼎之作，非此本也。此種今未見傳本，諸家曲目亦未著錄。

靑雀舫（一五頁）　徐陽輝

〔黃校文〕姚錄著錄，題徐元暉撰。

按：光緒鄞縣志卷三十八云：「徐陽輝字元暉，諸生。工詩，尤善塡詞。所著樂府數種，唯青雀舫獨傳。」元暉非其名，乃其字也（祁氏劇品一九三、二〇一頁著錄雜劇二種題徐元輝，非）。

風流院（一六頁）　朱京藩

〔黃校文〕姚錄、王錄著錄，俱入清人院本。題朱京樊撰。北京圖書館藏明德聚堂刻小青娘風流院二卷。

按：黃文暘曲海目著錄，誤爲風流院本，又誤入清傳奇（今樂考證著錄〔十〕據此入錄，其誤亦同）。考證著錄（十）又著錄不可解人撰一本，注云「與朱京樊風流院本異」，其言似屬有徵。按今存明刊本首有自敍，署「不可解人朱京蕃題」，實卽一人。蓋姚氏未見原書，僅據題署不同，又爲曲海目衍文所誤，遂離而二之也。曲錄卷五又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著錄無名氏一本，實亦朱作也。京藩字价人（見劇說卷三及堅瓠三集卷三並引聞見巵言），別號不可解人。

廣爰書（一七頁）　三吳居士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禁書總目焚燬書目中有三吳居士廣爰書，卽此記。曲錄卷五亦據禁書總目入錄。

豔　品

紅渠（一九頁）　沈　璟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均作紅蕖。高奕云譜鄭德璘事。

按：呂氏曲品已有「鄭德璘事奇，無端巧合，結撰更宜」等語，知此記演鄭事。新譜首詞曲總目云：「詞隱先生作。刻本託名施如宋，非也。觀其末曲用離合體，寓『吳江沈璟伯英』六字可見。」今傳明刊本，北京圖書館藏。

三星、戒珠（一九頁）　呂天成

〔黃校文〕姚錄著錄。

按：二種王驥德曲律卷四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六〕據之人錄）。

藍橋（二〇頁）　呂天成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祁氏曲品「具品」無名氏玉杵條云：「藍橋玉杵事，呂棘津、龍朱陵皆有藍橋記。」棘津，天成別號也。

金合（二〇頁） 呂天成

〔黄校文〕姚錄著錄。

按：呂氏曲品楊珽龍膏條云：「往余譜金谷記」，「谷」乃「合」之誤。曲律卷四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六〕據之），亦作金合。

神女（二〇頁） 呂天成

〔黄校文〕姚錄著錄。

按：呂氏曲品王錂春蕪條云：「予曾作神女、雙棲二記。」曲律卷四亦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六〕又據之）。祁氏曲品「雅品」錄雙棲，並謂「此神女改本也」。蓋一爲原作，一爲改本，故並錄之。

玉玦（二一頁） 鄭若庸

〔黄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高奕註：「譜鄭元和事。」恐非一本。

按：各種曲苑本古人傳奇總目玉玦條下均無注文，暖紅室及吳梅兩校本注「鄭元和事」，乃校者所增，非原有也。呂氏曲品無名氏綉襦條有「雖不逮玉玦，而亦非庸俗」之語，校者遂牽連兩事，誤認玉玦記亦演鄭元和事，不知演鄭元和者乃綉襦記。明人傳奇別無他本玉玦記，故知其確誤也。

箜篌（二二頁） 章 宓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入無名氏。呂品、高品則謂係乩筆。呂天成更謂，「或云乃越人鄭〔證〕聖成生作」。北京圖書館藏明刻唐韋狀元自製箜篌記二卷。

按：此記之本事，祁、呂兩曲品不載，僅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七。提要云：「乩仙之筆。演唐盧李二生事，出唐逸史，載廣記中。盧二舅召箜篌女子佐酒，爲李生作姻緣。後得陸長源女，即席間所見，故曰箜篌記。」祁氏曲品凡例已有：「考其眞姓名而不可得。未能闕疑，姑以從俗。」故仍以題無名氏撰爲是。

雙合（二二頁）　　王澹

〔黃校文〕姚錄著錄。

按：曲律卷四云：「余友王澹翁好爲傳奇。」又另一則謂：「王澹翁撰雙合、金椀、紫袍、蘭佩。」（今樂考證著錄〔七〕據之）祁氏曲品止錄此記及「能品」之孝感（三九頁）二種耳。

天函（二四頁）　　文九玄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著錄，題「明赤城山人文九元撰」。又謂：「或曰（汪）廷訥自作，而託名於九元者，未知孰是。」首有米萬鍾、陳端明二序。

能　品

牧羊（二六頁）

〔黃校文〕姚錄從徐文長南詞敍錄入宋元無名氏作。呂品、高品均題元馬致遠作。惟王錄題明無名氏撰。叢刊初集收大興傅氏藏舊鈔二卷。卷末有「戊午歲臘月朔日抄錄寶善堂較政」一行。

按：宋元南戲有蘇武牧羊記，南詞敍錄首著錄。明人改稱牧羊記，似本原有南戲改訂者，此明人作亦無傳本，唯吳歈萃雅、詞林逸響、珊珊集、南音三籟等選存若干齣。至今存乾隆三年抄本，乃當時演出之本也。蓋此記亦如其他南戲，均屢經改編、修訂者。呂氏、祁氏兩曲品均屬明無名氏作，其言是也。呂氏曲品謂「元馬致遠有劇」，蓋謂馬致遠亦有演蘇武事之戲曲。考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共著錄馬氏雜劇十四種，無蘇武牧羊記。今所見來鳳館精選傳奇最娛情一集上忠孝集錄牧羊記之大逼、告雁、望鄉三齣，題「馬東籬編」。然則馬氏果有牧羊記之傳奇耶？蓋此類明刊選本之題署殊難置信，如此書四集下有金縢記一齣屬喬夢符作，實卽羅貫中風雲會雜劇之一折也。呂氏之言亦本此等選本書，唯尙未逕屬馬氏之作耳。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各本均注「馬致遠作，蘇武事」，遂歸之馬氏矣。各本曲品牧羊記下均無注，唯北大排印之吳梅校訂本曲品於無名氏牧羊記下增「馬致遠作」四字，蓋據總目所增，非呂氏原文也。曲海目以下諸家曲目並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五）、（七）兩收之。

羅囊（二六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題邱濬撰。姚錄附錄徐文長南詞敍錄南曲目，明人編本中有高漢卿羅囊記，梅伯註：「當卽邱瓊山作。」

按：南詞敍錄及祁氏曲品並屬無名氏作。呂氏曲品未收。至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始屬邱濬撰，未詳所本。此後據曲海目入錄者，若今樂考證著錄（五）、曲錄卷四均屬邱作。羣音類選存殘文九齣。

銀瓶（二七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題沈壽卿撰。呂品未題撰人。西諦曲目補遺中有無名氏銀瓶牡丹三冊一目。

按：徐渭南詞敍錄「本朝」部首著錄，不題撰人。呂氏曲品於龍泉下注「以上三本俱沈壽卿作」，蓋指嬌紅、三元、龍泉三種；而於其上之銀瓶無注（各本相同），蓋目爲無名氏作，與祁氏曲品合。至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始以銀瓶屬沈受先，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五）、曲錄卷四並沿襲之，未足據也。至若銀瓶牡丹，本事未詳，不能逕目爲一本也。

尋親（二七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高註「周羽事」。姚錄附錄徐文長南詞敍錄南曲目宋元舊編中有敎子尋親一條，姚註云：「未知卽本錄入明無名氏尋親本否？」叢刊初集收馬隅卿舊藏富春堂刻新鐫圖像音註周羽敎子尋親記四卷，題劍池王錂重訂。叢刊初集又收長樂鄭氏藏鈔本黃孝子傳奇二卷，元闕名撰。殆卽元人舊製。

按：宋元南戲有教子尋親，此原作也。後明人「兩加改削」（祁氏曲品）：其一爲王錂，一不詳。呂氏、祁氏兩曲品並屬無名氏（呂作敎子，取其上二字），就原作言也。此記另有汲古閣刊本。南詞敍錄宋元南戲別有王孝子尋母，蔣孝沈璟兩南九宮譜均作黃孝子，今存鈔本黃孝子尋親記即其書。周羽敎子尋親記演周瑞隆尋父事，黃孝子尋親記演黃覺經尋母事，各自爲書，不相涉也。

孤兒（二八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姚錄又據南詞敍錄著錄趙氏孤兒，註云：「元北劇有此目，本錄明無名氏孤兒本，未知卽此否？」……

按：此原爲宋元南戲，永樂大典目錄首著錄，名趙氏孤兒報寃記，南詞敍錄簡稱趙氏孤兒，明世德堂刊本題趙氏孤兒記。呂、祁兩曲品又簡稱孤兒記。明徐元改本名八義記（祁氏曲品「能品」著錄）。而此記在明代「刻者、演者，輒自改竄，益失眞面目矣」（祁氏曲品），蓋亦屢經改訂、洗鍊者。世界文庫本以趙氏孤兒記與改本八義記互校。

雙盃（二八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西諦曲目有萬曆刊本八義雙盃記，存一冊。合衆圖書館藏明刊八義雙盃記二卷。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著錄雙盃記，一名喜聯登（增改名），「因兄弟聯登，故又名喜聯登」。

曲海目以下諸家曲目均著錄喜聯登。今存明刻本題「秦淮墨客校正」、「唐氏振吾刊行」，乃紀振倫校訂、廣慶堂刻本也。

斷髮（二九頁）

〔黄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題李開先作。日本神田喜一郎藏萬曆刊重訂出像註釋裴淑英斷髮記二卷，亦題李開先作。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等選本皆選入零折。

按：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九附錄記開先之作僅寶劍記、登壇記二種，無斷髮記。各種曲苑本呂氏曲品於斷髮記下無註，與祁氏曲品同視爲無名氏之作，惟於其下寶劍記註「章邱李開先作」。至古人傳奇總目始屬李開先作。此後曲海目以下諸曲目及今樂考證著錄（五）、曲錄卷四並屬李作。而暖紅室校本及吳梅校本曲品又於寶劍條下改原註爲「以上二本章邱李開先作」，於是斷髮記亦歸李氏矣。祁氏曲品以寶劍屬李，斷髮屬無名氏。蓋祁氏曲品多據呂品，然則祁氏所見呂品原作無名氏也。至日人神田所藏裴淑英斷髮記，今知爲明世德堂刻本，未見原書，不知其題撰人與否。白川集之題署，乃此書作者據曲目而言，非謂原書題李開先作也。

金丸（二九頁）、精忠（三〇頁）

〔黄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題姚茂良作。叢刊初集收大興傅氏藏舊抄本金丸記二卷。萬曆刊詞林一枝選入，別題粧盒記；賽徵歌集選入，別題金彈記，實皆一書。

〔黄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題姚茂良撰。有汲古閣刻本，今存。

按：金丸、精忠二記並爲無名氏撰。各種曲苑本呂氏曲品卷下於雙忠下註「武康姚靜山作」，卷上論作家亦謂：「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睹雙忠。」均謂姚茂良所作惟雙忠一記耳。祁氏曲品以雙忠屬姚茂良（五四頁），以金丸、精忠屬無名氏，蓋亦據呂氏曲品。至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始以金丸、精忠二記並屬姚作。淸人曲海目、傳奇彙考、今樂考證著錄（五）、曲錄卷四均沿其說。至暖紅室校訂本、吳梅校本之曲品，又於雙忠下增註「以上三本武康姚靜山作」，於是金丸二記均爲姚作說又增一層烟幕矣。嗣後或以爲：所謂「僅存一帙」者，蓋呂天成萬曆壬寅著曲品時，目睹者僅雙忠一帙，非謂茂良所著唯一帙耳。其意蓋謂金丸、精忠乃呂氏後來增補者。此亦非確論。蓋其時呂氏曲品眞象未明，又無祁氏曲品印證，且不知「以上三本」乃近人之增益也。金丸記明刻本今未見，不知與戲曲選本之金彈、粧盒是一是二。

精忠記演岳飛事。宋元南戲已有秦太師東窗事犯，見永樂大典目錄，南詞敍錄題秦檜東窗事犯，此原本也。敍錄「本朝」部又別有岳飛東窗事犯，明用〔周〕禮重編，此明人改編之第一本。至精忠記則爲明人改編之第二本也。日本舶載書目著錄精忠記，題「月露山人校」。舶載書目又有青霞之新編神全敀雷岳電報仇武穆陰報東窗記上下二卷，似爲明人改編之第三本。

躍鯉（三〇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王、高均題陳羆齋撰。叢刊初集收明富春堂刊新刻出像音註姜詩躍鯉記四卷。

按：嘉靖間編之南詞敍錄已著錄姜詩得鯉。曲苑本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並屬無名氏作，與祁氏曲品合。傳奇彙考始屬陳羆齋撰，曲錄卷四即據彙考著錄。暖紅室及吳梅重訂之古人傳奇總目又增註「陳羆齋作」。祁氏曲品收兩本：一即此作，一爲顧覺宇改本（一四四頁）。又錄陳鶴孝泉記，亦譜姜詩事（五〇頁）。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亦著錄躍鯉記，不知是此本抑顧氏改訂本。

鸞釵（三〇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高品題鄭國軒作，譜劉漢卿事。

按：明人譜劉漢卿救白蛇事之傳奇共三本，除翁子忠白蛇記爲「曲較鸞釵十改五六」（祁氏曲品一三七頁）之改本外，鄭國軒白蛇記與無名氏鸞釵記葛藤較多。今存富春堂刊本劉漢卿白蛇記題「浙郡逸士鄭國軒編集」、「書林子弟朱少齋校正」。傳奇彙考卷二、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五俱屬鄭作，此確然無可置疑者也。至若提要謂「係明初舊本，後改爲鸞釵記」，殊不足信。無名氏鸞釵記，首見祁氏曲品著錄。無名氏古人傳奇總目亦著錄，不題著述人及本事（諸本曲苑）。曲海目（明清傳奇各收一種，重）及重訂曲海目等、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卷五（據曲海目清人傳奇部）、傳奇彙

考、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七，均屬無名氏，是也。暖紅室、吳梅兩校本，以古人傳奇總目屬高奕撰，於鸞釵下增註「鄭國軒作，劉漢卿事」。於是近人遂有鄭國軒撰鸞釵記之說。按傳奇彙考卷二有鄭國軒之白蛇記，其本事又與鸞釵記相同，暖、吳兩校本誤以本事相同之兩劇爲一人所作也。此記未詳何人所作，祁氏謂「傳爲吳下一優人所作」。今未見傳本，惟綴白裘中錄存數齣耳。

赤鯉（三一一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著錄，俱題黑鯉。呂、高均謂譜劉司獄事，當卽此本。

按：諸本均作黑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五且謂：「有漁翁持一黑鯉賣於市。」當爲黑鯉。「赤」或祁氏筆誤。提要又云：「明代松江人所作。」

百順（三一一頁）

（補）今存傳鈔本，大興傅氏碧蕖館、程氏玉霜簃各藏一本。

花園（三一二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

按：南詞敍錄首著錄，最晚亦嘉靖間之作也。古人傳奇總目及曲海目等曲目並著錄。祁氏謂：「其事大類釵釧、風箏。」後附彪佳孫晉識語云：「類風箏者，是周錫珪所作苦風箏，非近日李笠翁之風

箏誤也。」周氏苦風箏未見著錄。另有宮花劇（四六頁、二九九頁）。錫珪字禹錫，紹興人（見錢謙益有學集卷八金陵雜題絕句自註）。

合縱（三三二頁）

〔黄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此爲金印記改本。明山水鄰刊本作金印合縱記，又名黑貂裘，殆卽此本。題「西湖高一葦訂證」。後玉夏齋印傳奇十種本、暖紅室刊彙刻傳奇本並從山水鄰本出。呂氏曲品金印條謂改本名縱橫記。

金雀（三三二頁）

〔黄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西諦曲目有萬曆間白鶴山樵校刊新編出相點板金雀記二冊。又有汲古閣本，今存。

按：汲古閣本第三十齣下場詩有云「無心子燕市重編」，亦改編本也。清人曲海目以下並著錄。此無心子殆卽撰千祥記（詳下）者歟？

金釧（三三二頁）

（補）按：明人傳奇名金釧記者有二：一爲祁氏曲品著錄者，演金時、劉小桃事；一見情史卷二玉

堂春條，演王瑚、陳林春、周鏜諸人事，非此本。

四友（二三二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西諦曲目有鈔本無名氏撰四友記二冊。

按：鈔本四友記未詳演何事，不知與祁氏著錄者是一是二。清宗室永恩（禮親王）之漪園四種（曲）亦有四友記。

珠衲（二三二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三珠衲記條云：「珠衲一名衣珠，未知何人作，曾經湯顯祖批改。」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據曲海目）、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俱著錄衣珠記。趙景深藏有鈔本，計二十四齣。

摘纓（二三二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惟姚錄清人院本中有筆花主人撰摘纓會一種，王錄有無名氏撰摘纓會一本，未知即此本否。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二著錄摘纓記（不作「會」），筆花主人作。此即今樂考證著錄（十）、曲

錄卷五（據傳奇彙考）所載者，惟考證等改「記」爲「會」，又列入淸人之作中。

五福（三四頁）

〔黃校文〕姚錄著錄，入無名氏作。王錄兩見，一題徐時勉撰，一題鄭若庸撰。呂品著錄，題無名氏撰。高品兩見著錄，一題鄭虛舟撰，韓忠獻事；一無撰人姓氏，譜徐勉之事。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五謂演韓琦事，又云：「以琦五福俱修，故名五福記。」呂氏、祁氏兩曲品、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提要卷十五俱屬無名氏，是也。呂氏曲品鄭若庸大節條云：「孝子事業有古曲，仁人事今有五福，義士事今有埋劍矣。」謂大節所敍之事，或見古曲，或見五福，或見埋劍也。若謂五福乃鄭作，則沈璟之埋劍亦鄭作耶？其仁人一事，即指韓琦還妾，謂五福記亦演此事，非謂五福記爲鄭作也。又五福條云：「韓忠獻公事，揚厲甚盛。還妾事，已見鄭虛舟（若庸）大節記中。」亦謂韓琦以妾還故夫一事，若庸大節記亦演之，亦非謂五福記爲鄭作也。呂氏之言甚爲明晰。惟五福、大節兩記同有韓琦還妾事，易生葛藤。故古人傳奇總目（各本同）於五福下註「鄭虛舟作」，傳奇彙考亦題鄭作，蓋因未明呂氏之意而生誤會也。曲錄卷四兩收譜韓琦事之五福記：一據呂氏曲品屬無名氏作；一據傳奇彙考屬鄭若庸作，蓋不知彙考（古人傳奇總目同）所題有誤，致一記而兩收之也。明刊梨園雅調六十種曲（見叢書舉要卷三十三，後簡稱別本六十種曲）收之，今未見傳本。淸代梨園演出之本改名五福星，綴玉軒、玉霜簃各藏一本。明人徐時敏撰演徐勉之事之五福記（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五錄其自

敍），劇名雖同，事則各異，乃別一本也。此本呂氏曲品、古人傳奇總目俱著錄，並屬無名氏撰。傳奇彙考屬徐時勉（「勉」乃「敏」之誤）。曲錄卷四據彙考既收徐時勉之作，復據曲品收無名氏作，不知即一本也。曲錄卷四收五福記四種，內重複者二，蓋緣五福記易生葛藤故也。

百花（三四頁）

〔黃校文〕王錄著錄。姚錄有無名氏百花台一目，疑非是。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五百花記條云：「以百花點將爲關目攢簇處，故曰百花記。」曲錄卷五據傳奇彙考著錄。明人戲曲選本萬壑清音錄一齣，清人輯歌林拾翠二集錄十二齣。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著錄清無名氏之百花台，當與百花台彈詞同，非演江六雲、百花公主事者。

三益（三六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惟姚錄「何義門焯補錄明人編本」中有□益記一種，頗疑即是此本。

按：南詞敍錄附清何焯所補十五種中已著錄。南詞敍錄有讀曲叢刊、初印曲苑、增補曲苑三本、及今樂考證著錄（七）轉錄之一部份。前三本均作三益記，惟末十五種劇名未註何焯所補，易誤爲徐渭原文。姚書據舊本轉錄，故知後十五種乃何氏所增，惟三益記二種有缺文耳。

平妖（三六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王錄有無名氏平妖傳一目，頗疑卽是此本。

按：曲海目之四十八種抄本中有平妖傳。曲錄卷五據之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十)偶漏去。此平妖傳疑爲明無名氏平妖記之鈔本或改訂本也。

金花(三七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姚錄凡兩見：一明無名氏撰；一據曲考稱：「詞曲劣，無姓名可考者，皆抄本。」西諦曲目有抄本。

按：古人傳奇總目亦著錄。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並據總目入明無名氏作。曲海目(姚誤爲曲考)淸傳奇「一百零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皆抄本」中亦有金花記，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又據以著錄。曲海目著錄者卽明無名氏撰之淸抄本或梨園演出之本也。

芍藥(三九頁)　鄭之文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

按：曲海目傳奇彙考、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六文媒記條亦著錄(提要正文未收此記)。叢書舉要卷三十三有別本六十種曲本，今未見傳本。據提要，文媒記乃芍藥記之改訂本也。

長生等十一種(四〇至四三頁)　汪廷訥

按：汪廷訥所撰傳奇，總名環翠堂樂府，錄曲餘談謂共計十五種，惜無細目。諸家曲目所載互有出入。祁氏曲品著錄獅吼、長生、威鳳、彩舟、義烈、投桃、二閣、三祝、種玉、飛魚、同昇、天書、高士十三種（另有雜劇六種），此乃今日所知較完備之記載也。

周暉續金陵瑣事下卷及今樂考證著錄（七）另有青梅記一種，共十四種。傳奇彙考又有汪作之七國記，古人傳奇總目原不題撰人，暖紅室、吳梅兩校本始註「汪昌期作」，亦據彙考之說也。七國記演孫龐鬥智事，與天書記事同，故誤爲廷訥之作，非也。呂氏曲品天書條云：「雖見弋陽腔演之，亦頗激切。」蓋謂弋陽腔亦有演其事者，殆指七國記，非謂弋陽所演七國記亦廷訥作也。續金陵瑣事下卷謂長生、威鳳、彩舟、種玉、飛魚、同昇及獅吼、青梅八種爲陳所聞撰，而廷訥刻爲己作者（見前），蓋廷訥之作有出於陳所聞之手者也。黃校文於威鳳、彩舟、義烈、飛魚四記下均註「諸家俱未著錄」，非也。按：續金陵瑣事下卷已著錄威鳳、彩舟、飛魚三記，唯屬陳所聞作。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八亦著錄威鳳、義烈二記。投桃記，海寧趙氏藏精鈔本。三祝記，長樂鄭氏藏鈔本。天書記，大興傅氏藏康熙鈔本，長樂鄭氏、綴玉軒、玉霜簃亦各有鈔本。以上爲總說。

種玉（四二頁）　　　汪廷訥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種玉記二卷。

按：祁氏曲品著錄種玉記二本：一爲汪廷訥撰，此本「經梅花墅改訂者，更勝原本」。則此本乃經

許自昌改訂者。一爲王无功撰，祁氏謂：「此梅花主人改訂者，簡鍊過原本。」(七二頁)是王作亦經許氏改訂者。今所見玉茗堂批評種玉記(古本戲曲叢刊二集)題「梅花墅改訂」，確爲許氏改本(六十種曲本亦由此本出)。第許氏所改者，合兩本爲一而訂之，抑僅改其一而祁氏所記有誤歟？未能明矣。故今傳本雖爲許自昌改訂本，惟不能定其原本爲汪作或王作也。

石榴花(四五頁)　王元壽

〔黃校文〕王錄著錄，入無名氏。

按：曲錄卷五據傳奇彙考著錄。又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一名巧聯緣，謂「係明時人所作，未知誰筆」。長樂鄭氏、綴玉軒、玉霜簃均藏鈔本，清代演出之本也。

鬱輪袍(四六頁)　王元壽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惟北京圖書館藏明末刻本鬱輪袍二卷，題西湖居士撰，未知即此否？……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二有鬱輪袍記，謂「自稱西湖居士」(目錄作西湖主人，董氏所改也)，與北京圖書館藏本同。

鴛鴦被(四七頁)　王元壽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惟姚錄清人院本中有四會堂鴛鴦被一種，恐非是。

按：曲海目著有鴛鴦被，列入「一百零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皆抄本」中，蓋清代梨園演出之本也。曲錄卷五據此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九)所收似爲別一鈔本，題四會堂作。此二本殆王元壽作之鈔本或改編之演出本也。纏頭百練錄鴛鴦被二齣，所錄當距原作不甚遠也。

異夢(四七頁)　王元壽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入無名氏。有明刻二卷本。明刻玄雪譜內亦有此目。

按：呂氏曲品無異夢記，別有離魂記演倩女事，與此劇演王生渭塘夢遇者無涉。古人傳奇總目不題著述人。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屬無名氏作。有明刊別本六十種曲本，今未見。吳梅舊藏玉茗堂評本，已毀於「一·二八」。沈氏粹芬閣舊藏另一本，今不明存佚。另有陳眉公評本。玄雪譜卷四錄此記一齣，非徒引其目而已。

梨花(四八頁)　王元壽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刊初集收明「書林素卿楊居宷梓」紅梨花記二卷。又明朱墨刊(？)本校正原本紅梨記四卷，題「陽初子塡詞」。徐復祚撰。後附元張壽卿紅梨花雜劇一卷。皆非此本。

按：明淩濛初輯南音三籟戲曲上評紅梨路敍齣云：「此琴川本紅梨記也，不知何人作。……卽張、鄭、梁、梅等且遠拜下風，况近日武林本紅梨記乎？」又三籟首載其自著譚曲雜箚云：「紅梨花一

記，其稱琴川本者，非近來數家所能，……大是當家手。……惜逸其名耳。……同時有武林本，不堪並存。」均謂紅梨記有琴川、武林兩本也。徐復祚常熟人，常熟古稱琴川，「琴川本」卽指復祚所撰，惜濛初尙不知其名耳。此徐氏所撰與王元壽作無涉也。祁氏謂元壽之作：「此記結搆稍幻，而三婆說鬼一段，情趣少減。惟後之再遇金蓮，覺有無限波瀾。」按：楊居寀刋本紅梨花記三婆說鬼一段（十七齣），不及徐作。後謝金蓮爲元兵所擄，又爲國人誤認爲胡女，發覺後乃送至洛陽趙汝州處（三十二、三齣），較徐本西園相會（二十九齣）轉多曲折。此皆與紅梨花記合，殆卽王元壽之作。楊居寀刋本戲曲殊不多見，殆卽武林之坊肆歟？

空緘（四九頁）　王元壽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凌濛初拍案驚奇第二十卷云：「這本話文出在空緘記。」蓋小說本空緘記戲曲而作也。又有尺素書，一名空柬記，亦演劉元普事，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三。孤本元明雜劇有劉弘嫁婢，約爲元人雜劇；淸人又有通仙枕，見讀曲小識。

孝泉（五〇頁）　陳〔鶴〕

（補）祁氏曲品謂：「海樵越之高士。」此劇乃陳鶴撰。靜志居詩話卷十四云：「陳鶴字鳴野，紹興

山陰人。世襲百戶，有海樵集。」曲律卷四則稱爲陳山人。

檀扇等十三種（五〇至五四頁）　史槃

祁氏曲品著錄檀扇、青蟬、雙鴛、唾紅、朱履、鶼釵、合紗、瓊花、櫻桃、孿甌、夢磊、雙串、忠孝十三種。王驥德曲律卷四云：「以余所善史叔考，撰合紗、櫻桃、鶼釵、雙鴛、孿甌、瓊花、青蟬、雙梅、夢磊、檀扇、梵書。」此十一種，後顧曲散人（馮夢龍）太霞新奏卷一亦載之。祁氏曲品無梵書，以雙梅屬史載言作（七七頁）。黃宗羲思舊錄云：「史槃字叔考，徐文長門人。……長於塡詞，如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其中金丸劇名顯有舛誤（詳下），餘三種均見曲品。今樂考證著錄（七）據曲律錄十一種，另增吐絨記一種，實卽唾紅之又一名。如梵書記之名不誤，則史氏傳奇共有十四種，惟雙串、忠孝乃改訂本耳。內朱履、雙串、忠孝三種，諸家曲目均未著錄。以上爲總說。

唾紅（五一頁）　史槃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作吐絨，王錄、高品俱入無名氏。姚錄稱：「卽唾紅，信州鄭仲夔云，曾見唾紅記，爲鬱金丸事，極曲中奇幻。唾紅取名未善，余改爲唾絨。」

按：今樂考證著錄（八）（淸傳奇）引王翃紅情言自序云：「會稽史氏作唾紅傳奇，情事兼美，盛爲演者傳習。」唾紅又名唾絨、吐絨。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均作吐絨，入無名氏。曲錄卷四亦據彙考著錄，故沿用其說。涵芬樓藏淸鈔本吐絨記三十齣，見讀曲小識。中有鬱金丸事，故思舊錄誤

稱爲「金丸」(非指無名氏金丸記)也。又曲諧卷三謂「金丸」乃「雙丸」之誤，亦非也。

鶼釵(五二頁)　史槃

〔黃校文〕姚錄著錄，王錄、高品均有此目，俱入無名氏。姚錄亦另有一目，入無名氏。未知果有二本否？

按：曲律卷四、太霞新奏卷一、思舊錄均屬史槃作，蓋知其著者也。今樂考證著錄(七)據曲律入錄，故亦知之。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曲錄卷四據之)均不知其作者，故入無名氏。考證著錄(七)據曲海目又收入無名氏之作中，蓋忘其重複(姚書此例甚多)，故兩收之，非鶼釵有二本也。前戲曲音樂研究院藏鈔本。

合紗(五二頁)　史槃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著錄。姚錄註稱「卽雙緣舫」。

按：曲律卷四(今樂考證著錄〔七〕據之)、太霞新奏卷一、思舊錄、曲海目、傳奇彙考(曲錄卷四據上二種著錄)、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名白紗記)俱著錄，並屬史槃作。又曲錄卷五據南詞定律收白紗記，屬無名氏，重。怡春錦中存一齣。

瓊花(五二頁)　史槃

〔黃校文〕姚錄著錄。王錄有無名氏瓊花女一目，疑非是。

按：曲律卷四、太霞新奏卷一、今樂考證著錄（七）俱著錄。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一有仙桃種，一名瓊花記，譜趙廷美女慈雲事，與史作本事相同，卽此記之易名也。至若曲錄卷四據沈璟南九宮譜著錄之瓊花女，乃宋元南戲，非明人史槃作也。

夢磊（五三頁）　史　槃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有明末墨憨齋刻夢磊記二卷，今存。姚錄稱卽巧雙緣。

按：曲律卷四（今樂考證著錄〔七〕據之）、太霞新奏卷一、思舊錄、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曲錄卷四據上二種）、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九俱著錄。墨憨齋重訂夢磊傳奇非史槃原作，乃馮夢龍改訂本也。

雙串（五四頁）　史　槃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按「少加損益……」云云，當非槃作。原本史下本有槃字，墨筆塗去。

按：祁氏原文有「大荒此記」語，當爲卜大荒原作，經史槃「稍加損益」者。

忠孝（五四頁）　史　槃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王錄有無名氏忠孝錄一種，當非是。

按：曲錄卷五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著錄之忠孝錄，據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五乃淸會稽蔡

東撰，一名錦江沙，譜趙嘉煒及其子慶麒事，與此記譜沈青霞事者有別，非一本。

伍倫（五四頁）　邱濬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著錄，俱作五倫。叢刊初集收北京圖書館藏明世德堂刻新刊重訂附釋標註出相伍倫全備忠孝記四卷……

按：此記百川書志、南詞敍錄首著錄，呂氏曲品以下諸家曲目俱著錄。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五倫全備記三卷，題：「國朝赤玉峯道人瓊臺邱濬撰，凡二十八段。」書志所錄最晚亦嘉靖刋本。今存萬曆世德堂刻本四卷、凡二十九齣，較嘉靖刻本已多一齣矣。

紅葉（五六頁）　祝長生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著錄，俱作題紅。惟呂品著錄作紅葉。……

按：明傳奇譜題紅葉者計三本，祝長生、王爐峯二本名紅葉記，王驥德改其祖父爐峯之作名韓夫人題紅記。諸家曲目於長生、驥德二人之作，每誤而不分。呂、祁二氏曲品名長生之作爲紅葉記，其言是也。自古人傳奇總目誤爲題紅後，淸人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並沿襲之。

蛟虎（五七頁）　黃伯羽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

按：首著錄者爲呂氏曲品。

合釵（五七頁） 秦鳴雷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作清風亭，誤題李鳴雷撰。呂品題「秦華峯（鳴雷字）撰清風亭。」按合釵另有吾邱瑞（一作邱吾瑞）一目，惟所譜爲明皇楊妃故事，當非一本。又王錄更有李宗泰作清風亭一目，李亦字華峯，當卽一人，唯云宗泰長洲人，與鳴雷之天台人有異耳。

按：清風亭一名合釵記，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九云：「序云東山主人，未知其姓名。編次者天台秦鳴雷，或卽其所撰。作序在明萬曆壬寅，云剞劂氏重刻，則作者更在前也。洪氏棄兒時，匣內置釵，後來得兒，釵乃復合，故曰合釵記。其與兒遇在清風亭，故曰清風亭。」呂氏曲品、改訂本曲錄卷四俱題秦鳴雷，不誤。曲海目始誤爲李鳴雷。傳奇彙考又謂華峯姓李，名宗泰，長洲人，誤也。今樂考證著錄（七）據曲海目，亦誤爲李鳴雷。曲錄光緒三十四年初稿據曲海目亦屬李作，又據彙考更列李宗泰一目，宣統元年之改訂本已更正，惟於按語中並引彙考之說耳。

紅拂（五八頁） 張太和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著錄。叢刊初集收張鳳翼撰紅拂記四卷，明朱墨刊（？）本。

按：張太和紅拂記，呂氏曲品首著錄。太和字屏山，錢塘人。張鳳翼字伯起，號靈墟，別號冷然居

士，長洲人。鳳翼亦有紅拂記（祁氏曲品未收），與太和之作各自爲書。

玉簪（五八頁）　高濂

（補）今存明刻本尚有：世德堂刊本、廣慶堂刊本、蕭騰鴻刊本、李卓吾評本、凌刻朱墨印本、汲古閣刊本、一笠菴評本。

節孝（五八頁）　高濂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俱著錄。高品題馬瑞蘭作，似誤。……

按：古人傳奇總目原出傳鈔本，中有譌誤。高濂字瑞南，原本當題「高瑞南作」，此乃書手之譌也。

題橋（五九頁）　陳濟之

〔黃校文〕姚錄、呂品題陸濟之撰。王錄作題紅，題陳濟之撰。高品著錄，全同此品。

按：呂氏曲品二種曲苑本、祁氏曲品、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彙考、改訂本曲錄卷四俱作陳濟之；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六）、暖紅室、吳梅兩校本曲品、曲錄初稿本作陸濟之，疑曲海目始以「陳」作「陸」。

練囊（六一頁）　吳大震

〔黃校文〕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王錄附註，據傳奇彙考，此本與張仲豫合作。

按：呂氏曲品云：「聞與張仲豫共成之者。」卽彙考所本也。

節俠（六三頁）　許三階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入無名氏。有汲古閣本。叢刊初集收北京圖書館藏明刻玉茗堂批評節俠記二卷，題「梅花墅改訂」。……

按：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並題無名氏，蓋不知爲許氏改訂者。

紅絲（六三頁）　許三階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入無名氏。姚錄註「一云四合堂作」。

按：古人傳奇總目、新譜首詞曲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傳奇彙考（曲錄卷四據之）並著錄，不知爲許三階作，故俱題無名氏。

姻緣（六七頁）　馮之可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王錄、呂品、高品有馮之可撰護龍一目；姚錄亦有護龍，題馮時可撰。不知與此有無關涉。

按：呂氏曲品有沈祚（希福）指腹記，譜賈雲華還魂事，與姻緣記事同。其下一條爲馮之可（易亭）

護龍記。疑祁氏曲品誤以上文沈祚之作屬下文之馮之可，遂漏列馮氏護龍記一目。至劇名似爲指腹姻緣記，呂品取上二字作指腹記，祁品取下二字作姻緣記，似非兩本。

西廂（六七頁）

李□□日華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著錄。叢刊初集收大興傅氏藏明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註花欄南調西廂記二卷。

按：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李日華南西廂記二卷，題：「海鹽崔時佩編集，吳門李日華新增，凡三十八折。」書志有嘉靖十九年自序，此嘉靖刻本所題如是也。南詞敍錄「本朝」類亦著錄崔鶯鶯西廂記，「李景雲編」，殆即此本。祁氏謂：「然此實崔時佩筆，李第較增之；人知李之竊王，不知李之竊崔也。」按：前二語是也，後二語則非。閔遇五六幻西廂引梁辰魚南西廂題詞云：「崔割王腴，李奪崔席，俱堪齒冷。」此亦以爲日華攘崔作爲己有，非也。蓋日華止增益，非掠奪，且崔李爲友輩（九宮正始第二冊）更無攘奪可言也。萬曆富春堂刊本止三十六折，惟第五折註「新增」，與嘉靖刻本已不同矣。別有六幻西廂本，汲古閣刊本、暖紅室刊本。

翡翠鈿（六九頁）

柳□□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四引解人頤集戲名詩第一首有句云：「瑞玉粧成翡翠鈿，畫中人去奈何

天。」瑞玉袁于令作，畫中人吳炳作，奈何天李漁作，另一卽此記也。

橘浦（六九頁）　許自昌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刋初集收明萬曆刋本二卷，題「勾吳梅花墅編」。前有慧山葉晝引，又䃤道比丘序。

按：䃤道比丘橘浦傳奇序云：「不知何人塡入曲譜，協以宮商。而松江友人稍加更易，蓋便觀覽。」自昌蘇州人，非松江籍也。松江友人云云，如非託言，則此記似亦自昌改作也。別有日本九皋會景印本。

水滸（七〇頁）　許自昌

〔黃校文〕王錄著錄。高品著錄，題「梅花墅作」。有明刻本、汲古閣本。

按：祁氏曲品另有王元〔无〕功水滸記一本，謂：「此梅花主人改訂者；曲白十改八九，穉弱亦十去八九矣。」（七〇頁）蓋无功爲原作，自昌乃改作，故曲品及傳奇彙考二書於王、許名下各著錄一本也。王本今未見。流傳之本多爲許改本，故古人傳奇總目題「梅花墅作」，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謂「自署梅花墅編」。唯六十種曲本首齣下場詩有「水滸傳做記的高陽生」，吳梅舊藏碧珠記首有錢塘高陽生序，殆卽无功之別署歟？日人德富蘇峯成簣堂藏萬曆十八年刋本。

按：許自昌梅花墅編傳奇，水滸記爲改王无功原作，種玉記乃改汪廷訥或王无功之作，橘浦記似

亦改訂本。傳奇彙考另著錄靈犀珮、弄珠樓、報主記三種，而於王无功名下又著錄靈犀珮、弄珠樓二種。祁氏曲品以此三種並屬王无功作(惟報主作保主)，蓋以王氏爲原作者，傳奇彙考二種重出者，殆因一爲原作一爲改訂本也(詳下)。然則許氏傳奇六種殆全爲改訂他人之作而由梅花墅刋行者。

檢書(七〇頁)　王元[无]功

〔黄校文〕王錄著錄，入無名氏。

按：曲錄卷五據南詞定律著錄，定律不題撰人。有別本六十種曲本，今未見。

靈犀珮(七一頁)　王元[无]功

〔黄校文〕王錄著錄，題王異撰。明刻玄雪譜中選入此曲。……

按：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於許自昌、王異(無功)名下各著錄靈犀珮一種。據祁氏曲品當爲王无功撰。萬錦清音錄此記二齣，題「梅花墅編」，則此記又經自昌改訂者也。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屬無名氏(目錄題王異，乃編者據彙考之說改題)，蓋不知撰人也。提要謂有武林寶恩樓刋本，今未見。大興傅氏藏天啓鈔本。除玄雪譜、萬錦清音外，纏頭百練錄三齣，怡春錦錄一齣。

瑪瑙簪(七一頁)　王元[无]功

(補)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四著錄鄧志謨瑪瑙簪記，演藥名，非此本。

弄珠樓（七二頁）　　王元〔无〕功

〔黃校文〕王錄著錄。王錄又有許自昌撰同目一本。

按：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於許自昌、王巽（無功）名下各著錄弄珠樓一種。據祁氏曲品當爲王无功撰。彙考之所以重出者，殆因王本爲原作許本爲改訂本耳。鄞縣李氏舊藏武林凝瑞堂刋本。纏頭百練、萬錦清音各錄數齣。

花亭（七二頁）　　王元〔无〕功

〔黃校文〕王錄著錄作百花亭。姚錄無名氏有百花亭。……

按：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著錄。據祁氏曲品，先有無名氏百花記（三四頁），後有王无功改本花亭記。彙考誤題百花亭。今樂考證著錄（七）據南詞敘錄收百花亭，非指明人百花亭或花亭記，乃指宋元南戲風流王煥賀憐憐（敘錄作百花亭），乃另一本也。

女狀元（七三頁）　　何斌臣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四引解人頤集戲名詩第三首有句云：「百花亭上占花魁，女狀元推女秀才。」百花亭似指南戲，占花魁李玉撰，女秀才撰人不詳，女狀元殆卽此記。

凌雲北（七三頁）　韓上柱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黃宗羲思舊錄云：「韓上柱字孟郁，廣東番禺人，以國子監丞左遷照磨。……在舊院演所作相如記，女優傅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賚百金。」此劇演司馬相如事，故黃氏逕題相如記，實一劇也。傅靈修卽南教坊工北曲之傅壽，靈修其字也（野獲編卷二十五）。列朝詩集丁集十三下謂上柱「晚年好塡南詞，酒間曼聲長歌，多操粵音。今其刻本亦不傳」。蓋上柱除撰北曲之長篇雜劇外，又兼作南曲傳奇也。

合元（七四頁）　梁玉兒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王士祿然脂集例云：「梁小玉合元記中多穢語，且韻脚多訛，僅摘錄一二齣，以備一種。」（昭代叢書二集，然脂集似未刻）祁氏曲品凡例以此記「考其眞姓名而不可得。未能闕疑，姑以從俗。」此記與馬湘蘭三生記同爲他人託名妓女所作者也。

鴛簪（七五頁）　王國柱

〔黃校文〕姚錄、高品俱著錄。王錄有此目，題夢覺道人撰。姚錄亦收夢覺道人撰鴛簪合。

按：鴛簪記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並據此入錄)、傳奇彙考、南詞新譜首詞曲總目俱著錄，題無名氏，卽王國柱之作。清夢覺道人之鴛簪合，曲海目首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並據曲海目著錄(不作鴛簪)，此非明王國柱撰鴛簪記也。

海棠詩(七五頁)　王國柱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六著錄海棠記(缺「詩」字)，題「薇室澹生老人編」。此卽王國柱之別署也(詳下)。

碧珠(七五頁)　王國柱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吳梅舊藏萬曆刋本，已燬於「一·二八」之役。此記題澹生老人，首高陽生序云：「過友人王司馬齋頭，得碧珠一編，演趙懷之本末。」(見曲海揚波卷四)祁氏曲品亦謂此記譜周惟光陷趙懷之事，當卽一本。而澹生老人卽王國柱別號，無可疑也。

屐屧(七七頁)　徐應乾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呂品更記有張太和一本。

按：呂氏曲品著錄張鳳翼、端鏊扊扅記各一本，與此記共三本。呂品又於張鳳翼扊扅條謂：「張太和亦有記，別一體裁。」則太和所作乃雜劇，非謂亦有同名之傳奇一本也，其劇名亦不詳。

雙梅（七七頁）　史載言

〔黃校文〕姚錄著錄，題史槃撰。

按：曲律卷四、太霞新奏卷一、今樂考證著錄（七）並題史槃撰。

八義（七九頁）　徐□□叔回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抄本二卷。又有汲古閣本，今存。西諦曲目有萬曆刊八義雙盃記存一冊（校錄二八頁亦錄此目）。

按：徐元八義記譜趙氏孤兒事，八義雙盃記譜張廷秀事，非一書。

投筆（八〇頁）　華山居士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題邱濬撰。叢刊初集收吳瞿庵舊藏明存誠堂刻鼎鐫魏仲雪先生批評投筆記二卷。……北京圖書館藏明文林閣刊重校投筆記四卷。華山居士疑卽濬別屬（？）。

按：呂氏曲品投筆記原不題撰人。暖紅室校本、吳梅校本於五倫下增「以上二本」四字，逕以此記屬濬作，蓋本諸家曲目也。古人傳奇總目首以此記屬濬作。此後曲海目以下諸曲目亦均屬邱濬矣。華

山居士未詳其人。此外又有富春堂刋本、世德堂刋本、羅懋登註釋本（世界文庫據此本覆排）。

斬袪（八〇頁） 汪景旦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呂氏曲品兩宜居士鋸鋙條云：「然古尙有斬袪一記，未見。」祁氏曲品謂此記「詞甚古質」，卽呂氏所指者。又祁氏曲品鋸鋙條云：「此與斬袪之記晉文，各得明暢之旨。」（六〇頁）

增壽（八〇頁） 覺非子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姚錄無名氏雜劇中有此目。

按：今樂考證著錄（四）雜劇末附「燕京本無名氏花部劇目」有增壽一目，此類爲梆子、皮簧劇目，與北曲之雜劇無涉，與明覺非子之南曲傳奇，非一本也。

禪眞（八二頁） 徐胤佳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曲海目、曲錄卷五淸無名氏作有禪眞逸史一種，鈔本，殆卽此記。北京圖書館藏康熙鈔本；綏中吳氏藏鈔本，題禪仙逸史。

昇仙（八四頁） 黃粹吾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刊初集收馬隅卿舊藏明刋玉茗堂批評新著續西廂昇仙記二卷。舊題明盱江韻客撰……

按：清焦循劇說卷二云：「明人又有續西廂昇仙記，序稱盱江韻客所撰。」今存明崇禎來儀山房刋玉茗堂批評本，不題撰述人，亦無序言。盱江韻客當爲黃氏別號。

雙紅（八四頁）　　更生子

〔黃校文〕姚錄著錄，題更生子〔氏〕撰。姚錄、王錄、呂品、高品更著錄一本，題無名氏撰。按北京圖書館藏文林閣刻重校劍俠傳雙紅記二卷，此書又有明末德聚堂本。殆爲無名氏作。

按：呂氏曲品、古人傳奇總目以下諸家曲目俱屬無名氏作。今樂考證始分爲兩本：著錄（五）收更生氏之作，注：「案雙紅有兩本，其一本無名氏作，列後。」著錄（七）據曲考（卽指曲海目）又著錄一本，注：「與更生子本不同。」其言似無可疑。第姚氏之注，大抵據目錄言之，非盡可信也（如著錄〔十〕兩本風流院卽有舛錯）。姚氏曾見雙紅記，故著錄（五）題更生子撰，又據曲海目收無名氏一本，不知卽是一書也。今存文林閣刋本目錄後題「禹航更生氏編」，不作更生子。野獲編卷二十五云：「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卽指此記，所謂「合爲一大本」者，就演出言之，非謂俗優所撰。

南樓夢（八五頁）　　馮延年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入無名氏撰。

按：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據之）、傳奇彙考（曲錄卷四）俱著錄無名氏南樓記，疑卽南樓夢。最娛情三集下選錄南樓夢三齣。

金牌（八七頁）　陳吏脈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秦徵蘭天啓宮詞注云：「上（天啓）設地炕于懋勤殿，御宴演戲，嘗演金牌記，至風魔和尙罵秦檜，魏忠賢趨匿壁後，不欲正視。」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所載相同，惟金牌記作「岳武穆戲文」。焦循劇說卷五亦轉錄宮詞注。

合屏（八八頁）　張其禮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徐渭南詞敍錄「本朝」部有芙蓉屛記，祁氏劇品葉憲祖芙蓉屛雜劇條云：「今已有譜爲全記者矣。」（一七六頁）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一亦有無名氏芙蓉屛，不知卽此記否。

飛丸（八八頁）　秋郊子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入無名氏。有汲古閣本，今存。

按：此記作者，曩以無名氏目之，至祁氏曲品出始知作者。曲海目以下諸家曲目俱著錄。

犀軸（八九頁）

〔黄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吳應箕樓山堂集卷二十五有詩，題云「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鍊事末句深有感於聞氏」，詩云：「生平愛說沈青霞，孤憤長鳴一劍斜。旅夜無聊翻雜劇，逢場作戲豈虛誇。偶然燈火窺雙淚，爲與悲歌和一笳。若使史遷重載筆，肯將女子後朱家？」祁氏謂「是記成於逆璫亂政時」，天啓中作也；詩爲崇禎元年作，距犀軸成書才數年耳。

不丈夫（九一頁）　　高汝拭

〔黄校文〕姚錄著錄，題藻香子撰。

按：今樂考證著錄（十）入清傳奇。明清嘯生喜逢春傳奇首題「吳門錦帆涇藻香子校閱」，蓋亦明人也。此殆即高氏之別署歟？

題扇（九二頁）　　任𩊅臣

〔黄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此書有別本六十種曲本，今未見傳本。

具品

三關（九四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明刻詞林一枝、萬錦清音各選入之。此劇曲海目作明施鳳來撰。

按：黃文暘曲海目未著錄，此誤以董輯曲海總目提要爲黃氏所撰，不知兩者出入甚大也。提要卷十一著錄，又謂：「明施鳳來撰。鳳來，平湖人，萬曆丁未會元，啓禎時官至大學士。記云『武林會元施鳳來編』，蓋萬曆間所作也。」又日本舶載書目作楊氏三關記，題「虎林會元施鳳來編」。會元既爲三十五年事，刻書當在其後，成書似亦不至太早。而萬曆元年刋之詞林一枝既選三關記，其成書最晚亦隆慶間事。疑詞林一枝所選爲另一本也。

四德（九四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明刻玉谷新（？）簧、八能奏錦選入之。呂品「三元」條下亦及此本。

按：呂氏曲品沈受先三元條云：「近插入三事，改爲四德，失其故矣。」又劇說卷四引湯來賀內省齋文集云：「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臥冰之類，皆取古人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然則四德記已著錄矣。

葵花（九五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西諦曲目有唐振吾刻新刻出像葵花記，存一本。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三著錄。有別本六十種曲本。

金貂（九五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刊初集收馬隅卿藏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註薛平遼金貂記四卷。……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六著錄。富春堂刊本第四十二折十二時曲云「此奇編重補訂」，蓋亦改訂本也。

三桂（九六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著錄。叢刊二集收明刊全像三桂記二卷……

按：古人傳奇總目等亦著錄。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引原書序文云：「予固錄是傳奇以愧世之妬婦，又因以爲世之孝子、義僕勖哉。」今所見叢刊二集景明刊本無之。

五桂（九六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演燕山竇氏五子故事。明刻八能奏錦、萬曲長春、詞林一枝等俱選入之。

按：祁氏曲品曾兩及之：王休陰德條云：「此與俗本五桂、全德絕不同。」（二五頁）又汪拱恕全德條云：「此第記竇禹鈞初生儀、儼諸子事，非五桂記也。」（一〇六頁）

鸚哥（九七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今存明富春堂刊本蘇英皇后鸚鵡記、景印彙印傳奇第一集本、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景印本。堯天樂下卷下欄、樂府菁華卷一、卷六共錄二齣，其一不見今本，其一未詳。樂府菁華卷一亦題鸚歌〔哥〕記，不作鸚鵡記。

妝樓（九七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刊本二卷，題「玩花主人編」。

按：此原刊本題「吳門玩花主人編」「南園居士校」。祁氏失考。西諦藏曲目另有明刊本一部。

還魂（九八頁）

〔黃校文〕姚錄所列還魂凡五本，除玉茗還魂非是外，有溧陽人作賈雲華還魂記、風流夢馮夢龍改還魂，又無名氏還魂（一名玉龍佩）。王錄亦著錄玉龍佩〔珮〕還魂一目，此所指不知究爲何本。

按：祁氏曲品云：「俗本有高文舉，此傳之稍近於理。」又「雜調」珍珠記謂：「還魂原本固不佳，

此猶不得與之並列。」(一三二頁)蓋還魂記爲原本,珍珠記乃改本。二者同譜高文舉及其妻離合事也。南詞敍錄首著錄,題高文舉。至其他五本均與高文舉事無關。南詞敍錄之賈雲華還魂記演魏鵬與賈雲華事,非此本。湯顯祖之牡丹亭一名還魂記及馮夢龍改本之風流夢均演柳夢梅與杜麗娘事,亦非此本。今所見之高文舉珍珠記無玉龍珮之關目,故曲海目中清無名氏之玉龍珮一名還魂記者,亦非此本。校錄所謂五本者,止四種耳。以臆測之,另一種似卽今樂考證著錄(七)之「臧晉叔改本還魂」,此亦爲湯顯祖還魂記改本,非此本也。

舉鼎(九八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題邱濬撰。叢刋初集收長樂鄭氏藏抄本二卷。

按:此記呂氏曲品不載。祁氏曲品屬無名氏撰。至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並題邱濬作,未知何據。此後今樂考證著錄(五)及曲錄卷四亦屬邱氏之作矣。

綈袍(九九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北京圖書館有富春堂刻范雎綈袍記四卷。

按:呂氏曲品首著錄,古人傳奇總目及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亦著錄。祁氏曲品收兩部:一卽此本,一爲「雜調」類顧覺宇改本(一四四頁)。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五著錄者,未知何

本。今存富春堂刋本疑是無名氏之作。又古本戲曲叢刋二集景印富春堂本。

草廬(九九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刋初集收馬隅卿舊藏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註劉玄德三顧草廬記四卷。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四著錄。

七勝(一〇〇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大興傅氏藏明唐振吾刻武侯七勝記二卷，題「秦淮墨客校，唐氏振吾梓」。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四著錄。別本六十種曲亦有此記。

丹忠(一〇一頁)

〔黃校文〕王錄著錄。

按：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俱著錄，並誤入淸傳奇。

鸞刀(一〇二頁)

〔黃校文〕王錄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六亦著錄。南詞定律存殘文。曲錄卷五卽據南詞定律著錄，附淸

人傳奇末。有別本六十種曲本，今未見。

青樓（一〇二頁）

〔黄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

按：此記即水滸青樓記。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俱作青樓記，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二作水滸青樓記。提要云：「敍宋江逃竄戰鬥之事甚多。詞意粗鄙，不逮梅花墅所編遠矣。」吳梅舊藏富春堂刊水滸青樓記，已毀於「一·二八」抗日戰爭。

紅杏（一〇二頁）

〔黄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吳興周氏舊藏天啓黄氏存誠堂刊鄭之玄評點本，今佚。

玉杵（一〇三頁）

〔黄校文〕姚錄、王錄著錄，亦不能定果爲一目否。

按：此記未見諸家曲目著錄。祁氏曲品「能品」著錄楊之炯玉杵記（六六頁），又於「具品」著錄此本，明爲兩本也。今樂考證著錄（六）及曲錄卷四所著錄者亦楊之炯之作。曲海目之「四十八種詞曲本無姓名者，皆抄本」中亦有玉杵記（考證著錄〔十〕及曲錄卷五又據曲海目入錄），乃淸抄本，未能考定與

此本之關係。

萬全（一〇三頁）

（黃校文）姚錄有此目，註「一名富貴神仙」。題四願居士撰。云係范希哲別屬（？），入清人院本。

按：此明人撰，卽馮夢龍萬事足所據之原底本。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九萬事足條云：「明馮夢龍撰。其劇前總評云：舊有萬全記詞多鄙俚，調復不叶。此記緣飾情節而文之。」馮氏卽據萬全記改爲萬事足，二者均譜明陳循、高穀二人事。至今樂考證著錄（九）清四願居士萬全記，據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六，譜卜豐及其子帙事，與此本同名而實則無涉之別一本也。曲海目又以四願居士作屬李漁，亦誤。

西湖（一〇四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西諦曲目有唐振吾刻新編全相點板西湖記二冊。北京圖書館有明唐振吾刊本西湖記二卷。

按：呂天成曲品著錄。曲品朱春霖（按爲金懷玉之誤）桃花條云：「與俗本西湖記一類。」卽指此記。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景印唐振吾刊本題「秦淮墨客校正」。又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六珊瑚釧云：「所演秦一木遇段如圭事，具見西湖記中。……其關目屢有異同處，應並存也。」此珊瑚釧乃西湖記改

本也。

鴛鴦（一〇四頁）

〔黄校文〕姚錄著錄。

按：今樂考證著錄（七）據南詞敍錄收鴛鴦記，考他本南詞敍錄作鴛鴦度，姚錄殆誤。日本舶載書目著錄新鐫重會鴛鴦記，題「姑蘇梁伯龍編」，乃依託耳，不足據也。

寶釧（一〇四頁）

〔黄校文〕王錄著錄，作七紅，下註：「一名寶釧。」

按：曲錄卷五據傳奇彙考著錄，誤入清傳奇。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五無名氏寶釧記條云：「一名七紅記，不知何人撰。與八黑劍舟〔丹〕記似出一手，皆上虞魏浣初評，李裔蕃釋，或卽二人筆，未可知也。」按：魏、李二氏爲評註者，非撰人。八黑劍丹記乃謝天瑞撰，此則未詳撰人。

白袍（一〇五頁）

〔黄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刊初集收馬隅卿舊藏富春堂本新刋出像音註薛仁貴跨海征東白袍記二卷。明刻萬曲長春亦選入之，别題征遼記。

按：單本蕉帕記第六齣貓兒墜曲記戲名有「不做蘇秦做白袍，不然換了洛陽橋」。白袍記爲原本，

後又有征遼記改本（見一三三頁）。萬曲長春所選則出改訂本也。

折桂（一〇六頁）　□□□秦淮墨客

〔黃校文〕姚錄凡兩見：一江義田撰折桂傳，一無名氏撰。王錄亦入無名氏。

按：日本舶載書目著錄鼎鐫京本圖像音釋點板梁灝折桂記，卽此本。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六云：「序云秦淮居士，未審果爲何人。」今按秦淮墨客卽紀振倫，振倫字春華，秦淮墨客、秦淮居士乃其別號也。曲海目別有清無名氏折桂傳，當卽崑曲班所傳唱之曹家故事，似非此本。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又據曲海目入錄。又今樂考證著錄（十）另收江義田折桂傳一種，註：「與無名氏作同名異種。」大興傅氏碧蕖館藏道光刋本，不曰折桂傳，名丹桂傳，姚氏記錄誤也。此清人江義田撰，與明人之作無涉。

全德（一〇六頁）　汪拱恕

〔黃校文〕王錄著錄，入無名氏。北京圖書館有抄本全德記不分卷，無撰人名。八千卷樓有抄本一卷，亦不著撰人。姚錄稱王百穀有此目。北京圖書館藏明廣慶堂刋新編全像點板竇禹鈞全德記二卷，題「太原王穉登編輯，金陵唐氏梓行」。

按：廣慶堂刋本屬王百穀作。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亦云：「明蘇州人王穉登所撰也。」今樂考

證著錄(六)亦屬王作。提要、考證並據明刊本著錄,故並屬王作也。明坊刊本題署未足置信。明凌濛初南音三籟散曲下云:「百穀與余交,生平未嘗爲曲。」則坊本題署乃依託也。祁氏曲品屬汪拱炡作,或有所據。又曲品王烋陰德記稱此記爲「俗本」(二五頁)。曲錄卷五入清無名氏作,乃據南詞定律著錄也。

靖虜(一〇八頁)　謝天瑞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俱著錄。姚、王題謝天祐撰;呂、高題謝思山撰。按江西通志載「天祐」作「天祜」,撫州樂安人,萬曆十九年舉人,官知州。曲錄載天祜號思山,杭人。疑是兩人。馬隅卿批曲錄,於「天祜」下註「一作天瑞」,則疑爲謝天瑞。天瑞亦杭人。

按:呂天成曲品首著錄「謝思山」作品二種。曲品卷上謂謝天佑字思山,卷下車任遠彈鋏條又稱「杭人謝天瑞」,此分歧之源也。據其自著劍丹記自稱爲「天瑞謝生」(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六),及呂氏曲品卷下、祁氏曲品,當以天瑞爲是。天瑞杭州人,與撫州謝天祜無涉。呂氏曲品既有天佑之名,曲海目遂據之,至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又改爲天祜。馬氏批曲錄時,見兩歧之說,故並存之。

劍丹(一〇九頁)　謝天瑞

〔黃校文〕王錄著錄,作八黑,下註「一名劍舟」。

按：此記原名劉伯仁八黑收精劍舟記（吳梅舊藏本），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五寶釧記條、傳奇彙考（曲錄卷五據之）均題劍舟記，似誤。祁氏曲品及提要卷三十六題劍丹記，提要並謂：「又設爲全眞贈劍丹事，故又名劍丹記。」當以劍丹記爲是。彙考未題撰述人，故曲錄卷五誤入清無名氏之作。提要卷三十六又云：「一名八黑。落場詩云：劍丹奇傳演分明，換羽移宮律調新。天瑞謝生因興趣，撰成留寄與知音。」證以祁氏曲品，當爲謝天瑞作無疑。吳梅舊藏廣慶堂刊本（已燬於「一·二八」抗日戰爭）題秦淮墨客輯纂（見任訥曲海揚波卷五），是又經紀振倫改纂者也。提要卷四十五寶釧記條云：「與八黑劍舟記似出一手，皆上虞魏浣初評，李裔蕃釋。」是又有魏李二人評註本，今未見傳本。今樂考證著錄（五）收魏浣初八黑誅妖寶劍記，註云：「此本乃其取古曲校正者。」然則魏浣初於評註本外，又別有改訂本一種也。又叢書舉要卷三十三著錄之別本六十種曲本八黑記，今亦未見傳本。

餘慶（一一一頁）　胡文煥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胡文煥自編之羣音類選收此記九齣。

玉魚（一一六頁）　湯家霖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著錄，俱題湯賓陽撰。高品著錄，題楊賓陽撰。呂品上卷稱楊家霖字瑞甫，錢塘人。

殆卽作者。

按：呂氏曲品卷上有楊家霖，祁氏曲品題湯家霖，呂氏曲品卷下又題湯賓陽，「湯」「楊」二字必有一誤，據呂品卷下及祁品當以湯氏爲是。今所見諸本呂氏曲品均出傳鈔本，故多誤字及簡脫也。古人傳奇總目亦出傳鈔本，故亦誤爲楊賓陽。曲海目、傳奇彙考、今樂考證著錄（六）、曲錄卷四，直接或間接據呂品卷下著錄，故均題湯賓陽。至瑞甫、賓陽字號之分歧，俟證。

西遊（一一七頁）　陳龍光

〔黃校文〕姚錄何義門補錄明人編本中有無名氏唐僧西遊記一目，疑是此本。……姚錄又有俗西遊一目。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二亦著錄，並云：「相傳夏均政撰，此刻曰陳龍光撰，或當有二本。」其著錄者卽陳氏所作。至夏均政撰一說，則據明刋戲曲選本也。明刋最娛情四集上欄弦索調錄北唐僧之餞行、西遊二齣，題「夏均政筆」，卽相傳一說之依據。此二齣乃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中殘文二折（見劇品補校西天取經條），非楊暹西遊記雜劇。此或經明初人夏均政改訂，故以吳作屬於夏氏耶？又今樂考證著錄（十）所收俗西遊本清焦循曲考（附載於揚州畫舫錄卷五）著錄，曲考則又本清葉堂納書楹續集卷二，止思春一齣。俗西遊似非明人作。

玉鐲（一一七頁）　李□□玉田

〔黃校文〕姚錄、呂品、高品俱著錄。惟呂品題朱玉田撰。

按：呂氏曲品諸本多異文，曲苑諸本曲品卷上作李玉田，暖紅室本、吳梅校本作「朱□□玉田」。各本卷下均作朱玉田。據祁氏曲品當爲李姓。古人傳奇總目、今樂考證著錄(六)、曲錄卷四亦作李玉田，不誤。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七另有譜房衣冏及其妻胡香玉離合事之玉鐲記，與此記譜王順卿麗情重會事者(見呂氏曲品)非一本也。

聚星（一一八頁）　張子賢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五著錄，亦題「張子賢撰」。

玉釵（一一八頁）　□□□心一山人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刊初集收長樂鄭氏藏富春堂本新刻出像音註何文秀玉釵記四卷。題「心一山人編次；金陵唐氏梓行」。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二著錄，又謂：「刋本云心一山人撰，未詳其姓名。」此心一山人，未知即撰遇仙記(見呂氏曲品)之杭人心一子否。北京圖書館亦藏富春堂刋本何文秀玉釵記，善本書目甲編題陸江樓撰，乃據呂氏曲品等書僅知陸江樓玉釵記(譜李元璧事)一種，迨祁氏曲品發現後始知陸氏

與心一山人各有玉釵記一種也。

鳳簪（一一九頁）　李陽春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各本呂氏曲品卷上「下之上」記曲家凡十四人，內有季陽春，字蘭賓，永嘉人。卷下「下之上」僅十三人，無季氏作品（又以湯賓陽易楊家霦）。蓋緣今行諸本曲品均源出會習經藏傳鈔本，此鈔本多訛文、簡脫，故季氏之作非未著錄，乃傳鈔本脫去耳。「季」、「李」亦因形近而譌。

錦囊（一一九頁）　渾然子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王錄、高品入無名氏。姚錄稱渾然子卽張翀。

按：錦囊記有二本：一明渾然子撰，譜安定周等人事，卽祁氏著錄者；一無名氏（時代不詳）撰，譜諸葛亮以錦囊三策授趙雲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四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五）題渾然子撰，卽祁氏著錄者。古人傳奇總目未題撰人，亦未言本事，不知何本。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著錄，未及本事，然列入明無名氏作中，或卽渾然子之作。又今樂考證著錄（五）未稱渾然子卽張翀，唯眉批謂：「貞羣案：渾然子爲明張鶴樓翀，見明史九十八列傳……有渾然子十八篇，刻入寶顏堂秘笈。……」按貞羣爲近人馮貞羣，非姚燮也。

金環（一二〇頁）　□□□木石山人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日本舶載書目著錄，其名爲新鐫忠孝節義海忠介公金環記，題「吳門木石山人編」。

雲台（一二一頁）　蔣俊卿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北京圖書館有明文林閣刻新刻全像漢劉秀雲台記二卷，未著撰人；西諦曲目鈔本下有雲台記一冊，題薄俊卿撰。

按：曲錄卷四、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九俱著錄，並不題撰述人。日本舶載書目亦著錄，題「江右散人薄俊卿編」，與西諦曲目同，「蔣」字殆形誤也。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景印文林閣刊本。

蓮囊（一二二頁）　陳顯祖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二著錄，又云：「明天啓時人所作，自署曰四明山環溪漁父編，未著姓氏。其序有沈季彪、蔡天植、呂圭三人。按其詞氣，蓋卽季彪筆也。」其所敍本事與祁氏曲品合，當卽一本。至所謂沈季彪撰之說，乃臆測之言，不足信也。環溪漁父當卽顯祖之別署，其人乃寧波人也。

湘湖（一二二頁）　丁鳴春

〔黃校文〕姚錄著錄，入無名氏，目作鄒知縣湘湖記，原註：「多係實事。」

按：徐渭南詞敍錄「本朝」部有鄒知縣湘湖記，註「多實事」。此卽今樂考證著錄（七）所據。晁瑮寶文堂書目中卷樂府類亦著錄鄒知縣肖〔蕭〕山湘湖記。兩書均不題撰人，殆卽指丁鳴春之作。清毛奇齡西河合集傳卷一何孝子傳末附錄云：「馬玉起曰：此事以復湖爲關鍵，故始終詳之。舊有傳奇名湘湖記，卽此〔事〕也。」亦指此記。傳謂：弘治間蕭山何舜賓欲濬湘湖，宰鄒魯得豪家賄，置舜賓於死。後其子兢報父仇，傷魯；終亦置魯於法。此卽湘湖記所譜者，祁氏曲品所記涯略亦同。又合集引弁何孝子傳奇引云：「而近觀謝氏所爲傳奇，且有先我而爲此者。」此傳奇亦譜何兢報仇事，乃明淸間人謝氏所撰，另一本也。九宮正始第一冊錄鄒知縣殘文一支，殆出舊本。

玉花（一二二）　黃　日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三有無名氏玉華記，譜韓翃事，祁氏曲品未敍本事，不知是一本否。

香毬等九種（一二五至一二七頁）　金懷玉

〔黃校文〕……按呂品所錄金懷玉所作九種，俱題朱春霖，殆誤。……

按：今存諸本呂氏曲品，原出傳鈔本，多錯誤、簡脫。曲品卷上「下之下」十人中有金懷玉及朱從

龍（春霖）二人，卷下九人，無金懷玉作，有朱春霖所著九種。蓋朱氏、金氏之作相連，傳鈔本脫去朱作牡丹記及金氏之名二、三行，故以金作九種屬於朱氏也。古人傳奇總目著錄八種（缺望雲記），並有朱氏牡丹記，蓋所見呂氏曲品無簡脫故也。此後曲海目、傳奇彙考、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並以九種屬懷玉作，均不誤。祁氏曲品另增三槐記一種，共十種。

望雲（一二五頁）　金懷玉

〔黃校文〕姚錄、王錄著錄。高品著錄，題程叔子，程文修亦有此目，見姚錄。北京圖書館有明文林閣刊新刻狄梁公返周望雲忠孝記二卷，題「於越金懷玉輯」。呂品誤入朱春霖。

按：呂氏曲品首著錄。今本呂氏曲品多脫誤，非呂氏原書誤屬朱春霖也（見前條）。古人傳奇總目雖多沿用呂氏曲品，唯不收同名之作，故刪去張鳳翼灌園記、張太和紅拂記、端鏊扊扅記等四種。於望雲記則刪去金懷玉一本，存程文修同名一本。又呂氏曲品卷下有程子叔（古人傳奇總目誤作程叔子）望雲記，據卷上文修乃子叔之名，非二人也。程文修之作，除呂氏曲品、古人傳奇總目、今樂考證著錄（五）外，曲海目、傳奇彙考、曲錄卷四並著錄。金氏望雲記又有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景印文林閣刊本。

冰山（一二七頁）　陳開泰

〔黃校文〕姚錄著錄，題陳治徵撰。明刻玄雪譜中選入之。

按：張岱陶菴夢憶卷七冰山記條云：「魏璫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爲删改之，仍名冰山。」後岱至兗州演出，又增七齣。然則冰山記有原作及張岱改作二本，陳開泰乃原作者也。今樂考證著錄(十)之清人陳治徵傳奇，疑卽此本，俟證。玄雪譜卷四止錄陰戰一齣，未審爲陳作抑張氏改作也。

磨忠(一二九頁)　□□□闇甫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北京圖書館有明末刻本磨忠記二卷，題闇甫撰。

按：閣甫爲闇甫之誤，闇甫卽范世彥也。又有上海傳眞社景印傳奇三種本。

椎秦(一三〇頁)　王萬幾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鄭元勳媚幽閣文娛初集序類(又衞泳冰雪攜卷上)方應祥張子房椎秦記序有「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語，殆卽此記。萬幾、伯揆乃名、字之異也。又張岱瑯嬛文集卷一另有張公琬博浪椎一本，亦譜張子房椎秦事，非此本。

雙鳳(一三〇頁)　陸華甫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刊二集收北京圖書館藏明世德堂刻新刻出相雙鳳齊鳴記二卷，題「白下陸華甫

纂」。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著錄，題陸華甫撰。華甫名未詳，應天府人。

千祥（一三一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姚錄題無心子撰。大興傅氏藏鈔本。

按：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五、曲錄卷四並著錄，均屬無名氏作。唯今樂考證著錄（七）眉批題無心子撰，似據舊本。按無心子即重編金雀記者（詳「能品」金雀記）。提要謂此記譜賈誼父鳳鳴八十生子事。又曲海目清傳奇「一百零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皆鈔本」中又有千祥記，乃梨園演出之本也。曲錄卷五又據以入錄，今樂考證著錄（十）刪去。梅氏綴玉軒亦藏鈔本。

雜調

三元卽斷機（一三二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呂品、高品著錄，俱題沈壽卿撰。叢刊初集收北京圖書館藏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註商輅三元記二卷。

按：明人三元記有二本：一爲沈受先（壽卿之名）馮京三元記，譜馮京事。徐渭南詞敍錄著錄馮京三元記二部：一爲宋元南戲；一爲明人撰，卽指沈作。沈受先之作殆據宋元南戲改作者。呂氏曲品以下諸家曲目著錄者均沈作，與一名斷機記之三元記無涉也。另一爲明無名氏作之商輅三元記，一名斷機記，譜明秦雪梅教子商輅成名事。此本南詞敍錄「本朝」部首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七〕轉引南詞敍錄，姚燮於劇名下加註「當卽沈壽卿作」六字，大誤）。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斷機記條云：「亦名三元記，演淳安商輅事。明成化間人所作。」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四云：「近世戲曲盛傳商三元輅事，頗類此。」卷末題正德十六年，故此記最晚亦弘治、正德間之作也。富春堂刋本卽譜商輅事者。此刻本有兩景印本：一爲長樂鄭氏彙印傳奇第一集本，一爲古本戲曲叢刋初集本。

珍珠（一三二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明文林閣刻新刻全像高文舉珍珠記二卷。按此劇又題米糷記或珍珠米糷記。

按：明人譜高文舉事者有二本：一爲還魂記，見祁氏曲品「具品」（九八頁），南詞敍錄題高文舉。一爲珍珠記乃改本，故祁氏謂：「還魂原本固不佳，此猶不得與之並列。」此記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六著錄，亦題珍珠記。提要云：「一名珍珠米糷記。不知何人所作。……按記內情事荒唐，大略本於世俗所謂龍圖公案。而賓白村鄙，乃弋陽曲之最下者。」明刋戲曲選本八能奏錦卷三上欄（缺）、玉谷調

簧卷三上欄、大明春卷一上欄共錄二齣，並題米欄記。文林閣刊本，日本京都大學亦藏一部。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景印文林閣刊本。

香山（一三二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北京圖書館藏富春堂刊新刻出像音註觀世音修行香山記二卷。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著錄。提要謂：「明萬曆間作。有羅懋登序，在二十六年戊戌。疑卽是其所撰也。序云二南里人，蓋陝西人。」後又謂：「羅懋登香山記，敍觀音大士緣起。」則逕目爲羅氏之作矣。今存富春堂刊本無羅氏序文，未能明其究竟也。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景印富春堂刊本。明刊戲曲選本堯天樂上卷上欄錄二齣，改題修善記（目錄仍題香山）。

古城（一三三頁）

〔黃校文〕王錄著錄。姚錄無名氏有此目，下註「非古本，並異田九峯作」。又著錄容美田所著一本，並註「爲美田九峯三弄之一，與古本異」。然則梅伯所稱田九峯者，係割裂致誤矣。容美田作入清人院本，當非此記。叢刊初集收長樂鄭氏藏明刊新刻全像古城記二卷。北京圖書館藏明文林閣刊新刻全像古城記二卷。

按：曲海目清傳奇「一百零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皆抄本」中有古城記，乃清代梨園抄本也。今樂考證著錄（十）（註「非古本」，古本殆指明人原作，唯著錄〔五〕、〔六〕、〔七〕亦未收）、曲錄卷五並據曲海

目著錄。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云：「劇中第十五齣云：可速送到尙寶司重鑄。必明時人所作也。」卽此本。北京圖書館另有乾隆內府鈔本。明刋戲曲選本有三國記、三國志、五關記，與古城記有出入，非一本也。

雙璧（一三三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五著錄，並謂：「不知撰人。記宋朝焦狀元之事，粗得影響而附會成之。」其本事與祁氏曲品同，確爲一書。今未見傳本，唯堯天樂上卷上欄錄二齣。

征遼（一三三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祁氏曲品云：「此卽刪改之白袍記，較原本更爲可鄙。」乃白袍記之改本也。白袍記見具品（一〇五頁）。此改本唯大明春（萬曲長春）錄征遼記敬德南山牧羊一齣，非白袍記（參校錄本一〇五頁）也。

昇仙（一三四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叢刋初集收馬隅卿舊藏富春堂新刻出像音註韓湘子九度文公昇仙記二卷。

按：祁氏曲品「雜調」類著錄昇仙記二部：一爲此本，無名氏撰；一爲錦窩老人撰（見一四一頁）。兩者均演韓湘子度韓愈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著錄無名氏昇仙記，殆卽此本。至富春堂刋本多不署撰人姓氏，未知卽此本否。

射鹿（一二三四頁）

〔黃校文〕王錄著錄。

按：傳奇彙考、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四著錄。曲錄卷五據彙考著錄，誤入清傳奇。

勸善（一二三四頁）

〔黃校文〕王錄著錄。叢刋初集收萬曆刻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三卷，題新安高石山人鄭之珍編，館甥葉宗泰校。殆卽此本。亦卽浙東之目連戲也。

按：鄭之珍作刻本甚多：一爲萬曆高石山房原刋本，題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卽古本戲曲叢刋初集所收之底本也。二爲明富春堂刋本，題新刻出像音註勸善目連救母行孝戲文，此本又有清裕德堂翻印富春堂刋本。此外又有上海馬啓新書局石印本。明刋二本題署旣有出入，故諸家曲目所載亦不相同。曲海目作目連救母，今樂考證著錄（七）作目連，註「一作目連救母勸善記」，曲錄卷四據曲海目作目連救母，均屬明無名氏作。曲錄卷五又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收勸善記，更誤入清傳奇。董輯曲海

總目提要卷三十五作目連記，謂「不知誰作」。又按萬曆元年刋之八能奏錦卷二上欄錄昇天記二齣，亦敍目連事，而高石山房原刋本最早之序文爲萬曆七年作。然則鄭氏之作撰於隆慶間抑鄭作之前已別有一本耶？其他選本題署又有救母記、目蓮記、昇仙記三種異名。祁氏曲品謂「凡百有九折」，而原刋本止一百零五齣（目錄則爲一百齣），是後又續有增益者也。近世各省及浙東所演目連戲乃導源於鄭氏戲文，非卽是此戲文也。

韓朋卽十義（一三五頁）

〔黃校文〕王錄著錄。叢刋初集收王國維舊藏富春堂刻新刋出像音註韓朋十義記二卷；題「豫章寅所羅□□音註」。

按：曲海目、曲錄卷五並誤入清人作。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云：「明時舊本，不知何人所作。」又長樂鄭氏彙印傳奇景印明富春堂刋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丙戌新安余氏自新齋刋本。

和戎（一三五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北京圖書館藏富春堂刻新刻出像音註王昭君出塞和戎記二卷。怡春錦選入，別題青塚記；堯天樂選入，別題和蕃記，實皆一書。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著錄，文云：「係明人舊曲，作者無可考。」萬曆元年刋詞林一枝錄

此記一齣，則其成書最晚亦在隆慶間。

麒麟（一三六頁）

〔黃校文〕王錄、高品俱著錄，皆入無名氏。北京圖書館有明刻新編孔夫子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二卷，題「明寰宇顯聖公撰」。

按：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並屬明無名氏作，曲錄卷四則據彙考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五)題顯聖公作，是也。曲錄卷五又據南詞定律著錄一本，附入清無名氏作中，重。古本戲曲叢刊二集景印明刻本，題「寰宇顯聖公撰」（無「明」字，校文乃據善本書目甲編，不知「明」字爲書目編者所題也）。鄞縣李氏亦藏明刊本。長樂鄭氏藏鈔本。

金鳳釵（一三七頁）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南詞敍錄「本朝」部有賈雲華還魂記，註「溧陽人作」（九宮正始存殘文）。不知是此本否。祁氏謂此記「詞理荒謬」，當非范文若金鳳釵（見南詞新譜）也。

白蛇（一三七頁）　翁子忠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諸家著錄之鄭國軒白蛇記乃另一本也。此記與鄭作、無名氏鸞釵記三本同譜劉漢卿救白蛇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五鄭作白蛇記條謂「後改爲鸞釵記」，其說果確，則鄭作最早，鸞釵記乃改本也。祁氏謂此本：「曲較鸞釵十改五六，便不通矣。」似翁作又爲鸞釵記之改本。

偸桃（一三八頁）　吳德修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西諦曲目有唐振吾刋東方朔偷桃記二冊，題「吳德修纂集」。北京圖書館藏明廣慶堂刋本偷桃記二卷。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五著錄，又謂：「近時人吳德修演東方朔偷桃事。」

赤壁（一三八頁）　黃瀾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按沈練川撰四節記中有赤壁記一齣（？），詞林一枝及八能奏錦俱選入之，題與遊赤壁。樂府菁華選入，題東坡赤壁。萬曆刋賽徵歌集亦收赤壁記，改題赤壁懷古。此題黃瀾，未知果一本否？

按：此記與沈采四節記中之秋景赤壁記同譜蘇軾遊赤壁事，唯此記全本止譜赤壁事，四節記則分爲四景：春景爲杜子美曲江記；夏景爲謝安石東山記；秋景爲蘇子瞻赤壁記；冬景爲陶秀實郵亭記（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七）。蓋一記分爲四部，每部各爲一事，每事亦不止一齣也。故兩者非一本也。祁氏曲品以沈采四節記入「雅品」（二六〇頁，惟誤爲四紀），黃瀾赤壁記入「雜調」。又謂：「內有

全抄四節數齣。」則黃作又有襲用沈采舊曲之處，更可知其必爲兩本也。至詞林一枝諸選本所錄均爲沈采作，與黃瀾無涉也。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五另有演三國火燒赤壁事之赤壁記一種，與此本演蘇軾事者亦非一本。

藏珠（一三九頁） 魯懷德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明刊詞林一枝選入「夫婦私會」「妬妾爭寵」二折，八能奏錦選入「申澶夫婦私會」一折。

按：呂氏曲品秦鳴雷清風亭條云：「俗有申湘藏珠亦如此，而調不稱。」蓋指此記，謂其腔調不純正也，故祁氏曲品列入「雜調」。又祁氏曲品「能品」秦鳴雷合釵記（卽清風亭）云：「清風亭遇子一齣，宛然當年情景，弋優盛演之。」（五七頁）殆指此記。萬曆元年刊之詞林一枝旣收之，其作最晚亦在隆慶間也。又堯天樂下卷上欄收夫婦私會一齣，題藏珠記。又上卷下欄收夫婦相憐中縫題藏珠記，目錄題雙璧記。樂府菁華三卷上欄收申生赴約，不題劇名，亦藏珠記也。

孝義（一四〇頁） 汪湛溪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祁氏謂此記「記閔子騫事」。徐渭南詞敍錄有閔子騫單衣記，列入「宋元舊編」中，非此本也。

又有明刋本蘆花記，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亦著錄，謂「不知作者何人」，不知是否此本。

羅帕（一四〇頁）　　席正吾

〔黃校文〕姚錄著錄，入無名氏。詞林一枝選入「王可居逼妻離婚」、「竊（？）婿逃難」二折；八能奏錦選入「夫妻遊戲」一折；徽池雅調選入「迎母受責」、「神女調戲」二折。

按：南詞敍錄「本朝」部首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七）又據敍錄入錄。敍錄成於嘉靖間，此記最晚亦嘉靖間所作。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八亦屬無名氏作，又題「秦淮墨客重校」，蓋席正吾原作又經紀振倫校訂者也。提要謂譜王可居、康淑貞夫婦被姜雄離間而終得復合事。叢書舉要卷三十三有別本六十種曲本，今未見。八能奏錦卷三上欄又收勘問姜維〔雄〕一齣。

剔目（一四〇頁）　　鄭汝耿

〔黃校文〕姚錄著錄陳可中剔目記，入無名氏。不知即此本否？

按：南詞敍錄「本朝」部首著錄陳可中剔目記，屬無名氏作。今樂考證著錄（七）又據敍錄入錄。前數年發現山西「清戲」（即弋陽腔戲）鈔本剔目記包公私訪江南一卷，演陳可忠事。祁氏謂此記有「包公按曹大本，反被禁於水牢」一段。此當即一事，蓋曹大本爲惡霸，陳可中受其害而剔目也。此記既見於嘉靖間著之南詞敍錄中，最晚亦嘉靖時作。明刋戲曲選本中亦有剔目記二齣：一爲八能奏錦卷一上

欄收元和賣僕一齣，樂府菁華二卷上欄收元和訪妓一齣，均譜鄭元和、李亞仙事，非陳可中剔目記也。

牡丹（一四〇頁）　鄭國軒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按姚錄、王錄、高品俱著錄此目，惟係朱春霖撰，譜梁山伯祝英台故事，非此本。

按：樂府菁華卷三上欄收魚精戲眞一齣，題牡丹記，當卽此本之一齣。摘錦奇音卷五收三齣，大明春卷五下欄收一齣，均題鯉魚記，譜鯉魚精事，與牡丹記本事同，不知卽此本抑觀音魚籃記（確非躍鯉記與黑鯉記）？鄭國軒另有劉漢卿白蛇記一本，祁氏曲品未著錄。

胭脂（一四一頁）　童養中

〔黃校文〕王錄著錄，入無名氏。叢刊初集收馬隅卿舊藏文林閣本新刻全像胭脂記二卷。

按：曲錄卷五據南詞定律著錄，附入清無名氏之作中。萬曆元年刊詞林一枝收胭脂記一齣，則此記最晚亦隆慶間之作。明文林閣刊本胭脂記不題撰述人，第四十一齣團圓尾聲云：「胭脂重修在此編。」乃改訂本也。按南詞敍錄「宋元舊編」有王月英月下留鞋，金陵瑣事卷二謂徐霖有留鞋記，與童養中胭脂記，均演郭華王月英事，此改訂本不知據何本改編，亦不能定與童養中作之關係。

雷鳴（一四二頁）　許宗衡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著錄，並謂：「明許宗衡所撰也。」譜王裒聞雷事，爲悼念乃弟而作也。叢書舉要卷三十三著錄之別本六十種曲有雷鳴記，今未見傳本。

易鞋（一四二頁）　董應翰

〔黃校文〕王錄著錄，入無名氏。姚錄有無名氏易鞵記。叢刊初集收長樂鄭氏藏明文林閣新刻全像易鞋記二卷。題沈鯨撰；又有陸采所撰一本，不知與此有關涉否？

按：呂氏曲品首著錄沈鯨（涅川）之分鞋記，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五）、曲錄卷四並收之。祁氏曲品論董作云：「大意與涅川之分鞋不遠。」明其各自爲書也。清黃文暘曲海目始於陸采名下增分鞋記一種，其後今樂考證著錄（五）、曲錄卷四、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七又據曲海目增入。惟傳奇彙考於沈鯨分鞋下注云：「亦名易鞋記，或云陸天池作。」乃傳聞之辭。故陸采作分鞋記（一名易鞋記）之說，未可遽信。又今樂考證著錄（十）據笠閣評目無名氏之作又著錄易鞵記一種，曲錄卷五據傳奇彙考錄無名氏之作九十五本中亦收易鞋記，此二本不知卽指董應翰之作否。又明文林閣刋本易鞋記，不題撰述人，與沈鯨分鞋記劇名不符，而與董作同名，疑或此本也。

釵書（一四二頁）　葉 倖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釵書記原書今存，吳梅舊藏明崇禎刻本，見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附一九五四年中華書局重

校王古魯譯著中國近世戲曲史）。王玉章龢雲軒讀曲漫志（刊圖書季刊）謂明萬曆武林書舍資思亭刊本，首有東海一衲屠隆及赤城龍符主人周頌序文。序言謂倖字侍山，自署雲水散人，台州人。原書二卷、四十一齣。王氏似據吳梅舊藏本著錄。

征蠻（一四三頁） 葉碧川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明刊戲曲選本大明春有征蠻記諸葛出師一齣，乃衍諸葛亮七擒孟獲事者，與此本譜裴忠慶重贅盧氏事者非一書。

英臺即還魂（一四三頁）· 朱少齋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明富春堂刊鄭國軒劉漢卿白蛇記，題「書林子弟朱少齋校正」，蓋書賈也。傳奇譜祝梁事者，除九宮正始中元傳奇祝英台外，明傳奇有朱從龍牡丹記、王紫濤兩蝶詩（均未見傳本）及朱少齋之作，共三種。其收於戲曲選本者有：（一）同窗記，摘錦奇音卷六、徽池雅調一卷上欄、堯天樂上卷上欄、纏頭百練二集第六卷共錄四齣；（二）劇名未詳者，萬曲合選上卷及清音小集卷一錄一齣。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五又著錄訪友記，其時代未明。又徽池雅調一卷上欄錄山伯賽槐陰分別一齣，目錄題同

窗記，書內題還魂記，殆卽朱少齋之英臺記一名還魂記者歟？

金釵（一四四頁）　朱少齋

〔黃校文〕姚錄有無名氏劉孝女金釵記，疑卽此。

按：南詞敍錄「宋元舊編」著錄劉孝女金釵記，今樂考證著錄（七）又據敍錄著錄。此乃宋元南戲，非朱氏所作。朱作本事不詳，如所譜爲一事，則朱氏或爲改作者。

躍鯉（一四四頁）　顧覺宇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五織錦記條謂顧覺宇爲梨園中人。祁氏曲品云：「此卽躍鯉原本經村塾改攛者。」其原著者乃無名氏（見三〇頁）。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著錄者，不知卽此本否。

綈〔綈〕**袍**（一四四頁）　顧覺宇

〔黃校文〕諸家俱未著錄。

按：據祁氏曲品，先有無名氏之作（見九九頁），顧本乃「改原本十之七八」。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五著錄綈袍記一種，不知爲何本。

織錦（一四五頁）　顧覺宇

〔黃校文〕王錄著錄。明刻八能奏錦、樂府菁華、堯天樂、萬錦清音選入「槐陰分別」一折，萬曲長春選入「仙姬天街重會」一折。惟易題織絹記及賣身記，實皆一書。

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五著錄，又謂：「一名天仙記。據刊本係梨園顧覺宇撰。」傳奇彙考說同。曲錄卷五即據彙考著錄。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謂：「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其鄙視此等傳奇之論，誠不足駁；惟所指者當即此類通俗流行之作也。

劇品補校

妙品

苦海回頭（一四九頁） 周藩誠齋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未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明周藩刻本誠齋雜劇二十五卷亦無此目。也是園古今雜劇中收明新安徐氏刻善智識苦海回頭，原題國朝誠齋，朱筆於誠齋上補周王二字。或題陳沂撰。雜劇十段錦（嘉靖刻）收「丁公言奸邪誘謗，胡仲淵貶竄雷州，聖天子賜還官職，善知識苦海回頭」。未題撰人。又日本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收明刊無名氏編四大史雜劇，中有善知識苦海回頭記，題「明胡石亭著」。

按：此劇明陳沂撰。明周暉金陵瑣事卷二云：「陳魯南有善知識苦海回頭記行於世。」日本松澤

老泉彙刻書目外集收明刋四大史雜劇目錄，於善知識苦海回頭記目下題「明陳石亭著」（非胡石亭）。則此劇乃陳沂之作也。陳沂字魯南，又字石亭，應天府上元人。嘉靖刋雜劇十段錦十種，以此劇及無名氏之漢相如獻賦題橋雜於周憲王朱有燉所作八種中，又不題撰人。萬曆間新安徐氏刋古名家雜劇，題「國朝誠齋」，則逕目爲朱有燉之作矣。趙琦美脈望館藏本又於其上增「周王」二字，祁氏劇品則題「周藩誠齋」，均沿徐刻本之譌又從而增益之。明高儒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朱有燉誠齋傳奇凡三十一種，清錢曾也是園書目卷十亦著錄三十種，均無此劇，可證非有燉之作也。

朱有燉三十一種（自一四九頁至一九七頁）

祁氏劇品著錄周藩誠齋雜劇凡二十九種，楊誠齋雜劇五種，共三十四種。其中眞僞雜糅，有以有燉之作誤題楊誠齋者，亦有他人之作誤屬有燉者。茲分別述之。按：「妙品」中繼母大賢等七種，「楊誠齋」名下曲江池一種；「雅品」中八仙慶壽等十四種，「楊誠齋」名下常椿壽等四種；「艷品」中踏雪尋梅等五種，共計三十一種，均明周憲王朱有燉之作，見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及也是園書目卷十（三十種）。至苦海回頭則爲陳沂之作，已見上述。新豐記、金環記二種（一六二頁），未見他書著錄，似他人之作而誤蒙有燉之名者。至楊誠齋名下五種則確爲有燉之作，詳見下文。

按：上列三十一種，漏列版本者甚多，略舉之如次：（一）周藩刻本誠齋傳奇，除北京圖書館所藏二十五種外，吳梅舊藏尙有桃源景等二十二種（見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所附跋文），可補校錄者計六種：

曲江池、福祿壽、獲騶虞、黑旋風仗義疎財、牡丹品、牡丹仙（均據劇品原題）。（二）雜劇十段錦收有燉之作八種，除列舉七種外，尚漏八仙慶壽一種。（三）景印元明雜劇二十七種，收有燉之作四種，校錄於曲江池條略及之，香囊怨、繼母大賢、團圓夢三種均失收。（四）周憲王樂府三種收有燉之作牡丹仙等三種，校錄未收。（五）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收牡丹品等二十四種，校錄失收。（六）孤本元明雜劇收靈芝慶壽等五種，校錄亦未著錄。

以上爲總說。次述楊誠齋名下五種及新豐記二種。楊誠齋名下五種爲：曲江池（一五三頁）、常椿壽、十長生、蟠桃會、神仙會（一六三至一六五頁）。

〔曲江池條黃校文〕姚錄誤題周藩誠齋。王錄未著錄〔按：此指初印本曲錄〕……八千卷樓目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一卷，明刊本。卽影印元明雜劇廿七種匏集卷四者。題國朝楊誠齋。今存也是園古今雜劇中有新安徐氏刋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原題國朝楊誠齋。朱筆改楊字爲周王。……今案諸家校改，以楊誠齋爲周憲王，多疑似之詞，未可據。當依祁品仍歸之楊氏。

〔常椿壽黃校文〕……當據祁氏此品仍入楊作。

〔蟠桃會黃校文〕……可知明人著錄，原題楊誠齋，或佚其名。清人校本，遂以歸之周藩。今據祁品，與楊氏爲素識，且涉及其撰作種種，是確有楊誠齋其人，諸劇亦當復歸之楊氏也。

〔神仙會黃校文〕今按，此本當亦歸之楊氏，而非周藩。

按：以上五種均朱有燉撰。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有燉所著甄月娥春風慶朔堂等三十一種，題記云：「皇明周府殿下錦窠老人全陽翁著。……凡三十一種，總名誠齋傳奇，異樂府行也（按：指散曲集誠齋樂府）。」也是園書目卷十亦著錄。兩家書目均有曲江池、常椿壽、十長生、蟠桃會、神仙會五種，是其證也。今存周藩刻本誠齋傳奇亦收此五種，（北京圖書館藏本有常椿壽、十長生、蟠桃會、神仙會四種，吳梅舊藏本有曲江池、常椿壽二種。）是又明爲有燉之作也。錦窠老人、全陽翁乃其自號（見周藩刻本序引），亦與他人無涉。萬曆間新安徐氏刋有燉諸作，始於「誠齋」上增一「楊」字，蓋新安書賈不知誠齋爲何許人，妄增之耳。祁氏劇品、丁氏八千卷樓書目卷二十均據徐氏刋本著錄，故承其誤也。趙琦美校曲時深知徐刻本之誤，遂改爲周王，蓋有所據，非疑似之詞也。清姚燮今樂考證著錄（三）及王國維曲錄卷三收有燉之作三十種，並據也是園書目著錄，亦不得謂之誤題。

祁氏劇品常椿壽條曰：「楊先生自云：南遊江漢，北歷沙漠，曾遇眞人指授金丹秘訣。」據此所言，似深知「楊誠齋」者，故校錄謂祁氏「與楊氏爲素識」，又進而斷定確有其人。按北京圖書館藏周藩刻本誠齋傳奇，每種各有小引，常椿壽引云：「予生也，夙慕仙風，南遊於江漢，北歷於沙漠，嘗遇道人指授金丹秘訣……」（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本引言僅存四種，其餘均已奪去）祁氏蓋據引言節錄之耳。唯未識新安徐氏刻本題署文誤，遂有「楊先生自云」之語，乃以有燉之言誤屬楊氏耳，此事亦易解也。

踏雪尋梅（一九六頁）　　周藩誠齋

〔黃校文〕未見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明周藩刻本，新編孟浩然踏雪尋梅一卷。也是園古今雜劇收趙清常校息機子刋元人雜劇選本。原題誤馬致遠撰。又明刻陽春奏卷六亦收此劇。

按：百川書志六史部、外史類著錄有燉之作三十一種中有孟浩然踏雪尋梅。萬曆間息機子元人雜劇選誤題元馬致遠作。此後也是園書目卷十周憲王名下遂刪去此種，止三十種。而以書目爲依據之今樂考證著錄(一)及曲錄卷二亦歸馬氏名下，故考證著錄(三)及曲錄卷三周憲王名下亦三十種。校錄又據此二書，遂以爲未見著錄也。

上一則原列「艷品」，茲爲方便起見移至朱有燉之作中。

新豐記、金環記二種(一六二頁)

以上二種祁氏劇品並題周藩誠齋，未詳所本。考有燉之作三十一種(見百川書志)，無新豐記、金環記二種。新豐記今無傳本。金環記見存孤本元明雜劇中，不題撰人，也是園書目卷十列入元明無名氏之作中，其言是也。

〔金環記黃校文〕姚錄、王錄俱有秦月娥誤失金環記一目，俱入元明無名氏。也是園古今雜劇中收趙清常抄于小轂本，入雜傳。又收明抄一本題清廉官長勘金鐶。不著撰人。此周藩本未知孰是。

按：祁氏原文謂：「刻意擬西廂，亦有肖形處。然一經摹擬，便不及西廂遠矣。」此愛情劇也。今本秦月娥誤失金環記演楊儒以金環爲媒介婚媾秦月娥事，類似西廂記、東牆記，此卽祁氏所指者。今樂

考證著錄（二）、曲錄卷三並據也是園書目著錄。今有孤本元明雜劇本。至若清廉官長勘金環乃演孫榮重勘李仲仁妻冤獄事，非擬西廂也。

上二則原見「雅品」，茲爲方便起見附於朱有燉之作後述之。

驀忽姻緣（一五六頁）　凌濛初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誤入清人雜劇。均題空觀主人撰。按即空觀主人爲凌濛初別署。

按：清黃文暘曲海目入「國朝雜劇」，題空觀主人。後今樂考證著錄（四）、曲錄卷三均沿其誤，非自誤也。

莽擇配（一五六頁）　凌濛初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曹寅楝亭書目曲錄著錄。此劇原名識英雄紅拂莽擇配，簡稱北紅拂。北京圖書館藏原刻本。上海中國書店景印本。楝亭書目作北紅拂，題云：「套版。明凌初成著。附顛倒姻緣。三冊。」初成，濛初字也。

此二種及正本扶餘國（劇品入「雅品」，見一七一頁）合稱三記。清尤侗艮齋倦稿卷九題北紅拂記云：「浙中凌初成更爲北劇，筆墨排奡，頗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爲三記，有疊牀架屋之病，體格口

胸，猶倣元人，未便闌入紅牙翠管間也。」（又見鵲亭主人曹寅著北紅拂記首）蓋三記同演紅拂李靖事，而各以一人爲主角：驀忽姻緣以李靖爲主，正本扶餘國（盛明雜劇二集題虬髯翁）以虬髯客爲主，幷擇配以紅拂爲主，取元人末本、旦本之成法也。

顚倒姻緣（一五六頁）　凌濛初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楝亭書目著錄，謂原附北紅拂後。曲錄卷三亦據楝亭書目著錄，入明雜劇。

獨樂園（一五七頁）　蘇　濆

〔黃校文〕未見著錄。姚錄有葉紹良作獨樂園司馬入相；王錄有桑紹良司馬入相。按桑紹良有靑郊聲韻雜著，萬曆刻本。姚錄作「葉」，殆誤。也是園古今雜劇收明抄本。卷端題「濮陽桑季子紹良著，蘇叔子濆校」。祁氏殆誤以校者爲撰者，又誤濆爲澹也。

按：既視此劇爲桑紹良之作而誤題撰人者，則已見著錄矣。也是園書目卷十首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三）、曲錄卷三均據也是園書目入錄，惟考證誤「桑」爲「葉」耳（又注：「案一本葉作桑，俟考」）。又曲錄亦作獨樂園司馬入相，非司馬入相。又有孤本元明雜劇覆排明抄本。

雅　品

單刀會(一六六頁)

〔黃校文〕未見著錄。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新刻點板樂府南音中選入「單刀赴會」一折。也是園古今雜劇收明抄本關大王獨赴單刀會，與元刊古今雜劇本頗異。

按：祁氏云：「此必是元人所作。『大江東』一折，可以正今日歌者之訛。」又注「北四折」。此卽元關漢卿關大王單刀會。祁氏著錄之本或原不題撰人姓名，故以無名氏之作視之。關氏此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降及今樂考證著錄(一)、曲錄卷二並著錄。今有元刊古今雜劇本、也是園舊藏明抄本，孤本元明雜劇覆排明抄本。

豫讓呑炭(一六六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著錄。姚錄題忠義士豫讓呑炭。八千卷樓目有明刊本。也是園古今雜劇收新安徐氏刊本，不著撰人。

按：元楊梓撰。元姚桐壽樂郊私語(鹽邑志林卷十七)云：「(楊)康惠公梓……今雜劇中豫讓呑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

目卷十並著錄，均題無名氏。也是園書目作忠義士豫讓吞炭。今樂考證著錄(二)據也是園書目入錄，曲錄卷二題楊梓，是也。又卷三據也是園書目重收，注「疑即楊梓撰」。又此劇別有景新安徐氏刋本之元明雜劇二十七種本。

無雙傳補（一七〇頁） 梁辰魚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原作今存，附梁氏散曲集江東白苧卷上。

淮陰侯（一七一頁） 陳與郊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黃文暘曲海目著錄，誤入「國朝雜劇」，又誤刋書之林於閣爲撰人。曲錄卷三亦沿其誤。今樂考證著錄(三)未入錄，卷末有按語云：「淮陰侯無考。」則已錄入，惟所題撰人有異耳。

中山狼（一七二頁） 陳與郊

〔黃校文〕未見著錄。王錄有義犬記、淮陰侯、中山狼、蔡文姬四種，題淸林於閣主人撰。……

按：曲海目著錄，亦誤入「國朝雜劇」，又誤爲林於閣撰。曲錄卷三亦未改。今樂考證著錄(三)卷末按語已正曲海目之誤，惟又誤爲曲考（揚州畫舫錄卷五據焦循曲考轉錄曲海目，又附曲考所增六十

八種，兩者本甚明晰，而姚錄概以曲考稱之）。今按明人所撰中山狼雜劇，計有王九思（北曲一折，自稱院本）、康海（北曲四折）、汪廷訥（南北曲六折）、陳與郊（南北曲五折）四種，易生糾葛，故姚錄按語亦以陳與郊之作誤爲「卽康作」也。

渭塘夢（一七四頁）　葉憲祖

〔黃校文〕未見著錄。日本內閣文庫有明刊本一卷，未題撰人。大題下接總目，「做小買賣的是店小二，結好姻緣的是夢遊神，害乾相思的是賈姝子，撞大造化的是王仲麟。」也是園古今雜劇收明抄本，不著撰人。

按：日本所藏明刊本，計四折，用南北曲合套（如套中以南曲起，亦可稱南曲，故祁氏劇品題「南四折」），演王仲麟因夢遇而婚媾賈員外之女事，卽憲祖之作也。至若也是園舊藏明鈔本王文秀渭塘奇遇記（存孤本元明雜劇中），則純用北曲之四折雜劇，演王淸盧玉香二人婚姻事，無夢遇情節，兩者非一本也。

碧玉釵（一七五頁）　葉憲祖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呂天成曲品沈璟鴛衾條云：「吾友桐柏生有鳳、釵二劇（此據暖紅室、吳梅兩校本，諸種曲苑本作「鳳鈎」），亦取之。」又祁氏曲品鴛衾條亦謂：「桐柏生團花鳳、碧玉釵二劇，皆取於此。」（二五七，

頁）謂憲祖二劇取材於鴛衾記之本事也。桐柏生爲憲祖之號。曩作曲品考未明「釵」之所指，疑爲丹桂鈿盒，迨祁氏曲品出始知其誤。然則此劇呂氏曲品已先著錄，惟呂書不收雜劇，故不能詳言之耳。

琴心雅調（一七六頁）　葉憲祖

〔黃校文〕未見著錄。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二卷，未題撰人。……

按：呂天成曲品著錄。曲品陳濟之題橋條云：「吾友葉美度有琴心雅詞〔調〕八齣，甚佳。」美度，憲祖字也。日本藏本卽憲祖之作。

男王后等五種（一七八至一八〇頁）　王驥德

校錄據今樂考證著錄五種，並謂男王后曲錄亦著錄。

按：王驥德雜劇五種，王氏自著曲律及毛以燧跋文均著錄。次爲祁氏劇品。今樂考證著錄(二)又據曲律錄入。曲錄卷三僅錄一種，據盛明雜劇本也。曲律卷四云：「予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爲南人設也。已爲離魂，幷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考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鬟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此王氏自言之也。離魂一劇首創南雜劇，故劇品謂：「南曲向無四齣作劇體者，自方諸與一二同志創之，今則已數十百種矣。」

秀才送妾等四種（一八〇至一八一頁）　呂天成

按：曲律卷四謂天成作「小劇共二三十種」，劇品「雅品」著錄秀才送妾等四種，「逸品」錄耍風情等四種，今所知者止八種耳。

櫻桃園（一八一頁）　王淡

補：曲律卷四首著錄。

鑠骨菩薩（一八二頁）　余翹

〔黃校文〕未見著錄。

呂氏曲品著錄。曲品余翹量江條云：「其瑣骨菩薩，亦通。」又墨憨齋刋重定量江記首馮夢龍序云：「……所爲樂府尙有賜環記、鎖骨菩薩雜劇。余恨未悉睹。」

逍遙遊（一八四頁）　王應遴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著錄。盛明雜劇本題王雲來撰。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天啓刻本衍莊新調即此。題「古越雲來居士編，友人常新道人訂」。應（？）附王應遴雜集後。前有天啓丙寅新常道人序。

按：佚存書目附載三著錄。今盛明雜劇二集本逍遙遊末下場詩云：「漫將舊譜翻新調，實理休嗤是撮空。」蓋原有舊本，此爲改作，故名之曰衍莊新調（逍遙遊原名）也。祁氏劇品「能品」類又別有衍莊

一種，北一折，冶城老人撰（二〇八頁）。祁氏曰：「而脫離之道安在？當問之雲來道人。」蓋謂衍莊於此事未能言之，當求之於雲來道人（應遴別號）之作也。然則衍莊當爲原本，應遴之作後出，特詳於莊周脫離之言；又示其與舊本有別，故名曰「新調」也。

城南柳（一八五頁）

〔黃校文〕姚錄有谷子敬撰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一種，入明雜劇。王錄亦題谷子敬撰。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息機子雜劇選中有目，全同姚錄。元曲選亦收入。也是園古今雜劇收新安徐氏刻本。明童雲野刻雜劇，明刻柳枝集俱收入。

按：就上文引姚錄及所列五種板本觀之，謂此劇卽元明間人谷子敬之作也。谷作城南柳首見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兩書著錄，曲海目以下諸曲目並著錄。谷子敬之城南柳北曲四折，劇品著錄之城南柳乃明無名氏所作「北一折」之雜劇，另一本也。劇品云：「不過竊元劇之餘緒耳，而詞能鎔鑄，便堪自家生活。」明謂此本爲明人所作，故有「竊元劇之餘緒」之語也。此本諸家曲目均未著錄。

春風弔柳七（一八六頁）　鄭式金

〔黃校文〕未見著錄。鄭式金編雜劇三集中有自撰風流塚一卷，疑卽此。

按：此劇卽風流塚，今樂考證著錄（四）已著錄。又有淸人雜劇二集本。

逸　品

僧尼共犯（一八七頁）　馮惟敏

〔黃校文〕姚錄著錄，王錄無之。八千卷樓有明刊本，誤題馮時敏撰。姚錄引沈景倩云：「小尼下山卽北海僧尼共犯。」按此卽崑曲思凡所本。也是園古今雜劇收明抄本，不著撰人。

按：也是園書目卷十、曲錄卷三並著錄，入無名氏。別有明刊海浮山堂詞稿本、孤本元明雜劇本。又按：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云：「其後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此沈氏原文也。今樂考證著錄(三)錄此條附於園林午夢二種後，於小尼下山名下增注「卽北海僧尼共犯」七字，非沈氏之言也。馮作演僧明進與城內比丘尼惠朗相會爲街坊所獲，經巡捕杖斷還俗事，無下山情節。德符名之曰小尼下山者，蓋以當時流行之戲誤爲馮氏僧尼共犯也。今崑曲思凡一齣，實導源鄭之珍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之插曲而有改易者，與馮作無關。姚氏又謂惟敏「名琦一字海粟」，亦非，海粟者元人馮子振也。

海濱樂卽齊東絕倒（一八八頁）　呂天成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著錄，並作齊東絕倒。均題竹癡居士撰。盛明雜劇本。

按：淸人諸家曲目自曲海目以下並著錄。盛明雜劇本題「秣陵竹癡居士編」。按天成餘姚人，非

應天，疑沈泰題署誤也。

空堂十舉觴（一八九頁） 鄒兌金

〔黃校文〕姚錄作空堂話，王錄無之。北京圖書館藏順治刻雜劇三集本，作空堂話，題鄒叔介撰。鄭西諦清人雜劇二集收入。

按：曲考（附於揚州畫舫錄卷五曲海目後）、曲錄卷三等目並著錄。又有董刻雜劇新編本。

花舫緣（一九一頁） 卓人月

〔劇品原文〕此卽子若傳唐子畏原本，易傭書爲奴，易養女爲婢。……

按：盛明雜劇本花舫緣題「山陰子若孟稱舜原本」「錦江珂月卓人月重編」是孟作爲原本，卓爲改編本也。眉批云：「向見子若製唐伯虎花前一笑雜劇，易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十分廻護，反失英雄本色。珂月戲爲改正，覺後來者居上。」又清焦循劇說卷三引卓珂月花舫緣、春波影二劇序云：「友人有唐解元雜劇，易奴爲傭書，易婢爲養女。余以爲反失英雄本色，戲爲改正。」兩說均謂稱舜原作於唐寅秋香故事多改易，至卓人月改本仍取舊說。而祁氏之說則以人月之作爲原本，誤也。孟稱舜花前一笑見存其自編之柳枝酹江集中，上海圖書館藏，對閱卽知與卓人月花舫緣完全不同。

喬坐衙（一九二頁） 張岱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陳洪綬寶綸堂集卷三張宗子喬坐衙劇題詞曰：「……然吾竊觀明天子在上，使宗子其人得閒而爲歌聲，得閒而爲譏刺當局之語；新詞逸響，和媚心腸者，衆人連手而讚之、美之，則爲天下憂也。」蓋亦諷刺統治者之作也。明李開先一笑散中別有喬坐衙雜劇一種。

紅紗、碧紗（一九二頁）　來鎔

黃校謂曲錄著錄。按：傳奇彙考卷四亦著錄。劇說卷五引毛奇齡來元成墓志銘云：「君諱集之，字元成。自爲誌云：予所著有某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貼其文於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於學。于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幃，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蒙其舊所爲詩，貴與賤易觀也。」

閒看牡丹亭（一九三頁）　來鎔

〔黃校文〕未見著錄。有晚明倚湖刻挑燈一劇，即此。

按：曲錄卷三、傳奇彙考卷四、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九並著錄。

豔　品

度柳翠（一九八頁）　李磐隱

〔黃校文〕未見著錄。北京圖書館藏息機子雜劇選中有月明和尚度柳翠一卷，未著撰人。亦有元曲選本，殆即王作。徐作在四聲猿中，此第三演，未見刻本。元曲選辛集下收度柳翠。題李壽卿撰。又明董雲野刻雜劇亦收李壽卿撰度柳翠。壽卿或即磬隱，未可知也。

按：月明和尚度柳翠一劇，諸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均置於李壽卿名下，王德信名下無有也，然則元及明初人於此無異詞，當爲壽卿之作也。至明末始有王實甫撰一說，孟稱舜柳枝集於度柳翠下注「或云王實甫作」。祁氏劇品又承其誤，以此劇爲王作，故有「芳華不及王實甫」之語。清人又復推波助瀾(見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一度柳翠、卷五玉禪師條)，流而不返，皆讕言也。柳翠之事，元李壽卿、明徐渭、李磬隱各有一本，故祁氏有「已經三演」之語也。按：壽卿元初至元間人，磬隱明人，二李亦非一人也。又按：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五玉禪師條云：「又按明萬曆間陳藎卿同航隱老人有合編柳翠雜劇。」又卷三十九同昇記引治城老人序云：「如余之傳柳翠，亦遇賞音。」此劇爲陳所聞(藎卿名)與航隱老人合撰者，乃明人所作柳翠雜劇又一本也。

暗掌銷女(一九八頁)　　胡汝嘉

〔黃校文〕未見著錄。

按：日本舶載書目著錄，題紅錦金合記。曲錄卷三題紅線記，非是。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八云：「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其紅線雜劇，大勝梁

辰魚。」秋宇，汝嘉號也。又周暉金陵瑣事卷二云：「胡懋禮有紅線雜劇，最妙。同時吳中梁辰魚亦有紅線雜劇，膾炙人口，較之懋禮者當退三舍。」懋禮，汝嘉字也。

能　品

武松打虎（二〇〇頁）

〔黃校文〕未見著錄。姚錄、王錄俱刊（？）元紅字李二折擔兒武松打虎，非明人作。

按：祁氏劇品所收雜劇有刋本，亦有抄本，奕慶藏書樓目錄可證也。凡原本不題撰人姓名者，祁氏大抵列於無名氏；而此類又似以抄本爲多。祁氏著錄時，未能據錄鬼簿、正音譜等一一爲之考訂，故著錄明人雜劇之劇品，亦有元人之作也。若關漢卿之單刀會（一六六頁）、楊梓豫讓吞炭（一六六頁）及功臣宴（二〇三頁）、無名氏黃花峪（一〇三頁）等是也。此本亦爲元紅字李二之作，祁氏未考，故收之。第今所知明抄元劇多經明代演員改纂，祁氏所見此類抄本，或亦不免。紅字李二之作，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俱著錄。

東方朔（二〇二頁）

〔黃校文〕未見著錄。按鄒式金雜劇三編收餓方朔一種，題孫笨菴撰，恐非是。

按：劇品題「南北一折」，又謂：「東方朔之北調足矣，何必又用南調。」則此劇乃用南北合套之一折雜劇也。雜劇新編所收孫源文餓方朔，則爲純用北曲四折之本，可見兩本無涉。

功臣宴（二〇三頁）

〔黃校文〕未見著錄。富春堂本薛平遼金貂記後附有功臣宴敬德不伏老四折，殆卽此。收入叢刊初集中。

按：此劇元楊梓撰，見前引樂郊私語。太和正音譜作敬德不伏老，也是園書目卷十作下高麗敬德不伏老，今樂考證著錄（二）據也是園書目著錄，均屬無名氏。曲錄卷二題楊梓撰，是也。又卷三據也是園書目重收一本，注「疑卽楊梓撰」。又別有世界文庫覆排金貂記附錄本。

黃鶴樓（二〇四頁）

〔黃校文〕姚錄無名氏內有劉玄德醉走黃鶴樓，又搥碎黃鶴樓。姚錄、王錄又著錄鄭瑜有此目。也是園古今雜劇收趙清常錄內府本，不著撰人。曹寅刊錄鬼簿題朱凱作。鄭式金雜劇三編，題鄭無瑜撰。祁品著錄當係鄭作。

按：朱凱之作，首見錄鬼簿著錄（今樂考證著錄（二）、曲錄卷二據之）。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卷十並屬無名氏（考證（二）又據書目重收之），卽朱凱之作也。正音譜另錄搥碎黃鶴樓一種（考證（二）、曲錄卷二亦收之），與醉走黃鶴樓並列，知其爲別一本也。劇品謂：「後二折刪去數套（似數曲之誤），當不得爲全調。」又注「北三折」。疑此本或爲朱凱之作而經改編、刪削者，故少一折。果如是，祁氏所

見乃抄本也。鄭瑜黃鶴樓演呂洞賓事，北曲一折，與此「北三折」者不同，明非一本也。

西天取經（二〇四頁）

〔黃校文〕未見著錄。王錄有元吳昌齡西天取經雜劇；姚錄作唐三藏西天取經。此殆陳汝元重訂本。

按：元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著錄。曲錄卷二據錄鬼簿著錄，亦作唐三藏西天取經。曩日孫子書先生考定吳作爲四折，與明人六本、二十四折之西遊記雜劇有別。祁氏劇品注「北四折」，正與孫君之言合。祁氏又謂：「番語入曲，亦疎散不俗。」卽指回回迎僧折新水令套而言。此劇今存二折：（一）諸侯餞別仙呂點絳脣套（萬壑清音卷四西遊記諸侯餞別，最娛情四集上欄北唐僧餞行齣，題「夏均政筆」，納書楹曲譜卷二蓮花寶筏北餞套，綴白裘八集卷三安天會北餞齣）；（二）回回迎僧雙調，新水令套（萬壑清音卷四西遊記回回迎僧，最娛情四集上欄北唐僧西遊齣，題「夏均政筆」，納書楹曲譜續集卷二唐三藏回回套，綴白裘九集卷一慈悲願回回齣）。

氣伏張飛（二〇四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有諸葛亮掛印氣張飛一目，入元人撰。也是園古今雜劇曾有之，今佚。

按：諸葛亮掛印氣張飛，也是園書目卷十著錄，入「古今無名氏」之作中。寶文堂書目中卷樂府類有三氣張飛。三本名各不相同，不知是一本否。

秋夜梧桐雨（二〇四頁）

〔黄校文〕未見著錄。

按：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三錢侍御條後云：「庚戌成紅梨後……乃復理鉛槧爲投梭，記謝幼輿折齒。又作梧桐雨，記玉環馬嵬事。」又叢談後附徐沚曾跋文（康熙六十一年作）云：「傳奇若紅梨記、投梭、宵光劍，雜劇若一文錢、梧桐雨諸本，尚留人耳目間。」是梧桐雨爲雜劇無疑。柳南隨筆卷一、曲考均誤爲傳奇，今樂考證著錄（七）、曲錄卷四並據曲考著錄，誤爲明傳奇。此與王湘梧桐雨（一八二頁）各爲一書。祁氏當時不知此劇爲徐復祚之作，故不題撰人。

太平樂事（二〇七頁）

汪廷訥

〔黄校文〕姚錄題柳山居士，入清人撰。王錄失載。

按：此劇未見著錄。今樂考證著錄（四）收清人柳山居士太平樂事一部，內分：燈賦、山水清音、太平有象、風花雪月、龍袖驕民、貨郎擔、日本燈詞、賣癡獃、豐登大慶九種。其作折數不明，每種以一折計，至少亦有九折。汪作則爲「北一折」之雜劇。又按廷訥字昌朝，一字無如，自號坐隱先生、無無居士等，唯未見柳山居士之別號。故明人汪廷訥所撰北曲一折之太平樂事與清柳山居士之九折之作，了不相涉也。

小春秋(二〇七頁)

〔黃校文〕未見著錄。王錄有張大復及無名氏兩目,俱入傳奇類。

按:淸張彝宣(大復名)之小春秋傳奇,傳奇彙考著錄(曲錄卷五又據彙考)。張作與明無名氏「南五折」之雜劇惟劇名相同耳。

衍莊(二〇八頁)　冶城老人

〔黃校文〕未見著錄。殆卽衍莊新調,日本內閣文庫有天啓刋本。雲來道人王應遴別號,冶城老人當亦王氏別屬(?)。

按:劇品「雅品」類已著錄王應遴逍遙遊(衍莊新調之改名),而劇品、曲品又無重複之例,故衍莊與衍莊新調各自爲書也。應遴,越人;冶城老人必爲籍金陵或僑寓金陵之人,故亦非應遴別號也。按冶城老人衍莊爲原作,應遴本其書而改之也(見上逍遙遊條)。祁氏則以爲改本較佳,故曰「當問之雲來道人」,非謂二氏卽一人也。

蟠桃記(二一二頁)　王淑忭

〔黃校文〕姚錄、王錄俱入明無名氏傳奇類,恐誤。

按:此劇未見著錄。明無名氏蟠桃記傳奇,見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今樂考證著錄〔七〕據之)、

傳奇彙考（曲錄卷四據之）著錄，列入明傳奇不誤。此則七折之雜劇也。蓋無名氏數十齣之傳奇與王淑忭七折之雜劇止劇名相同耳。

具品

柳浪雜劇（二一五頁）　醒狂散人

〔黃校文〕姚錄清黃方印七種曰：「倚門、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孌童、懼內。」王錄無「偷期」，題陌花軒雜劇。有順治刻本。題黃方胤撰。

按：黃方胤陌花軒雜劇七種，曲考著錄（誤爲方印）。今樂考證著錄（四）（誤入清雜劇）、曲錄卷三（入明雜劇，作方儒，漏督妓一種，非偷期）並據曲考。按：金陵瑣事卷一曲品條謂名方胤，與陌花軒雜劇題署同。客座贅語卷八、卷九兩條均作方儒。蓋方儒爲原名（與其兄祖儒、戍儒、弟復儒相應），方胤乃改名也。客座贅語卷八云：「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嘲俗，殊令人解頤也。」除清初刻本外，又有董刻本。

斬貂蟬（二一六頁）

〔黃校文〕姚錄（古今無名氏雜劇）、王錄俱著錄，作關大王月下斬貂蟬。也是園古今雜劇有之，今已佚去。……

按：寶文堂書目中卷樂府類、也是園書目卷十「古今無名氏」之作（今樂考證著錄（一一）、曲錄卷三

並據之)均著錄。此劇在當時傳唱頗盛，故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論之。又劇說卷二引明朱孟震河上楮談云：「世俗戲文、小說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等記，流傳傅會，眞僞混淆。」蓋此類三國故事深爲人民所愛好者也。

小雅四紀(二一七頁)　程士廉

〔黃校文〕未見著錄。按述古堂目續編雜劇目有小雅堂樂府，明程士廉撰。細目爲「帝妃春遊、蘇秦夏賞、韓陶月宴、戴王訪雪」。北京圖書館藏殘明本古名家雜劇有帝妃春遊一卷，它三目亦題「泣〔泛〕西湖蘇秦賞夏，醉學士韓陶月宴，憶故人戴王訪雪」(彙刻書目)。玉陽仙史編古名家雜劇亦收四劇，「帝妃春遊」上有「幸上苑」三字。未著撰人。

按：程士廉撰雜劇四種，抄本述古堂藏書目卷十附續編雜劇目(皆四字標目，無小雅堂樂府總名)、也是園書目卷十、彙刻書目(始用七字標目)、曲錄卷三(據也是園書目參彙刻書目)並著錄，不題撰人。北京圖書館藏新安徐氏刻帝妃春遊署程士廉撰。孫子書據原書前後跋定其總名爲小雅堂樂府，劇品作小雅四紀乃簡稱。四紀原爲別行本，不在玉陽仙史(陳與郊)編新安徐氏刋刻之古名家雜劇內。後印本以此四劇與元明他種雜劇湊合，遂有古名家雜劇本之名。今僅存幸上苑帝妃春遊一種。

園林午夢(二一八頁)

〔黃校文〕姚錄李日華有此目。今有金陵刻本李開先撰園林午夢，附入西廂之後。

按：野獲編卷二十五已著錄李開先園林午夢（見上引）。今樂考證著錄（三）誤爲李日華，緣開先字伯華，遂誤爲日華，然按語中已更正矣。清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十五一笑散跋謂開先「自製六院本，總名之曰一笑散」。今知此六種爲：園林午夢、皮匠參禪、喬坐衙、攪道場、昏廝謎、三枝花大鬧土地堂。今文學古籍刊行社景印清陸貽典鈔本一笑散爲原書之附錄，非六種院本也。園林午夢傳本多附於西廂記，除金陵文秀堂刊本外，尚有劉龍田刊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李卓吾批點西廂記、新刻魏仲雪先生批點西廂記、閔遇五六幻西廂本、暖紅室刊西廂十則本等。

黃粱夢（二一九頁）

〔黃校文〕姚錄有無名氏呂洞賓黃粱夢（北劇亦有此目）。也是園古今雜劇收新安徐氏刻開壇闡教黃粱夢，題馬致遠撰。又叢刊初集收明繼志齋刻呂眞人黃粱夢境記，題蘇漢英撰。則是傳奇。

按：呂洞賓黃粱夢見徐渭南詞敍錄（今樂考證著錄〔七〕據之），乃宋元南戲名也。蘇漢英呂眞人黃粱夢境記，乃明人傳奇。此兩者均與「北四折」之黃粱夢雜劇不相牽涉也。元李時中、馬致遠、花李郎、紅字李二四人合撰之開壇闡教黃粱夢，錄鬼簿以下諸家曲目並著錄，今存元曲選、古名家雜劇二本。然此本亦非馬致遠四人合撰者，乃明無名氏所作另一本也。劇品云：「傳黃粱者已窮奇極巧；安所取於是哉！」謂元人之作甚佳，而此本不足取，明非一本也。明嘉靖間編之雍熙樂府錄明人撰之黃粱夢曲文二套：一爲卷二正宮端正好「恰離了洞庭湖」，一爲卷九南呂一枝花「不貪黃閣名」，此兩套非

元人黃粱夢曲。劇品著錄之黃粱夢卽是此本。此明無名氏之作，又名呂翁三化邯鄲店，雍熙樂府所錄二套，卽邯鄲店第二、三兩折。今存也是園舊藏明鈔本，孤本元明雜劇覆排本。

截髮留賓（二二〇頁）

〔黃校文〕姚錄、王錄元秦簡夫有此目。姚錄作陶賢母剪髮留賓。也是園古今雜劇有趙清常錄于小穀本陶母剪髮待賓，題元秦簡夫撰。

按：此明無名氏撰，未見著錄。考元秦簡夫之陶賢母剪髮待賓乃四折之北曲，此明無名氏截髮留賓乃「南一折」者，二者非一本也。

後記

一九五二年在上海發現的明祁彪佳著曲品和劇品的鈔本，都是從未見於著錄的重要戲曲書目，這是戲曲工作者和戲曲史工作者從來不知道的兩部曲目。由於一部鈔本劇品和兩部殘鈔本曲品的發現，提供了許多明代戲曲的資料並解決了一些明代戲曲作品的問題。

這裏就祁氏曲品、劇品的價值和重印本校錄的成績兩方面來說。

一　曲品和劇品的價值

見存劇品和殘本曲品共收曲目七百零九種，超過呂天成曲品所收一百九十一種的兩倍半以上；其中有二百九十五種未見其他戲曲書目著錄。這兩部曲目除了提供許多明代戲曲作品資料外，它們本身還有明顯的特點。這是：（一）曲品著錄了十多種反映明代天啓、崇禎間重要政治鬥爭的作品，如三吳居士廣爰書、白鳳詞人秦宮鏡、王應遴清涼扇、穆成章請劍記、高汝拭不丈夫、陳開泰冰山記等十一種，都是反映明代反對閹宦魏忠賢鬥爭的作品。除了冰山記還保存散齣在戲曲選本外，可惜其他作品都散佚了。但據曲品的記載，間接還可知道一點形影。如祁氏記清涼扇說：「妖姆、逆璫之罪狀，有十部梨園歌舞不能盡者，約之於寸毫片楮中。以此作一代爰書可也，豈止在音調內生活乎！」由此可知，這部作品是暴露魏忠賢和客氏罪惡的。徐應乾籌虜記是敍述「遼左十餘年不結之局」，正是反映滿族統治者侵略中國的民族矛盾的作品。廣爰書雖是反映反閹宦鬥爭的戲曲，但它在淸代乾隆間又被統治階級查禁（見禁書總目），可證其中必有一部份篇幅是反滿侵略的，也像同被查禁的淸嘯生喜逢春一樣。呂天成曲品成於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還來不及著錄這類富有政治意義的作品。成書晚於呂氏曲品約二、三十年的祁彪佳曲品㊀，在崇禎間編寫時正是反對閹宦魏忠賢鬥爭已經結束，而滿

㊀ 曲品著錄的戲曲，有成書於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的風流院，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序的醉鄉記（曲品誤爲睡鄉）和作於崇禎間的許多反對閹宦魏忠賢的作品，可證作於崇禎間。見存鈔本曲品缺「妙品」，「雅品」還沒有淸稿，大約到弘光元年（一六四五）祁氏卒時還未全部完成。

族統治階級侵略的矛頭正對着中國的時候，所以它才可能收錄這類作品。(二)曲品又著錄了幾種以民間故事、傳說爲題材的作品，如演許仙白娘子故事的陳六龍雷峯記，演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朱少齋英台記，演董永遇仙女故事的顧覺宇織錦記，這也是呂氏曲品所沒有的。它又搜羅了許多人民大衆喜歡的戲曲，如三國故事的草廬記、古城記、七勝記，王昭君故事的和戎記，薛仁貴故事的白袍記、征遼記，以及四美記、鸚哥記、韓朋(十義)記等，這些作品極大多數也是呂氏曲品不收的。(三)曲品所收的作品並不以流行於士大夫階層的崑腔戲曲爲限，也相應地記載了崑腔以外的四十六種「雜調」。所謂「雜調」是指流行於民間、爲人民愛好的各種地方戲，其中大體是以弋陽腔和滾調爲主。祁彪佳在凡例中說：「呂品傳奇之不入格者，擯不錄，故至具品而止。予則概收之，而別爲雜調。」他的著錄標準是相當的寬泛，並沒有用崑腔戲曲的尺度來衡量一切。這四十六種戲曲目錄，也是明代弋陽腔和滾調戲曲的相當重要的資料，因爲除了祁氏曲品外，還沒有第二個這樣的目錄。

不論怎樣，曲品和劇品本身並不是作品，只是作品的目錄。因而這兩種曲目的價值，也只能是文獻上的價值，而不是其他。然而，它們對於戲曲史工作者和戲曲目編纂者，仍然有相當大的用途。就這一點來說，這兩部曲目的價值是：

第一，是兩部曲目著錄了以前所見明清人編撰的戲曲書目從未著錄的戲曲二百九十五種，內中許多作家和作品是以往不知道的，如王元壽玉馬墜等二十三種，徐應乾兩詩記六種，穆成章雙鏡記三種，

陳鶴孝泉記，無名氏新金印、金牌記等。

第二，是增補許多重要戲曲作家的作品和改訂以前曲目錯誤。這方面計有：葉憲祖雜劇，劇品著錄十八種，內中玳瑁梳、會香衫等十二種未見前人曲目著錄。葉氏戲曲計雜劇十八種，已著錄的傳奇五種，未著錄的傳奇寶鈴記一種（祁氏曲品初陽子合義記條）和劇名未詳一種（祁氏曲品金成初荊州記條），共二十五種。又呂氏曲品卷下沈璟鴛衾記條所說葉憲祖的「鳳、釵二劇」，以前都不知道「釵」是什麼。由於祁氏曲品和劇品的發現，才知道是指碧玉釵（見曲品沈璟鴛衾記及劇品本條）。陳與郊的中山狼、淮陰侯雜劇二種，黃文暘曲海目已著錄，但今樂考證著錄(三)和近人著作都表示懷疑或完全否定。據祁氏劇品確是陳與郊所作。凌濛初演紅拂事的三種雜劇，以前只知道紅拂主唱的莽擇配和虬髯主唱的虬髯翁二種，據劇品那另一種是李靖主唱的驀忽姻緣（已著錄）。又驀忽姻緣和顛倒姻緣兩種也容易誤會為一劇，據劇品前者譜紅拂、李靖事，後者譜崔護、張女事。傳奇彙考卷六和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一崔護謁漿條都涉及桃花莊，但既沒有題撰述人，也未說明是雜劇還是傳奇，據劇品它是凌濛初顛倒姻緣雜劇未成的初稿。劇品又著錄其他曲目未收的穴地報仇、禰正平、劉伯倫三種，凌氏所作雜劇共有七種。汪廷訥的傳奇各家曲目所載，互有出入。祁氏曲品著錄獅吼、長生、威鳳、彩舟、義烈、投桃、二閣、三祝、種玉、飛魚、同昇、天書、高士十三種，這是記載汪氏傳奇最多和最可靠的數字。再加上其他曲目著錄的青梅記，共計十四種（七國記有疑問），和錄曲餘談十五種總數只相差一種（或

說共有十八種，未詳所據)。種玉記另有王无功同名一本。現存流行的玉茗堂批評種玉記，題「梅花墅改訂」，是許自昌的改訂本；而許自昌據以改訂的又有汪廷訥、王无功兩個原本，所以並不能斷定今本是汪作或王作的改訂本，更不能像以前那樣把今本種玉記屬於汪廷訥名下（又六十種曲本略同湯評本）。劇品另著錄汪氏所作中山救狼等雜劇八種，除廣陵月外，其他七種都是從沒有著錄的。所以汪廷訥戲曲至少也應有二十二種。呂天成傳奇，據南詞新譜總名烟鬟閣傳奇十種，據王驥德曲律卷四說這十種是：神女、金合、戒珠、神鏡、三星、雙棲、雙閣、四相、二婬、神劍。呂氏曲品汪廷訥二閣記條說他自己有雙閣畫善記，而祁氏曲品二閣記條作畫扇，還是指雙閣記。又據祁氏曲品雙棲記就是神女記的改本。祁氏曲品著錄十種，除了和曲律所記八種相同外，還有李丹記、藍橋記二種。呂氏傳奇包括原作和改本共有十二種。劇品又收錄從未著錄的兒女債等雜劇八種，就是曲律卷四所說「其他小劇二、三十種」中的一部份。他的戲曲作品總數當在三十種以上。史槃的傳奇，據曲律卷四及太霞新奏卷一著錄十一種，今樂考證著錄(七)又加吐絨記，共十二種。祁氏曲品著錄十二種，除九本相同外，另有唾紅記（卽吐絨記原名）、朱履記、雙串記、忠孝記。除相同外計十三種（又雙梅記祁氏曲品屬史載言，梵書記未收）。劇品另有蘇台奇遇雜劇三種。

此外曲品和劇品還著錄：王无功瑪瑙簪等六種，謝天瑞分釵記等三種，陳汝元太霞記，王澹孝感記，金懷玉三槐記（以上傳奇），祁麟佳救精忠等三種，鄭瑜椽燭修書（以上雜劇），朱京藩半繻記和玉

珍娘雜劇，釋湛然妬婦記和地獄生天雜劇（以上傳奇及雜劇）等等，這些都是次要作家的從未著錄的作品。

第三，是指出一部份作品的作者，可以改正其他曲目的錯誤或失於考訂之處。這包括下列兩項：（一）過去認爲不知作者姓名的，據祁氏曲品可以改正。如：石榴花、鴛鴦被（以前誤爲清無名氏）、武林本梨花記和異夢記四種是王元壽作，節俠記、紅絲記二種是許三階改作或創作，檢書記王无功作，鴛簪記王國柱作，斬袪記汪景旦作，杏花記胡遵華作，禪眞記徐胤佳作，鑲環記翁子忠作，湘湖記丁鳴春作，冰山記陳開泰作，藏珠記魯懷德作，羅帕記席正吾作，牡丹記鄭國軒作，胭脂記童養中作，飛丸記秋郊子作，還魂記欣欣客作等。（二）以前只知道作者別號的，據曲品和劇品可以考出眞正姓名。如海棠詩、碧珠記作者澹生老人是王國柱，昇仙記作者盱江韻客（見劇說卷二）是黃粹吾，不丈夫作者藻香子是高汝拭，蓮囊記作者四明環溪漁父是陳顯祖，再生緣雜劇作者蘅蕪室是吳仁仲。除了上面主要兩項，還有：指出眞正作者，如全德記的作者明刋本題「王穉登編輯」，據祁氏曲品是汪拱恕作。指出劇名，如胡汝嘉作敍述紅線事的雜劇見於明人雜記，據劇品是叫暗掌銷兵。考知作品時代，如丹忠記以前列入清無名氏，據曲品是明人作品。祁彪佳寫曲品時態度是相當謹愼的，對於一些有疑問的作者，知道的就舉出眞正姓名，如全德記；不知道的雖標出原書中依託的姓名但也表示懷疑，凡例說：「才人、名妓，詞壇之所艷稱。作者每竊其名以覆短。如盧次楩之想當然、韋長賓之箜篌、馬湘蘭之三生、梁玉兒

之合元，考其眞姓名而不可得。未能闕疑，姑以從俗。」其中想當然一種，淸周亮工書影卷一就說是王光魯之作託名盧柟的，祁氏雖是「未能闕疑，姑以從俗」題盧柟撰，但他在本文中確表示懷疑，他說：「相傳爲盧次楩所作，譚友夏批評，然觀其詞氣，是近時人筆，卽批評亦未屬譚。」這和後來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彙考隨便題署作家姓名比較起來，祁氏態度基本上還是可信的。

第四，是它可以和呂氏曲品原書互相印證，訂正傳鈔本呂氏曲品的簡脫與錯誤，和古人傳奇總目的誤會。呂天成曲品，見存的有初編曲苑本、重訂曲苑本、增補曲苑本、暖紅室校刻本、北京大學排印吳梅校訂本五種，都是從傳鈔本來。由於傳鈔本簡脫、錯誤和裝訂錯亂等，各本都有多少不等的錯誤。這五本雖然經過王國維、劉世珩、吳梅三人先後校訂，改正了幾項錯誤和錯亂，但他們又增加了一些使人迷惑的小註，更不容易瞭解眞相。增加最多的是暖紅室和吳梅兩個校本。這兩本根據晚出的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增加了一些和呂天成原意相反或有出入的註文。如卷下「舊傳奇」部呂氏是把有主名和無名氏作品混合起來，按作品分別列入「神品」等四品中，本不是按作家排列的。這兩本有三處加了「以上幾本某某作」字樣，這樣就把前面一兩本無名氏作品也列入某作家名下。又如卷下「新傳奇」末附無名氏作品十七種，內中綉襦記和鳴鳳記，按呂氏原意這兩種是無名氏所作。現在所見王、劉、吳三人的幾種校本在綉襦記下註「鄭虛舟作」，鳴鳳記下註「王鳳洲作」，這顯然和曲品原意矛盾。而他們據其他書籍「增註」的又不說明是自己的手筆，很容易使人誤會爲呂天成的原註。這類錯

誤的小註對於近人論著確有不好的影響，日人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就是最明顯的例證。比勘兩部曲品的結果證明：祁氏曲品一部份是以呂氏曲品做藍本的。因此就可以用祁氏曲品論證呂氏曲品本來面貌。這有下面幾個具體例證：

（一）三種曲苑本的呂氏曲品在雙忠記下註「武康姚靜山作」；寶劍記下註「章邱李開先作」。暖紅室和吳梅兩種校本在雙忠記條小註上加「以上三本」四字，就把那上面的金丸記、精忠記兩種也屬姚茂良所作；在寶劍記條小註上加「以上二本」，也把上面的斷髮記屬於李開先了。他們的根據是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甚至於間接根據曲錄。按呂氏曲品原意是把金丸記、精忠記、斷髮記三種算是無名氏作品，所以三種下面不加註。這三種在祁氏曲品中都不題撰述人，這正可證明呂氏曲品本來面貌。

（二）見存諸本的呂氏曲品在龍泉記下註「以上三本俱沈壽卿作」，三本是指嬌紅記、三元記和龍泉記。而嬌紅記之前的銀瓶記不在三本之內，明是無名氏作品。祁氏曲品銀瓶記下也不題撰述人，和呂氏曲品符合。又譜韓琦事的五福記（與譜徐勉之事的五福記非一本），呂氏曲品原列無名氏之作十七種之內。祁氏曲品也不署撰人姓名。這些符合決不是偶然的。但這兩種後來就被人誤會了。古人傳奇總目開始把銀瓶記算是沈受先作，後來曲海目和各家曲目又沿襲總目的說法，大家也相信不疑。古人傳奇總目又把五福記屬鄭若庸作，後來傳奇彙考等也沿用不改。以前單憑呂氏曲品還不能證明古

人傳奇總目的錯誤，現在有了祁氏曲品才能進一步和呂氏曲品印證並訂正古人傳奇總目的錯誤。

兩種曲品記載也有不同的一個例子。三種曲苑本呂氏曲品在五倫記下註「邱瓊山作」，暖紅室和吳梅兩種校本在註上加「以上二本」四字，把前面的投筆記也屬邱濬作。據三種曲苑本投筆記應是無名氏所作，而祁氏曲品題華山居士撰。如果投筆記沒有同名的兩本，祁氏曲品應該是另有根據的。至於暖吳兩種校本的說法，也是根據不很可靠的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以下諸家曲目並據總目)，至少應該存疑。

見存各種本子的呂氏曲品都有明顯簡脫的地方，現在據祁氏曲品可以補正幾項。呂氏曲品卷上有季陽春姓名、字、里，卷下却沒有他的作品。按照曲品通例，凡卷上有姓名的卷下必定著錄他的傳奇作品(雜劇和散曲作家不在內)，可證今本呂氏曲品脫去季陽春作品名目。祁氏曲品著錄李陽春(疑呂品「季」字誤)鳳簪記一種，這正可補正呂氏曲品的簡脫。又呂氏曲品卷上有朱從龍、金懷玉兩人，卷下只有朱氏作品九種，却沒有金懷玉作品，也是由於簡脫所致。據祁氏曲品、古人傳奇總目等那九種是金懷玉所作，並非朱從龍作品。由於傳鈔本呂氏曲品脫掉朱從龍牡丹記及金氏姓名幾行，金氏作品就成爲朱從龍所有了。又呂氏曲品卷上有楊家霖(瑞甫)，無湯賓陽，卷下著錄湯賓陽玉魚記，並無楊家霖作品。祁氏曲品有湯家霖玉魚記，可證湯家霖卽湯賓陽，「湯」「楊」兩字必有一誤(瑞甫、賓陽兩個字的分歧原因未詳)。呂氏曲品有沈祚指腹記、馮之可護龍記，祁氏曲品只有馮之可姻緣記(又曲品無

名氏金鳳釵條也說到姻緣記，可證名目不誤），無護龍記。指腹記和姻緣記同譜賈雲華還魂事，殆即一劇的異名，疑祁氏曲品誤以沈著指腹記屬於下面的馮之可，又漏去馮著護龍記一目所致。如果不錯，這是祁氏曲品的疏忽，反而要靠呂氏曲品來訂正。

作家姓名，呂氏曲品也有因傳鈔錯誤的。如題橋記作者，初編、重訂兩種曲苑本題陳濟之，增補曲苑及暖紅室、吳梅校本作陸濟之。據祁氏曲品及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彙考應作陳濟之，可訂正三本曲品和曲海目的分歧。呼盧記的作者，呂氏曲品題金無垢，祁氏曲品先題合無垢，後改爲全無垢，似呂本誤。

在這項中附帶說明的是：用祁氏曲品也可作爲訂正晚出曲目的資料。如祁氏曲品在羅囊記、舉鼎記下不署作者姓名，可證這兩種在明末還是視爲無名氏作品（呂品無此二種）。到了後出的古人傳奇總目和曲海目就把羅囊記算是明邱濬所作；總目、曲海目、傳奇彙考又把舉鼎記也列入邱濬之作中。這雖不能說祁氏曲品一定可靠，但它究竟比晚出又不很可信的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彙考較近於眞相。又如許自昌作品，以前也認爲沒有重大問題的，但由於祁氏曲品和幾種原刻本的印行，情況就顯然不同了。許氏梅花墅印行的傳奇，幾乎都是改作。種玉記據祁氏曲品是改訂汪廷訥和王无功的兩種，許三階節俠記也是梅花墅改訂本（見玉茗堂評本），這兩種各家曲目還未列入許自昌名下。水滸記據祁氏曲品和曲錄卷四雖屬許自昌作，但曲品王无功水滸記項已經指出是王无功原作經梅花主人改

訂的。橘浦記祁氏曲品雖屬許自昌作，而序文却說不知何人作經松江友人改編的，也很可能是許氏的改訂本。靈犀珮、弄珠樓、保主記（又作報主記）三種，祁氏曲品屬王无功作，傳奇彙考和曲錄卷四既把這三種歸於許自昌名下，又把前二種屬王无功（名巽）作。這分歧的說法是什麽原故呢？據祁氏曲品應該是王无功作品，而傳奇彙考把同一傳奇分置兩個人名下，是因爲有王氏原作和許自昌改訂本兩種，才分別屬於兩人。這樣許自昌的作品幾乎都是改編本。這就不僅是曲目的異同問題，也是和戲曲史有關的一項不太小的事。

第五，是區別了原作和改作及名目相同的傳奇。祁氏曲品一方面說明同一作者的戲曲有原作和改作的區別，像上面所說凌濛初有原作的桃花莊和改作的顛倒姻緣，呂天成有原作的神女記和改作的雙棲記兩種。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就是它分別著錄或在一條中說明兩個作家的原作和改作。如無名氏孤兒記原作和徐元改本八義記，金印記改本的新金印和合縱記，原作還魂記和改本珍珠記，原作白袍記和改本征遼記，無名氏原作鸞釵記和翁子忠改本白蛇記，無名氏原作和顧覺宇改本的兩種躍鯉記，兩種綈袍記，無名氏原作百花記和王无功改本花亭記，以及汪廷訥和王无功兩本種玉記、許自昌及王无功兩本水滸記（以上二十種都分別著錄）。又如：李日華西廂記是崔時佩本的增補本，存孤記有陸無從、欽虹江二種原本和馮夢龍的改本，尋親記曾經改削過兩次，四德記是沈受先馮京三元記改本，史槃雙串記是改卜大荒的作品，史槃忠孝記是改他兄長的作品（以上說明六則，共十三種）。這樣區別

原作和改作，對於編寫戲曲史和曲目工作有一定的好處。

其次，區別了同名傳奇的好處，可以避免混淆。呂天成曲品著錄陸江樓撰譜蒯剛謀奪紫芝園事的玉釵記一種，但近人曾誤會譜何文秀事的心一山人撰玉釵記爲陸江樓撰，就是由於劇名相同致誤。這在祁氏曲品中就把兩種玉釵記明白地分別開來。除了前面所舉躍鯉記、綈袍記、水滸記、種玉記、玉釵記各有兩種外，曲品還著錄：呂天成、程守兆、李旣明三種金合記，黄粹吾、錦窩老人、無名氏三種昇仙記，朱鼎和無名氏二種玉鏡台，無名氏二種玉掌記，史槃和趙蘭如二種忠孝記，王恆和許次紓二種合璧記，楊之烱和無名氏二種玉杵記，端鏊和徐應乾二種屃屓記(呂氏曲品另有張鳳翼一種)，王伯原和金懷玉二種三槐記，陳束脈和無名氏二種金牌記，欣欣客和無名氏二種還魂記，無名氏二種試劍記，謝天瑞和張瀨濱二種分釵記，謝惠和戴之龍二種玉蝶記。這名目相同的四十種傳奇，正可看到明代萬曆以來傳奇興盛的一斑。這不同作者的名目相同傳奇，對今後編寫新曲目也有一定用處。

總之，祁彪佳的曲品和劇品發現，不僅豐富了明代傳奇、雜劇的數量，也提供了明代戲曲史一些重要資料，而最主要的是對編纂明代傳奇、雜劇的曲目的，提供許多從來不知道的資料。

由於祁氏精於傳奇和用細緻謹慎態度編寫曲品，那四百三十六條的(不包括「雅品」殘稿)曲品確是很少錯誤。但是在撰述劇品時，態度却迥然不同了。劇品編得較爲草率，因而產生了許多錯誤，而錯誤又是集中在元雜劇、元明無名氏雜劇和明初雜劇的三方面。這首先是元雜劇，他未見過樂郊私語，

不知道豫讓吞炭和功臣宴是元楊梓所作。可是又把紅字李二武松打虎、吳昌齡西天取經（祁氏所見是明陳汝元改本），也認爲明無名氏之作。最突出的是，他明知單刀會「此必是元人作」，竟然不知道這是關漢卿的名作。這說明祁氏對於元雜劇不很熟悉，大約據當時流行的不署撰人姓名的本子著錄，連明人常用的太和正音譜也沒有查。元明無名氏的黃花峪、醉寫赤壁賦、猿聽經、鎖魔鏡、藍采和五種，也一概當作明人作品。這後四種劇品是據新安徐氏刻本著錄的。明雜劇中最突出的錯誤是：祁氏依據新安徐氏刻本的錯誤題署，把朱有燉的曲江池、常椿壽、十長生、蟠桃會、神仙會五種題楊誠齋撰。又據徐刻的誤題，把陳沂苦海回頭題爲「周藩誠齋」（朱有燉）作。他又根據傳聞，在王衡眞傀儡下題陳繼儒作（他又相信鬱輪袍也是陳繼儒作，但又題王衡作）。至於以桑紹良所撰獨樂園題蘇澹作，誠齋樂府三十一種中沒有的新豐記、金環記二種屬朱有燉作，却不知有何根據。總之，劇品中錯誤和有問題的二十一則，主要是依據當時刻本的失題撰人或誤題撰人的錯誤，而祁氏又不考查所致。

其次是失考作者姓名。如李開先園林午夢、吳中情奴相思譜、玩花主人粧樓記都誤爲無名氏的作品。又柳浪雜劇作者醒狂散人是黃方胤，一文錢作者陽初子是徐復祚，磨忠記作者闇〔闇〕甫是范世彥，折桂記作者秦淮墨客卽紀振倫，都未指出。更有在本文中已經指出作者姓名或別署，而劇名下面又刪削不題撰人，如喝采獲名姬恆居士作，金盃記邵春懷作，賽五倫熊某作。

呂氏曲品上卷評論作家，列舉他們的姓名、字、里，下卷評論作品，只舉作家姓字，不列其名。它的

體例很謹嚴，作者的姓名或姓字也可一望而知。祁彪佳曲品只評論作品，不牽涉作家，因而許多作家的事蹟也無法知道。他題署作者姓名，又是名、字雜用，引起混亂的感覺。如沈璟、湯顯祖、汪廷訥等人用他們的名字，而沈采(用練川的字)、沈受先(用壽卿的字)、李開先(用伯華的字)、楊珽(用之炯的字)、汪肇邰(用宗姬的字)幾人又用他們的字或號。甚至於同一作者用名、字先後也不一律，如青雀舫下題徐陽輝，是用他的名，而有情癡和脫囊穎兩條又用徐元輝的字。至於誤楊之炯爲楊文炯等筆誤，還不在內。這些情況，不僅是體例不謹嚴，還給予讀者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祁氏曲品和劇品雖然有許多缺點，但這兩部曲目究竟提供我們許多明代戲曲史的資料和七百零九種曲目，它們的成績仍然要肯定，而著者祁彪佳的業蹟也不能抹煞的。

二 重印本的校錄

在一九五二年發現鈔本曲品以前，誰也不知道世間還另有明人編撰的曲目存在。發現以後，發現者先在一九五三年的上海新民晚報上作文介紹，大家才知道祁彪佳的曲品。也在這年，發現者鈔錄啓元社鈔本曲品的全部曲目並摘錄每條內容，將一篇跋祁彪佳「曲品」殘稿收在他著的西廂記與白蛇傳中，作爲附錄(再版本已刪去)。一九五五年四月，又把曲品和劇品全部印出，這就是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這次是經過一番整理的。每條曲目後附有按語：這是和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錄等書對

照一番後，指出哪些曲目已經著錄，哪些沒有著錄；間或附有關參考資料。這工作是相當艱苦，對於讀者也有用處，不能認爲這查考、對照是機械的工作。書後附錄有關參考資料七種，對於研究祁彪佳的生平也有相當用處。這次校錄的曲品不是啓元社黑格抄本，而是遠山堂藍格抄本，又經過祁彪佳手校的。而劇品全部是以前沒有公佈過的。由於校錄的印行，我們才能看到曲品的內容和劇品的曲目與內容。這部書的印行，對於同工是有好處的。

劇品和兩部曲品的底本原是私人所藏的，他願意公開給大家使用，我們應該表示歡迎。可是我們對他的態度和做法却不能不懷疑。先後發表兩次的跋祁彪佳「曲品」殘稿（以下簡稱附錄本）是曲品的曲目和內容摘要，並非曲品全文，這可能是由於發表報紙上不能不用摘錄辦法。然而所用的底本——啓元社黑格抄本，爲什麼又是少幾十則的呢？據說，這是因爲啓元社黑格抄本先發現，而遠山堂藍格抄本是後來發現的。對於他的說明，我們從兩方面來看：發現的年代和兩部曲品所收曲目的多寡。

關於曲品發現的年代，附錄本沒有說明，但篇末題「一九五二，十二月」（二五四頁），由此可知，他得啓元社本最晚也是這年十二月。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以下簡稱校錄本）後記（以下簡稱後記）中說，在一九五二年底，他從古董鋪得啓元社黑格抄本曲品，因爲「放了兩三個月，終於買不起。只草草抄下了曲品的大略，收進我自己一本西廂記與白蛇傳，做爲附錄發表了。」（三〇七頁）這和附錄及關於白蛇傳兩文的題署年代並沒有矛盾。可是又說：「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我又從舊書估人那裏買到了明

曲品的稿本和另外一本明劇品。」(三〇七頁)按照他所說，得遠山堂藍格鈔本曲品和劇品是晚於得啓元社本約一年之久。他得劇品是否一九五三年冬天的事呢？這在西廂記與白蛇傳一書中可以找到幾項反證：(一)打鼓罵曹文後面附重校記曾引劇品的淩濛初𫀆正平雜劇條(一四三頁)，這篇文章雖沒有寫作年月，但這本書是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出版，重校記最晚也是這年七月加進去的。(二)這書的後記作於「一九五三，七，十七」(二六六頁)，其中又引劇品中汪道昆洛水悲雜劇條(二五九頁)。(三)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作的附錄又引祁麟佳、祁駿佳、祁豸佳三人的雜劇七種(一九〇頁)。按祁麟佳的救精忠、紅粉禪、慶長生等四種見劇品「雅品」(遠山堂文稱中大室山房四劇及詩稿序無曲目，見校錄二七一——二七二頁)，祁駿佳鴛鴦錦見劇品「艷品」，祁豸佳眼角眉頭見劇品「逸品」。如果這時他沒有見到劇品，又怎麽能够列舉出見於劇品的七種雜劇名目呢？由此可知，他在一九五二年得啓元社抄本曲品時，也見到或得到劇品，這年十二月作的附錄就引了七種曲目。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作後記和重校記又引了劇品原文兩條，無論如何這時劇品是在他的案頭的。因此可說，他得到劇品絕對不是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據他說，他得「曲品稿本」(卽遠山堂藍格抄本)和劇品都在一九五三年冬天，現在證明得劇品並不在這年，那麽，同時得曲品稿本的話也就不能不引起別人懷疑。從他所說的話看來，雖找不出什麽跡象，但兩部抄本曲品著錄曲目却是不同的。

要說明兩部曲品著錄曲目的多寡，先要重新統計一下。(一)據附錄本的統計是：「艷品」二十種，

「能品」二百十三種，「具品」一百二十六種，「雜調」四十六種，共四百零五種（一九二頁）。可是據附錄引啓元社抄本的曲目核實計算，却有所不同：「能品」二百十七種，「具品」一百二十七種，還有附錄本沒有計算在內的「逸品」七種（附錄本一九二頁認爲「逸品」已佚，事實上啓元社本所缺的是「雅品」、「妙品」全部和「逸品」大部份），比附錄多十二種，核實共計四百十七種。（二）校錄本統計總數是四百三十五種（二四四頁），核實計算也有出入：其中「能品」不是二百十六種，而是二百十七種，另有「雅品」殘稿三十一種，加了這三十二種後，總數是四百六十七種。（三）兩本核實以後，我們可以知道遠山堂藍格抄本比附錄引啓元社本多的是：「逸品」十九種和「雅品」殘稿三十一種，共多五十種。（四）校錄後記中統計曲品和劇品的總數是六百七十七種（三〇四頁），實際還要加上曲品中沒有計算在內的和算錯的三十二種（劇品計算不誤），共七百零九種（附在曲品和劇品中未著錄的罕見曲目二十三種和日記中未見著錄曲目十七種，都沒有計算在內）。

這樣對照以後，我們知道：他保留下來的是多五十則的遠山堂藍格抄本和另一部劇品，而放了兩三個月退還的是少五十則的啓元社黑格抄本，又沒有劇品。據我所知，那個少五十則的啓元社抄本，最遲在一九五三年夏天已經歸文化部了。他如何退回啓元社抄本，詳細情形雖無從推測，但事實却是保留多的，退回少的。可是在他寫後記時又沒有和附錄仔細對照，因而關於得劇品的年代露出三個漏洞，而一九五三年得遠山堂抄本的說法也就可疑了。以上是基本態度問題。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

是第一次把曲品和劇品的本文介紹給讀者，就以其中曲品一書的曲目說，也比前兩次發表的跋祁彪佳「曲品」殘稿多五十則，對讀者也是有益的。遠山堂抄本曲品是經過祁彪佳用墨筆、藍筆手校的（校錄凡例），其中也有删削原稿的地方。這類删削之處對於治明代戲曲的還有一定用處，如王无功保主記原稿有「但曲皆小調，演者倏上倏下，無閒情之處……」，我們可以知道這書作者不常用整套的曲，隻曲或流行小曲用得最多，不見原稿本是無法知道這些的。他在編寫校錄時，是可能而且有必要把這些删削的原文錄入按語，這樣做是爲了使讀者得見原稿本來面貌；然而這可以做到的事也沒有做到。這樣做法也是可以商討的。但願他不是爲了將來再影印的目的而這樣做，並希望他無保留地把删削的原文在再版時分別插入各條的後面，這才能滿足讀曲品的人的需要。

祁氏的曲品和劇品（原稿書影明題「曲品」、「劇品」，並非「明曲品」、「明劇品」。）共著錄戲曲七百零九種，其中確有近三百種未見其他曲目著錄並無傳本的。校錄說：「兩品所著錄劇曲，共六百七十七種。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發現，拿來和明代的呂天成、淸中葉（？）的姚梅伯和近人王靜安的著錄比較一下，保留了未經著錄的劇曲達三百七十六種。」（三〇四頁）在本書提要中也特別強調這「半數以上」未著錄曲目的數字。然而這三百七十六種的數字是和事實不符合的。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已見其他曲目著錄或有傳本的，而校錄視爲未著錄；一種是校錄認爲已見其他曲目著錄而事實確未著

錄。屬於第一種情況的最多，計有杏花記、廣爰書、天函記、雙盃記、珠衲記等八十八種㊀。按照曲錄的原則，凡是有傳本的都算入已見著錄之內，這八十八種中也有十六種是尚有傳本的。此外還有鸞刀記、舉鼎記二種校文已指出見於其他曲目而題目上方還有未見著錄的「米」形符號，那是校對疎忽所致，不列入八十八種之內。屬於第二種情況的是下列六種：誤以無名氏玉鏡台即朱鼎玉鏡台，而事實是曲品著錄的玉鏡台有無名氏和朱鼎的各一種；誤以無名氏玉杵記即楊之烱玉杵記，而曲品著錄的是兩種；誤以黃瀾赤壁記即沈釆四節記中之「赤壁」，而曲品是另有四節記的（誤題四紀記）；明無名氏一折的城南柳並非是谷子敬的四折城南柳；明汪廷訥一折的太平樂事也不是清人柳山居士九種雜劇總名的太平樂事；明王淑忭用南曲和北曲譜成七折的蟠桃記雜劇也不是明代無名氏的蟠桃記傳奇。這樣，那三百七十六種的總數就要減成爲二百九十五種㊁了；並且不論以校錄的六百七十七種總數算

㊀已見其他曲目著錄或有傳本的八十八種是：杏花記、廣爰書、天函記、雙盃記、合縱記、珠衲記、摘纓記、三益記、平妖記、威鳳記、彩舟記、義烈記、飛魚記、鬱輪袍、鴛鴦被、梨花記、空緘記、姻緣記、翡翠鈿、橘浦記、保主記、女狀元、凌雲記、合元記、海棠詩、碧珠記、斬怯記、禪眞記、昇仙記、金牌記、犀軸記、題扇記、三關記、四德記、葵花記、金貂記、五桂記、鸚哥記、粧樓記、草廬記、七勝記、紅杏記、西湖記、白袍記、餘慶記、聚星記、玉釵記、金環記、雲台記、蓮囊記、磨忠記、椎秦記、雙鳳記、珍珠記、香山記、雙璧記、征遼記、昇仙記、和戎記、偷桃記、藏珠記、牡丹記、雙節記、雷鳴記、釵書記、李丹記、苦海回頭、莽擇配、顚倒姻緣、獨樂園、單刀會、無雙傳補、淮陰侯、中山救狼、渭塘夢、碧玉釵、琴心雅調、三義成姻、鎖骨菩薩、春風弔柳七、喬坐衙、閒看牡丹亭、踏雪尋梅、暗掌銷兵、武松打虎、功臣宴、秋夜梧桐雨、小雅四紀。

㊁三百七十六種總數中，加上確未著錄的六種及校錄未計算在內的「雅品」西囊記一種，再除去已著錄的八十八種，實際未著錄的只有二百九十五種。

或以上面統計的七百零九種的總數計算，都沒有超過「半數以上」。

爲什麽兩者會相差八十八種之多呢？這是別有原因的。校錄凡例說：「校錄所據，呂天成曲品、高奕新傳奇品、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錄。」又說：「凡未見於呂、高、姚、王四家目者，槪於大題右上角著※號以明之。」就是著錄和未著錄的標準是根據呂、高、姚、王四種曲目的。校錄旣然局限於這四種曲目，相差八十八種也就不足爲奇了。就是以這四種爲限，也要看如何下手。如呂氏曲品著錄無名氏五福記兩種，其一就是徐時勉所作。另一種確是無名氏作，但到了後來的古人傳奇總目、傳奇彙考又把無名氏之作誤爲鄭若庸撰。曲錄沒有弄清頭緒，又誤兩種爲四種了。校錄不按照曲目書籍成書先後來處理，反而先提出晚出的姚、王兩家的曲目，結果除了臚列不同說法外，並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於還有「治絲益棼」的情況，這樣做對於讀者是很難有所裨益的。再就校註祁氏曲品來說，照理應該特別重視在它之前的南詞敍錄、呂氏曲品，和在它稍後的古人傳奇總目、曲海目等，這樣才可以看出彼此的關係，比較易於解決問題。由於校錄以姚、王兩家目錄爲主，因而可能解決的問題也沒有解決。祁氏的兩部曲目雖然是著錄明代戲曲的，但它所收並不只是明代的戲曲，如曲品中有牧羊記、尋親記、孤兒記等宋元南戲或宋元南戲的明人改本；劇品中也有關漢卿單刀會，楊梓功臣宴等元雜劇和猿聽經、藍采和等元明無名氏雜劇。這樣，校錄的範圍更不能局限於四家的曲目，要向上推一步查對有關宋元南戲和元及明初的雜劇的曲目了。以上所說也只是有關校錄的主要問題。至於校訂祁氏曲品、劇品的本

身錯誤，是否充分利用四家曲目，以及對四家曲目的利用是否恰當等問題，雖然在校錄中有一些資料，爲避免瑣碎這裏都略去不談了。

校註曲目或重編曲目的工作，照理應該充分把握各種曲目書，按照它們的先後次序來整理每一項目。見存的主要曲目有下列二十多種：

一　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引傳奇名　元無名氏

二　散曲黃鍾賺及刷子序引傳奇名　元無名氏

三　永樂大典目錄(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五至卷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明姚廣孝等　永樂六年(一四〇八)成

四　南詞敍錄「宋元舊編」之部　明徐渭　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自序

以上宋元南戲目錄

此外蔣孝南九宮譜、沈璟南九宮譜、沈自晉南詞新譜、徐慶卿鈕少雅九宮正始、張彝宣南曲譜都有上列四書未收的宋元南戲曲目，特別是後二種搜羅最多。

五　錄鬼簿　元鍾嗣成　至順元年(一三三〇)自序

六　太和正音譜上卷(雜劇名目)　明朱權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自序

七　永樂大典目錄(卷二萬〇七百三十七至二萬〇七百五十六)　明姚廣孝等　永樂六年(一四

〇八)成

八　錄鬼簿續編　明賈仲明　永樂二十年(一四四二)自序

九　劇品　明祁彪佳　崇禎間編

以上元明雜劇目錄

一〇　南詞敍錄「本朝」之部(附清何焯增補十五種)　明徐渭　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自序

一一　曲品二卷　明呂天成　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自序

一二　曲品(殘)　明祁彪佳　崇禎間編

一三　古人傳奇總目丁卷㊀　清無名氏

一四　傳奇品一卷　清高奕　約康熙間編

以上明及清初傳奇目錄

㊀ 鈔本古人傳奇總目原列曲品卷下「新傳奇」中，幾種曲苑本均誤爲曲品卷中。暖紅室、吳梅兩校本又以爲高奕傳奇品卷上。按總目所收單本、袁于令之作與高氏原書重複，又目明末吳炳、袁于令爲古人，亦與高氏時代不符。此目爲清無名氏所編，見拙著曲品考。

此外張牧笠澤隨筆中有成化間之百二十家戲曲全錦目錄，惜隨筆一書下落不明。

一五　曲海目目錄㊀　清黃文暘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成

一六　曲目表　清支豐宜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錢泳序

一七　今樂考證　清姚燮　咸豐元年至同治元年（一八五一——一八六二）間編㊁

一八　重訂曲海目　清管廷芬　有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識語

一九　曲錄六卷　王國維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初稿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改訂

以上宋元明清南戲、傳奇、雜劇綜合目錄

二〇　樂府考略　清無名氏　鈔本

二一　傳奇彙考　清無名氏　有諸家所藏傳鈔本及一九一四年石印八卷本

二二　曲海總目提要四十六卷㊂　董康輯　一九二八年排印本

㊀ 曲海目原書二十卷，未見傳本，今僅存目錄，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至董康所輯曲海總目提要四十六卷，與曲海目目錄頗多出入，並非黃文暘原書。

㊁ 見前華北日報俗文學第二十一、二期，吳曉鈴今樂考證與今樂府選撰集年代初考。

㊂ 以鈔本無名氏樂府考略爲主，另鈔補傳奇彙考若干則。

二三　曲海總目提要拾遺㈠　伯英輯　劇學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二四　曲海總目提要補編㈡　北嬰輯

以上雜劇、傳奇提要書目

至於近人整理的曲目也有不少，如吳梅校注曲海目（小說月報第六卷第七期臞菴筆記中）、任訥曲錄校補（國聞週報第四卷第三期起）、馬廉錄鬼簿新校注（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十卷第一至四號）、鄭振鐸元人雜劇目錄（文學季刊第四期，未完）、徐調孚現存元人雜劇書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號（中）初稿，一九五五年改訂爲單行本）、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以及黎錦熙、松皃室、莊一拂等戲曲版本目錄。除了以上各種專門性的目錄外，還有明代以來各種公私家藏書目、詩文詞集、方志、雜著、筆記，以及各種通俗書籍，都有戲曲目，這些不僅要搜集、整理，它們有時還可修正、補充專門性的曲目書籍。如果基本上掌握這類資料，對於重修新曲目或校注舊曲目都是有益的；自然，這是要集體的力量才能做到的。聽說正在編纂的明清戲曲目已經注意到這方面了。同樣，這對於校注祁氏曲品和劇品也是適用的。卽使退一步想，也要選擇最重要的若干種曲目來校注，不能局限在呂、高、姚、王四家曲目範圍之內。

校錄後面附錄各種有關祁彪佳的資料，對於瞭解著者的生平事蹟有一定的用處，特別是許多新

㈠ 曲海總目提要拾遺是從鈔本傳奇彙考錄出提要未收的曲目六十二則，以補提要之未備。

㈡ 曲海總目提要補編是以曲海總目提要拾遺爲藍本，另增新發現的南海李氏舊藏增補傳奇彙考及另一部傳奇彙考標目二卷。

發現的抄本、稿本的資料是在淸王朝不能出現的。後記中摘錄活字本祁忠敏公日記中有關戲曲紀事，是重要的戲曲演出史資料，如崇禎五年、六年在北京看的四十四次傳奇，就足以說明那時北京南曲演出之盛；再和宋懋澄九籥別集卷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一、袁中道遊居杮錄卷五、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燼宮遺錄卷下各條互證，又可進一步說明萬曆以來崑腔在北京的地位。可惜的是附錄中說到的兩項資料沒有摘出：一是日記中有關馮夢龍的材料(見附錄本一九二頁)，一是抄本遠山堂文稡中有關曲品的資料(同頁)，因爲這些有關資料也是不易見到的。後記有關祁彪佳和理孫、班孫的敍述大體是用跋祁彪佳「曲品」殘稿的原文前半，另增加了一些材料。也由於用原文又增加新資料，有的地方就顯示出矛盾，如祁班孫因魏耕恢復故國運動遭到破家慘禍的年代，原文據全祖望說是康熙元、二年(二八八頁)，而在增加的資料後的按語中又說是順治十八年辛丑(二九二頁)。事實是商景蘭和賁寅(見二九二及二八三頁)所說順治十八年被禍是正確的。

一九五三年知道祁彪佳曲品發現消息，不久又看到他的跋祁彪佳「曲品」殘稿並和呂天成曲品等對照後，知道這不是平凡的資料，它和明代戲曲有密切關係，又是明代曲目的頭等資料。因此，急迫地要看原文。可是直到今年五月間才看到校錄。約摸花了一個半月時間，用各家曲目比勘，發現了曲品、劇品的本身特點及錯誤，及校錄本存在的問題；又用了約一個月時間草成這個補校。補校是不揣

譾陋，根據所得的資料寫成的，這是繼曲品考、曲目鉤沈錄之後又一次整理部份曲目的試探工作。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些資料和個人看法貢獻給閱讀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的人們參考，並希望得到商討。然而由於主觀和客觀的條件限制，其中舛錯或不妥之處在所不免，希望同工們予以指正。

一九五五，七，卅一日。

黃丸兒院本旁證

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條之「諸雜大小院本」項，有黃丸兒一目。此黃丸兒顧名思義，當與治病之丸藥有關。此院本與周密武林舊事卷十所載之宋「官本雜劇」中黃元兒，亦必爲一物。按輟耕錄卷二十五謂：「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蓋謂宋之雜劇與金元之院本爲同實異名之物，兩者均爲雜技百戲及調笑之雜耍也。然則宋黃元兒雜劇即金元黃丸兒院本。此可證者一也。

考宋雜劇名目二百八十種，與金元院本名目七百一十三種相同者計十一種：(一)爲名稱全同，若院本中澆花新水、熙州駱駝、病鄭逍遙樂、列女降黃電(龍)(以上見「和曲院本」項)、三出舍、三入舍(以上見「諸雜大小院本」項)、虀湯六么(以上見「諸雜院爨」項)七種皆是也。(二)爲雖有一二字之差而可信爲同一之技藝者，若宋雜劇喝貼萬年歡，「和曲院本」作賀貼萬年歡；雜劇之老姑遣姐，「諸雜大小院本」作老孤遣旦；雜劇之四國朝，「諸雜大小院本」作四國來朝；雜劇之天下太平爨，「捻搐艷段」作天下太平：此四者蓋同一技藝而命名微有不同者也(老姑遣姐與老孤遣旦雖脚色不同，但題材則無大出入)。此可證者二也。

武林舊事所載之「官本雜劇段數」於黃元兒之前有眼藥酸、食藥酸、風流藥三種，於黃元兒之後又有論淡、醫淡、醫馬三種。此六種均與醫藥有關，而黃元兒與之並列，明爲以醫藥爲題材之雜劇也。此可證者三也。

按今之恆言，亦有稱「丸子」爲「元子」者，是兩者本無別也。然則黃元兒與黃丸兒當爲一劇，同以醫藥爲題材者也。

考元明雜劇常有插演院本之事，若西廂記第三本第四折及降桑椹第二折均插入雙鬥醫院本；朱有燉呂洞賓花月神仙會第二折插入長壽仙獻香添壽院本；李亞仙花酒曲江池第五折有祖先變驢、塔行千里、口不乾淨院本三種；搊搜判官喬斷鬼第二折有關於醫人之院本。其插演最多者，則爲劉兌嬌紅記，全劇八折，演院本之處計有七次：（一）第一折有：「院本上開，下，雜劇上。」（二）第二折：「院本行着說仙法上。」（三）第三折：「院本付外□下。」（四）第四折：「院本店小二哥上。」（五）第六折：「院本乾打手上。」（六）第七折：「院本黃丸兒。院本上。」（七）第七折：「申綸引院本師婆旦上。」而黃丸兒院本適亦插演其中。凡院本之插入雜劇者，必與劇情有關。西廂記第三本第四折敍張生染病請醫診治，故有「潔引太醫上，雙鬥醫科範了。」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則借獻香添壽院本爲雙秀才祝壽。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院本三種，則爲考試時之科諢。搊搜判官喬斷鬼中之醫人院本，亦演於徐行病時。嬌紅記第一折演於王通判家宴，以代散樂百戲。第二折之說仙法，則演於承天寺，乃廟會中之雜技也。第三折

之某院本，乃申純遊街時所見者。第五折乾打手爲申純旅途中所見者。第七折之黃丸兒爲申純臥病召醫診治時所演出。又第七折之師婆旦爲申純召巫治疾時演出。上述十二例，均與劇情有連帶關係。此黃丸兒院本之演出，適當召醫診治之時，明爲醫人以丸藥療疾之戲也。惟嬌紅記僅記院本名目，亦如西廂記之「雙門醫科範」，而未詳述其科諢，故內容不甚清晰也。

朱有燉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第一折醉中天曲云：

他若是個黃丸兒的太醫，將你箇天仙子連累，登時間送了他那桃皮。

其意乃謂：苟太醫治病，亦如黃丸兒院本所演者，則其自身亦有禍殃也。「桃皮」一詞謂醫人。朱有燉張天師明斷辰鈎月第二折白：「(旦云)：付能請個醫人來，又是個桃皮，好煩惱人呵！」蓋指醫人之劣者。就復落娼曲文觀之，黃丸兒院本所演乃太醫以黃色丸藥治人而傷人性命之事。然此未必確爲事實，殆當場所作之科諢也。

元吳昌齡張天師斷風花雪月雜劇，楔子敍陳世英染疾，張千請醫生爲之診療。其記太醫之科諢云：

(淨扮太醫上云)誰叫太醫？太醫不在家。

(張千云)不在家可往那裏去了？

(淨云)太醫兵馬司裏去了。

(張千云)敢是去看病那？

(淨云)不是。看病醫殺了人，那裏坐牢哩！……

(淨叫云)丁香奴！

(內應科云)有。

(淨云)你丸藥來不曾？

(內云)我丸藥來。

(淨云)你丸了多少藥？

(內云)我丸了八囤半。……

(淨云)再有誰討藥？

(內云)有史千戶家討藥來。

(淨云)與了多少藥錢？

(內云)與了五兩銀子。

(淨云)五兩銀子，你與他多少藥？

(內云)我與了他兩丸藥。……

(淨云)你與他甚麼藥去？

(內云)我與一丸紅丸兒，一丸黑丸兒。

(淨云)老哥，你不知道。與他紅丸兒，則與紅丸兒；黑丸兒，則與他黑丸兒。紅丸兒吃了是活藥，黑丸兒吃了

是死藥。他都吃了，着他死又死不得，活又活不得。……

按此乃元曲選本所載，又明有兵馬司之名，顯爲明代伶人所增，而其本則出於明內庭之鐘鼓司，當爲鐘鼓司所增編者。其科諢雖有紅黑丸藥之名，唯不曰黃丸兒，又似與院本之名不侔。然考其實，亦與黃丸兒院本有關。此段白文，有醫人以丸藥治死病人之說，又有醫死人坐牢之說，皆與復落娼之說合。風花雪月雜劇所述亦有黑丸藥是死藥之說，與黃丸兒雖有別，然兩者則同以丸藥致人於死爲題材者也。更據此以證院本，則黃丸兒乃以醫人用黃色丸藥醫死人爲題材之院本也。此非事實，乃淨色當場之諢語，而此院本又假黃丸兒爲名之笑樂院本也。故嬌紅記插演此院本於劇中，以博觀衆嗢噱解頤者也。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於長沙

元代曲家同姓名考

元代曲家地位卑微，載記多缺，故其事蹟不顯。其可考者，以大僚名士居多，此輩皆散曲作者也；然散曲作者之不可考者，又多於大僚名士也。至劇曲作者，多爲書會中人，位於「娼夫」、「孤老」之間，尤不易詳考。嘗思利用乙、丁兩部文獻，考覈其人，惟史籍之涉及曲家者，以散曲作者較多。至若集部，雖用力頗多，而所得蓋寡，且多瑣屑不足道者。而元代曲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極夥，爲歷代稀有之事，雖詳加比勘，亦有取捨兩窮之時，故網羅資料於此亦留意再三，蓋眞僞不分，則事蹟難明矣。年來頗留意於曲家史料之搜羅，而事蹟之考訂，尙有待於文獻之印證，此時尙難着手，姑先草此文。元曲家同姓名考，四十年前王靜安先生曲錄（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錄曲餘談，宋元戲曲史（一九一三）三書首留意於此，共收九人，然其中亦有偶誤或未備之處。非吾人之力有過於先生之處，實先生之書限於體例，未能詳加考證焉。凡茲所錄，但資他日之研究，未敢視爲定論也。治曲而涉及曲家，固事理之當然；董理曲家之史料，而牽連其同姓名者，或不免流於旁枝蔓衍之譏；然苟誤同姓名者爲一人，則史蹟難明矣。

一九四九，七，三十日

四　王庸

元史卷一百九十八孝友(二)王庸傳：「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至孝。」此孝子王庸也。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九前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王復)載王復第三子名庸，河南衞輝籍，世祖至元時人。

曲家王庸，亦有二人：

錄鬼簿云：「庸字守中，歷蘆花場司令。其製作清雅不俗，難以形容其妙趣，知音者服其才焉。」(明鈔本作王位誤)。賈仲明弔詞：「畫中詩，詩中畫，傳宗派。」王氏列於「方今才人相知者」，蓋與鍾嗣成同時之人也。

賈仲明錄鬼簿續編王彥中傳云：「諱庸，武林人。通音律，善詩詞，有百梅稿三百篇行於世。士林中皆推公爲詩禪宗主云。」此則爲元末明初之人矣。

三　王鼎

元詩選癸之甲：「王鼎，字大鼐，林州人。整風儀，有詩名；尤精翰墨，求書者踵門，日不暇給。」邵遠平元史類編卷三十六翟炳傳云：「翟炳，字欽夫，林州人……同邑王鼎字大鼐，賈竹字彥淸，皆工翰

墨，能詩，隱居不仕，時號林慮三隱。人罕覯其面者，故其著作皆不傳。」(按林州屬彰德路)此一王鼎也。

夏文彥圖繪寶鑑卷五云：「王鼎字德新，海鹽人。好寫竹。」又一王鼎也。

曲家王和卿，亦名鼎。錄鬼簿稱其爲學士，未知何據。輟耕錄卷二十三以爲大名人，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又以爲大都人，均不確。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又疑卽王實甫，誤甚。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中堂事記(上)載中統元年(一二六〇)燕京行中書省架閣庫官有「王和卿，太原人」，卽曲家也。

〔補記〕後見燕京學報三十九期孫子書先生元曲家考略續編引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卷四通許縣尹王公墓碣銘，知王和卿(一二四二——一三二〇)家於蔚州(隸上都路)，太原乃其郡望也。以歲貢，由令史歷高唐尉，調樂壽，遷深澤主簿，曹州知事。後隱居二十餘年，選爲汴梁路通許縣尹。延祐七年卒。元統元年(一三三三)葬於大都。

三　劉時中

元史卷四世祖本紀(一)憲宗三年(一二五三)十二月「以劉時中爲宣慰使，與段氏同安輯大理。」此元初之劉時中也。時中一作時舉，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四劉時舉節制雲南詩，卽贈其人也(施國祁箋注)。

散曲家劉時中，名致，字時中，號逋齋（見陽春白雪前集卷二注），河東山西道（存復齋文集卷六引劉氏跋文，自稱河東人，元史類編卷三十六同）之太原路（姚燧牧菴集卷二十八廣東懷集令劉君墓志銘稱「太原寓士」）石州寧鄉人（牧菴集卷二十八），由翰林待制（錄鬼簿。陽春白雪前集卷二作翰林學士）出爲江浙行省都事，卒，貧無以葬（輟耕錄卷九）。著有復古糾繆編（元史類編卷三十六）。遂昌山樵雜錄（不分卷）所載之名致字時中者，卽其人也（宋元戲曲史附錄謂「或係一人」，王校本錄鬼簿注謂「非此人」，蓋未諳劉氏事蹟也）。至元刋本陽春白雪後集卷三所注「古洪劉時中」，乃本上高監司散套而作揣測之辭，誤。其籍本非隆興，亦非另一人也。

賈仲明錄鬼簿續編別有一曲家劉時中，列薛伯安十人之列，無名里事蹟可考，乃元末明初人，非卒於元末之劉致也。

又明鄧雅玉笥集卷二館市巡檢劉時中攝新淦縣事有政聲於其還鎮詩以美之，乃明初人，疑卽賈仲明所記者。

三　馬致遠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九文通先生墓表（王天鐸）附碑陰先友記云：「馬寅，字致遠，許州人。性雅重，嗜古學，恬於仕進。」與楊果劉祁同時之金元間人也。

明張以寧翠屏集（列朝詩集甲集十三）題馬致遠清溪曉渡圖，自注云：「致遠，廣西憲掾。子琬，從余學。琬字文璧，秦淮人。」此又一馬致遠也。

曲家馬致遠，錄鬼簿云：「大都人，號東籬，江浙行省務官。」至至治（一三二一——一三二三）間，其人尚存（北詞廣正譜五帙中呂粉蝶兒套散曲）。

三　孛羅

元蒙古人名孛羅者三人：

其一冀王孛羅。孛羅爲太祖子拖雷之曾孫，阿里不哥之孫，乃剌忽不花子（元史卷一百〇七宗室世系表，新元史卷二十八宗室世表）。新元史卷一百一十太祖諸子（五）有傳：「乃剌忽不花子孛羅，大德六年（一三〇二）以誣告濟南王，謫於四川八剌軍中自效。七年（一三〇三），以破賊功，徵詣京師。十年（一三〇六），封鎭寧王，賜金印。延祐四年（一三一七），進封冀王。」（又見卷二十八及元史卷一百〇八，惟元史作九年封鎭寧王，又以鎭寧王爲鎭遠王。）此非作曲之孛羅御史也。

其二爲宣徽院使孛羅。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紀（一）至大四年（一三一一）六月己未「封樞密使孛羅爲澤國公」。又同卷皇慶元年（一三一二）二月壬午「封孛羅爲永豐郡王」。又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紀（一）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八月「同知樞密院事孛羅爲宣徽院使」。此亦非作曲者。

曲家之孛羅御史，則爲至元時人。元史卷七世祖本紀（四）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十二月丙申朔，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安童言：孛羅以台臣兼領，前無此例。有旨：司農非細事，朕深諭此。其令孛羅總之。」又卷八本紀（五）十二年（一二七五）四月「丁卯，以大司農御史中丞孛羅爲御史大夫」。卷九本紀（六）十四年（一二七七）二月丁亥「以大司農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領侍儀司事孛羅爲樞密副使兼宣徽使領侍儀司事」。元史卷一百二十八相威傳載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與相威鞫阿合馬之「知樞密博羅」，亦卽其人。後於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偕忠獻王愛薛奉使至宗王阿魯渾所，終留波斯不返（程鉅夫雪樓集卷五拂林忠獻王神道碑）。此卽撰辭官一枝花套（太平樂府卷八及詞林摘艷己集）之「孛羅御史」也。

三　高　明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中堂事記（上）載中統元年（一二六〇）燕京行中書省左房省掾有：高明，字柔克，汴梁人。」又卷八十六烏台筆補論高明奔母喪事狀，亦卽其人。此乃元初世祖時之北人高明也。

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紀（一）載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十二月乙巳「雲南姚州知州高明來貢方物」。又卷三十八順帝本紀（一）載元統二年（一三三四）正月「乙卯雲南土酋姚安路總管高明來獻方物，錫符

印遣之」。此明宗、順帝間雲南土司之又一高明也。

撰琵琶記南戲之高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至正五年(一三四五)進士，仕至福建行省都事，著有柔克齋集。乃元末明初南方人也。

二　劉秉忠

王義山稼村類稿卷五劉宣使秉忠家譜序：「省宣使劉君秉忠厥先祖父某，居燕山，爲金太醫，活人多矣。金亡，徙居平灤家焉。……孫六人，秉忠其六也。……秉忠初以軍功入仕，繼爲吏，且通於儒。」按宣使乃中書省掾屬。此非散曲家劉秉忠也。

散曲家劉秉忠，卽錄鬼簿之「太保劉公秉忠」。事蹟見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卷七，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新元史卷一百五十七並有傳。秉忠(一二一六——一二七四)字仲晦，順德邢台人。少祝髮於武安山，後居雲中從海雲大師入侍世祖於潛邸，洊升至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太保劉秉忠與宣使劉秉忠非一人，其證有四：宣使劉秉忠世爲燕山人，後徙平灤；而太保劉秉忠則世爲邢台人，元史云：「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爲邢人。庚辰(一二二〇)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鄉提領。」此其一。平灤劉世爲金太醫，邢台劉則世爲仕宦，此其二。邢台劉終身未嘗官宣使，此其三。平灤之劉昆季六

人，秉忠最幼，下無弟輩，而邢台劉尙有弟秉恕（元史卷一百五十七），此其四。

二　張子益

陳衍元詩紀事卷十八迺賢巢湖述懷寄四明張子益詩。按賢元末人，此張子益亦必爲同時人，非元初曲家也。

散曲家張子益，卽錄鬼簿之「張子益平章」，元史無傳。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四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詩序之「子益省郎，觀國之光」。其人乃元初人。

二　王實甫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三送王實甫（七古）詩序云：「廬陵實甫，垂髫流落，從其母於鹵獲俘隸之中，卒從賣身得贖，幷贖其母以歸故鄉。然爲貧逐食，復奉母依其所爲主於南海上。母遽死焉，可哀也已。因爲賦長句……」此雖與曲家時代相及，然此則爲宋末元初之廬陵人，爲蒙古人所俘虜者。

按曲家王實甫，錄鬼簿云「大都人」，明鈔本錄鬼簿增「名德信」一語。此大都之王與廬陵孝子無涉也。

〔補記〕嗣見元曲家考略續編引蘇天爵滋溪文藁卷二十三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

公行狀略云：「德信易州定興人，仕至陝西行台監察御史。年四十餘卽棄官不復仕。累封至太原郡公。」子結，元名臣。余檢王結文忠集，僅卷三壬子元日一詩涉及德信事。詩云：「大人衣綉使遐荒，獨舉椒酒憶故鄉，仰祝慈闈共眉壽，朱顏黃髮樂倡佯。」衣綉蓋指憲僉，事在任監察御史以前。詩作於皇慶元年壬子（一三一二），時結年三十八歲（結生於前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卒於後至元二年（一三三六），年六十二，見元史卷一百七十八）。以德信十六歲生結計，時已五十三歲矣。行狀所云「年四十餘，卽棄官不復仕」，未可信也。

二 張國賓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四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云：「臨川素號多士……張國賓子校藝南省所得。」此元中葉臨川人也。

曲家張國賓，錄鬼簿云：「大都人，卽喜時營教坊勾管。」刻本錄鬼簿作「張國寶」，明鈔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卷上及元曲選均作「張國賓」。按正音譜以其爲「娼夫」，妄改爲「張酷貧」，蓋諧音也。其本名當是國賓無疑，作國寶者乃字形之譌也。（按張國寶元代亦有二人：一爲張庭珍之字，庭珍全州人，仕至南京路總管，見姚燧牧菴集卷二十八張公墓誌銘及元史卷一百六十七，新元史卷一百七十六張庭珍傳；一見傅習皇元風雅前集卷六黃子肅送三山張國寶府掾美歸詩。）

二　趙天錫

元史卷一百五十一，新元史卷一百四十五並有趙天錫傳：天錫（一一八九——一二三八）字受之，冠氏人，元太宗時武臣，仕至左副元帥，同知大名兵馬都總管事，太宗十年卒（非世祖時人）。曲家趙天錫，錄鬼簿云：「汴梁人，鎭江府判。」賈仲明凌波仙弔詞云：「……天（大）德名公家汴梁，金釵剪燭音韻亮，爲府判在鎭江，出台閣官樣文章……」蓋亦元貞大德時人。鄭元祐遂昌山樵雜錄（不分卷）載家於陳州任江浙行省照磨之「宛丘公諱祐字天錫」者，卽其人也。宛丘隸汴梁路之陳州（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二〕），錄鬼簿則以路名概之；至照磨與府判，乃先後歷官不同也。排印本說郛遂昌山樵雜錄另一則云：「宛丘趙天錫諱裕〔祐〕，官至財賦總管。」乃其終官也。又陶宗儀輟耕錄卷六載「宛丘趙君天錫」，爲吾子行（衍）買妾者，亦卽其人。（曲錄卷二謂「殆卽其人」，錄曲餘談謂「或卽其人」，亦懸測語耳。）陽春白雪前集卷二錄其小令一首，元刋本題「趙君錫」，近人任訥校散曲叢刋本目錄改題「趙天錫祐」，其言是也，然非元刋本所題。

三　陳以仁

孫存吾皇元風雅後集卷六有「復齋陳以仁，三山人」。乃福建人也。

曲家陳以仁，錄鬼簿云：「以仁字存甫，杭州人。以家務雍容，不求聞達，日與南北士大夫交遊。童僕輩以茶湯酒果爲厭，公未嘗有難色，然其名因是而愈重。能博古，善謳歌，其樂章間出一二，俱有駢麗之句。」此則與號復齋之三山人無涉也。

二 趙良弼

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元史卷一百五十九，新元史卷一百五十八並有趙良弼傳：良弼（一二一七——一二八六）字輔之，本姓朮要甲，女眞人，世祖時大臣，仕至同僉樞密院事，至元二十三年卒。此元初人。

曲家趙良弼，錄鬼簿云：「良弼字君卿，東平人。總角時與余同里閈，同發蒙，同師鄧善之、曹克明、劉聲之三先生，又於省府同筆硯。公經史問難，詩文酬唱及樂章小曲、隱語、傳奇，無不究竟。所編梨花雨，其詞甚麗。後補嘉興路吏，遷調杭州。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冬，卒於家……」此則爲元中葉之人也。

二 李齊賢

李齊賢益齋亂稿末附李穡李公墓志銘略云：李齊賢字仲思，高麗人，仕至鷄林府院君。延祐元年

(一三一四)曾至中國，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卒。此一李齊賢也。

散曲家李齊賢，錄鬼簿云：「齊賢與余同窗友，後不相聞。亦有樂府。」孫存吾皇元風雅後集卷一云「青州人」。陳樵鹿皮子集卷二有答李齊賢言別，卷四綉衣亭分題送李齊賢三首，中有「廣文暇日頻相過」句，其人乃教官也。

二　顧德潤

宋濂宋學士文集翰苑別集卷八守齋類稿序云：「德潤名輝，鄞人也。」按守齋類稿，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卷四著錄，題「字德潤，鄞人」。此非曲家顧德潤也。

散曲家顧德潤，錄鬼簿云：「德潤字君澤，道號九山，淞江人，以杭州路吏遷平江。自刊九山樂府，詩隱二集，售於市肆。」(明鈔本「九山」均作「九仙」)錢惟善江月松風集卷八送顧君澤遷平江，朱晞顏瓢泉吟稿卷五顧君澤眞贊即其人也。至鄭眞滎陽外史集卷五十九臯處士傳贊(晏氏)跋文之「顧先生德潤……自慈溪歸」，疑爲鄞人顧輝。

二　王敬甫

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卷九，元史第一百六十四，新元史卷一百七十一並有王恂傳：恂(一二三

五——一二八一)字敬甫,中山唐縣人(或作安喜人),精歷學,仕至太史令,至元十八年卒。此非作曲者。

散曲家王敬甫,太平樂府卷二王愛山名下注:「字敬甫,長安人。」惟卷首姓氏表又分愛山、敬甫爲二人,蓋誤也。

二 賈仲明

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元史卷一百五十三,新元史卷一百六十二賈居貞傳略云:居貞(一二一八——一二八〇)字仲明,獲鹿人,仕至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元十七年卒。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不分卷)云:「閻子靜初挾其鄉人書,至京謁賈仲明,以梅枝拄杖爲獻。」錄曲餘談據此乃謂:「元時又有一賈仲明矣。」此賈仲明卽賈居貞,非別一人也。按元史卷一百六十閻復傳,復於憲宗九年(一二五九)始任行台書記,擢御史掾,至元八年(一二七一)爲翰林應奉。其入京當爲至元八年事。又賈居貞傳載居貞於至元五年(一二六八)任中書郎中,改給事中,修國史,十一年(一二七四)伐宋任宣撫使。至元八年(一二七一)正在京。居貞乃復之先輩也。

曲家賈仲明(太和正音譜卷上及元曲選均作仲名)則見其自著錄鬼簿續編:「山東人……嘗傳文皇帝於燕邸……自號雲水散人……後徙居蘭陵,因而家焉。所著有雲水遺音等集行於世。」其人生於

至正三年（一三四三），至明永樂二十年（一四二二）年八十尚存（見續編書錄鬼簿後）。太和正音譜列於明初十六人之中，蓋元末明初人也。

二　黃元吉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五十黃中黃墓誌銘云：「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其人爲黃冠，卒於泰定元年（一三二四），蓋有元中葉之人。

撰黃廷道夜走流星馬雜劇之黃元吉，生平事蹟不詳，清錢曾也是園書目卷十著錄此劇，題「元明黃元吉」，未知所本。（原劇今存，惟其生平則無可考見。）信如所言，則明初尚存，當非卒於泰定元年之黃冠也。

上述四十三人，計曲家二十人（內王庸、劉時中均以二人計），與曲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二十三人（內兩張國寶不列入）。

又有諸書所記與錄鬼簿頗有出入，一時無法證明確是二人，姑列入存疑中。此類亦有二三人。

（一）趙子祥　子祥名熊，宣城人，幼功舉業，年二十餘爲池陽路掾曹，仕至某縣典史（楊翮佩玉齋類藁卷六送趙子祥序參明宋濂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四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宋濂石表辭謂子祥次

女適陳敏，「以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卒京師」，「得壽僅三十六」。以此推之，當生於元元統二年（一三三四）。子祥是時如三十歲，當生於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左右。曲家趙子祥，錄鬼簿列於「前輩才人」中，僅載其雜劇三種，無其名及里貫事跡，不詳爲何許人。明賈仲明凌波仙弔詞云：「一時人物出元貞，擊壤謳歌賀太平，傳奇樂府時新令，錦排場起玉京。害夫人崔和擔生，白仁甫、關漢卿，麗情集天下流行。」以子祥爲元貞、大德間（一二九五——一三〇七）人。宣城趙子祥卽使生年較早，於元貞、大德間方生不久，安能撰雜劇耶？按賈仲明去元初已遠，其言未盡可信，且有舛誤者。鍾嗣成撰錄鬼簿，自謂上卷前輩名公、才人之姓名及著作，乃「余友陸君仲良（登善）得之於克齋先生吳公（仁卿）」，然亦未盡其詳。」（見卷上）其言亦未可盡信也。然鍾氏既目爲前輩之元初人，賈氏又視爲元貞、大德時人，顯與楊序宋石表辭不合，而此兩文又難於證明鍾賈之說爲必誤，姑存疑。

（二）蕭德祥　德祥，廬陵之永和鎮人，世業醫，德祥繼其業；初仕廣州惠民藥局提領，遷韶州醫學敎授，壽終於家（歐陽玄圭齋文集卷六讀書堂記及王禮麟原文集後集卷六存竹堂記）。曲家蕭德祥，剡本錄鬼簿云：「杭州人，以醫爲業，號復齋。」賈仲明凌波仙弔詞云：「武林書會展雄才，醫業傳家號復齋。」此與廬陵蕭德祥雖同姓字、職業，而里籍顯異。錄鬼簿所載里籍，顯有舛誤者（張鳴善爲湖南人，誤爲揚州人），然亦無法證明德祥曾客杭州也。今既不能斷定爲二人，亦存疑。

又明鈔本錄鬼簿載德祥名天瑞。按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十二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處敬）載至正

十二年壬辰（一二五二）以後事云：「會集賢院都事與童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方〕國珍侵軼，乞注代。」此任都事之人與曲家蕭德祥亦未知是一是二。

又有以金人爲元人者三人，亦附帶述之。

（一）宋元戲曲史及錄曲餘談謂元有三白賁，除曲家白無咎（賁）外，另有兩白賁：其一爲汴人，元好問中州集卷九云：「賁，汴人，自號決壽老人。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俱以經學顯。」其人早於好問遠甚，顯爲金人無疑。其二爲陝州人白宗完之次子，白華之兄，白樸之伯父，登金泰和三年（一二〇三）進士，早卒。見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四善人白公墓表，元憲宗元年（一二五一）撰。按文集卷二十五另有南陽縣太君墓誌銘，爲宗全妻作。墓誌銘稱白華爲「今樞密院判」。按白華任樞密院判爲金正大六年（一二二九）至天興元年（一二三二）四月間事，見金史卷一百十四白華傳（詳見下文白樸年譜）。則好問撰墓誌銘亦此數年事。墓誌銘又稱賁早卒，蓋卒已久。此白賁亦當爲金人無疑也。故二人均不得視爲元人。

（二）曲錄卷二及錄曲餘談、宋元戲曲史均謂元有二秦簡夫。一爲原在大都後至杭州（錄鬼簿）之元代曲家；另一爲陵川人，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有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詩，即其人。又元氏中州集卷七云：「（秦）略字簡夫，陵川人。」按秦略生當金世，而較長於好問。顯爲金人，亦不得目爲元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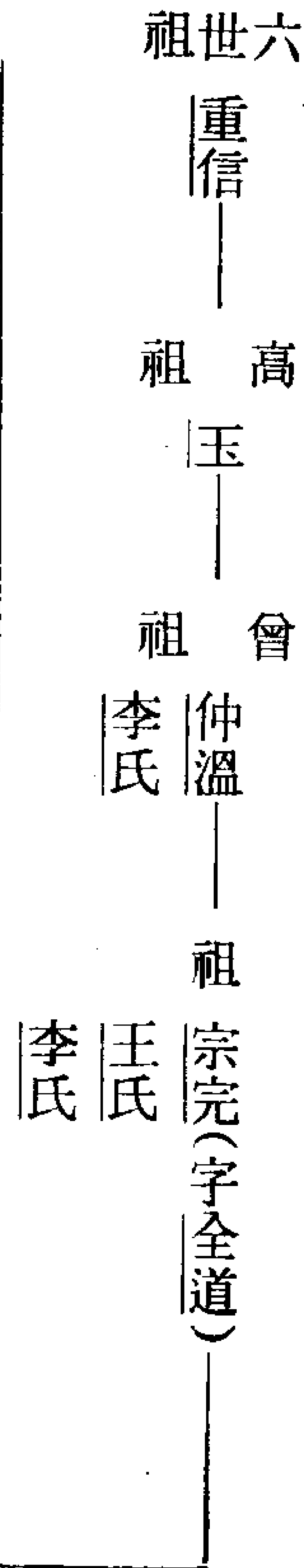
〔補記〕原稿別有王仲文、李壽卿各三人，李好古、王仲元各二人或三人。後見燕京學報第三十六期及三十九期，所刊孫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及續編，亦涉及此四人，所引文獻及結論又大致相同，於是乃毅然芟去。至若王和卿、王實甫二人，余所注意者爲同姓名或姓字之人，與孫先生所著稍有不同，故仍存之，並補記余所未見之材料各一則於後。趙子祥、蕭德祥二人，以未能遽下斷語，亦存之。以上八人與孫著相同，今僅存其四。孫著另有阿魯威三人，王庭秀、王國賓、張鳴善各二人，則爲余所未知者。其涉及同姓名或同姓字者，有：李壽卿、李好古、王仲文、王仲元、王庭秀、王國賓、張鳴善、阿魯威二十一或二十三人，計曲家八人，同姓名或同姓字者十三或十五人。合以上計之，曲家二十八人，與其同姓名或同姓字者三十六人至三十八人，共六十六或六十四人。此爲今日所知至少之數，未知者則尙有待於資料之發掘也。校畢附記。

白樸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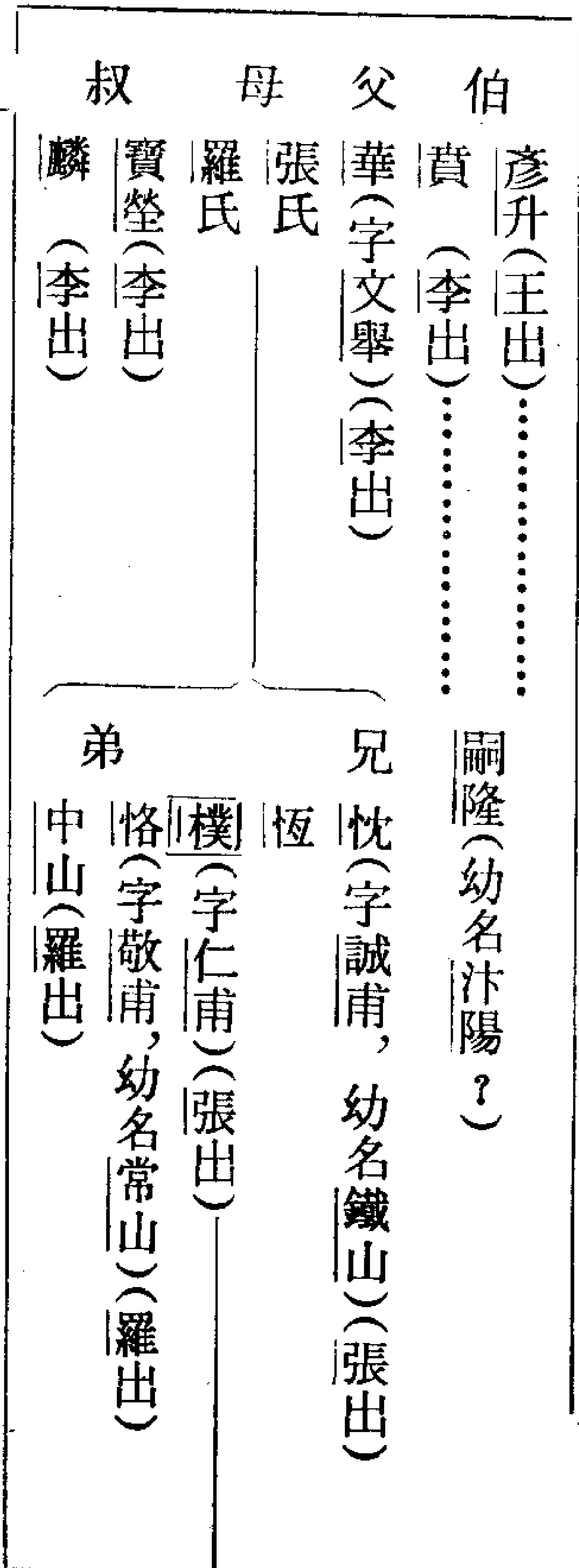
白樸字仁甫，後改字太素，號蘭谷（天籟集王博文孫大雅二序），隩州人（金史卷一一四白華傳），後徙家眞定（王序），故又爲眞定人（鍾嗣成錄鬼簿）。生際金元之世，倉皇失母，入元不仕（王序）。平生放浪形骸，期於適意（王序），玩世滑稽（孫序），有青樓薄倖之名（明鈔本錄鬼簿附賈仲明凌波仙弔詞）。擅律賦（王序），而尤以詞曲著名。後贈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太常卿（見錄鬼簿）。

六世祖重信。高祖玉。曾祖仲溫。曾祖妣李氏。祖宗完，字全道，以善聞於鄉里，稱善人白公，以子貴贈中大夫輕騎都尉南陽郡伯。祖妣王氏、李氏（以上並見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四善人白公墓表）。父華，字文舉，號寓齋，金貞祐三年進士，由省掾歷應奉翰林文字，遷樞密院經歷，陞判官，終右司郎中、輕騎都尉、南陽郡伯。降宋後官襄陽制幹，改均州提督。降元後不仕（金史卷一一四白華傳，參善人白公墓表及袁桷淸容居士集卷二十七白公神道碑銘）。生母張氏，繼羅氏（白公神道碑銘）。伯：彥升，不就舉選；賁，金章宗泰和三年進士，懷仁主簿、岐山令，精春秋左氏學，早卒。叔：僧寶坐，以詩知名，有集，早卒；麟，早卒（並見善人白公墓表）。長兄恍，字誠甫（墓表參王序）。弟：恪，字敬甫，翰林侍制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中山（墓表）。

世系表



六世祖 重信——高祖 玉——曾祖 仲溫 李氏——祖 宗完(字全道) 王氏 李氏



伯 彥升(王出)……嗣隆(幼名汴陽?)

賁 (李出)……

父 華(字文舉)(李出)

母 張氏 羅氏

兄 忱(字誠甫, 幼名鐵山)(張出)

恆

樸(字仁甫)(張出)

恪(字敬甫, 幼名常山)(羅出)

叔 寶塋(李出) 麟 (李出)

弟 中山(羅出)

子 □——孫 溟(字子南)……裔孫 駒

按上表據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四善人白公墓表, 卷二十五南陽縣太君墓誌銘、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七朝列大夫同僉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及天籟集之王博文、孫大雅、朱彝尊三序爲主, 並參合其他文

獻而成。惟相互間頗有異同。卽元好問先後兩文亦有歧異，故略加詮釋，冀得其實。

重信、玉二人，僅見墓表。仲溫、李氏並見墓表、神道碑銘。宗完見神道碑銘，墓表作「公諱某字全道」。王氏、李氏見墓表，墓誌銘及神道碑均不及王氏，蓋一以李氏爲主，一則李所生也。

彥升等五人，並見墓表、墓誌銘。彥升王氏出，見墓表，墓誌銘僅云「前夫人子」。餘四人均李氏出，見墓誌銘。僧寶瑩，墓誌銘作「瑩」。

華妻張氏羅氏二人，僅見神道碑銘。王博文天籟集序云：「幼經喪亂，倉皇失母。」是所失必爲張氏無疑。故推知恍、樸二人必張氏所生，因神道碑銘謂恪爲羅氏出也。恪旣羅氏出，其弟中山亦爲羅氏所生也。

神道碑銘謂華子四人（朱彝尊序謂三人，誤），除恪外，餘未列其名。然考之元氏二文，頗有歧異。墓誌銘（中有「今樞密院判」語，當撰於正大六年至天興元年間）云：「男孫二人：曰汴陽，曰鐵山。」墓表（撰於憲宗元年辛亥，一二五一）云：「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滎澤酒；曰恍，曰恆，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尙幼。」兩說固不同，且均無樸恪二人之名，似不可解。若謂彼時二人尙未出生，顯與事實不符。正大天興之間，恪雖未生，而樸已數歲矣；至憲宗元年，樸已二十六歲，恪亦五歲，安得無名？然則其中必有幼名或初名，固無可疑。汴陽、鐵山、常山、中山均幼名也；恆或初名。茲分別述之：

按樸爲華之仲子，長兄字誠甫，弟字敬甫，見朱序。遺山先生文集卷七有示白誠甫詩，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卷七云：「案二十四卷白公表〔墓表〕男孫名忱或卽此。」按「忱」「誠」義通，誠甫當卽忱之字也。又墓表之嗣隆爲長孫，忱爲次孫，相當於墓誌銘之汴陽與鐵山。疑汴陽卽嗣隆之幼名（爲彥升之子抑賁之子，今不能明）。鐵山則必爲忱之幼名。按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與樞判白兄書（定宗二年丁未一二四七，見施國祁元好問年譜）云：「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是鐵山爲華子無疑。墓誌銘鐵山下無諸弟，是又必爲華長子忱無疑也。

恪字敬甫，見神道碑銘。常山乃其幼名也。遺山先生文集卷四有「常山妷〔姪〕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恪誦之」一詩，末註：「常山，白寓齋第三子。」與施國祁箋注卷四說同。神道碑銘亦云：「敬甫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見鄉先生元公好問，公作詩深器之。」又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有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是常山爲恪又確然無可置疑也。而元詩又必作於定宗五年庚戌（一二五〇）蓋恪生於定宗元年丙午（一二四六）十二月，此時恪四歲。次年撰墓表時，亦僅五歲，故以幼名名之也。

忱及常山既明，然墓表列二人間之恆又爲何人？以華子之班行論之，當卽樸也。惟王孫二氏之序謂樸字仁甫，改字太素，號蘭谷，均不言初名恆。太素既爲改字，疑樸亦後改之名，其初名或卽恆也。然既鮮佐證，姑存疑。

常山既爲恪之幼名，常山下之中山，必爲其弟，卽華之季子也。

墓表有嗣隆子中和等三人，神道碑銘有恪子淵等五人、孫貞等八人，均略。樸子不知其名；孫溟，字子南，任教姑孰，見孫序。裔孫駒，見朱序。

樸之著作以雜劇爲主，錄鬼簿著錄計十六種：鴛鴦簡牆頭馬上（今存諸本作裴少俊牆頭馬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二種今存）、董秀英花月東牆記（今存脈望館藏本爲明人改本，非樸之原作）、韓翠蘋御溝流紅葉（存正宮端正好殘文一套於詞林摘艷辛集及雍熙樂府卷二）、李克用箭射雙鵰（存中呂粉蝶兒一套於詞林摘艷丙集及雍熙樂府卷六）、秋江風月鳳凰船、蕭翼智賺蘭亭記、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莊王夜宴絕纓會、蘇小小月夜錢塘夢、薛瓊瓊月夜銀箏怨、唐明皇游月宮、漢高祖斬白蛇、閻師道趕江、泗上亭長、崔護謁漿（以上十一種今佚）。

所著散曲今存者計四套：樂府新聲卷上錄仙呂點絳脣一套，太平樂府卷六錄雙調喬木查對景一套，卷七錄大石調青杏子詠雪一套，北詞廣正譜六帙錄小石調惱煞人一套；小令三十六支：太平樂府卷四收陽春曲十支，陽春白雪前集卷三收駐馬聽四支、慶東原三支，又卷五收天淨沙八首（後四首太平樂府卷三屬朱庭玉作），又補集收德勝樂八首，中原音韻收沈醉東風、寄生草、醉中天各一首（原不署作者姓氏，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均屬白仁甫，藝苑卮言附錄亦以寄生草屬樸作；惟太平樂府卷五以醉中

天屬杜遵禮)。近人任訥據上列諸書，輯成白仁甫散曲一卷，收元四家散曲中。清康熙楊希洛刋本天籟集摭遺所錄另有小桃紅若干首(未見)。

詞有天籟集二卷，錄詞一百零九闋(原二百餘闋)。有楊希洛刋本、九金人集本、四印齋所刻詞本。

年譜

金哀宗正大三年(宋理宗寶慶二年，元太祖二十一年)丙戌(一二二六)生，一歲。

王博文天籟集序：「太素……甫七歲，遭壬辰之難。」按壬辰爲金哀宗天興元年(一二三二)，是年三月元兵攻汴京。自天興元年上溯六年爲正大三年(一二二六)，即其生年也。

元好問(裕之)三十八歲(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一一九〇生，見施國祁元好問年譜)。

楊果(正卿)三十歲(金章宗承安二年丁巳一一九七生，見國朝名臣事略卷十。元史卷一六四紀年誤)。

杜仁傑(善夫)二十六歲(金章宗泰和元年辛酉一二〇一生，見香港俗文學四十二至四十三期吳曉鈴杜仁傑生卒考)。

史天澤(潤甫)二十五歲(金章宗泰和二年壬戌一二〇二生，見國朝名臣事略卷七)。

商挺(孟卿)十八歲(金衞紹王大安元年己巳一二〇九生，見國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正大四年（宋寶慶三年，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一二二七），二歲。

胡祗遹（紹開）生（見元史卷一七〇）。

王惲（仲謀）生（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附錄王公孺太原郡公王公神道碑銘）。

正大六年（宋理宗紹定二年，元太宗元年）己丑（一二二九），四歲。

是年父華權樞密院判官（金史卷一一四白華傳）。

正大七年（宋紹定三年，元太宗二年）庚寅（一二三〇），五歲。

是年父華眞除樞密院判官（金史卷一一四）。

哀宗天興（即開興）元年（宋紹定五年，元太宗四年）壬辰（一二三二），七歲。

遭汴京之亂，見上引王博文天籟集序。按是年三月元兵攻汴京，四月乞和，六月復錮門禁，七月飛虎軍殺元使唐慶等，和議遂絕（金史卷十七哀宗本紀〔上〕）。十二月汴京危急，哀宗出奔（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紀〔下〕）。

是年四月併樞密院歸尙書省，華罷官。十二月起爲右司郎中（金史卷一一四）。

天興二年（宋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癸巳（一二三三），八歲。

汴京破，隨元好問北渡，拘管於聊城。

王博文天籟集序：「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按是年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舉兵變，元兵入汴京（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紀（下））。

施國祁元好問年譜：「〔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五月三日北渡。」按年譜實本遺山先生文集卷八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七律及卷十二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七絕二詩。年譜又謂：「先生則自就拘管，同赴聊城矣。」按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五清眞觀記及卷三十七南冠錄引雖皆有甲午「羈管聊城」語，然非謂甲午始至聊城，乃謂甲午仍在聊城也。考文集卷七十二月六日三首五律之次章，已有「聊城今夜月，愁絕未歸人」之句，而詩則癸巳年（見年譜）之作也。元氏既挈以北渡，樸亦當偕至聊城。按王博文天籟集序云：「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謦欬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眞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又孫大雅序云：「先生生長兵間，流離竄逐，父子相失，遂鞠於元遺山先生所。遺山教之成人，始歸其家。」樸歸家之時，兩說雖微異，然於其父北歸以前未嘗離元氏，則無可疑，其同在聊城必矣。

又王序謂其父「以事遠適」，故樸隨元氏北渡。其所謂事者，即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紀（下）（正月乙亥項）所云「白華如鄧州召兵」也。蓋召鄧州節度使兼行樞密事移剌瑗引鄧兵入援，而事則不濟。

嗣瑗以鄧州降宋，華亦從至襄陽，宋署華爲制幹，改均州提督。及孛朮魯久住（降宋後名范用吉）殺均州長吏降於元，華亦隨之北歸矣（均見金史卷一一四白華傳）。華之行藏若此，故王序諱而不言也。按華之降宋爲是年五月事。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紀（下）四月甲辰：「鄧州節度使移剌瑗以其城叛，與白華俱亡入宋。」（按下文爲六月，此當爲五月事。金史卷一一八武仙傳謂五月事，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紀（一）爲紹定六年五月庚戌事，均可證。）又宋史卷四一二孟珙傳謂金官吏降者一百九十三人，華亦必在其列也。

又王序云：「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歎。」按華妻原配張氏，繼羅氏（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七白公神道碑銘）。所失當爲張氏，樸之所生母也。此雖未明言何時事，然以「喪亂」，「倉皇」之辭觀之，必汴京破後之事，或爲元兵所掠也。觀劉祁歸潛志卷十一記汴京破後元人之掠奪云：「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樸母之結果，亦可想見矣。

元太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一二三四），九歲。

是年仍居聊城。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南冠錄引：「歲甲午羈管聊城。」又卷三十五清眞觀記文略全。卷三密公寶章小集詩注：「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爲輔之書於聊城至覺寺之寓居。」卷十二又有聊城寒食七絕詩，亦是年作。如前所述，則是年樸亦當仍在聊城也。次年元氏往濟南（年譜），嗣後亦行蹤無常，樸是否偕行，則殊難定論矣。

父華任均州提督，約在是年。金史卷一一八武仙傳謂移刺瑗至襄陽，明年三月疽發背死。按明年即宋端平元年甲午（一二三四）。華任均州提督當在瑗死以後。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紀（一）載端平元年四月事云：白華等各授官有差，似即指授均州提督也。

是年正月金亡（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紀（下））。

太宗八年（宋端平三年）丙申（一二三六），十一歲。

父華約於是年北歸。華之北歸乃因孛朮魯久住以均州叛宋降元，而孛朮魯久住於太宗八年二月以鈞州萬戶伐宋（新元史卷四太宗本紀，元史卷二太宗本紀）。其降元既在是年，華之北歸，亦當後此不遠，姑繫於此。王序所云「數年寓齋北歸」，亦約指此數年事。華北歸後不久，先同元好問居忻州。

太宗十年（宋理宗嘉熙二年）戊戌（一二三八），十三歲。

姚燧（端甫）生（見牧菴集附劉致撰年譜）。

友人王思廉（仲常）生（見元史卷一六〇）。

乃馬眞后元年（宋理宗淳祐二年）壬寅（一二四二），十七歲。

是年，元好問作同白兄賦瓶中玉簪（文集卷二五言古詩）時元居忻州。李光庭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是年項注：「時與先生爲鄰，後至己酉，遷居眞定。」（居眞定指元氏）不知何年始居忻州。

王鼎（和卿）生（見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卷四故承事郎汴梁通許縣尹王公墓碣銘）。

乃馬眞后二年（宋淳祐三年）癸卯（一二四三），十八歲。

劉敏中（端甫）生（見元史卷一七八）。

定宗元年（宋淳祐六年）丙午（一二四六），二十一歲。

是年遊維揚。天籟集卷上水龍吟，題丙午秋到維揚途中値雨甚快然。中有：「去鴻一線，情緣未了，誰敎重賦，春風人面？鬥草閒庭，採香幽徑，舊曾行徧。謾今宵酒醒，無言有恨，恨天涯遠。」蓋敍游跡而兼述離情者，正其少作也。若如蘇明仁白仁甫年譜（刋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一期）移至下一丙午，則爲成宗大德十年（一三〇六），時樸已八十一歲，尙能作此綺語乎？

是年弟恪（敬甫）生，母羅氏出。淸容居士集卷二十七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云：「生丙午歲十有二月，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三。」按由定宗元年丙午，至武宗至大二年己酉（一三〇九），應爲六十四歲。此以實足年齡計，故云六十三，且丙午年十二月已爲公元一二四七年矣。新元史卷一八八白恪傳僅云：「至大二年卒，年六十三。」蓋本碑文而略去所生年月，若以通常上溯六十三年計之，則爲定宗二年丁未，誤矣。

按恪幼名常山，字敬甫，至元中明經，初爲河南按察司書吏，江南行台掾，歷建康道按察司、浙西按察司、福建宣慰司之經歷，湖廣行省都事，進理問官，改江西理問官，終翰林待制，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詩文集（白公神道碑銘）。

定宗二年（宋淳祐七年）丁未（一二四七），二十二歲。

是年元好問撰與樞判白兄書（見年譜，文見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九），中有「吾兄飲啖如平時」語，則其時華已衰老矣。按是年元氏年五十八（年譜），華長於元，至少亦當在六十以上。

海迷失后二年（宋淳祐九年）己酉（一二四九），二十四歲。

是年已居眞定，唯不知何年自忻州遷往。按李光庭廣元遺山年譜卷下謂是年元氏始居眞定，而元詩已有鎭州與文擧百一飲（文集卷八七言律詩）。百一乃王鶚，文擧乃白華（非張特立文擧也）。王博文天籟集序云：「無何，父子卜築於滹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者。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常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按今本遺山先生文集無此詩）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覽。」其卜居眞定之時，樸僅十餘歲耳。樸原爲太原隩州人，而錄鬼簿謂「眞定人」，乃就移居眞定後言之也。華之卜築於眞定，固有託於史天澤，且賴其周濟，蓋史氏當時爲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始太宗元年己丑，至憲宗二年壬子改授河南經略

使，見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卷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云：「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公〕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史氏之爲東道主，亦非限於白氏也。

海迷失后二年（宋淳祐十年）庚戌（一二五〇），二十五歲。

春，離燕京。天籟集卷上滿江紅庚戌春別燕城。詞中有「小窗虛幌，伴人幽獨，鴛枕恰疑巫峽夢，舉杯忽聽陽關曲，問淚痕幾度浥羅巾」之句，蓋其少年冶遊之作也。若蘇明仁白仁甫年譜繫於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時樸已八十五歲，尚能作此綺語乎？

按樸至大都未詳爲何年事，其在京勾留之時期亦未能明。天籟集卷上水龍吟題「……雲和署樂工宋奴伯婦王氏以洞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詞於予，故作以贈。會好事者爲王氏寫眞，末章及之」。下闋有「邂逅京都兒女」句，蓋遊大都時所作也。又卷下木蘭花慢題「爲樂府宋生賦。宋字壽香。燕城好事者爲渠寫眞，手撚茶蘼一枝。」亦遊大都時作。二首均不知何年事，姑附於此。上引木蘭花慢有「年來茂陵多病，更玉琴淒斷鳳鸞弦」句，下注「時方喪偶」。則斷續亦當爲此數年間事也。

憲宗元年（宋淳祐十一年）辛亥（一二五一），二十六歲。

是年元好問爲其祖宗完撰善人白公墓表(見年譜，文見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憲宗二年(宋淳祐十二年)壬子(一二五二)，二十七歲。

冬游順天路。天籟集卷下垂楊詞小序云：「壬子冬，薄遊順天，張侯毛氏之兄正卿，邀予往拜夫人。既而留飲，撰詞：一詠梅，以玉耳墜金環歌之；一送春，以垂楊歌之。詞成，惠以羅綺四端。夫人大名路人，能道古今，雅好客。自言幼時有老尼年幾八十，嘗教以舊曲垂楊，音調至今了然。事與東坡補洞仙歌詞相類。中統建元，壽春榷場中得南方詞編，有垂楊三首，其一乃向所傳者。然後知夫人眞承平家世之舊也。」按壬子必爲憲宗二年，蓋下文言「中統建元」在壽春事，乃壬子以後事也，其措辭至爲顯然。設爲仁宗皇慶元年壬子(一三一二)，非但於文意不協，且彼時樸如尙存，已爲八十七齡之皤然老翁，尙能拜其「太母」毛夫人耶？(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號〔上〕馮沅君先生記侯正卿文，謂樸皇慶元年(一三一二)尙存，所據泛言「詞序」，實卽指此小序，殆誤憲宗二年壬子爲皇慶元年壬子也。其所據爲蘇明仁白仁甫年譜。年譜卽繫於皇慶元年，且謂「情事俱符」，誤。)

按天籟集卷下有詠梅一闋，序云：「順天張侯毛氏以太母命題索賦」，調秋色橫空，注云：「本名玉耳墜金環。秋色橫空，蓋前人詞首句，遺山用以爲名。」前引小序謂撰詞二首：一垂楊之送春，卽前所引者；一玉耳墜金環之詠梅，卽此闋。二詞爲筵間應太母張侯毛氏之命而作，蓋同時之作

也。

按張侯名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金中都留守，後降於元，爲保州路軍民萬戶。太宗十三年辛丑（一二四一）升保州爲順天，故序稱「順天張侯」。嗣封安肅公，晉蔡國公（國朝名臣事略卷六，元史卷一四七張柔傳）。毛氏卽柔妻，大名路人。高祖瑜，宋成忠郎；曾祖詢，金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祖大壯，永年主簿，廣威將軍；父某字伯朋，潞州錄事，滎陽縣男（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潞州錄事毛君墓表）。其四世歷官如此，故序云「承平家世之舊」也。伯朋四子：居謙、居政、居仁、居喜。居仁幼於毛氏（仝上），序中之「毛氏之兄正卿」，疑卽居政之字。又元好問繼配毛氏之家，與大名毛氏爲宗盟，故元氏與張柔有連。元張兩家之關係若此，而樸幼育於元氏，宜亦與張毛有誼，故稱爲太母也。又稱順天路，蓋時在太宗十三年後至元十二年前（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載十一年升順天路，乃十三年之誤），故不稱保定路也。

憲宗五年（宋理宗寶祐三年）乙卯（一二五五），三十歲。

不忽木（時用，字用臣）生（見趙孟頫松雪齋集卷七康里公碑，國朝名臣事略卷四同，作博果密）。

憲宗七年（宋寶祐五年）丁巳（一二五七），三十二歲。

是年元好問作示白誠甫五律，見遺山文集卷七，乃贈其兄忱者（見李光庭廣元遺山年譜卷下）。

元好問卒，年六十八（見施國祁元好問年譜及廣年譜）。

世祖中統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庚申（一二六〇），三十五歲。

是年遊壽春。垂楊序云：「中統建元，壽春榷場中得南方詞編，有垂楊三首。」

王博文天籟集序：「中統初，開府史公將以所業力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按中統僅四年，此云中統初，當是元二年事。王靜安先生宋元戲曲史第九章元劇之時地定爲元年。按史公卽史天澤，中統元年授河南宣撫使兼江淮軍馬經略使，二年拜中書右丞相，三年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國朝名臣事略卷七）。疑薦樸於朝爲元年開府河南或二年任丞相時事。今無確證，附誌元年項下。

其不仕之由，孫大雅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謬。顧其先爲金世臣，既不欲高蹈遠引以抗其節，又不欲使爵祿以干其身，於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其意謂樸之不仕，乃因其父爲金遺老之故。而邾經青樓集序則逕稱樸爲金遺民，且謂：「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流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蓋論其志非論其世也。金亡時樸方九歲，固非遺民；而華於金將亡時首降宋，嗣又降元，亦不得以遺老目之也。樸之不仕顯非因「其先金世臣」之故，而「視榮利蔑如」亦尙爲門面語。其主因當如王序所云：「然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歎。逮亡國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而天籟集卷上沁園春監察師巨源將辟予爲政因讀嵇康與山濤書有契

於予心者就譜此詞以謝一闋，乃其自述，尤能洞見其癥結，詞云：

「自古賢能，壯歲飛騰，老來退閒。念一身九患，天教寂寞，百年孤憤，日就衰殘。麋鹿難馴，金鑣縱好，志在長林豐草間。唐虞世，也曾聞巢許遁跡箕山。越人無用殷冠，怕機事纓頭不耐煩。對詩書滿架，子孫可教，琴樽一室，親舊相歡。況屬清時得延殘喘，魚鳥溪山任往還。還知否？有絕交書在，細與君看！」

又交王博文亦約在此時。王序云：「太素與予三十年之舊，時會於江東。」序作於至元二十四年丁亥（一二八七）。果爲三十年之足數，當爲憲宗八年戊午（一二五八），時樸年三十三歲。然此亦概括言之，非必確數也。其初識時必在中統元年左右則無可疑。

中統三年（宋景定三年）壬戌（一二六二），三十七歲。

秋遊漢江。天籟集卷上念奴嬌題壬戌秋泊漢江鴛鴦灘寄贈。

世祖至元三年（宋度宗咸淳二年）丙寅（一二六六），四十一歲。

九月作石州慢。天籟集卷下石州慢，題丙寅九日期楊翔卿不至書懷用少陵詩語。

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丁卯（一二六七），四十二歲。

居眞定，八月作春從天上來。天籟集卷上春從天上來，題至元四年恭遇聖節眞定總府請作壽詞，

蓋應眞定路總管府之請而作之聖節頌語也。按元史卷四世祖本紀(一)載世祖生於八月，此聖節頌語亦當作於八月也。

至元六年(宋咸淳五年)己巳(一二六九)，四十四歲。

遊懷州。天籟集卷下木蘭花慢，題覃懷北賞梅同參政西菴楊丈和奧敦周卿府判韻。按覃懷卽懷州，至元間隸懷孟路(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西菴爲楊果號。果於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是年卒(見國朝名臣事略卷十)。此詞必撰於至元六年楊果任總管時。奧敦周卿名不詳，女眞人，時任懷孟路總管府判官，後僉提刑按察司事(張之翰西巖集卷七贈奧屯僉事周卿)仕至侍御史(明鈔本錄鬼簿)。又同調復用前韻代友人宋子治賦，疑亦同時之作。

楊果卒，年七十三(見國朝名臣事略卷十。元史卷一六四，新元史卷一五八均云七十五，誤)。

至元七年(宋咸淳六年)庚午(一二七〇)，四十五歲。

張養浩(希孟)生(見元史卷一七五)。

至元十二年(宋恭帝顯德祐元年)乙亥(一二七五)，五十歲。

史天澤卒，年七十四(見國朝名臣事略卷七)。

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丙子(一二七六)，五十一歲。

是年在九江，友呂道山。冬作木蘭花慢寄呂氏。天籟集卷上沁園春序云：「呂道山左丞覲回過金陵別業。至元丙子予識道山於九江，今十年矣。」按詞撰於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故云十年。又卷下木蘭花慢，題丙子冬寄隆興呂道山左丞，中有「別後相思何處，月明千里鄉關」句，蓋別後寄贈者，是相識當在冬日以前矣。

按呂道山疑卽呂師夔。夔，安豐人，宋將呂文德子，降將呂文煥姪。宋時提舉江州興國軍，沿江制置使（新元史卷一七七呂文煥傳附師夔傳）。德祐元年（至元十二年）正月遣人至鄿州請降於元（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本紀及新元史卷一七七）。元伯顏入江州，夔設宴以宋宗室女侍。夔與謝枋得友善，枋得爲宋守信州，夔攻之並捕其妻子下獄。且又率兵踰梅嶺，攻宋少帝昰（上並見新元史卷一七七）。蓋一民族敗類，無耻之尤者也！夔於至元十三年七月知江州並參知政事（元史卷九世祖本紀〔六〕，新元史卷三十二行省宰相年表〔上〕作荊湖參政）。十五年（一二七八）以右丞行省於贛州，十六年（一二七九）改左丞，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六月乞假省母於江州，未幾卒（新元史卷三十二及一七七）。惟天籟集與史所載稍異。十三年夔任參政，而樸稱爲左丞，或爲後來所改者。而卷上水調歌頭至元戊寅爲江西呂道山參政壽，乃作於十五年，時夔任右丞，而樸仍稱參政，或是年未任右丞前之作歟？又卷上別有沁園春十二月十四日爲平章呂公壽一闋，乃壽其叔呂文煥，非爲夔壽者也。

按樸之至九江不知始於何年，留滯時期似不甚短。天籟集卷下玉漏遲題：「段伯堅同予留滯九江，其歸也，別侍兒睡香，予亦有感。」可證也。又卷下賀新郎題闕（贈盧學士）有句云：「望晴川鱸峯瀑布，浪花湓浦，老我三年江湖客，幾度登臨弔古。」則居留三年之久，惟不能確知其年，然遲至十四年冬必離九江矣。又卷下西江月九江送劉牧之同知之杭一闋，亦當撰於留滯九江之數年中也。

至元十四年丁丑（一二七七），五十二歲。

冬遊岳陽。天籟集卷上滿江紅用前韻別巴陵諸公，題下注：「時至元十四年冬。」其前有同調之題呂仙祠飛吟亭壁用馮經歷韻，乃游岳陽呂仙祠作，此首仍用前韻，必爲同時之作也。又卷上水龍吟登岳陽樓感鄭生龍女事譜大曲薄媚及卷下鴨頭綠洞庭懷古二闋，似亦此時作。

至元十五年戊寅（一二七八），五十三歲。

秋撰水調歌頭。天籟集卷上水調歌頭題至元戊寅爲江西呂道山參政壽。

又上年冬撰之滿江紅用前韻別巴陵諸公之歇拍云：「扁舟又泛長江雪，要烟花三月到揚州，逢人說。」是由岳陽將往維揚也。卷下有木蘭花慢燈夕到維揚一闋，疑是年春至揚之作也。

至元十七年庚辰（一二八〇），五十五歲。

是年徙家建康。天籟集卷上奪錦標小序云：「……庚辰卜居建康，暇日訪古，采陳後主張貴妃事，

以成素志……」蓋初至金陵也。又卷上水調歌頭初至金陵諸公會飲因用北州集咸陽懷古韻及前調諸公見賡前韻復自和數章呈施雪谷景悅二闋，當是同年之作。又同調感南唐故宮就檃括後主詞，仍用前韻，疑同時作。此外詠敍金陵事者九闋，題缺而確知爲金陵作者二闋，雖不知撰於何年，要之不能早於是年也。

按樸弟恪爲江南行台大夫相威辟爲掾，十八年授建康道按察司經歷（新元史卷一八八白恪傳）。樸之移家建康與恪之爲經歷或有關係也。

孫大雅天籟集序：「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詩詞篇翰，在在有之。」按以今存之詞核之，其說殊難證實。集中之詞確知作於金陵者，計十五闋。其涉及居金陵時友輩往還及游蹤者，僅四處：卷上水調歌頭之同行台王子勉中丞韓君美侍御霍清夫治書登周處讀書堂，又沁園春之呂道山左丞過金陵，卷下摸魚子偕李具瞻侍御至天慶觀訪蒲敬之都事及送蒲敬之（二闋）。此數人多爲大僚，無一遺老也。更就全集論之，其涉及金源遺老者，亦僅元好問（卷上水調歌頭及水龍吟二闋）、李治（卷上念奴嬌）、楊果（卷下木蘭花慢）三人，且李楊並仕於元（元史卷一六〇及一六四），而元楊二人事又非樸居金陵時作（李無明文）。又集中涉及其交遊者，除上述九人外，尚有三十八人。內心遠提點、史相國（天澤）、史總帥、楊文卿（仁風）總管、張大經御史、盧處道（摯）副使、曹光輔教授、馮經歷、鄭都事、監察師巨源、合道按察使、平章

呂公(文煥)(卷上)、奧敦周卿府判、程介甫(思廉)按察、胡紹開(祗遹)王仲謀(惲)兩按察、李景安提舉、賈治中、劉牧之同知、李元讓幕僚(卷下)二十人，或貴至通顯，或浮沉下僚，然皆仕於元，決非亡金遺老也。至若王仲常、李文蔚、施景悅、郭義山、王文卿、王彥文、王利用、秦山甫(卷上)、呂東牕、嚴柔濟、宋子治、王彥立、段伯堅、楊翔卿、毛正卿、郭祐之、李仁山、賈子正(卷下)十八人，雖未列官階，事跡亦不盡可考，然其中亦有入仕途者。如王仲常爲翰林學士承旨(元史卷一六〇王思廉傳)，李文蔚江州路瑞昌縣尹(錄鬼簿)，秦山甫建康府判官(元史卷一六六秦長卿傳)，王利用仕至太子賓客(元史卷一七〇王利用傳)，郭祐之江浙行省掾(元詩紀事卷十二)，王彥立爲幕僚(天籟集卷下木蘭花慢詞云「紅蓮故家幕」)。其餘十二人亦難確定爲遺老也。此輩大抵皆爲樸同時之人，非元好問等人可比擬。且樸居金陵時爲至元十七年，上距金亡已四十七年，斯時果有遺老亦當在七十以上，此數十人中尚未有合於此者。若謂亡宋遺老，亦無可指實。然則居金陵時從諸遺老游者，無從佐證之事也。蓋孫氏或以樸之不仕因其先爲金世臣之故，遂摭拾從諸遺老游之說以實之耳。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一二八五)，六十歲。

撰沁園春。天籟集卷上沁園春序云：「呂道山左丞覲回過金陵別業，至元丙子予識道山於九江，今十年矣。」按自至元十三年至此，適爲十年。是年呂氏至金陵，樸作此詞贈之。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一二八六），六十一歲。

撰水調歌頭，與李道純唱和，天籟集卷上水調歌頭小序云：「丙戌夏四月八日夜夢，有人以『三元秘秋水』五言謂予，請三元之義，曰上中下也。恍惚玩味，可作水調歌頭首句，恨『秘』字之義未詳。後從相國史公，歡遊如平生，俾賦樂章，因道此句，但不知『秘』字何意。公曰：『秘卽封也。』甫一韻而寤。後三日成之，以識其異。」信如所言，此闋當作於四月十一日。按相國史公，卽史天澤，前此十一年卒（史卒於至元十二年，見國朝名臣事略卷七）。此既託之夢寐，故云「歡遊如平生」也。惟此闋託言夢中得句，且引史氏之說，其事固不足信，意當別有所在也。同調別一首序云：「予既賦前篇，一日舉似〔示〕京口郭義山，義山曰：『詞固佳，但詳夢中所得之句，元者應謂水府，今止詠甲子及秋水篇事，恐未盡也。』因請再賦。」兩闋皆以「三元秘秋水」爲起句，首闋且爲道家言。按李道純（元素）清菴先生詞水調歌頭有贈白蘭谷、言道、言性各一首，亦以「三元秘秋水」爲起句，蓋二人贈答之作也。　贈白蘭谷云：

三元秘秋水，微密實難量。未分清濁，天地人物一包藏。一乃太玄眞水，一氣由茲運化，三極理全彰，上下降生妙，根本在中黃。　兎懷胎，牛喘月，蚌含光。人明此理，倒提斗柄戽銀潢。絕斷曹溪一派，掀倒蓬萊三島，無處不仙鄉。　誰爲白蘭谷，安寢慼羲皇。

按清菴先生詞五十八闋，悉爲道家言，其人蓋歸依玄門者流。此闋末之「誰爲白蘭谷，安寢慼羲

皇」，蓋指天籟集卷上水龍吟詠睡一詞，足證白吳二氏往還甚密也。至水調歌頭乃吳氏首唱以贈白氏，白繼作以爲酬答者。第白詞又諱言其事，遂乃託之夢幻耳。彊村叢書本清菴先生詞況周頤跋文云：「太素詞作於丙戌，至元二十三年，清菴詞當亦是時作也。」按況說是也。

天籟集卷上沁園春十二月十四日爲平章呂公壽，蓋爲呂文煥作也。詞中「擁兵上流，把金湯固守，精誠貫日」句，乃指宋時守襄陽事。「便急流勇退，黃閣難留」句，則指降元後以江淮行省右丞請老事。按文煥仕宋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使，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以城降於元，爲元軍前鋒伐宋，並誘降沿江宋將，故文天祥斥其爲逆臣也。文煥於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以江淮行省右丞請老致仕，許之（新元史卷一七七呂文煥傳）。詞有致仕以後事，當作於二十三年後，姑附於此。

貫雲石（疏仙）生（見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貫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一二八七），六十二歲。

是年，繼母羅氏卒。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七白公神道碑銘：「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按察使經歷，遷平江，丁母羅夫人憂。以夫人喪葬於吳，將終老焉。」

二月王博文爲天籟集作序。序末題「至元丁亥二月上休日正議大夫行御史台中丞西溪老人王博文子勉序」。又云：「太素與予三十年之舊，時會於江東……平生留意於長短句，散失之餘僅二百篇，願吾子序之……予因以天籟名之。」序乃應白氏之請而作，且定其集名，時王氏方在江南行台

中丞任也。按天籟集所收不盡爲二十四年以前之作，蓋是時雖囑王氏作序，而集尙未編定也。又集卷上有水調歌頭冬至同行台王子勉中丞韓君美侍御霍清夫治書登周處讀書台過古鹿苑寺，亦作於王任中丞時，當距此不遠，不能早於二十三年以前，蓋江南行御史台於二十三年始自杭州移建康也（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十四）。

秋撰風流子。天籟集卷下風流子小序云：「丁亥秋，復得仲常書，有『楚星燕月，千里相望，何時會合，以副舊遊』之語。就譜此曲以寄之。」詞中有「甚社燕秋鴻，十年無定。楚星燕月，千里相望。何日故園行樂，重會風光」句，蓋相別已十載矣。而樸自十七年徙居建康後，至此已八年，迄未北歸，亦由此詞知之。按卷上有奪錦標得友人王仲常李文蔚書。李文蔚卽撰同樂院燕青博魚諸雜劇者，眞定人（錄鬼簿）。王仲常卽此闋之仲常。按仲常名思廉，眞定獲鹿人，幼從元好問學，二十三年授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二十九年遷樞密院判官，終翰林學士承旨（元史卷一六〇）。是年在同知任。樸長於王氏十二歲，而王乃其居眞定時之小友也。奪錦標不詳撰於何年，詞中有「落日新亭西北」句，知作於至元十七年居建康以後，首次得王李二人書時，此則二次矣。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六十三歲。

秋作木蘭花慢。天籟集卷下戊子秋送合道監司赴任秦中兼簡程介甫按察。詞有「倦區區遊宦，便回棹謝山陰」句，蓋自浙東調任秦中者。卷上又有沁園春送按察司合道公赴浙東任一闋，乃作於

初至浙東時。合道事跡俟考。按程介甫名思廉，東勝州人，曾授陝西漢中道按察，不赴，終官河東山西廉訪使(元史卷一六三)。

商挺卒，年八十(見國朝名臣事略卷十一)。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六十四歲。

游揚州。天籟集卷下木蘭花慢題己丑送胡紹開王仲謀兩按察赴浙右閩中任，注：「時浙憲置司於平江，故有『向吳亭』句。」詞有「相逢廣陵陌上，一樽不盡故人情」句，蓋是時遊揚州遇二人也。按胡紹開名祗遹，磁州武安人，任江南浙西道按察使(元史卷一七〇，不繫任按察年代)。王仲謀名惲，衞州汲縣人，二十六年授福建閩海道按察使(元史卷一六七)。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寄紫山憲使有「去冬相從入台參，君任平江我更南」句，乃作於二十七年，是王胡二氏均於二十六年任按察使也。又同卷寄胡紫山提刑，二十八年作，中有「蒼頭白髮兩衰翁，前歲將翔馬首東……閶門凍鎖連江雨，瘴海炎吹發屋風」句。蓋二人於是年冬同赴任，途次揚州遇樸，故樸撰詞以臚其行。此詞亦必作於冬日也。

又集卷上水龍吟序云：「送張大經御史就用公九日韻，兼簡盧處道副使，使寧國買(?)按察司時。」按處道名摯，一字莘老，大都涿州人，歷江東按察副使，湖南憲使，集賢學士。新元史卷二三七有傳，甚簡略。其任江東按察副使年代，亦無可考，惟柳貫柳待制文集卷十五婺源州重建晦菴

書院記云：「至元二十六年江東按察副使盧公摯行部次縣，恧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可證二十六年在副使任，然非謂是年始至任也。此闋雖不能確證爲何年作，當距二十六年不遠也，附繫於此。又盧氏爲恪之妻兄（見白公神道碑銘），與樸亦姻婭也。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一二九一），六十六歲。

春游杭州。天籟集卷下永遇樂，題至元辛卯春二月三日同李景安提舉遊杭州西湖。

按樸之事蹟可考者，已盡於此。天籟集中敍中年以後之語甚多，如卷上水調歌頭第十二首有「白髮忽盈頭」語。又卷下清平樂題闕云：「朱顏漸老，白髮添多少！桃李春風渾過了，留得桑榆殘照。」均爲暮年之寫照，惟未諳何年所作耳。陳深（子微）寧極齋樂府有水龍吟一闋，題壽白蘭谷，爲壽樸而作也。雖未詳撰於何年，然亦可窺見樸暮年生活之情況。錄之如次：

此翁疑是香山，老年愈覺才情富。天孫借與，金刀玉尺，裁雲縫霧。一曲陽春，樽前惟欠，柳蠻腰素。對蒼松翠竹，江空歲晚，伴明月傾芳醑。　深谷修蘭，楚楚續離騷。載歌初度，麻姑素約。天寒相訪，遺余瓊露。擬借青鸞，吹笙碧落，采芝玄圃。奈玉堂催召，文園醉叟，草凌雲賦。

蓋樸晚年仍不忘情於文酒，且才情亦不減於往日也。別有沁園春次白蘭谷韻一闋，乃和作也。樸之原作見天籟集卷上，題「夜枕無夢，感子陵、太白事，明日賦此」。兩闋均無事蹟，故不錄。

以天籟集考樸之事蹟，至至元二十八年爲止。此後別無記載可徵，且卒年亦不詳，姑缺不書。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畢

〔補記一〕年來僻處一隅，覓書不易，卽有關之資料亦未能搜羅，若郝經陵川集，翁方綱元遺山年譜（粵雅堂叢書）等本非僻書，猶未能讀，他可知矣。此無他，茲姑聽其不備如此，蓋亦無可奈何耳。修改、增訂，當待他日東歸以後。

〔補記二〕此文草成後一年，始見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一期蘇明仁白仁甫年譜，方知有先余而作者。若蘇君考證翔實，是余文可以廢矣。然取以對照，始覺蘇君考證之疏遠出於想像以外。引證貧乏，姑不具論。卽就其舛誤之大者言之，亦非一端也。茲分述於次：

一　金天興二年項，謂白華赴鄧州之期「距城陷後不遠也」。按華之離汴京乃隨哀宗出奔，正月卽赴鄧州（金史卷一一四白華傳及卷十八哀宗本紀〔下〕），早於汴京降元前二月。

二　元憲宗九年項，載樸於是年在湖南「漫遊衡門」，其所依據者則爲王博文天籟集序「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之語。不知「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原出詩經陳風東門之枌，意謂不慕榮利雖處淺陋之橫門，亦可遊息也。然則「衡門」非湖南之地名可知。蘇君視如衡山、衡陽，遂有是年在湖南漫遊衡門之結論。且王博文序文所指乃中統元、二年（一二六〇——一二六一）事，蘇君又誤爲憲宗九年（一二五九）。而樸之漫遊巴陵、洞庭，乃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事，後

於憲宗九年十八載矣。

三　至元十二年項，引天籟集卷上滿江紅題呂仙祠飛吟亭壁用馮經歷韻「三入岳陽人不識」句，以爲樸在此數年「流離兩湖」也。按此闋乃詠呂洞賓事，呂有「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之語，故樸詞引用，與題旨正合。非樸自謂曾三入岳陽，更難據此斷定樸於此數年流離兩湖也。又滿江紅次首用前韻留別巴陵諸公，撰於至元十四年冬。蓋樸至岳陽（巴陵）爲是年事，至冬始離而他去也。此首雖列於題呂仙祠之前，然不得謂非作於其前不可也，蓋詞集乃按調排比非編年也。至繫於至元十二年下，亦未知何據。

四　至元二十六年項，據天籟集卷上木蘭花慢第八首謂是年「仍當家居南京」（元建康路）。而此詞明言「相逢廣陵陌上」，蓋是年冬樸遊揚州，適遇王惲、胡祗遹赴閩浙按察使任，樸撰詞餞之，非在金陵爲兩氏餞行也。

五　至大三年項，據天籟集卷上滿江紅庚戌春別燕城，謂是年別燕京。按此庚戌乃海迷失后三年，時樸年二十五歲，故詞中多綺語，詳見上年譜本文。若謂此乃樸八十五歲時「暮年北返情景」，則更爲臆測矣。

六　皇慶元年項，據天籟集卷下垂楊，謂是年遊順天路，殊誤。詳見年譜憲宗二年條。

一九五〇年補記

秋夜月中罕見劇名考

秋夜月四卷四册，明閩坊刋本，戰時發現於上海，後由中國書店景印行世。扉頁題「精選天下時尙新調秋夜月」，「燕石居梓」。首册題「新鍥天下時尙南北新調」(「鍥」目次作「選」)，「豫章饒安殷啓聖彙輯」，「閩建書林熊稔寰繡梓」。次册又題「新鍥天下時尙南北新調堯天樂卷之下」，則前二卷原名堯天樂可知。三四册題「新鍥天下時尙南北徽池雅調」(「新鍥」目次作「精選」)一卷，二卷，「閩建書林熊稔寰彙輯」，「潭水燕石居主人刋梓」。白川集釋滾調文中據此竟疑秋夜月之名爲近人所加，謂：「秋夜月恐非原名，乃今刋者妄加之名，余曾考之書中有題作：『新選天下時尙南北新調堯天樂』者，殆爲原名(以外尙有一種)？」(一四八頁)又註云：「……徽池雅調之下原尙有某某書名，似已挖去，卽前之堯天樂亦僅於一卷中見之，餘亦不存。」(一四九頁)又信札中云：「此書名(秋夜月)愚意爲上海書賈妄加者，此書爲徽池雅調與堯天樂二書合成。」細覈原書前後所題書名卷帙不一，確爲二書合刋無疑。然疑景印者所增，未免過慮。挖改、妄題原爲書賈慣技，不足重視。此書兩部當是先後刋行，嗣因合而爲一，故將原書挖改。如扉頁所示，當出於刋者燕石居主人之手，而「秋夜月」一名亦此人所加。景印者殊無欺世必要；否則當刪去「堯天樂」數字，藉以消滅痕跡，蓋近人作僞伎倆當較明人爲高明也。至啓

疑竇者乃由於：扉頁以外別無「秋夜月」數字蹤跡可尋，此則因明賈挖而未改所致，當時草率從事，概可想見矣。

書分上中下三層，乃萬曆坊刊戲曲選本習見之型式。上下層爲戲曲，中層則各不相同：堯天樂卷上爲「時尚笑譚」，卷下爲「時尚酒令」，徽池雅調二卷俱爲「精選劈破玉歌」。上下層所選戲曲概以四字標目。然所錄亦不盡爲劇曲，頗多散曲滲入其中，計有：堯天樂上卷上層「閨中思怨」（集曲牌，見十九至二〇葉，目次無），徽池雅調卷一上層祝枝山「咏賞百花」，「妓情相憶」（見廿九葉，目次無），卷二上層之骨牌名「洞房花燭」，曲牌名「洞房花燭」、曲牌名「月下佳期」、新編「聯捷新詞」、新編「弄璋新詞」，祝枝山「聲聲杜宇」及其「一春」「干愁」（按爲二套，目次合而爲一），共十一段。其所選以傳奇爲主，然亦有北雜劇一種，卽堯天樂卷上下層之秋江送別，註：西廂，乃今本之第十五折也。

書爲坊刊，謬誤極多，而目次與內容不相符合者，比比皆是。其有目無曲者一處：

「計救太子」（粧盒）　徽池雅調卷一下層。

有曲無目者八處：

「眞君顯靈」（曇花）　堯天樂卷下上層三八至四〇葉。

「咸陽夜宴」（千金）　同卷上層四〇至四四葉。

「蘇武牧羊」（白雁）　同卷上層四四至四六葉。

「途中自嘆」(金印) 同卷下層三九至四一葉。
「焚香拜月」(金印) 同卷下層四一至四四葉。
「衣錦還鄉」(青袍) 同卷下層四四至四六葉。
「削髮爲尼」(易鞋) 徽池雅調卷一下層二〇至二三葉。
「安安思母」(蘆林,誤) 同卷下層三四至三六葉。
末二折列卷中,當是漏刻;前六折均列於卷末,疑是後來增入者。目次所題劇名與中縫不相符合者十一處:
「南園採芹」(目題香山,內題修善記) 見堯天樂卷上上層十五至十九葉。
「夫妻相憐」(目題雙璧,內題藏珠記) 同卷上層四五至四六葉。
「槐陰分別」(目題槐陰,內題織錦記) 同卷下層三九至四二葉。
「加官進祿」(目題五桂,內題投筆記) 同卷下上層五至六葉。
「誤接絲鞭」(目題拜月,內題奇逢記) 徽池雅調卷一上層一至二葉。
「詞贈弱蘭」(目題四節,內題郵亭記) 同卷上層三四至三六葉。
「相別回家」(目題同窗標「山伯分別」,內題還魂記) 同卷下層十至十三葉。
「槐陰分別」(目題同窗標「山伯分別」與上折合而爲一,內題還魂記) 同卷下層十三至十六葉。

「安安思母」（目次無，內或題蘆林記，或題躍鯉記）　同卷下層三四至三六葉。

「推車自嘆」（目題臥冰，內題躍鯉記）　卷二上層三二至三四葉。

「周維別妻」（目題尋親，內題破容記）　同卷下層十八至二〇葉。

其中除槐陰確爲目次誤題，雙璧與藏珠不詳孰誤外，餘則以目次爲正，書內所題純屬妄謬，不足置信也（詳後）。

二書所錄戲曲如次：

堯天樂卷上上層：紅葉記一（數示折數），金台記二，粧盒記一，寶劍記一，香山記二，紅拂記二，陽春記一，浣紗記一，同窗記一，臥冰記一，昇仙記一，和番（卽和戎）記一，雙璧記三。下層：蟠桃記（？）一，**紅葉記**一，琵琶記三，玉簪記三，西廂記（北）一，西廂記（南）一，三桂記三，易鞋記一，織錦記一，荆釵記二。（黑體字示劇名與上重複）

卷下上層：藏珠記一，五桂記一，四節記一，洛陽記一，**羅帕記**一，四德記一，**陽春記**一，灌園記一，長城記一，香囊記一，十義記一，曇花記一，千金記一，白雁記一。下層：古城記二，金貂記一，投筆記四，鸚鵡記一，三元記（商輅）一，拜月亭一，烈女傳一，金印記三，青袍記一。——共四十四種六十一折。

徽池雅調卷一上層：**拜月亭**一，**紅葉記**一，白兔記一，**荆釵記**一，三元記一，**易鞋記**一，**和戎記**一，**粧盒記**一，紅梅記一，**四節記**一。下層：**白兔記**一，**荆釵記**一，**同窗記**二，**易鞋記**二，**羅帕記**一，**粧盒記**

一(目作二誤),葵花記一,古城記一,躍鯉記(又題蘆林記誤)一。

卷二上層:西廂記(南)一,破窰記一,鳴鳳記一,昇仙記一(用藥名,疑散曲),煉丹記一,胭脂記一,雜劇(風情記?)一,臥冰記一。下層:琵琶記二,救母記一,羅帕記二,白兔記一,尋親記一,播間記一,玉簪記一,青袍記一。——共十二種三十八折。

二書合計九十八折,五十六種(蟠桃、風情二種在內)。此五十六種中,北西廂、拜月亭、荊釵、白兔、琵琶、尋親、破窰、長城、胭脂、金印、投筆、香囊、躍鯉、寶劍、千金、南西廂、商輅三元記、浣紗、紅拂、灌園、易鞋、曇花、目連救母行孝戲文、玉簪、紅梅、葵花、古城、紅葉、鳴鳳、金貂、十義、香山、昇仙、青袍三十四種習見習知者,且均有傳本,今不具論(傳本與二書之異同,已有他人論述)。至無傳本之臥冰、四節、羅帕、三桂四種,他書已有考釋,亦不涉及。所欲陳述者僅金台記、雙璧記、藏珠記三種及罕見劇目十五種而已。此類劇目雖不多見,然或爲坊賈改易名目,或爲妄題,殊難置信。凡所考釋乃在闡明賈人作僞欺世之跡而已。眞象闡明,然後方能言罕見劇目也。

金台記　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列入作者姓名無可考中,謂:「樂毅事佳,而筆嫌俗。」除堯天樂卷上所錄之「樂毅分別」、「樂毅賞月」兩折外,今無傳本,亦無錄入戲曲選本者。

雙璧記　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五著錄云:「不知撰人。記宋朝焦狀元之事,粗得影響而附會成之。略云:有焦文玉者嘗捐館金以脫人之死,且其妻爲娶妾而文玉未嘗與同衾,迨妻攣生二子,文玉

始與妾生一子。妻長子韜中文狀元，次子略中武狀元，妾之子熄中武探花。」僅堯天樂卷上錄「夫婦相憐」、「兄弟聯芳」、「榮歸見母」，他種選本均未收，亦無傳本。

藏珠記　此劇名雖未見著錄，惟曲品卷下秦華峯(鳴雷)清風亭項曾涉及云：「事必有據。世之妬妻欲殺妾子者多矣，此卷仗君提醒。俗有申湘藏珠亦如此，而調不稱。」按此劇乃青弋腔曲，當卽呂氏所指，其劇情亦當與淸風亭相同。堯天樂卷下錄「夫妻私會」一折，黃文華詞林一枝卷一、八能奏錦卷上亦錄此折，此外，詞林一枝又錄「妬妾爭寵」一折，劉君錫樂府菁華卷三錄「申生赴約」(未註劇名)一折，今存者亦僅此而已。

以上三種確爲稀覯之曲，且藏珠記未見著錄。

白雁記　按卽南戲蘇武牧羊記，今存富春堂刋之明人改本。殆因劇中有「告雁」一折，書賈伶工遂妄立名目，以示新奇。堯天樂卷下錄「蘇武牧羊」一折。

粧盒記　卽明成化時無名氏作之金丸記(曲品註有誤屬姚茂良者)，今有清內府抄本，北京圖書館、綴玉軒亦各有藏本。賽徵歌集卷三又題金彈記，實均書賈妄改。堯天樂卷上錄「御園拾翠」，徽池雅調卷一錄「誆出太子」(有目無曲)、「粧盒潛龍」共二折。詞林一枝卷四、大明春卷二、樂府菁華卷二亦各錄一折。

煉丹記　按卽鄭若庸玉玦記，徽池雅調卷二所收「咎喜嫖院」，卽原書第二十二折。摘錦奇音卷五

所錄亦題煉丹記，蓋作僞亦互相抄襲也。

鸚鵡記　實卽無名氏之蘇英皇后鸚鵡記，今有富春堂刋本及抄本傳世。堯天樂卷下收「壽日思妻」，樂府菁華卷一卷六各錄「潘葛思妻」一齣。

和番記　按卽和戎記。樂府菁華卷二所錄「冷宮自嘆」與堯天樂卷上標目相同，題和戎記。徽池雅調卷一「昭君和番」亦題和戎記，均不誤。至堯天樂之和番記、怡春錦之青塚記（非另一劇）則屬妄題。詞林一枝卷五、摘錦奇音卷三、大明春卷三亦各錄和戎記一折。按此劇有富春堂刋本，吳梅藏，今佚；鄭西諦亦藏有抄本。

四德記　按爲沈壽卿馮京三元記之改本。曲品卷下云：「馮商還妾事儘有致，近插入三事，改爲四德，失其故矣。」焦循劇說卷四引湯來賀內省齋文集云：「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堯天樂卷下收「投宿還金」，相當於三元記第十五齣，八能奏錦卷一、玉谷新簧卷一各錄此劇一折，樂府菁華卷一收二折、卷四收一折。

槐陰記　堯天樂卷下錄「槐陰分別」一折，題織錦記，目錄又題槐陰，當由「槐陰分別」齣目而誤。至樂府菁華卷三、大明春卷五題織絹記，淸人曲選題賣身記，則尤爲妄謬。按織錦記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五著錄，謂一名天仙記，演董永行孝遇女仙事，伶工顧覺宇撰。王國維曲錄卷五誤列入淸傳奇，因此類選本之發現，可確定顧氏爲明人矣。又曲品卷下所著錄心一子遇仙記亦演此事，又謂：「此非弋

陽所演者。」此織錦記曲頗俚俗，當卽呂氏所指。此劇除上列三選本各錄一折外，八能奏錦卷三亦錄一折。

洛陽記　堯天樂卷下錄「邀女回家」一折，詞林一枝卷三、玉谷新簧卷三錄一折，樂府菁華卷三錄二折，至八能奏錦卷一所收一折，則又題洛陽橋。按淸初李玉有洛陽橋，今樂考證淸傳奇部又有許見山之洛陽橋，然二氏均非明人，與此無涉。曲錄卷四又著錄洛陽橋一種，引秦徵蘭天啓宮詞注云：「乙丑登高，聖駕臨幸鐘鼓司，掌印官執板唱洛陽橋記『攢眉黛鎖不開』一闋。」按堯天樂所錄之「邀女回家」內孝順歌曲首句卽「攢眉黛鎖不開」，則明代教坊所唱卽此劇無疑。此劇演蔡襄造洛陽橋事，卽無名氏之四美記也。按四美記有文林閣刋本，北京圖書館、鄭西諦、日本京都帝大各有藏本，惜未見。據鄭騫所撰提要觀之，可推定所謂洛陽記者實卽四美記之改題（又謝肇淛五雜俎卷四所謂四喜雜劇，疑亦指四美記）。

以上八種確爲改易劇名者。

烈女傳　演秋胡戲妻事，堯天樂卷下收「秋胡戲妻」一折。按宋元南戲有秋胡戲妻一劇，見宦門子弟錯立身引傳奇名，原劇今佚，亦無殘文。明人傳奇未有演此事者，疑此劇卽秋胡戲妻南戲之明人改本，烈女傳或爲別名。

陽春記　堯天樂卷上錄「婁妃諫主」，卷下錄「點化陽明」，樂府菁華卷五亦錄「點化陽明」，又題護

國記，二者當爲一劇。劇演王陽明平宸濠事。按徐渭南詞敍錄「本朝」部何焯補錄十五種中（諸本敍錄均未注何氏補，僅今樂考證著錄〔七〕註明。）有王陽明平逆記一種，疑此戲即何氏所著錄者，陽春、護國均屬妄題。

五桂記　此劇諸家曲目均未著錄，唯曲選中有之。堯天樂卷下收「加官進祿」，大明春卷一、詞林一枝卷二亦錄此折（中縫題投筆記可確知其誤）。此外則八能奏錦卷一另錄一折，大明春卷一錄三折，樂府菁華卷二錄一折（卷六一折重）。劇演竇禹鈞五子登科事，故名五桂。按萬曆間王稺登有全德記一種，卽演竇氏事，吳梅藏有廣慶堂刋本，北京圖書館藏抄本。疑此劇或卽全德記之改題，惜未能得原本一勘。至白川集謂：「五桂記疑別是一本，據題名及所選齣目觀之，似是着重於五子之題材者。」（一一九頁）亦無確證。

墦間記　演孟子所載齊人事，諸家曲目均未著錄。此劇僅徽池雅調卷二錄「判斷是非」一折，八能奏錦卷一有「乞食見妻」（曲文已佚），題飯袋記，似爲一劇。白川集謂飯袋記「此本蓋卽明孫仁孺之東郭記。」（一二七頁）初亦疑墦間記卽東郭記，然細考則各爲一劇。按東郭記序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見白雪樓原刋本。刋行似在崇禎間），而八能奏錦則刋於萬曆元年；徽池雅調雖不詳刻於何年，然亦難證其必在四十六年以後也。更以此本與原書勘之，亦非一劇。其證有二：此本所演公孫丑判斷齊人與陳仲子之爭，東郭記第十七及二十四兩折雖有兩人相遇，然無互相譏誚及公孫丑判斷事，一也；東

郭記以生扮齊人，此以淨扮，二也。故二劇各不相涉，而此折亦非他人所增者。按焦循劇說卷四云：「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事也。今得楊升庵所選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難也！」所演雖不知是否「判斷是非」折，然太和記中有演陳仲子事者則無疑問。太和記今佚，胡文煥羣音類選中錄有殘齣，曾見景片，其第二十三卷有泰和記「公孫丑東郭息忿爭」，下註云：「近有以此爲齊人記，諸腔甚作，故並爭語選之」云云。惜所見不全，未能一校其曲文確出泰和記否也？頗疑飯袋、墦間、齊人諸劇卽弋徽諸腔所演，而其曲則出泰和記者也。

同窗記　演梁山伯祝英台事。堯天樂卷上收「河梁分袂」，徽池雅調卷一收「相別回家」、「槐陰分別」（後二折內題還魂記，殆因有還魂事誤題）。此外摘錦奇音卷六亦收「山伯千里赴約」。疑此卽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五所著錄之無名氏訪友記。

蟠桃會　堯天樂卷上收「八仙慶壽」，內題「蟠桃會祝壽新詞」，中縫又題「慶壽詞」，蓋嘏祝之辭也。此或爲散曲，或取諸雜劇傳奇，疑莫能明。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一有蟠桃會，謂：「借陳摶生日東方朔偷桃祝壽爲名。」或其所由出歟？此類伶人應景之作，殊難一一得其來歷也。

風情記　見徽池雅調卷二「閑憶情郎」中縫所題，細玩曲文頗似散曲（其下卽祝枝山曲二套），殆因風情之語遂妄加標目。目次又註「雜劇」，而同卷六至十二葉所錄散曲六套，中縫亦題「雜劇記」，則又因雜曲而題。蓋此類俗書妄作妄爲之處，殊難一一究詰也。至其曲文來源則未詳所出。

以上俟證實者五種，未詳者二種。

又前述中縫妄題誤題十一處，除已述及者尙有六處。香山記誤爲修善記者，當因觀音修善事誤題。拜月記誤爲奇逢記者，則因十七折「曠野奇逢」而生（詞林一枝卷一亦誤）。郵亭記則四節記之一部也。躍鯉記之誤爲蘆林記，當因「蘆林相會」而得名。尋親之誤爲破容記，殆因周羽妻有破容一事。臥冰記誤爲躍鯉記，蓋兩劇同有得鯉一事也——綜觀全書之劇目，乍見恍如五色繽紛，幾疑爲明人傳奇之寶藏，苟一細覈，大率無中生有。此書固如是，明季俗書亦無不如是也。其中劇目確知爲妄題者，似無可疑；至存疑者，苟得他本比勘，亦可迎刃而解；其罕見而可信者，則惟一二種而已。

康熙刻本南音三籟

一　見存四部的本子

凌濛初纂輯的南音三籟，曾著錄於錢氏也是園書目和丁氏八千卷樓書目(二十)，但傳世的並不多。以前所知道的只有北京圖書館所藏兩部殘本和趙萬里先生一部全帙。去年冬天鄭振鐸先生又從上海修文堂書店收到一部康熙刻本，曾經陳列在上海市立實驗戲劇學校戲劇史料展覽會中。同時上海一位姓邵的藏書中又發現了一部。合計國內所藏，據我所知共有三部全本和兩部殘帙。今年秋天我到長沙後，在湖南大學圖書館中，也找到一部，是康熙初年袁園客的重刻本。連以前的合計，見存的全本也只有四部。其中鄭藏本和湖南大學藏本，是康熙重刻本。趙藏本雖不知道，大約重刻本居多㊀。至於邵藏本，據曾見這本又和鄭藏本目錄比勘的趙景深先生的對勘結果，這本和重刊本有兩點顯然不同：(一)邵藏本目錄每套下面分別註出「天籟」、「地籟」、「人籟」，康熙重刊本卻沒有，邵本所有正是原

㊀ 鄭振鐸痀僂集下三九六頁說趙藏本是原刻；但趙萬里散曲的歷史觀(文學二卷六期)文末附錄散曲書目及北京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書目都說是康熙刊本。

刻的本來面目。(二)康熙刊本散曲部份有新增的套數、小令各二首㊀，其中一套是重刻者袁園客所作，這四曲都不見於邵藏本，邵本的時代當較早㊁。據這兩點不同，因而推論邵藏本是明季的原刻本。這判斷大體和事實相距不遠。所以，見存的四部南音三籟，只有邵藏本是明刊，其他三部都是康熙重刻本。就板本說：後刻本往往不及原刻；但晚刻本也有它的好處：(一)可見後人增補修訂之跡；(二)有原刻本所沒有的資料。康熙刻本南音三籟也正具有這兩項長處，它比原刻本多增補的戲曲十六套和散曲兩套兩令，又多袁于令、李玄玉兩篇序文，其中都涉及他們自身的史料。

二　湖大藏本

趙藏本未見；鄭藏本也只轉鈔一份目錄；邵藏本曾翻閱一遍，本擬摘錄其中重要資料，第二次再至趙景深先生處，書已送還：這些，現在無法說明。這裏只就湖大的藏本來說。

南音三籟各本都分戲曲和散曲兩部，每部又各分為上下二卷，共四卷㊂。湖大藏本分裝八冊：首冊為序及凡例、戲曲目錄等，二三兩冊為戲曲上，四五兩冊為戲曲下，六七兩冊為散曲上，八冊為散曲

㊀ 兩套是：袁園客中呂泣顏回「龍女戰退荒」、無名氏黃鐘侍香金童「黃菊綻東籬」(均見散曲上)。小令二支是：仙呂八寶妝「黃香悶轉添」、唐詞仙呂入雙調三鳳花「甚植瑤階左右」(均見散曲下)。四曲不見於邵藏本。

㊁ 關於比勘的結果，都見趙景深先生致作者的信札。

㊂ 見存諸本都是四卷，也是園書目和八千卷樓書目均作二卷。

下。首載康熙戊申袁于令序，同年龍池樵者袁園客題詞，卽空觀主人（淩濛初）敍（不題年代），康熙六年蘇門嘯侶元玉氏序言。次曲律十葉（二十六則）。次譚曲雜箚十葉（十七則）。次凡例四葉（八則）。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每卷於原有纂輯參訂人，都題「卽空觀主人評訂」、「椒雨齋主人點參」（散曲上「點」作「校」）；於重訂者姓氏，每卷題署各不相同：

戲曲上　「擥菴先生重正」（上）

戲曲下　「幔亭歌者重校」（右上）

　　　　「灌園散人參正」（左上）

散曲上　「伯父擥菴重訂」（左上）「姪園客參閱」（左下）

散曲下　「劍嘯閣主人校正」（右上）

　　　　「龍池山樵者參閱」（左上）〔行款依原書〕

按擥菴是袁于令的號，幔亭歌者、劍嘯閣主人，又是袁氏的別署。種種不同的題署，實際都是他們伯姪倆的化名。這樣題署，是深中坊刋本的惡習。

湖大藏本有不少破損處，如戲曲下末二葉左上角已經殘缺，袁于令序每葉第二三行各缺二三字至十餘字。在入藏以前雖經過襯裱重裝，但殘文缺葉還仍然如故。而葉數前後錯亂，幾不可卒讀。書根竟題「南音三籟戲曲」。從葉數錯亂和誤題書根看來，疑是未入藏以前裱裝的書賈所爲。其中葉數的

錯亂，以散曲爲最多，經過兩天的排比，纔勉強可讀，然而還有二處仍舊無法解決。綜計全書葉數的錯亂，共計三十二處，其中有原刻錯誤的，也有修訂時的新增的舛錯。錯誤的情形如下：

甲　原刻的錯誤

一　散曲上八一葉與八二葉間缺一葉（據吳騷合編卷二鵯香肩套校，知八一葉曲文未完）。

二　散曲上缺九〇葉（原刻九〇葉據次序應是八八葉，詳一二、一三條）。

三　散曲下缺六七葉（據目錄所缺爲楊斗望紅粉多薄命曲）。

以上缺葉

四　散曲下缺五〇、五一兩葉，據目錄校勘，所缺已移至散曲上，改刻爲「又十四」、「又十五」葉。

以上因移動而缺葉

五　戲曲上缺八七葉，但曲文不缺。

六　戲曲下缺四五葉，但四四與四六葉之間確沒有缺文（據目校）。

以上如不是缺葉便是誤刻

七　散曲目錄上誤六葉爲七葉。

八　散曲上五葉，誤爲「又五十」（校上下葉曲文，並無缺葉）。

九　散曲上六五葉，誤爲七六葉（據太霞新奏卷六擔囊京國套校六三葉未完曲文）。

十　散曲上七〇葉，誤作「七十フ」似是六字（據太霞新奏卷六芳時輕度套校六八葉以下未完曲文）。

一一　散曲上七六葉，誤爲七五葉。

一二　散曲上八七葉，誤爲八九葉。

一三　散曲上八八葉，誤爲九〇葉。

一四　散曲下六五葉，誤爲「又六四」葉。

以上誤刻

乙　修訂時的錯誤

一五　戲曲上一一三葉後，有未刻葉數一葉，應列「不知宫調」中，修書人竟題爲「百十三」葉。

一六　散曲上七五葉原未刻葉數，誤置六三葉與六五葉間，視爲六四葉（據曲文更正）。

一七　散曲上八〇葉原未刻葉數，誤置九一葉與九二葉之間。改爲「七九一」葉。

以上因原書未刻而致誤

一八　散曲目錄上，原刻既誤六葉爲七葉（見七），遂移散曲目錄下六葉爲目錄上六葉。

一九　散曲目錄下六葉既移爲散曲上六葉，因改七葉爲「六」葉。
二〇　散曲下八九葉，因原刻已有八九葉(見一三)，實誤)，遂改爲「又八九」葉。
以上因原刻舛誤而致誤
二一　曲律十葉，誤置譚曲雜箚首葉之後、三葉之前。
二二　譚曲雜箚三葉，誤置二葉前。
二三　戲曲目錄下三葉，誤置二葉前。
二四　戲曲上一三葉，誤置一二葉前。
二五　戲曲上九六葉，誤置九五葉前。
二六　戲曲下九八葉，誤置九二葉與九三葉間。
二七　戲曲下一〇六葉，誤置四七葉後(第四冊末葉)。
二八　散曲上「又十四」葉，誤置十四葉後，據曲文應置十五葉後，與「又十五」葉相接。
二九　散曲上「又四七」葉，誤置四七葉後，據文應置四八葉後，與「又四八」葉相接。
以上誤裝
三〇　散曲上五九葉，改爲「七十」葉(據吳騷集卷三鈎窗星散套校五八葉未完曲文)。
以上妄改

三一　散曲上六〇葉，僅有五行，與上葉曲文既不銜接，與下葉及他處也不連續，不知何以致誤？

三二　散曲下「又六四」葉既是六五葉之誤(見一四)，改寫之「六十五」葉，據目錄應列月雲高與二犯桂枝香之間，但二曲間並無空隙，因此葉是後增，故附「雜犯」後小令前；但中縫又題「仙呂」，殊不易解。

以上不詳

上面三十二處的錯誤，屬於原刻的十四處，而裝修時弄亂的有十八處，可見大部份的錯亂是修書的賈人所爲。其中因原書錯誤或未刻葉數弄亂的，還可推諉，但像誤裝和他自己妄加改動的十處，明是裝釘時的舛錯。這三十二處，除去曲律和目錄等四處(七、一八、二二、二三)不計外，其餘二十八處都屬正文。內中五、六、一五、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七處是屬於戲曲，其他二十一處都屬散曲，佔全部四分之三。而戲曲部份缺葉兩處還在疑似之間，誤裝四處又非本來錯誤，誤置的一葉也顯是後增，可知這部份沒有嚴重的大錯。至於散曲，除了誤裝、移動，缺葉六處(一、二、三、四、二八、二九)外，其餘十五處全是重大的錯誤，足見散曲部份是凌亂不堪了。

其次是內容和目錄不盡符合。這類共計七處：

一　戲曲上末葉有「不知宮」綵樓記的竹雁兒二曲，目錄不載，如果不是目錄遺漏，就是此葉是後來增補的。

二　散曲上南呂紅衲襖「嚲香肩」一套，目錄題金白嶼，內題梁伯龍。

三　散曲上南呂宜春令有梁伯龍貂裘染、吳載伯春將盡二套，目錄失載。

四　散曲上至一〇六葉止，目錄缺羽調賣花聲歸仙洞一套（王渼陂作）。（目錄誤。歸仙洞亦曲牌名，與賣花聲並屬羽調。大約羽調此二曲可借入黃鍾啄木兒聯套。此二曲卽王渼陂啄木兒之一部分，倂收入南音三籟內。）

五　散曲下仙呂入雙調步步嬌「簾挖金鈎」套，目錄題康對山，內題文衡山，又別有康作同調的「滿目繁華」一套。這明是目錄的錯誤，刋刻時遺漏一行，又把首句和作者位置弄錯，因而就張冠李戴了。

六　羅欽順小措大「瞻潮拍岸」套，目錄置散曲下「不知宮調」內（移入仙呂），書內則置於散曲上仙呂中。

七　散曲小令一江風「俏冤家」，目錄題劉東生，書內則題無名氏。

以上都是重要的舛錯，前後次序不合的還不在內（如戲曲上小桃紅套、花郎兒小令的次序各有移動，散曲下八寶粧、三鳳花的次序內容和目錄不同），這類書目兩歧的現象，也不僅南音三籟一書如此，吳騷合編（如卷三金絡索目錄題舊詞，內題常樓居；集賢賓目錄題古調，內題吳𡷫麓等），吳騷集（如卷三王西樓石榴花套有目無曲；卷四步步嬌目錄題王雅宜，內題梁少白等）等曲選，也常有這種情形。

以湖大藏本和長樂鄭氏藏本目錄相校，兩本完全相同，可見兩部是一個本子。但兩本也有一個小

差異：湖大藏本散曲下二犯桂枝香韶光似酒題陳大聲，鄭藏本題王雅宜。

三　康熙本的增益

康熙本袁于令序和袁園客題詞只說：「猶子園客，留心音律，苦心辨訛，搜拾遺編，裁斷己意，私淑前人，重付棗梨。」「種種疎虞，概爲更正；處處必附鄙說，示可信也。初旣證其板眼，繼又定其字句。」都沒有說到增補。只有李玉序言曾經涉及這事：

袁子園客，爲幔亭猶子，詞曲秘妙，衣鉢相傳；猶復精心探討，嚼徵移宮，摛英吐藻。塡詞染翰之餘，取三籟舊本，再加考訂。必使字句板眼更無一訛；又精選近日散曲戲曲之可歌可詠者，加入焉。

這些新增的戲曲和散曲，書內都未註明，但目錄上却一一地分註着。戲曲新增的計有：

仙呂月兒高「幾曲屏山轉」（牡丹亭）
四換頭「賊潑賤」（荆釵記）
掉角兒「論六經」（牡丹亭）
掉角兒序「度靈犀」（珍珠衫）
黃鐘侍香金童「巫峽夢朝行」（眉山秀）
水仙子「天將暝」（幽閨記）

越調小桃紅「朔風凜凜雪洋洋」（牧羊記）
小桃紅「未曾執盞淚先拋」（金鎖記）
商調字字錦「唇消一顆鮮」（眉山秀）
集賢賓「愁魔鬼病」（西樓記）
仙呂入雙調步步嬌「裊晴絲」（牡丹亭）
步步嬌「寂靜蘭芳」（占花魁）
雜犯宮調甘州八犯「平生節氣」（寶劍記）
清音七犯「兒生蹇」（節孝記）
七犯玲瓏「秋雲淡淡橫」（明珠記）

以上每套都註明「新增」。確是增補而沒有註明的，至少有一套。像仙呂入雙調忒忒令珍珠衫詰襟後說：

> 西樓夢、竇娥冤、珍珠衫、驌驦裘四種，皆籜菴家伯少年之作，風流蘊藉，尚有元人款段；音律既調，俊句時露。不肖以瓜李之嫌，不敢多收，然佳處不至〔止〕于此也。

這明是袁園客口脗，和原輯者凌濛初無涉。這套也當是袁氏增入。同前面合計，新增凡十六套，選傳奇十二種。其中牧羊記、荆釵記、幽閨記、寶劍記、節孝記、牡丹亭、明珠記七種都非明末清初作

品，至如李序所謂「近日」之作，只有袁于令珍珠衫、金鎖記、西樓記及李玉眉山秀、占花魁五種（七套）而已。

散曲中註明新增的，僅有二套：

黃鐘侍者金童「黃菊綻東籬」（無名氏）

中呂泣顏回「龍女戰退荒」（袁園客）

無名氏套題「新增」，袁作題「附刻」。但事實上也還不止於此。附錄小令三鳳花甚植瑤階左右（題「唐詞」）一支，末云：「此卽水紅花犯也，與譜相合。散曲『陽回九九』，當依此點板。玆曲出唐秘笈譜，其『囉』字本用『羞』字，蓋亦用韻作結。今概用『囉』字，不得不從，故易之耳。」這雖未見得確出袁氏新增，但據旁證可以證實。按商調二郎神梁少白相逢久套尾聲前，也有三鳳花一闋，下註：「說見小令甚植瑤階左右一曲，板亦重正。」眉批又說：「說見小令甚植瑤階左右一曲，板亦重□。」查吳騷集卷一、吳騷合編卷三也收相逢久一套，三鳳花作水紅花犯。可見改調名爲三鳳花就是「重正」板的人；既是「重正」必非原來的編者，那麼，所謂從「唐秘笈譜」錄出增入此書的，必是袁園客無疑。這樣，新增曲便不止兩套了。

前述邵藏本所無的套數小令各兩首，其中兩套便是黃菊綻東籬和龍女戰退荒；小令之一是三鳳花（更足證明它是新增），另一是：

雜犯八寶粧「黃昏悶轉添」(無名氏)

這兩支小令既是邵藏原刻本所無，也必是新增無疑。目錄未註，是刋刻時的疏忽。新增的二套二令內，侍香金童一套見於雍熙樂府卷十六，八寶妝小令見詞林摘豔甲集，三鳳花雖不詳所出，九宮正始也非明清間人之作；其屬於「近日」之作的，只有袁園客自己的一套。

至於所謂「重正」，也只有幾處(如西廂記十二紅、金印記武陵春、牧羊記一稱金)。而相逢久套三鳳花一闋所謂「板亦重正」，點板和吳騷合編卷三所載全同，非出於袁氏之手可知。可證題詞中所謂「種種疎虞，概爲更正，處處必附鄙說」，全是誇大之辭。

四　南音三籟成書的年代

凌濛初氏在南音三籟凡例第二則說：「近刻惟吳歈萃雅有分註，而未能盡得。」當凌氏纂輯此書時，必曾參考吳歈萃雅，和它有傳承的關係。此外又一再引到張琦的吳騷集。全書中涉及這兩書的有下列諸條：

一　八聲甘州「如醉如痴」套：「其板姑從萃雅，然終屬杜撰。」(散曲上二葉)

二　八聲甘州「天長地久」套：「萃雅去『一輪』二字。」(六葉)

三　桂枝香「畫樓頻倚」套眉批：「吳騷偶見刻本止一句，遂妄添『總有妙藥難治』一句。」(一四葉)

四　同套：「今如〔姑〕從萃雅。」（一四葉）

五　普天樂「武陵花」套：「吳騷刻以陸包山，恐非。」（二六葉）

六　普天樂「四時歡」套：「萃雅刻以高東嘉，非也。」（二九葉）

七　傾杯賞芙蓉「隔牆新月上梅花」套眉批：「萃雅以爲犯綉衣郎。」（三六葉）

八　榴花泣「折梅逢使」套眉批：「萃雅以爲『說與他我決』二句犯玉交枝，……皆影響非確論也。」（三八葉）

九　同套：「萃雅以爲唐伯虎，非也。相傳是梁少白，而吳騷以爲梅禹金，二公相去不遠，今從之。」（三九葉）

一〇　梁州小序「鎖窗星散」套：「萃雅不收，可見知曲者少也。」（七〇葉，即五九葉）

一一　香遍滿「鸞鳳同聘」套眉批：「萃雅謂此與琵琶同點板，……誤矣。」（七二葉）

一二　畫眉序犯「霍索起披襟」套眉批：「萃雅以『算前程』三句犯簇御林，……」（九七葉）

一三　亭前柳「瓶墜寶簪折」套：「吳騷云：袁了凡先生云……吳騷去取識別，俱不甚當，而此段議論，直得三昧，知此可以論曲矣。」（散曲下五葉）

一四　黃鶯兒「彈指怨東君」套眉批：「吳騷作玉山頹犯，尤無知而妄改矣。」（一六葉）

一五　金梧桐「相思借酒消」套眉批：「萃雅謂其犯他調，無謂。」（二一葉）

一六　高陽台「萬點殘紅」套尾聲：「吳騷無此尾，疑亦人所增。」(二七葉)

一七　步步嬌「暗想當年」套：「吳騷漫塡以王百穀，可笑。」(三一葉)

一八　黑蟇序「點檢梅花」套：「萃雅謂末句必合『寸腸斷割』，始不落調，憒憒而強自信，更可笑。」(四四葉)

一九　六犯淸音「瑣窗人靜」套：「近刻如萃雅等，皆有四曲，又有尾聲，不知何人所續，詞不足採，不錄。」(五三葉)

二〇　七犯玲瓏「新紅上海棠」套：「此見希哲自刻本，而萃雅以爲高東嘉，其不足憑，類然。」(五五葉)

二一　七賢過關「春風花草香」套眉批：「萃雅注犯調甚合，今從之。」後又云：「萃雅謂爲劉東生，不知何據也。」(五七葉)

二二　十樣錦「幽窗下」套：「萃雅截爲綉帶兒一套……誤人可笑，今正之。」(六〇葉)

二三　十樣錦「燈兒下」套：「萃雅刪去，今從之。」(六一葉)

二四　十二紅「伴孤燈」套：「萃雅以爲張伯起，吳騷以爲陳大聲，陳亦疑似，然吳騷多妄，不敢從也。」(六三葉)

二五　二犯月兒高「門外雕案邁」令眉批：「萃雅以爲犯五更轉……恐非也。」「此調吳騷中載八

曲，皆云馮海浮。今取其二，以冠本調。……後所錄紅粉多薄命二曲，亦是八曲中者。萃雅又載爲楊斗望，……故依萃雅，然總不確也。」(六六葉)

二六　月雲高「別情無限」令：「吳騷注以王百穀名，非也。」(六九葉)

二七　二犯桂枝香「韶光似酒」令：「吳騷又注文衡山，未知孰是？」(七〇葉)

二八　玉芙蓉「殘紅水上飄」令：「吳騷載四景，以爲屬四手，……當是一套。萃雅所載三景，則各韻矣。」(七三葉)

二九　駐雲飛「那值殘春」令：「吳騷云：『此調時俗不尙，以其聲近弋陽腔耳。』此語良然。」(七五葉)

以上二十九處，涉及二書的共三十五次(內九、二一、二八各二次、二五三次)。其中計吳騷十三次、萃雅二十二次。從吳騷之說計五次(五、九、一三、二五、二九)，和吳騷不同的六次(三、一四、一七、二四、二六、二七)，其他二次(一六、二八)。從萃雅之說六次(一、四、二一、二三、二四、二五)，和萃雅不同的十二次(六、七、八、九、一一、一五、一八、一九、二〇、二一、二二、二五)，其他四次(二、一〇、一二、二八)。據此，可見南音三籟是本着萃雅和吳騷二書而有取捨的，而立論不同則多於相同者。

按吳歈萃雅四卷，明周之標輯，北京圖書館及鄭振鐸先生各有藏本，未見，不能詳細比勘。至於吳騷，還有兩部可校。吳騷集四卷，張琦輯，萬曆四十二年刋本，前清華大學圖書館入藏(已佚)；今有排

印本傳世。吳騷二集四卷，題張琦王煇輯，萬曆四十四年刋本，鄭振鐸先生藏有殘本，傅惜華先生和日人神田喜一郎各藏有全本。吳騷三集㊀，刋於萬曆四十四年以後，今未見傳本。吳騷合編四卷，是張旭初據乃兄所輯重編者，崇禎十年刋本，傳世者共有三四部；又別有四部叢刋續編景印本。以排印本吳騷集和三籟所引十三次相校，其中八處（三、五、九、一四、一七、二四、二六、二七）見於吳騷集，大致符合，但也有一處（五）曲牌不合。至於其他五處，則不見於吳騷集。其中一三、一六、二五、二八四處則分見於合編卷一及卷三；二九一處，又不見合編。不見於合編的，固足證明三籟所謂「吳騷」並非吳騷合編本；即見於合編的四處，也非指合編本，如一三亭前柳套據吳騷引袁了凡之說，而合編本却沒有，可以證明。吳騷合編成於崇禎十年，晚於南音三籟至少十餘年（詳後），凌氏輯三籟時萬無見合編之理。又合編卷三曾據太霞新奏三次（二八葉、七一葉、八八葉）轉引三籟，更足說明三籟成書很早。至於三籟所指五處不見於吳騷集的，當本二集或三集。

吳騷二集和吳歈萃雅都成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南音三籟成書，最早不得超過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

顧曲散人馮夢龍太霞新奏十四卷中引到南音三籟的，有下列六處：

（一）卷三：二五葉：「三籟謂起處甚陡，餘不稱。毋乃太刻乎？」（按見三籟散曲上三三葉）

㊀ 吳騷合編首有吳騷一二三集序各一篇，知吳騷三集確有其書。

（二）卷七：一五至一六葉：「此套刻情癡寱語，乃詞隱先生自製新體也。萃雅借作錢鶴灘，三籟因之，列諸上乘。三籟於詞中不甚推轂伯英，而獨以冒名見賞，何此詞之有幸而伯英之不幸也？噫！」（按見三籟上七六葉錢曲）

（三）卷九：五葉：「三籟頗嚴於律調，乃推爲上乘，吾不解也。」（按見三籟下五葉）

（四）卷十：一五葉：「此套萃雅，借作楊斗望。」（按見三籟下一八葉楊曲）

（五）卷十：三二葉：「三籟謂大聲曲實是『孤幃一點將絕燈』七字，非六字。……若三籟『孤幃一點將絕燈』，則與集賢賓起句一般。」（按見三籟下一一葉眉批）

（六）卷十一：一七葉：「三籟止載浣溪沙、春太平二曲，於宜春令套曲之後謂：『二曲偶從譜末帙中得之，得句頗俊，苦無全套收之。然與驀忽地一套，筆致如出一手，故附錄於此。』不知此亦詞隱先生筆，刻情痴寱語中，三籟能辨手筆，亦庶幾非門外漢矣。」（見三籟上七八葉，唯宜春令作綉帶引）

按太霞新奏刊於天啟七年㊀，其中既引三籟，則三籟成書最遲也當在天啟七年以前。

如上所述，三籟成書的年代，最早不能在萬曆四十五年以前，至遲也不會到天啟七年，是萬曆四十五年至天啟六年的十年間的產物。

附記：南音三籟成書的年代，凌氏自序既未署年月，邵藏原刻本也無可徵考，而歷來簿錄及近人論著中亦少

㊀ 景印本太霞新奏無年月可徵，任訥散曲概論卷一書錄謂刊於天啓七年。

涉及，故就所知略加推論。

五　戲曲與散曲

戲曲部份，除袁園客所增十五套外，共一百三十四套，所錄南戲及明傳奇計三十五種：

孟月梅（一）　崔君瑞（一）　翫江樓（一）　古西廂（一）　尋母記（一）　尋親記（二）
綵樓記（四）　牧羊記（四）　八義記（一）　白兔記（二）　荊釵記（八）　拜月亭（一六）
琵琶記（三五）　風流合（一）　高文舉（一）　金印記（四）　四節記（二）　連環記（二）、
投筆記（一）　羅囊記（一）　香囊記（一）　繡襦記（一）　西廂記（一三）　寶劍記（一）
明珠記（五）　浣紗記（六）　紅拂記（三）　灌園記（一）　祝髮記（一）　玉合記（一）
玉簪記（三）　紅梨記（二）　玉環記（一）　新合鏡記（一）　衫襟記（五）

別有目錄所無綵樓記竹雁燈曲，未列入。

附錄小令計十七支：錦香亭、章台柳、鄭孔目、詐妮子、白兔記、拜月亭、琵琶記、古還魂記（按卽賈雲華還魂記）、韓玉箏、千金記、繡襦記、還帶記、灌園記、玉合記、牡丹亭十五種各一支，西廂記二支。

套數小令二類合計，去其重複，共選傳奇四十三種。其中元明傳奇二十六種，都有傳本。宋元及明初南戲錦香亭等十三種殘文，大都已見於近人所輯宋元南戲百一錄、南戲拾遺、宋元戲文本事三書。

四節記和羅囊記二種雖無傳本，但所選四節記的赤壁、遊覽二折，樂府菁華和賽徵歌集也曾選入；羅囊記的春遊一折，則已見於羣音類選。新合鏡記（南戲樂昌公主破鏡重圓的明人改本）「雲收翠羽深」（無齣目）一折，頗少見。最稀覯的是凌濛初的喬合衫襟記。按馮夢龍太霞新奏卷六凌濛初惜別梁州新郎套馮氏按語說：「初成天資高朗，下筆便俊，詞曲其一斑也。曾改玉簪記爲衫襟記，一字不仍其舊。」是衫襟記爲改訂高濂玉簪記之作。又凌刻本琵琶記末附西吳三珠生（按爲凌延喜）跋文云：「……同叔卽空觀主人度喬合衫襟記，更悉此道之詳。」喬合衫襟記今無傳本，選本亦未錄入，僅南音三籟錄五折：

得詞　泣顏回「閑殺馬相如」（上：五七至五九葉）

題詞　二郎神「從來此」（下：二二至二四葉）

趨會　山坡羊「意茫茫」（下：四一至四三葉）

佳期　水紅花「昨宵相訂」（下：五二葉）

心許　步步嬌「俊美才郎」（下：六六至六八葉）

至於袁園客所增益的十二種十六套，也只有袁于令金鎖記和珍珠衫二種可注意，但金鎖記私奠折又見綴白裘八集；珍珠衫驚嘆折見玄雪譜卷一及萬錦清音雪集；詰衫折似未見其他選本。

散曲部份計：

仙呂一一套(內有附錄一套及移入之小措大一套)

羽調一套

正宮一二套

中呂一〇套

南呂二一套(內二套目錄無)

黃鐘七套

越調二套

商調一五套

仙呂入雙調一一套(內一套目錄失載)

雜犯一一套

除新增者外,合計一〇一套,附錄小令二八(依目錄計)。以詞林摘艷、雍熙樂府、南九宮詞、南宮詞紀、吳騷集、吳騷合編、太霞新奏諸書相校,互見者九四套;不見於上列諸書的,只有下列七套:

仙呂甘州歌「春眠方曉」

中呂泣顏回「無語對薔薇」

中呂泣顏回「萬卉花王」

南呂香遍滿「春風薄分」
南呂宜春令「春將去」
黃鐘畫眉序「人心怎能測」
商調山坡羊「睡昏昏如醉」

凌濛初自己所作的南呂梁州小序「擔囊京國」及南呂香遍滿「芳時輕度」二套，也曾見於太霞新奏卷六、吳騷合編卷二；而吳騷合編卷四所錄凌氏南北合套新水令「夜窗相對一燈微」，南音三籟却未錄入。袁氏新增的二套二令，一套一令也是選自他本（見前），三鳳花未詳所出，僅袁氏自作的泣顏回「龍女戰遐荒」一套，不見於他書，可輯入清人散曲中。

其次，戲曲和散曲中有不少可注意的資料。如戲曲上紅梨記路敍後說：

此琴川本紅梨記也，不知何人所作。其填詞皆當行，儘有逼元處，而按律亦嚴整。便當攀陳提馮，即張鄭梁梅等且遠拜下風，況近日武林本紅梨記乎？然入選者反有在彼不在此者，豈曲亦有幸不幸哉！特錄諸曲，以公好事。（二七葉）

又潛窺折云：

用韻甚嚴。度曲宛轉處，近自然；尖麗處，復本色：非爛熟元劇者，不能有此。若再能脫化舊句，便有〔可〕奪元人之席。豈近日武林紅梨本所可彷彿萬一哉？（下四至五葉）

又譚曲雜劄評紅梨記云：

紅梨花一記，其稱琴川本者，大是當家手，佳思佳句，直逼元人處，非近來數家所能。才具雖小狹於湯，然排置停勻調妥，湯亦不及。惜逸其名耳。中所作北詞，乃點竄元人張壽卿之筆，惜其不用原文，而更其宮調，以致混江龍失腔，然其文足觀也。同時有武林本，不堪並存。

三處對紅梨記都推崇備至，但竟不知作者爲何人。按紅梨記作者徐復祚是常熟人，琴川是常熟川名，故稱徐本爲琴川本。武林本卽快活菴評本紅梨記，未詳作者爲誰。徐本紅梨記以本色著名，而結構又謹嚴，凌氏推崇，頗有見地。徐氏論曲以本色爲宗㊀，和凌氏立論相同，氣味旣然接近，故凌氏盡力表張。徐氏戲曲別有投梭記、宵光劍、一文錢，散曲有徐復祚小令㊁。但明人散曲選槪不錄徐氏作品，戲曲選本也僅選紅梨記（如玄雪譜、纏頭百練）一種，而呂天成曲品旣不載其人，又不收他的作品（古人傳奇總目雖有紅梨，但總目爲後人增補），可見徐氏在當時不甚爲人所知。而當時曲壇正是吳江派稱盛一時，徐凌的本色一派又不爲人所重，故徐氏也不爲人重視。所以凌氏雖讚賞紅梨記，竟不知其作者。

散曲小令月雲高二首後按語云：「吳騷注以王百穀，非也。百穀與余交，生平未嘗爲曲。」按此首三籟題無名氏，吳騷集卷四，吳騷合編卷一都題王百穀。據此說王氏生平未嘗爲曲，吳騷集所題都不

㊀ 見三家村老委談及花當閣叢談。
㊁ 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十五有徐復祚小令序。

足置信。證以吳騷集妄作妄改之處㊀，凌氏之說當屬可信，雖然三籟所題作者也難盡信。

又散曲小令二犯桂枝香後說：「舊本南詞妙選作秦憲副詞，吳騷又注文衡山，未知孰是？」南詞妙選既是「舊本」，自然不會指萬曆間沈璟所選南詞妙選；隆慶萬曆間的新編南九宮詞此首雖題秦憲副，但也不是舊本南詞妙選，這應是另一部曲選。任訥散曲概論書錄和諸家書目都未著錄。

六　譚曲雜劄及其他

書首所載凌氏譚曲雜劄十七則，分論荊劉拜殺四家，紅梨、明珠、玉環、南西廂、蕉帕、湯顯祖、沈璟、張鳳翼、臧晉叔、尾聲、煞、戲曲、白、韻等等，而代表他的曲識的是論本色和元曲的兩則。論本色說：

> 曲始於胡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其當行者曰本色，蓋自有此一番材料。其脩飾詞章，塡塞學問，了無干涉也。故荊劉拜殺爲四大家，而長材如琵琶，猶不得與，以琵琶間有刻意求工之境，亦開琢句脩詞之端，雖曲家本色故饒，而詩餘弩末亦不少耳。……自梁伯龍出，而始爲工麗之濫觴，一時詞名赫然，蓋其生嘉隆間，正七子雄長之

㊀ 如合編卷三沈青門集賢賓「梧桐露冷生嫩黃」套後嶺樵附筆說：「此曲前四闋，散見沈青門唾窗絨內，予兄楚叔托名伯起，續而成套，誠如貫明月之珠，合茗華之璧矣。予兄精於曲學，凡吳騷舊本所載某某改刻，除江東白苧詞外，皆其手筆。特表而出之，以政同調。」是吳騷集等妄作妄爲之處極多，故任訥謂其「種種欺人」（見任輯本唾窗絨首錄餘瑣志）。

會，崇尚華靡，弇州公以維桑之誼，盛爲吹噓；且其實於此道不深，以爲詞如是觀止矣，而不知其非當行也。以故吳音一派，兢爲勦襲靡詞，……不惟曲家一種本色語，抹盡無餘，卽人間一種眞情話，埋沒不露已。

凌氏以本色爲主，故推崇元曲，以爲「方言常語，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實」，正是它的長處。故論曲崇尚本色一派的拜月亭，而抑置文辭派的琵琶記，立論與何良俊徐復祚相同。而於梁辰魚一派以詞藻爲宗者，竭力排斥，因而和當時吳江一派也不能合拍。至於他作的北紅拂、虬髯翁雜劇，也以本色爲尙，和他的曲論正合，手法和觀察是一致的。沈泰在盛明雜劇中評虬髯翁謂：「初成諸劇眞堪伯仲周藩，非復近時詞家可比。」是因爲凌氏的作品曲多本色，與元人及明初北曲家相距不遠，故以朱有燉比擬，其得力處正從元曲出。從他的曲論和作品看，都應隸屬於本色一派。

清人曲論引用譚曲雜箚的只有兩部：一是焦循劇說，一是李調元雨村曲話。劇說卷二錄明珠記一則，卷四錄論玉環記、紅梨記二則。雨村曲話卷下錄論玉環記、蕉帕記二則，都明指出來源；但曲話卷下轉錄的，並不止這兩條，其他還有：論本色、殺荆拜白、沈璟、張鳳翼、紅梨記、西廂記、明珠記、臧晉叔八則，都沒有說明來源。李氏的著述，偷取盜竊的至少有三四種：如函海中通詁二卷是竊取學海類編本陶煒課業餘談，粵風則錄自吳冉渠粵風續九，雨村劇話又偷竊翟灝通俗編。這部曲話除明鈔諸書外，偷襲中原音韻的有十二則，剽竊藝苑巵言的有九則，這八則也明是盜取譚曲雜箚。

首卷曲律二十六則，未題作者，實卽王驥德所著。和原書相校，大抵節錄居多。取材於原書的情

形如下述：

第一至第九則，錄二卷論須識字第十二至論對偶第二十九則；

第十至第十四則五則，錄三卷論戲劇第三十至論尾聲第三十三四則(內十及十一兩則是析原書第三十爲二則)；

第十五至第十八則及二十，二十一則共六則，錄三卷雜論第三十九上；

第二十二至二十六則五則，錄四卷雜論第三十九下。

第十九則不見重訂曲苑本曲律。又焦循劇說卷五云：「南音三籟云：『作曲須先識字，……』」即錄自這本附載的曲律第一則，這本既不題撰人，焦氏不知此書錄自王氏原著，故誤認爲南音三籟之說。

未見南音三籟以前，對於取名「三籟」的原因，不易瞭解。及至翻閱邵藏本，才恍然所謂「三籟」是指「天籟」、「地籟」、「人籟」而言。其區別三「籟」的標準是：

曲分三籟：其古質自然，行家本色，爲天；其俊逸有思，時露質地者，爲地；若但粉飾藻繪，沿襲靡詞者，雖名重詞流，聲傳里耳，槪謂之人籟而已。擬每籟各爲一集，恐閱者嫌雜，仍以詞照宮調收之，而分註其目下，復略加圈於佳句，以示指歸云。(凡例)

凌氏原刻不僅分註於每篇之下，也兼註於目錄之下，使讀者一目瞭然，而三籟的主旨也藉此表出。這是邵藏本的好處。康熙重刻本目錄下删去原註，殊失凌氏本意。

但康熙刻本也給我們一些新史料。卷首袁于令序，題「康熙戊申仲春書於白門園寓七十七齡老人籜菴袁于令識」。按戊申是康熙七年（一六六八），這年袁于令年七十七，上推七十六年是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即其生年。孟森心史叢刊二集西樓記傳奇考推定袁氏康熙八年年七十八，和序文所題歲數符合，而袁氏生年據這序也可確定無疑了。

李玉的生平，以前所知道的，只有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中所述：「李子元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而連厄於有司，晚幾得之，仍中副車。甲申以後，絕意仕進，以十郎之才調，效耆卿之塡詞，所著傳奇數十種，……」此外別無文獻可徵。但在南音三籟序言內，却有一段自述：「予于詞曲，夙有痂癖，數奇不偶，寄興聲歌，作花魁、捧雪二十餘種，演之氍毹，聊供噴飯。」其中雖別無新資料可供考證，然而究竟是直接史料。至於袁園客的評語「雄放台閣，是其本色；幽情密緒，微覺粗疎，然有一種輕鬆流亮之致。」（見戲曲上侍香金童套）與近人所論，頗有出入。又李序謂南音三籟「創於閔氏」，殊不可解。按南音三籟編刋於萬曆末年至天啟間，下距康熙六年李氏作序時，只四五十年，而李玉於原書編者竟誤以凌氏爲閔氏，致誤的原因，豈一如後世凡凌刻諸書都蒙以閔刻之名？而李氏於凌濛初一無所知，也可想見了。

元明雜劇瑣記

一　郭桓盜官糧

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著錄「國朝三十三本」雜劇，下注：「內無名氏三本。」按「國朝」雜劇計：丹丘先生十二本，王子一四本，劉東生二本，谷子敬三本，湯舜民二本，楊景言二本，賈仲名一本，楊文奎四本，共三十本。所謂三十三本是說其中三本不在名家三十本之內，而在「古今無名氏雜劇一百一十本」中。這三本是無名氏一百一十本中的最後三本：危太僕衣錦還鄉、郭桓盜官糧、陶侃拿蘇峻（全佚）。陶侃拿蘇峻是歷史劇，演晉代陶侃事，其餘二劇都是明代事。危太僕衣錦還鄉演元明間危素事。王國維曲錄卷三注云：「太僕當作太樸。太樸，危素字。此本疑卽素撰。」按王說是也，但說是危素自撰，未免附會。至於郭桓盜官糧也是明代的事，郭桓也是明初人。劉辰國初事蹟（不分卷）說：

> 金華浦江縣義門鄭仲德被人胡指，誣與胡惟庸行反，戶部陳員外指與郭桓糴倉糧。太祖曰：「鄭氏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糧，顯是誣害。追到鈔貫，給還本主，仍着人送到家！」

郭桓盜官糧既是明代的事，更可證實此劇是明初人之作了。

二 司牡丹借屍還魂

明谷子敬雜劇，太和正音譜著錄三本，錄鬼簿續編著錄五本，多一門忠孝和借屍還魂二本。借屍還魂的題目是：司牡丹借屍還魂，無正名。這本雜劇是述洪武年間的事。祝允明野記(歷代小史本不分卷)記載了這雜劇的本事：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蘇，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中爲侍婢，得袁死乃借(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啓茲事。太子回言於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從祝氏的記載知道這本已佚雜劇的本事，而這本事就是明初洪武年間的事實。作者谷子敬也正是洪武(一三六八——一三九八)永樂(一四〇三——一四二四)間人，錄鬼簿續編說他：「金陵人，樞密院掾史。洪武初，戍源時。」這本雜劇的寫作，最早也當作於洪武二十四年(一三八一)以後。

三 玉壺春

元明間賈仲明錄鬼簿續編，著錄他本人作的雜劇十四種，其中有傳本的只有四種。此外還有脈望

館舊藏古名家雜劇本的呂洞賓桃柳昇仙夢一種，錄鬼簿續編未著錄。現在有傳本的連昇仙夢一種合計，共有五種。其中玉壺春，以前是屬於武漢臣名下。玉壺春有息機子元人雜劇選和臧晉叔元曲選兩種本子：息機子本屬無名氏；臧本題武漢臣。據錄鬼簿續編是應屬於賈仲明名下。

不應屬於武漢臣名下的理由，除了錄鬼簿續編一個鐵證外，元曲選的題署不可靠也足說明。臧晉叔題武漢臣的雜劇，有散家財天賜老生兒、包待制智勘生金閣、李素蘭風月玉壺春三種。老生兒見於鍾嗣成錄鬼簿，確是武漢臣所作。生金閣在元人雜劇選本則題無名氏，錄鬼簿續編也放在「諸公傳奇失載名氏」中，不能逕屬武漢臣。而玉壺春，在錄鬼簿中也沒有著錄。錄鬼簿武漢臣名下另有鄭瓊娥梅雪玉堂春，劇名雖然相近，但主角却是鄭瓊娥不是李素蘭，各不相涉。臧氏所題作者，大部份是據太和正音譜。正音譜一律用簡稱，武漢臣的一劇也略稱玉堂春。臧氏誤認玉壺春就是玉堂春，因而就把它置於武漢臣名下，又在卷首劇目改玉堂春爲玉壺春，下註「一云玉堂春」，顯是不明白各爲一劇的誤題。

據錄鬼簿續編應該屬於賈仲明的作品。但臧本的題目正名是：「甚黑子花柳鳴珂巷」「李素蘭風月玉壺春」，錄鬼簿續編卻作：「玉壺春勅賜金花誥」「李素蘭風月玉壺春」。元明雜劇的題目往往有改動，不能因爲題目不同就認爲兩本。像錄鬼簿續編桃花女的題目正名是：「祭北斗七星老籛鏗」「破陰陽八卦桃花女」，臧本是「七星官增壽延彭祖」「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劉行首的題目正名，續編作「王祖時單

化鄧夫人」「馬丹陽三化劉行首」，臧本是「北邙山倡和柳梢青」「馬丹陽度脫劉行首」。菩薩蠻題目正名，續編是「張雲傑飽存君子志」「蕭淑蘭寄情菩薩蠻」，臧本的正名却爲「張世英飽存君子志」「蕭淑蘭情寄菩薩蠻」。第一例題目正名都有出入；第二例正名的文字雖相差二字，意思還是一樣，題目却大不相同；第三例賈本一是題目，一是正名，而臧本都全屬正名。玉壺春的正名兩本一樣，不同的只是題目，臧本以劇中淨色甚黑子爲題，賈本以末色李玉壺爲主，然而還是一個故事，決非不同的兩本。至於不同的緣故，是由於伶人打散時所誦的詩句不同所致。

就曲辭論，玉壺春的作風純是明初典雅藻麗的一派，和武漢臣老生兒那樣句句本色，顯然不同。像首折寄生草：「端的是萬萬首詩難盡，千千筆畫不全。日暄暄芳草晴沙暖襯夗央薦，靈涓涓楊柳樓柔絲因擺黃金線，風習習杏花村粉牆亂落胭脂片，翻滾滾玉闌干扇粉翅飛倦採香蝶，急煎煎翠池塘展烏衣忙殺銜泥燕。」這類曲辭正和賈仲明其他作品是同一機杼。如鐵拐李度金童玉女二折一枝花：「花谿音樂喧，竹塢人家小。香車游上苑，寶馬滿東郊，雜雜嘈嘈。一程程錦繡似花枝繞，一處處管弦般烏語調；垂楊院賣花人一聲聲叫過紅樓，杏花村題詩客一箇箇醉眠芳草。」蕭淑蘭情寄菩薩蠻四折水仙子：「酒斟着鸚鵡盃，光映着瑪瑙盤。茶烹着丹鳳髓，香浮着碧玉碗。開銀屏，金孔雀，綠嫩紅嬌；隱錦褥，繡芙蓉，枝繁葉亂。嵌玲瓏香毬，掛金縷團梅。紅羅鮫綃帳，舞鳳飛鸞。……」這兩支雜劇曲辭和玉壺春風格相同，都是描金繪彩，極藻繪的能事。曲辭既與武漢臣的風格不類，和賈仲明作品相同，

也應是賈氏之作。

從錄鬼簿續編和曲辭兩方看，固應屬於賈氏之作，就本事說更非賈仲明不能做。玉壺春敍維揚書生李斌結識嘉禾上廳行首李素蘭，因虔婆扳障，商人甚黑子破壞，幾致離散；但李因友人陶伯常的荐舉，官嘉興同知，斌與素蘭才得團聚。首折李斌登場白說：「小生姓李名斌，字唐斌，別號玉壺生，本貫維揚人也。……」這李斌實際上就是賈仲明的友人李唐賓，錄鬼簿續編李唐賓下說：「廣陵人，號玉壺道人，淮南省宣使。與余交久而敬。衣冠濟楚，人物風流，文章樂府俊麗。」合看這兩條記載，籍貫、別號都同，名字雖相差一字，但「斌」、「賓」音同，也明是賈氏不便直用眞名，故意以諧音字代替的。以賈李二人交誼說，雜劇所演當是李唐賓早年狎妓的實錄。（李唐賓撰有李雲英風送梧桐葉雜劇，錄鬼簿續編著錄。）玉壺春旣是李氏的事跡，決非早期武漢臣所能預知，也非和李氏同時的元末明初人不能敍述這事，明是李氏友人賈仲明所作。

四　雷澤遇仙記的來源

趙淸常錄于小谷本雜劇有雷澤遇仙記，敍明天順進士定襄雷澤與仙女許飛瓊契合事。後澤歷官榮顯，退休後，飛瓊度之成仙。近人王季烈撰孤本元明雜劇提要謂：「當是時人慕其風節，而爲此記。」其猶不免近於推測。按雷澤遇仙之說，明人雜記中已及此事，蓋亦明季傳說，故撰戲本者亦採取之耳。

說見劉仲達鴻書卷三十（三敎）引說圃，文云：

雷澤，山西庠生也，家於城外，雷居黌宮習業。一日，雷父誕辰，雷持彩縑爲父慶，令一童負縑隨後，忽失之。雷蹤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一美婦遙曳而出，語曰：「子爲二縑乎？」亟還之，復款雷佳茗。雷以言挑之，婦訂期至黌宮。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於樓西窗，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衆疑其爲鬼所祟。又夕與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懇之，婦卽挽雷行數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王宮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進，殿宇嵯峨，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罘罳朗然，中燃巨燭，與婦登閣，北墉列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狀元何人？」婦卽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覰一「敎」字。後雷之廷試，則彭敎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侈言其事。

遇仙之說，此或本來面目。譜之入劇，乃更侈言，遂有金童下界之說矣。

五　「趙老送燈台」

元人雜劇，常用當時的俗語，「趙杲送燈台」就是其中之一。實例見於李時中邯鄲道省悟黃粱夢第二折雙雁兒：

哥哥也，恰和趙杲送燈台。

又張國賓薛仁貴衣錦還鄉第二折柳葉兒：

……只想你送燈哀，一去了却早回來。

這是元刋本文句，元曲選本雙雁兒曲却作：

恰便似送曾哀，趙囊不回來。……

白樸裴少俊牆頭馬上第二折牧羊關：

……你道爲甚着你個丫環迎少俊，我則怕是趙杲送曾哀。……

又明楊文奎翠紅鄉兒女兩團圓第二折賀新郎：

……哎！他也恰便是趙杲送曾哀。

五例中雖有「趙杲」和「趙囊」、「燈台」與「燈哀」、「曾哀」的不同，但都是記音字，故字無定形，也猶如「木藤」或作「沒騰」，「葫蘆提」又作「鶻露蹄」。

宋歐陽修歸田錄（涵芬樓排印本）卷二：

俚諺云：「趙老送燈台，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尙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台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眞是送燈台。」世長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留台也。

可知這諺語是宋元相沿的。其起源當早於天聖以前。到天聖間就有人引用這諺語作嘲弄。它的

本意是：一去不回來。元劇中只有元曲選本衣錦還鄉是照本意，黃粱夢、牆頭馬上、兒女兩團圓都只用前一句，變成縮脚語了。元刋本衣錦還鄉曲的意思是：本以爲他也像送燈哀似的一去不回，却想不到去了又早回來，首句是引的諺語前半，一如其他三劇，次句是就諺語的「不回來」，改作「却早回來」（就「却」字說可知「早回來」非諺語本意）。

歸田錄所引是語源，元刋本雜劇變作「燈哀」，還是變而未化，元曲選易「趙老」爲「趙杲」或「趙藁」，易「燈台」爲「曾哀」，就和原意不同，變爲人格化了。

讀曲小紀

一　散曲家黃大癡

散曲在元代，通行於各階層，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教坊色長、妓女之流，都善於作曲。鍾嗣成錄鬼簿所載散曲作家，有學士、參政、元帥、中丞、憲使及知州、府判等；太平樂府、青樓集、輟耕錄所收有不少妓女之作，如大都王氏、順時秀等人；至於一般戲曲作家兼作散曲的，更是難以枚舉。足徵元散曲流傳之廣和作者之多，只有宋人小詞、明代俗曲可以和它先後媲美。它們所以能盛極一時的緣故，曲詞平易，人人能解，固然是一個原因；但主要的還是由於曲調的簡易，人人會唱，人人會作，一經撰就，隨時可以被之管弦，傳播於世。這情形和現在歌譜略有相似之處。當時的樂曲和文詞既是合一的，所以雖下至倡優之流也可作曲。至於文人，更不問可知。元代戲曲作者大抵是浮沉下僚的文士和書會先生之流，但散曲作者却有不少文人。這原因是由於：戲曲是代言體，其中有科、白、曲三項，又要注意結構，非專業者不易作得好；散曲可以敍事，更便於抒情，無科白、結構等顧慮，小令又十分簡單，雖非專業者也可從事。這樣就造成散曲的黃金時代，一般文人頗多致力於此。畫家黃公望便是這班非專業的曲家之一，他在當時似作了不少的散曲，所以鍾嗣成把他作爲曲家，記於錄鬼簿中。他的生平，

畫籍中有不少記載，至於作曲則僅見於鍾氏的記述。錄鬼簿的作者和大癡關係並不深，故置於「已死才人不相知者」之列。錄鬼簿記大癡云：

公望字子久，乃陸神堂之次弟也，係姑蘇琴川子游巷居，髫齔時，螟蛉溫州黃氏爲嗣，因而姓焉。其父年九旬時方立嗣，見子久乃云：「黃公望子久矣。」先充浙西憲令，以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後在京爲權豪所中，改號一峯。原居淞江，以卜術閒居自命，棄人間事，易姓名爲苦行淨豎，又號大癡翁。公望之學問，不待文飾。至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藝，無所不能，長詞短曲，落筆卽成。人皆師尊之，尤能作畫。

上面所錄是王國維校通行本錄鬼簿，明四明范氏天一閣鈔本錄鬼簿（此書原本近爲鄭振鐸先生所得）和通行本頗多差異，如開首作：「名公望，松江人」，無「陸神堂」至「子久矣」一段，「憲令」作「憲吏」等等（就黃公望傳論，通行本較鈔本通順），但事跡却無不同。

元人散曲總集流傳於現在的有楊朝英輯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無名氏樂府新聲、樂府羣珠、樂府羣玉、自然集等書，但其中並無大癡的散曲，明人曲選中也沒有收錄，似他的散曲久已散佚了。

不料無意中，却在曲選以外覓到一首小令，那是收在涵芬樓秘笈第三集孫氏書畫鈔中的。書畫鈔是明代裝潢者孫鳳就其所見輯錄而成。題作李嵩髑髏紈扇，曲云：

「沒半點皮和肉，有一石苦和愁，傀儡兒還將絲綫抽，弄一個小樣子把冤家逗，識破箇羞那不羞？呆兀自五里已單堠。」末題：「至正甲午（十四年，一三五四）春三月十日大癡道人作，弟子休休王玄眞書，右寄醉中天。」

這支小令置之元散曲中雖非上乘，但却是大癡的「碩果僅存」之作了。元代畫家兼作散曲者，除黃氏外，還有倪雲林，明賈仲名錄鬼簿續編嘗賞其水仙子，歷代詩餘錄他的小令五支，其餘作品也不多見。兩家散曲文獻中既不可多得，書畫題跋中或有倖存，倘能輯錄，亦元散曲輯佚的別開生面的工作。

二　明戲曲家張鳳翼

明代戲曲家張鳳翼，著有傳奇七種，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說：

張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徧國中。後以丙戌（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上太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者，則有：竊符、灌園、扊扅、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

按上列七種傳奇，平播記、扊扅記已散佚，其他五種今存。紅拂記今有富春堂、容與堂、玩虎軒、六合同春、李卓吾評、陳繼儒評、凌刻、六十種曲、暖紅室刻本九種。灌園記有富春堂、六十種曲、墨憨齋改訂本。祝髮記、虎符記各有富春堂刋本及傳鈔本。竊符記，僅有伶工鈔本。其中紅拂、灌園二種，流傳最廣。

張氏的生平，在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八有較詳的記載：

鳳翼字伯起，長洲人。與其弟獻翼（幼于）、燕翼（叔貽）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伯起、叔

貽皆舉鄉荐，幼于困國學；叔貽早死，而伯起老於公車，年八十餘乃終。伯起善書，晚年不事干請，鬻書以自給。好度曲，爲新聲；所著紅拂記，梨園子弟皆歌之。伯起與余從祖春池府君，同舉嘉靖甲子（四十三年，一五六四）。余弱冠與二三少年，銜酒闌入其家讌，酒闌燭炧，伯起具賓主，身行酒炙，執手問訊，其言藹如。先進風流，至今猶可思也。

又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三載：

張鳳翼，字伯起，長洲人，嘉靖甲子舉人，有處實堂集。伯起好塡詞，梨園子弟多演之，然俗筆耳。其弟叔貽，詩亦庸庸，惟幼于小有才，然亦頹惰自放，而吳人之諺比於四皇甫，論其工拙，判若雲淵矣。……

陳田明詩紀事已籤卷七所載，也大致相同。明詞綜卷四，則更簡略。這類詩文總集所記的作者史料，不是偏重作品，就是記載瑣事。正式的史料還要到別處尋覓。近人曹允源吳縣志（一九三三年排印本）卷六十七（列傳五，長洲，明）張氏傳略說：

張鳳翼，字伯起。曾祖泉，字杲春，好讀書，著吳中人物志。祖準，以心計起家。父冲，賈而俠：皆有聞於時。鳳翼生五齡，猶不言，一日見大父掃除，遽謂：「姆！汝當代掃。」聞者異之。稍長，日益開敏，補諸生，已入太學，皆屈其曹。嘉靖甲子舉於鄉。四上春官，報罷，遂棄去。讀書養母，杜門不出，以終其生。家本素封，以不事生產日落，乃鬻書自給。性至孝，童子時，父怒捽其髮，遽曰：「徐之，是中有簪，末銳，懼傷大人手。」父意遂解。母年九十餘卒，鳳翼年七十一，鬚髮一夕盡白。卒年八十七。初鳳翼與弟獻翼、燕翼，並有才名，吳人以比皇甫氏兄弟，

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

吳縣志傳記後註「乾隆志」，是採錄乾隆間纂修舊志的原文。而舊志也非輯者自撰，而是節錄他書的。它的根據是清秦台樵史徐晟(曾銘)續名賢小紀(涵芬樓祕笈第七集景印寫本不分卷)「孝廉張伯起先生」的傳。傳云：

張先生鳳翼，字伯起，世稱凌虛先生。兄弟三人，先生其長也，與弟顯翼(幼于)，負重名於時；叔燕翼，與先生同舉於鄉。先生少凝定，五齡猶不言，一日姆抱詣聽事，見大父掃除庭中，遽謂母曰：「置我地！汝當掃除，可令吾翁親役耶？」翁乃大驚喜。自是聰穎日聞，屬對輒有奇語。一日偶爲父訶責，手捽其髮，先生遽呼曰：「幸徐之，髮有簪，末銳，懼傷大人手。」父乃投杖而起，曰：「倉卒乃見天性邪！」既鄉荐，三上春官不第。至丁丑(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分校者素與先生有郤，故絀其卷，而權貴子皆及第，先生嘆曰：「時事若此，吾復安能操三寸管與少年輩爭短長哉！」耑志養母，遂棄舉子業。母春秋九十(按應是九十一，詳下。)而卒(時先生亦七十一矣)，哀毁逾節；先是須髮黝然，遭喪，一夕盡白。居恆爲居士服，鄉貴人或見而訝之，先生笑曰：「夷惠不登甲第，清風百世；若蠅營狗苟，獵取高位，生無益，死無聞，雖大冠如箕，乃無用耳！」其人愧然去。四方士大夫道吳者，以不及望見先生爲恨；監司守相，竿旄屬於戶。以一石支門，去無所報謝也。薄蹏角扇，非先生題詠不韻。顧先生甯筆耕自給，誓不以片楮溷城府。池有馴鴛，夏去秋來，徊翔不驚。郡守石公以爲潛德所感，題曰：馴鴛沼，擬爲先生創立一亭。先生固郤之，曰：「若是，則輕擬於淸風亭矣。」與蘭溪相友善，及在政府，欲引之入中祕，先生哂之曰：「乃欲吏我乎？」一答書第索澂酒一斛而已。少從少參杜公游，每過其門，雖暮夜必下車趨以爲常。當登賢書時，見有欑槖槖

者，捐坊金葬之，宗黨間各以輕重行其義。所著有處實堂前後集、文選纂注、談輅等書。雅善吹簫度曲，世所傳傳奇皆韻絕。（廿六至廿七葉）

這篇傳記雖然類似碑誌式的諛墓文章，不能作爲信史看待，但在幾則記載中却是最詳細的一則。至於張鳳翼的瑣事，在同時人的沈瓚近事叢殘（排印珍本明人小說本，不分卷）張靈墟條也有記載：

張孝廉伯起（鳳翼），文學品格，獨邁時流，而恥以詩文字翰，接交貴人，乃榜其門曰：「本宅缺乏紙筆，凡有以扇求楷書者，銀一錢；行書八句者，三分；特撰壽詩壽文，每軸各若干。」人爭求之。自庚辰（萬曆八年，一五八〇）至今，三十年不改，有不喜其字者，撰一說曰：「張靈墟送客出門，見一人跪於門下，袖中皆扇，扶之起曰：『莫非要我寫乎？』其人跪告曰：『只怕你寫，只得下禮告饒。』」人傳以爲笑。

據沈氏所記，可約略見其風格，徐氏所說「薄踐角扇，非先生題詠不韻」，和近事叢殘參看，明是誇大阿諛的說法。

總括上列六種文獻，我們所知的張鳳翼的生平繫年是：

嘉靖六年丁亥（一五二七）生（見三續疑年錄）。

嘉靖十年辛卯（一五三一），五歲，始能言。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一五六四）三十八歲，與弟燕翼同舉鄉試，鳳翼是解元（見吳縣志卷十選舉

表二)。

萬曆五年丁丑(一五七七),五十一歲,第四次會試下第,從此絕意仕進。

萬曆八年庚辰(一五八〇),五十四歲,賣字謀生,歷三十年。

萬曆十四年丙戌(一五八六),六十歲,作祝髮記傳奇,以慶祝其母八旬高壽。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七十一歲,母卒,年九十一(按:以萬曆十四年八十歲計,卒時應是九十一歲,續名賢小紀有誤)。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八十七歲,卒(見三續疑年錄)。

張鳳翼的著作,除七種傳奇以外,還有:文選纂注十二卷、夢占類考十二卷、談輅三卷、處實堂前集十二卷、後集六卷、海內名家工畫能詩二卷,吳縣志卷五十一藝文考(三)著錄。

他於戲曲外,又兼作散曲,著有敲月軒詞稿,見馮夢龍太霞新奏,原書今未見傳本,似已散佚。僅吳騷合編錄散套五套、小令一支;太霞新奏錄小令二支而已。袁于令評他的散曲謂以纖媚見長。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四三張條說:「伯起……晚喜爲樂府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嗚嗚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記,父中郎,子趙氏,觀者塡門,夷然不屑意也。」是於作曲、度曲外,又兼演曲了。這種戲曲音樂狂,在明代文人中是普遍地流行着,不僅「升菴琵琶」,「對山腰鼓」而已。

三　琴心雅調的作者

大興傅氏所撰白川集中，有一篇東京觀書記，是記錄東瀛所藏罕見的珍籍，大體以小說、戲曲爲主。內閣文庫所藏明人雜劇，就有三種國內已佚的孤本，並且未見于明清諸家的曲目。三種是：渭塘夢、三義記和琴心雅調，都未題撰人。全是用南北合套做的四折（後一種二卷八折）雜劇。董康書舶庸談卷一僅錄後二種，又未記內容。這書略記梗概，又有書影可徵，得略知劇情。第一種和孤本元明雜劇中的王文秀渭塘奇遇記同演一事，也同本瞿佑剪燈新話的渭塘奇遇記而作，但兩劇並非一書。第二種演劉方三義事，本嘉靖間夕川老人花影集內劉方三義傳（又見諸本燕居筆記），後來醒世恆言卷十劉小官雌雄兄弟，也是敍這事的。後一種，白川集說：

「琴心雅調二卷。萬曆刋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竇白雙行。首無序文，不題撰者姓名，演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此亦傳奇體裁（曲文南北合套）（？），上下二卷各四折，不似琴心記（四卷共四十四折）之繁縟，蓋以簡明勝也。此本亦罕覯，玆誌其齣目：上卷計挑琴、奔鳳、滌器、題橋。下卷計：獻賦、還鄉、交歡、重聚共八折。」（九六頁）原書未題作者，這裏也當作無名氏作品看待。

其實，琴心雅調這一劇名，明清的曲目雖沒有著錄，也並非無可考。呂天成曲品卷下陸濟之題橋項說：「相如事，此記最典實，文君有姨，似蛇足。吾友葉美度有琴心雅詞八齣，甚佳。」按曲品上下二

卷所錄劇目計一百九十一種，全是傳奇，例不收雜劇。偶有涉及，也只是附記於傳奇目下，如連環項下的奪戟劇、鴛衾項下的鳳釵二劇、量江項的鎖骨菩薩、符節項的灌夫罵座劇等，都沒有例外。我以前撰曲品考時，從書中鉤出釋曲部份劇目十七則，便疑心這是雜劇，至原書出現，就得到證實了。現在所見五本曲品都從傳鈔本出，錯字頗多，琴心雅調也誤爲「雅詞」，難怪有疑爲散曲集的，有了原書，就可更正了。

作者葉美度，就是葉憲祖。按憲祖字美度，一字相攸，號桐柏，又號槲園居士、金道人，餘姚人，萬曆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所著雜劇有：灌將軍使酒罵座記、金翠寒衣記、北邙說法、易水寒、團花鳳、天桃紈扇、碧蓮綉符、丹桂鈿盒、素梅玉蟾（上四種合稱四豔記）及琴心雅調十種，均存。據曲品載，所作傳奇有：四艷記（卽上列四種合刋）、鸞篦記、金鎖記（言言齋藏精鈔本、北京圖書館藏殘鈔本）、雙修記（曲品誤作雙卿）、玉麟記五種。前三種今存，後二種未見傳本。王驥德曲律卷四所說「共十餘種」，似已盡於此了。又曲品於沈璟鴛衾項說：「吾友桐柏生有鳳釵二劇，亦取之。」按呂氏所指卽團花鳳，因劇中符似仙與白受之結合以團花鳳釵爲媒介，符女又有被騙事，與鴛衾記被掠一事相同，所以曲品說「亦取之」。至於其他四個雜劇並無關於「釵」的事，也全與鴛衾記情節不合。疑「二」字是衍文，因爲葉氏雜劇不會有二種都和鴛衾記相同。

就劇名看來，這本似不滿孫柚琴心記而作，特別標出「雅調」，以示不同，惜無序跋可徵。明人戲曲

演相如文君事的，除此劇和琴心記、題橋記外，別有無名氏漢相如獻賦橋題（雜劇十段錦本），楊柔勝綠綺記（曲品），韓上桂相如記（思舊錄），袁于令鷫鸘裘（傳奇品）四種。

四　明代曲家龍膺

明代曲家龍膺的生平，諸家曲目所載，都很簡略。像呂天成曲品卷上所記，只有下面七個字：「龍膺，朱陵，武陵人。」至於他的生平，也只說官至「副憲」一語，其餘的話都很空泛。此後黃文暘曲海目，姚燮今樂考證，都不出曲品範圍以外。王國維曲錄，也只把曲品「副憲」改爲「官至副都御史」。其實改得也有問題，龍膺官至太常寺卿，不是副都御史。但龍膺傳記散見於各書的，爲數並不很少，如朱彝尊明詩綜（康熙）卷五十二、廖元度楚風補（乾隆訂）卷二十三、應先烈常德府志（嘉慶）卷三十八、應先烈常德文徵（嘉慶）卷首、鄧顯鶴沅湘耆舊集（道光）卷二十、羅汝懷湖南文徵（同治）姓氏傳卷一、陳田明詩紀事（宣統）庚籤卷十二。其中以沅湘耆舊集的紀載，最爲詳細：

膺字君御，武陵人，萬曆庚辰（八年）進士，除徽州府推官，以言事謫溫州府學教授，稍遷國子博士，升禮部主事，復謫兩淮運判，轉鞏昌通判，歷同知，遷南戶部郎中，久之，出爲山西僉事，轉甘肅參政，終太常寺卿。有九芝集。太常少有才名，成進士年方弱冠。慷慨論事，以澄清爲己任。其上書諫選宮女及請轉題災異兩疏，反復切至，有古名臣風。其在湟中（按是西寧）時，嘗以文士躬擐甲冑，飯酪眠雪，與士卒同甘苦。青海松山之戰、㬉泉𢊍山之

捷，皆與有功。詩其餘事也。歸後屏跡漁仙，自署漁仙長；又卜築瀫園，號瀫公。逃禪茹素，疏布自甘。俸入盡散諸親友。愛才尤篤，汲引後進如不及。所存詩甚多。當其盛時，與王元美、汪伯玉、屠緯眞馳騁詞壇，傲然無所屈，亦嘉隆後楚風之勁者。明詩綜止錄其南歸聞雁一詩，殆未足以服君御也。

其中也不免有錯誤，如山西僉事是陝西僉事之誤，甘肅參政又是山西參政之誤。至於歷官的次序，諸家記載各有詳略不同，次序也有差異，如湖南文徵的附記竟因常德府志和沅湘耆舊集不同，弄得無所適從，最後不得不「姑從郡志」了。七種記載中最得實際的，當推明詩綜，但可惜太簡略。

這裏以龍膺的綸瀫詩文集爲主，參照諸家記載，鈎稽出如下的事跡：

龍膺原字君善，後改字君御㊀，號朱陵㊁，別號瀫公，綸叟，合稱綸瀫先生，又號太虛里人㊂，偃骨無學人㊃，瀫人㊄，醒翁㊅，晚又號漁仙長㊆。湖廣武陵人。

㊀ 君善見明詩紀事庚籤卷十三，改字見綸瀫文集卷三太函尺牘序。

㊁ 見曲品、曲錄及集首朱之蕃湛中詩小引。

㊂ 均見文集卷八綸隱先生傳。龍氏外集卷二引山西省誌名宦類，謂「字綸隱」，誤以號爲字。

㊃ 見文集卷八偃骨無學人傳。

㊄ 見文集卷二十二腕讓。

㊅ 見文集卷七達勝亭記。

㊆ 見沅湘耆舊集卷二十。

生於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公元一五六〇年)㊀。萬曆七年(一五七九)舉人，八年(一五八〇)中進士㊁，時年二十一歲㊂。

就在萬曆八年任徽州府推官㊃，至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罷官，先後凡六年㊄。在徽州時和汪道昆交游頗密，入汪氏所主持的衖中詩社㊅；又與汪氏及屠隆、呂玉繩、沈明臣等結白榆社㊆。也就因此以「詩酒詿吏議」，罷官歸里。在回里前又和汪氏同訪王世貞，王贈詩有「不嫌詩社累，仍傍酒人過」之句，就是指這件事㊇。

㊀ 文集卷十一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簡稱)：「庚申舉孤膺」，又同卷堂祭先妣文：「庚申再舉不孝膺」。按庚申是嘉靖三十九年。又同卷哭五兄文謂：「己酉……吾五十初度。」按己酉是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上推四十九年，是嘉靖三十九年，與上文正合。但綸灩詩集卷十四詩餘有最高樓庚戌五十初度一首，庚戌是萬曆三十八年，上推四十九年是嘉靖四十年辛酉，不合。萬曆三十七年五十歲時正居母喪(卒於三十五年冬)，未滿服，疑在三十八年補行慶祝，因而詩文中有兩次五十初度。

㊁ 見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

㊂ 楚風補卷二十三及楊彝珍重刊綸灩全集序都說十九歲，誤。

㊃ 見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及卷八汪伯玉先生傳。

㊄ 見文集卷二十二庚盟。

㊅ 見明詩紀事庚籤卷十三。

㊆ 見汪伯玉先生傳。

㊇ 見汪伯玉先生傳及明詩紀事。

後來謫官爲溫州府學教授㈠。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遷官國子博士㈡。十九年（一五九一）上諫選宮女疏，幾遭大禍，幸有首相申時行挽救，得免㈢。

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轉官禮部祠祭司主事，又爲同官所嫉，這年又謫爲浙江鹽運判，未赴，歸里㈣。二十二年（一五九四）赴任。秋天又應聘南闈分校。事畢，又遊揚州、眞州，與陸無從等結横山社㈤。

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移謫西寧，任鞏昌府通判，歷同知㈥，凡四年，到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才離任。在這四年中，正是陝邊多事之秋，二十六年適有榨松山等處大捷，龍膺曾參與巡撫田藥的戎幕，

㈠ 見明詩綜、沅湘耆舊集、明詩紀事三書。任溫州府學教授的年代不甚詳悉，僅知萬曆十五六年家居，十七年在溫州任，均見哭五兄文。

㈡ 哭五兄文：「無何，吾轉官國子。」太函尺牘序：「逾三年予由東甌遷四門。」按龍氏和汪道崑在金焦山分手是十四年事，「逾三年」應是十七年。

㈢ 文集卷七勝果園記說：「辛卯上封事，幾被逮，幸爲執政所力援。」常德府志謂執政是申時行。按明史卷一百十宰輔年表（二）申時行是時適任首輔。

㈣ 勝果園記：「壬辰轉官祠部，同舍狂且嫉之，謫鹽官於越。……遂入武陵。」未明言何官，據常德府志、湖南文徵官祠祭司主事。但兩書又謂由主事謫爲國子博士，大誤。又上文僅謂「謫鹽官於越」，未言何官，據明詩綜、元湘耆舊集是兩淮鹽運判，但本人則說「謫於越」，兩淮疑是兩浙之誤。

㈤ 均見勝果園記，但原文誤「甲午」爲「壬午」，有哭五兄文「甲午吾謫於越」一語可證。

㈥ 見勝果園記及哭五兄文，但未言官職，據明詩綜、明詩紀事、沅湘耆舊集是由通判歷同知。

因功特薦，遂被敍用㊀，遷官南戶部員外郎。歸里視親㊁。

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赴南戶部任㊂，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又請假歸里㊃。至三十年（一六〇二）始回南都㊄任河南司郎中，上乞信詔旨疏㊅。未兩月，丁父憂歸里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冬赴北京，補北戶部㊇。

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秋任陝西按察司僉事，備兵甘州（張掖）㊈。次年，母卒於甘州。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遷柩歸里㊉。

㊀ 見沅湘耆舊集。

㊁ 見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及哭五兄文，未言何官；員外郎見明詩綜及明詩紀事。

㊂ 文集卷十二悼內弟陳丹甫文：「己亥余赴白門。」而哭五兄文則謂：「庚子，兄强吾南，一入計曹，即請假歸，爲先大人稱觴七十。」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又明說：「庚子膺自南曹歸。」蓋二十七年始至南都，二十八年又歸里。歸里後，居甚久。

㊃ 見上。

㊄ 見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

㊅ 文集卷一乞信詔旨疏，註：「時萬曆壬寅官南戶部河南司郎中」，與明詩綜、明詩紀事「歷郎中」說合。

㊆ 見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

㊇ 見哭五兄文，未言任何官。

㊈ 哭五兄文云：「丙午秋奉治兵張掖之命。」據明詩綜，是按察僉事。按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志，按察司僉事分司諸道兵備。又明史卷四十二地理志(三)，甘州左衞屬陝西省。常德府志、沅湘耆舊集、湖南文徵、明詩紀事謂任山西僉事，誤。

㊉ 見先大夫暨先太宜人狀。

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赴京需次㈠。是年任整飭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㈡，二年間往來甘州西寧間㈢。被論，乞休官㈣。

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任山西參政，分守河東道(駐蒲州)㈤。四十五年(一六一七)移治寧武㈥。後入爲南太常寺卿，致仕歸㈦。

綜計龍氏一生歷官，是屢起屢謫，變遷極多；而諸家撰傳記時，又未見詩文集，致有不少錯誤。以上據龍膺自述，鈎出一個簡略的輪廓。

他的卒年，文集和傳記都無可考見。

龍膺的著述，據十世孫龍濟時跋文，有：綸灊、九芝、湟中、晉寧諸集，共二十六卷。經明末兵燹，

㈠ 見文集卷十一輝縣謁玄扈公生祠。

㈡㈣ 文集卷二十三乞休公文注：「時任甘肅道」，同卷再乞休公移注：「整飭甘山兵備分巡道副使」。

㈢ 見文集卷二十一建北泉約，卷十三祈雨告文。

㈤ 轉任山西，僅知分守河東道，無任參政明文。按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志(四)分守道非右參政(從三品)卽右參議(從四品)，而龍膺以陝西副使(正四品)遷任，當是參政。文集卷十二祭漢伏波將軍馬公文，是四十二年里居時撰，署銜參政，雖遲至四十四年之任，而任命當早在四十二年。常德府志、沅湘耆舊集、湖南文徵都誤爲甘肅參政。駐蒲州，見綸灊詩集卷十六晉寧草。

㈥ 見文集卷六寧武呂祖閣碑記。龍氏外集引山西省誌謂由寧武道改甘肅道，未知何據。

㈦ 見明詩綜、沅湘耆舊集、常德府志等，但詩文集中却無可考，故不詳何時事。

蕩然無存。所謂綸灑集，該是綸灑文集，有大泌山人李維楨及張鶴鳴二序，附今本集首。九芝集等三種，都是詩集。九芝集是龍氏備兵甘州時託友人俞羨長、汪肇郃選刻於金陵㊀；後來休沐歸里時，又有所增益㊁。原有萬曆庚子（二十八年）屠隆序，萬曆癸丑（四十一年）顧起元序及無年份馮時可序，初次撰成，當在萬曆二十八年以前，增益本刻成當在萬曆四十一年左右。諸書都作九芝集，但楚風補却說是九芝堂集。湟中詩是萬曆三十八九間在西寧、甘州時所作，原有萬曆壬子（四十年）朱之蕃序。

現在所見的綸灑文集、綸灑詩集，已非本來面目，是龍氏六世孫新明（字）、八世孫正楷、九世孫光炯、光邦屢次編訂增輯而成，有光緒家刻本（始刻於十二年，成於十四年）。光緒以前傳本極少，所以嘉慶常德府志卷十九藝文考於九芝集下注「寫本十二卷，闕四卷」，明詩紀事逕題「九芝集選十二卷」，而同治湖南文徵則說「未見」了。

今存綸灑文集二十七卷，綸灑詩集十九卷，共四十六卷。後附龍氏族人作先集搜遺二卷及友人贈答詩文龍氏外集一卷（全書無總名）。綸灑詩集內計：九芝集十四卷、湟中詩、晉寧草（目錄作晉寧小草）、漁仙雜著、陸度航雜著（據目錄文集卷二有陸度帆詩序，應作陸度帆詩，但集中又無此序）各一卷，又附門人和作詞社詩一卷（列卷十九）。

㊀ 見顧起元、馮時可二序。
㊁ 見馮時可序。

此外，著作可徵的還有：心經註略、金剛經摘解、丹經撮要、蒙史、衕蛾稿（均見綸灊文集卷二「序」，唯衕蛾稿序有目無文）五種。綸灊文集卷十五釋詮、金剛經應住降伏義等條，就是金剛經摘解。卷十六丹略，就是丹經撮要。卷二十品泉述、品茶述、歠品述，就是蒙史。衕蛾稿（制藝文），則收卷二十七。只有心經註略一種未見。

龍氏於戲曲外，也兼作散曲，收綸灊詩集十三、十四（九芝集）兩卷中。十三卷有散套五套，計南北曲各二套，南北合調一套內中除歸隱詞外，其餘都是祝榮藩的酬應之作。卷十四於詩餘二十三首後，有小令四十六首：計黃鶯兒三十六首、步步嬌、瑣南枝各四首、對玉環帶清江引二首。又有雜曲四種。

他的傳奇藍橋記，曲品已下諸家曲目併著錄，原書今佚。曲品列龍氏於上品之下，說：「雅韻炊金饌玉，新裁綉口錦心」（卷上），又說：「詞白極琢麗」（卷下）。當是香囊記、玉玦記一類的駢麗派。綸灊詩集卷二藍橋小憩之二云：

詩牌藥杵事俱奇，雙玉曾翻樂府詞。此日驅車風雪後，谿山黯黯石瀰瀰。

所謂「曾翻樂府詞」，就是指這藍橋記而言。這詩是入陝道中所作，而龍氏入陝先後凡三次：萬曆二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八年。據下一首金城關詩「重來持節意飛騰」句，當是三十四年或三十八年之作，詩不繫年，又無旁證可徵，不能確定為何年，僅知傳奇之作更早於詩。藍橋記外，別有金門記傳奇，曲品諸書都沒有著錄，綸灊文集卷二十四與袁中郎有「譜金門小曲」的話，就是指這部傳奇。又文

集卷二十中原音韻問說：

榮殿下聞而善之曰：「君御深於樂府者哉！君有藍橋、金門二傳〔傳〕奇，獎義誅貪，表忠述讜。屬詞既雅，命意亦工，而尤嚴於音律，惜無德清賞識耳！」予起而謝。金門記已散佚，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排印本不分卷）七絕答君御諸作四首之四詩註云「時君御演出金門記。」詩作於萬曆三十二年秋遊武陵時，龍膺正丁憂家居。金門記最遲也是這年作。龍膺自命文辭工雅，嚴於音律，又說作曲「先務明腔，次要識譜，終貴審音。」也是本中原音韻之說。

五　龍膺散曲

明代曲家龍膺的散曲，明清各家藏書目和近人散曲書目，都沒有著錄。他的散曲是附載於詩文集後面，沒有別行本，所以不見於書錄。詩文集雖有明刊本，但經明末「流寇張獻忠之亂」，原書也蕩然無存。現在流傳的是龍氏八世孫正楷編輯重刊本，光緒十三四年刻。重刻本扉頁題：龍太常全集，李宗蓮、湯彝珍、闞正珩等序文，或題：重刊綸㶁全集；或題：重刊綸㶁詩文集。但原書却題：綸㶁文集和綸㶁詩集，並沒有總名。扉頁和序言都是隨意命名，不足為據，應以原書名為準。

重刊綸㶁文集計二十七卷；重刊綸㶁詩集計十九卷，末附先集搜遺、龍氏外集各一卷。詩集卷一至卷十四題九芝集、卷十五是湟中詩、卷十六是晉寧草、卷十七是漁仙雜著、卷十八是陸度航雜著、卷

十九是補遺。散曲是分收在九芝集卷十三、十四兩卷中；卷十三全是套詞，卷十四是詩餘附散曲的小令。套詞錄南北散套五套：

（一）榮邸祝壽詞應教　北仙呂點絳脣「三月春陽」；（二）榮邸雅娛閣春詞　南錦堂月「清晝如年」；（三）榮藩冊封稱賀里詞　南好事近「皇眷剪桐圭」；（四）榮邸燈詞應教　北新水令「九天春色下瑤京」；（五）歸濼詞　南北合套賞花時「覷破乾坤都是過客」。

小令部份是：（一）松濤閣雨眺小令黃鶯兒十首；（二）南歸小令黃鶯兒廿首；（三）步步嬌四首；（四）瑣南枝四首；（五）黃鶯兒二首；（六）對玉環帶清江引二首；（七）黃鶯兒四首。共計四十六首（末十六首無題）。後附雜曲四種：（一）歸來曲；（二）雜拍；（三）春歸曲；（四）濼園曲，題作：「懺悔日小令爲門人王伯良走筆」。

龍膺的套詞，最爲駑下。現存的五套，除了歸濼詞外，其餘四套都是稱讚藩邸的，這類「應教」的作品，無非頌揚、讚祝，實在不足一觀。所謂「榮邸」，是指分封在湖廣常德府的榮定王。榮定王是明憲宗庶十三子榮莊王朱祐樞的襲爵後人，見明史卷一百四諸王世系表（五），卷一百十九諸王（四）憲宗諸子列傳。但明史於榮恭王後榮憲王前有榮□王翊鈐（萬曆二十六年襲封）和榮□王常遠（萬曆四十二年封）沒有王號，未知誰是定王。

小令四十六首，多數是歸隱、樂道、閒適的歌詠，較之套曲，差勝一籌。作品大抵平穩居多，沒有特

色。但描寫景物，却還可觀，如松濤閣雨眺小令黃鶯兒二首：

秋雨灑林臯，聽松風萬壑濤，溪煙山靄迷昏曉。掛青簑小舠，策青藜小橋。漁歌牧唱湖天靑。任逍遙！炎蒸如洗，恰巧泛香醪。（一）

市遠不聞譁，遶溪村四五家，湖山烟雨元人畫。看洲前蓼花，看籬邊槿花。蒼松靑桂枝相亞。泛流霞，幕天席地，爛醉是生涯。（六）

又如步步嬌四首，則近於淸麗，像：

畫橋促膝花前坐，嬾向筠牀臥。秋蟬響碧蘿。洞簫如訴低聲和，更聽小童歌。玉人脈脈情無那！（三）

但這類作品並不多。主要的還是嘆世之類的豪放之作，如南歸小令黃鶯兒：

萬里一歸人，歷山川往跡陳；秦宮漢闕成灰燼。過蕭蕭舊村，看纍纍古坟，牛羊耕牧無人問。斷碑存，模糊數字，傳是信陵君。（五）

直道不容身！笑人情局局新，姸媸好惡全無準。盧圈套當眞，怪模樣效顰，鬚眉只少塗脂粉！更紛綸，連橫合縱，鼓舌盡儀秦！（九）

直道不容身！笑時流亦苦辛，逢人厚貌粧恭謹。靠金錢有神，認權門是親。雌黃隨口成機穽。更勞魂，談兵說劍，都要畫麒麟。（十）

末二首描繪世態，和林廷玉淸江引（見堯山堂外紀卷九十）機杼略同。

明汪珂玉珊瑚網卷十六錄有唐寅、王錫爵對玉環帶清江引嘆世二十首，都是感嘆世情之作。唐寅是原作，王錫爵是和作。下面龍膺的二首雖沒有題目，但也顯是步二人的後塵。

勝水佳山，誓與他偕老；竹月松濤，愛與他傾倒。混跡伴漁樵，快意閑花鳥。忙殺紅塵，誰似俺逍遙好！痛殺黃爐，誰似我長生好！如今拋卻烏紗帽，往事都丟了。做個飲中仙，唱箇漁家傲，醉□醺一覺鼾眠只到曉。

白酒黃齏，不羨瓊漿味；石閣巖扉，不羨瑤台麗。一鈞子陵磯，九老香山會。禪衲來隨，喝棒參三昧；詞客來禧，詩酒同遊嬉。禽聲竹韻清人耳，事事都如意。醉著小童扶，倦枕殘書睡。天公賜我這漁仙眞福地。

龍氏小令，可觀的已盡於此。他的散套和小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文獻價值，而非文學價值。他的作品，比較別緻的是四首雜曲。雜曲全不用曲牌。是歸莊、金農一類的自度曲，還是據俗曲腔調而刋落曲調呢？我以爲應是屬後一項。因爲灑園曲明說「隨口兒唱一曲村居樂府」，而歸來曲又明是俗曲的格範。四首中可作爲代表的是雜拍和歸來曲，分別錄在下面：

少年場空虛過，撒漫些荀令香，作踐些潘安果。月缺圓，花開落，春去秋來，把好事都錯，老大蹉跎，白首婆娑！到如今翻做了潦塵土的輪，擺風波的舵，之乎也者，費盡嘍囉；酸鹹苦辣，吃盡折磨；泥沙霜雪，受盡奔波，才討個黃金帶鞶，早已見烏紗帽涴。被造化小兒笑我。到不如學東海逃向北窗臥，飲幾杯彭澤先生酒，聽一曲滄浪孺子歌；早卸卻名韁利鎖，無榮無辱，無災無禍。灑水上別尋生活，到頭穩妥。受用些蒲團竹杖，雨笠煙簑。把那椿兒覷破。恰不道水月空華，電光石火。好不撇脫，做個有鬚髮的頭陀，終日息心枯坐，長念些「摩訶般若波羅密

多」，有甚不可！

意境也無非感嘆浮生，及早歸隱，好處是不事雕鏤，直寫胸懷。

歸來曲，又見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二罷耍詞條，說是元人的叨叨令帶風入松，但句式顯然不類，而元人散曲選本也不收這兩闋。以前就疑心褚人穫的話未必可靠，現有龍膺散曲可證，就可肯定是明曲而非元曲了。這兩本文字，出入很多，褚本較勝。這裏以龍曲爲主，附註褚本異文。

罷罷罷（堅少一「罷」字）！耍耍耍（堅少一「耍」字）！花花世界儘寬大。五斗米折不得彭澤腰，一碗飯受不得淮陰胯。種幾畝邵平瓜，卜幾文君平卦。快活心坎上沒（堅作「無」）牽絓（堅作「掛」），耳邊廂沒嘈聒（堅作「雜」）。哈哈（堅無此二字）！世上人勞勞堪訝。（堅下有「你看那」）秦代長城替別人家（堅無此字）打，漢朝陵寢被偷兒挖（堅作「扒」），魏時銅雀台，到如（堅作「於」）今無（堅作「沒」）片瓦。哈哈！利名（堅作「名利」）場最兜搭（堅作「搭」）。班定遠玉門關枉白了青絲髮，馬新息銅柱標值（堅作「抵」）不得明珠價。哈哈！（堅下有：「更有一般堪詫！動不動」）說甚麼玉堂金馬！虛費了文園筆札，只恐怕渴死了漢相如，空撇（堅作「落」）下文君再寡。（原文兩闋連書）

罷罷！耍耍！到頭來都是假。饒使（堅作「憑」）你事業伊周，文章董賈，少不得（堅下有「北」字）邙山下。俺歸去也，身不關陶唐虞夏，夢不想圖（堅作「爭」）王定霸。容膝的竹椽（堅作「籬」）茅舍，點景（堅作「忙手」）的琴棋書畫，忘機的鷗魚鳧鴨，橘柚環遮周匝（堅作：「適口的淡飯粗茶，檻外薔薇高架」），蘭茝平鋪凸窪（堅作「庭前蘭蕙初卸」）。俺也不癡（堅無此二字）不聾不啞，肯把韶光虛謝！閒來時（堅作「閒時節」）向（堅作「從」）負郭問桑麻，過（堅作「遇」）鄰翁數花甲。鐵簑兒（堅有「在」字）牛角上挂（堅作「掛」），酒瓢兒（堅有「在」字）魚竿上插，詩囊兒（堅有

「在」字）驢背上跨。眼底事拋卻了萬萬千（堅多一「千」字），杯中物直飲到七七八（堅多一「八」字。下又有：「醉中日月直無價」）。哈哈！要罷便（堅作「就」）罷。分付那風月烟霞，准備着俺歸來耍（末二句堅作：「濃睡在十里松陰下，一任黃鸝罵」）。

按乾隆間葉堂刊的納書楹曲譜正集卷五也收這兩闋，字句亦有異同，且分爲五段。爲避免煩瑣，不一一校讎。任訥曲譜卷一堅瓠集內所載曲條論這兩闋曲說：「調則絕非叨叨令帶風入松，帶過曲亦從無此兩調相帶者，而兩首句法句數且先不一致。其詞確爲帶過曲，特不知究是何調相帶。」持論極是，但不知源出俗曲耳。至所謂：「兩闋詞頗馳騁，謂出元人，或不盡虛。」則純出推理，而曲意也顯然不足決定作品時代。

龍膺的戲曲有藍橋記一種，見曲品諸書。綸灊文集卷二十一中原音韵問文，還有金門記一種，諸家曲目都未著錄。至於他的生平事跡，我另作事跡考。爲了景深先生一再囑寫介紹文，只好勉就所知寫了這樣無關考證的惡札。

六　翻西廂乃沈謙作

黃文暘曲海目「國朝傳奇」部著錄翻西廂賣相思二種，題：「二種研雪子作。」

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八），這兩種列入「右十一家皆康熙雍正間人，無姓氏可考」中，仍屬研雪子之

作，是本曲海目著錄的。

王國維曲錄卷五，也本曲海目著錄。曲海目僅署別號，因而二書都不知作者的眞姓名。

近人姚景瀛據南京國學圖書館藏鈔本而排印的沈謙東江別集，其中却有一些線索可尋。東江別集四五兩卷全是散曲，卷四北曲，卷五南曲。卷四中呂粉蝶兒套題作：

「集伯揆商霖，是日演予新劇翻西廂。」據此，翻西廂應是沈謙所作，研雪子是他的別號。沈氏是明末清初人，故乾隆中纂修的曲海目能够收入，而今樂考證因之推測爲康熙雍正間人。

翻西廂，如劇名所示，是一種翻案文章。粉蝶兒套耍孩兒曲云：

俺將這西廂業案平反盡，費幾許移花門筍。止不過痛惜那雙文；根究出微之漏網原因。則要蓋世間女子防沾露，普天下男兒盡閉門；休再說閒愁悶，掃過了迎風白晝，迴避了待月黃昏。

翻西廂的內容，在這一曲中已透露出。而翻案的原因是要「蓋世間女子防沾露，普天下男兒盡閉門」。作者也要「存些風化，切不可玷辱家門。到這裏非非是是難欺混，但平心子細評論。」（滿庭芳曲）。這和道光間湯世瀠東廂記改崔張私合爲以禮求之，避免玷辱名教，兩劇的作用是一樣的。翻西廂今無傳本，不明其詳細情形。

翻西廂既是沈謙所作，研雪子又是他的別署，那麼賣相思也應該是沈氏之作了。近日伯英輯曲海總目提要拾遺謂賣相思演石有文賣相思事，而題名却是「淸易山靜軒主人」，這和曲海目等題研雪子顯

然不同。問題是靜軒主人與研雪子不必定是一人，卽使是一人也未必定是沈謙，這裏姑且存疑。但翻西廂是沈氏之作，却無問題。

沈謙字去矜，號東江，浙江仁和臨平鎭人，崇禎十五年補縣學生，明亡後曾起義兵，事敗，隱於家，康熙九年庚戌卒。沈氏與柴虎臣、丁飛濤等相友善，號「西泠十子」。毛先舒沈去矜墓誌銘（見東江別集首）謂著有傳奇，當指翻西廂而言。別有南曲譜，應撝謙東江沈公傳謂未梓。散曲二卷收東江別集中。

七　王抃的戲曲

王抃的戲曲，黃文暘曲海目著錄籌邊樓一種，列入「四十一種詞曲佳而姓名不可考者」之中。焦循劇說（卷四）據香祖筆記，屬王抃之作，所以他在曲考中逕題「王鶴尹作」。無名氏傳奇彙考、管廷芬重訂曲海目、姚燮今樂考證三書因之。王國維曲錄於籌邊樓外，據漁洋詩話另增浩氣吟一種。

王士禎之分甘餘話、香祖筆記二書，曾略涉及王抃的生平及其戲曲，香祖筆記（卷十二）論籌邊樓云：

「……吾宗鶴尹兄抃，工於詞曲，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於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余序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爲之憮然！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

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焦循曾節錄此文入劇說(卷四)。又分甘餘話(卷四)云：

「婁江十子，虹友(王攄)才尤高，余嘗序其金陵集。鶴尹詩才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爲籌邊樓、浩氣吟等傳奇，不但引商刻羽，雜以流徵，殆可謂詞曲之董狐！」(漁洋詩話文字略同)

按王抃字鶴尹，號松巢，江蘇太倉人，太學生。明宰輔王錫爵曾孫，戲曲家王衡之孫，畫家王時敏子。工詩，與里人周肇、許旭齊名，號太倉十子。其所撰戲曲共有六種，盛敬太學松巢王先生傳(附王抃自撰王松巢年譜首。年譜有吳中文獻小叢書本)云：

「……所著樂府，不讓元人，籌邊樓外，前有舜華莊、玉階怨、戴花劉，後有鷲峯緣諸種，寄託寫懷，爲詞家所推重。」又王氏在年譜總述中云：

「壬子(按爲康熙十一年)年後，因久困征車，精力物力，盡耗於其中，從此無意進取，乃戲爲樂府，雜劇則有玉階怨、戴花劉二種，全本則有舜華莊、籌邊樓、鷲峯緣、浩氣吟四種，於數年內譜成，皆不無寄託也。曲文不重用，亦不強叶，但自愧無才，未有驚人句耳。獨說白頗爲當行，無一嫩句，亦無一冗筆，每爲識者所稱。然此皆不得志於時之所爲，豈欲以之擅長當世也哉！胸中傀儡，自當以熱酒澆之，且杯在手中，正可以發抒胸臆，不敢自擬焦生，而其義則余竊取之矣。」其寫作動機，也不外遣愁，發洩而已。所謂「全本」即傳奇。六種曲，諸家曲目未收者爲舜華莊、鷲峯緣二傳奇及玉階怨、戴花劉兩雜

劇。六種曲的寫作及演出的年代如次：

（一）玉階怨雜劇　王巢松年譜記四十六歲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事云：「余是年冬有侯夫人玉階怨一折矣。」

（二）戴花劉雜劇　年譜記康熙十三年甲寅（一六七四）四十七歲時事云：「是時大人偶查耆英會故事，見劉几簪花暢飲，心甚悅之，命余作一雜劇，於數日內呈覽，名曰戴花劉。」又康熙十七年記事云：「家宴之日，大人命演戴花劉。」

（三）舜華莊傳奇　年譜又記康熙十三年事云：「余是年作舜華莊，六月起至初冬始成。」又次年記事云：「元宵後，在九弟堂中演舜華莊。」

（四）籌邊樓傳奇　年譜於康熙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四十八歲時記云：「清和之初，余欲將李文饒事，譜一傳奇，蓋專爲任子吐氣也，湘碧知之，特約余至染香庵，同惟次并老優林星岩商酌，間架已定，因家中所纏，幾及半載，遂至不能握管，束之高閣，直待次年始成。」是此劇雖創稿於康熙十四年，實際成於十五年。又記十五年事云：「八月中，八弟告歸里，諸兄弟公讌於鶴來堂，演新劇籌邊樓。」曲考、曲海目、無名氏今樂考證著錄（十）、曲錄卷五及香祖筆記卷十二、分甘餘話卷四均著錄。

（五）鴛峯緣傳奇　年譜記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五十二歲時事云：「余是年作鴛峯緣，事在季春，六月初七垂成矣，因兒疾擱起，直待愈後始續完，承諸親知醵分稱賀，設席時演此劇。」又康熙二

十一年記云：「全蘇班又補鷺峯緣，諸優摹寫盡致，頗得作者之意，亦一快事也。」

（六）浩氣吟傳奇　年譜於康熙二十年壬戌（一六八一）五十四歲時記事云：「是年余作浩氣吟，林星岩不時過商，七月初已經脫稿。因服尚未除，直待九月杪弟班始演於鶴來堂。」又二十二年記云：「十月中，八弟從閩歸……有晚在鶴來堂演浩氣吟。」曲錄卷五及分甘餘話卷四著錄。

這六種戲曲，據年譜末民國庚午（一九三〇）八世孫晝跋文云：「所著樂府，不讓元人。籌邊樓外，戴花劉、玉階怨數種，爲詞曲家所推重，咸豐庚申，遭洪楊兵燹，付之一炬。」是六種原稿均已散佚，僅籌邊樓尚存梗概於傳奇彙考中。

年譜首謂崇禎六年六歲，則生年當爲崇禎元年戊辰，年譜雖止於康熙二十六年，據譜後裔孫懋祁跋文，謂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年六十五。故生卒年代應是一六二八——一六九二。

八　曲家黃鈞宰

黃鈞宰的著述，以金壺七墨最著，比玉樓遺稿和比玉樓傳奇則傳世較稀。光緒淮安府志卷二十三貢舉，貢生欄列黃氏於道光十四年甲午：「黃振均，己酉拔貢，奉賢訓導。」按振均爲黃氏原名，己酉是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民國纂山陽藝文志卷八謂：

黃振均，一名鈞宰，字仲衡，咸豐己酉拔貢，奉賢訓導。

按咸豐無己酉，藝文志記載顯有舛錯。光緒淮安府志人物，無黃氏傳記。民國辛酉（十年）續纂山陽縣志卷十人物有傳：

「黃振均，一名鈞宰，字仲衡，別號天河生。父以煦，貢生；兄振淮，字月卿……振均博學能文，偃蹇不遇，以拔貢就奉賢訓，中年喪偶，益侘傺不自聊。撰金壺七墨，書估多翻刊以行。」又卷十三藝文著錄比玉樓遺稿、金壺七墨二種。最詳細的記載，當推王錫祺山陽詩徵續編卷三十一：

「黃鈞宰，字天河，原名振均，字宰平，道光甲辰諸生，己酉拔貢，奉賢訓導。著有：金壺七墨、寰海新聞、說環、國朝名人可法錄、比玉樓閒話、閨秀詩評。」又引遯菴叢筆云：

「黃宰平廣文（振均）月卿弟也。著香草盦詩詞集……王南卿寄廬詩話述之最詳。」又王氏案語云：

「祺案：天河壯時，倜儻權奇，自謂取青紫如拾芥，拔萃後累荐未受，竟以校官終。聞因病飲鐵酒致狂易，升屋叫號，展轉屬纊。噫！洋醫之誤人，洋劑之不可輕服也。」

此後冒廣生鉢池山志人物第五，卽檃括詩徵原文。總括諸書所記黃氏的生平是：原名振均，後改名鈞宰，字宰平，一字仲衡，別號天河，道光十四年貢生，二十九年拔貢，奉賢訓導。

黃氏比玉樓遺稿一冊，計詩、文、詞曲各一卷，是他的門人楊文鼎、文駿弟兄就「殘殘數帙」，「排比校讎，賡續付梓」，於光緒甲午刋於甬江。原書既是「斷縑寒楮，無手訂全稿」（以上均爲楊序中語），所以失收的作品很多。如山陽詩徵續編卷三十一錄古今體詩十九首，又錄遯菴筆叢中三首，共二十二

首，其中只有三首見於遺稿，餘十九首失載。遺稿第四錄南北散曲十套：

寄題林頌夔白雲深處讀黃庭圖于飛樂「理瑤函擒玉檢」

題雲南楊稚虹大令吹簫低唱冊子三疊引「男兒不作酸儒狀」

題徐笑山悼亡卷子步步嬌「佳日良宵閒過了」

贈王月仙校書北新水令「鶯花三月暮春天」

題林仲葵紅杏倚聲圖青玉案「奇才如酒須傾倒」

題上海蘇稼秋夢遊赤壁圖點絳脣「三國雄圖」

遊山瑞雲濃「江山幾度」

題葉小鸞眉子硯拓本北新水令「脂粉蘭澤已飄零」

題蔣子相月痕樓影圖問蒼天「問蒼蒼何苦別離人」

題鄭曉坪行看子新水令「這頭陀何處打包來」

十套中題畫的竟佔了八套，這是清人散曲共同的特徵，不僅黃氏一人如此。其中以題葉小鸞眉子硯拓本一套為最佳，是他的壓卷之作，金壺浪墨卷六及硯緣集都曾收入。其次是贈王月仙校書及題徐笑山悼亡卷子二套，而後者尤為可誦：

〔步步嬌〕佳日良宵閒過了。靜榻薰香繞，虛窗落葉敲。寂寂清清，凄凄悄悄，愁緒冷於潮，夢見中人影秋

雲杳。

〔醉扶歸〕記得理清琴閒譜求凰調，記得弄瑤笙乍聽雛鳳嬌，記得天香癡望月中飄，辜負了心枯意槁。到今日蓮房空冷太無聊，撇下這蘭根嬌小誰相悼！

〔皂羅袍〕半世姻緣草草，問浮生禁記幾度魂銷，斜陽不放豔情拋，疏花猶恐秋魂到。眉山痤玉，荒烟斷橋。看泥墜粉，空深舊巢，忍心情不待雙棲老。

〔好姐姐〕我亦曾賦哀絃形悲影弔，忍離恨百種蕭條。遺芳倩影，向愁中病裏描，從眼底心頭找。芙蓉城春遠，蓬山路渺，賸了這憔悴潘郎兩鬢凋。

〔尾聲〕從來慧質延年少，把蠢蠢歡娛看飽，倒不如留得傷心慰寂寥。

比玉樓傳奇四種爲：十二紅、尼央印、呼夢么、雙烈祠，光緒二年刋本，未見。十二紅本事見金壺浪墨卷五，衍南河廳貪污黷貨事。同卷次則「劍友題詞」云：「余聞蓉村語，卽火其書不以示人矣。」則顯爲誑語。尼央印本事見金壺淚墨心影下，演黃生與蜀女秦碧憐離合事，實卽黃氏自道。遺稿中有題聽眞圖兼悼碧蓮、除夜焚寄碧蓮二詩，至於所謂「稿本付諸東流」，也是欺人之說。呼夢么，衍賭徒陸生事，見金壺浪墨卷八。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五著錄旌節記，亦演此事，謂淮山棣花園主人撰，疑卽呼夢么。因爲：（一）本事相同；（二）山陰周雪蓮、兗州李畹芳題詩二首，又見金壺浪墨卷八；（三）「淮山」卽淮安山陽的簡稱。雙烈祠，疑與陳學震（子揚）祠雙旌忠節記同衍陳振邦及其妻吳氏死節事，遺稿金縷曲題雙烈記有「屬子傳奇，碌碌未及應」，似後來而作者。

九　織花吟客的詩帕記

友人某氏曾於某地得鈔本詩帕記傳奇，曾擬假錄一過，雖得其同意而終未出示，故無從寓目。偶讀同光間里人楊慶之文集，始知此書涯略。按楊氏一草亭詩文集（鈔本二冊，不分卷）與織花吟客書云：

「吟客足下：僕初至貴境（按吟客爲阜寧縣益林鎭人）即有稱吟客傳奇哀豔動人者，口述原委；因歸作題詞，逕投左右。越月來書云：『君詩佳，但誤「詩帕」爲「私帕」，誤蔣生爲先死，與書不合。君盍正之，余將弁編首。』又越月，始得讀吟客初稿及栗里散人外編原唱，重爲敍曰：

蔣明純，字文蓀，常州宜興附學生；父鏞，字序東，賈遊黃浦益林鎭。文蓀幼與隣女劉素蓮同宿，嘗私贈素蓮綉帕，題詩云：『百年心事託冰綃，金屋何時貯阿嬌？願得秋來明月夜，鳳凰臺上共吹簫。』素蓮心許。序東未之知，另爲娶周氏琴娘。素蓮寓書曰：『君迫父命，非背約；妾無他望，充下陳亦可。』無何，賊氛，破盱眙，文蓀避兵至父賈遊處；素蓮因兄在淮東，亦遷徙往就。卜文讀者，文蓀同庠友，倉皇逃難，文蓀留之寓，課子若弟。會得素蓮書，知有願充小星意，而難以白堂上，浼文讀代稟，父不之許。素蓮兄又以蓮〔許〕同業人爲繼室，期甚迫，私自商曰：作配賈人，不過李淸照，掛衘名士，尙〔當〕作卓文君。和鴆酒一壺，焚詩帕，作訣別文蓀書，願他日附琴娘墓側。文蓀得書，奔赴，至則氣已

絕，抱尸大哭，取餘鴆飲之，立卒。人義之，合葬岙林鎮西北。兵事定，兩姓皆南歸。吟客及散人訪守墓吳姓，立短碣。吟客譜局探、寇偪、舟遇、情媒、情殂、詩殉、幻讐、仙合八齣。散人譜夢樓、訪墓，癸碑、譜曲四外編行世。夢花僧（按卽著者楊慶之）題一律於後云：

怨綠啼紅總可憐，山盟海誓竟顚連；有情天上多癡漢，枉死城中葬少年。烟月無端俱有夢，骷髏未必卽神仙。莫嫌浪廢金壺墨，聊破閒窗午枕眠。

按此劇所譜，亦爲當時之「今聞」。此事出於咸豐間，至作曲則已遲至同治以後矣。織花吟客姓名待查。栗里散人疑爲陶姓。

十　盛世鴻圖

淸汲修主人昭槤嘯亭雜錄卷十稗史條云：

「近有盛世鴻圖雜劇，演曹彬南征故事。謂南唐有妖道某，能使藥迷宋將自相殘殺。」按盛世鴻圖劇，黃文暘曲海目、焦循曲考、支豐宜曲目表、管廷芬重訂曲海目、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錄、坊刋傳奇彙考、董輯曲海總目提要、伯英續輯曲海總目提要拾遺等書，都未著錄，頗疑爲諸書遺漏。後見北京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列有此劇，始知爲宮庭承應戲。全劇九十六折，有昇平署抄本，北京圖書館藏。按淸代宮庭戲曲，以長篇鉅製爲多，但少佳構。如法宮雅奏一百折、勸善金科一百二十折、九九

大慶一百二十八折、昇平寶筏、楚漢春秋各有二百四十折，九十六折還不算多。這類龐然大物，大抵敷衍成篇，以「神頭鬼面」及舞台化兒長，純是「場上之曲」。據嘯亭續錄卷一說，月令承應五種，是乾隆間張照奉詔而作，忠義璇圖二種爲周祥鈺、鄒金生等撰。至盛世鴻圖，則未題撰述人，以「近有」之說推之，當出於上列諸劇之後的嘉慶間產物。

十一　彭澤散曲

明彭澤散曲，明清諸家藏書目均未著錄，蓋未嘗單刋別行也。近人王烜輯皋蘭明儒遺文集（民國卅二年蘭州石印本）始錄彭氏散曲。原書於卷下彭澤詞沁園春（一）、滿江紅（二）三首之後，錄散曲小令三十餘首。編者初不知其爲散曲，蓋誤以詞調入錄者也。彭氏散曲，明人曲選未嘗入錄，此書亦未舉其來源；惟原書編例（三）謂取材於「明史、圖書集成、關中兩朝文鈔、皋蘭新舊各志……諸書及碑搨傳本與私家鈔本」，疑此本所錄亦得諸鈔本也。

是集所錄：首將歸蘭山擬辭朝曲耍孩兒七首，次隱居折桂令八首，次詠四時西津小圃山坡羊五首，次西津別業漫興沈醉東風一首，次樂閑上小樓十首，共三十二首。曲則純然北調，體則朱權所謂「志在泉石」之「草堂體」也。至其意境，則亦康（德涵）王（九思）一派，而不及其爽利雄健耳。所作以寫景爲佳。若山坡羊詠四時西津小圃云：

到春來西津河水下，看千山萬山雪化。及時甘雨膏澤眞無價。過山家，賞名花，芳菲紅紫巧丹青難描畫。燕語鶯啼嬌更滑。韶華。小車兒到處踏煙霞，對東風沉醉煞。（春）

到夏來西津河水漲，柳陰濃槐陰密，深巷湘簾高捲看不盡雲山嶂。過西莊，小隄旁，無邊淸景淸景在高樓上。雨過南薰白苧涼，荷香，碧筒飲賽玉觴。蘭湯，水晶宮化日長。（夏）

今所見之三十餘首，以歸隱樂道，感嘆世情之作爲多，若沉醉東風：

賽笙歌鶯啼燕語，上圖畫水郭山居。手不釣渭水魚，足不踐荆山玉。醉陶陶夢繞華胥。塵世奔忙六十餘，甘分作漁樵伴侶。

又若上小樓云：

我也曾名題虎榜，我也曾序列鵷行。見了他競利爭名，惹是招非，較短論長，你幾箱，我幾箱，家門興旺。下場頭破家兒一場飄蕩！

此曲非不暢達，然較之康王之作，則迥然不侔。又耍孩兒云：

豈無有皇都新朋友？豈不曾他鄉遇故知？有幾人情眞意實相交契？當着面甘言巧語相稱讚，轉過頭減醋添鹽鼓是非，再不然欺謾侮弄如兒戲。總不如，閉門靜坐，緘口忘機。〔么〕瞞了人不算乖，讓了人不是癡，得便宜豈佳消息。試看晝長夜短循環的巧，暑往寒來品對的奇，暗室中莫道無人視。須信道人心未起，鬼神先知。

此等憤懣之言非徒然而作，蓋有感宦海浮沉而發也。

至其用韻，頗多失粘之處，如耍孩兒之五云：

> 曹子建七步才，李翰林百首詩，楚漢間六出陳平計，時來風送休誇早，運去雷轟莫怪遲。算天遂不得生人意。寧可教守株待兔，索强如畫餅充飢。〔幺〕投至到扶搖九萬程，巳歷經風波十二時，且埋藏禮樂三千字。看他大刺刺指鹿呼爲馬，磣可可將白化作緇。急流中誰肯相濟？眞箇是人心如面，世事如棋。

其中「詩」、「時」、「字」、「緇」等字屬「支思」，而「計」、「遲」、「意」、「飢」、「濟」、「棋」等字屬「齊微」，是則「支思」「齊微」混叶矣。蓋彭氏原非曲家，於散曲致力不深，初非有志於曲，特藉此以發洩其牢騷抑鬱而已。

皋蘭明儒遺文集卷上有彭澤略傳，云：

>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中進士，官至湖廣四川總督，嘉靖初徵拜尙書，卒謚襄毅。著讀易紛紛稿、幸菴行稿、詩文餘稿、讀史目錄、懷古集，今皆佚。

所述固屬簡略，且湖廣四川總督實爲川陝總督之誤。按彭澤事跡詳見明史卷一九八，略謂：澤登弘治三年(一四九〇)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出爲徽州知府。正德初起知眞定，遷浙江副使，歷河南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嗣與仇鉞提督軍務討平河南劉惠趙燧之亂，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尋代洪鍾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留保寧鎭撫，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會吐魯藩亂，楊廷和荐澤經略之。澤材武知兵，性疎闊負氣，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爲人所議，尋

乞歸，詔斥爲民。嘉靖初卽位，御史楊秉忠請召澤，遂卽家起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後御史交章劾澤阻言路、壞祖法，遂不自安，累疏乞休。言者復交彈之，乃加少保，賜敕傳乘歸。後復奪官爲民，家居鬱鬱以卒。隆慶初復官，諡襄毅。按明史卷一一一七卿年表（一），彭氏於正德十六年辛巳（一五二一）五月任兵部尚書，其罷官則爲嘉靖二年癸未（一五二三）十月，見明史卷一一二七卿年表（二）。生卒年代俟考。又明史卷九十九藝文志（四），僅著錄其幸菴行稿十二卷。

綜計彭氏一生，雖屢握兵符居顯位，然兩次奪官爲民，當爲莫大之刺激，自難免其「鬱鬱以卒」。其仕途顚蹶與康海、王九思同，寄興於曲亦與康王同，特其成就遠不及康王耳。明人散曲之歸隱樂道、感嘆世情、憤世疾俗之什，初非有意於恬澹，殆因仕途簸蹶之後，故示清高以發抒其牢騷不平者也。其不同者：或因沉於下僚故示曠達，薛論道之林石逸興之類是也；或奪官於已顯之後以示無心祿利，康海沜東樂府、王九思碧山樂府及彭澤小令之類是也。明乎此，則不難索解彭氏散曲悉是歸隱閑樂之故矣。

清代曲家小紀

一　劉赤江

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十)十四葉眉端著錄「鎭海劉赤江」一片心傳奇一種，曲錄失收。

按焦循雕菰集卷二甬江棄婦行序云：「鎭海諸生劉赤江，棄其妻丁，別聘於姜。丁歸母家，守志不嫁。學師率學中子弟來報於學，使者革其衿。始劉父利姜之財，姜慕赤江有文名，可希仕進。至是姜惡之，復脅劉父毀婚。劉公亦悔前事，迎丁歸。夫婦相泣，和好如初。丁之兄允平，求復赤江，許之。邑人以爲善。」這和姚書所載劉赤江，必是一人，因爲里貫相同；否則鎭海不會有兩個劉赤江。其人是乾隆嘉慶時人，姚燮的鄉里前輩。

二　休休居士

今樂考證著錄(十)有：「休休居士一種：鳳棲亭。」惜不詳其姓氏，僅注：「居士儀徵人。」

一九四六年拙稿曲目鉤沉錄刋上海大公報後，得鎭江京江中學厲鼎煃(星槎)先生函，謂：「先世孚若公有鳳棲亭院本(?)，當清中葉流傳蘇州、揚州，載在家譜傳略。」揆厲君的意思，以爲拙稿失收這種

傳奇，不知今樂考證早經著錄。後來函囑厲君錄出家譜中傳記，竟未如願。即據這短簡，已可知休休居士是儀徵厲某的別號，厲名某，字（或號）孚若，乾嘉時人。

三　王　復

今樂考證著錄（四）「國朝雜劇」部著錄王彥卿艷禪一種，註云：「彥卿名復，吳門人。」生平可以考知的，只有這幾個字。

齊學裘見聞隨筆（同治十年刊本）卷五王彥卿殉難條云：「王彥卿名復，吳人也。少習醫。長見吳興王二樵先生，從之學詩，學書啓。余與二樵交，到其寓齋，偶見彥卿和詩，愛之，詢何人，二樵曰：『小子王彥卿從我學詩，問道於盲耳！君既愛其詩，令其執弟子禮，拜從門下，勿叱之爲幸。』數日彥卿持其書來，因與彥卿相識。彥卿知慧過人，詩亦清妙。出作幕賓，不合即去，故家居日多。與余相敍十餘年，如同一日。有母，有妻子。我壻于漢卿需次吳門，見彥卿詩有二語與漢卿少作同，不差一字，亦一奇也。於是三人交契。漢卿佐楊簡侯（能格）方伯治江北糧台，延彥卿辦書啓。曾爲余譜艷禪曲一折，久刋行世。彥卿倡和詩甚多。庚申之變，彥卿先逃出城，挈眷住平望，後人紹興。聞高茶菴說第二次『賊』陷杭州城，彥卿全家餓死於城中。……余曾邀彥卿同游西湖，與朱子庚暢遊南北峯，題詩飲酒；又與余錢塘觀潮，各作長歌以紀勝遊。詩已刋行，人不可見！吾知彥卿吟魂飄泊，正在湖山風月之間，

不知憶及老顚故人否？噫！」

王氏生平可考知者，僅有此文。其人不過書辦之流，尙次於幕僚，地位非常卑微。庚申是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而太平軍二次攻克杭州是次年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王復就在這年餓死。假定卒年是四十歲左右，當生於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頃。今樂考證成書於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之間（見吳曉鈴今樂考證與今樂府選撰集年代初考），其中已著錄艷禪雜劇，假定這劇曲是三十歲左右的寫作，又必成於咸豐年間。

四　陸和鈞

北京圖書館藏有同治傳遇昌鈔本的如夢緣傳奇，是淸人陸和鈞（伯和）所撰，首有著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著者自序。

陸氏的事蹟，見許善長碧聲唫館談麈卷一陸菊笙條：「吾友蕭山陸菊笙孝廉和鈞，博學，善詩畫，跌宕不羈。留京十餘年，不得志。與余交最密，唱和之作盈寸。甲子夏，設帳順德會館，得暑疾，半刻卽告殂。蕭條情狀不可言，幸居停陳玉珊銓部元楷，至交夏芝岑比部獻雲斂金殮之。遺稿爲其族人攜去。予有唱酬錄，半爲菊笙之作，誠騷壇之健將也。愛作小詞，亦溫麗可誦。……」按甲子是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生年未詳。

曲目雜識

一　鵠奔亭蘇娥自訴

錢曾也是園書目雜劇類古今無名氏劇有鵠奔亭蘇娥自訴一種，和王文秀渭塘奇遇、慶豐門蘇九淫奔記同在雜傳類。也是園舊藏雜劇，雖然早經發現，但鵠奔亭蘇娥自訴却已散佚了。可是這本雜劇的本事，還約略可見。太平御覽卷一九四，法苑珠林卷七四引顏之推寃魂志，文選注引列異傳（上三種見魯迅古小說鉤沉引）都有關於蘇娥在鵠奔亭自訴寃的記載。又酈元道水經注卷三七沅水高要縣下和通行本的干寶搜神記卷十六，也有記載。故事大意是這樣的：

「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搜神記作高要）鵠奔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水經注作始珠）刺史周敞（搜神記作何敞），行部宿亭，覺壽奸罪，奏之，殺壽。」

雜劇所演，必是這個故事。所謂「自訴」，是說她寃魂自訴於官，得到昭雪。就元明雜劇分類說，它是屬於「公案劇」。鵠奔亭蘇娥自訴只是抄本也是園書目所題的劇名，玉簡齋叢書本的也是園書目又題作鵠奔亭蘇娥自許嫁，王靜菴先生曲錄據玉簡齋本著錄，所以也和它一樣。但「自許嫁」分明是錯誤，理由是：第一，前引幾種文獻都說蘇娥鬼魂自訴於官，沒有「許嫁」的說法；第二，抄本也是園書目

早於玉簡齋本，接近原本，玉簡齋本作「自許嫁」，明是傳鈔的錯誤。考查錯誤的原因，大約是先誤「訴」爲「許」，因爲兩字字形相似；但「許」字義不完，又和上文不相屬，因而第二步又妄增「嫁」字，劇名才勉強通順。而這個雜劇又和渭塘奇遇、淫奔記在一起，傳鈔書目的人以爲它也是「風情劇」，因而加一「嫁」字。如果不明它的本事，就不易明白何以從「自訴」變而爲「自許嫁」。要是相沿不改，又把「公案劇」變爲「煙花粉黛」劇了。這是曲目中錯誤最饒有興味的。

二　凌霞閣內外編

明末茅維作的雜劇，有：蘇園翁、秦廷筑、金門戟、雙合歡、鬧門神五種，收鄒式金雜劇新編中，今存。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十五下說：「嘗以所作雜劇屬余序。」那麼他的雜劇也曾有單行本了。又鄭元慶湖錄經籍考（吳興叢書本）卷五說：「茅維凌霞閣內外編諸曲。顧簡序：余聞之茅孝若嘗以所作雜劇屬錢謙益序，已而語人曰：輕我。近舍湯臨川，而遠引關漢卿、馬東籬，是不欲我代臨川也。其奡兀如此。」又同治周學濬湖州府志卷五十九藝文，也著錄茅維凌霞閣內外編諸曲。是茅氏雜劇總集名凌霞閣內編和外編無疑，那五種雜劇自然在內，不知道內外編所收除五種外，還有別的劇曲沒有？

三　四景記

諸家曲目明傳奇部都著錄四景記，屬無名氏之作。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古學彙刊何徐曲論本，原書未見）說：「李日華改北西廂爲南，不佳；然其四景記亦可觀。」據此說，四景記也是李氏所作。李日華是吳人（見百川書志），近人以爲卽南詞敍錄所載撰崔鶯鶯西廂記和王十朋荆釵記的李景雲。這說如果確是可靠，李氏所撰傳奇共有三種了。又南詞敍錄本朝下有麗情四景、文林四景（今樂考證著錄〔七〕作麗情四集、竹林四景）二種，是淸人何焯所增補。未知這二種與四景記的關係如何？但據四景記的劇名說，可能和沈采四節記相同，一本分爲四記的。

四　鄒知縣蕭山湘湖記

焦循劇說卷三說：「西河（按爲毛奇齡）又有何孝子傳奇引，言謝氏所作。馬玉起云：舊有傳奇名湘湖記者，卽此也。」（按「引言」見西河合集卷五十八）劇說又引毛氏何孝子傳，略謂：蕭山有湘湖，侵湮已久，弘治間里人何舜賓倡議疏濬，又揭發豪家侵佔湖地，知縣鄒魯得賄賂，竟置舜賓於死；後賓子競爲父報仇，傷魯，並置於法（見西河合集傳卷一）。何孝子傳奇及湘湖記都演這事。馬玉起所說「卽此」，是說湘湖記也演此事。按南詞敍錄有鄒知縣湘湖記，注：「多實事」，晁瑮寶文堂書目樂府類也有鄒知縣肖〔蕭〕山湘湖記，當是一劇。它既然見於嘉靖間人的兩部曲目，至遲也是明中葉的作品。至於改作爲何孝子傳奇的謝氏，疑是明淸間人了。

五　北俱廬

董說(若雨)寶雲詩集卷二黃九烟居士重過寶雲詩注說:「自言將製北俱廬傳奇。」按今樂考證著錄(八)有黃氏人天樂,無北俱廬。董輯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一著錄人天樂,謂演軒轅載事,亦名北俱廬。可見是一劇兩名。今樂考證著錄(四)別有惜花報、試官述懷二雜劇,謂:「笠閣評目有惜花報一種,署爲王丹麓作,非。蓋此劇九烟爲丹麓紀事作也。」綜計黃氏之作,共有三種,但試官述懷一目,劇名頗似散套,當作雜劇,非常可疑。黃氏散曲收夏爲堂別集,但書極稀見,不知其中有無戲曲?呂留良和黃氏酬答詩有「聞道新修諧俗書,文章買賣價何如」句,大約便是指這類戲曲而言。

六　北孝烈

黃文暘曲海目國朝傳奇部「二十八種原有姓名失記應考」中,有北孝烈一目,今樂考證著錄(四),入國朝雜劇部,題青霞寓客撰,注云:「一名鐵塔寃。」又說:「曲考入院本,無名氏,誤。」姚燮知道作者,又從傳奇移入雜劇,必有根據。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二說:「陳勤恪公初知西安縣,……烈女徐氏含寃死,公爲建祠以褒其節,邑人爲演鐵塔寃傳奇。」勤恪是陳鵬年的諡法,他是康熙間人。據陳氏記載可知一名鐵塔寃的北孝烈是演西安縣徐烈女事,作於康熙間,作者青霞寓客是浙江西安人。

七　雙翠圓

曲海目「二十八種原有姓名失記應考」中有雙翠圓、翠翹記二種，「一百零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中有八寶箱一種，實際是一個人作的。曲錄根據曲海目，都列入無名氏之作。今樂考證著錄（九）在八寶箱、詩中聖二目後題夏秉衡撰，說：「秉衡字平千，一字谷香，乾隆間華亭人。八寶箱一種，曲考入無名氏。」姚氏更正曲海目的錯誤，是有事實根據的。按詩中聖今有傳世的乾隆刊本（傅惜華藏），首載夏氏乾隆甲午自序，三十二齣。八寶箱雖未見傳本，大約和明郭濬（彥深）百寶箱、乾隆間梅窗主人百寶箱同演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故事。曲海目所說「詞曲劣」，所見是伶人傳抄本，不一定是原書。

至於雙翠圓、翠翹傳二種，今樂考證著錄（十）雖然著錄，也還屬無名氏。按雙翠圓今存，有乾隆秋水堂原刊本，上下二卷，三十八齣，「華亭夏秉衡」撰。據此，雙翠圓作者也是夏秉衡，曲海目和今樂考證、曲錄都失考。至於翠翹傳，實際上是沒有的。雙翠圓夏氏自序說：

> 虞初新志載王翠翹遇徐海事，甚奇，惜其傳略而不詳。丁亥秋養疴官署之鏡齋，偶閱稗史，知翠翹之適徐郎，乃境遇之一端耳。其間遇人不淑，獅吼河東，若錫麓之東生，亦如花之枝葉，水之波瀾，作翠翹一生結束。

又首齣副末開場「眼目」漢宮春：

> 千里金生，爲春遊遇美，移寓花亭，拾金釵園會，海誓山盟。風波忽起，赴遼陽叔姪關情，因祝壽身罹縲絏。賣

身孝女孤行，入院一番磨折，遇崑崙救出；錯嫁遭驚，妬婦蛇心蝎口；佛閣論經，幸逢豪俠起雄兵，恩怨分明。感知己錢塘抗節，舟中雙翠圓成。

這本傳奇以王翠翹未識徐海前的事件爲主。曲海目等書所著錄的翠翹傳，也就是這本傳奇。因爲作者既有演翠翹事的雙翠圓，不會再作翠翹傳。我以爲翠翹傳本是雙翠圓的註，後來因傳寫之訛，當着別一劇目了。這推測大約和事實相去不遠。

關於新曲苑

中華書局所刋新曲苑十二冊，三十五種，任訥輯。我在讀畢全書以後，感覺到理想與事實未必完全符合。

新曲苑所收計有下列各種，這裏將任氏所改書名及原書名(任氏未指出)同列於下：

一　元芝菴：唱論(附陽春白雪卷首，及輟耕錄卷二十七)
二　元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附明刋活字本太平樂府，他本不載)
三　元陶宗儀：輟耕曲錄(輟耕錄)
四　明朱權：丹邱先生曲論(太和正音譜)
五　明何良俊：四友齋曲說(四友齋叢說卷卅七)
六　明王世貞：曲藻(卽藝苑巵言附錄，但文稍異)
七　明徐復祚：三家村老曲談(三家村老委談附花當閣叢談)
八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曲考(少室山房筆叢)
九　明蔣一葵：堯山堂曲紀(堯山堂外紀)

一〇 明周　暉：周氏曲品（金陵瑣事及續書）
一一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曲談（梅花草堂筆談）
一二 明顧起元：客座曲語（客座贅語）
一三 明程羽文：曲藻
一四 明東山釣史：九宮譜定總論（附九宮譜定卷首）
一五 明顧曲散人：太霞曲語（輯太霞新奏論曲語）
一六 清黃周星：製曲枝語
一七 清李漁：笠翁劇論（閒情偶寄卷一、二）
一八 清毛先舒：南曲入聲客問
一九 清劉廷璣：在園曲志（在園雜志）
二〇 清周祥鈺：大成曲譜論例（附九宮大成譜卷首）
二一 清焦　循：易餘曲錄（易餘籥錄）
二二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
二三 清李調元：雨村劇話
二四 清李　斗：艾塘曲錄（揚州畫舫錄）

二五　清袁　棟：書隱曲說（書隱叢說）

二六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曲談（兩般秋雨盦隨筆）

二七　清陳　棟：北涇草堂曲論（北涇草堂外集）

二八　清楊掌生：京塵劇錄（京塵雜錄即長安看花記、丁年玉筍志、夢華瑣簿）

二九　清劉熙載：曲概（藝概卷四）

三〇　清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劉氏遺著）

三一　姚　華：曲海一勺

三二　清徐　珂：曲稗（清稗類鈔）

三三　姚　華：菉猗室曲話四卷

三四　吳　梅：霜厓曲跋三卷（輯自諸書）

三五　附任二北：曲海揚波六卷

這三十五種，就其來源，可分爲五類：

一　本身獨立成書或成篇者，如：六、一三、一六、一八、二二、二三、三〇、三一、三三，九種；

二　輯自書中整卷者，如：五、一七、二九，三種；

三　輯自曲譜、曲選之附載者，如：一、二、四、一四、一五、二〇，六種；

四　從全書諸卷中輯出論曲一部份者，如：三、七、八、九、一〇、一一、一二、一九、二一、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三二，十五種；

五　雜輯諸書者，如：三四、三五，二種。

第一類都是習見之書，其中若干種收入叢書中，均易得，僅程羽文曲藻一種無他種版本（新曲苑三十五種中僅此種稀見；但全爲品藻，殊少史料價值）。第二類中閒情偶寄，坊刊本極多；藝概前雖不易見，今亦有開明書店排印本。第三類中除明活字本太平樂府不易見（但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已有飲虹簃叢書本），而曲譜、曲選均有通行本，如太和正音譜、九宮大成譜等書，治曲者幾乎人各一篇，此類實無輯出單刊的必要。第四類共十五種，多輯自筆記、雜著諸書，全書中以此類爲最多。其體例蓋倣自顧曲雜言（沈德符野獲編輯出）。其中如輟耕錄、揚州畫舫錄等，爲治曲者案頭必備之書，也沒有輯出的必要；而兩般秋雨盦隨筆、清稗類鈔等，也不是稀見的書。第五類霜厓曲跋多輯自吳編曲選（商務）及奢摩他室曲叢等，也非全是未刊稿（曲海揚波下有專論）。總之，全書所錄雖有三十五種之多，稀見者極少（多爲通行本），而珍異史料則更少；其中且有若干種殊無輯錄必要者。

彙刻戲曲、散曲之史料、品藻等文獻者，前有董氏誦芬室讀曲叢刊（民國九年刊）及古書流通處編印的曲苑。曲苑所收的，如錄鬼簿、南詞敘錄、曲品、新傳奇品、曲錄諸書，全是治曲者不可少的文獻，而全書所收史料多於品藻，取捨頗有見地。而新曲苑所收，除論度曲、作曲、曲韻、品藻（這幾類對於治

曲者及戲曲史者，殊無用處）外，僅輟耕錄、堯山堂外紀、金陵瑣事三數種，有散曲或戲曲的史料，其他輯自筆記、雜著者，殊少史料價值，故對於治曲者（尤其是治戲曲史者）的用處，反不及曲苑。新曲苑的選擇取捨標準，任氏於全書既無序跋，又無例言，僅曲海揚波序略一敍及：「今猶市菜，菜盡而菜根菜葉傾倒筐篋而出之。」則新曲苑所收是任氏平日所輯各書的全部，毫無選擇取捨可說。這種「傾倒筐篋而出」的東西，自然難免於蕪雜了。

從諸書中輯出論曲諸篇彙刻在一起，其最大的目的在於便宜讀者，免得他們東尋西覓之勞，因爲這些材料向來是散見各書或雖在一書而散見各卷中。現在有人能爲讀者打算，彙刻爲一書，這種學術上的精神，是頗可稱讚的。但必要的條件是要一一註明所引書的卷帙，然後讀者在引用的時候，才可不必再檢原書；否則爲徵信起見，仍要檢尋原書的卷帙。而新曲苑所收各種一律都沒有註明卷數，這樣僅給讀者以一個索引而已，檢閱原書仍是不可免的，本爲便利讀者而設的彙刻，而結果仍是不便。這編輯和引用書不註明卷帙是一切傳統文人共有的習慣，而他們在事實上也很少認爲註明卷帙是必要的，然在今日這已是行不通的辦法了。又這些輯本中若干種以前已有人輯出，如以太和正音譜輯出的涵虛子詞品（說郛），以四友齋叢說輯出的何良俊曲論，以三家村老委談輯出的徐復祚曲論（上二種均有古學彙刋本），以閒情偶寄輯出李笠翁曲話（啓智書局輯本），任氏的重輯或轉載之，也可不必。

新曲苑不僅沒有註明卷帙，而且也沒有註明版本，如王世貞曲藻一書，卽藝苑巵言的改題，但文字

稍有節略，這與其用曲藻本，不如用巵言原本。又這書有明刊足本弇州山人四部稿本，明刊欣賞編本、廣百川學海本（後二種題曲藻）、中國書店印本等，其中當以四部稿本爲最可靠。又如太和正音譜，有明刊北雅本、嘯餘譜本、涵芬樓祕笈景洪武本、中國書店景印本。又如輟耕錄有元刊本、明萬曆刊本、汲古閣本、陶氏景元刊本、國學扶論社排印本、四部叢刊景元本，其中當以最後一種爲最好。而新曲苑所收却是通行本，如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條，以景元刊本校勘，便頗有差異，且足正其錯誤處，茲舉其重要者如次，如：「拴搐艷段」，據景元刊本可增抛綉球、眼藥里二本；又如「打略拴搐」總類「賭撲名」以下照天紅至握龜六本，景元刊本列入「賭撲名」項中而「樂人名」則列入「打略拴搐」總類中（此均景元刊本可正坊本之誤）。凡此諸點，新曲苑不但版本上沒有選擇，而且沒有用古本校勘，（僅芝菴唱論一種曾校勘，但這是任氏以其所校陽春白雪中抽出，並非爲輯新曲苑而校勘。）甚至連所據的本子也未註明。雖然其中若干種可以推想出所用的本子（如製曲枝語有昭代叢書、美術叢書二本，南曲入聲客問有昭代叢書本，樂府傳聲有正覺樓叢書本，雨村劇話有原刊函海本），但仍以註明爲妥。在現在編印古書，最低限度是必要舉出所據的版本，並以古本爲主，可惜編者都沒有做到。至少輟耕錄、正音譜二種重要文獻，是應有以古本校勘的必要。或者以爲任氏輯書時在若干年前，其時景元本輟耕錄尚未刊行，無法校勘；然而新曲苑的刊行却在近數年，而景元本早經刊出，當有校勘的必要，以省讀者重校的精力。

至於所輯錄的，也非完全無遺，如輟耕錄敍高則誠及其所作烏寶傳的一則，金陵瑣事敍徐霖的又一則，任氏都沒有輯出。至如兩般秋雨盦隨筆等通行書，其中並無可貴的史料，與其全部收入，不如作一索引。像這樣通行的書可輯者也不祗兩般秋雨盦隨筆一種，如堅瓠集，其材料的重要及豐富或許超過梁氏之書。甚至還有中間節略不註明的，如梅花草堂筆談五怡菴度曲條(面二)兩般秋雨盦曲談飲酒讀騷圖條(面二)與原本對照，中間都割去若干字句；更有割裂兩條原文湊成一則又不註明的，如兩般秋雨盦曲談對月曲條(面九下)自首句「仁和趙秋舲」至「惜哉」見原書卷二，以下則見原書卷四，這樣湊合更是無理取鬧。

又書中所收作曲、度曲、曲韻諸種，對於治曲史者，可說是一無用處。其中僅曲韻一類，可供治音韻學者之用，但對於治曲史者也殊少可用之處。而作曲、度曲之類，祗有抱殘守闕者纔需要這類東西，去做假古董的「作曲」，或頑票友的「度曲」，然在文學史、散曲史、戲曲史的研究者的立場上，這些完全是不必要的，對於以往的一切文學作品，祗應抱着「述而不作」的態度；而在今日也根本不必再去「作」或「度」了。新曲苑所以收這類東西，其目的蓋如編者在另一書序文所說：「其業則有：作、唱、譜、演、考據、整理六事。」(見湯顯祖及其牡丹亭任序)但我們今日所需要的也祗有考據、整理二事，其他都非現在學人所應從事的。

書末附曲海揚波六卷，計三冊，佔全書四分之一，有單獨提出一敍的必要。

卷一至卷三爲曲談，是輯自元、明、清及近人的筆記、雜著中零星論曲的諸種材料而成，共輯書一百四十餘種。任氏序中說：「凡此材料，由散而使之聚，良非易易！憶昔寶昌寓廬，日坐書城，專一致曲，往往竭一日之力，檢書數十卷，才得一條，旣沾沾以喜。」又謂：「若就其一二則審之，了無意趣；若比附以觀，多足供考據家之採擇。」可見任氏輯書時用力頗劬，而此中甘苦，也唯有致力於此者纔能說得出。這書內容大約如蔣瑞藻小說考證等書，而蕪雜也相類；且有若干與史料無關的材料，如(十六)歌唱，(十七)搬演等，可以不輯。編者倘以全力搜羅曲家的史料，其價値當較此書爲更大。又其中若干則已見任氏所著的曲諧(散曲叢刊)中，雖其體例不同(一是輯錄，一是徵引)，也使人有重複之感。這部份所引書也和全書一樣不註明版本及卷帙，頗不便讀者；但每條都註明作者，較之小說考證等不註出的總算略勝一籌。又所引近人筆記如然脂餘韻、能靜居筆記、眉廬叢話、花簾塵影、綠天清話、藥裹慵談等，我在編小說考證引書索引時，遍查這幾書的作者，都毫無所得，不意在曲海揚波中找到，這也可補小說考證之失。

又所引書一百四十一種，這裏列一索引，或可供讀者的參考；唯原書未註明卷帙，此間又無書可檢，也未能一一註明，祇好聽其不備了。這索引的次序是以朝代先後爲次，但同一時作者，則不能一一依其著作先後爲序，僅以曲海揚波先後爲準。至同一作者的數書，則不論揚波的次序，一律聚在一起，又專著及單篇，都移在最後。括弧內所註數字爲曲海揚波之卷數及頁數。引書目如下：

李詡：戒菴漫筆〔一：25—26〕
焦竑(原題清人)：焦氏筆乘〔二：26〕
王鏊：震澤紀聞〔二：28〕
陸容：菽園雜記〔三：4〕
無名氏：燼宮遺錄〔三：4〕
楊慎：藝林伐山〔三：6〕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三：6〕
朱存理：珊瑚木難〔三：9〕
汪砢：珊瑚網書錄〔三：10—13〕
李贄：焚書〔三：29—31〕
陳貞慧：書事七則〔一：17—18〕
鄒樞：十美詞紀〔一：2—3〕
王穉登：吳社篇〔一：16〕

——以上明

沈曰霖：晉人麈〔一：3—4〕
嚴長明：秦雲擷英小譜〔一：4〕
湯傳楹：閑餘筆話〔一：16〕
顧公燮：銷夏閑記〔一：15—16〕
戴延年：吳語〔一：17〕
戴延年：秋燈叢話〔一：19〕
戴延年：摶沙錄〔二：6〕
沈濤：瑟榭叢談〔一：17；二—22〕
施閏章：矩齋雜記〔一：18〕
施閏章：蠖齋詩話〔一：20〕
汪惟憲：積山雜記〔一：19〕
厲鶚：東城雜記〔一：19—20〕
汪師韓：談書錄〔一：20—21〕
黃宗羲：思舊錄〔一：22—24〕
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一：24〕
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一：24—25〕

金安清：觚哉漫錄〔一：25〕
徐逢吉：清波小志〔一：28〕
金夷：霞綺篇〔一：31—32〕
吳長元：宸垣識餘〔一：32—33〕
景星杓：山齋客話〔一：33〕
徐旭：閩中紀略〔二：3—4〕
查爲仁：蓮坡詩話〔二：4—6〕
吳騫：拜經樓詩話〔二：7〕
董潮：東皋雜鈔〔二：7〕
阮葵生：茶餘客話〔二：8〕
俞正燮：癸巳存稿〔二：9—10〕
雪樵居士：青溪風雨錄〔二：10—11〕
金武祥：粟香室隨筆〔二：12—14〕
太平老人：袖中錦〔二：17〕
姚古愚：甑塵紀略〔二：17〕
程庭鷺：多暇錄〔二：17—18〕
王士禎（原失註）：漁洋詩說〔二：18〕
江熙：掃軌閒談〔二：18—19〕
毛先舒：聲韻叢說〔二：20—21〕
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二：21〕
潘浚：劉氏遺著序〔二：21〕
光聰諧：有不爲齋隨筆〔二：21〕
惠棟：九曜齋筆記〔二：22〕
章學誠：丙辰劄記〔二：22〕
鮑倚雲：退餘叢話〔二：22〕
劉獻廷：廣陽雜記〔二：22—23〕
梁章鉅：退菴隨筆〔二：23〕
馮班：鈍吟雜錄〔二：27〕
王應奎：柳南隨筆〔二：29—33〕
吳喬：圍爐詩話〔二：33；三：8—9〕

張作楠：梅簃隨筆〔二：33〕
蔡顯：閑漁閑閑錄〔二：33—34〕
吳悌：巾箱拾羽〔二：34—36〕
焦袁熹：柴軒雜著〔三：1〕
方以智：通雅〔三：1—2〕
邱煒萲：五百石洞天揮麈〔三：2—3〕
曾廷枚：西江詩話〔三：3〕
黃士珣：北隅掌錄〔三：4〕
姚範：援鶉堂筆記〔三：4〕
陸隴其：三魚堂賸言〔三：5—6〕
陳鱣：新坂土風〔三：6〕
〔失註〕花村談往〔三：7—8〕
尤侗：西堂雜俎〔三：14—17〕
錢大昕：恆言錄〔三：17〕
阮亨：瀛洲筆談〔三：17—18〕

沈起鳳：諧鐸〔二：28〕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三：28—29〕
錢泳：藝能篇（履園叢話）〔三：31—32〕
王崇簡：冬夜箋記〔三：32〕
宋犖：筠廊偶筆〔三：33〕
高士奇：天祿識餘〔三：33〕
陸次雲：湖壖雜記〔三：33—34〕
李玉浦：蚓菴瑣語〔三：34〕
吳陳琰（原失註）：曠園雜志〔三：34〕
勞大與：甌江逸志〔三：35〕
呂種玉：言鯖〔三：35—37〕
吳德旋：初月樓集〔三：6〕
〔失注〕春暉草堂叢書〔三：17〕
〔失註〕尊聞閣詞選〔三：18—19〕
蔣光煦：茗齋詩餘跋〔二：19〕

黃周星：秋波六義序〔三：14〕

——以上清

王蘊章（原失註）：蓴廬雜綴〔一：25〕

王西神：然脂餘韻〔二：1—2〕

況琛：花簾塵影〔一：27—29〕

孫毓修：綠天清話〔一：34—35〕

懺綺主人：風月閑情〔一：36〕

趙惠甫：能靜居筆記〔二：2〕

陳衍：感舊集小傳拾遺〔三：3〕

醉醒生：莊諧選錄〔三：3—4〕

吳梅：元劇方言釋略〔三：19—20〕

〔失註〕靈芬館詩話〔三：20—21〕

況周儀：餐櫻廡隨筆〔三：22—23〕

況周儀：眉廬叢話〔三：24—26〕

李詳：藥裹慵談〔三：27〕

張行：小說閒話〔三：36—37〕

小說月報補白〔一：35—36〕

民權素十一集〔三：23〕

紫蘭花片〔三：26—27〕

梁啓超語〔一：6—10〕

浴血生語〔一：10—14〕

解脫者語〔一：14〕

缺名語〔一：15〕

缺名筆記〔一：25—27，28，30〕

渴睡漢語〔一：29—30〕

——以上近人

又曲海揚波所引資料有與小說考證等相同的：

卷一：二頁　牡丹亭　（識小錄）　五四二頁

卷一：七—九頁　桃花扇（梁啓超語）　枝譚下五九—六〇頁（題飲冰室叢話）

卷一：一五頁　湯若士（銷夏閑記）　五四三

卷一：一五—一六頁　徐文長（銷夏閑記）　四二二

卷一：一六—一七頁　湯若士（閑餘筆話）　五四三

卷一：一九頁　西廂（南濠詩話）　六

卷一：二六頁　玉尺樓（秋燈叢話）　一七八

卷一：二七頁　查潘鬥勝（缺名筆記）　二八〇—二八一

卷一：二八—二九頁　桃花曲（清波小志）　枝譚下七七—七八

卷一：三四—三五頁　臨川夢（花簾塵影）　一四八

卷一：三四—三五頁　碧桃花（綠天清話）　一九二—一九三

卷一：三五頁　帝女花（綠天清話）　五六九—五七〇

卷一：三六頁　綠牡丹（小說月報補白）　二二（題缺名筆記，文字雖同，互有詳略）

卷二：一頁　鵑紅記（然脂餘韻）　枝譚下八六—八七（文較詳）

卷二：一—二頁　紫芝記（然脂餘韻，引陽秋賸筆）　一四八（引陽秋賸筆）

卷二：四頁　揚州夢（蓮坡詩話）　四〇八

卷二：五頁　長生殿（同上）　一三六
卷二：五—六頁　桃花扇（同上）　一二二
卷二：六頁　蔣培傳奇（搏沙錄）　枝譚下七三—七四
卷二：六頁　六如亭（同上）　枝譚下七四
卷二：六頁　沈起鳳（同上）　枝譚下八八
卷二：一三—一四頁　一片石（粟香室隨筆）　三〇五
卷二：一五—一六頁　琵琶記（閑中今古錄）　二二
卷二：三三頁　裴旦去鬚（柳南隨筆）　枝譚上八一—八二
卷三：二二頁　桂林霜（餐櫻廡隨筆）　三〇五
卷三：二五頁　四聲猿（眉廬叢話）　六四—六五
卷三：二五—二六頁　折齣考（同上）　五八八
卷三：二六頁　四夢（同上）　五八八
卷三：二七—二八頁　白練裙（藥裹慵談）　七三—七四（題拭瓢，文字大致相同）
卷三：三四—三五頁　荆釵記（甌江逸志）　二

這三卷書所註的作者及來源，也頗多可議處。

附記：重讀曲海揚波，又發現若干大小錯誤，補記於此。(一)目錄錯誤與遺漏：(甲)誤標頁數，如目錄八面下古今樂較條原註「二：三五」，實則此條見原書卷二，三三面，非三五面。(乙)目錄已有其目僅失載一條者，如面三下飲酒讀騷圖目，除四：三〇外，卷一面二五下尙有缺名筆記一條；面九下演長生殿之禍目，除二：七，三：二〇外，卷三面五亦有蓮坡詩話一則。(丙)目錄失載者，有下列諸目：投筆記(五：二三)〔明傳奇類〕，音韻難知(二：二七)〔音韻類〕，譚宗初(一：二三)，商盤(二：四)〔以上歌戲類〕，戲文(二：二三)〔雜考類〕，曲與詩(二：一七)〔雜論類〕，作家戲子(二：三〇)〔雜談類〕——以上諸目均本原書所題。(二)重複，卷二面三三引吳喬圍爐詩話，論字緊慢，卷三面九上又引同書一次；這兩條文字重複。又如卷二面二一引有不爲齋隨筆譏時四劇一則，實爲小說非戲劇，有茶餘客話卷一嘲諜學差條可證。

又以太霞新奏與新曲苑輯本太霞曲語相校，發現下列四事：(一)刪節及改易字句計有十四處之多。(二)以原書眉批語誤爲正文引入者，如五頁卜大荒畫眉序條，卽太霞新奏卷八面一的眉批。(三)以原書兩則合而爲一又不註明的，如三頁秦復菴條，是合原書卷一面十八及卷八面八兩則而成。(四)原書發凡十三則，曲語摘錄三、四、十三則。又曲語所引之第一則散套之難，與今景印本不同，未知何故。

姚華的菉猗室曲話

近人研究戲曲的成績，雖多超越前人之處，但前輩學人開墾倡導的業績，也不可完全埋沒。在一二前輩學者中，王國維是最顯著的一位。此外還有與王氏宋元戲曲史著作約略同時，而姓名著述俱頗隱晦的姚華氏。以王姚二氏相比，不但姚氏的聲譽遠不及王氏，其著作數量也不及王氏之多，且又埋沒多年無人注意，更無影響可說。但他的著作中卻有精密獨到之處，如用治經史的校勘、輯佚的樸學方法來治戲曲，雖其成就不及近人，但首先運用這方法治戲曲的，當以姚氏爲第一人。最足代表姚氏的學殖與治學方法的，是四卷菉猗室曲話。據文學論文索引（一七二面）所載，曲話最初刊於一九一三年的庸言雜誌一卷六號至二十三號，但實際僅刊六至七，九至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四諸期，原書卷一末題：「癸丑太陽三之十四倚槃記」，知卽作於一九一三年。這書既無單行本，而所刊雜誌距今又遠，故一向湮沒無聞；卽近人論曲諸書也頗少敍及，僅任二北詞曲通義、趙景深宋元戲文本事、徐調孚六十種曲敍錄等，偶一涉及而已。一九三一年頃，盧冀野曾於河南大學以油印重印一次，但見者也不多。而蔣瑞藻小說枝譚所錄之十五則，大抵割裂原文，不能算作一種本子。一九四一年任二北新曲苑刊行，姚氏論曲二種亦收其中，其著述始重顯於世。惜此本卷二論浣紗記的一則，首已殘缺數段。

曲話計分四卷：卷一題卓徐餘慧，乃就明卓人月輯徐士俊評古今詞統一書，涉及詞曲同異之處，略加註釋或引申，於詞曲變遷之跡，作一概觀；卷二題毛刻籤目，乃就毛晉所刊六十種曲略論其版本、編者，並分論雙珠記、尋親記、東郭記、金雀記、焚香記、荊釵記、浣紗記；卷三專論琵琶記；卷四論南西廂。以按照原書次第分別論述看來，著者似有囊括六十種曲全書之意，可惜沒有完成。

前人所作詩、詞、曲話，大抵是隨筆漫記之類，想到什麼便寫什麼，未寫之先既無計劃，已成之後又不整理，所以頗少有系統的論著。單就曲話說，如清人李調元雨村曲話、梁廷枏藤花曲話、楊恩壽詞餘叢話雖或分為原事、原文等，但其內容也還是一鱗半爪的著述，和一般詩話、詞話拉雜的情形沒有兩樣。菉漪室曲話一書，除卷一所論非完全以戲曲為對象外，其餘三卷是以六十種曲次序分別論其所收明代諸傳奇，而專論琵琶記、南西廂又各有一卷之多，雖全書分配不均勻，但像這樣詳細有系統的曲話，在前人詞曲話一類著述中，它是有獨到的體例的。

又與姚氏曲話同時或稍後的近人所作曲話，也有幾種，如吳梅顧曲麈談、王季烈螾廬曲談等，雖也是有系統的曲話，但它們的主旨是在於作曲，度曲，有類作詞十法，其對象是一般顧曲者，而此書則純然是學人的論學之作。而菉漪室曲話所論都有根據，與得自傳聞或製造不根之說的顧曲麈談（如謂尋親記為吳人范受益作，幽閨記作者施君美即施耐菴等說），也不可比擬。至於鈔綴明人藝苑卮言、顧曲雜言而成的曲苑叢話（見蔣瑞藻小說考證共引八則，撰人不詳），直錄雨村曲話、詞餘叢話一字不易的

曲欄閑話(見小說考證續編及拾遺，共十七則，撰人亦不詳)以及鈔襲本書的松風閣筆乘(見小說考證三九七至三九八面雙珠記條，除末數語外，直鈔曲話卷二)等，更不可同日而語。

如前所說，這書最大的特點是應用校勘、輯佚的方法來治戲曲。校勘方面如用南九宮譜、十二律京腔譜校荆釵記；以暖紅室覆陳眉公評本、南九宮譜、十二律京腔譜、北詞廣正譜校琵琶記，爲近人校勘戲曲的先聲。宋元南戲的輯佚，近人雖有宋元南戲百一錄，南戲拾遺、宋元戲文本事諸書，但最早留意於此的，也當推蒅漪室曲話爲第一部。姚氏於校荆釵記時，附帶輯有錦香亭曲二支，焚香記條輯有王魁曲四支，南西廂條輯有古西廂的月下聽琴、投宿、寄情三套，而末一種與近人本事、百一錄二書所輯的數量也相差不遠。又輯此三套佚文時，更據雍熙樂府、南九宮譜、九宮譜定、南詞定律、太古傳宗、十二律京腔譜、九宮大成譜諸書互校，則又是輯佚兼校勘了，即置之近人所輯宋元南戲書中，也沒有遜色。

此外可注意的是廣輯有關的諸文獻和論證的謹嚴。前者如搜羅諸書所記關於高明的生平、作品以及關於琵琶記諸傳說(惜其中所錄非全取自原書)；後者如據白雪樓原刊本東郭記定其爲孫仁孺之作——這較之蔣瑞藻花朝生筆記(見小說考證七九至八十面及五三七至五三八面)既引曲話知爲孫作，而又牽強附會爲汪道昆或徐復祚之作以立異，其相距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如以現在戲曲研究所得，來看姚氏輯佚、校勘的成績，則誠未免令人失望。他在輯佚方面所得是

頗爲寒儉，僅輯有三種殘文，而這三種據其他曲譜、曲選都可增補若干支。而在校勘方面所花費的精力，更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蓋姚氏所據校勘的書多爲晚出之本，不足爲據。如所校六十種曲本荆釵、琵琶二記，都是明末通行的坊刋本，並非什麼古本；而姚氏所見的六十種曲又非初印本，乃是道光間的翻刻。據現在所知，荆釵記有富春堂、繼志齋、李卓吾評諸本；而琵琶記明刋本流傳於世的竟有十餘種之多，姚氏所校的僅有暖紅室覆本一種而已。沈璟南九宮譜雖是萬曆間的書，但它是據蔣孝舊編南九宮譜（今存）改編而成，其本身已是第二手貨。至於十二律京腔譜乃淸初所修的弋腔譜，與崐曲既有出入，而時代又後，更不足據（卽使可校，也當用十二律崐腔譜）。又荆釵記、琵琶記等元代戲文，屢經後人修改，去原文既遠，而元刋本不易得見，必不得已也當以較早之明刋本爲主；否則校勘雖勤，也所獲無多。然而姚氏在這兩方面所得的結果雖是不足道，但他在三十年前已從事於此，仍不失爲這方面的一位先驅者。

曲話一書，雖有許多可取之處，然而也不免有誤。其中若干處因新材料的發現始知其錯誤者，當爲三十年前姚氏所不及見，姑不論及。這裏只以姚氏所及見的爲限。如卷一謂滕玉霄「名亦不詳」，又云：「太和正音譜錄金元諸家殆盡，而獨無玉霄何耶？」按滕玉霄名賓，正音譜云：「滕玉霄之詞如碧漢閑雲。」姚氏謂不見於正音譜，不知何據？卷二謂尙仲賢海神廟王魁負桂英雜劇雖殘文「亦不之得」。按尙作今存雙調新水令一套於雍熙樂府卷十一，而雍熙一書又爲曲話中所常引及，不知姚氏何以未見

此套？卷四以萬曆時嘉興李君實爲撰南西廂之李日華，乃沿前人之誤。按南西廂非李君實之作，有李氏紫桃軒雜綴可證；而眞正之作者李日華乃嘉靖時吳人，與君實時地均不相同，當是兩人。又同卷據雍熙樂府輯西廂十詠、西廂百詠三種，以爲元人之作；又從太古傳宗、納書楹輯崔鶯鶯舊詞，謂：「此亦古詞。」按雍熙所收西廂百詠等三種，是否元曲，沒有可靠證據殊不易肯定，姚氏只憑其內容與南西廂同異之處，定爲元人之作，殊嫌武斷（以明人諸種曲選所收南散曲無元人之作看來，這三種似均爲明人之作）。至太古傳宗所錄二曲，其掛眞兒一調爲明末最流行之曲詞，當爲晚明之作，亦非「古詞」。

又卷三論南戲一節，據猥談、草木子之說謂南戲卽溫州雜劇，而姚氏泥於雜劇之名，以爲「元曲無論南北皆是雜劇」，其意殆謂溫州雜劇亦如元人之北雜劇，遂視南戲北劇爲一物。故下文又有琵琶記爲南戲變格的說法：「所謂戲文始王魁，是謂南戲，卽溫州雜劇，與琵琶諸傳體制不同，不得以其同稱戲文而混合之也。」又謂：「琵琶雖行世，而不在南雜劇之列。」又云：「琵琶僅得云南曲，而不可謂卽古之南戲。」這些全是不知南戲爲何物的謬說。蓋姚氏不知南戲雖又名溫州雜劇，而與北雜劇並非一物，它是傳奇的前身，所用全是南曲，故謂之南戲。而琵琶記正是南戲的劇本，也卽是戲文，與王魁等劇是同類，其體制與其他古南戲並無不同之處，它本身便是南戲，而非「變而繼起」者。姚氏在這書中雖輯有宋元南戲，而是視爲古曲輯錄的，從他論南戲一節，可得證明。

姚氏論曲之作，除菉漪室曲話外，又有曲海一勺一種，初刊於庸言五、八、十五三期，後亦收入新曲

苑中。這書的主旨不外昌明曲學，打破歷來詞曲小道之說，其主張以禮樂挽回頹風，定崐曲爲國樂，正與民國初年的復古思想合流；而又用駢文來說理，讀之亦頗可厭——這較之曲話，殊無可取之處。據曲話卷一末所載，別有曲名考一文，今未見。

吳梅的霜厓曲跋

近人治戲曲而有所成就者，首推王國維，其次便是吳梅。王氏所著宋元戲曲史、曲錄等不僅考證精確，而且奠定了戲曲史研究的基礎。當然其中也不免有許多違失、錯誤、遺漏以及後來所發現的新材料未及收入；然而對於這位創始者「篳路藍縷」之功，終是不可抹煞的。

至於吳梅，據說是「不屑屑於考據」的，而其成就是在作曲、度曲、製譜、訂譜的諸方面。其中訂譜一項，吳氏的目的在於使後來作曲者有一定的譜式可尋；而我們從曲的演化的觀點看來，也祗是對於前代南北曲譜作一個最後的結束而已，至於現在是否需要摹擬前人的南北曲以及度曲、製譜等，這在有識之士却早已把這些遺棄了的。現代人自有現代的歌曲戲劇可供歌唱、製譜、表演乃至製作，不必再去迷戀崐曲的殘骸。現在對於一切古文學是一個總淸算的時代，而研究理解也祗有從歷史的演化上着眼，別無其他的途徑可尋。假使還想藉着作曲、度曲，來延長崐曲的壽命，和幻想一個「曲學昌明」時代，事實終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吳氏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對於古文學接受的限度，畢竟和我們不同，自然不能苛責。這應該特別指明。但現在還有許多追隨着吳氏的途徑前進的，那便是走入歧途了。這幾方面雖有吳氏大聲疾呼也難挽救崐曲的命運，因爲這在事實上已是行不通了。這誠如浦江

淸先生所說：「亦不能挽曲學之厄運，則時代限之矣。」(語見悼吳瞿安先生文)吳氏殆爲最後一位結束南北曲的製作、歌唱的學者。

再從吳氏全部著述看來。他的創作如詩、詞、散曲、戲曲全部都是摹擬前人的東西，其中雜劇傳奇且有民國以後的作品(僅煖香樓、軒亭秋、風洞山三種作於晚淸)，沒有注意的必要，這裏且不去說它。論著部份如南北詞簡譜(未見)，雖爲作曲而設，但還可視爲給前人曲譜作一個總結賬。至如曲學通論、顧曲麈談，又是以作曲、度曲爲對象，也不去討論。元劇研究ABC、中國戲曲概論雖全是泛論，但在吳氏全部著作中是僅有的兩部涉及戲曲史和考證的著作，而其中顯然的錯誤、違失之處也頗不少。趙景深先生在讀曲隨筆中已列舉其誤。編選校輯方面如古今名劇選、曲選，也頗平常。但奢摩他室曲叢初二集，却保存和傳播若干種戲曲史的材料，如朱有燉二十四種雜劇、吳炳粲花五種曲、沈起鳳四種曲，在這刋本之前，一般讀者並無他本可得。可惜三四兩集已成而毀於兵火，我們無法得見。從戲曲史的研究者的立場看來，吳氏最大的業蹟並非擬古之作的南北曲或審音訂譜之類，而是爲戲曲研究者保存若干重要資料而已。

這裏單獨提出他戲曲跋文來說。吳氏跋文有任訥輯霜厓曲跋三卷，收入中華書局所刋新曲苑中，一九四一年刋，是吳氏逝世後最後刋行的遺著。但任輯本搜羅未備，故徐益藩又有霜厓敍跋之輯(刋戲曲第三輯，一九四二年三月刋。)以補任訥輯本之缺。又前珊瑚半月刋曾刋有瞿安讀曲記，卽霜厓曲

跋中一部份。任徐兩輯本雖尚有少數未收入，但吳氏的戲曲跋文大部份都已收入這兩本之中。霜厓曲跋卷一所錄跋朱有燉雜劇二十四則，乃輯自奢摩他室曲叢二集；二集刋於一九二八年，故此二十餘則當作於一九二七、二八年間（跋文後未題年月）。卷二跋明清傳奇二十五種，清雜劇二種，全部錄自商務本曲選（原書共錄三十二種）。曲選雖刋於一九三〇年，但跋文大部份均錄自中國戲曲概論（刋於一九二六年），當作於十五年以前。卷三錄跋嵇永仁之作二則、沈起鳳之作四則，均輯自奢摩他室曲叢初集；跋吳炳之作五則，輯自二集，當亦作於一九二七、二八年間。至卷一所跋之董西廂、西廂、中山狼、西樓劍嘯折、後四聲猿等及卷三之靑樓記、花筵賺、快活三等或收入曲叢三四集，未能刋出；或錄自吳氏藏書之後。徐輯霜厓敍跋甲乙二部，全是跋戲曲及散曲（丙部乃吳氏著作的自序，丁部乃敍他人之著作，均與本文無關），其中甲部跋元明雜劇十一種，是輯自古今名劇選（一九二二年刋），當作於一九二二年以前；紫釵、南柯、四聲猿、長生殿四種，則輯自暖紅室彙刻傳奇。乙部僅四種，均輯自近刋各書。又跋文中有年代可考者，僅有二則：一是任輯本卷三之誠齋樂府跋，作於一九二三年；一是徐輯本紫釵記敍，作於一九二二年（又乙部二則雖註年代，但與本文無關，故不列入）。綜合二本所錄，乃一九二二年前至一九二七、二八年間之作，可代表吳氏中年的見解。

根據這類短跋來論吳氏，或者不足代表吳氏學識的全部；然而我們僅從這些短文中也可看到吳氏治學方法的隨意和考證的疏忽了。

吳氏每則跋文，頗少以戲曲作者事跡或考證爲中心，而多半以曲文合譜合律爲主，幾乎三分之二以上是專注意此點的。這種考察是以作者自己立場爲出發點的。這卽使有用，也僅限於作曲或度曲者，而對於治戲曲史者並無多大關係。然而卽以曲文合譜與否爲研究對象，也不妨多多搜集材料，作一有系統的曲譜考訂，如吳氏自撰之南北詞簡譜、王玉章元詞斠律那樣，或可供治曲譜演化史者的參考（但這項工作目的也祇應以整理爲限），不必在每則短跋中片段地指出原劇失律之處。據這點看來，吳氏決非一個現代的戲曲史家，而是致力於作曲、訂譜的傳統文人。我常覺得以吳氏的學識倘專致力於戲曲史的研究，其成就當較現在所遺留的爲大，但他以畢生精力虛耗在無用的作曲、度曲方面，以至在戲曲史方面所得有限，這是頗可惋惜的。

他既以曲譜曲律的得失爲重，因而於重刊前人著作時，也往往刪改原文。如紫釵記跋、南柯記跋、四聲猿跋（均見徐輯）中列舉他自己的改作。這雖對於度曲者或有方便之處，然而也因此使原書本來面目湮失。這種以一己的主觀來改前人作品，是現在研究者最忌的，不知吳氏何以也犯了此病。這或者是深中了臧晉叔、馮夢龍諸人的餘毒吧？現在重刊前人著作，忠實於原文是一個基本條件。然而卽使可以在跋文中一一指出原作失律之處，也不能隨意改作；何況吳氏也自知「一切刪改校律諸子如臧晉叔、鈕少雅輩殊覺多事矣！」（語見四夢總跋）

朱有燉雜劇每本有兩個楔子，吳氏跋文都以爲是錯誤。如牡丹園跋謂：「明人以北詞之前腔謂爲

楔子，實是大謬。」烟花夢跋說：「惟通劇楔子亦用二處，其誤與牡丹園同。」又桃源景跋云：「又通本楔子有二，末折後多饒戲一曲，亦非正格。」得騶虞跋謂：「通劇楔子亦有二處，此是誤。」案朱有燉的雜劇不僅每本兩個楔子和元劇慣例不合（元劇用楔子通常都是一個，但也有例外用兩個楔子的，如元曲選中羅李郎、抱妝盒、馬陵道三種），如一本五折（牡丹園、曲江池），一折二角同唱或合唱（如曲江池、仗義疏財等）也與元劇一本四折，一角獨唱的例不合。這些不合是由於元明時代不同而生的演化所致，根本沒有什麼錯誤與否可說；而且也不能以前代的格式慣例來範圍後來的作者。一種文體經過若干時日，必有種種變化；而變化的結果使後來的作品往往非前人規範可以限制。從戲曲史的立場來說，也祇可客觀地說明一個楔子是元人的定格，兩個楔子是明人的變格，不必評論其正誤。更如明清雜劇有多至七八折，又有用南曲或南北合套作劇的，也都和元人規例不合，在戲曲史上也祇應說明是四折及以北曲作劇的演化，不能以元人死範圍來作批評標準。可是吳氏又從其一成不變的立場，謂五折的曲江池：「非如王辰玉鬱輪袍合南北詞七折成書，非驢非馬，斯不可爲訓耳！」（曲江池跋）這種說法是由於不明時代及文體的演化，又不能從戲曲史上來觀察種種變格而生。

曲江池跋謂朱有燉曲江池雖與元人石君寶之作同名，並非改石氏舊作，說：「因有疑憲藩此作爲改易舊詞者，此說非也。」又以正音譜二人各作一本爲證。按所謂改作不一定是「改易舊詞」，凡改易本事（如谷子敬城南柳爲改馬致遠岳陽樓，但甚微，文詞亦少因襲）、文體（如李作南西廂改北曲爲南曲）

都是改作。至正音譜所記二本，乃是同時人所作同一題材的兩本，非如朱氏改易元人之作可比；而二本之作，現在又無實例可見。又所舉的白兔記、紅梨記的二本，每本雖文詞各不相同，但究竟一是原作，一是改本。又說：「古詞儘有名同文異者，不獨此劇然也。」而對於朱作和元曲選本石君寶之作的楔子賞花時么篇（朱作）及第三折上京馬（石作）二支文詞相同的，又抹煞事實，以爲：「或卽臧晉叔據此劇以改石作」「亦疑晉叔改竄，而王之原作固昭如星日也。」按石氏曲江池雜劇，據今所知，除元曲選本外，又有北京圖書館藏顧曲齋刊本，未能得讀，不知與臧本異同何如。但據時代前後來看，石朱二作相同的曲文，也可肯定朱作是因襲石氏舊詞的，決不能因果倒置地說石作是襲用朱氏之曲；何況臧晉叔以朱作改易石作之說，完全是一無佐證的臆測（雖然元曲選改竄之處頗多，但這兩曲並無他本可證）。更從朱氏他作看來，據元人雜劇改作的也不僅這一種，如辰鉤月是改吳昌齡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兩者的骨幹完全相同；而繼母大賢元明間人也有同名的一本（見正音譜「古今無名氏所作一百一十本」中）；又元人雜劇選中孟浩然踏雪尋梅一種，題馬致遠，而實際却是朱作，近人也有疑息機子以朱氏改作誤題原作者馬致遠的（至少曲江池、辰鉤月二種爲改作，是毫無問題）。吳氏居然抹煞實有的證據，而單憑臆測來判斷，其目的大約是爲朱有燉作品辯護吧？又如芳茹園樂府跋（此跋見盧校清都散客二種後，任徐二輯本均失收）謂：「而集中多市井謔浪之言……疑是僞託。」按趙氏散曲，尤侗百末詞餘卷六已謂「乃雜取村謠里諺」，而此卷又收趙忠毅公全集中，當爲趙作，殊無懷疑的必要，而吳氏以爲在「正人」決

不寫通俗之作，也不外是就衞道的立場來辯護而已！替前人辯護，雖非絕對不可做，但這是要建築在事實的基礎上的。

關於戲曲的本事和作者，前人雜著中頗多荒謬無稽的傳說，特別是流傳最廣的幾部，如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等，讕言更多。但這在曲跋中雖多引述，却都能一一辨別是傅會之說。然而其中也有誤信前人不根之說的，如琵琶記跋云：「琵琶論者頗多，惟藝苑卮言所引說郛中唐人小說最爲可據。」其所引卽琵琶記本事是記蔡生之說。按雜記中謂此記所本者有王四、蔡卞、蔡生、鄧敞、慕容喈五說，都不足置信，近人姚華菉漪室曲話辨之頗詳。王世貞藝苑卮言雖引此說，也頗懷疑：「其姓名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擧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至此耶？」不知吳氏何以定爲「最爲可據」？案琵琶記，最可靠之來源，當爲取材於宋元南戲之趙貞蔡二郎而有改易，並非什麼蔡生之說。又如紫簫記跋謂：「臨川晚年欲重續此曲，未果；歿後零星詞曲稿本悉被三子開遠焚去，此記卽在劫中。」按此說本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四），而錢氏又本湯顯祖次子大耆之說。錢氏原文僅說：「續成紫簫殘本，及詞曲未行者，悉焚毁之。」所謂「續成紫簫」，並非謂湯氏於紫釵、紫簫以外，另有第三本敍霍小玉的傳奇，不知吳氏何以誤解爲「欲重續此曲」？而紫簫記今存，並未被焚，大耆之說當不可靠——這兩項都是吳氏誤信前人謬說不加考索所致。

又如紅梅記跋云：「明萬曆時袁弘道有刪改本，清乾隆三十五年有重刋本，余皆未見，意乾隆本爲

伊齡阿設局揚州修改詞曲時所刊也。」吳氏既未見原書，如何能憑臆測來斷定？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謂設局修改詞曲始於乾隆丁酉（四十二年），「凡四年竣事」（當爲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如何能在三十五年時就有刊本？又據李斗的記載，除成曲海目二十卷外，未纂修他書，更何來刊本？這可見吳氏是不大關心時代先後的。固然我們知道吳氏不是一個嚴格的曲史家，而是一般治戲曲者，然而也不應這樣忽略先後！

關於戲曲與小說兩者本事相同及互相影響，近人治戲曲史或小說史者，都能予以注意。這因爲兩者的關係異常密切，可供比勘互證及故事演化之用。吳氏對於戲曲取材小說的一點，雖能注意；然而竟不免時有錯誤。如紅拂記跋謂：「此記取張燕公虬髯客傳，布局成詞。」今案虬髯客傳乃杜光庭撰，見宋史藝文志，此本唐人說薈等坊刊本妄題所誤。又紅梅記跋云：「余按元人稗史有綠衣人傳，與此記中李慧娘事絕類。」案所指綠衣人傳，見瞿佑剪燈新話卷四；但瞿氏爲明人，吳氏似以篇中敍延佑時事，誤爲元人作。又如梧桐雨跋（徐輯本）謂白樸「錢塘夢一節，係小說體，非雜劇，今附見李卓吾評本西廂後，似不應入戲劇目中，余謂錄鬼簿所記諸劇，未必皆醜齋親見者，蓋謂此等處也。」按白作蘇小小月夜錢塘夢雜劇今佚，李評本西廂所附錢塘夢平話，雖與白作雜劇簡稱同名，但決非一本，而鍾嗣成錄鬼簿據以入錄的，也當是雜劇而非平話誤收（如陸顯之有好兒趙正，鍾氏便特別注明是「話本」）。元明雜劇與小說題名相同頗多，除錢塘夢外，如馬致遠黃粱夢、范康竹葉舟雜劇，元明話本也有同名的黃粱

夢、陳季卿悟道竹葉舟傳（均見晁瑮寶文堂書目）；又如元人宋梅洞有嬌紅記傳奇小說，而明劉東生、湯舜民也各有同名的雜劇。吳氏不明戲曲、小說二者常有篇名或書名相同的，偶有所見，便覺驚異。爲了吳氏並非兼治小說史者，上述幾則錯誤還不十分奇特，但下述的一例，便錯得莫明其妙了。紅樓夢散套跋云：「曹雪芹紅樓夢一書，其被之聲歌，譜爲傳奇者，先有高蘭墅，後有陳厚甫。」按據今所知以紅樓夢爲戲曲者，有紅豆村樵（仲雲澗）紅樓夢傳奇、陳鍾麟（厚甫）紅樓夢傳奇、荆石山民（黃兆魁）紅樓夢散套、許鴻磐三釵夢雜劇（六觀樓北曲六種）、萬玉卿紅樓夢傳奇（見西諦所藏善本戲曲書目，一名醒石緣，見今樂考證）、朱蘊山十二釵傳奇（見三釵夢序）、嚴保庸紅樓新曲（見今樂考證）、花韻菴主人（石韞玉）紅樓夢（十折，嘉慶刊本，見北京圖書館展覽會目）等八種，並無高氏之作，而高蘭墅（鶚）所作之紅樓夢，乃續曹本八十回後之四十回，這小說又如何能被之歌聲？不知吳氏本曲錄卷五所誤，還是信手而寫？

香囊怨跋據此劇首折所引雜劇名二十八種（按實爲三十二種，吳氏漏雙勘釘、打到底、浪子回回、杜鵑啼四種）雖考出大部份，但失考者也頗不少。如見於元曲選漏貶夜郎一種，而關漢卿單刀會、楊文奎玉盒記，又失考作者。又謂：「氣張飛、雙鬥醫、田眞泣樹且不見各家著錄。」按雙鬥醫、田眞泣樹二種，正音譜「古今無名氏所作一百一十本」中著錄；氣張飛見也是園目，吳氏失考。又仗義疏財跋說：「又貨郎兒之名，雖見元劇，而所販貨物從未說過。」按元雜劇中敍貨郎兒所販貨物者頗多，並非「從未

說過」，有魔合羅首折的蠟釵子、骨頭梳及玩具，秋胡戲妻二折的脂粉等可證。又南西廂記跋謂敍崔張事者，除董、王、關等作外，又有睢景臣之作，註云：「睢有鶯鶯牡丹記，見正音譜。」按睢作今佚，據正名的「鶯鶯」，雖與西廂記之女主角名相合，但今存諸種西廂，其中並無涉及「牡丹」事，則睢作所記當與崔張事無關。小說警世通言（卷二十九）有宿香亭張浩遇鶯鶯一篇，所敍爲張浩於宿香亭遇李鶯鶯，二人遂訂婚，以題牡丹詩的手帕爲證，後張別娶，李經官斷二人復得團圓。睢作雜劇當敍此事，鶯鶯是指李氏，非崔氏，「牡丹」卽牡丹詩，因全劇以此爲媒介，故名牡丹記（這便是以現存小說證已佚戲曲的「互證」一個實例）。——這幾項吳氏都失考。

仙官慶會跋云：「自貨郎旦用九轉後，於是古城記之挑袍、義勇辭金之餞別，皆用九轉。」按所謂挑袍，見葉堂納書楹曲譜，而其中挑袍又有二套：一題古城記（實卽朱有燉義勇辭金）用端正好、滾綉球、倘秀才、九轉貨郎兒、尾聲；一題三國志，僅有九轉貨郎兒，而首支又與朱作相同。跋文中以古城記挑袍與義勇辭金並舉，而二者實是一劇，顯然有誤。倘以所舉之挑袍是題爲三國志的那套，則「古城記」三字是誤註；如以義勇辭金是指三國志挑袍套（兩者貨郎兒首支文同），則其他曲文又不同，不知吳氏何以這樣糾纏不清？而義勇辭金跋（見徐輯本）又謂：「納書楹題此折爲挑袍，節去端正好、滾綉球、倘秀才三曲，且以爲古城記曲文，是亦未見憲藩原本。」這說明便明顯誤以納書楹的古城記挑袍套爲非朱作，而以標三國志的挑袍套是朱作，大約所據是首支貨郎兒曲文相同，而未細勘以下八支不同的曲文。

既以題三國志的一套爲朱作，又誤註「三國志」爲古城記，以致錯得令人無從理解！

又如散曲集誠齋樂府跋(見卷三，作於一九二三年癸亥)文附註列有黃陂陳氏藏朱有燉雜劇八種，其中有神仙會、東華仙二種；而誠齋樂府總跋(見卷一，作於一九二七、二八年間)又謂東華仙、神仙會等數種：「未識海內有無藏本者」，其自相矛盾如此。倘散曲集跋文作在後，還可說那二種未發現；然而這跋文却在先，雜劇跋在後，那有先知有傳本後來反而不知道的道理！這種誤註存佚的疏忽雖小，但也可見吳氏治學方法如何了。

酹江集跋謂：「此書十六種，僅得二種耳。」按原書今存，共三十種。吳氏謂十六種，不知何據！如以所見僅殘本二種，應存疑而不應遽下斷語。

從上面許多違失、錯誤諸點看來，不僅態度失宜，治學方法苟簡；即所謂「不屑屑于考據」，也還不至於有這樣多的錯誤，有時簡直絲毫不加考察就隨便下斷語。其原因當爲吳氏寫跋文時，亦與往日傳統文人作序跋相同，是漫不經心隨意一揮而就的。自然專門學者的著述，並不是毫無錯失，然而總不會像吳氏這樣信筆而寫。如果不細細比勘，誰也不會相信這些論曲的跋文，竟如此令人失望！

卷中

無支祈傳說考

川鎖支祁水尚渾，地理汪罔骨應存；樵蘇巳入黃熊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蘇軾濠州七絕塗山詩。

一

奔流不息的河流，波濤洶湧的大川，它們平時雖能給人以福利；然而一旦泛濫起來，它所給與人們的災害，却常常超過福利的。處於原始心理狀態的人們，對於這類自然災害之來，得不到正確的解說，因而他們就本着週遭環境和自己的心靈加以直覺的解釋。這解釋往往是把自然的災害，賦以人格的說明，以爲自然界也和他們一樣，因而就形成水神的神話和傳說。如古代有陽侯、河伯、宓妃、湘君、馮夷等河神神話存在着，後來又有二郎神、許眞君、金龍四大王之類的傳說。這類水神雖各不同，性質也互有差異，但他們的神話和傳說的來源，都是由同一境地同一心理狀態而生。淮渦之神的無支祈傳說，也是基於上述理由而生的水神傳說之一。

關於這傳說的論述，魯迅先生稗邊小綴略述其梗概，但對於傳說的後來形態，却頗少注意。中國的水神一書雖有專章論述，又却偏重和其他水神傳說的比勘，而資料的遺漏也頗不少，尤其是關於淸代的。本文的目的是概括地論述這傳說的演化，並補二書之缺。

二

無支祈傳說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唐人古岳瀆經，見太平廣記四六七卷，題作李湯，註謂出戎幕閒談，閒談是韋絢著，但文中却明示出李公佐之作，而元陶九成輟耕錄却又說出於異聞集。廣記的註諒是誤記書名，而輟耕錄則不知何據。廣記中有南柯太守傳，亦李公佐作，由此也可斷定這篇當爲李作無疑。傳說的梗概是：

貞元丁丑歲，隴西李公佐泛瀟湘蒼梧。偶遇征南從事弘農楊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異話奇。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州刺史時，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鈎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健水，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鏁，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餘頭。鏁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鏁之末見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狀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人不可近。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鏁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時楚多知

名士，與湯相顧愕慄，不知其由爾。乃漁者時知鏁所，其獸竟不復見。」

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餞送給事中孟簡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館待禮備。時扶風馬植、范陽盧簡能、河東裴蘧，皆同館之，環爐會語終夕焉。公佐復說前事，如楊所言。

至九年春，公佐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解。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鳥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木魅水靈山袄石怪，奔號聚遶，以數千載。庚辰以戰逐去。頸鏁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即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

文中顯然地分為兩個段落，前半李湯傳說粗看頗似由後半岳瀆經而生。但岳瀆經的來歷頗可疑，決非如李氏文中所說得之於靈洞的，可以斷言。明宋濂文集說：「文雖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三十二)也懷疑是：「蓋即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贋作者，或唐文人滑稽玩世之文，命曰岳瀆可見。……總之以文為戲耳。」又清人蔣超伯南漘楛語支祁條也說：「其文淺顯，雖故作聱牙詰屈之態，而一覽了然，迥異周秦諸子。」(按蔣氏原文是據陳士元江漢叢談轉引岳瀆

經，此語或亦本於陳氏之說。）宋、胡、蔣三氏的辨別，頗足證明爲僞作，但「造以玩世」及「以文爲戲」之說，却不盡然。胡氏所謂「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贋作」，宋氏以爲李周二氏合作，也是猜測之辭。如果說這前後兩段全是李氏一手作成，諒沒有多大問題。試對照地察看前後兩段文字：如前半是「狀有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後半是「形若猿猴，……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便顯示出兩者故意顚倒的痕跡來。再細看前後語氣，如前半祇指出形狀，却沒有說出它的名字和來源，而後半都一一說出。更在最後說：「卽李湯之見，與楊衡之說，與岳瀆經符矣。」看來雖似乎前後照應，或李湯事有所依據，實則全是李氏故作的狡獪伎倆。但這樣更足證明岳瀆經是爲了要用它來解釋前面傳說而作的，至於「與焦君共詳讀之」，也不過作爲陪襯，不足據爲李周合作的例證。

關於淮水之神的傳說，在無支祈傳說以前也早經有了，如黃芝崗氏所指出的淮津神取馬傳說（見吳越春秋）。但無支祈傳說產生確也不遲，正確地說是起源於唐代。在李氏小說之前，這傳說不見於文獻，可見不始於唐代之前；而李氏所述的岳瀆經又非眞物，而是他的僞作，用來解釋李湯傳說的，也可見李湯事是當時流行頗廣的傳說，再證以李肇國史補所記，更爲可信。基於這兩點，我們可信無支祈傳說，必是唐代曾流行一時的。這裏不能因爲李氏所作是小說，連無支祈傳說也認爲全是李氏造作。而李湯事也未見定是李氏的編述，如後來明太祖、謝某見無支祈傳說也一樣地流行於一時。這傳說既被李公佐取來作爲傳奇文的資料，但又恐怕這傳說過於荒誕，便又造岳瀆經附在後面，託言得於靈洞，

來證明李湯事並非無稽。這篇作品產生的動機，大約是這樣。從這點看來，更可見無支祈傳說是李氏前後的產物。

這裏，應該略敍傳說的緣起。這傳說本是產生於淮泗之間的，而淮流下游常爲災害的事實，自有產生這水神爲災的傳說的必然性。又在中國古代神話中，禹本是治水之神，泗州、塗山等處又是曾和禹發生關係的場所，說禹是制伏無支祈的人物，也非無因的說法。關於這些，黃芝崗氏已有扼要的論述，這裏不贅述。至於無支祈怪異的形態一層，到後面再討論。

後來李肇國史補（上）也記着這傳說，內容和李公佐所記無大出入。原文是：

> 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湯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獮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一本作「祁」）。」

李肇的記載似是節述公佐原文，但其中錯誤頗多。如說無支祈見於山海經云云，實犯雙重錯誤，魯迅先生說：「驗今本山海經無此語，亦不似逸文。肇殆爲公佐此作所誤，又誤記書名耳。且亦非公佐據山海經逸文，以造岳瀆經也。」（稗邊小綴）又文中所說「禹鎖於軍山之下」，岳瀆經原文和後來的文獻都說是龜山，而非軍山，而地誌諸書也沒有龜山卽軍山的記載，按軍山在今江西南豐縣，距淮流頗遠，當非傳說中鎖無支祈之處。這也是李肇的誤記。從這兩點看來，李氏所記大約全憑所聞，並未見公佐原文，以至於異說數見。然而這些還未影響傳說的原型。

無支祈傳說，從唐代到北宋間也還未起變化。太平興國年間樂史編撰的太平寰宇記卷十六河南道泗州中記：「淮渦神，在龜山之下。淮陽記：按古岳瀆經：（引全文）」下又引李湯事，文長不錄。淮陽記未詳所出。轉錄岳瀆經與原文無大出入。而記李湯事與李公佐文差異頗多，計有二十九處。這些簡錯的原因，固然所據廣記的版本頗有出入，但前人徵引書籍，多隨己意增減刪改，亦常與原文不合。這裏的文句異同，却也未使傳說本身發生變化。

其次是蘇軾濠州七絕塗山詩，有「川鎖支祁水尙渾」（見蘇詩卷二）句，亦敍無支祈事。元陶宗儀輟耕錄引蘇詩程演註說：「異聞集載古岳瀆經」云云，下節錄原文。今本施元之註本亦節引岳瀆經、國史補，均無大差異。又施本及查愼行註本均無程演所引異聞集云云。

三

但傳說到了南宋，就起了變化，如楚辭辨證、路史、輿地紀勝所載的水母傳說。先看朱熹的楚辭辨證（下）天問中說：「而此問（按：指鯀竊帝之息壤）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依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朱熹的目的在辨鯀竊息壤之說爲不可信，而以這傳說作爲例證，但間接反把當時的傳說保存着，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鎖無支祈的人物由禹和庚辰改爲時代較晚的僧伽，是一大轉變（原因詳下）。「支」作「之」，是同音之轉。

羅泌路史(卷九餘論)無支祈也是力辯僧伽降水母之說無稽，而以岳瀆經爲可信。其中首引集仙錄，謂雲華授禹治水之命，和禹得虞余、庚辰之助，遂得成功。又斷定：「虞余、庚辰，按楚辭乃益稷之字。」次引岳瀆經，但文字頗有異同，計十五處。這些異同或可證今本廣記之誤。稗邊小綴謂胡應麟引文與廣記不同，以爲或另有所據，其實胡氏所引正是轉錄羅泌的(其中大都相同，祇二三處略有差異)。最後辯僧伽之說不可信，說：

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之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余之禰地記。(據明吳弘基訂本)

羅氏禰地記，今未見，後人亦無徵引，似佚。僧伽降水母傳說的詳細情形，今亦不明，但從上列二書看來，這說在當時民間必甚流行。

王象之輿地紀勝淮南東路盱眙軍(卷四十四)有四項記載。龜山項云：

「在盱眙縣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廣記：龜山：禹治水，以鐵鎖鎖淮渦水神無支祈於龜山之足。唐永泰中李湯以牛五十引鎖出之，鎖末有一青猿，高五丈許，復拽牛沒水。」又百牛潭項說：「在龜山塔北數步。」下亦述李湯事，但作「李湯以百牛引出鐵鎖」，和上述五十之說顯然矛盾。這大約是由「百牛潭」的「地方傳說」而生，因爲要顧全「百牛」之名，也就不能避免和前面的說法(也即一

般說法)相衝突。聖母井和水母洞兩項又記水母傳說，可見那時已經兩說並存了。聖母井云：「在龜山靈濟廟內。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於此。」水母洞說：「在龜山寺，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於此。」這降水母的場所又是兩歧的說法，但據後來的地誌(如大明一統名勝志)所說，實是一處的異名。

這裏再考察人物的轉變問題。關於僧伽降水母傳說，祇有上列簡單的記載，詳細的敍述已不可得，這裏祇好從僧伽方面來看。僧伽是眞實的人物，據高僧傳（又廣記異僧類引）及趙孟頫重建大聖寺靈瑞塔碑均有神異傳說的記載，茲節錄碑文如下：

> 僧伽者，葱嶺北人。問其何姓，曰：「何姓。」問其何國人，曰：「何國人。」唐龍朔二年，東遊至長安，過洛陽，入淮泗，居楚州龍興寺。一日宿山陽令賀拔玄濟所，有神異，玄濟因捨宅爲寺，師曰：「此故寺也。」掘地得金像，師曰：「此普照王也。」又得石刻，果然，乃故香積寺也。由是化盛行，四方歸之。景龍二年，中宗召見，賜號國師。留四年，坐化京師薦福寺，歸葬泗州。宋大中祥符加號普照明覺大師。師生平及滅度後，靈異不可悉數，人謂觀音化身云。……(據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五集五二期商承祚校正文)

像上文所說「生平及滅度後，靈異不可悉數」的人物，把傳說堆集在他身上，並非怪異的事件，何況僧伽在民間有普遍的信仰，如他曾居楚州，直到現在該地還說某地是他鎖水怪處的傳說。他又曾駐錫泗州，無支祈傳說移到他身上，更是「本地風光」。傳說到了宋代，距一般歷史上所傳禹的時代更遠，把傳說中的人物移到唐代的僧伽，自然更足使人信服；而他又是傳說中的神異人物，更是信而有徵了。

由於這些，這轉變自然不是無因的。再就其他傳說來看，人物的轉變也是常有的現象，如李冰之子的二郎神，轉變爲楊戩、鄧遐之類，這正顯示出傳說的遊移性。

這人物轉變既具有可能性，但轉變的關鍵是怎樣呢？據羅泌說：「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顯然地是和尚們抬出僧伽來和禹爭這奇蹟。因而排斥異端之說的羅氏，就力闢僧伽之說爲妄，但在他的文中反示出新傳說流行的證據。又據淸重修廟記引宋張商英水陸院記謂大聖卽大禹，指爲僧伽者非，也和羅氏意見相似。朱熹說僧伽所降是無支祈，羅泌說是水母，而王象之所記却是把水母歸於僧伽，無支祈歸於禹。上列不同的說法，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這傳說本來便說僧伽所降是水母，而朱熹是本舊說無支祈事而誤記；一是釋氏先利用舊說改禹爲僧伽，後來又改無支祈爲水母。也許在當時兩說也就糾葛不淸。現在既不能見僧伽傳說詳細的記載，這裏只好存疑。但如胡適所說：「無支祈被禹鎖在龜山足下，後來出來作怪，又有被僧伽降伏的傳說，」(西遊記考證)雖是調和兩說衝突的解釋，也是牽強附會之說，而又缺少文獻爲證。若說僧伽降水母是外來傳說的輸入，雖是簡便的解釋，但我以爲水母和無支祈同是由水神沒落而成的水怪，由無支祈轉變爲水母，正如禹變爲僧伽，同是不足驚異的事。至於水母的出處，是見漢人王褒的九懷(思忠)：「玄武步兮水母，與吾期兮南榮」註謂：「天龜水神，待送余也。」這古代水母傳說，正與外來傳說無關。

又僧伽傳說，據淸重修廟記說：「後又有大聖降水母一說，蓋出唐時。」假如這說眞是起於唐代，則

兩說是同時的產物，或許無支祈傳說是本水母傳說而生，也未可知。宋人文獻所記，固不足據爲傳說起於宋代之證，但始於唐代之說，沒有證據，也是事實。從路史著者那樣極力地辯證看來，定這轉變起於宋代，或近事實。廟記作者所說起於唐時，不知何據，而歷來文獻也無此說，大約以爲僧伽是唐人，就把傳說也定於唐時吧？

四

元代的記載不多見。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九)淮渦神也辯僧伽之說：「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母處，謬也。按地志云：『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下引岳瀆經、李公佐文、國史補、塗山詩。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鎖水母的地方由井、洞轉變爲泗州塔下。這塔即趙孟頫作碑文的大聖寺靈瑞塔。這說頗類後世所傳鎮白蛇的雷峯塔傳說，或許便是它的前身。

據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元曲選卷首目錄、曲錄所載，均著錄高文秀的木義行者降妖怪泗州大聖降水母(錄鬼簿「降」均作「鎖」)雜劇一本，可惜已佚，否則是傳說探討的最好資料。木義行者，據高僧傳所記，僧伽有弟子叫木叉的，唐僖宗時謚名眞相大師。「義」當即「叉」字之訛。

吳昌齡西遊記雜劇第九折神佛降孫孫行者上場白說：「二姊巫枝祇聖母」，又第十折收孫演咒說：「他是驪山老母兄弟，巫支祇是姊姊。」(哭皇天)十七折女王逼婚寄生草曲說：「似摩騰伽把阿難

攝在淫山上；若鬼子母將如來圍定在靈山上；巫枝祇把張僧拏在龜山上；不是我魔王苦苦害眞僧……」（清葉堂納書楹曲譜補遺卷一亦引此二曲，題作定心、女國，文字稍有差異）以前無支祈是沒有性別的說明，這裏却說它是女性，並且有攝張僧的傳說。但這裏引起一個問題，就是西遊記雜劇、大唐三藏取經記、西遊記小說中的孫行者與無支祈傳說關係。近人的考證已指明兩者是同源，而此傳說又是孫行者故事的或一先代。

其次是明代的記載。先看那時的輿地書，李賢等撰的大明一統志（成於天順間）卷七鳳陽府記：「龜山在盱眙縣，有二：上龜山在縣治西南；下龜山在縣東北三十里；相傳禹治水鎖渦水神巫支祈於此山之足。山西南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卽其處。」（下述李湯事略）又聖母井記：「在盱眙縣龜山寺中，俗傳泗州僧伽降水母於此。」這兩則除說明龜山有二外，全本輿地紀勝，禹和僧伽也兩說並存。又一統名勝志說：「下龜山寺內有聖母井，卽大禹鎖水母怪處；俗傳泗州僧伽大師鎖水母於此，又名水母洞。」這是可注意的說法。歷來說鎖無支祈之處是龜山之足的絕壁或百牛潭，而鎖水母處是井、洞或塔下，這裏却把無支祈也移到井、洞中。這不僅是並存，而是混合了。

嘉靖間唐龍撰重修淮瀆廟碑記說：「……山有淮瀆廟，不知祀者何神。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獲水神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扼而制之，鎖于山之足，淮水始安。』夫神豈庚辰歟？……或又曰：支祈之宮在是爾。夫山妖水怪，直惟驅之而已，豈可宮耶？其誕明矣。……」（據盱眙縣志

稿)唐氏大刀闊斧地否定無支祈爲淮瀆之神，而把這位置讓給庚辰，正是代表士大夫的宗教觀，與民間信仰是頗異其趣的。

此外胡應麟也有辯證，他在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二丁部四部正譌)中首引岳瀆經(與原文有異，而與路史所引大致相同)，謂其不可信：「案此文出唐人小說，蓋卽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贋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曰岳瀆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隱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祈；世又謂禹爲泗州大聖，皆可笑。近衡陽禹碑甚傳，其文體稍古，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胡氏從文體上辯傳說爲妄，比羅泌所說高明，更較唐龍精細。但他說六朝人之作及「以文爲戲」之說，上文已指出是猜測之辭。

又明天一閣本無名氏編的北曲拾遺散曲集，中有洗塵(正德間人)的雙調新水令套春景云：「鮑老兒將嬰孩送，扮一個神靈，鎖的是龜山水母精」(得勝令)。明代大約似有此戲。又崇禎間周清原西湖二集壽禪師兩生符宿願(卷八)中記：明太祖見龜山的鐵索，經宋濂說出岳瀆經及李湯事的原由，太祖命千人扯起鐵索，要看究竟，結果弄上岸來，大吼一聲，突入水底。太祖急以羊豕祭之，後亦無他。這又是把李湯事移到明太祖身上。其原因也不外是把時代較遠的人物移到較近，以示眞實，而這轉移也是傳說轉變的通常法則。

五

傳說到了清代，又起新的變化，記載於「說部」之類的，都有些異樣。這裏還是先看較少變化的地志。清重修廟記引泗州志云：「巫支祈屢爲水患，僧伽大聖拄錫泗州，說法禁制，建靈瑞塔，淮泗乃安。」查乾隆間葉蘭等修泗州志（北京圖書館藏鈔本）及光緒間方瑞蘭泗虹合志均無此文，不知何據。這裏雖未明說建塔是作鎭壓之用，但從語氣上說，是和輟耕錄說相同。

又裕祿等撰安徽通志（卷三十三輿地志）云：「下龜山：盱眙縣東北三十里，下臨淮河。寰宇記引古岳瀆經……蘇軾詩所云：『清淮濁汴爭彊健，龜山下瞰支祈宮』是也。」又支祈井說：「盱眙縣東北下龜山寺後，卽大禹鎖水神處，有亭覆其上。縣志：『一名聖母井。』」這裏說井卽聖母井，是本大明一統名勝志的混合說，但「支祈井」之名，似起源於此，由此可見傳說到了清代，支祈、水母二說更加難分了。

光緒間刊王錫元的盱眙縣志稿卷二山川項說：「龜山：治東北三十里，一曰下龜山，其西南隅有絕壁，下爲支祈井。」下引路史、寰宇記等書，末謂：「百牛潭今不可考。」又卷二補遺記支祈井，卷十一古蹟百牛潭，除抄書外，都沒有什麼可說。又梁章鉅楹聯叢話卷三廟記云：「淮瀆廟在洪澤湖心龜山之麓，巫支祈井卽在殿前，上封以石。……聯云：巫支祈井底深潛，瀾恬洪澤；阿羅漢波間重出，福佑清淮。」（又見志稿）又麟慶重修淮瀆神廟附記僧伽大聖記（道光十七年作）論淮瀆神道：

726400

「……廟在洪澤湖龜山之上，未知創始何代；惟前明嘉靖間鳳陽巡撫有重修碑記。中祀瀆神，旁座有赤面而僧服者，世所謂僧伽大聖是矣。按古岳瀆經……後又有大聖降水母一說，蓋出唐時。泗州志載：巫支祈屢爲水患，僧伽大聖拄錫泗州，說法禁制，建靈瑞塔，淮泗乃安。……國朝康熙初，泗州城陷，湖波泛漲，殿及鐵像，皆沒於水。大聖之像，計當日應在寺中，至淮瀆廟之像，或因寺沒，後人乃附立于此歟？又考宋張商英水陸院記以爲大聖卽大禹，指爲僧伽者非，特是禹固大聖，而不以大聖稱。或又因支祈井在殿前，以爲係庚辰像，庚辰面赤與否不可知，僧服則無說可解。仍似以僧伽爲是，況僧伽大聖在宋則蘇子瞻有贊有文，在元則趙子昂有記有頌，並非無據；特祀於淮瀆廟致啓羣疑耳！……茲大聖有功淮水，附像廟中，誰云不宜？……」（據盱眙縣志稿引）這結論是由廟中有僧伽像而生，和明代廟記迥然不同。以僧伽爲附之說，也是模糊兩可的圓滑伎倆。至於廟中兩個神像，是頗可注意的，如果不是兩種傳說的信仰者爭這傳說中主人公的奇蹟，便是祀立者也和廟記作者同是兩說並存的圓滑者流。但由此更可窺出後代兩種傳說不易分別。

現在再看說部之類的記載。高士奇天祿識餘（卷上）說：

「禹獲渦水神，鎖之龜山，曰無支祈，——一作巫支祈，『無』『巫』音近而譌耳。——形若獼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這裏沒有什麼特異的說法。無支祈的名字問題，不但「無」「巫」是同音異形的轉變，卽「支」、「之」、「枝」、「奇」、「祈」、「祇」也是如此。又褚人穫堅瓠續集卷二淮水神猴：

「水經載：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見，形一獮猴，爪地見水，禹命庚辰執之，遂鎖於龜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過龜山，令力士起而視之，因拽鐵索盈兩舟，而千人拔之起。僅一老猴，毛長蓋體，大吼一聲，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無他患。」這與西湖二集所說完全相同。前面所謂水經，分明是岳瀆經的誤記。但朱梅叔埋憂續集(卷二)無支祈條却稍有出人。朱氏除引岳瀆經、國史補、堅瓠續集外，中間說：

「唐時有御史欲見此孽，出罪人，遍摸其所，抓得之。用牛六十四頭，以盤車拽鎖出之，鎖將盡，怪躍空中，大呼一聲，如霹靂，鎖連人牛俱沒。吾鄉都御史唐公世濟，曾爲淮陽御史，嘗聞笠澤周孟侯言之。」這也是李湯傳說的演化。又湯用中翼埛稗編(卷八)巫支祈條說：

「盱眙縣東北三十里彭城鄉龜山，大禹鎖巫支祈處，有沉牛潭。縣志載：『唐永泰元年，李湯刺楚州，有漁於山下者，網不能舉，沒水求之，見鐵索盤繞山足，莫尋其端。出告湯，命善泅者數十人隨往，其索甚長，五十牛拽之，索盡物出。狀如青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目緊閉，口鼻流沫，徐欠伸，張目如電，引索拽五十牛投水中沒。』乾隆年，學使謝公按淮安，適河督李公亦勘工來。具船數十，由水路至山麓，命力士多人輓索，甫動，怪風驟起，湖水壁立，天昏如墨，舟顛簸，岌岌欲覆。急解維，從間道去。嘉慶間，署縣某署中扶鸞，一神至曰：『余名暴光，淮河神也。』問巫支祈事，曰：『余所管也。堯時支祈父子黨惡，傷害生靈，禹王遣將戮其子孫，使庚辰鎖之山下。三萬年後，孽滿方放。彼亦自知罪

大，近已屏除口食，服氣潛修，或能早萬餘年出頭也。』問：『神卽大禹所封乎？』曰：『此亦不時更代。余北宋人，金兵南下，殉難淮河，遂授今職，現秩將滿，轉調有期矣。』問：『支祈可得見乎？』曰：『渠雖安心修道，究竟野性未馴。』書畢而去。」謝某、李某的傳說，也和明太祖一樣是李湯傳說的演化，但這裏結果却是沒有看到。這裏所說的無支祈不僅是怪物的專名，而是惡魔的一羣的名稱，頗類北歐神話中的巨人族。河神暴光，也是新起的傳說，其來歷也和金龍四大王傳說相似。

此外零星的記載，如袁枚子不語（卷二十二）泗州怪碑所記：「泗州虹縣有井，是禹王鎖巫支祈處，鐵索猶存。旁有石碑，頭不可動；一那移其頭，則碑孔內便流黃水，如黃色。」這怪碑傳說恐怕多少要和無支祈傳說有點連繫吧？又宣瘦梅夜雨秋燈錄古泗州城條記：「吾鄉泗州城，淪爲洪澤湖久矣。士人云：『爲大禹命庚辰所繫水怪巫支祈逸出爲害。』此無稽也。」水神傳說的發源地，再經一次大水災，說這災害是水神所主使，實是必然的解釋，尤其是民間。

關於這傳說還有兩部小說也曾經涉及。一是大禹治水，據蔣瑞藻小說考證卷六引燕居續語說：沈嘉然字滕友，山陰人，著有大禹治水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按禹貢所歷，而用山海經傳，衍之以眞仙通鑑、古岳瀆經。敍禹治水及誅除帝江、刑天、無支祈諸怪物事。但這書原稿後來沉水佚去。猜想起來，其中一定包含這傳說的許多資料，是無疑的。另一部是宋育仁的虞初小說，二十四回，其第十四回是：產奇胎塗山化石，降怪物淮水安瀾（見語絲卅一期顧頡剛：虞初小說回目考釋引。）卽敍無支祈事。惜

這書也未脫稿。

綜觀上列的文獻，清代傳說變化甚多。這原因大約是由於水災而生。在金元之間，淮河被黃河奪去它的出路，後來黃河雖又北徙，而淮流的故道仍然淤塞不通，因而淮河泛濫爲害的事，是時常發生，尤其是清代災害最多，最大的便是康熙間泗州城的淹沒。基於這事實，無支祈傳說從新甦醒，再起新的變化，是當然的事。

末了敍這傳說的另一形態，就是說無支祈幻爲怪木的事。此說見清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五滅燭寄怪類）及劉獻庭廣陽雜記（卷三）。寄園寄所寄引墨談說：

> 自神禹導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宏治間，壽春荊塗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間，田廬多沒。商船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顚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卽大浪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視，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迨己巳歲，渡渦水，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度此物或卽巫支祈也。

廣陽雜記所引，與此悉同，末謂：「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兩書所引墨談，似卽明人程霆雨山墨談（未見）之略稱，則此說是起於明代了。但這新起之說，也自有其來源的，如太平廣記（卷二

九三)葛祚(出幽明怪錄)記: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啕啕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沉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

又同書四〇五卷嘉陵江巨木(出集異記)條,也敍巨木爲害被高元裕引上岸,及後來又自入水的傳說。這兩則當爲墨談所記傳說的前身,是無可疑的。

六

上述各節,是傳說演化的論述和略略點明產生的社會原因,但這僅是「史」底理解,而非「傳說底地」(或「民俗底地」)理解。下面將從事於上文未盡的職責。

首先要考察的是:無支祈是水神與否的問題。上列諸種文獻中雖有說它是水神的,然而也有指爲水怪或水獸的,尤其是後來的文獻。這自然是足以引起爭論的事。又上文曾略說明水神神話傳說產生的原因,以及無支祈傳說的形成,然而水怪能否也用上述的說明來解釋呢?這也有補充的必要。說無支祈是水神,本是較原始的說法,而水怪之說却是後起的,就是:後人認猴形的神是不合於他們理解的怪誕東西,因而就把它從「神」的地位降到妖邪魔怪之列。這降落的說法,也自然有它的意義的。

從一般宗教學者、神話學者研究已得的結論來說：神和妖怪本是同源產物，妖怪魔鬼之類起初也和神處同一地位，而沒落是後來的結果。當妖怪處於神的地位時候，它們並不會被人視爲妖怪，正如神在作爲崇拜對象的時候一樣。後來新起的神或外來輸入的神獲得成功後，舊有的神並不立卽湮沒不聞，它們却仍然保持勢力，根深蒂固地潛伏在人類的信仰中。它們也不會爲新神的信仰者所消滅，反而爲他們所承認；甚至於遷就已成勢力，給舊神以較次的位置。但這位置的改變，決不會如以往保持優越勢力，而祇是成爲新神或大神的助手（小神），下而至於妖怪魔鬼之列。而新起之神種種任務的來源，大多數又是從舊神那裏吸收而去的。這轉變就是由神淪爲小神或妖怪的原因之一。同時，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心理也是隨着發展的，產生於昔日的種種怪異或不可爲訓的神，到他們理智稍稍進展時，便認爲是不合理的，因而對於它們就有重新改變的必要，這改變又是神淪爲小神或妖怪之另一原因。無支祈由水神降爲水怪，便是上述第二項的結果，也就是由理智發展而生不合理之感的結果。而降伏它的神由禹和庚辰變爲僧伽，恰又是後起的神代替舊神而生的結果。

其次是猴形神的問題。說神是動物的形態，在理智較發達的人看來，確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在文化低下心靈幼稚的人民，反是合理的，因爲他們心目中是人獸不分，同時人神也不分的。如古代埃及、巴比倫神像，多是貓、牛、羊、狠的形態。中國的山海經中也有「鳥身而龍首」（南山首經），「龍身而人面」（南次三經），「人面馬身」（西次二經），「羊身人面」（西次三經），「人面蛇身」（北山首經），「豕身人

面」(中山經)等神,傳說中的黃河大王及杭州的青蛙神,也都是動物形態的。這些同以動物姿態出現的神,便是「神形獸視」(Zoomorphic)的產物,而「神形獸視」的起源又是「圖騰崇拜」的遺跡。這人盡週知的事,這裏也無容解釋。但上述山海經的例,又和完全獸形的神略有差別,這類半人半獸是由「神形獸視」進展到「神形人視」(Anthropomorphic)的中間產物,就是由完全獸形的神變為完全人形的神的過渡。而本文所說的無支祈,却是較原始的獸形的神,因而便被理智較高的人加以另一種解釋:——水怪。

這裏或許有人因為中國的猴子故事和傳說,如西遊記的孫行者、白猿傳的盜人猴子是印度拉馬耶那故事的輸入,以為無支祈傳說也是這故事傳入中國後的轉變。但在拉馬耶那故事中猴子是助人的,而無支祈却是給人災害的水神,兩者剛好相反。而淮水水神傳說確是來源已久,如漢代淮津神取馬傳說正是無支祈的前身,這也和印度傳說無關。又在中國神話中雖沒有猴形的神,但其他動物形態的也頗不少,似不能說猴形的神卽起於印度。更從僧伽降水母傳說來看,如果無支祈傳說是來自印度的,應說僧伽降無支祈纔更確當,不必另起爐灶再提出水母一說。從這些看來,卽使其他猴子故事和印度相似,但與無支祈傳說毫無關係,更非同源的一類,雖然它曾影響到後來孫行者的故事。

再次是這傳說與其他傳說連繫。先說鎖怪物的事。在一切神話、傳說和民譚裏,屠妖、鎖妖是極普遍的型式之一。前者如北歐神話奧定殺密特加爾特,希臘神話中的屠龍,殺哥爾共;中國神話羿殺

巴蛇以及程靈銑斬蛟蜃精傳說等；後者如希臘宙斯擒怪物帖斯法，北歐奥定縛芬利斯狠，中國的二郎神鎖孽龍、眞君鎮妖之類。這兩者結果雖不同，但對於妖怪的懲罰的「母題」，是同一的。無支祈的被鎖，也是這型式的傳說之一。

鎖無支祈的鐵鎖、鐵索以及它們被人發現，也是其他傳說中習見的事項。這在中國的水神有專章討論，認爲這也是水神傳說中的一個類型。這裏把未見於書中的例列舉一二，以示這也是無支祈傳說和其他傳說所共有的。如劉敬叔異苑（卷二）：「晉康帝建元中，有漁夫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段成式酉陽雜俎（廣記卷三九七引）：「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至此。」又淸東軒主人述異記（中）鐵柱宮云：「池中有鐵柱，乃許眞君鎖蛟之處。其地居民，每歲製鐵鎖一條，置殿池內，經宿卽有舊鎖在池側，而新鎖不在矣。」這三則雖各代表一個傳說，但鐵索一點却是共同的。

總之，從上述結論看來，顯然可見無支祈傳說中所有要素和它的類型，都和其他傳說相同，這些相同之處，也便是一般傳說的共同遺產。

虞初志的編者

明人選輯唐代傳奇文，除古今說海等叢書外，在當時最通俗最普遍的是豔異編和虞初志。但豔異編所收不盡是唐人之作，有宋明的傳奇文；虞初志則大體以唐人作品爲主。這兩種都是爲不能閱讀太平廣記和叢書的人而輯的選本。這裏單說虞初志。

現在通行本虞初志，計七卷，第三卷收五則，第四卷收六則，其餘五卷各四則，合計三十一則。除第一卷的梁吳均續齊諧記外，都是唐代傳奇文。書題「湯顯祖輯」，通行本或有或無「石公袁宏道參評」，「赤水屠隆點閱」。書內有湯、袁、屠三人及李卓吾評語。書首歐大任、凌性德、王穉登、湯顯祖四序。凌序有「有虞初之梓」，「是刊也，非刊虞初也」的話，是今通行本之祖本，明是凌氏刊刻的。但這書是否出湯顯祖之手呢？

凌氏宗譜（嘉慶十年乙卯刊）卷之二著述錄成之公名下有：虞初志、硃批紅梨二種。按宗譜成之是凌性德的字，序末也署：「吳興凌性德成之甫漫題」。宗譜著錄這兩部書，有兩種不同解釋：一是原是刊刻，後人誤爲著述；一是原爲依託，因而後人逕屬於凌性德。按今傳玉茗堂評本紅梨記，明非湯氏所評，當出依託，有宗譜作證，可信僞託者就是凌性德。而這書也顯然有僞託的嫌疑。在天啓、崇禎

間，吳興凌氏一家多刻硃墨套印本書，和閔氏刻本爭一日之長。凌刻本中也不少依託欺世的書，如凌濛初託王世貞刪定的名義刻世說新語補（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三），託名王世貞輯湯顯祖評刻豔異編，託周憲王元本刻西廂記，凌性德的虞初志也是在這風氣盛行時的產物。凌氏序文說：

「去年遊吳門，過友人朱白民齋頭，其案上所讀，則虞初。標目鑒賞如嗜古家評隲骨董，鑿鑿不爽毛髮。予瞪目相謂曰：『何以致此？』友人曰：『是予令吳（袁）石公所手識也，公退食之暇，輒遊目是書。……』」又凡例說：「批評悉遵石公遺本。」他所根據的遺本，說得扭扭捏捏，所謂袁氏手識的批評，顯然是僞託欺世。屠隆的點閱，也不外如此。至於湯顯祖輯更難置信。原書湯序的眞僞雖難於判斷，卽使是確出湯氏之手，他也只說：「余暇日特爲點校之」，這又分明出於凌氏之手。基於上述理由，所謂湯、袁、屠的纂輯、批評、點閱都是凌氏的依託。推測宗譜所以著錄，似是爲祖宗增光，但我們却因此得到作僞的證據，這不是凌氏的後昆意料所能及的吧？

然而，這書是不是凌氏纂輯的呢？

答案是：書中纂輯等姓氏雖不足信，但凌氏也不是編者，只是翻刻者。凌序說：

「……客有過予者曰：『虞初之來舊矣，梓虞初之家亦夥矣。是刻也，無乃贅乎？』」又凡例說：

「刻者濫觴，每多魯魚之訛。」據此，在凌本之前已經有不少的刻本。王穉登序說：

……吾友仲虛英君，博雅好古，緯略塞胸，腹笥溢於邊韶，架帙侈於李泌。以虞初一志，並出唐人之撰，……乃

於游藝之暇，刪厥舛訛，授之剞劂。

又凡例說：

「而其中關鍵眼目等，復以仲虛七則參之。」所謂七則，雖不知所指，但最初編刊者大約便是這位生平不詳的「仲虛英君」。

現在所知道的，除凌刻本外，還有袁褧刊本，見陶涉園藏明版書目錄，題「三十二種，八卷，八冊」。不知和通行本異同何如？但這本比通行本多一卷，一種，卽每卷各四種。今本卷三多一種，卷四多二種，又刪去一種，共四種，正相符一卷之數。這本或早於通行本。至於凌本七卷，據凡例說「分帙一本赤水舊則」，則從另一本出。按袁褧是袁于令的伯曾祖，嘉靖間人；果是袁褧所刊，當是萬曆以前的舊本了。惜不知編者是誰。

此外又有陸氏虞初志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四小說家存目二著錄，爲天一閣藏本。提要云：

舊本題陸氏虞初志，不著其名。惟第一卷中續齊諧記有跋，稱得於外舅都公家，疑爲都穆婿也。其書所收諸家小說，惟吳均爲梁人，餘皆唐人雜傳，不出太平廣記之中〔外〕，殊乏異聞。白猿傳，舊題江總，雖曰託名，然旣爲謗歐陽詢而作，則出於隋末唐初，更無疑義。乃以殿唐末，未免失倫。則亦隨手鈔合，取足卷帙，無所詮次之本矣。

據提要所記兩點：續齊諧記列卷一，並有跋文，白猿傳列卷末，都和今本同（惟一爲八卷，一爲七

卷)，是今本所從出。今本跋說：「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鋟梓以傳焉。」是刊刻續齊諧記者的語氣。按說郛本續齊諧記跋題「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這陸氏或卽其人。

至於淸人張潮虞初新志、黃承增廣虞初新志、鄭樹若虞初續志及近人王葆心虞初支志等，雖繼承這書而來，但都是輯錄當時人的作品，和唐人傳奇無關。

釋砌

宋元之俳優及說話人，其作場有所謂「諢砌」、「使砌」、「點砌」者；其技藝有名為「打砌」、「諸雜砌」者；又有輯而成書名古今砌話者：是則「砌」之一辭，應用至廣。其名乃瓦市勾闌之所習用，即所謂市語者也。元代以降，鮮有用者，其義遂隱晦矣。然以今所見之例證言之，亦非不可解者。

一　諢砌

其稱「諢砌」者，見元南戲張協狀元及趙氏孤兒記。張協狀元開首有二例：一為末色開場之白：

暫息喧嘩，略停笑語，試看別樣門庭。教坊格範，緋綠可同聲。酬酢詞源諢砌聽，談論四座皆驚。渾不比乍生後學，謾自逞虛名。（永樂大典戲文三種）

一為生上場所唱之望江南曲：

……諳諢砌，酬酢仗歌謠，出入還須詩斷送，中間唯有笑偏饒，教看眾樂醄醄。

又趙氏孤兒記第一齣傳末開場之望江南曲云：

詠月披雲，詩曲賦得趣偏得，慣諢砌科喬，這般學識。

此皆伶人上場自述之詞，所述者又皆爲「行家」之語也。三者皆「諢砌」連用，是「諢砌」本連文也。

「諢」義至明，卽所謂「打諢」是也。其字原作「顚」。新唐書卷一百四十六李栖筠傳云：「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顚雜侍。」蓋謂教坊倡優打顚之人雜侍於左右也。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亦謂「顚」卽打顚，並云：「顚，力困切。弄言也。」其言亦有所偏，蓋顚非止戲弄之言，亦兼指戲弄之行也。至宋元時，「顚」均作「諢」。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伎樂謂「副末色打諢」，遼史卷一百〇九伶官傳有「打諢底不是黃幡綽」語，元明無名氏漢鍾離度脫藍采和雜劇第一折點絳脣曲云「習行院打諢通禪」：均謂伶人作場時有詼諧調笑之言行也。宋之勾闌說話人有所謂「說諢話」者，若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說諢話：張山人」，西湖老人繁勝錄「談諢話：蠻張四郎」，周密武林舊事卷六「說諢話：蠻張四郎」皆是也。此「諢話」以今語釋之，卽笑話是也。又夢粱錄卷二十及武林舊事卷六均有「說諢經」，蓋以詼諧講佛經，近似後世之滑稽施食之類。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五云：「宋有戲曲、唱諢、詞說。」所謂「唱諢」者，雖與「諢話」相似，然實則微有不同：「諢話」乃敍述詼諧之故事，僅有散說；「唱諢」乃歌唱詼諧之曲者也。綜上所述，「打諢」、「說諢話」、「說諢經」、「唱諢」四者，均以詼諧調謔爲事者也。說話人之「諢」雖以言詞爲主，然其作場亦必兼具諢之動作，此以今日說書之情形推測知之也。至若伶人更必兼備諢之言行，蓋以戲劇必兼有科、白故也。九宮正始第三冊引南戲耿文遠喜還京曲云：「呈院本身份抜「詼」諧

越樣美。」蓋謂演雜戲之院本有詼諧調笑之動作也。總之，「諢」義爲滑稽調謔，當無疑問矣。「諢砌」旣爲連文，「諢」義若是，「砌」義亦必若是也。按上述望江南之「中間唯有笑偏饒，教看衆樂醄醄」，乃謂觀衆因伶人所作之「諢砌」足以解頤，故樂而不止也。末白之「談論四座皆驚」，亦因場上「諢砌」之語匪夷所思，能使觀衆驚訝也。滿江紅曲謂伶人旣善於吟詠風月之詩曲，亦慣熟戲弄調笑之科諢也。此三者皆伶人自述其格範，謂詩曲、科諢均所擅長，自鳴其技藝之語也。然則詼諧調謔言行之「諢砌」爲伶人必具之技，蓋可知矣；而其義亦至顯然也。

二　使砌與點砌

其稱「使砌」者，如張協狀元之水調歌頭云：

> 但咱門（們）雖宦裔總皆通，彈絲品竹，那堪詠月與嘲風；苦會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滿堂中，一似長江千尺浪，別是一家風。

又羅燁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引子云：

> 日得詩，念得詞，說得話，使得砌。

二者皆曰「使砌」。按使卽作也、做也、打也。「使砌」亦卽「打諢」也。水調歌頭謂伶人擅長「插科使

砌」，自成一家格範，能使觀衆「歌笑滿堂」也。醉翁談錄所云乃謂說話人之作場，既能念誦詩詞、講唱故事，更須善於調謔，方能吸引聽衆也。

又有稱「點砌」者。元楊朝英陽春白雪後集卷四無名氏越調鬥鵪鶉套金蕉葉曲云：

寨兒這相知是有，一見咱望風擧手。若論着點砌排科慣熟，敢教那能剪嘴姨夫閉口。

又太平樂府卷九睢玄明詠鼓般涉調耍孩兒套五煞云：

若有閒些兒個，除是撲煞、點砌，按住、開呵。

宦門子弟錯立身南戲生唱：

做院本生點個水母砌，拴一個少年遊，喫幾個拄心攧背。

按金蕉葉曲所云乃子弟輩自誇之辭，謂久於批風切月，深知此道，雖調謔之科、砌末技，亦頗慣熟也。詠鼓套謂勾闌之鼓不易得閒，唯於撲煞、「點砌」、按住、開呵時略爲停止。所謂撲煞即相撲。「點砌」即打諢。按住即按呵，乃演唱中間之說詞。開呵則爲開場時之說詞。蓋開場發端及中間之按住，乃引贊者向觀衆陳述之時，不得不停鼓使觀衆靜聽也。相撲時亦停鼓便人觀看（此與今世劇場演武技時擊鼓以壯聲勢者相異）。至作滑稽調笑之科諢時，亦停鼓以待觀衆視聽，藉以引起笑樂也；近世劇場猶存此習。上述之「點砌」卽打諢，蓋本打、點同訓，諢砌連文之義也。宦門子弟錯立身所引之院本名目二

種，考諸輟耕錄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條，水母砌隸「諸雜砌」，少年遊則屬「拴搐艷段」。按「艷段」乃正雜劇之前段。院本之「雜砌」相當於雜劇之「雜扮」，乃雜劇之後散段也(見夢粱錄卷二十)。兩者均非正劇也。至「雜砌」之義，後當詳述。其名曰「砌」者，蓋亦「諢砌」也。所謂「喫幾個挺心攧背」，乃謂作場時伶人背中連被敲擊，藉以引起觀衆之笑樂，明爲滑稽調謔之事。然則水母砌者，蓋亦調笑之院本也。考此院本之喫「挺心攧背」之脚色則爲副淨。輟耕錄卷二十五云：「末可打副淨」。朱權太和正音譜卷上亦謂：「副末執磕瓜以撲靚。」按「靚」卽唐宋之參軍、宋元之副淨也。其在劇中之職司，乃喬爲愚蠢以打諢者也。夢粱錄卷二十所云：「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蓋末、淨二色同作諢砌也。副淨則喬爲愚蠢，以供嘲弄，爲承受之色；副末則就副淨之喬粧而施以玩弄，爲施與之色。故輟耕錄卷二十五云：「副淨古謂之參軍。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副末執物以擊副淨者，據上引太和正音譜知名爲磕瓜。此物以皮製成，爲砌末之一。當副末以此擊副淨時，則必「諢廣笑聲多」(見太平樂府卷三李伯瑜磕瓜小桃紅)也。

演技之優人以誹諧戲謔爲能，故名伶人曰「俳優」。楚之優孟(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漢之郭舍人(漢書卷六十五)，其技皆以滑稽玩弄爲主。至宋之雜劇，則尤爲顯著。夢粱錄卷二十謂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宋雜劇若是，金元明院本亦若是也。後之南戲、北雜劇雖非純以詼諧調謔爲事，然滑稽玩弄之成份亦復不少，故伶人仍視諢砌爲演劇者技藝之一，故宋元文獻多此類語也。

三　打砌

宋人又別有「打調」、「打砌」之名。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三打字條云：

> 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

既明爲戲謔之事，蓋亦滑稽調笑之雜耍也。「打砌」者，打諢之別一名也。證以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當無疑問。此書卷二高平木蘭花么云：

> 法師笑道休打砌。

蓋謂休打諢也。至若「打調」、「打砌」之技，宋代亦有實例可見。宋周南山房集（涵芬樓秘笈八集）卷四劉先生傳雖未明言爲「打調」、「打砌」，然考其實，亦此類也。其說云：

> 市南有不逞者三人、女伴二人，莫知其爲兄弟妻姒也。以謔丐錢。市人曰是雜劇者，又曰伶之類也。每會聚之衢闉咽之市，官府廳事之旁，迎神之所，畫爲場。資旁觀者笑之。自一錢以上皆取焉。然獨不能鑿空。其所倣效者、譏切者：語言之乖異者、巾幘之詭異者、步趨之傴僂者、兀者、跛者。其所爲戲之所，人識而衆笑之。有劉先生者……肩高於項，頤隱於臍，貌特異而獨不出聲。每過市，無不爲之絕倒。而其少年無不工倣之。遇其作場，往觀者必曰看劉道人云。計一日之謔雖多端具，而少年倣劉唱樂聲，則必開場。自是三五年，劉出，惡少

必隨之，或奪其藥籠，或批其耳，而劉之藥不可售。一日，天微雨，伶人者飲於市，適遇劉賣藥過其前，伶乘醉而詬侮之，以資市人之笑樂，路過不行矣。……

按周南（一一五九——一二一三）字南仲，淳熙間登甲科。周氏吳郡人，所云市中，當爲吳中，則所記亦吳事也。以此例言之，曰「旁觀者笑之」、曰「人識而衆笑之」、曰「以資市人之笑樂」、曰「一日之謔雖多端具」，是此技明爲詼諧調謔之雜戲也。而劉先生稟形特異，尤爲笑樂之資。其作場不入勾闌而於市衢，且無固定之所，又明爲街市「打野呵」之技也。則此技與「街市戲謔」之說合焉。謂非「打調」、「打砌」之技，則不可也。夢粱錄卷二十謂雜扮爲「借裝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者」，亦此類也，蓋同爲倣效以資笑諢者也。惟前例爲當場笑謔，雜扮則僅借裝而已。斯三者性質相同，惟稱謂有別耳。

如前所述，諢、砌義通，則「打砌」猶言打諢也。「打調」之「調」，亦調笑、調謔之謂也。若金元院本之調雙漸（輟耕錄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條諸雜大小院本項）、調風月（太平樂府卷九杜仁傑莊家不識勾闌）之類是也。此「打調」之技，宋「官本雜劇段數」亦有之，若打調薄媚、大打調中和樂、大打調道人歡（武林舊事卷十），乃以「打調」之技而譜以薄媚、中和樂、道人歡之歌曲者也。其曲則周南所謂「樂聲」，陶宗儀所謂「唱諢」者是也。按「唱諢」亦作「諢唱」，荆釵記第四十八齣團圓有淨諢唱之福建詞，即其實例；唯詞有猥褻語，不錄。

至若打字雖訓爲以手擊物，然與宋元之方言則不相侔。若項氏家說所舉之六例，蘆浦筆記卷三之

五十例，均與擊物之訓殊異。「打調」、「打砌」亦然。此兩例之打字，當釋爲作或做，與「打夜胡」（東京夢華錄卷十）、「打驅儺」、「打雜劇」（蘆浦筆記卷三）、「打三敎」（武林舊事卷十）之打字同義。新方言卷二釋言亦釋「朾」爲作也。非惟打可訓作或做，即上述之「使砌」、「使得砌」、「點砌」之「使」、「點」，亦可以同義釋之也。苟無扞格難通之處，則此說當可成立矣。

四　諸雜砌

輟耕錄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條末有「諸雜砌」院本三十種，其目如次：

摸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敎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貓	水母	玉環	走鸚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公太	黃巢	恰來	蛇師	沒字碑
臥單	衲襖	封陟	鋸周朴	史弘肇	懸頭梁上		

此類院本今未見實例，頗難詳其體製；然以其類名及後世之院本考之，亦可略知其梗概也。以上述之諢砌通義釋之，則此類院本當爲敷衍滑稽調謔之事，與諢義始通。惟就其名目觀之，則無調謔之跡象。然亦不得據此謂非滑稽院本也。金瓶梅詞話第三十一回有王勃笑樂院本一種，以淨扮秀才冒充王勃，以資笑樂，明爲調謔之戲。題王勃者非敷衍王勃之故事，乃假王勃之名以發喬耳。苟就其名

目言之，亦無調謔之跡象也。明院本若是，金元院本亦若是也。前述宦門子弟錯立身演水母砌之「喫幾個扭心攧背」，明爲調謔之科諢。而此水母砌又適在「諸雜砌」中，則此類亦明爲調笑之院本也。以水母砌及王勃笑樂院本證之，則砌爲滑稽調謔之義，又至爲顯然也。

考元明之稱笑樂院本者，尙不止此。百回本水滸傳第五十一回記雷橫入勾闌云：

看看戲台上却做笑樂院本。

又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一百零四回云：

那時粉頭做笑樂院本。

金瓶梅詞話第二十回記西門慶娶李瓶兒請會親酒云：

先吃小割海青捲兒、八寶攢湯，頭一道割燒鵝大下飯。樂人撮弄雜耍回數，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

又第五十八回記西門慶生日宴會云：

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吊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

又有稱「耍樂院本」者，如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謂李開先雜劇爲「亦敎坊耍樂院本之類」，蓋李氏所作皮匠參禪、三枝花大鬧土地堂等雜劇多調謔之事也。又補遺卷一亦有「敎坊所稱耍樂院本」之

語，蓋教坊伶工之稱也。其義則與笑樂院本無異也。水滸傳出於元人之本，金瓶梅詞話則爲明人之書，是元明皆有此類院本也。笑樂、耍樂皆謂伶人之科諢足使觀者嗢噱解頤者也。金瓶梅詞話第四十二回引明人散曲燈詞雙調新水令套第七兒曲「笑人的院本其實笑」（雍熙樂府卷十一「笑」作「俏」，似譌）可證也。是則砌與笑樂義同，「諸雜砌」院本亦卽笑樂院本也；而砌之義爲調謔，因笑樂、耍樂之稱更足證實矣。輟耕錄卷二十五謂：「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夢粱錄卷二十又謂雜扮「卽雜劇之後散段」。輟耕錄之院本名目列「諸雜砌」爲最末，疑爲非正院本。而金元院本之「諸雜砌」或卽宋雜劇之雜扮也。水滸傳記笑樂院本演於說唱諸宮調之前，蓋非正技也；金瓶梅詞話所載且與百戲、隊舞、彈唱並列，又明爲雜戲也。然則「諸雜砌」院本者，卽「諸般雜耍笑樂院本」之謂也。而宋元明一線相承之跡，亦可得而考也。昔焦循謂：「輟耕錄有『諸雜砌』之目，不知所謂。」（易餘籥錄卷十七）今則略得其解矣。至若王國維先生謂：「疑雜砌亦滑稽之流，然其目更多故事，則又似與打砌無涉。」（宋元戲曲史第六章）亦可渙然冰釋。雜砌爲滑稽之說，業經證實；至其所疑，蓋緣未見晚出之書故也。

五　古今砌話

鍾嗣成錄鬼簿施惠傳云：

有古今砌話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

此曹寅刻楝亭十二種本所載也。天一閣舊藏明寫本錄鬼簿作「古今詩話」，大誤。按詩話之書，宋人已開其端，元人踵武而作，蓋有所本，不得目之爲「其好事也如此」。其稱好事者，殆因其書猥瑣庸俗爲前人所未嘗及，故特書之。明人迻錄，不明「砌話」之義，乃以習見之「詩話」易之，遂有此譌。以諢砌通義論之，「砌話」當卽諢話，亦卽笑謔之語也。則「古今砌話」者卽「古今笑話」也。證以日本之藏書，可以確信無疑矣。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日本鈔本笑苑千金四卷，不題著述人（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一十四所著錄之永樂大典本題宋張致和撰）。此書傅君惜華曾見之，據其中國古代笑話集文中所載：其第四卷題「新編古今砌話笑鈔千金卷之四」，收大王順情等二十八則。其以「砌話」爲題，則非杜撰，必知砌之意義者。然則「砌話」爲笑話，已得大白矣。此書每卷所題殊不一律，當爲宋元坊肆雜湊之書，而其源或出諸勾闌中「說諢話」者之手歟？至卷四與施惠之作書名相同，亦未知其是一是二也。內閣文庫別有日本鈔本笑海叢珠一書，亦笑譚集之類（並見傅文著錄）。其首卷題「集南北禪切第一」。按「禪切」卽「諢砌」也，其字雖異，義則不殊。其稱「切」乃與「譏切」之「切」義通，此殆爲較早之用法。後則以「砌」代「切」，蓋北音相同，南音亦一聲之轉也。「諢切」之「切」既同「譏切」之「切」，其義易解；迨易「切」爲「砌」之後，則轉而隱晦，不明其爲調謔之義矣。

瞿佑史料輯

曩讀明錢塘瞿佑所撰剪燈新話，以不詳其史實爲憾，及檢小說舊聞鈔，亦僅錄七修類稿、聽雨紀談二書。嗣後流覽書籍，凡涉及瞿氏生平及其著述者，輒別紙謄錄，集得若干則。茲刺取有關史實者彙錄如次，以供治小說史者之參考焉。

一　明郎瑛七修續稿

〔卷六香臺百詠〕香臺詩集，吾杭國初瞿宗吉所作，擬玉臺、香匳，而各取一字以名之，曰初，曰續，曰新，皆百詠焉。公自序，其旬日而成者。予得公之手稿，每讀每嘆其學博才敏，近時少其人也。昨讀蟫精雋，又知先輩徐百齡爲之註，張天錫爲之序，惜無刊本，未知其子孫有藏稿否？又甚惜焉。或曰，博與敏可也：然其題詠不出閨房，賞玩不過風月，殆非莊人雅士之爲。殊不思古人有云：咀靈芝而嗽甘露，情動乎中；拔鯨牙而挹天漿，夢遊於外。自可與知者道此。布帛菽粟，固人間至寶；而海錯蔬茱，亦可少者哉？展轉於懷，筆之於稿。（光緒廣州翰墨園刊本）

按七修類稿卷三十一徐伯齡條謂所註香台集註，計三卷。

二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

〔乙集第五瞿長史佑〕佑字宗吉，錢塘人。楊廉夫遊杭，訪其叔祖士衡于傳桂堂。宗吉年十四，見廉夫香匳八題，卽席倚和，俊語疊出。其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韻，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嘆賞，謂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盃命題，宗吉製沁園春一闋，廉夫大喜，命侍伎歌以行酒，歡飲而罷。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升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十年。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三載放歸。卒年八十七。宗吉風情麗逸，著剪燈新話及樂府歌詞，多偎紅倚翠之語，爲時傳誦。其在保安，當興河失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選子弟唱之。時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聞者淒然泣下。又有慢興詩及書生嘆諸篇，至今貧士失職者皆諷詠焉。（翻刻本）

〔凌教授雲翰〕……瞿宗吉作詩送之云：「一去西川隔夜台，忍看白壁瘞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彥翀於宗吉爲大父行，彥翀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梢青各一百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翀驚呼爲小友，宗吉以此知名。（翻刻本）

按王昶明詞綜卷一所載，與列朝詩集兩則悉同。

三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卷六瞿佑〕瞿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升周府右長史，永樂間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赦還。有存齋樂全集、香台百詠。明初詩家以楊廉夫爲祭酒，廉夫見同調，綴以評語，不曰牛鬼，則曰狐精，此王常宗論文即以狐比廉夫也。宗吉幼爲廉夫所賞，拾其唾餘，演爲流派，劉士亨、馬浩瀾輩爭效之。譬諸畫仕女者，肌體肥癡，形神猥俗，曾牛鬼狐精之不若矣。其稍有風格者，如「射虎何年思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蹈海莫追天下士，折腰難事里中兒」，庶與凌彥翀李宗表相近。當時曾取宋金元三朝律詩一千二百首，編爲鼓吹續音，惜乎不得見矣。（扶荔山房刊本）

四　清徐釚詞苑叢談

〔卷八〕瞿士衡一日飲楊廉夫，以鞋盃行酒，廉夫命宗吉詠之，宗吉席上作沁園春以至。廉夫大喜，卽命侍歌妓以侑觴，因袖其稿以去。（詞略）（排印本）。

〔卷八〕永樂間，瞿宗吉以詩禍下獄，已而謫戍保安，時興河失守，邊境蕭然。朝廷方降佛曲於塞下，選子弟唱之。遇元宵，宗吉淒然，作望江南五首云。（詞略）（排印本）。

五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六七卷史部二十三「時令類存目」〕四時宜忌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明瞿佑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初官國子助教，永樂間官周王府右長史，謫戍保安，洪熙初赦還。（下論其書略）（商務排印本）

按提要卷二百集部五十三「詞曲類存目」別著錄樂府遺音五卷。

六　清浙江通志

〔卷一七八人物（六）文藝（一）瞿佑〕萬曆杭州府志：字宗吉，杭州人。學博才贍，年十四，鄉人張彥復命賦鷄詩，美甚，遂有名。洪武中以薦累遷周王府右長史，永樂間詩禍作，編管保安。久之，釋歸，復原職，內閣辦事。年八十七卒。所著有：春秋羅珠、詩經正葩、閱史管見、鼓吹續音、存齋集行世。（商務排印本）

七　清陳田明詩紀事

〔乙籤卷十三〕瞿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遷周府長史。永樂間謫戍保安，洪熙時赦還。有存齋樂全集、香臺百詠。（下引詩談、西湖遊覽志餘、歸田詩話、洗硯新錄，皆論詩語，略。）（商務排印本）

讀明代傳奇文七種

明代傳奇文自瞿佑剪燈錄、剪燈新話，李禎剪燈餘話以後，擬作者紛起，如趙弼效顰集（宣德間作），夕川老人花影集（成化弘治間作），邵景詹覓燈因話（萬曆間作）等。擬作的風氣，以嘉靖前後爲最盛，到萬曆間流風也還沒有泯滅。明代傳奇文的數量，究竟有多少，現在還無法統計；就見存及各家書目著錄的約略估計，單篇一類至少當有四十種以上。這些傳奇文在當時都是單刊別行，最容易散失。現在所存的明刊單行本，只有日本成簣堂文庫所藏弘治刊本鍾情麗集一種。其餘雖有見存本，但都是收在風流十種、萬錦情林、燕居筆記等選本中；這些選本，除一二種外，國內傳本極少。因而治理明代傳奇小說的，都有無從下手之感。事實雖是如此，但明人傳奇也還不是完全不能見到，像見於國色天香的幾篇重要的明傳奇，就有摘出別行的本子：七種才情傳奇書。全書計四册，有光緒二十年晉記書莊刊活字袖珍本，極易得。這雖是晚收的孫子本，但在無法得見祖本時，却也聊勝於無了。

這七種傳奇小說是（略以著作先後排列，和原書次序稍有出入）：

鍾情麗集上下二卷。按明晁瑮寶文堂書目卷上子雜類（刊北京圖書館館刊三卷二期）著錄。日本有弘治十六年（一五〇三）單刊本。風流十種、萬錦情林、花陣綺言、國色天香、繡谷春容和林近揚、何

大掄、馮夢龍、博古齋四種不同本子的燕居筆記等六種選本都收入。

尋芳雅集（又作懷春雅集）。寶文堂書目卷上子雜類著錄兩部：一題懷春雅集，一題懷春雜集（疑爲「雅」字誤）。上列六種選本也有選入。

天緣奇遇上下二卷。六種選本全收入。

劉生覓蓮紀上下二卷。除風流十種外，其餘五種選本都選入。

花神三妙傳，選本六種全錄入。

龍會蘭池錄，僅繡谷春容、國色天香二種選入。

雙卿筆記，僅見國色天香一種中。

鍾情麗集，明弘治刊本題「玉峯主人編輯」，但明淸人的著作都異口同聲地說是邱濬之作。呂天成曲品卷下邱氏五倫條說：

或謂此記（按指五倫全備記傳奇）以蓋鍾情麗集之愆耳。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說：

又聞邱少年作鍾情麗集，以寄身桑濮奇遇，爲時所薄，故又作五倫以掩之，未知果否？但麗集亦學究腐談，無一俊語，即不掩亦可。

陶輔桑榆漫志（今獻彙言本不分卷）說：

玉峯丘先生者，盛代之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嘗述世史正綱，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鱗經之旨；及他註述，精詳偉奧，不減先儒。又惡市井時俗汚下，多作淫放鄭聲，爲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譔傳奇一本，題曰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故（原文下有小字「亦可」二字，疑是衍文）習，振啓淳風。其於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是後於書肆中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關目之本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褻穢濫備至，見者不堪啓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顏擧筆書之耶？及觀其引則題曰：「玉峯主人」所作。噫！有是乎？意恐他人僞作；不然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不黍矣！非敢擅爲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辯之。

明張志淳南園漫錄卷三著書條（正德十年自序）：

觀邱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猥鄙俚尤倍於稹。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二孫汝權條引明人聽雨增記說：

我明邱文莊公之少也，其父爲求配於土官黎氏，黎誚之曰：「是兒豈吾快壻耶？」不許。公作鍾情麗集，言黎女失身辜輅（辜輅，廣人呼狗音）。他日，黎得之，以百金屬書坊毁刻，而其本已遍傳矣。

其中聽雨增記說最難置信，顯有揑造的嫌疑。鍾情麗集分明是模倣元宋梅洞嬌紅記、瞿佑秋香亭記等私情故事，自顯才情，別無其他作用可說。陶說雖故作存疑，但也不敢否定。諸書旣然都說屬邱濬所作，當是事實。

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邱濬傳說他於弘治「八年卒，年七十六」。弘治八年是明孝宗弘治乙卯，公元一四九五年；上推七十五年是明成祖永樂十八年庚子，公元一四二〇年。明史說他中景泰五年（一四五四）進士，就生年推算，那時是三十五歲。鍾情麗集如是他少年時所作，最遲也當在景泰五年以前；最早也要到正統四年（一四三九）二十歲以後。現在所存的弘治十六年癸亥（一五〇三）刊本，是他死後八年所刻，不是最早的刊本。

尋芳雅集又作懷春雅集，寶文堂書目雖著錄，但書目例不題撰述人，故不詳作者。金瓶梅詞話首欣欣子序却說：

> 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

欣欣子以懷春雅集是盧梅湖所作，不知何據。盧梅湖的生平也不易考。百川書志（六）則作「三山鳳池盧民表著。又稱秋月著」。這篇敍述元人吳廷璋和王嬌鸞等婚媾事，和情史卷十六周廷璋條及警世通言卷三十四王嬌鸞百年長恨所敍元周廷章事的時代及男女主脚姓氏都相同（僅改吳作周），雖然結局相異（這篇是一男兩女大團圓，情史等則以悲劇收場），疑是一事兩傳。

劉生覓蓮記，他本題劉熙寰覓蓮記。這篇中曾說：

因至書坊，覓得話本，特與生觀之。見天緣奇遇鄙之……見荔枝奇逢、懷春雅集留之。

這可說明劉生覓蓮記撰述年代是晚於懷春雅集三種。按荔枝奇逢一種，不見明人選本，英國牛津大學藏有清嘉慶甲戌（十九年）尚友堂刊本（見北京圖書館館刊十卷五期向達瀛涯瑣志），敍陳三黃五娘事，也是傳奇文。這三種傳奇文也稱之爲「話本」，則明人所謂「話本」兼指傳奇體的。近人泥於成見，以爲話本只限口語的一類，似有所偏。話本既不以文體爲限，所以雖以口語爲主的「三言」之類，也不妨兼收傳奇文。像清平山堂話本中的藍橋記、風月相思、翡翠軒（鄭西諦先生藏殘本）。萬曆書林熊龍峯編刊四種話本中，也夾有馮伯玉風月相思的傳奇文一篇。馮夢龍輯警世通言四十卷，其中有傳奇文兩篇：第十卷錢舍人題詩燕子樓，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張浩遇鶯鶯。醒世恆言也有隋煬帝逸游召譴（第二十四卷）一篇。而選錄傳奇文爲主的萬錦情林、繡谷春容、燕居筆記等俗書，也同時錄入口語話本。如萬錦情林的秀娘遊湖、柳耆卿翫江樓記；繡谷春容的柳耆卿翫江樓記、東坡佛印二世相會、月明和尚度柳翠；諸本燕居筆記有東坡佛印二世相會、柳耆卿翫江樓記、紅蓮女淫玉禪師等。更如燕居筆記所收文白夾雜的綠珠墜樓記、鄭元和嫖遇李亞仙、張于湖女貞觀記等篇，也是不論文體。這都足證明人所謂話本是兼指兩種文體而言，和小說一樣沒有分別。傳奇文也可視爲話本，並非始於明代，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闢中已把太平廣記、夷堅志、琇瑩集等作爲說話人的底本，所謂話本，它一開始就沒有文體的區別。

蘭會龍池錄，衍拜月亭南戲中蔣世隆王瑞蘭事，但和戲曲出入很多，主要的差異至少有四項：(一)時代由金移到宋，改王鎮、王瑞蘭爲黃復、黃瑞蘭，改陀滿興福和聶賈列爲賈士恩、高琪水虎，(二)龍池錄詳敍瀟湘鎮的會合，又增入仇萬頃等人。(三)增入黃瑞蘭祭蔣世隆及逼婚事。(四)無執絲鞭事。另增入蔣世隆繪蘭會龍池圖及傳遞書簡事。這幾點不但和南戲不同，也不見於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南戲文和北雜劇的本事相同，是一個系統，明傳奇文中許多事跡顯然是改編時增加的。

這七種傳奇文除花神三妙傳、雙卿筆記兩種外，萬曆間都曾改編爲戲曲(蘭會龍池錄却是由戲曲改編)，分列如次：

趙於禮：畫鶯記(鍾情麗集)呂天成曲品云：「此鍾情麗集辜輅事，乃邱文莊所撰少年遇合事也。事可傳，而發揮未透暢。」

錢直之：忠節記(懷春雅集)曲品云：「此小說中懷春雅集也，風情而近古板者。此君學甚富，每以古人姓名叶韻，不一而足，亦是別法。」

鄒逢時：覓蓮記(劉生覓蓮記)曲品云：「照劉一春本傳譜之，亦悉，而詞采未鮮。」按傳爲盧柟或王漢恭的想當然傳奇，也衍此事。

程文修：玉香記及無名氏玉如意(天緣奇遇)曲品云：「此劇天緣奇遇傳而譜之者，人多攢簇得好，

情境亦了了，固是佳手。別有玉如意，亦此事，未見。」

此外如夕川老人花影集中的傳奇文，也曾編爲戲曲。卷一劉方三義記（又見燕居筆記）有明雜劇三義記（日本內閣文庫藏）和清傳奇彩燕詩（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卷二心堅金石傳（又見燕居筆記及情史卷十一），有明無名氏霞箋記。曲品云：「此卽心堅金石傳，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傳奇體，搬出甚激切，想見鍾情之苦。但覺草草，以才不長故」。呂氏意謂霞箋記是把心堅金石傳中的李玉郎張麗容的悲劇結局改爲團圓的場面。——這可想見：明戲襲用傳奇文風氣之盛了。

水滸傳和宋元風習

水滸傳小說成爲現在樣式的，不是成於一代，也不是成於一人之手，是從宋代以來到晚明爲止四五百年間經過許多「書會先生」和民間文士以及書坊主人之手，許多次的增補、修訂、刪削而成的。它既然是歷經補訂，照道理說應該是離本來面目是愈趨愈遠，但是事實上却並不盡然。故事雖有不少的牽合、增補的顯然痕跡，但其中的風習、事物、語言、習慣還保存宋元人的本來面目（但簡本的征田虎王慶和繁本的征田王故事是例外，征遼的一段也有可疑）。現在所知道的水滸傳的祖本，是出於元代末葉，這本是用當時流行的「詞話」體寫出，中間有韻文的詩讚，也有散文的「說」。到了明代嘉靖間人（或是武定侯郭勳其人）把「詞話」本改爲「散說」本，成爲現在百回本的底本，但其中有刪削未盡的地方，還約略可以看到「詞話」的痕跡；同時宋元人的風習、事物、方言等等也還沒有喪失，這次改訂並沒有如想像那樣愈趨愈遠，所以我們現在還可看到許多宋元的事物。這裏就已知的文獻來探討水滸傳中的宋元風習、事物，具體地說明書中許多地方不是明代人所能「向壁虛造」。但爲了篇幅的限制，只能擇其重要的略說一些罷了。

燈市

水滸傳記燈市，共有三處：一是宋江在清風鎭所見，二是記北京大名府的燈市，三是記宋江、柴進、戴宗、燕青等人在東京所見。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鰲山、花榮大鬧清風寨記燈市說：

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己人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鎭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幷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廝挽着，來到大王廟前，看那小鰲山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梅燈，晃一片琉璃；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繡。銀蛾鬬彩，雙雙隨綉帶香毬；雪柳爭耀，縷縷拂華旛翠幙。村歌社鼓，花燈影裏競喧闐；織婦蠶奴，畫燭光中同賞翫。雖無佳麗風流曲，盡賀豐登大有年。

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這裏所說的清風鎭的燈市，清風鎭只是青州的一個市鎭，元宵燈火居然如此繁盛，城市的情形更可想而知，像六十六回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記大名府情形，就更加熱鬧了。這回記梁中

書中所說：

「年例北京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聞達說：「……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會，市心中添搭兩座鰲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

又說：

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好生晴明，黃昏月上，六街三市，各處坊隅巷陌，點放花燈，大街小巷，都有社火。有詩爲證：

北京三五風光好，膏雨初晴春意早。銀花火樹不夜城，陸地擁出蓬萊島。燭龍銜照夜光寒，人民歌舞欣時安。五鳳羽扶雙貝闕，六鰲背駕三神山。紅粧女立朱簾下，白面郎騎紫騮馬。笙簫嘹喨入青雲，月光清射鴛鴦瓦。翠雲樓高侵碧天，嬉遊來往多嬋娟。燈毬燦爛若錦繡，王孫公子眞神仙。遊人轇轕尙未絕，高樓頃刻生雲煙。

但七十二回柴進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鬧東京敍述東京的燈市，反沒有大名的詳盡，據「照依東京體例」的話，大名燈市也可代表東京了。書中記汴梁燈市只有下面的一段：

四個人雜在社火隊裏，取路鬨入封丘門來，遍䦨六街三市，果然夜煖風和，正好遊戲。轉過馬行街來，家家門前扎縛燈棚，賽懸燈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樓台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

水滸傳中所說宋代燈市情形，並非虛構，大體上和實際情形是相當脗合，雖然撰人時代距離汴京

已頗遼遠。這當由宋元說話人據當時風習演述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條記汴京元夕說：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遊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燈山上綵，金碧相射，錦綉交輝。面北悉以綵結，山呇上皆畫神仙故事。……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樂」……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內設兩長竿，高數十丈，以繒綵結束，紙糊百戲人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內設樂棚，差衙前樂人作樂，雜戲並左右軍百戲在其中……

這兒所說的燈棚、花燈、雙龍戲水（就是水滸所說的鰲山）、人物故事、歌唱雜耍以及「與民同樂」的牌額，都是水滸傳所有的，只有「舞鮑老」不見於夢華錄。

孟元老所說是北宋汴京的情形。南渡以後並不因偏安局勢影響這類娛樂，看吳自牧夢粱錄、耐得翁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周密武林舊事等書所說當時臨安元夕情況，就可明白。夢粱錄卷一首敍汴梁舊習，次說當時情形：

今杭城元宵之際……舞隊自去歲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錢酒犒之。元夕之時，自十四爲始。……姑以舞隊言之，如清音、遏雲、掉刀鮑老……各社，不下數十；更有……渾龍船、踢燈鮑老……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簧琴瑟，淸音嘹喨，最可人聽，攔街戲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燈火，處處管弦……異巧華燈，珠簾低下，笙歌並作，遊人玩賞，不忍捨去。諸酒庫亦點燈毬，喧天鼓吹，設法大賞，妓女羣坐喧嘩，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至

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

這條偏於一般的情形，沒有說到燈景。周密武林舊事卷二記最詳，元夕、舞隊、燈品三則合計一千餘言，這裏只能摘錄有關的各點。元夕條說：

禁中……新正燈火日盛……起立鰲山，燈之品極多……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大率倣宣和盛際，愈加精妙。……都城……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巳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綉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於盛，其多至數千百隊……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餘里，錦綉塡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翠簾銷幕，絳燭籠紗；偏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

又燈品條所記燈的種類，異常複雜，也曾說到如水滸中的繪有人物故事和像生的花卉燈。舞隊條又有舞隊名目七十種，如快活三郎、男女杵歌等等，這些就是水滸傳所謂社火。其中有大小斫刀鮑老、交衮鮑老，和夢粱錄的掉刀鮑老、踢燈鮑老，也便是水滸中宋江所見的跳鮑老。楊大年傀儡詩說：「鮑

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令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舞鮑老是宋代流行的百戲。夢華錄說收燈在十九日，是北宋宣和間的辦法；夢粱錄說十六日收燈，那是南宋的情形。十九日是因京城的緣故，收燈稍遲，各地或先一二日收燈，所以水滸傳說大名十七日完畢。就水滸傳所說的燈夕情形和宋人記風土的書參看，可證這書所說是確有依據的。

酒庫

水滸傳第三十九回記宋江所見潯陽酒樓說：

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挂着一個青布酒旆，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憑闌舉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牕，翠簾幙高懸戶牖。……

宋江看罷，喝采不已。……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果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鷄、釀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

這裏所說酒樓景物，好像鋪張、誇大，和後世酒樓樸素的情形不同，因此有疑心小說中所描繪的未必實有其事，而「雕簷」、「畫棟」、「碧闌干」、「翠簾幙」，也不免有濫用成文的嫌疑。然而，拿上文和宋人雜記對照一看，上述的種種懷疑也就不攻自破了。

夢華錄卷二酒樓條記汴京情形：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閤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粧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白礬樓，後改爲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綉額，燈燭晃耀。……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街市酒店，綵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靈宮東牆下長慶樓尤盛。

又卷四會仙酒樓條，所記更爲詳盡：

……新門裏會仙樓正店，常有百十分廳館，動使各各足備，不尙少闕一件。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卽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盌遂亦用銀盂之類。其菓子菜蔬，無非精潔。……

南宋的酒庫情形，也和北宋毫無二致。夢粱錄卷十六酒肆說：

中瓦子前武林園，向是三元樓康、沈家在此開沽，店門首綵畫歡門，設紅綠杈子，緋綠簾幙，貼金紅紗梔子燈，

裝飾廳院廊廡，花木森茂，酒座瀟灑。但此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一二十步，分南北兩廊，皆濟楚閣兒，穩便坐席。……如酒肆門首排設杈子及梔子燈等，蓋因五代時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樓酒肆，俱如此裝飾，故至今店家倣倣成俗也。大抵酒肆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謂之「拍戶」，兼賣諸般下酒，食次隨意索喚。酒家亦自有食牌，從便點供。……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恐飲宴短淺。……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問酒多寡，然後別換好菜蔬。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諳識者，便下筯吃，被酒家人哂笑。……曩者東京楊樓、白礬、八仙樓等處酒樓，盛於今日，其富貴又可知矣。且杭都如康、沈、施廚等酒樓店及荐橋豐禾坊王家酒店，闇門外鄭廚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銀器皿沽賣；更有「碗頭店」一二處，亦有銀台碗沽賣。於他郡却無之。

又武林舊事卷六酒樓條記「官庫」酒樓十一，「市樓」十八處。記市樓說：

已上皆市樓之表表者。每樓各分小閤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誤。……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風雨暑雪不少減也。

綜合這幾條來看，可知宋代兩京繁盛的狀況。水滸傳所記江州酒樓和汴杭兩地情形相較，是望塵莫及了。不但「雕簷」、「畫棟」、「碧欄干」、「簾翠幙」等等確是宋代酒肆所有，還有許多裝飾、陳設、器皿之類，不見於水滸傳的。京城所用的「繡旆」、銀器；在外郡江州只是「青布酒旆」、「朱紅盤碟」，未免稍近寒酸，但在宋江眼中看來，却已認爲「濟楚」可觀，忍不住要喝采了。這樣對照觀察以後，水滸傳所說

不但毫不誇大，反而覺得形容有點不够。

夢粱錄卷十記當時戶部檢點所官酒庫和安撫司官酒庫說，凡是官庫都由官府發給工本釀造，所得利益做養軍和犒賞之用。每庫有兩個監官，又有專吏和酒匠分管各事。酒庫分「新界庫」、「煮界庫」兩種，各有酒樓（所以酒樓又名酒庫）。每處酒庫因所在地的方位不同，有南庫、西庫、中庫、正庫的稱謂。庫內各設有官妓，由她們賣酒（賣笑）。又同書卷二諸庫迎煮條，又說清明前各庫開煮時，用妓樂、社隊排列遊行，到教場伺候點呈，這節目是當時一件盛典。這項還引武林舊事卷六「酒樓」說：

……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凡肴核盃盤，亦各隨意攜至庫中，初無庖人。官中趁課，初不藉此，聊以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綜合兩書，可以略知宋代官營酒庫的大概情形。水滸傳記宋江所見「潯陽江正庫」，就是當時外郡的官酒庫，所以叫做「正庫」。京師酒庫沒有庖人，要自備菜肴；外郡情形或兼售酒菜，水滸傳所說便是這樣（小說所敍外郡情形和京師頗有差異，如外郡以朱紅盤碟代替金銀器皿，就是一例）。

錦體

水滸傳第二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記史進的父親史太公對王進說：

……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槍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綉，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

又說：

……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

又六十一回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說：

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的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俊義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綉，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與他。不則一身好花綉，更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頂眞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又七十四回燕青智撲擎天柱、李逵壽張喬坐衙記燕青在泰安州岱嶽廟和擎天柱任原相撲的情形說：

燕青……吐個架子……任原看了他這花綉，急健身材，心裏到有五分怯他。……太守見了他這身花綉，一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心中大喜……

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計出樂和記燕青和李師師的談話說：

李師師笑道：「聞知哥哥好身紋綉，願求一觀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賤體，雖有些花綉，怎敢在娘子跟前揎衣裸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裏去問揎衣裸體！」三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來，李師師看了，十分大喜……

上面說九紋龍史進和浪子燕青身上都刺了「花綉」，所謂「花綉」就是「文身」。史進身上刺的九條龍，他的綽號九紋龍。武林舊事卷六有游手九條龍，說「尤爲市井之害」，也似因花綉而得名。燕青刺的是什麼，書中沒有說明，只知道是「遍體花綉」，大約滿身都是花紋吧？這種文身的習俗，是相傳已久的事了，但在宋元市井社會浮浪子弟間，頗爲盛行。如東京夢華錄卷七駕回儀衛說：「有三五文身惡少年控馬，謂之花褪馬。」所謂「惡少年」是浮浪子弟最好的註脚。

但花綉也不限於市井社會，士子們也有刺身的。夢粱錄卷三士人赴殿試唱名條說：

士人入東華門，各行搜檢，身內有無綉體私文，方行放入。

花綉在當時又有結爲「社會」的，叫做錦體社。夢粱錄卷十九社會條說：

又有錦體社、臺閣社、窮富賭錢社……

武林舊事卷三社會條也說：

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錦標社（射弩），錦體社（花綉），英略社（使棒）……

水滸傳李師師說「錦體社家子弟」，就是上面所說花綉的錦體社；燕青既然身刺花綉，在「社會」中當屬於錦體社，所以師師稱他爲「錦體社家子弟」。至於燕青「浪子」綽號的由來，主要的是因他長於彈唱，善百般技藝，慣於風月叢中討生活。宋史三五二卷李邦彥，說他的一切行事，都和燕青相似，所以他有「浪子官人」的稱謂。但和綉體也很有關係，如夢粱錄卷一所謂「錦體浪子黃胖」(見八日祠山聖誕條)，是浪子們都喜綉體的。

水滸傳又說燕青會拆白道字，頂眞續麻。這兩件文字遊戲，是元代妓女和子弟們最喜弄的玩意兒。所謂拆白道字是把字拆開來說，如西廂記紅娘說張生俏，她不說「俏」，却說「人邊着個肖」。頂眞續麻是曲子次句頭兩個字要和前一句末一二字相同，如元人小桃紅曲所說那樣：

斷腸人寄斷腸詞，詞訴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眞誠志。志誠是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

這些都是當時「瓦舍」、「勾欄」中娼優們的技藝，燕青本是市井子弟出身，所以水滸傳說他長於這類玩意。宋元的小說多出於書會先生之手，書內誇讚的技藝，都是市井之徒所讚嘆不置的東西。

圓社

水滸傳第二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說高俅進端王府時道：

……那高俅見氣球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

又記王進所說：

……俺道是什麼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閒的圓社高二。

踢氣球又名「蹴踘」，也是宋元間市井流行的技藝。踢球的人叫圓社，他們的「社會」便是齊雲社。這事在宋人雜記中也有記載。東京夢華錄卷六元宵條說百戲有「蹴踘」。夢粱錄卷十六茶坊條有「黃尖嘴蹴球茶坊」。又卷十九社會條說：

更有蹴踘打球，射水弩社，則非仕宦者爲之，蓋一等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閒人所習也。

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記蹴球有黃如意等五人。又卷三社會有：「齊雲社（蹴球）」。雍熙樂府卷四有仕女圓社氣球雙關。陳元靚事林廣記戊集卷二圓社摸場條說：

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球；作家偏著所，圓社最風流。

又同書又錄有圓社市語中呂宮「圓裏圓」的賺詞，內中都是敍述蹴球的。元關漢卿散曲女校尉二

套（太平樂府卷七）和百花亭一、二折，度柳翠三折，張協狀元所述，又是記宋元妓女踢球的情形。足見這事在宋元時的盛行一斑。到了明萬曆時遺習還沒有完全泯滅，參看金瓶梅詞話第十五回，便可知道，但那時已經不是它的全盛時代了。

其他還有「院本」，「相撲」等等風習和事物，值得詳細說明，但限於篇幅，暫且擱起。

從上面幾點看來，水滸傳中所說的都和宋元時實際情形符合，那麼，水滸傳明非虛造可知。它是宋元「說話人」就當時眞實的事物來敍述的；到了元末寫成定本時，對這類事物也很少更動；明人改詞話本爲散文本，雖文體頗多改變，但這些內容却沒有被刪削。以後版本變化雖多，都沒有影響到這些事。所以現在就今本水滸傳，還約略可見宋元社會一些實際情形。

西遊記研究的資料

天啓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卷十二均著錄吳承恩西遊記，此西遊記是否卽通俗小說，不無可疑，但在尙無確證可以推翻吳作說之前，仍不妨認他爲西遊記的一個修訂者。

魯迅小說舊聞鈔西遊記文獻按語中，據同治山陽縣志查出陳文燭守淮安時是隆慶初年。按康熙淮安府志卷三秩官知府：「陳文燭，沔陽人，進士，四年任，有傳，有祠。邵元哲，貴陽（貴字疑誤）人，進士，萬曆二年任，有傳，有祠在龍興寺。」又光緒淮安府志卷十職官明太守：「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進士，四年任。邵元哲，桂陽人，進士，萬曆二年任。」羅振玉淮陰金石僅存錄娑羅樹碑（按此碑今存府學，搨本傳世者亦夥）末陳文燭跋文云：「吳子承恩，偶得舊刻一紙，出以示余，余讀而愛之。」末題：「明隆慶壬申沔陽陳文燭con。」按壬申爲隆慶六年。由此可知陳氏守淮安時是隆慶四年到萬曆二年，吳陳二人「酒酣論文」的交游，也就在這五年間。

陳氏既是吳承恩友好之一，其著述中當有足資考證的材料。按陳氏有二酉園集十二卷、二酉園尺牘十七卷，都有萬曆刊本，今存，惜未見。偶然見到明刻殘本廷中詩，僅存一二兩卷，首有隆慶辛未（五年）皇甫汸、袁福徵二序。這兩卷中所錄的詩都作於守淮安以前，故無涉及吳氏之處。卷一遣兒歸省

大人書懷八首之三云：「嘉靖庚戌時，我生十有六。」又同卷己巳除夕擬杜七歌之七云：「吁嗟我年三十五」，以嘉靖二十九年十六歲，隆慶三年三十五歲推之，當生於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比吳氏小三十歲左右。延中詩中可考者，僅有這一點。陳氏別有淮上詩四卷，作於守淮安時。惜僅見明刊殘本三、四兩卷。題「四明沈明臣校」，末有「隆慶壬申嘉平月朔四明沈明臣嘉則」撰淮上詩後序。這兩卷中也沒有涉及吳氏的史料，僅卷三七言律有陸無從過訪同吳惟一吳汝忠飲龍興寺得秋字（四年至六年間之作）：

扁舟與爾下邗溝，一入空門事事幽；月到上方渾似洗，風生談麈若爲酬。俊人淮海才堪賦，客子江湖鬢欲秋；莫怪夜深頻徙倚，平原尊酒好相留。

按無從名弼，揚州人，嘉隆間以詩名，撰有存孤記傳奇。此詩雖涉及承恩（汝忠），然亦僅交游之跡而已。丁晏山陽詩徵（王錫祺改訂本）也有相類的兩首：一是胡效謨（字汝順，澂江府知府，著有池亭集，射陽會編）柬吳汝忠寓康氏山閣與余池亭相鄰，見卷五；一是潘塤（熙台）九日登紫霄宮同南津及汝臣文運汝忠，見卷六。胡詩云：

君閣夏開敞且幽，我亭春構在安流；同憐好月晴窗夜，共愛青山風樹頭。每有詩篇勞唱和，獨看魚鳥樂沉浮；更言一事君猶羨，白藕花中坐到秋。（此詩吳玉搢山陽志遺卷四有摘句）

潘詩云：

為挹青霞上紫霄，經秋霜鬢短蕭蕭，風驅宿雨煙初淨，霜落高枝葉半凋。杯酒閒情應共得，桑田塵劫幾同消。興酣還倚雲林望，雙鶴盤旋碧海遙。

這類酬應之作，除交游之外，別無史料價值。

吳氏射陽存稿卷四賀總制梅林胡公奏捷障詞說：「某學劍無成，請纓有志，末由叨奉，私幸躬逢；沉荷庇於一枝，念猥長於寸管。」按存稿中多代作「嘏祝贈送之詞」，如告先師廟文、祭章聖皇太后梓宮文等，每篇都注明「代」字；但這篇未注，當是吳氏作以賀胡總制的。按胡梅林即胡宗憲，官浙江總督，曾大破倭寇，此文便是賀胡剿倭大捷的。考明史二〇五卷胡宗憲傳奏捷是嘉靖三十三年事，文似撰於此年。所謂「沉荷庇於一枝，念猥長於寸管」，是他曾作胡氏的幕僚，雖然他的地位遠不及同僚徐渭、沈嘉則，但事實確無可疑。這篇射陽文存亦收之，列第七篇，不知考證、年譜何以都把這點忽略過去。

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謂吳氏「絕世無繼」，但承恩並非無子，只是有子早卒，贈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誌銘說：「我亡子鳳毛，祭酒又嘗許昏以女。」論吳氏世系者，也沒有涉及這事。

吳氏撰述傳世的，以射陽存稿為最完備，吳進原輯射陽先生文存十六篇，都不出存稿範圍以外；冒廣生刻楚州叢書所據文存是段朝端藏本，另增段氏補輯淮郡文獻志後序一文，但這篇也見存稿卷二；民國纂之山陽藝文志所錄三篇，也是存稿所有。丁晏山陽詩徵卷七說吳氏有淮安路醫學教授古逸先生傳，此篇存稿中未收，今亦未見，疑丁氏或見諸潘氏族譜。又山陽詩徵錄吳詩七十三首，康熙淮

安府志卷十二錄詩二首，乾隆山陽縣志卷之十六（下）詩賦下四首，吳玉搢山陽志遺卷四十一首，民國山陽藝文志八首，無一出存稿以外（明詩綜、明詩紀事、靈芬館詩話亦同）。所以他的詩文除了存稿，也別無遺文可見。又吳玉搢山陽志遺卷一謂吳氏有西湖十園詞十首已佚云：「淮安西湖，昔爲遊賞之勝地，讀吳射陽先生西湖十園小詞，摹寫金、張、章、顧諸園之勝，金牛、石橋、鑼鼓墩諸處，征車遊舫，繹絡繽紛，淸明社火，夏至秧歌，尤令過者忘倦。後乃付之一派洪濤，田疇汙下，郵舍蕭條，諸園亭亦一椽不存矣。讀射陽詞不勝滄桑餘慨（十詞射陽遺稿不載）。」按射陽存稿卷四錄詞四十餘闋，確無西湖十園詞。

他輯的花草新編，前尙有傳鈔本流傳，段朝端在民國初年曾見之，著錄於續纂山陽縣志卷十三藝文。去年曾聞河下鎭王某尙有藏本，訪之亦無端倪。潘塤（熙台）淮郡文獻志序（署嘉靖乙卯）謂與「太學吳子汝忠商評校訂」，是文獻志亦有吳氏參與，他的後序似也作於嘉靖三十四年頃。數年前曾發現嘉靖刊本文獻志，惜爲書賈岳某所得，捆載他去，致未能一檢此與吳氏有關之史料。

小方壺齋刊阮葵生茶餘客話，二十一卷淮故上，有一則云：

> 金漳山先生令山陽，修邑志，以吳射陽撰西遊記事，欲入志。余謂此事眞僞不値一辯也。按舊志稱：射陽性敏多慧，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謔，著雜記數種。惜未註雜記書名，惟淮賢文目載射陽撰西遊記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聞也。世乃稱爲證道之書，批評穿鑿，謂胳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

道園一序，而尊爲長春眞人秘本。亦作僞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謂出射陽手，射陽去修志時未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攘列己名？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因而演義，極誕幻詭變之觀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國志，三國之有演義。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談，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是則出淮人之手無疑。然射陽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獪，游戲三昧，亦未可知。要不過爲村翁塾童笑資，必求得修鍊祕訣，則夢中說夢。以之入志，可無庸也。

按焦循劇說卷五有轉錄，文較略。阮氏此文力闢長春眞人祕本之說，蓋由誤信當時通行本首載虞集序爲演義所作而生，吳玉搢山陽志遺卷四所誤亦同。如射陽文存冒氏跋文所說：「山陽志遺云……山夫蓋未見長春眞人西遊記耳。長春所記爲紀行之書，與汝忠西遊記玄奘取佛事，固渺不相涉，不必斤斤置詞也。」這雖是論志遺的，但移給客話也同樣確切。

古今小說探原三則

一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入話

古今小說第二卷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喻世明言第二卷，今古奇觀第二十四卷）入話敍金孝拾銀三十兩，其母逼之送還失主，失者謂原失五十兩，誣賴金孝吞沒，經官斷決，仍由金孝領回。其事源出元楊瑀山居新話：

聶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曙檢視之，計一十五定，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置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者，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原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擕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旁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定，今尙欠其半，如何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

十定，賣菜者實拾得十五定。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定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喻失者曰：「爾所失三十定，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知不足齋叢書本，不分卷）

二　窮馬周遭際賣䭔媼

古今小說第五卷窮馬周遭際賣䭔媼，敍唐馬周懷才不遇，備歷坎坷；後於長安識賣䭔媼，因媼之介，爲中郎將常何之客；復爲常何代撰奏議，常乃薦之於朝，拜爲監察御史。終娶賣䭔媼爲婦。初日者謂媼終當大貴，至是始驗云。趙景深先生喻世明言的來源和影響謂此卷本事又見情史卷二賣䭔媼條，他人有以此卷源出情史者，殊誤。按情史所載與「三言」本事相同者固多，然情史乃雜綴諸書而成，所採之書或有爲「三言」本事之所由出，惟不得謂情史爲「三言」之源，況情史成書又有晚出之嫌，焉得謂「三言」之所出耶？考此卷本事源出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四，引趙自勤定命錄：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懮加咎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惟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䭔媼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䭔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娶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並城

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世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媼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清黃晟刊本）

三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古今小說第二十八卷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敍明弘治間黃善聰女扮男裝事。末云：「有好事者，將此事編成唱本說唱，其名曰販香記。」是此篇之前已有販香記之說唱詞話流傳於世，而此篇乃本詞話易爲散說之體，蓋亦明人小說之常例（如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蘇知縣羅衫再合則本蘇知縣報寃唱本）也。其事則爲明代事實，故明人雜記每喜述之。首見黃瑜雙槐歲鈔。此書計十卷，乃黃氏自景泰丙子至弘治乙卯歷四十年而成，自序撰於弘治八年乙卯，距弘治四年辛亥黃善聰回南京時，止五年耳。歲鈔卷十木蘭復見條文云：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爲男子飾，攜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英者，亦販線香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爲火伴，與同寢食者踰年，恆稱疾不離衣襪，溲溺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南京，已年二十矣。突然峨巾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爲來？」乃笑曰：「我卽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

女同處，何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聽不勝其憤，謂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污玷，死未晚也。」姊呼穩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聽出見，大驚愕，歸怏怏如有所失，飲食頓減。英母患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聽執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鄰里交勸，則涕泣訴之。事聞三廠，勒爲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有歌之者，以爲木蘭復見於今日云。……(文字歡娛室刊本)

萬曆間焦竑撰焦氏筆乘，亦記此事，文雖微有出入，而事則無不同也。焦氏筆乘卷三我朝兩木蘭條云：

……黃善聽，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聽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聽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恆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聽笑曰：「弟卽善聽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聽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涴，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痛哭，手爲易男子粧。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聽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聽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叢書集成據粵雅堂叢書排印本)

至淸張廷玉明史卷三百一(列傳一百八十九)貞女韓氏，附載黃善聽傳，乃檃括成文。傳云：

……其後有黃善聽者，南京人，年十三，失母。父販香廬鳳間，令善聽爲男子裝從遊。數年，父死，善聽習其業，

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爲伴侶者踰年，不知其爲女也。後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之識，詰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拒不納。善聰以死自誓。乃呼鄰嫗察之，果處子也。相持痛哭，立爲改裝。明日英來，知爲女，怏怏如失。歸告母，求婚。善聰不從曰：「若歸英，如瓜李何？」鄰里交勸，執益堅。有司聞之，助以聘，判爲夫婦。（四部備要本）

文中易「十二」爲「十三」，易「廠衛」爲「有司」，殊失實。可能明史是有意這樣改的。

三言二拍來源考小補

明馮夢龍的喻世明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淩濛初的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五種話本集，共收話本一百九十八篇㊀。這一百九十多篇故事的來源，近人已有不少考證。最早是孫楷第先生的三言二拍源流考㊁，後來又別撰有今古奇觀序附解題㊂。趙景深先生也曾爲這五部話本集各寫一篇考證㊃。這幾篇文章，不是成於一時，後來續得的資料都沒有補入，只是零星地記入幾條札記中㊄。此外戴望舒先生也補記了兩條㊅。而日本慈眼堂所發現的四十卷足本拍案驚奇中第三十七卷至四十

㊀ 每種各四十篇，共二百篇，但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三回大姊魂遊完宿願、小妹病起續前緣和拍案驚奇第二十三回重複，又二刻拍案驚奇第四十回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不是小說。除去這兩種，實際只有一百九十八篇。

㊁ 刊北京圖書館館刊五卷二號。

㊂ 見亞東圖書館排印本首。

㊃ 這五篇是：喻世明言的來源和影響，收入銀字集；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醒世恆言的來源和影響二篇都收入小說戲曲新考；拍案驚奇的來源，收入小說閒話；二刻拍案驚奇的來源和影響，收入小說論叢。

㊄ 如古今小說第十四卷陳希夷四辭朝命，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張浩遇鶯鶯兩卷來源補記於銀字集頁一〇四至一〇五；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員外途窮懺悔補記於銀字集頁一一四至一一七。

㊅ 一爲拍案驚奇第一卷，見三十年四月香港星島日報俗文學第十六期；一爲拍案驚奇第二十一卷，見俗文學第五期。

卷的四卷故事，也由豐田穰考出㊀。但直到現在爲止，至少還有五十七篇㊁來源沒有考出，而存疑的還不在內。

這篇「小補」，是就已得的資料，補考五篇的來源和增補十四篇的未及收入的文獻。前者以所見的文獻爲主，後者大部份是原書已佚，據他書徵引的。

一　補考

閒雲庵阮三償寃債（古今小說第四卷）

按這卷卽雨窗集的戒指兒記，又見於情史。情史一書雖是在崇禎間編成，後於「三言」，但它大部份是輯錄諸書而成（來源並不篇篇註明），所根據的文獻，都未必晚於泰昌天啓間古今小說刊行之後。情史卷三阮華條（夷堅支志卷三上西湖尼菴輪廓同）云：

淳熙中，有阮生名華，美姿容，賦性溫茂，尤善絲竹，時以三郎稱之。上元夜，因會其同游，擊筑飛觴，呼盧博勝，

㊀ 見斯文雜誌第二十三卷豐田氏明刊四十卷本拍案驚奇及水滸傳評林完本之出現及王古魯日光訪書記文。

㊁ 古今小說第三、六、十三、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八、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卷；警世通言第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卷；醒世恆言第十二、十三、二十、二十七、三十四、四十卷；初拍第二、六、十、十三、十五、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四卷；二拍第一、四、八、十、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卷（共五十七篇）。

約爲長夜之歡；既而相攜踏於燈市，時漏盡銅龍，游人散矣，仰觀浩月滿輪，浮光耀采，華欣然曰：「見此景而歸枕席，奈明月笑人，孰若各事所能，共樂清光之下？」衆曰：「善。」一友能歌，華吹紫玉簫和之，聲入雲表。近居有女玉蘭，陳太常子也，燈筵方散，步月於庭，忽聞玉管嗚嗚，因命侍兒窺之，還曰：「阮三郎會交於彼。」蘭頷之數四，凝睇者久之，因低諷一絕曰：夜色沉沉月滿庭，是誰吹徹遶雲聲，嗚嗚只管翻新調，那顧愁人淚眼傾。——遂怏怏而入。華等曲終各散去。明夜復會於此，如是數夕皆然。一夕衆友不至，華獨徘徊星月之下，自覺無聊，乃吹玉簫一曲自娛，未終，忽一雙鬟冉冉而至，華戲謂曰：「何氏子冒露而行？」鬟笑曰：「某陳宅侍兒也，因小姐玩月于庭，聞簫心醉，特遣妾奉逆一面。」華思曰：彼朱門若海，閽寺守之；倘有不虞，何以自解？因遜詞謝之。侍兒去，俄傾復至，出一物，曰：「郎見疑，請以斯物爲質。」華視之，乃一金鑲指環也。遂約之於指；無暇疑思，心喜若狂，隨與俱往。至三門，月色如晝，見蘭獨倚小軒，衣絳綃衣，幽姿雅態，風韻翩然，雖驚鴻游龍，不足喻也。方欲把臂折衷，忽聞傳呼聲，蘭即遁去。華狼狽而歸，寢不成寐，因吟一詞曰：玉簫一曲無心度，誰知引入桃源路，邂逅曲欄邊，匆忙欲並肩。一時風雨急，忽爾分雙翼。回首洛川人，翻疑化作雲。遂日彷徨於陳氏之居。而香閨深沉，無媒可達。日爲羸瘦，寢食皆忘。父母及兄，百方問之，皆隱而不露。有友張遠，華之至交也，聞華病，往視之，因就榻究其病源。華沉吟不答，惟時時以目顧其手，嗚咽不勝。遠因逼視之，惟指約一環而已。遠會其意，因曰：「子有所遇乎？倘可致力，當力圖之。」華支吾不答；苦叩不已，華度其可與謀，因長歎曰：「異香空染，賈院牆高；翠羽徒存，洛川雲散，更何言哉！」遠得其曲折，因曰：「彼重門深鎖，握手誠難。幸有此環，容僕試籌之可也。」遂袖之而出，凝目於陳氏之門，以窺其罅。俄頃一尼自其門出，跡其蹤視之，乃避塵庵之尼。遠喜曰：吾計得矣。遂尾尼之庵，出一白鏹於前曰：「有事相煩，倘師能成之，當圖重報。」尼叩其詳。遠曰：「吾友阮郎，鍾情於陳太常之女，彼此相慕，會

面無期，聞師素游其門，願得良謀，以圖一晤。」尼始有難色，遠懇之數四，始曰：「俟有便可乘，當相報也。」遂收其環而別。次日，尼清晨至陳太常家，見蘭著杏黃衫子，雲髻半偏，從其母摘玫瑰於庭；見尼至，驚謂曰：「露水未乾，梁燕猶宿，師來何若此早？」尼笑曰：「不辭曉露而至，特有所請耳。」其母問之，曰：「敝庵新鑄大士寶像，翌日告成，願夫人同小姐隨喜一觀，爲青蓮生色。」其母曰：「女子差長，身當獨行。」時蘭方抱鬱無聊，正思閒適，聞母不許，顏微咈然。尼再四慫恿，夫人因許共往。遂延早膳，兼致閑談。尼因耳目四集，終難達情，遂推更衣於小軒僻所，蘭躡其後，因與俱行。尼遂微露指環，蘭觸目心驚，把玩不已，浚巡淚下，不能自持，因强作笑容，叩其所自。尼曰：「日有一郎，持此禱佛，幽忱積恨，顧影傷心，默誦許時，遂施此環而去。」蘭復叩其姓名，遂欷歔泣下。尼故驚曰：「小姐對此而悲，其亦有說乎？」蘭羞怩久之，遂含淚言曰：「此情惟師可言，亦惟師可達。但搖搖不能出口耳。」尼强之。曰：「昔者閒窺青瑣，偶遇檀郎，欲尋巫峽之踪，遂解江漢之珮，脫茲金指，聊作赤繩，蝶夢徒驚，鵲橋未駕。適逢故物，因動新愁耳。」尼曰：「小姐旣此關情，何不一圖覿面？」蘭歎曰：「秦臺鳳去，楚岫雲迷。一身靜鎖重幃，六翮難生弱體。自非魂夢，安得相逢？」尼見悽慘情眞，遂告以所來之故。蘭喜極不能言，惟笑頷其首而已。因出所題閨怨，使作回音。（詩四首略）因更出一環，並前環付尼，臨別曰：「師計固良，第恐老母俱臨，無其隙耳。」尼笑曰：「業已籌之，小姐至庵，但爲倦極思睡，某當有計耳。」尼因出別夫人。往復遠信，未行數步，遠已迎前，遂同至阮所，以詩及環付之。華喜不自持，病立愈矣。遽起櫛沐。夜分以肩輿載至尼庵，匿於小軒邃室。次晨，夫人及蘭果聯翩而至，尼延茶畢，遂同游兩廊。卓午，蘭困倦不勝，時欲隱几。尼謂夫人曰：「小姐倦極思寢耳。某室清幽頗甚，能暫憩而歸乎？」夫人許諾，遂送一小室中，更外爲加鑰。蘭入其內，果幽雅絕倫，旁設一門，隨手可啓。蘭正注目，華自牀後忽來。蘭驚喜交加，令其躡足。兩情俱洽，遂笑解羅襦，雖戲錦浪之游鱗，醉香叢之迷蝶，亦不足

喻也。歡好正濃，而華忽寂然不動。蘭驚起諦視，聲息杳如，遂惶懼不勝，推之床壁，蹶然而起，遽整雲鬟。母雖訝其神色異常，第以為疾作耳。遂命輿別尼而歸。輿音未寂，張遠及華之兄至，謂尼曰：「事成否？」尼笑曰：「幸不辱命。」遠問三郎何在，尼指其室曰：「獨作陽台夢未醒耳！」遂推門共入，喚之數四；近而推之，死矣。各相失色無言。因思久病之軀，故宜致是。遂歸報其父，托言養病于庵而殂。其事遂隱，而人無知者。惟蘭衷心鬱結，感慨難伸，凡寤寐之間，無非愁恨。（下詩略）自此終日懨懨，遂已成娠。其母察其異，因潛叩，蘭度不可隱，盡露其情，且涕泣而言曰：「女負罪之身，死無足惜；所以厚顏苟存者，為斯娠在耳。倘母生之，為阮氏之未亡婦足矣。」母乃密白於太常，始尤怒甚，終亦無奈。遂請阮老于密室，以斯情達之。阮亦忻然。因託言曾聘於華者，遂迎之以歸。數月而生一子，取名學龍。蘭遂蔬縞終身，目不窺戶。後龍年十六而登第，官至某州牧，蘭因受旌焉。

按故事大體和戒指兒記相同，但話本謂在正和，以太常為名，是其微異。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古今小說第二十六卷）

這卷源出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十五沈鳥兒條：

天順間，杭州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鬥；徽客許以十金購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攜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堤，不可歸。有識人箍桶匠過焉，沈卽浼其歸以報之，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箍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箍桶匠告於官。桶匠不能受刑，就招云：「得鳥貨人，割頭棄之湖也。」然尋頭於湖，久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辯，因以成獄，而桶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其人，某欺罔不服，

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河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按古今小說謂「宣和三年海寧郡武林門北新橋」事。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醒世恆言第八卷）

按這卷敍劉璞事，全本明人瑕弋篇（情史卷二附錄及堅瓠癸集卷三引）。沈璟四異記傳奇情史卷二正文據笑史又以爲嘉靖間崑山民事。但它的遠源却出於醉翁談錄。談錄丙集卷一因兄妹得成夫婦條說：

廣州姚三郞家，以機杼爲業，其妻雙生一男一女，女居長，狀貌無別。其男名宜孫；女名養姑，少時爲高客子高太議親。過聘後，女因春遊，太適見之，乃起慕妻之心。時太年已十七矣，欲取其妻。以女年紀未及爲辭。太因成病。高使媒者來曰：「高郞甚危，恐因思成病，權欲取婦歸，以滿其意，貴得病愈。」姚與約曰：「彼既有疾，而欲取妻，是速其死。如欲畢親，此斷不可！但欲取歸見面而慰安之，此亦從便。」議既定。密與其妻謀曰：「不若權以養姑服飾裝束宜孫而歸之，少慰其家。但丁寧勿與歸房！」及行時，宜孫年方十五，宛然與女子無異。及到其家，入見高郞於其父母之房，時高郞羸甚，其家乃置養姑於它房，以其室女伴之。經月餘，高郞病愈矣。夫豈知養姑之來，乃宜孫假爲之也，與其伴宿之女所爲不善久矣。姚恐事覺，乃促其歸，其子依依不忍離矣。及敗露，高欲興訟，衆

謂曰：「若到官，彼此有罪，則不若用交親之說爲上。」高客思之，不欲壞其女，於是從之。時人爲之語曰：弟以姊而得婦，妹以兄而獲夫。打合就鴛鴦一對，分明歸男女兩途；好個風流伴侶，還他終久歡娛。後遂成親，二家修好，釋然如初矣。

據此，宋元間已經有這項傳說，雖然人物和故事情節稍有不同，但類型是一致的。又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四元緣條引明戴冠濯纓亭雜記：

濯纓亭雜記：正德間，都下王某家甚富，其子聘孫氏爲婦，將婚，子病瘵死，恐孫氏匿其聘財，秘不發喪，詐令媒妁請期。女家覺其詐，佯許之。至親迎日，王以其女僞作男子往迎，孫氏亦令其姪僞作女子隨行成禮。王意兩女共一室，了無他疑；不意少女與少男相悅，而私成配偶矣。都下民俗：成婚三日，婿與婦同歸父母家，孫氏遂留王氏女於家，王某方悟，反受其欺，已無及矣。訟於官，兩家合當坐詐罪。王氏女既爲孫姓之婦，而以孫氏之女亦歸王氏之姪，一時傳以爲奇事。（此與癸集所載相同）

這和話本及醉翁談錄等書所載各有不同。當是傳聞異辭。

陳多壽生死夫妻（醒世恆言第九卷）

按此卷來源是明許浩復齋日記（上），而情史卷十是撮錄日記的。許氏原文云：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覷知之，竊飲其半，冀與俱殞。壽服砒

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予言之如此。（涵芬樓秘笈本）

僞漢裔奪妾山中、假將軍還姝江上（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七卷）

這卷原出明王同軌耳談。耳談原書雖沒有傳本，但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三太公歸婢條却轉錄着：

耳談：吾里汪太公爲青衿時，失愛婢，覩者謂在戈陳家。戈陳者，陳友諒之裔，介瑞昌、興國間，負險善鬥，爲逋逃藪，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於司憲，司憲曰：「小過。令以隸往，必爲爭端，不可。」公曰：「願得牒文自往，不煩隸。」司憲與之。於是集奴爲兵卒，假武弁樓船，冠服、黃蓋、絳旌以往，稱是新都護監〔蒞〕此者。入諭諸豪長，諸豪長郊迎，金幣交錯，宴款周渥，談鋒飆發，四筵聳動。返舟而諸豪長報謁，留款舟中，優人豪技，金鼓喧震，且宴且發，若爲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度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婢小故，汪秀才且具奏大庭；上司以屬我，我何敢搪突，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懼，求策於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婢至，事立可解。」婢既至，公捋其鬚笑曰：「我卽汪秀才，誰爲都護？以愛婢故，爲此伎倆；然得從公等游宴，莫非夙緣。」諸豪長大處〔噱〕，交相解贈。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

二 增補

衆名姬春風弔柳七（古今小說第十二卷）

元南戲有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記，見清張大復南曲譜譜選古今傳奇散曲集總目，註：「未見全本。」

按原劇今雖不存，不明它的梗概，但較之獨醒雜誌等零星記載，南戲和話本當稍接近。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古今小說第三十三卷）

羅燁醉翁談錄卷目舌耕敍引小說名目神仙類，有種叟神記。

帖僧巧騙皇甫妻（古今小說第三十五卷）

又見宋洪邁夷堅支志丙王武功妻條，情史卷十四又曾轉引。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古今小說第四十卷）

喻世明言的來源和影響文謂：「情史卷四有沈小霞條。」按情史末云：「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當出江盈科雪濤集，情史是輯自江文的。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警世通言第十卷）

這卷雖本傳奇文入錄，但話本中也有，見醉翁談錄小說名目烟粉類。

蘇知縣羅衫再合（警世通言第十一卷）

這卷篇末說：「至今閭里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它的來源當是詞話。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警世通言第十三卷）

醉翁談錄小說名目公案類有三現身。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警世通言第十六卷）

元人南戲有志成總管鬼情集，見張大復南曲譜首總目，註：「此玉谷金鶯（按：曲選）所選，世無全本也。」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

這卷傳奇文原出青瑣高議，但話本中亦有之，醉翁談錄小說名目傳奇類有牡丹記（別有鶯鶯傳，是演崔張故事）。這牡丹記當是演張浩和李鶯鶯事的。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警世通言第三十七卷）

篇末說：「話名只喚做山亭兒，亦名十條龍陶鐵僧孝義尹宗事跡。」㊀按醉翁談錄小說名目朴刀類有十條龍，同類又有陶鐵僧。寶文堂書目、也是園書目都著錄山亭兒。

劉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恆言第十卷）

源出明正德間夕川老人花影集（日本藏本㊁）卷一劉方三義傳（各本燕居筆記及情史卷二，都是轉錄）。明無名氏又有三義記雜劇，也演此事（日本內閣文庫藏）㊂。

㊀ 這一卷世界文庫本不收，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六引結語也只說：「話名喚作山亭兒，亦名十條龍孝義尹宗事跡」，無陶鐵僧。此據長澤規矩也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東生譯，刊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六期）文小註引。又三言二拍源流考亦引全文。

㊁ 見傅芸子白川集頁八三東京觀書記，早稻田大學藏。

㊂ 見白川集頁九五。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醒世恆言第二十一卷）

明無名氏有飛劍斬黃龍雜劇，見晁瑮寶文堂書目樂府類（諸家曲目均未著錄）。晁氏是嘉靖間人，雜劇最遲也當是嘉靖間作，先於小說。或馮氏據此類流行劇改編。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醒世恆言第三十一卷）

醉翁談錄小說名目靈怪類有紅蜘蛛，當與南戲鄭將軍紅白蜘蛛記同敍此事。

李克讓竟達空函、劉元普雙生貴子（拍案驚奇第二十卷）

作者自稱「這本話本出在空緘記」，當是直接來源。太平廣記一一七引陰德傳及元無名氏施仁義劉弘嫁婢（今有孤本元明雜劇本傳世），却是間接的。

至於它們的影響，除了已經考出的以外，也可增補不少，但這裏却不能一一臚列了。

凌濛初事跡繫年

凌濛初字玄房，號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厈，別號卽空觀主人，行十九。

嘉慶十年乙丑刊凌氏宗譜卷之二忠節錄別駕公（傳），卷之五碑誌鄭龍采別駕初成公墓誌銘，同治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卷七十八人物志殉節，光緒汪曰楨等纂烏程縣志卷十六人物五所載字號全同。諸書避淸康熙諱均改「玄」作「元」。北紅拂小引於「卽空觀主人凌波戲題」下有「亦名凌波」、「一字波厈」二章。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北紅拂俱題卽空觀主人。西廂記於識語下有「濛初之印」、「初成氏」二章，北紅拂圖像後「卽空觀主人書」下亦有「初成」、「凌濛初」印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七聖門傳詩嫡冢別出「字稚成」，考諸書所載均無此字，誤。

浙江烏程人。

同治湖州府志、光緒烏程縣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並作烏程人。鄭龍采墓誌銘謂濛初高祖「敷出贅晟舍閔氏，遂爲烏程人」。惟縣志卷十六註云：「歸安籍」，譌，府志卷十四選舉表貢生欄明題「烏程學」。

居晟舍。

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二十八乙巳十月出行記，卷五十九快雪堂日記。

按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輿地略村鎮烏程縣十二區一百二十四莊至一百二十六莊爲晟舍北村、東村、南村，總名晟舍鋪，位縣東，南潯鎮西。

祖約言，嘉靖庚子中式，仕至南京刑部員外郎。父廸知，字稚哲，嘉靖丙辰進士，授工部營膳司主事，左遷定州府同知兼普寧同知，轉大名府通判，署開州，進常州府同知。

凌氏宗譜卷之六，鄭龍采墓誌銘。墓誌銘記廸知云「授工部營繕司員外」。府志七十八於廸知子下註：「案舊志誤作稚隆子。」縣志卷十六亦註：「一作稚隆子，譌。」按宗譜卷之六，稚隆原名遇知，濛初叔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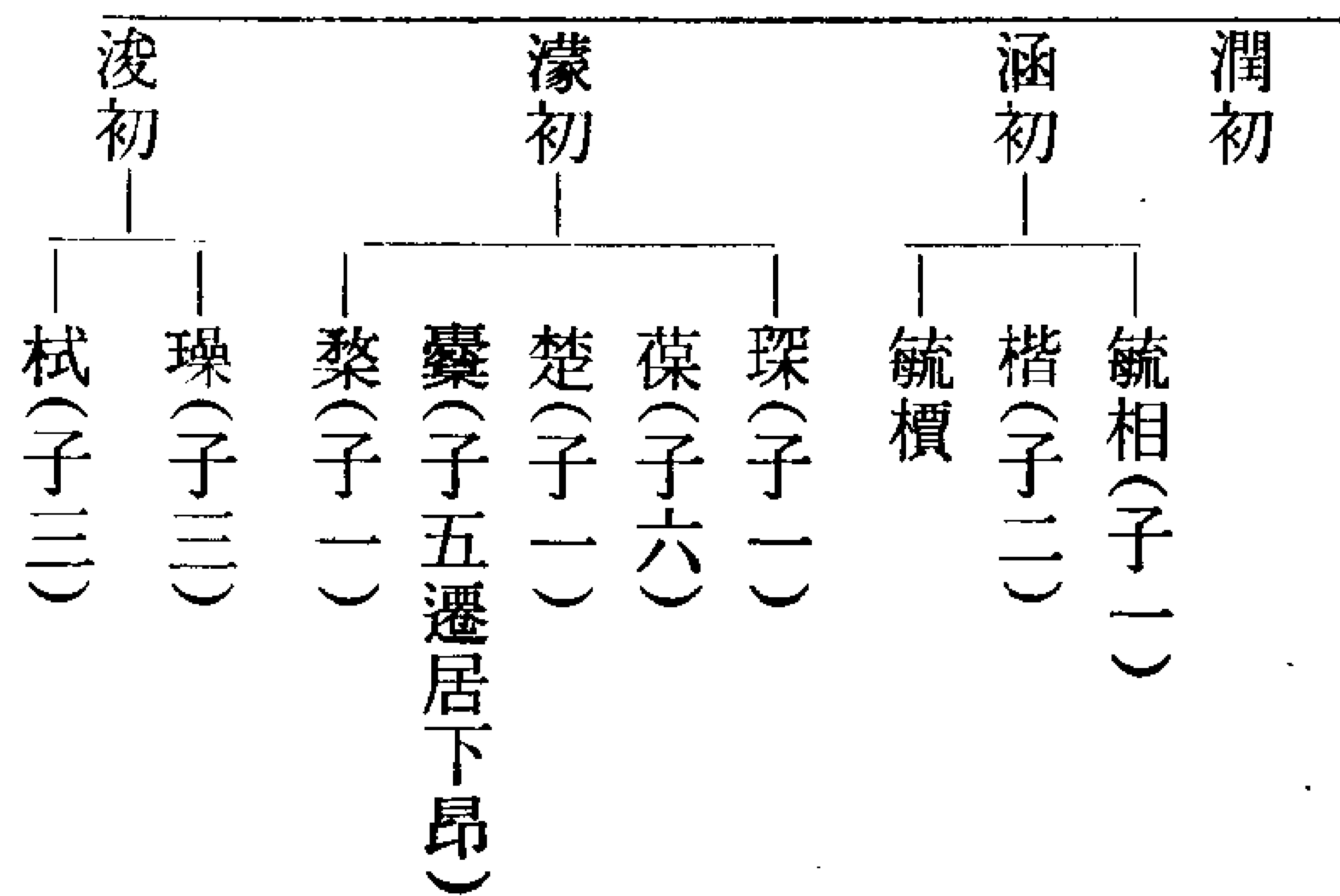
宗譜卷之六載「吉川公支世系」如次：

一 時中—二 懋翁—三 謙—四 均德—五 賢—六 晏知—七 敷—八㊀ 震

九 約言—一〇㊁ 迪知—一一 湛初—一二 毓柟（子五）

㊀ 原註：「南房始此」。

㊁ 原註：「南大房支始此」。



明神宗萬曆八年庚辰(一五八〇)生，一歲。

宗譜卷之六：「生於萬曆庚辰五月初七日未時。」是年父迪知年五十二(生於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母包氏，生母蔣氏年二十一(生於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一五六〇)，長兄湛初已卒七年(嘉靖

二十九年庚戌一五五〇生，萬曆二年甲戌一五七四卒，年二十五），次兄潤初已卒十一年（嘉靖三十年辛亥一五五一生，隆慶四年庚午一五七〇卒，年二十），三兄涵初年二十二（生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一五五九），妻沈氏一歲（生於萬曆庚辰五月初一日）：以上俱見宗譜卷之六。

萬曆九年辛巳（一五八一），三歲。弟浚初生。

宗譜卷之六。

萬曆十九年辛卯（一五九一），十三歲，入學。

鄭龍采墓誌銘：「十三遊泮宮。」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七），十八歲，補廩膳生。

墓誌銘：「十八補廩餼。」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一六〇〇），二十一歲，父卒。

宗譜卷之六記廸知卒年云：「卒於萬曆庚子十二月初五日巳時，壽七十二。」其生年爲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年七十二，不誤。是年濛初爲二十一歲。墓誌銘謂「二十而膳部捐館」，殊誤。若謂舉成數言之，與上文亦不相侔也。

萬曆三十年壬寅（一六〇二），二十三歲，與馮夢禎交游。

馮夢禎快雪堂集卷五十九快雪堂日記於萬曆壬寅十一月云：「初八，　晴，早行三十里，至晟舍，

相傳唐李令公嘗駐師於此，故以名其處。宋宗獻先以小舟出會，既飯，乃入港，里許，而至凌氏。凌氏太學蒞初、瀛初者出迎余於舟；既至，具吉服登門，主人兄弟迎於門外。兄名濛初，字玄房，弟名浚初，字玄靜。登堂納贄，致謝允之儀。主人邀吳允兆相陪。主人母氏蔣尙書之後，允兆之內侄女也。是日有前筵正席，前筵席散，乃拜二太學，同居次泉之子，拜次君。玄靜主人相陪正筵，就座已迫暮色，呂三班作戲，演香囊記。席散，夜且半矣。」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二十四歲，服闋，上書國子祭酒劉氏。與馮夢禎遊吳，合評東坡禪喜集。

墓誌銘：「服闋，上書於劉大司成。劉甚奇之，以其書示少司馬定力耿公。耿公曰：『此予年家子也，先孟恭簡公〔按爲耿定向〕嘗目爲天下士，君未之識耶？』一時公卿無不知有凌十九者。」按濛初父迪知卒於二十八年十二月，服闋當爲萬曆三十一年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四：「東坡禪喜集……明凌濛初編。……萬曆癸卯，濛初、馮夢禎遊吳閶，攜是書舟中，各加評語於上方。至天啓辛酉，與山谷禪喜集並付之梓。」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一六〇五），二十六歲，九月生母蔣氏卒於南京，十月遷柩歸里。長子琛生。

宗譜卷之六載蔣宜人之卒爲萬曆乙巳九月初二日，壽四十六，葬下昂水北村。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二十八乙巳十月出行記云：「又，苕溪凌玄房母蔣宜人，自白下奉柩還，聞訃，誼當赴弔。……十五日，至晟社，相傳爲唐李令公駐師處，凌閔二姓所居，世爲姻戚，而不免仇妬。十六日，如凌氏，弔蔣宜人之喪於別宅。玄房留飯，見其女字次孫者。」

宗譜卷之六載琛字獻之，號遺獻，邑庠生，生於萬曆乙巳六月，正室沈氏出。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三十歲，居南京珍珠橋。

袁中道遊居柿錄卷三記萬曆己酉三月後七月前遊金陵時事云：「珍珠橋晤湖州凌初成，見壁間掛劉松年畫兩人對弈，作沉思狀，相歎以爲人物之工如此，近世自文衡山以後，人物不可觀矣。」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三十七歲，次子葆生。

宗譜卷之六載葆字元之，號遺元，郡庠生，萬曆丙辰十二月生，側室卓氏出。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四十歲，三子楚生。

宗譜卷之六載楚字薪之，生於萬曆己未八月，側室卓氏出。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一六二一），四十二歲，東坡、山谷禪喜集刻成。

見前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四。

天啓三年癸亥（一六二三），四十四歲，入都就選。

墓誌銘：「遂入都就選。時朱文肅公方大拜，招詣同舟，訪以經濟之術。」按明史卷一百十宰輔年表(二)，卷二百四十列傳朱國祚傳附國禎傳，國禎於是年正月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六月還朝(崇禎五年卒，謚文肅)。同舟入都當爲正月至六月間事。墓誌銘謂潘曾紘爲贛府撫軍，招之入幕，適潘氏帥師勤王，濛初慨然，遂入都就選，乃與朱氏同舟。考潘氏任南贛巡撫爲崇禎七年事，勤王爲九年事(見范鍇吳興藏書錄引湖錄，湖州府志卷七十引昭度府君行略，光緒重修江西通志卷十三)，後於朱氏大拜，年代顯有舛錯。惟不詳致誤之由，姑附誌於此。再者，以天啓三年謁選，至崇禎間始得上海縣丞，相距頗遙，亦疑莫能明。

墓誌銘云：「公試於浙，再中副車；改試南雍，又中副車；改試北雍，復中副車，乃作絕交舉子書，爲歸隱計。將於杼山戴山間營一精舍，以終老焉。作杼山賦、戴山記、戴山詩以見志。」宗譜卷之二亦云：「卒以數奇，四中副車。」則其謁選當以科名蹬蹭不得已而爲之也。其四中副榜，亦不詳爲何年事。

天啓七年丁卯(一六二七)，四十八歲，居南京，編撰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自序云：「丁卯之秋，事附膚落毛，失諸正鵠。遲徊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爲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抄撮成編，得四十種。」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四十九歲，拍案驚奇刊成。四子爨生。

日本慈眼堂藏原刊四十卷足本拍案驚奇首凡例題「崇禎戊辰初冬卽空觀主人識」，知初拍雖撰於丁卯，刻成則戊辰年事也。

宗譜卷之六載蘂字受之，號雲劍，生於崇禎戊辰十一月，卓氏出。

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五十歲，沈泰編刊盛明雜劇初二集，選其虬髯翁一劇。

見盛明雜劇初二集自敍。按北紅拂三劇爲合刻，並附顚倒姻緣，三冊，見楝亭書目。今北紅拂雖存一劇，亦不詳其撰述年代，就沈氏選錄推之，則必早於己巳以前矣。

崇禎五年壬申（一六三二），五十三歲，二刻拍案驚奇成。五子棨生。

二刻拍案驚奇自序題「崇禎壬申冬日卽空觀主人題於玉光齋中」。

宗譜卷之六載棨字五之，一字午沚，號訒菴，邑庠生，崇禎壬申十月生，卓氏出。

崇禎七年甲戌（一六三四），五十五歲，授上海縣丞；署令事，凡八月，又署海防。居上海歷八載。

烏程縣志：「崇禎甲戌以副貢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涉園陶氏鑑藏明板書目引，光緒烏程縣志卷十六作「崇禎中」。）乾隆李文耀續纂上海縣志卷八官師縣丞欄，無任職年代。同治俞樾等纂上海縣志卷十二職官表縣丞謂：「崇禎四年任」下徐觀成「六年任」，似誤。按墓誌銘等均謂在上海歷

八年，至擢徐州判始離去。考至徐州之年爲崇禎十五年壬午，上距崇禎四年計十二年，與八年之說不合。以崇禎七年計，至十五年爲八年，與銘文合。一也。墓誌銘又謂：「後選得上海丞。司李公爲閩人李寶弓，欣然相接，曰：『子我師也，而屈於是耶？』蓋公嘗遊閩，李尙未達，閱其文，許以必售，李心感慕之，故款洽至此。」按嘉慶宋如松等纂松江府志卷四十二名宦傳(二)：「李瑞和字寶弓，漳浦人，崇禎七年進士，授松江推官。」又卷三十六職官表明府秩推官李瑞和爲崇禎八年任，距濛初之任僅一載。二也。故七年授上海丞之說爲長，茲從之。

墓誌銘：「後選得上海丞……。未幾，署令事，凡八月。催科撫字，兩無失焉。迄今海濱故老猶能稱述之。既而有北輸之役——先是任役者輒罹於法——邑之紳衿耆庶皆欲請於漕院，以他官代，公曰：『是吾職也。彼皆不得其肯綮耳，我能辦之。』遂輸粟入都，果竣事。歸作北輸前後兩賦，呈上官，僉曰：是可爲松郡良法矣。又署海防事，其鹽場積弊甚多，灶戶奸商，交相蒙蔽，而吏胥弄法，莫可究悉。公爲井字法，鹽作九堆爲一井，大小高下，如一；每一井一場官守之，較其一而知其八。一日可畢數十井。錙銖無爽也。沿海防皆以爲法，直指使者屢嘉奬之。在上海八年，擢爲徐州判。去任之日，臥輒攀轅涕泣阻道者，踵相接也。」

又云：「時沮溪潘昭度公爲贛府撫軍，聘公爲幕。適天下方荒亂，『寇賊』蠭起，潘公帥師勤王。公慨然有擊楫澄清之志。」按吳興藏書錄引湖錄謂潘氏於崇禎七年晉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九年率師

勤王。其聘濛初入幕果爲任贛撫軍時，必當爲崇禎七年，時濛初方任上海縣丞也，銘文殊誤。潘氏於崇禎四年以福建副使陟江西右布政，秩滿，乞留，加左布政，仍守南道，其時在甲戌前。或銘文以此時事誤屬任撫軍時，書之俟證。

崇禎十年丁丑（一六三七），五十八歲，張旭初吳騷合編成，選其散曲三套。

見卷首許當世、張楚叔（琦）二序。曲三套，卷二之二套，見南音三籟卷上，卷四之一套，三籟不載。

崇禎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六十三歲，擢徐州判，分署房村，治河。十六年癸未（一六四三），六十四歲，上勦「寇」十策於淮徐兵備道何騰蛟，遂入其幕。單騎說「土寇」來降，以功授楚中監軍僉事，不赴，仍留房村。

按乾隆王竣等纂徐州府志職官不載濛初任職年代。墓誌銘記甲申年事云：「公曰：『我在此三載，無德於汝。』」知其任職必在十五年也。

墓誌銘：「擢爲徐州判……乃分署房村，料理河事。房村對岸爲呂梁洪，河之要害處也，桃花水發，民胥慄慄焉。公與防河主事方允立公，晝夜圖維，防築有法。淮撫振飛路公，表奬者再。時有『流寇』陳小乙，自號蕭王，擁衆數萬，據有豐城，多儲糧糗；其黨掃地王等出入山東傍郡及歸德、蕭、碭等地，沿河數百里受其繹騷；其渠魁三十六，分屯徐境。會何公騰蛟奉命兵備淮徐，旣蒞任，卽

厲兵秣馬，誓師於呂梁洪上漢協帝唐鄂公廟中，將滅次朝食；適大風揚沙，戰復不利。乃聚衆會議於城西左衞，或言請兵勦者、或言招之降者、或言檄遠近衞所募驍勇會討者、或言咨南司馬約諸道各處掩截遮其餉道者：議論紛如，至夕而散。公獨無一言，揖而退寓臥佛寺。夜將半，方燃炬搦管，何公忽遣人來召公，公語家人曰：『我固知何公之見召也，故篝燈屬草以待耳！』及見，何公降階逆之，俾長揖勿拜，且延之坐，曰：『子非浙西淩十九耶！慕子才名素矣，何無一言開予也？』公對曰：『某人微而位卑，向不敢阻撓衆議。然知明公必有以詢及者，謹以具稿呈覽，惟明公留意焉。』於是獻勦『寇』十策：一曰寬撫宥、二曰行疑間、三曰據形勝、四曰練卿〔鄉〕勇、五曰信賞罰、六曰出奇兵、七曰置弩車、八曰伏地雷、九曰廣應援、十曰出滯獄。何公閱竟，把臂呼曰：『誠如君策，雖隴蜀積「寇」，不難蕩平，奚有徐方之小醜哉？』遂與公盟於私室，呼公爲十九兄。公曰：『明公不以拙謀見擯，脫略尊卑，待以誠赤，此身已許公死，敢不執鞭弭以從？』何公大喜。次日將行事，禱於黃石公祠，卜筮皆吉。時天雨十日，何公曰：『天贊我也！』欲署公爲監紀，公曰：『侍左右可也，何必專銜。』迺先行撫宥、疑間、應援、奇兵、賞罰五策。『賊』果敗，望風而降者不計其數。公曰：『「賊」已破膽矣。某請單騎詣陳小乙營，諭以禍福，使早降。』何公驚曰：『何輕身乃爾耶！子誠義勇莫及，如〔不〕測何？』公曰：『某之忠信著徐久矣，「賊」必聽我。倘不濟，當以死報知己。明公圖其後可也。』翌日，天甫明，單騎至豐，詣『賊』營。彼蕭王者，踞高坐，左右執戟列侍，叱公曰：『爾來畏

死乎？』答曰：『畏死不來矣！』『賊』呼左右縛公，公叱之曰：『殺則殺耳！縛何爲？』延頸就刃，無懼色。左右皆辟易。『賊』曰：『爾果不畏死，來說吾降耶？』公厲聲曰：『有言直言，奚用說也！』言辭侃切，曉以禍福。『賊』俛首感悟，稽首惟命。公與之盟而返。何公大悅。次日，陳小乙、掃地王率衆來降。公乃會僚佐郡邑文武各官於燕子樓。何公命酒觴公曰：『二十逋逃藪，一旦廓清，凌別駕之力也！』公避席而辭。衆皆起觴何公，復觴公曰：『別駕夙瞻倚馬才，今日之事不可無吟詠以誌之。』何公曰：『善！』公謙謙未遑，乃卽席賦碭山凱歌三十章，燕子樓公讌詩五十韻；防河方公亦卽席賦長歌一篇，有『小范胸中兵百萬，大蘇筆陣學三千』之句。酒酣，命軍士能歌者各授凱歌一章，歌一闋，行酒一巡，盡醉極歡，達□而罷。薦紳之士，咸歌詠其事。其徵詩啓有曰：『分臬壯猷，勳綸綍於常貞之上：別驂奇計，鐫歌頌於梨棗之中。』至於彭城之民，謳吟公德者，遍道路也。既而上其功於朝。何公隨陟楚撫，甫之官，卽疏平『寇』顚末，且以軍中乏才題請軍前效用；隨有部劄授公爲監軍僉事，星夜赴楚。上官以蕭『寇』甫平，河上方起，呂梁洪、百步洪一帶，尤爲要地，非凌某不能料理。仍居房村，料理河事。」

同治湖州府志卷七十八，光緒烏程縣志卷十六並云：「會何騰蛟備兵淮徐（府志作「徐淮」誤。）纍『流寇』，慕其才名，徵入幕，獻剿『寇』十策。」明史卷二百七十六路振飛傳，崇禎十六年秋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濛初之受獎，必爲十六年事。乾隆徐州府志卷二十七謂「土寇」紛起，

始於十五年。又卷十七名宦載何騰蛟任淮徐兵備僉事爲十五年事，同書卷十職官及同治徐州府志均謂十六年任兵備道。明史卷二百八十何騰蛟傳，以十六年冬拜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則濛初說「寇」來降必爲十六年事。獻策入幕，亦在是年。

崇禎十七年甲申（一六四四）六十五歲，禦「寇」房村，嘔血而死，時正月十二日也。

墓誌銘：「明年爲甲申，正月李自成僭號稱大順，勢甚汹湧。忽初七夜『流寇』來薄徐城，流一隊掠房村。先是公與各村分署練習鄉兵，相約：賊攻一處，放鴿鴿爲號，則近處來援；有大『寇』至，舉烽燧，則各處來援。斯時『寇』攻州城，各處鄉丁皆畏『賊』猛銳，無來援者。初九日黎明，『賊』大呼曰：『我輩欲見凌公。』〔公〕在樓上叱之曰：『汝等欲說我降耶！誠目我爲何如人？我豈鼠輩偷生比耶！』發鳥銃斃數人。『賊』大怒，攻之益急。公謂百姓曰：『豈可爲我一人害合村百姓，我將墜樓而死，以保全汝衆。』百姓俱號哭，願同死守。公曰：『我在此三載，無德於汝，詎可遺爾荼毒！我死，汝輩得全。』遂勺飲不入口，其僕皆勸公食，公曰：『今干戈滿地，他日覓一死所亦不可得；今沒於此，得死所矣！』僕以職小爲解，公曰：『我自全我節耳！豈以爵之崇卑計耶？』卽嘔血數升，謂衆曰：『觀「賊」呼我爲凌公，彼尙有人心者，可扶我與「賊」面語。』乃呼『賊』語之曰：『我力已竭，明日死矣，萬勿傷我百姓！』『賊』唯唯而退。十二早嘔血不止，公呼百姓謂曰：『生不能保障，死當爲厲鬼殛「賊」！』言與血俱，大呼『無傷吾百姓』者三，而卒。衆皆慟哭，自死以殉者，十餘人。

次日『賊』入樓，見公面色如生，咸歎異之，遂示衆曰：『我與凌公約，勿傷百姓。』乃斬一人，貫三人耳，餘皆秋毫無犯。適淮撫援兵至，『賊』皆宵遁。何公聞之大慟，遣官致祭，其文有曰：『文辭播宇宙，比眉山而多武略；忠義貫日月，媲睢陽更著蜚聲。』斯時，村落俱被烽燼，惟房村焚而遇雨者數次，民皆謂公神之所呵護，謀建祠以奉之。」

宗譜卷之六：「卒於崇禎甲申正月十二日未時，壽六十五。」文避雍正諱，改「禎」爲「正」。濛初卒後之十三年，爲清順治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妻沈氏卒，年七十八；又後之二十二年，爲康熙五年丙午（一六六六），側室卓氏卒，年七十一。俱見宗譜卷之六。

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初稿，時正困居南中，無力置書，亦無暇讀書也。

聊齋志異的本事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故事，不盡是他的創作，因襲着晉唐志異、傳奇，元明戲曲的本事的地方很多。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九論聊齋志異種梨，說：「乃知小說家多依倣古事而爲之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也說：「書中事迹，亦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此不自白，殆撫古而又諱之也。」(二十二篇)而志異中所記，又有取材於當時的事實或傳聞的，也常和他人雜記相同。流傳既久，更有取材志異演爲別種體裁的。這裏就所知的四十餘則，分別地指出它們本事的來源和影響。

考城隍(卷一)本明瞿佑剪燈新話卷四修文舍人傳，李昌祺剪燈餘話卷四泰山御史傳。

種梨(卷一)本晉干寶搜神記徐光事，見春在堂隨筆卷九，但誤爲種桃。

畫皮(卷一)本集異記崔灝事(太平廣記卷四三三)。又本書卷十五黎氏篇也大體相同。

陸判(卷一)同王晫今世說周立五事，見小說考證卷七引花朝生筆記。又同徐芳廣諾臯志換心記，見虞初新志。影響無名氏陸判記傳奇(今存)。

鳳陽士人(卷二)本唐薛漁思河東記獨孤遐叔(太平廣記卷二八一)，李玫纂異記張生(廣記卷二八一)及白行簡三夢記。又見話本醒世恆言卷二十五獨孤生歸途鬧夢。

蓮香（卷二）本王子章桑生傳，見文末。又見堅瓠二集卷二。又牌子曲中有蓮香。

阿寶（卷二）本唐陳玄祐離魂記、張薦靈怪錄（太平廣記卷三五八）。

張誠（卷二）作者又據此事撰爲牌子曲慈悲曲（聊齋俚曲集）。影響陳烺負薪記傳奇。

王者（卷三）又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十三劍俠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驅睡寄勇俠類所引隸園雜說一則，本事亦同。

林四娘（卷三）又見池北偶談卷二十一林四娘（又附本書後），林雲銘林四娘記（附書後）。

曾友于（卷三）影響話本二奇合傳三十四回曾孝廉解開兄弟劫及黃燮清脊令原傳奇。

金和尙（卷四）原書凡例說是當時事實。又同王士禎分甘餘話，見小說考證卷七引花朝生筆記。

珊瑚（卷四）作者有同一題材的姑婦曲。

恆娘（卷四）影響無名氏恆娘記傳奇（鈔本）。

姊妹易嫁（卷四）本書凡例謂實事（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七謂同錢易南部新書吉瑣事）。影響二奇合傳三十六回毛尙書小妹換大姊，陳烺錯姻緣傳奇。

續黃粱（卷五）本沈旣濟枕中記、沈亞之秦夢記及櫻桃青衣數篇，錯綜改易而成。

老饕（卷五）文末說本拍案驚奇卷三劉東山誇技順城門。又同李漁一家言秦淮健兒傳。

夜叉國（卷五）按此則爲「熊妻型」民譚。

小獵犬（卷五）同池北偶談卷二十六小獵犬條（又附書後）。

大力將軍（卷五）敍吳六奇事，同香祖筆記卷三及鈕琇觚賸卷七記吳六奇將軍事（又附書後）。

仇大娘（卷五）作者有同一題材的牌子曲翻魔殃（聊齋俚曲集）。

連瑣（卷五）影響陸伯和如夢緣傳奇（同治鈔本）。

江城（卷六）作者另有禳妬咒牌子曲，也敍此事（聊齋俚曲集）。

彭海秋（卷八）本宣室志楊居士（太平廣記卷七五）。

柳生（卷八）本李復言續幽怪錄卷四定婚店。

天宮（卷九）同明周楫西湖二集卷二十八天台匠誤招樂趣。

賈奉雉（卷十）按此條本是「仙鄉淹留」型故事，前人記此事的有：異苑及述異記的王質事，神仙記天台二女（廣記卷六），傳奇許棲霞（廣記卷四十），原化記採藥民（廣記卷二五），博異志陰隱客（廣記卷二），神仙傳呂文靖（廣記卷九）等等。

蕙芳（卷十）「螺女」型民譚，本搜神後記卷五、述異記卷上謝端事。

顏氏（卷十）春在堂隨筆卷十謂同方濬頤夢園叢說所記楊爾銘事。

張鴻漸（卷十一）作者有同一題材的牌子曲二種：富貴神仙、磨難曲（均收聊齋俚曲集中）。

張不量（卷十二）同吳寶崖曠園雜志卷下張不量條（又附書後）。

王六郎(卷十三)按此條是流傳頗廣的「水鬼漁夫型」民譚。相同的有張潮湏南憶舊錄成公祠條等。明沈周石田雜記成化黃天蕩漁者事。

蛇人(卷十三)茶香室叢鈔卷十七謂周春遼詩話附染莊社記,似卽此條所本。

偷桃(卷十三)本明王同軌耳談,見小說考證拾遺引閒居雜綴。

胭脂(卷十四)本宋劉義慶幽明錄買粉兒(太平廣記卷二七四)。元雜劇有王月英月夜留鞋記,宋元南戲亦有同名的一種(明改本名胭脂記)。李雲生胭脂舄傳奇,許善長胭脂獄,牌子曲胭脂判,又本此而作。清代弋陽腔拾釧記,梆子腔眞胭脂,本事也大致相同。明月榭主人釵釧記有部份相同。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引明黃瑜雙槐歲鈔陳御史斷獄事亦同。是志異所記爲相傳已久的傳說。

雙仙(卷十四)略同羅燁醉翁談錄壬集卷一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又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十一引蕙畝拾英集)及明話本張生彩鸞燈傳,最近似的是剪燈新話卷二牡丹燈記。

廟鬼(卷十四)本剪燈餘話卷四江廟泥神記及陸粲說聽卷上。

商三官(卷十四)作者所撰寒森曲(聊齋俚曲集)亦敍此事,但參合卷十五席方平條的本事。

妾擊賊(卷十四)同池北偶談卷二十六賢妾。

陽武侯(卷十四)同偶談卷八薛忠武條。

五羖大夫(卷十四)同偶談卷二十六五羖大夫條。

齕石（卷十四）同偶談卷二十啖石。

劉姓（卷十四）同淄川縣志厚義傳，疑是事實。

張貢士（卷十五）同池北偶談卷二十六心頭小人條。

邵士梅（卷十五）這也是當時盛傳的事，相同的記載有：池北偶談卷二十四邵進士三世姻，陸次山邵士梅傳（附書後），鈕琇觚賸卷二邵邑侯前身，朱彝尊的傳，曾七如小豆棚雜記，許仲元三異筆談引吳長庚所撰邵士梅傳、朱翔清埋憂集卷三等。

放蝶（卷十五）茶香室三鈔卷二十九謂同龔煒巢林筆談。按又見觚賸卷二鶴癖條。

蔣太史（卷十六）同池北偶談卷八蔣虎臣。

此外聊齋志異拾遺（四十二則本）男生子一則又同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小說瑣談

一　灰骨匣

羅燁醉翁談錄所記話本名目，烟粉類計十六種。其中本事確然可考的只有五種：燕子樓（雖本白氏長慶集燕子樓詩序，但內容應同警世通言卷十錢舍人題詩燕子樓錢易見關盼盼鬼魂事），楊舜俞（劉斧青瑣高議別集卷三錢希伯越娘記），錢塘佳夢（王宇司馬才仲傳，何薳春渚紀聞卷七，又見李獻民雲齋廣錄，話本有李卓吾評本西廂記附載之錢塘夢），錦莊春遊（綠窗新話卷上金彥遊春遇會娘，源出剡玉小說；又見情史李會娘條），柳參軍（太平廣記卷三四二引溫庭筠乾饌子）。所謂烟粉雖是指美女，但據這五種內容，却都是遇女鬼事，因此我疑心醉翁談錄的烟粉應專指人鬼的幽期事；和傳奇類敍人世男女愛戀事成爲對比。所以，灰骨匣也應屬於女鬼故事。葉夢得巖下放言卷下和洪邁夷堅乙志卷七西內骨灰獄條，所記用人骨灰引起的冥獄，和烟粉事顯然不同，它的本事當另有所在。

古今小說卷第廿四卷楊思溫燕山逢故人，敍楊思溫在燕山看元宵，遇友人韓思厚妻子鄭意娘鬼魂事。鄭意娘是靖康時被擄北來，爲撒八太尉所得，相逼不從，就自殺而死。後來韓思厚奉使到燕山，携

鄭氏灰骨匣回南安葬。韓在金陵別娶女道士劉金壇，鄭氏鬼魂作祟，韓思厚依法師計議拋鄭氏骨灰匣於揚子江中。韓劉二人後來在鎭江途中被鄭氏鬼魂拽入江中而死。話本中記鄭意娘顯魂不止一次，而灰骨匣又是主要關鍵，醉翁談錄所著錄的也當是此事。晁瑮寶文堂書目（北京圖書館館刊三卷二號）有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燕山逢故人二種，也是敍這件事。

二 四和香

宋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一引北本靈怪小說，有四和香一種，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一宋元部面九所載，卽據雜鈔著錄。按宋元話本著錄於通俗小說書目除見存者外，亦多散佚者，若燈花婆婆、紫羅蓋頭、女報寃、風吹轎兒、李煥生五陣雨、小金錢、好兒趙正等九種皆是也。此九種中有原書散佚而本事尙有可考者，如燈花婆婆源出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五；紫羅蓋頭則見明錢希言檜園卷十二（見孫楷第小說旁證）。餘則不可考矣。此四和香初以爲亦如其他諸種難知其梗概，嗣見宋李獻民雲齋廣錄，始悉四和香本事尙可考見。按廣錄卷六四和香條略云：

孫敏，字彥明，河溯人，父官於淮陽，敏住太學爲外舍生。上元前一日省謁貴戚，其族之長，乃敏姑丈也。既至，敍談甚久，時見妙齡秀色交雜於堂上，敏不敢仰視。歸途經閶闔門，遊啓聖寺，遇一麗人與侍妾偕行，遂與敏目成，麗人呼茶以飲敏，約以明日至崇夏寺老李師院相會。及期，如約至，遂與麗

人合。問以居處姓氏，則笑而不答。次晨始別。約：如欲再見，可於皇建院前賣時菓張生處先達一信。後數日，敏果覓得張生，遂令其通耗，翌日，復會老李師處。如此月內會合不下數四。一日，敏於太學中忽有一老僕持一小合子遺之，上書「香和」二字，敏不解，啓封，乃四和香也。敏詢僕麗人居處姓氏，而僕乃老李師所遣，餘非所知。六月間，敏忽抱病，同舍趣令歸，敏佯諾而不成行；同舍乃寓書敏父，強之歸。頻行，敏預約麗人至木櫃街祖宅內敍別；麗人約敏中秋日復至京輦，過期則不得再會。敏至淮陽，疾漸愈，將及中秋，乃辭親欲至太學，父母以未平復強留之。至重陽始得成行。及抵都下，首至皇建院訪張生，而院爲火焚，張生已不知何所矣。復至崇夏寺老李師院，李師亦他徙，乃詢其在院者，則云老李師本非寺中尼，稅此院居半年餘，今去已二旬矣。敏於小閣壁間得一詩，乃麗人所題留示故人者。敏覽畢，驚駭無地。然後亦無他。

原文頗長，上述乃取其梗概耳。李獻民爲北宋人，雲齋廣錄當亦刻於汴京，故南宋周密稱之爲「北本」。或謂廣錄所載悉爲「傳奇文」，不得謂之話本。然徵之羅燁醉翁談錄之以夷堅志、琇瑩集爲說話人之底本，則廣錄之四和香亦不妨以話本視之也。

三　烟粉靈怪與新詞小說

明刊平話總集最早者有淸平山堂刊雨窗集、欹枕集及日本所藏無總名之十五篇。戴望舒先生據

顧修彙刻書目初編中的六家小說，又得長燈集、隨航集、解閒集、醒夢集四種。每種各十卷，卷各一篇，共六十篇。此乃洪楩清平山堂所刊話本之總數也。

偶檢明文淵閣書目，於卷十中又得話本總集二種：

烟粉靈怪

新詞小說

惜文淵閣書目僅載書名，至卷帙、篇數、版本均未註明。新詞小說，當爲明人編撰無疑；烟粉靈怪或爲宋元人之作，亦未可知。錢曾也是園書目有烟粉小說四卷，宋元人作，此烟粉靈怪或與之同時。蓋此類標目乃宋元人習用之語，明人殊少用此稱謂也。按前者所錄小說，蓋屬「烟粉」、「靈怪」兩類，故總括爲「烟粉靈怪」也。此二種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失載。

四　金仁傑東窗事犯非小說

元代戲曲作家金仁傑的作品，據錄鬼簿所載有：蔡琰還朝、秦太師東窗事犯、周公旦抱子設朝、蕭何月夜追韓信、長孫皇后鼎鑊諫、玉津園斬韓太師、蘇東坡夜宴西湖夢雜劇七種。但明清人的雜記却說他還有東窗事犯小說。清褚人穫堅瓠甲集卷四說：

……江湖雜記載：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止，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

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何立物色。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侍者，答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七修類稿又載：元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杭金仁傑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大約與世所傳相似。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峰構幹。恍惚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犯矣。復命後，卽棄官學道。蛻骨今蘇州玄妙觀簑衣仙是也。」據此諸說，則當日實有是事，非止假說爲武穆雪冤也。

按這條是鈔掇諸書而成，所引明郎瑛七修類稿，見原書卷二十三東窗事犯條：

岳武穆戲文，何立鬧酆都，世皆以爲假設之事，乃爲武穆洩冤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卿有東窗事犯樂府，杭之金仁傑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簑衣仙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矣，與今所傳大略相似。張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勾幹。恍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犯矣。後因卽棄官學道。蛻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爲簑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矣。否則何鑄子孫世爲青盲，而羅汝楫之子鄂州一拜岳廟卽不起，豈非其證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

褚氏徵引原書頗多改易文字之處，又誤孔文卿爲孔文仲。堅瓠集是第二手的資料，固不足信。就是七修類稿，也同樣的不可靠。郎瑛是明代萬曆間人，成書也在萬曆中，去元代已遠，所說未必有堅強證據；而他自己也明說：「樂府、小說，不能記憶矣。」可見著書時是單憑着「嘗見」的記憶，並未打開書本比勘，更難保沒有錯誤。七修類稿所說，明是郎瑛的誤記，本不必深論；但近人也有誤信他的話的，就

不得不辯正一下。如近頃出版的馮沅君先生古劇說彙中古劇四考跋說：「這一證啓示我們……作劇的人何以有時也作小說，如金仁傑。」（五二頁）註釋說：「金仁傑是周公旦抱子設朝的作者，但他也作小說，見郎瑛七修類稿。」（九二頁）馮先生文中只是偶然失檢，並非什麼錯誤；但郎瑛的話却有訂正必要。

按鍾嗣成錄鬼簿卷上「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孔文卿，下註「平陽人」；卷下「方今已亡名公才人」有金仁傑，下有小傳。孔氏名下著錄秦太師東窗事犯一本，註：「一云楊駒兒作。」明天一閣鈔本註：「二本」，題目正名是：「地藏王證東窗事犯」「何宗立勾西山行者」。金氏名下著錄雜劇七種，明鈔本作東窗事犯（無「秦太師」三字），下註：「次本」。這是說孔金二人各有東窗事犯一本，「二本」是說共有二本，「次本」是說金作後於孔作。這樣看來，金仁傑的東窗事犯，明是雜劇，而非小說。鍾嗣成的弔金仁傑凌波仙挽詞，也沒有說他作小說。明鈔本附賈仲明作孔文卿挽詞說：

> 先生准儗聖門孫，析住平陽一葉分。好學不恥高人問。以子稱得謚「文」。論綱常有道弘仁。捻東窗事犯，是西湖舊本；明善惡勸化濁民。

可注意的是「捻東窗事犯」二句。按孔文卿的時代早於金仁傑，他的雜劇也當早於金氏。金仁傑是杭州人，他的東窗事犯是西湖本。孔作既在其前，是金本以前的舊本，因而賈仲明說金本「是西湖舊本」。這堅證更足證明金仁傑的一本，也是雜劇。現在流傳的景印元刊雜劇三十種有東窗事犯一本，未

題撰人，但它的題目正名和明鈔本錄鬼簿孔文卿名下的一本相合，可信是孔氏所作。

或者有人疑心：金仁傑曾作小說，爲錄鬼簿所未載。但這懷疑，也是過慮。按錄鬼簿於著錄雜劇外，也兼收其他的著述，如屈彥英的一百二十行及看錢奴院本、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費君祥愛女論、沈和歡喜寃家、瀟湘八景、錢霖醉邊餘興、吳仁卿金縷新聲等等。而陸顯之的小說好兒趙正話本，也特別點明。金仁傑如有小說，也不會略而不載。金氏的東窗事犯果是小說，鍾氏也不會誤置劇目中（凡有其他著述，例必附於小傳中）。更假如金仁傑既有雜劇，又有同名的小說，小傳中也會詳細註明，以免混淆。總之，就錄鬼簿看來，可以十分肯定金仁傑的東窗事犯是雜劇，絕非小說。其致誤原由，完全是郎瑛的誤記。清焦循劇說卷五說：「孔文卿有秦太師東窗事犯劇，金仁傑亦有之，惜不傳。」最能辯別眞僞，不爲郎瑛所誤。

五　平妖全傳

平妖全傳，明人撰，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著錄，無卷數回數。記云：「馬隅卿藏明本，殘存卷二至卷五四卷，卷五止於六十回，不知全書之卷數回數。」又云：「明無名氏撰，題『吳興會極清隱居士編次』，『洪都瀛海懶仙居士參閱』，『彭城雙龍延平處士訂正』，演天啓間徐鴻儒叛亂事。」書目成於一九三三年春，所見僅有馬藏殘本。同年長樂鄭氏始得全書於北京，書內「東夷」、「撻

虜」均被挖改，當是清初翻印本。全書凡六卷七十二回，演天啓二年白蓮教徒徐鴻儒起事山東延及各地事。書題新編皇明通俗演義七曜平妖全傳，而原書卷首却題新編皇明通俗演義七曜平妖後全卷之一，揆其初稱當是平妖後傳，以續三遂平妖傳者；後乃改名平妖全傳，將「後」字挖改爲「全」字，而挖改卷一時偶不當心移下一字，遂誤「後傳」爲「後全」。書首有天啓四年甲子文光斗序，則成書時亦當相距不遠，離徐鴻儒起事僅有二年，蓋亦當時「今聞」小說。文序略述亂事經過，中云：「吾友會極，目覩其顛末而視弈者也，乃爲之傳，以紀其治亂之由。寓褒貶于美刺之中，設宿以滅祟，用術以平妖。此中以幻易幻，藉假發眞之義也。」又云：「會極，吳興氏，爲淮南十洲太史公孫。浪遊湖海，笑傲乾坤，笥百家於內，會性命于中，物外人也。」

按書題「吳興會極清隱居士」，則清隱居士自是別署，會極當爲其字或號，而吳興則沈氏之世系所由出，是作者當爲沈會極。會極旣爲沈十洲之孫，亦不無線索可尋。按十洲名坤，淮安人，嘉靖二十年進士，以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掌南翰院，居喪時值倭寇侵入，集鄉兵大破之，後爲人所訐告，赴詔獄。著有沈祭酒集。十洲與吳承恩友善，射陽存稿中有贈沈十洲，贈翰林院修撰儒林郎沈公合葬墓志銘等詩文。墓志銘爲十洲父煒作（撰於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其記煒之後云：「曾孫男三：淞庚，聘陸氏；淞甲，聘金氏；淞辛，聘張氏。」煒之曾孫卽坤之孫，是會極之名亦當爲淞□。此庚、甲諸人，疑是會極兄輩，而非會極。當吳氏撰墓志銘時，沈坤年僅五十（正德二年丁卯生，公元一五〇七，據范以

眗淮流一勺卷下沈祭酒殿試冊書後會試時年三十五計），其孫年必甚幼。假定庚等三人彼時約十歲（已聘），至天啓四年撰小說時，已是七十餘歲之老翁，恐怕無此興緻。故會極當是泓庚等之弟，吳氏撰文時尚未生，世系中無名。沈氏後裔式微，譜牒亦未見，否則當不難一考也。又沈坤文集聞程氏藏有鈔本，兵燹中故意拆毀，未見，不識其中曾涉及會極否？

六　封神詮解

元明小說傳至後世，評註者紛起，如西遊記一書，有西遊證道書、西遊原旨、西遊眞詮等六種。唯封神演義僅有鍾伯敬評本及封神詮解二種。後者爲稿本，非流行之書。詮解，孫楷第中國小說書目卷五著錄云：「未見。清俞景撰。俞樾春在堂雜文六編補遺卷二俞湖隱封神詮解序云：『仁和有俞君者，名景，自號湖隱，仿悟一子評西遊記之例，作封神詮解。其設想之奇，會意之巧，與悟一子異曲同工。』又云：『俞君與余同姓，同爲浙人，而余不之知。鄒儷笙先生得此書於蟫斷皀朽之中，而塗乙幾不可辨識，乃以數年之功董而理之，手自繕寫，遂成定本。其哲嗣景叔大令，余門下士也，出以視余。余讀一過而歸之景叔，俾珍藏焉。』」按書目所據以入錄者卽本俞樾文，時尚未見原書。後杭州舉行浙江文獻展覽會，曾列封神眞詮稿本於會中，乃假諸海昌鄒適廬家藏者。浙江文獻展覽專號亦列目於其中，並有解題。按原書有俞景自序，撰於嘉慶二十年乙亥，謂書乃十五年館京師敎讀時所作。又有光緒十年

鄒存淦(儷笙)序，謂咸豐六年丙辰得此書手稿本，經其刪補修訂而成。則此本已非俞氏之舊可知。書計十卷，六冊。鄒氏之書，原庋藏於杭州，戰後散於京滬，北京某氏曾得其若干種，然未知此封神詮解落於何人之手？

七 水滸後傳

陸心源刻湖州叢書收有楊鳳苞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後云：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焉。……松陵爲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甚於越中，而驚隱詩社，又爲吳社之冠。汾湖葉桓奏社之領袖也。……今考入社名流，見於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若上則范梅隱(風仁)，沈雪樵(祖孝)，金完城，陳雁宕(忱)(下列舉四十五人，略)，跡其始于庚寅，終於甲辰。……桓奏名繼武，自號五帶山人。集凡四卷。」雖以葉氏南山堂集爲主，亦涉及水滸後傳作者陳忱。按沈彤震澤縣志所載卽概括此文。沈氏此條，汪曰楨南潯鎭志三十六(志餘四)轉引之；胡適水滸續集兩種序、中國小說史料則又錄自南潯鎭志者。按庚寅爲清順治七年，甲辰則爲康熙三年，此驚隱詩社始末年代之可考者(沈文無終結之年)。至所謂「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遂散」(震澤縣志)，蓋指莊廷鑨明史案中潘吳二子及蔣麟徵而言。

汪曰楨南潯鎭志所載，尙有二則未見史料採錄者。一見卷二十九（著述一）：

「陳忱（人物傳）：雁宕雜著（佚）。雁宕詩集二卷。（未見。董志曰：『韓純玉詩彙序略云：雁宕與余未曾相識，歿後始見其詩及雜著等書。亟覓其全集，已散佚不能多得矣。』）」下辯二陳忱事，略。又卷三十五（志餘三）：

「南潯備志：陳雁宕忱，前明遺老。韓純玉近詩彙逸集以身名俱隱稱之，生平著述並逸，唯水滸後傳一書，乃游戲之作，託宋遺民刊行。」按南潯備志乃道光間沈登瀛撰，汪志著述中註「稿本存」，似無刻本。

兪樾茶香室續鈔卷十七所節引者，疑亦擇自南潯鎭志也。

今所見陳忱史料，大抵錄自韓純玉近詩彙居多。卽陳田明詩紀事辛籤卷十四所錄忱詩二十四首，亦是錄自此類選本者，蓋詩集二卷至光緒間汪氏撰鎭志時已註未見，陳田明詩紀事輯於晚淸，更不易得見原書也。倘得近詩彙一檢，不難發現陳忱新史料。

八　醉醒石成書年代

醉醒石話本十五回，題「東魯古狂生編輯」。這書有原刊本及武進董氏誦芬室重刻本（一九一七年丁巳刊）二種。原刊本僅北京圖書館、胡適及長樂鄭氏有庋藏，未見。董刻本删去原書序文，鄭藏本序文首尾俱缺，故成書年代不詳。明淸二代平話集題爲「崇禎間刊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也說有「明刊

原本」，又題「明無名氏撰」，則此書成於明末似無問題。但崇禎刻本一說似乎幷非版本上的看法，是據董刻本上江東老蟫（繆荃孫）的序。繆序說：「他卷又有云屠赤水作傳者，又以孕婦二命，上諭所駁，孕不作二命，乃崇禎帝事。此蓋崇禎年時作。」按所指兩事，一見第四回秉松筠烈女流芳、圖麗質癡兒受禍，一見第九回逞小忿毒謀雙命、思淫占禍起一時。第四回敍衢州開化縣程翁以女菊英許配貧士張國珍，青陽富豪徐登第亦欲得程女，求婚不許，遂以賴婚訐之，知縣得賄竟曲斷，程翁及子式均死之，女自縊轎中。末云「程烈女雖不能旌表，却得屠赤水先生爲他作傳。」（董刊本十葉上）是此回來源本屠隆所作傳。第九回敍京師潑皮王四、王三、阮良三人陷老陳於獄，害死陳子一及妻張氏（時有孕），復奸其女大姐，終置於法事。中云：「管巡捕是馬太監，他看招繇，……他竟以殺死一家無罪三人具題，參送刑部。……這原參三命，部中也作三命，將王四擬了凌遲，阮良、王三擬決不待時。疏上，幸聖主敬愼刑獄，道腹中有形無生，果否可作三命，批著該部再讞。……這番刑部體著聖意，不敢擬作三命，將王四、阮良、王三俱擬斬罪。」按屠隆萬曆間人，則第四回最早當作於萬曆時。孕婦不作二命既是崇禎間事，最早也不過是那時所作，但不能定爲必是崇禎時撰。

就撰人口氣看來雖有幾處是明人口吻，但他撰述時已非崇禎年。全書中所記最晚的年代是萬曆，如第十三回穆瓊姐錯認有情郎、董文甫枉做負恩鬼說：「至於浙西婦人，當萬曆丁亥（十五年）、戊子（十六年）之交，水旱變至，其夫不能自活，暗裏得厚錢，將妻賣與水戶。」（一葉下）但此項記載也不足決

定著作時代。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撰者稱明代的語氣，如第九回開首說：「這正是太祖高皇帝六論中所禁」(一葉上)，又十二回有「我朝太祖高皇帝」、「我太祖」(均見三葉下) 二語。這都是明人口吻。但全書中稱明或明朝的有下列十二處：

第二回恃孤忠乘危血戰，仗俠孝結友除凶首云：「據史傳所傳，明朝太祖高皇帝，削平僞漢，剪滅僞吳，北取中原，勁兵強將，日在行間。」(一至二葉)又末云：「當時明朝太祖高皇帝，賞罰最嚴明。」(九葉下)又云：「只是明季做官的，朝廷增一分，他便乘勢加增一分。」(十葉上)

第五回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首云：「明花東丘夫忠婦節。」(一葉上)又云：「這三節也是明朝異事了。「(一葉下)末云：「這兩事均是明朝之大奇也。」(十一葉下)

第七回失燕翼作法於貪，墮箕裘不肖惟後首云：「明時中州有個縉紳，姓呂，自己是個孝廉。」(二葉上)

第十一回惟內惟貨兩存私，削祿削年雙結證首云：「明朝曾有一御史，對門生道：錢財有分限，不可妄得。」(二葉上)

第十二回狂和尙妄思大寶，愚術士空設逆謀云：「又明朝仙眞周顛仙、梁時達摩祖師，俱曾在裏邊托迹。」(二葉上)又云：「明朝太祖皇帝」(四葉上)，又：「故此明太祖皇帝，順天心，應人心，有了天下。」(四葉下)末云：「這就是明朝太祖高皇帝所云，各安生理，無作非爲也。」(十一葉下)

上列十二處不稱「我朝」,「國朝」,而稱「明朝」,明是後人口吻。至下列兩點更值得注意。

第十四回等不得重新羞墓,窮不了連掇巍科首云:「在先朝時也有一個,傳是淮南地方。」(二葉上)

第十五回王錦衣覊起園亭,謝夫人智屈權貴開首云:「先朝嘉靖間,有個王錦衣,他好收拾的是花園。」(一葉下)

這明明白白是淸人所稱。至如第二回評語所說:「描寫忠臣孝子一段威武,一腔悲憤,三百年後猶凜凜有生氣。」(十葉下)也是淸初人口吻。又十二回中所說:「大抵北人強悍,……如今流寇之後,又有白兵,總只是尙氣不曉道理之故。」(三至四葉)則所記又是淸初事。

醉醒石的著者東魯古狂生雖是明人,但撰述時已至淸初,故有「先朝」,「明朝」的稱謂。除非證明這十多處都是董刻的修改,淸初之作是無法否認的。旣然是淸人之作,那麽,原刻本最早也只是順治、康熙間的產物。

九 關於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所載,頗多取材前人雜記,如十二回「俠客虛設人頭會」本馮翊桂苑叢談,三十八回郭孝子深山遇虎本張鷟朝野僉載,均經天目山樵(張文虎)尋出來源。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七引近人沙鷗所

撰一葉軒漫筆亦考出數事，然所據之文獻或爲晚出，或非原文，殊難置信。

外史第三十回愛少俊訪友神樂觀醜道士事，見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七徐方伯條，文云：「徐子輿，名中行，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與子輿。蔡作書盛言客自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易求也。子輿得書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爲重。」（考證所引爲堅瓠集）

三十五回莊徵君辭爵還家記莊徵君爲蝎所螫不能廷對事，按此事見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十三惡蟲有數條云：「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大略，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頻螫皮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某事，史忽淚下，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爲惡蟲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者，蒙恩。豈非數也哉！」（考證引謝肇淛文海披沙）按外史所載乃前一事，此事亦見明周清原西湖二集卷三巧書生金鑾失對。後一事又見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二（笑柄）蝎子太守：「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蠍子，欲出不得，鉤其首甚痛，涕淚交并。世宗望見駭異，詢其故，乃免冠叩首，詭云：『臣感念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兩世受恩，遂不知涕淚之橫集也。』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記名以知府用。後人稱曰蝎子太守」。此兩事因

流傳日久，已成「話柄」，外史蓋掇拾此類「話柄」成書耳。

十七回趙醫生高踞詩壇敍醫士與邑宰同誕事，見明鄭仲夔耳新卷八：「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珠，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皆同，……至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於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而壽。」（考證引同書但文字多更易）

第五回嚴監生疾終正寢記嚴監生臨終豎二指事，據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五（王刊足本）云乃當時實事。文云：「……吳杉亭言：揚州商人某，家資百萬，而居處無殊窶人。彌留之際，口不能言一字，親友環視，至夜忽手豎二指，攢眉掇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搖首不然。子又曰：『慮二叔欺兒凌孤耶？』搖首不然。衆皆愕然。其妻後至，四顧室中，向語云：『欲挑去油燈碗中雙燈草耳。』富翁縮手點頭，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親見其人，非杜撰者。」按吳杉亭名烺，即儒林外史著者吳敬梓之子，阮元疇人傳及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有傳。

又金和跋儒林外史謂書中諸人均實有所指，權勿用卽是鏡，其詭詐事，小說考證（一七八面）引缺名筆記有「跳溝」一事。按茶餘客話卷九亦記此事，情節較詳，別有騙督學、出亡諸事，亦有關外史本事者。

一〇　續金瓶梅

續金瓶梅著者丁耀亢，字西生，號野鶴，山東諸城人，貢生，順治中官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不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定其生卒爲：「約一六二〇——一六九一」。鄭騫善本傳奇十種提要（燕京學報二十四期）引正德刊本李杜合集丁氏跋文云：「順治癸巳，余卜居海村，借而讀之。甲午赴容城教署，攜爲客笥。……感而書之。瑯琊丁耀亢題於容之椒軒，時五十六。」按甲午爲順治十一年，時年五十六，則生於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乾隆諸城縣志卷三十六謂「卒年七十二」，當爲康熙九年庚戌。故生卒年代應是：一五九九——一六七〇。

小說舊聞鈔曾錄有關丁氏史料六則，中國小說史料另增池北偶談一則，二書未收者尙有數條。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卷五云：

「諸城丁耀亢野鶴與邱石常海石友善，而負氣不相下。一日飲鐵溝園中（東坡集鐵溝行，即其地），論文不合，邱拔壁上劍擬丁，將甘心焉，丁卽上馬逸去。丁著天史；詩多奇句，如老將云：『低頭憐戰馬，落日大江東。』老馬云：『西風雙掠耳，落日一回頭。』此例皆警策。邱晚爲夏津訓導，過梁山泊詩云：『施羅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寄。』丁遷惠安令，邱遷高要令，皆不赴。」又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八（王氏刊本，通行本見卷七）云：

「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年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謾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隱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

返。東人傳爲佳話。」又查爲仁蓮坡詩話卷上(龍威秘書本)亦有一則，前半同王晫今世說卷六，後半又同池北偶談卷十二，不錄。

丁氏著述見於諸城縣志卷十三者十一種，別有出劫紀略一卷，見表忠記丁守存跋文。十一種中除天史外均存；北京圖書館又藏有家政須知一卷、丁野鶴先生遺稿三卷。丁慎行重刊西湖扇始末又著錄漆園草詩集及非非夢、星漢槎傳奇二種。

續金瓶梅見於中國小說書目者，有舊刊九行本及坊刊十行本二種。言言齋所藏八卷五十四回舊鈔本，疑是刪略本。一九三三年上海卿雲圖書公司排印本不分卷，六十回，刪去原書四回，文亦有節略，與其所印古本(？)金瓶梅同出一轍。

一一 幻影第六回的來源

夢覺道人，西湖居士所輯之幻影(拍案驚奇三刻)第六回「冰心還獨抱，惡計枉教施」敍池州唐貴梅被姑迫使失節，終於自雉事。其來源出楊慎升菴全集卷十一孝烈婦唐貴梅傳，李卓吾焚書卷五亦引之。楊慎所撰傳云：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宏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爐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

以白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弗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乃夕易桂襡，雉盡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懽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嘔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墜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囑愼爲傳其事。……（萬有文庫二集本）

一二　綺樓重夢

綺樓重夢，原名紅樓續夢緣，亦名蜃樓情夢，四十八回，有嘉慶乙丑重刊本，姚燮紅樓夢綱領所著錄者爲瑞凝堂刊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云：「淸王某撰。署蘭皐主人，首嘉慶四年西冷荊園居士序。以第一回有吾家鳳洲先生之語，知作者爲王氏。書接高鶚書百二十回之後。」按孫氏考訂頗是。

按蘭皐居士所撰，除是書外，尙有無稽讕語志異一種。今夏曾假諸周煦良先生，得讀一遍。此書頗多猥褻語，故同治間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列入（同治江蘇省例）。書爲巾箱本，凡五卷，首有蘭

皐居士甲寅自序，又蕑園漫士弁語，中有「家弟蘭皐」語，後諸家題詞中又有王蕑園之作，則作者爲王蘭皐，蕑園是其兄，書中常涉及之，亦卽綺樓重夢撰序者。序言僅記干支，無紀元。據全書事跡考之，甲寅乃乾隆五十九年，其中涉及作者史跡頗多，茲按其先後分別刺取於後：

卷二詠春云：「丙戌中和節後，比部郎汪蓼園集各省名士於京城南陶然亭，作詠春之會。……王生蘭沚，武林人，年最少。……王走筆立就。」此條有自傳性質，蘭沚疑爲其原名，籍貫亦由此可知。丙戌爲乾隆三十一年。

卷三春燈謎云：「己酉余因公寓省垣」則爲五十四年事。

又同條云：「余客東甌，元夜出觀燈謎。」同卷夢驗云：「後十數年僑寓鹿城，……余故有『江山逆旅棲甌海，風雨寒燈夢皖城』。」卷五乩詩云：「辛亥歲余解組歸寓永嘉。」此皆五十六年事。至五十九年無稽讕語成，後年爲嘉慶，綺樓重夢書成。——王氏生平之可考者，略如上述。

卷三夢驗云：「庚子，□□眷居都下，是秋獲雋。」庚子乃四十五年，中北榜舉人。

卷二虎師云：「余自幼聞其說，未以爲信，及宰壽寧其地寸土皆山，土瘠而民貧，余有詩云：『薄俸僅餘五斗外，荒城僻在萬山中』，蓋實錄也。」惜未載官福建壽寧之年代。

卷三夏德海云：「洛陽橋在泉州城外，……余調任赤嵌，自福州至廈門泛海而東，往返皆經橋上。」

又卷四台陽妖鳥自記任台灣赤嵌明府時，適逢林爽文之亂云：「乙巳歲余調任赤嵌，秋九蒞任，……越

明年丙午夏又有諸羅斗六門戕官之案。……明年丁未。……是役也，起自丙午之十一月，至戊申三月而大兵凱旋，凡歷十有八月，余始終其事。」上述乃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間之事。

一三　龍舟記

清毛祥麟墨餘錄卷四潘九相條，謂康熙間有潘士棨者，遊維揚，押妓九娘，妓先與三原魏韶有嫁娶約，至是遂棄魏，魏憤而斃之，鴇得賄遂不問。後士棨生子九相，即九娘轉世。魏則行鹽於大團鎭，與潘居近，偶與九相口角，乃被擒至潘居，毆斃之，並毀其尸。魏子控於官，置潘子及其黨於法。中有云：

其黨有稍通文理者，於獄中作龍舟記小說，鄉里至今猶傳。

按龍舟記一名，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未載，亦未見「存疑目」（附錄一）。即輯錄文獻之小說考證，小說枝譚等書亦無此目。唯前人所謂小說，義頗龐雜，舉凡通俗小說、彈詞、唱本、寶卷、戲曲、雜著等，無不網羅在內。民國初年刊行之小說叢考，小說考證，小說話無不如此。此龍舟記究爲通俗小說抑彈詞、唱本之類，未見原書，殊難判斷，姑存疑。即爲彈詞之屬，其目亦不經見也。頗疑此與小說考證所徵引之土牢記（續編卷五引耳郵）烟匣記（續編卷一引閒居續鈔）之類同爲流傳不廣之地方的小說或講唱之文耳。

一四　玄空經作者郭友松

諷刺小說用方言俗語寫作的，在乾隆、嘉慶間有張南莊的何典，落魄道人常言道；同光間有郭友松的玄空經。玄空經傳世者初僅有鈔本，直到一九三四年始有排印本（上海少年書局印行），故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未及入錄。書凡八回，首有海曲居士序，海籌題詞及近人白蕉的序。書中略有涉及著者生平之處，但惜語焉不詳。

關於郭福衡的記載，最早當推張文虎懷舊雜記卷三：

郭友松（福英）〔均按：福英疑是早年之名〕，柳村先生（權，諸生，善醫）子也，居明星橋（後遷南門大街），未冠游庠，有神童之目。性跅弛，好奇，文亦如之。李嘯湖學使特賞異，延入幕；未幾辭歸，以賣畫自給，不問世事。歲科試率首列，而秋闈屢薦屢躓，同治癸酉〔十二年〕始登賢書。憶予與熊露翁訪柳村先生，時君侍側，一少年耳。比予寓居復園，君以不良於行，過從甚稀，蓋亦頹然作老翁狀矣。

又張氏舒藝室詩存，卷三有贈郭福衡五律一首云：

瘦郭多才思，聰明我獨憐。拈毫渾得意，脫口即能傳。境窄心仍泰，神凝道乃全。春華易爲好，落實在秋天。

又同卷有送郭福衡之徐州二首：

孤蓬正搖落，鷙鳥野踟躕；拔劍出門去，關河風雪俱。哀無妻子累，豈爲利名驅！策馬重回首，平安憶守株。若過淮陰市，相逢愼帶刀；艱難窮士淚，意氣少年豪。日落黃河凍，雲飛芒碭高；衙齋應折節，今古幾綈袍！

綜張氏所記：（一）郭友松名福英，又名福衡，松江人，同治十二年始中鄉試，時已五十左右（詳後）。（二）家貧，性極豪放不羈，文章也很奇瑰，所以張氏規以「春華易爲好，落實在秋天」之句。

其次是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卷二，有記兩人交遊及郭氏技能說：

郭友松福衡，江蘇婁縣人，諸生，後中同治癸酉舉人。予從淮軍攜家寓松江，友松問居停主人曰：「汝家寓何人？我見其書籍多於筐篋，胸中定有卷軸。予欲往訪之。」遂通縞紵。友松有至性，嘗刲股以療母疾。家貧，課徒自給。下筆千言，疾如風雨。叩以典故，舉某書某卷約在某頁，按之十不爽一，奇才也。兼通六法，筆致古茂。予謂其得力於明人，甚喜。爲予畫古佛及南閣祭酒許叔重小像，皆可寶也。

據二張所記，郭氏是聰明狂狷的人，他的行爲便不免傾向於狂妄放誕的一途。黃協塤（式權）鋤經書舍零墨所記的二則，便是最具體的例子。零墨卷一郭友松條說：

雲間郭友松孝廉福衡，穎悟異常人，年十一卽補博士弟子員，於學無所不窺；尤喜諧謔，稠人廣坐中，高談雄辯，雖口若懸河者無以折之。郡中有武弁某，性喜豪華，顧以兩石弓起家，目中實未嘗識丁字也。會新屋落成，以堂匾乞題，孝廉意頗不屑，輒援筆書曰：「竹苞堂」，喜持而去。後有識者曰：「此隱藏『個個草包』四字也。」弁愛其名，終不忍去。

又卷三尺貢老壽星條說：

友松尤精繪事。婦翁某——茸城望族也——以其落拓不羈，屢規戒之。一日翁方八十懸弧，賀客滿堂，友松畫一壽星作賀，手執貢卷一本，尺一枝，羣賞其六法之精妙，而不解其取意。一客忽大笑不止，羣問之，曰：「此即俗所謂『尺貢老壽星』也。」翁大怒，立命毀其畫。友松談笑自若，終不以爲意云。

按上二條所載，頗類「民譚」中的人物，其眞實性極爲薄弱，但不妨作爲傳說看。即據這傳說中的軼事而論，也不難推想他恃才傲物，狂妄放誕，不能諧俗的個性了。以此應世，當然是無往而不碰壁，所以張文虎常以父執地位規勸他。張氏舒藝室尺牘偶存，答郭友松（原注甲辰，當作於道光廿四年）信裏說：

客秋於郡西郭晤足下，方自白門回，草草數語別去，時見足下面有晦色，竊意試未必得意。（下張自敍至都門事，略。）五月中抵里，晤熊露翁，道足下近況，代爲鬱鬱。乃知客秋途遇時，已聞尊甫訃矣。然聞近與熊蘇林讀書葉湘秋園中，甚喜，得良友切劘，學可大進。及八月中在郡，傳聞友松已入都，則又憮然。何也，足下天分甚高，氣質甚弱，又未習世事，人情變幻，行路艱難，非口可喻。萬人海中如足下者奚翅數百。馳驅道路，淪落風塵，目擊心傷，有不忍言者，安得不爲足下危？越數日從柳溪處獲手書，始審行止，則又一喜，非特喜足下之未入都也，又喜得安硯地，從此息心數年，壹志讀書，不爲俗學、俗事、俗說所誤，庶幾有成。（下敍游歷應有濟勝之資力，略。）落井下石，古今同慨。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彼世情何足責耶？（下文敍與蔣劍人之比較，略。）十月初柳溪回里，足下偵其到館，附舟至張堰鎭，由鎭之秦陽六七里耳；來時可同詣熊老，作數日聚如何？（十八至十九葉）

又同書答郭友松(原注丙午，作於道光廿六年)說：

客冬得陳頴莊來書及篠峯所述足下在蘇光景，略知之矣。苦寒行役，殊繫人懷。月初八日接手告，則審留滯維揚，進退維谷。行路之難，動足卽是，何必天涯。知其難者，當於無可立足中求立足之地。向者相阻之意，足下知之矣。抑知所以相阻之意乎？蓋足下視事太易，視去就太輕，致有此悔。然既在揚州，何不卽揚謀席地？以足下之才，龍性稍馴，豈無遇合？可止則止，何汲汲往返爲，弟意徐州未必卽有信；卽信至，未必竟具行李以迎。既抵徐州，復欲借省試爲歸計，恐無說以處此！卽有說以處，而幾月徐州官舍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如決計不欲居徐，莫若卽今勿往。然在外情形，難以逆料，足下且以弟言熟思之，而度之以勢，徐定行止可耳。(下略)(廿一葉)

綜觀前後兩札，可知郭福衡因才情不可一世，乃至不諳世事，備極坎坷；旅居則進退失宜，而又舉棋不定，不能決其行止：這些都由於傲慢的才子氣作祟。所以張文虎評他：「天分甚高，氣質甚弱，又未習世事。」至謂「以足下之才，龍性稍馴，豈無遇合？」便是坎坷不遇最好的註脚，郭氏的特性和他所受的遭際，是往日封建社會才子型人物所共有的。

張氏二札作於道光二十四年及二十六年，假定那時他二十多歲，到同治十二年舉鄉試已在五十歲左右，其生年當在道光初，卒年不詳。

一五　滿文小說譯者

漢文通俗小說之譯爲滿文者，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附錄(五)滿文譯本小說簡目所載，計有：前七國，三國演義，金瓶梅，水滸傳，覺世名言，玉支璣，連城璧，賽紅絲，兩交婚，歸蓮夢，八洞天，三教同理小說(三種)，樵史演義，平山冷燕，西遊記，後西遊記十八種及他書四種而已。僅於聊齋志異題扎克丹譯，可信錄題陟齋譯，餘均未著譯者姓氏。

按就孫書所著錄者言之，其中譯者亦有可知者。

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十云：「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竣，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頗多得力於此。」是三國演義一書之譯者爲達海、范文程等，疑達海、范文程二人乃總其事者，未必全書悉出二人之手，蓋內廷著書大抵署首事者之名也。又謂演義於順治七年告成，按書目載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各藏有順治七年滿漢合璧刊本，當是此書之最早刻本。

汲修主人昭槤嘯亭續錄卷一翻書房條云：「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

書，疏節字句，咸中綮肯，人皆爭誦焉。」據此則兩書譯者當爲和素㊀其人。然伍某（拉納子）批本隨園詩話於原書卷五記徐蝶園事批云：「繙譯金瓶梅，卽出徐蝶園手，其滿漢文爲本朝第一。蝶園姓舒穆魯，滿洲正白旗人，然與開國功臣正黃旗之楊古利，雖亦姓舒穆魯，非一族也。」按袁氏詩話謂徐蝶園名元夢㊁，康熙癸丑進士。此謂徐氏所譯，與昭槤說異。書目記金瓶梅有康熙四十七年刻本，與徐元夢年代相及；至和素時代則不詳。遍索八旗文獻，問題當不難解決，惜南中不易得書耳。

一六　釋常賣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記崇寧大觀間東京瓦市講史人的伎藝說：「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又卷六元宵條也有：

尹常賣五代史

說三分是講三國志的平話，五代史是五代史的平話，兩種都屬於講史的一家。霍四究和尹常賣是講史的兩個說話人，四究、常賣是他們的名字。這本是極簡單的事，毋庸解說。然而，事實上却不盡然。

㊀ 和素見耆獻類徵卷七十五。

㊁ 徐元夢見錢儀吉碑傳集卷二十二。

近人論小說的專著和文學史之類，就有把「賣」字當着「賣唱」、「叫賣」之類的「賣」字看，和前面「說」字作對待的。因而把「尹常」二字當作人名，在旁邊加個人名號。如趙景深先生南宋說話人四家(見銀字集)一文，就列了下面的表式：

說三分：霍四究講史
賣五代史：尹常講史

這雖是一個微末的錯誤，但也不可忽視。致誤的原因，是由於忽略了「常賣」一辭的意義。按「常賣」一辭，是宋人習用的方言，指街市叫賣零星什物者。

北宋蔡絛於南宋初著鐵圍山叢談，其卷一說：

元圭傳邇丁晉公家物，流落在常賣担上。士人王提舉敏文者，以千七百金售得之。

所記乃北宋事，是當時習用此語。這是第一證。

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六朱氏盛衰條說：

朱沖微時，以常賣爲業。

這是第二證。

又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說：

朱勔之父朱沖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

這是第三證。

常賣既是做小買賣的稱謂，而尹氏又以常賣爲名，當是未入瓦市說五代史以前，曾經做過「常賣人」，因而稱之爲尹常賣。這正和周密武林舊事卷六所載說小說人的粥張二、故衣毛三、棗兒徐榮等人得名相同。

卷下

宋元明講唱文學

一　講唱文學的一般情形

講唱文學是用韻散兩種文體交織而成的民族形式的敍事詩，敍述時是有說有唱的。唐五代僧侶們所創製的俗講是講唱文學的開山祖。俗講中的講經文、緣起和大多數的變文，都夾有韻文和散文。講唱時以散文講說，韻文歌唱。韻文的歌詞以七言偈讚爲主，配合梵唄的樂調歌唱。其中除押座文和一部份講經文外，都是敍述故事的。唐以後的各種講唱文學相互間雖有差異，但都遵守着韻散夾用且說且唱的基本規律，而且一定是敍事的。

俗講以後的講唱文學，宋代有陶眞、涯詞、鼓子詞、諸宮調、覆賺；元代有詞話、馭說、貨郎兒；明清有彈詞、鼓詞、寶卷等，它們都是俗講的嫡系苗裔。這類大多數是用第三人稱的敍述體；只有少數由於自身的發展或受其他文學、技藝的影響，而改用代言體的（如部份的吳音系彈詞），但它們本身仍

然是講唱而非演唱。至於從講唱文學進一步發展爲戲曲的（如詞話和諸宮調發展成爲元雜劇），却溢出這範圍以外了。

從宋代起，這類文學和技藝，它們的名稱和體製異常紛紜複雜，從來沒有統一的總稱。這裏姑且用講唱文學來概括一切。

它們的名稱和體製相互間雖有極大的差異，但主體却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由說的散文和唱的韻文兩個主要部份構成。散文沒有重大差異，不同的都在韻文部份。就韻文的文辭和實際歌唱來考察，可以區別爲樂曲系和詩讚系兩大類。

樂曲系一類，是採用樂曲作爲歌唱部份的韻文。它們的特點是每首樂曲各有不同的樂調（詞調或曲調），句式是由樂調（牌子）決定的，通常是長短句。它和詩讚系的區別是：有一定的樂調和長短不齊的句式。所用的樂曲和樂調都是當時流行的，因而也就隨時不同，爲當時的樂曲所決定。它們在宋代用詞調，金元時用北曲，明清時用南北曲，或用當時新興的民間樂曲（俗曲）。同類的技藝或文學所用的樂曲也隨時變化，如諸宮調在兩宋時用詞調，金元時就用詞曲過渡體或純粹北曲樂調。由於所用的樂曲和樂調的不同，這類又分爲下列兩項：

第一是用唐宋的詞調（詩餘），以兩宋的技藝和作品爲限。它包括宋代的小說、諸宮調、敍事鼓子詞、覆賺四種。如趙令時的鼓子詞用〔商調蝶戀花〕，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刎頸鴛鴦會用〔商調醋葫蘆〕，

都是用詞調的。至於京本通俗小說中西山一窟鬼等篇插用詞調的也可附屬於這一類。宋以後流行的樂曲有了變化，舊的詞調不受人們歡迎，因而講唱文學中就很少用詞調了。

第二是用宋元以來的南北曲調和民間樂曲。如金代劉智遠諸宮調和西廂記諸宮調是用詞曲過渡體。元代天寶遺事諸宮調用北曲，而前二種又正是北曲的祖禰。明代敍事道情莊子嘆骷髏（見續金瓶梅）和有曲牌的陶眞選粹樂府紅珊集是用南北曲。元代說唱貨郎兒，明代敍事蓮花落和清代蒲松齡聊齋俚曲中的牌子曲等，都是用當時流行民間樂曲和樂調的。

詩讚系一類，源出唐代俗講的偈讚詞（宋代以來的各種講唱文學除寶卷外，都和佛教沒有關係，用詩讚比偈讚妥當）。這類詩篇雖和詩體的絕、律、歌、行相似；但因爲用韻較寬，平仄不嚴，接近口語，究竟和正式的詩不同。俗講以後的大部份講唱文學都用詩讚體，如宋元明的陶眞、元明的詞話、明清的彈詞、鼓詞和現在的各類的講唱文學。它是講唱文學中應用最廣、源流最長的一種形式。這類作品，明代有大唐秦王詞話和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快嘴李翠蓮記，清代有各種彈詞和鼓詞。俗講的偈讚詞是以七言爲主，宋代詩讚系的一類也是這樣。到了元代詞話中產生了十言句，又爲明清鼓詞、寶卷所沿用。這通常是三、三、四的十言句，基本上還是由七言句變化而來。在講唱時，詩讚也以歌唱爲主（念誦的較少），各有一定的聲腔和歌唱法，如唐代俗講卷子就明白註出「平」、「側」、「吟」、「斷」等聲腔。每一種講唱文學的歌唱法又隨時隨地改變，如清代彈詞先有平湖調，後來又有俞調，馬調。其中已死

亡的陶眞、詞話之類，由於記載的缺乏，無法說明它的腔調。它們和樂曲系的區別是：有整齊的七言或十言的句式，通常不註明樂調和聲腔。

特殊的是只有韻文沒有散文的一類，如清代的子弟書、大鼓、彈詞的開篇和各種敍事唱本等。它們在歌唱之前或附有散說的緻代話，然而那散說却非敍述故事的。這類雖然和韻散夾雜的一般講唱文學有分別，但也應該附屬於這一範圍以內，因爲它是自有來源的——在最早的講唱文學的俗講中，就有純韻文的董永變、季布罵陣詞文等變文。這類是全用詩讚體。

講唱文學中也有少數兼用詩讚和樂曲兩類韻文，如多數的明清寶卷和一部份清代吳音系的彈詞。元代雖確有寶卷，但沒有作品流傳，不知是不是純詩讚體。但明清的寶卷除詩讚外，也用〔掛金索〕、〔五供養〕、〔耍孩兒〕等曲調。明代詞話雖然有用〔西江月〕、〔鷓鴣天〕等詞調的，但仍以詩讚爲主。清代吳音系彈詞就有不少兼用南北曲曲調的（珍珠塔）。這說明詩讚和樂曲兩系講唱文學彼此不是孤立，而有時也會交織爲一體的。

同一種類的講唱文學也不是只用詩讚或樂曲一體，有的是同時並用，有的先後不同。明末同一題材的敍事道情，有詩讚和樂曲兩部（見下），這是同時並用。宋代陶眞本是詩讚系的一類，但發展到明代又有樂曲系的一類（見下），這是變化。

講唱文學中韻文唱詞的作用及它和散文的關係，從韻文和散文的配合可以看出來。兩者的配合

有三種不同方法：

第一是先用散文敍述故事一段，再用韻文重複敍述或歌詠、讚頌一番。這是複用。鼓子詞、諸宮調、寶卷和一部份鼓詞、彈詞都用這方法。俗講中講經文一類和一部份變文（降魔變文等），已開始採用這一方法，影響後來其他講唱文學。這方法表面雖似累贅，但却有反覆詠讚的好處。而在樂曲技藝中，歌唱不僅是重要的環節，而是它的主體。可是又怕單用歌唱聽衆不易明白，所以先用散文敍述大概，然後再用韻文歌唱來表現技藝。

第二是韻文和前後散文啣接地應用，是承上啓下的，和前面散文連接而不是重複。這是連用。詞話（如百回本水滸傳第四十八回「獨龍山前獨龍崗」的一段）和一般的彈詞、鼓詞都用這方法。俗講中伍子胥變、目連變一類變文是最先採用的。其中的韻文不只是爲了歌唱，也是不可缺少的敍事部份的一段。又有用韻文代言的，如明代詞話快嘴李翠蓮記，也可以附屬於連用項下。以上兩項方法，其中韻文的唱詞都是全體中一個重要環節，正如血肉和人身一樣，不可缺少的。

第三是爲了增加歌唱部份或「游詞餘韻」的插用，它不是不可缺少的部份，而插入進去用它來抒情、寫景，藉以增加聽衆興趣的。這類大多數是放在篇首作爲「入話」之用的，如嘉靖刊本水滸傳每回開首的一段詩讚，京本通俗小說的碾玉觀音篇首入話用詩詞十一首，西山一窟鬼入話用詠春詞十五首。這類的插用也是講唱文學中常見的方式，但性質上却不能和上述兩種方法混而不分，它只是像衣

服和人身一樣可多可少的。至於明清兩代一般以散說或散文爲主的小說，前後或中間插入詩、詞、詩讚和曲調的，那是受講唱文學或詞話影響的增插，仍然是以散文爲主體，不能歸入這項範圍。

不論是插用或作爲全體重要環節的複用，連用，它們的來源是：由於講唱者爲了吸引聽衆和表現自己的歌伎，因而就要用大量的韻文歌曲配合音樂來歌唱。宋代瓦市勾闌伎藝人的「說話」，在做場時大抵有音樂和歌唱，如合生的歌詠謳唱（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一，夷堅支志乙集卷六）；商謎用鼓板吹「賀聖朝」（都城紀勝）。所謂「鼓板」是用鼓、笛、拍板（武林舊事卷六）合奏。這兩類都不是講唱文學，但和它們有密切關係。至於講唱文學更不能離開音樂和歌唱而獨立存在。如宋代說話的小說又名「銀字兒」，是因講唱時用銀字笙、銀字觱篥樂器配合歌唱而得名；鼓子詞用管絃樂和鼓伴奏（侯鯖錄卷五）；賺詞用鼓、笛、拍板（事林廣記戊集卷二）和弦索（癸辛雜識別集下）。說唱諸宮調，宋代以「鼓板之伎」的衆樂伴奏（夢粱錄卷二十），金元時以箏和琵琶爲主。元代說唱貨郎兒用鼓（風雨像生貨郎旦雜劇）；駁說用拍板和門鎚（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六）；說唱一般詞話用琵琶（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明代說唱陶眞用琵琶（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詞話和彈詞用小鼓、拍板或弦索（負苞堂集卷三）；僧人講唱用響鈸（金瓶梅詞話第十五回）。

講唱文學歷史既長，不僅內部複雜，而和其他伎藝也就有互相假借和錯綜的關係。宋代傀儡戲用涯詞做唱本（見都城紀勝），元雜劇插用詞話，是講唱文學被其他伎藝借用的實例；而元代陶眞和明

代詞話借用蓮花落(琵琶記第十七齣及譚曲雜箚),明代陶眞採用南北曲(陶眞選粹樂府紅珊集)等,又是講唱文學吸收或採取其他伎藝了。

各類講唱文學彼此雖有不少差別和變化,而基本原則却沒有多大改變。但從這類用第三人稱的敍述體發展爲代言體的戲曲,也有不少的實例,如元雜劇和現在的地方戲曲的一部份(灘簧,滬劇等)便是由講唱文學發展而來,而這類由講唱體到戲曲體的轉移就是講唱文學發展的一般法則。

二 樂曲系的講唱文學

唐五代的俗講雖是以七言偈讚詞構成,但又註明「平」、「側」、「吟」、「斷」的聲腔,它是兼有詩讚和樂曲兩系的特色,混合而爲一的。宋代的講唱文學除繼承了俗講的七言詩讚外,又採用當時流行長短句的詞調,因而形成了詩讚及樂曲兩個系統。

宋代樂曲系的講唱文學都是用詞調的,計有小說、敍事鼓子詞、覆賺和諸宮調四類。

第一是小說。宋代瓦市勾闌的「說話」,據耐得翁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所記有:小說、講史、說經、合生主要四家。其中合生不是敍事的歌唱,講史是以散說和念誦爲主,說經疑是有說有唱,只有小說一家確是講唱文學。宋代講唱的小說,如都城紀勝所說:「小說謂之『銀字兒』」,是因歌唱時用銀字笙、銀字觱篥伴奏而得名。它的話本如清平山堂話本的刎頸鴛鴦會用〔商調醋葫蘆〕十首及

〔南鄉子〕一首（做場時用唱鼓子詞伎藝來歌唱），京本通俗小說的西山一窟鬼用〔念奴嬌〕等詞十五首、碾玉觀音用〔鷓鴣天〕三首、〔蝶戀花〕一首和詩七首，都可證明確是且說且唱的，雖然後兩例是作爲入話的插用。講史是以「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都城紀勝）爲題材的中篇或長篇，而小說則是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同上）的短篇，所以宋代小說是短篇的講唱文學。說唱的伎藝人，要如羅燁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開闢所說「吐談萬卷曲和詩」，才能擅場。又據小說開闢所記，它把小說題材分爲：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朴刀、桿棒、妖術、神仙八類。在勾闌說唱時是以當時都市市民和小市民、士兵爲主要對象。現在所見宋代小說的話本，是以詞調爲主的樂曲系講唱文學。其中或有像明代詞話快嘴李翠蓮記用詩讚的，但却未見實例。宋代罩刊作品，現在還沒有見到；所見的都是明代的選輯本，如洪楩的六十家小說，無名氏京本通俗小說，馮夢龍的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這些都是經過明人重訂和改編的，其中只有一部份作品的唱詞被保留，多數都遭刪削，這是在明代小說散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宋元小說一類的話本原是韻散夾用的講唱文學，到了明代一部份小說篇幅加長，又趨向全部散文化，就和長篇的散文講史混而不分，所以到明清時就很少知道宋代小說原是短篇講唱文學了。

第二是敍事鼓子詞。鼓子詞是因歌唱時有鼓伴奏而得名的伎藝。它和傳踏都是宋代官僚士大夫集團官私筵宴所用的小型樂曲（宮庭用大曲、法曲、曲破的大型樂曲）。北宋歐陽修六一詞有十二月鼓

子詞〔漁家傲〕十二首，呂渭老聖求詞有聖節鼓子詞〔點絳脣〕二首，南宋侯寘孏窟詞有金陵府會鼓子詞〔新荷葉〕一首，張掄蓮社詞有詠道家事的道情〔減字木蘭花〕等三十首，據周密武林舊事卷七所記也是鼓子詞。這些都是士大夫們筵會上所用的（呂侯二氏的標題特別明顯）游樂伎藝，並不是敘事的講唱文學。由這基礎又產生了敘事鼓子詞的一類。這類是士大夫筵會和供市民娛樂的勾闌中並用的，現存兩種作品正代表這兩類。

北宋趙令畤侯鯖錄卷五收錄自著的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一篇，敍述張生和崔鶯鶯戀愛的故事。散文是據唐元稹鶯鶯傳刪節概括而成，韻文是自撰的〔蝶戀花〕十二首，夾在每段散文之後。第一首是概括全篇大意，末一首是評論，正文十首是歌詠故事和人物，偏重於詠讚和抒情，而非純粹的敍事。第一首前有：「奉勞歌伴，先定格調，後聽蕪詞。」以後每首前也照例用：「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可見在講唱時是有歌伴伴唱的，而「先定格調」又意味着這歌伴是奏樂者。全篇是聯合同調的詞牌十二首反覆地運用，和大曲及傳踏等相同。趙氏說他寫作動機是由於：「至於娼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這作品就是爲補救不能「形之管絃」而作，以供娼優說唱的。這又說明鼓子詞除以鼓節奏外，又有管絃樂的伴奏。它的聲律比一般詞寬泛、自由。（見詩解脞語）

明代編刊的淸平山堂話本（原名六十家小說）中有刎頸鴛鴦會一篇，也是鼓子詞。篇末說：「在座

看官要備細，請看敍大略，漫聽秋山一本刎頸鴛鴦會。」（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蔣淑眞刎頸鴛鴦會也就是這一篇，但删去這幾句話。）這是當時「說話」的伎藝人秋山所作，而它也是在說唱鼓子詞流行時的宋代作品。這篇是敍蔣淑貞和鄰人朱秉中相戀，被丈夫張二官殺害的故事。散文是用流利的口語，顯示出民間話本的風格，它雖然和趙令畤的作品用文言的有差異，但兩者都是作爲講說之用的。韻文是〔商調醋葫蘆〕十首，第一首前有：「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以後九首也有：「奉勞歌伴，再和前聲。」這證明它確是鼓子詞一類。宋代小說一家的話本原是韻散並用的短篇講唱文學，其中未被明人删節韻文的幾篇可以看出兩種歌唱的情形：一種如西山一窟鬼雜用各種散詞，一種是如本篇用鼓子詞。由此可以說明：宋代說話人小說一家也採用鼓子詞的伎藝和樂曲，而這篇所以列入小說的話本的原因就不難明白了。

鼓子詞是反覆地用同一詞牌，自然不免單調，等到複雜而多變化的新樂曲繁盛以後，它就衰亡，所以南宋以後敍事鼓子詞就絕跡了。

第三是覆賺。賺詞是起源於北宋而盛行於南宋的伎藝。它的得名，據耐得翁都城紀勝（不分卷）說：「賺者，悞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它的起源、發展和特色，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的記載最爲詳實：

唱賺在京師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間有〔用〕〔爲〕纏達。紹興

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揚處也)，遂撰爲賺。……凡唱賺最難，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接諸家腔譜也。(都城紀勝文字略同)

初期的賺詞是起源於北宋(年代未詳)汴梁的樂曲，有纏令和纏達兩類。到了南宋紹興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勾闌伎藝人張五牛吸取了一種叫鼓板(這是北宋崇寧至政和間〔一一〇二——一一一七〕汴梁街市流行的鼓、笛、拍板合奏的曲藝，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伎藝的動蕩和繁複變化的音節的特長，重新改造了賺詞。這後期的賺詞兼收各種樂曲的唱法合而爲一，異常好聽，而詞句又通俗(沈義父樂府指迷)，很能吸引聽衆，所以成爲南宋最流行的民間樂曲，爲市民和小市民們所愛好。而臨安勾闌的專業伎藝人有三十二人之多(夢粱錄卷二十及武林舊事卷六)，除小說一家(五十七人)外，其他伎藝都不及它興盛；他們的行會叫遏雲社(見都城紀勝等書)。有名的「書會先生」李霜涯就是做賺詞的能手(武林舊事卷六)。

賺詞的歌唱以鼓、笛、拍板爲主(事林廣記戊集卷二駐雲主張)，配合絃樂(夢粱錄卷二十及癸辛雜識別集下)。唱者自擊鼓和拍板(駐雲主張及遏雲要訣)，類似現在唱大鼓的情形。

賺詞的作品有選唱賺詞一種(明文淵閣書目卷十)，已經散佚，疑是宋人所作。現存的只有元陳元靚羣書類要事林廣記戊集卷二所收南宋人詠蹴踘的一套圓社市語。它用〔中呂宮〕曲〔紫蘇丸〕、〔縷縷金〕、〔好女兒〕、〔大夫娘〕、〔好孩兒〕、〔賺〕、〔越恁好〕、〔鶻打兔〕、〔尾聲〕九首，除〔好女兒〕一首不見後

來曲譜外，其餘都屬於中呂宮。這合九曲以詠一事，有引子和尾聲，一韻到底，是後來南北曲聯套的始祖。這僅存的一套並非敍事的講唱文學。

敍事的是覆賺。都城紀勝說：「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是以男女私情及戰爭的故事爲題材的。耐得翁都城紀勝的自序署端平二年（一二三五），他所謂「今又有覆賺」是指：紹興間張五牛大夫改造賺詞以後，端平二年以前，卽覆賺的產生是一一六二年到一二三五年的七十多年間的事。這類沒有作品流傳，不知是否有講說的散文。假如沒有，那就同季布罵陣詞文及清代子弟書一樣，成爲講唱文學的附庸了。

賺詞始於北宋，但南宋時纔盛行，全部歷史只有二百年左右（覆賺更短，至多約一百年）。元代胡正臣雖然熟習賺詞，那只是當作古樂曲看待的餘波（見錄鬼簿）。但賺詞的重要性，不在於它的歷史長短，而是對金元諸宮調和元代南北曲的重大影響。

賺詞是聯合同一宮調若干首不同牌子的樂曲構成，比那反覆地用同一牌子的鼓子詞，顯然是進步的；但就僅存的一篇圓社市語來說，它還是停留在聯成一套爲止的地步，覆賺至少也有兩套。

第四是諸宮調。所謂宮調是從隋唐燕樂的二十八宮調而來，但到了金代說唱諸宮調時只用了其中十六個宮調。諸宮調是因它聯合許多不同宮調的樂曲（詞或曲）而得名的伎藝，所以又叫「諸般宮調」（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二十九回）。宋代諸宮調沒有標本可見，據金元的作品推測宋代原始諸宮

調的構成法，它的基本方式當是：以各個宮調的隻曲（一曲獨用）爲單位（如西廂記諸宮調的四十五支隻曲獨用，張協狀元南諸宮調用不同宮調曲五支，都不用尾聲），或一曲一尾爲一套（金代諸宮調的基本方式）。在歌唱時唱完一個宮調的一兩支曲後，就改唱另一個宮調的曲子，所以它在初期是宮調變化很快，很多的樂曲（得名也與此有關），而每套也很短（西廂記一八八套中有一四五套是用上列二種方式的）。宋代是純粹用詞調的初期諸宮調。

它在當時的樂曲中是最豐富而複雜，是以其他樂曲爲基礎而發展的。它的進步性從兩方面表現出：（一）當時流行的小型樂曲的傳踏、鼓子詞，大型樂曲的大曲、法曲都是反覆用同一調子，以同一詞調聯成一遍，而它是除一曲一尾等基本方式外，又有少數是聯合同一宮調的各種詞調爲一套（據賺詞聯套推測必有少數聯套是這樣，至金代聯多曲爲一套更不是罕見的）；（二）賺詞雖也聯合同一宮調的各種詞調爲一套，但只以一兩套爲止，而它是聯合不同宮調的隻曲和許多套爲一整體。如果沒有其他樂曲做基礎，它的發展和進步是不可能的。

諸宮調的創始是在十一世紀的北宋時。王灼碧鷄漫志卷二說：

熙寧元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有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

（通行本作「熙豐元祐」，疑誤）

它是在宋神宗熙寧元豐間（一〇六八——一〇八五）所創始的。又據都城紀勝說：「諸宮調，本京師孔

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這孔三傳也是汴梁勾闌中的說唱伎藝人。他的生平也無可說明，只知道他在崇寧大觀間（一一〇二——一一一〇）還和耍秀才同在勾闌說唱諸宮調（東京夢華錄卷五），而三傳也是樂人的綽號（劉智遠諸宮調說李三傳是因「多知古事，善書算陰陽，時人美呼三傳」而得名）。他和後來改造賺詞的張五牛同是宋代樂曲伎藝人中的能手，根據舊樂曲改變爲新樂曲。諸宮調在他創始時就是有說有唱的敍事的講唱文學，以歷史的事件和傳奇、靈怪爲題材。勾闌中說唱的樂曲伎藝，本是以市民、小市民爲主要對象，但孔三傳的說唱「古傳」也爲士大夫階層所傾倒。

它在南宋遠不及賺詞興盛，臨安專業的伎藝人只有五個（夢粱錄卷二十和武林舊事卷六）。南宋的雜劇（雜耍）有諸宮調霸王、諸宮調卦鋪兒二種名目（武林舊事卷十），但不知是否敍事的說唱。紹興間改造賺詞的張五牛，據元人楊立齋的哨遍散曲說，他曾做雙漸蘇卿諸宮調（「張五牛創製似選石中玉」，見太平樂府卷九）。這是僅有的一部宋代作品名目，但原書已散失無存了。南宋的諸宮調流行以後，替元代南諸宮調播下種子。這時，在金人統治的北方也還保存汴梁說唱諸宮調的風氣，後來產生了另一系統的北諸宮調。

宋代諸宮調的歌唱是用鼓板一套樂器（有笛子），若不用鼓板，就敲盞（水盞）打拍（見夢粱錄卷二十），唱者自己擊鼓（夷堅支志乙集卷六）。

在金代產生了無名氏劉智遠諸宮調和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兩部弘偉作品。金代諸宮調是從宋代

諸宮調的基礎上更加發展的。它的聯套除一曲獨用及一曲一尾外，又有二曲或多曲一尾（最多有十五首）的方式，如西廂記一八八套中四三套就是如此。這樣，每套中曲數就增加了。宋代作品雖沒有見到，但每部似不會太長，而西廂記就有一八八套，殘本劉智遠也有七五套。這兩部都是詞曲過渡體，它們和詞曲各有同異的地方。和詞相同的是：每首曲辭大抵有後疊（二疊、三疊至四疊），而曲通常是不用後疊（如果用也必改爲獨立的前腔或么篇）；又「寒間」、「鶯端」、「先元」三韻可以通叶，而曲韻的「寒山」、「桓歡」、「先天」却不能通叶。和曲相同的只是其中一部份曲辭不用後疊。這說明它們是繼承詞的衣鉢而向曲體發展的，是中期的諸宮調。所用的曲調除大曲、詞調和宋金時流行的小樂曲外，又受了賺詞巨大影響，它既襲用了初期賺詞的纏達和大量的纏令，又用了後期賺詞的「賺」。

這時作品的篇幅是異常弘偉的，除散文不計外，樂曲至少也在一百數十套以上。全書既長，就分成許多則，如劉智遠就分爲十二則（西廂記經過明人改編，只分爲兩卷或四卷）。它的題材也和宋代說話相同，有小說（雙漸趕蘇卿等）、講史（三國志等）、講經（八陽經）三類，而以小說和講史爲主。

元代作品有商道（正叔）改編宋張五牛的雙漸蘇卿諸宮調（太平樂府卷九楊立齋哨遍散套及青樓集）和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但這兩部元代初葉的作品都已散佚，只是後者還存有殘文。就天寶遺事（趙景深輯）所存的五十五個整套看，其中有四十二套是用三曲至六曲構成，而最多用十八支曲，這樣，每套的曲數是比金代更多了。所用曲調和元曲完全一致，也全部不用後疊。這以曲調構成的後期

的諸宮調，它與元散曲和雜劇的樂曲的聯套完全一致。而商道改編雙漸蘇卿諸宮調的原因，從這兒也可得到說明。他因爲那宋代舊本是以有後疊的純粹詞調所構成，而每套又很短，不合於實際歌唱，因而就改用沒有後疊的純粹曲調，增加套中曲數，適應當時歌女的需要。到了元代末葉，說唱諸宮調還有：趙眞眞、楊玉娥、秦玉蓮、秦小蓮四個專業的女伎藝人（青樓集），而胡正臣還能唱西廂記全部（錄鬼簿），但已是稀有的事。因爲元代樂曲的支配形式是演唱的雜劇，而諸宮調的說唱已處於從屬地位了。

金元諸宮調的歌唱情形，在元石君寶諸宮調風月紫雲庭雜劇和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都有具體的描繪。它是由說唱者自擊鑼和拍板打拍，和宋代用鼓板一套樂器不同。旁邊又有以琵琶或箏的絃樂伴奏，這在楊立齋鷓鴣天詞（太平樂府卷九）有明確的記載：「烟柳風花錦作園，烟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首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啼玉靨，咽冰弦，五牛身後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到眼前。」所以後來明清人稱爲「搊彈詞」。

在元代曲分爲南北時，諸宮調也有南北之分。南諸宮調是南宋諸宮調在南方播下的種子，以南曲構成。元張協狀元南戲開場有末色所唱南諸宮調一段，是借它做「家門大意」用的。這段是用〔仙呂〕引子〔鳳（奉）時春〕，不知宮調引子〔小重山〕，〔越調〕引子〔浪淘沙〕，不知宮調的〔犯思園〕、〔商調〕引子〔遶池遊〕五曲相聯，每首一韻。這是用各宮調的隻曲構成的，不成爲套曲，必是宋代諸宮調的最

原始形式的殘餘物。

元雜劇興盛後，說唱諸宮調的伎藝就日趨衰亡，到元末西廂記諸宮調已是「罕有人能解之者」（輟耕錄卷二十七）。在明代它是死亡了的伎藝，卽使如張元長所記他父親幼時所見的「一人援弦，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梅花草堂筆談卷五），那只是偶一爲之的自我作古，和金元時一人說唱的眞實情形不合。實際上明代人連諸宮調的名稱都不知道。如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古學彙刊何徐曲論本不分卷）稱西廂記爲「說唱本」，已說不出它的本名。徐渭評本西廂記也稱它爲「彈唱詞」。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又說它是「金人詞說」，這又是以明代或元明的稱謂硬加在諸宮調頭上的。而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說它是「搊彈院本」，更是捏造，他把諸宮調當作歌舞和調笑的雜耍看待了。

元代樂曲系講唱文學，除諸宮調外，還有下列兩類：

第一是「馭說」。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六鷓鴣引贈馭說高秀英詞：

短短羅衫淡淡粧，拂開紅袖便當場。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談霏玉有香。田（由）漢魏，到隋唐，誰敎若輩管興亡。百年總是逢場戲，拍板門鎚未易當。

詞爲讚揚女伎藝人而作。第三句稱讚她的歌唱，第四句稱其講說，明是有說有唱的講唱文學。從下闋首二句知道所說唱的題材是講史，並非是只說不唱的平話一類，因爲前面既說明有歌唱，而下面又明說用「拍板門鎚」來擊拍。「馭說」未見其他文獻，不詳其意義。疑「馭」有駕馭意義，如都城紀勝所謂

同異。

「驅駕虛聲，縱弄宮調」。如解釋不誤，它也是用樂曲構成的。沒有作品流傳，不能說明它和諸宮調的

第二是說唱貨郎兒。所謂貨郎兒是宋元以來往來城鄉販賣日用雜物和婦女用品及玩具的挑担小商販，沿途敲着鑼或搖着蛇皮鼓（以上見宋王明淸揮麈三錄卷二及元陶宗儀輟耕錄卷八，孟漢卿張鼎智勘魔合羅雜劇首折等），唱着物品的名稱，有叫聲、吟哦的腔調，如宋代的各種叫聲是「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夢粱錄卷二十）。後來所唱的調子定型化了，成爲〔貨郎兒〕或〔貨郎太平歌〕、〔貨郎轉調歌〕的樂曲。如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七十四回記貨郎兒歌唱說：「衆人看燕靑時……扮做山東貨郎，腰裏插着一把串鼓兒，挑一條高肩雜貨担子。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裝做貨郎担兒，你且唱個山東〔貨郎轉調歌〕與我衆人聽。」燕靑一手撚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貨郎太平歌〕，與山東人不差分毫來。衆人又笑。」從這項記載更可證明這曲調是由叫賣聲調而來。但小說中沒有記錄歌詞，不知道除叫賣物品外，是否也有抒情、敍事的歌曲。而〔貨郎轉調歌〕（〔貨郎太平歌〕）則是山東職業貨郎兒的創作，唱時以鼓、板節拍。這貨郎兒自己所唱的樂曲，終於成爲一般的曲調，隸屬於〔正宮〕，應用於散套（見樂府新聲卷下）及雜劇（楊顯之臨江驛瀟湘夜雨及蕭德祥楊氏女殺狗勸夫第二折各用一支）。而在雜劇中又可連用三支（明朱有燉福祿壽仙官慶會第二折）或九支（見同人關雲長義勇辭金第四折），叫「三轉」或「九轉」；而每支句式又各有異同，所以又叫「轉調」。至於元明無名

氏風雨像生貨郎旦第四折所用換韻的九支,是作爲插曲夾在〔南呂一枝花〕套中(和套中三支正曲不同韻),來表現說唱伎藝的,它和朱有燉作品完全不同。它成爲固定的樂曲後,向着兩方面發展:一是和舞伎等配合,成爲宋明隊舞、社火中的「貨郎」(武林舊事卷二及雍熙樂府卷一、卷十三)或雜耍伎藝的「調百戲的貨郎兒」(金瓶梅詞話第八十八回)。另一是用〔貨郎兒〕的民間樂曲和散說配合作爲敍述故事之用,成爲說唱貨郎兒的伎藝。

說唱貨郎兒也沒有作品可見,只是從風雨像生貨郎旦雜劇中間接地看到大概情形。劇中第四折記做場說唱云:

(副旦做排場敲醒睡科)〔詩云〕烈火西燒魏帝時,周郎戰鬥苦相持;交兵不用揮長劍,一掃英雄百萬師。這話單題着諸葛亮長江舉火燒曹軍八十三萬,片甲不回。我如今的說唱是單題着河南府一樁奇事。(唱)〔轉調貨郎兒〕也不唱韓元帥偷營劫寨,也不唱漢司馬陳言獻策,也不唱巫娥雲雨楚陽台,也不唱梁山伯,也不唱祝英台。(小末云)你可唱甚麼那?(副旦唱)只唱那娶小婦的長安李秀才。

下面用〔貨郎兒〕八支和散說夾說夾唱地敍述李彥和因娶娼妓張玉娥而家敗人亡的故事。又〔梁州第七〕曲記說唱人張三姑的自述云:

……又不會按宮商品竹彈絲,無過是趕幾處熱鬧場兒,搖幾下桑琅琅蛇皮鼓兒,唱幾句韻悠悠信口腔兒。一詩,一詞,都是些人間新近希奇事,紐捏來無詮次。倒也許會動的人心諧的耳,都一般喜笑孜孜。

又敍脚本的來源說：

（副旦云）哥哥你放心。張㰌古那老的爲俺這一家兒這一樁事，編成二十四回說唱。

從上面看來，這是有說有唱，唱詞用「貨郎兒」曲九支，做場時打着搖鼓，開呵時有定場詩，全部有二十四回：這些都和一般講唱文學符合。唱的〔貨郎兒〕是當時民間流行樂曲，全部都用這一樂曲，所以叫「貨郎兒」。正如現在江蘇流行的「賣梨膏糖」是因爲全部用賣梨膏糖所唱的調子而得名。〔轉調貨郎兒〕九支都是長短句式，所以它不是詩讚系統，而是樂曲一系的。又和鼓子詞一樣，始終用同一調子。又每首一韻，是聯合同調的隻曲構成，不成爲一套，和賺詞、諸宮調以同一宮調的若干不同調子聯成一套的情形不同，更不像諸宮調聯合許多套曲構成全部。所以它是民間流行的小型的講唱文學的形態。樂曲雖然簡單，但很樸素，又便於歌唱，只用打擊樂器的鼓擊拍，不用管絃伴奏，雖然是只可節拍不能節制旋律，但這正是民間音樂的特色。又第四折〔一枝花〕曲說：「雖則是打牌兒出野村，不比那吊名兒臨勾肆。」是不入勾闌做場，只在農村中「趕幾處熱鬧場兒」，確是元明間流行於農村的民間伎藝，和市民及士大夫階層所喜悅的諸宮調是迥異其趣的。而從事說唱「貨郎兒」的人，反而被當時市民賤視，如劇中破產的當舖主人李彥和知道家中乳母張三姑以唱「貨郎兒」爲生，認爲這賤伎是辱沒家門，所以劇中第三折李彥和的白說：「我是有名的財主，誰不知道李彥和名兒？你如今唱貨郎兒，可不辱沒殺我也！」「我與人家看牛哩，不比你這唱貨郎兒的生涯這等下賤！」

明代的樂曲系講唱文學雖有下列三類，然而它們本身都不是屬於樂曲系講唱文學範圍以內，而是屬於詩讚系講唱文學或一般的樂曲，但其中又有一兩種作品或伎藝却又是用樂曲和散文構成的敍事的講唱文學。

第一是陶眞。它是從宋代到淸代一直流行的南方的講唱伎藝，而韻文一般也是用詩讚（詳下節）。但在明代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前後，又產生了用樂曲的陶眞，這只有明萬曆崇禎間人秦淮墨客輯的陶眞選粹樂府紅珊集一部作品。這書是十多年前友人李家瑞先生在杭州書肆發現，因缺首冊沒有買回。據他說，原書計四冊，十六卷，選錄當時流行的說唱陶眞若干種；其中的樂曲是用南北曲，類似後來有曲牌的吳音系彈詞，和通常用詩讚體的陶眞不同（見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圖書評論）。把宋代以來所用的七言詩讚改爲流行的南北曲是受了當時樂曲影響而發展的，這是由單純形式到複雜形式的發展。陶眞選粹的編者秦淮墨客是紀振倫的別署。振倫字春華，里貫和生平都不詳，著有：七紅寶釧記，八黑劍舟記、武侯七勝記、葵花記、西湖記等傳奇，又曾修訂殺狗記、霞箋記、八義雙盃記傳奇及楊家府演義小說，也是明代從事俗文學的文人。

第二是敍事樂曲道情。道情本是道士所唱的宣傳、歌頌道教或道家思想的樂曲。唐代已有「九眞」、「承天」等道曲（唐會要卷三十三）及募化的道情（段常續仙傳記藍采和持拍板唱「踏踏歌」）。宋代又創製了漁鼓（宣政雜錄），爲道情的主要打拍的樂器。宋金元時，一方面有道士和文人作的詞或散曲

的道情，一方面又有道士和乞食者的通俗宣傳的道情。以上這些都不是敍事的道情。敍事的道情在明代才流行，主要的是敍述道教故事，作爲勸世的說教。這類如李翊戒菴老人漫筆卷五所說的藍關記詞說（詳下），金瓶梅詞話第六十四回所記兩個唱道情的搗刺小子唱韓文公雪擁藍關和李白好貪杯（但唱者已由道士變爲歌童），這幾種雖是敍事的，但未見作品，不知道韻文是用詩讚或是樂曲。現存兩種明代莊子嘆骷髏作品就不相同：一是用詩讚（詳下），而另一是用樂曲。明末清初丁耀亢的續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排印删節本）錄道士說唱的莊子嘆骷髏一篇，敍莊子救活骷髏武貴後反遭誣陷，他又以法術使骷髏復現原形。篇中除散文說白外，有韻文十段，未註曲牌，似非詩讚。查首段引子是〔鷓鴣天〕，第二、三、五三段是襲用張祿詞林摘艷丙集明呂景儒原作寧齋增補的莊子嘆骷髏〔般涉調・哨遍〕散套內〔二煞〕至〔四煞〕三支，其餘六段的句式也確是同調曲子。但前面既沒有〔耍孩兒〕，每段用韻又不一致，可證不是套曲，而是聯合小令構成，又誤以〔煞〕曲爲〔耍孩兒〕。清黃文暘曲海目（附於揚州畫舫錄卷五）著錄清無名氏藍關道曲一種，下註：「皆〔耍孩兒〕小調」。這是用〔耍孩兒〕小令組成的樂曲系道曲敍事道情（曲海目雖列於傳奇類中，但既名爲道曲，似不會爲代言體的戲曲）。續金瓶梅雖作於清初，但道情中已有襲用舊曲之處，必是傳唱很久而又常有修改的本子，丁耀亢就是據這類本子迻錄的。明天啓時已有杜蕙改編的另一部詩讚本（詳下），間接可以說明這本的來源也不會很晚。又日本舶載書目著錄明紫微山主人雲霞子輯新鐫龍項義釋說唱十二度韓門（湘）子四卷，也是講唱的道情，疑是樂

曲系作品。說唱道情用漁鼓、簡板節拍，也是不能節制旋律的，樂調也就單純。

以上兩類樂曲是以南北曲或純北曲構成。

第三是敍事蓮花落。它是源出隋末唐初僧侶募化時所唱的〔落花〕曲子(續高僧傳卷四十)，唐五代時叫〔散花樂〕，在敦煌雜錄下輯中還保存三篇，都是宣傳佛教教義的。到宋代纔有貧人歌唱(羅湖野錄卷二)，成爲乞食詞的蓮花落。在元代流行很盛，元人雜劇如杜蕊娘智賞金線池，李亞仙詩酒曲江池等都有記載，特別是四季蓮花落一類在元明間最爲流行，如朱棣御製諸佛名經及名稱歌曲兩書中收有〔四季蓮花落〕的佛曲二百五十四支，而朱有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及徐霖(?)繡襦記第三十一齣繡襦護郎也各有〔四季蓮花落〕。此外在天然癡叟石點頭卷六乞丐婦重配鸞儔及周履靖錦箋記第十一齣詒婚也錄有明代蓮花落的樣品，而後者還有各種名目：

(小旦)要打，你曉得甚麼？(淨)三貞九烈、二十四孝、十二月花名。(丑)還有新編好姻緣惡姻緣。(旦)就把新編的唱一唱。

下面記有好姻緣惡姻緣的歌詞，它和上列各種都不是敍事的蓮花落。

從一般蓮花落的基礎上又產生了明代敍事蓮花落一類。凌濛初南音三籟卷首載譚曲雜箚論明代作曲的現象說：

元曲源流，古樂府之體，故方言成語沓而成章……一變而爲詩餘集句……再變而爲詩學大成……忽又變而

「文詞說唱」，胡謅蓮花落，村婦惡聲，俗夫褻語，無一不備矣。

其中第三項是指措辭通俗一類的曲，比擬爲他所鄙視的「文詞說唱」的蓮花落。按明人所謂「文詞說唱」實際就是詞話、彈詞(詳下)的講唱文學。這類說唱有用蓮花落樂調的，如琵琶記第十七齣義倉所記「陶眞」就用這調子。而蓮花落也可做敍事之用。明代敍事蓮花落，所見的只有一例，卽萬曆間無名氏鳴鳳記第二十三齣拜謁忠靈中外色胡義扮乞丐所唱的一段。淸代有百本張抄本的摔鏡架等(北平俗曲略)，且演變爲演出的戲曲和敍事的太平歌詞、竹板書的伎藝。直到現在北方傳唱的「什不閑」中還有半敍事半代言的蓮花落歌唱着。這類敍事蓮花落通常不用散說，和子弟書及牌子曲相同，也是講唱文學的附庸。它通常雖是用七言詩讚，但歌唱時有特殊腔調及和聲，仍是樂曲一類，但比其他樂曲簡單。它和元代貨郎兒同是用俗曲，而與明代用南北曲的陶眞是不同的。

三　詩讚系講唱文學(上)：涯詞和陶眞

詩讚一系是直接繼承唐代俗講偈讚詞的衣鉢，一直流傳到現在。宋代詩讚系講唱文學有「涯詞」和「陶眞」兩類。它們都沒有作品流傳，只能據文獻作間接考察。西湖老人繁勝錄(涵芬樓祕笈三集本，不分卷)記臨安瓦市伎藝說：

「唱涯詞只引子弟，聽陶眞盡是村人。」

這簡略的兩句話還是宋代文獻中僅存的一條。他並未說明兩種體製和題材的差別，只是說陶眞的聽衆是農民，而涯詞是子弟。但意味着他的語言，似說涯詞題材偏重男女相戀的煙粉、傳奇的故事而文詞或稍雅馴，所以爲城市中「郎君子弟」們所喜；而陶眞的題材和文詞更爲通俗，因而爲農民所愛好。下面分別說明兩者情形。

涯詞又作「崖詞」，是由於記音字而生的字形差異。它並見於耐得翁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粱錄兩書的傀儡戲項下。都城紀勝說：

> 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

夢粱錄卷二十云：

> 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其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

兩書所述大體相同，說傀儡戲的話本，有的如說話人講說的講史書（題材），有的同宋代雜劇（雜戲）用詞調，有的用涯詞（後兩項指唱詞）。涯詞雖沒有發現例證，但據宋代影戲詞、傀儡戲詞可以推斷大概。影戲唱詞是用六言或七言的詩讚詞：張協狀元南戲中有保存影戲詞原來句式的〔大影戲〕的牌子，就是用六、七言的詩讚；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說中興碑詩爲「弄影戲語」，是兼指措辭和七言句式。傀儡

戲所用的涯詞也是以七言詩讚爲主，如西廂記諸宮調卷四（傀儡兒）兩支就是如此，它和陶眞同屬詩讚系統。但傀儡戲所用的唱詞是有詞調和詩讚兩類，所以夢粱錄分別說明。又夢粱錄卷二十說影戲「立講無差」，是且說且唱的。疑涯詞也和影詞同是講唱的。按傀儡戲既是戲曲，所用的底本應該是「劇本」或「脚本」，不應稱爲話本。它所以稱爲話本，是因爲它的本子不是用第一人稱代言體的劇本，而是用第三人稱的敍事體。這說明傀儡戲雖是演出的戲曲，但仍然用說唱的本子，這和後來演唱的灘簧、影戲的一部份脚本用敍述體完全相同。都城紀勝等書所說傀儡戲用涯詞，只是說採用涯詞的腔調句式和體製，而兩者並非一物。

宋代陶眞既然爲農民所愛好，其來源也當是產於農村。陸游陸放翁詩集前集卷九（劍南詩稿列卷三十二）小舟遊近村三首之三云：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詩作於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居故鄉山陰時，所記也是山陰農村的事。盲翁所說的故事就是南戲趙貞女蔡二郎和琵琶記的先河。詩未明說是陶眞，這浙東的民間伎藝和臨安市中流行的疑是一物。果是如此，陶眞當是產於農村，後來才流入城市的。這詩所記正是當時說唱陶眞的具體情形，和明代城市中的盲女彈琵琶唱陶眞稍有差別。

陶眞的具體例子，現在所見的資料都是元明人的記載。第一是元末高明琵琶記（六十種曲本）第

十七齣義倉的淨丑對白：

（淨）……大的孩不孝不義，小的媳婦逼勒離分，單單只有第三個孩兒本分，常常將去了老夫的頭巾，激得老夫性發，只得唱個陶眞。（丑）呀！陶眞怎的唱？（淨）呀！到被你聽見了。也罷，我唱你打和。（丑）使得。（淨）孝順還生孝順子，（丑）打打哈蓮花落。（淨）忤逆還生忤逆兒，（丑）打打哈蓮花落。（淨）不信但看簷前水，（丑）打打哈蓮花落。（淨）點點滴滴不差移！（丑）打打哈蓮花落。

第二是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二所記：

閭閻淘眞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佑）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

第三是明周楫西湖二集卷十七劉伯溫薦賢平浙的入話：

那陶眞的本子上道：「太平之時嫌官小，離亂之時怕出征。」

前面三例，七修類稿和西湖二集所記是陶眞的一般情形，而琵琶記一例最爲特別。據第一例，陶眞是：（一）除七言詩讚外，又有蓮花落的和聲，因此發生了陶眞和蓮花落是一是二的問題。（二）它是七言四句的簡短的勸世歌，不是敍事的，又沒有散說，因此又可肯定它不是講唱文學。關於第一點的答覆是：陶眞和蓮花落不是一物，只是陶眞借用蓮花落的歌唱，卽借用它的腔調及和聲，正如陶眞也

可借用南北曲一樣(見上節引陶眞選粹)。我們從下面將可知道陶眞的常型是七言詩讚，並不用和聲，琵琶記一例只是借用而已。在民間伎藝中，假借、襲用，本是常見的事，如張協狀元南戲開首借用諸宮調，現在的大鼓插用皮簧腔調。這都是由於民間伎藝人爲了達到他們歌唱的新穎和變化的目的而互相模倣、吸收所生的結果。陶眞所以借用蓮花落，也不外由於模倣或吸收。關於第二點是：從下面可以知道陶眞在明代確是敍事的講唱文學，而琵琶記所引是非敍事的短歌，所以它也如賺詞一樣有敍事和非敍事兩類。但它在戲曲中只是作爲淨丑的諢唱，和聲或是因對唱加入的。

據第二、三兩例，可以確信陶眞是用七言詩讚。西湖二集所引的兩句當是陶眞中常見的句子。七修類稿改作「淘眞」也是因記音之字，故無定形。所引唱詞兩句是每本開頭例用的話，和後來純韻文敍事唱本中所用「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完全相同。這證實陶眞確是敍事的，因爲這兩句是敍事的開端，藉以引起下面所要敍述的故事。再據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唱古今小說、平話」，留青日札「自幼學習小說、詞曲」，蓉塘詩話卷二「演說古今小說」，更可說明是敍事的，又和後世彈詞同是以唱爲主的。以上從明代文獻間接證明宋代陶眞的體製和句式。

上面所引繁勝錄是記載南宋時的陶眞，而明人却以爲早在北宋汴京時已有陶眞了。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記明代陶眞說：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眞。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瞿宗吉

〔佑〕過汴梁詩云：「歌舞樓台事可誇，昔年曾此擅繁華。尙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其俗殆與杭無異。

後來清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一又轉引這條，也斷定起於北宋；而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帙待檢），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一，又是轉錄田氏所記。按「汴京遺俗」的說法雖近於懸測，但陶眞的伎藝旣流行於南宋的臨安，不能說北宋的汴梁沒有流行的可能。

至於涯詞和陶眞名稱是宋代的闤闠間流行的市語，不知道得名的緣故，不能妄加說明，姑且存疑。這類市語本是隨時改變，在當時雖有解說，但到後世失去命名意義就要隱晦了。而它們不易解釋也不下於經典，經典方面還有訓詁做依據，宋元的方言、市語是全靠例證來說明；而這兩個名稱到現在還沒有發現例證。

陶眞在元代，只有琵琶記一例，但又是非敘事的借用蓮花落的和聲的。它在明代就很流行，特別是南方的杭州。除上引諸書外，又田藝衡留青日札（紀錄彙編摘鈔本列卷二，非原書面目）記杭州盲女說：

曰瞎先生者，乃雙目瞽女，卽宋陌頭盲女之流。自幼學習小說、詞曲，彈琵琶爲生。多有美色，精伎藝，善笑謔，可動人者。……

雖然沒有明說是陶眞，但所記爲杭州事必是陶眞無疑。據田氏父子的記載，這時是以琵琶伴奏，說

唱的瞽者男女都有，但以盲女爲多。如果陸游的詩確是指宋代陶眞，它這時和宋代就顯然不同了。它長期流行城市以後，就改變了樸素風格：由打擊樂器的鼓改爲節制旋律的弦樂；由盲翁漸改爲盲女，而且又色藝並重。這時它並非以農民爲對象，而是以市民甚至「大家婦女」（見留青日札）做聽衆了。

這時的唱詞也有兩種不同的變化：一方面是把原有的詩讚改爲南北曲，如紀振倫所輯陶眞選粹樂府紅珊集，這在形式上是由簡單趨於複雜的發展，但主要的是歌唱方面受了流行樂曲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把陶眞本子的詩讚删除，成爲閱讀的散文小說。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說：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眞。……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峯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這幾種明人的「近世擬作」，通常認爲是散文本，但細看志餘全文是指瞽者說唱陶眞的本子，而陶眞本子據七修類稿和西湖二集的例證確是用七言詩讚的。上列的五種名目中的濟顛疑是晁瑮寶文堂書目中紅清難濟顛，但已經散佚，不知道它的文體。其餘現在都有傳本，如：清平山堂話本和古今小說三十卷五戒禪師私紅蓮，古今小說二十九卷月明和尙度柳翠，警世通言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鎭雷峯塔，熊龍峯刊本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四種，都是散文本，自然不是盲女彈唱的詩讚本子。而這類散文本正是由說唱的陶眞本子改編的，也如販香記詞話和蘇知縣報冤唱本改爲散文小說（詳下）一樣。這是由於改編的文人鄙視民間說唱陶眞的本子而奮筆删削的，如綠天館主在古今小說敍所說：「然如翫江樓、雙

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據上述，這雙魚墜記最初便是陶眞本子。他們認爲用通俗詩讚的唱詞是鄙俚的，要改爲適合士大夫和市民口味的散文小說。

到清代中葉，陶眞還在杭州和南京流行。李調元童山詩集卷三十八弄譜百詠（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作）之十三云：

> 曾向錢塘聽琵琶，陶眞一曲日初斜，白頭瞽女臨安住，猶解逢人唱趙家。

題作：「聞書調一名陶眞。」按「聞書調」名稱很新奇，未見清人記載。據范述祖杭俗遺風杭州稱彈詞叫「文書」，現在兩浙也有同樣名稱，如「四明文書」就是寧波彈詞。這「聞書」必是「文書」的誤寫，正和詩中誤「八角鼓」爲「芭蕉鼓」是一樣的。又捧花生畫舫餘談（不分卷，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年作）記南京孔廟前百戲說：

> 起泮宮（孔廟）前至棘院（貢院）止，值晴明，百戲具陳，如：……三棒鼓，十不閑、投狹、相聲、鼻吹、口歌、陶眞、撮弄丸，可以娛睎聽者，翹首伸頸，圍如堵牆。

按李詩所指確是彈詞無疑，但餘談所指却不明白，但也不外彈詞或純韻文的唱本。陶眞和彈詞同是用七言詩讚的講唱文學，兩者只有名稱的差異。據上列史料，陶眞是宋明間南方的江南和兩浙一帶稱講唱技藝和文學的名稱，清代只偶一使用；而彈詞是從明代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間到現在江

浙一帶稱講唱技藝和文學的名稱(見下)；但在明代還未統一，清代就用彈詞專指南方的講唱文學。就歷史的發展說，宋明的陶眞是彈詞的前身，而明清的彈詞又是陶眞的綿延，兩者發展的歷史是分不開的。

宋代雖有種種名稱不同的講唱文學，但並沒有一種叫「詞話」的。然而明末和清初人却以爲宋代有詞話的名稱。如明錢希言桐薪卷三說：「宋朝詞話燈花婆婆第一迴載：『本朝皇宋出三絕。』」(清呂種玉言鯖卷上文略同)又錢氏獪園卷十二二郎廟條說：「宋朝有紫羅蓋頭詞話，指此神也。」清初錢曾也是園書目卷十著錄燈花婆婆等「宋人詞話」十二種。據這三項記載，似乎宋代又確有詞話的稱謂，然而經過仔細考察，却不能輕易相信。按紫羅蓋頭和燈花婆婆兩篇話本在明末清初間還存在(除上引文獻外，又見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和楊定見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發凡，馮夢龍新平妖傳首並引入燈花婆婆)，所以錢曾能收藏著錄。但是這話本是否明題「詞話」？又是否確爲宋本所有？那是很可疑的。以明刊宋人話本爲證，其中並沒有註明「詞話」的。醒世恆言三十三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只註「宋本」，警世通言七卷崔待詔生死冤家和十四卷一窟鬼癩道人除妖也只題「宋人小說」。即使註明是詞話也不能證明確是宋人所註，如也是園書目明題「宋人」顯然是宋以後人所加。而最主要的是宋代並不用這個名稱，宋人記載說話和諸雜伎的書，如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醉翁談錄中

都沒有說唱詞話一項的伎藝名稱。考詞話名稱的使用是始於元代（見下節），元明兩代最爲通行。因此，可證所謂「宋人詞話」決非宋人的自稱，而是明清時人以元明兩代沿襲的名稱加於宋人話本之上。這雖然不是錢希言和錢曾二人的杜撰，但也確未考實。

在元明文獻中，又有說宋金時有「詞說」的稱謂。如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五說：「宋有戲曲、唱諢、詞說。」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說：「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按詞說的名稱也是始見於元代文獻，元明人偶然有用它代替詞話的，但也不見於宋金文獻中。陶氏所指，不知道是那一類，疑是指小說；而胡氏確是指諸宮調，這是由於明人已經不知道諸宮調的本來名稱，就把元明流行的名稱加於前代的。

上述兩項雖似名實的爭辯，但如不指出明清文人混用類別不同歷史不同的講唱文學的名稱，不僅混淆了它們的歷史，也混淆了含義。如元明人所用的詞話、詞說的「詞」，是和明清的彈詞、鼓詞的詞相同，主要是指詩讚詞。要依據錢希言和胡應麟的用法，那就是指用詞調的話本和用曲調的諸宮調了。

四　詩讚系講唱文學（中）：詞話

詞話是元明時稱講唱文學的名稱，它除了增加十字句外，和陶眞並沒有什麽不同。它在元明時最爲興盛，到了明末就分化爲鼓詞、彈詞兩類。

詞話一名也和上述其他講唱文學一樣，本是技藝名稱，後來才成爲體裁或類別的名稱。如元史卷一百五所謂「演唱詞話」，明徐渭徐文長佚稿卷四所謂「彈唱詞話」，都是指伎藝而言；而大唐秦王詞話就是指類別，表示它和散說的評話的區別。至於輟耕錄卷二十五所說的「詞說」，是和詞話意義相同。

詞話的韻文唱詞是以詩讚爲主，如散見元雜劇中的元代詞話，明諸聖隣大唐秦王詞話和楊愼擬作的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就是用七言和十言詩讚的。所以詞話和明淸彈詞、鼓詞的「詞」的意義完全相同。但這稱詩讚爲「詞」的，也不始於元代詞話，唐五代俗講中的季布駡陣詞文、后土夫人詞的「詞文」或「詞」，就是指詩讚詞而言。

然而明淸人旣誤會宋代講唱短篇小說爲詞話（見前），以致後人根據這種錯誤又誤認詞話的詞是專指詩餘的詞。如王國維觀堂別集補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說：「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這是以詩詞對舉，他所謂詞便是指詩餘的詞。錯誤的根源是從錢曾也是園書目「宋人詞話」而來。但是詞話的詞，也不摒棄詩餘的詞，如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每段開首就有「臨江仙」、「西江月」等詞調。所以詞話的詞是應作「文詞」或「唱詞」的廣義解釋，旣有詩讚詞，也有各種樂曲詞，但應以詩讚詞爲主。

其次是它和「詩話」、「評話」的關係和區別。所謂詩話，只有元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種。它所以

稱爲詩話是因爲書中有不少的詩，而這類詩又是通俗的詩讚。所以它和詞話中詩讚體是同類，應屬於詞話範圍，並非和詞話對立的另一種。這書也並非如一般人所說是小說一類，而是僅存的一部講經作品。評話是以歷史故事爲題材的，如明蔣大器三國志演義序所說：「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就說明它的題材和小說不同。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史桂英演史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致舟中，爲予說道君艮嶽及秦太師事。」這又具體地說明講說三國志、五代史和宋徽宗花石綱、秦檜東窗事犯等故事是屬於演史一類；而今存的元刊武王伐紂平話等五種及五代史平話（非宋刊）的講史又明題爲平話，更有力地說明評話是以講史爲限。所以元代稱爲評話的和宋代說話的講史一家是完全一致的。評話的「評」是評論、批評的評，用詩文來批評史事；而元人寫作「平話」是省筆劃的簡寫。評話是從元代以來就以散說爲主，它的話本也以散文爲主（其中插用的韻文是念誦而非歌唱的），和講唱文學的詞話是顯然不同的兩類。直到現在江南、兩浙還是稱散說的評話爲「說大書」，而稱有說有唱的彈詞（詞話的嫡系子孫）爲「說小書」，正是元明評話和詞話分別的具體說明。元明兩代評話雖是以講史爲限，但到淸代除了講史以外，又加入小說的公案、靈怪等類，這雖是沿用元代的稱謂，內容却已有變化了。詩話、評話也不見於宋代文獻，它們和詞話同是起於元代的。

把元明的詞話和宋代小說一家相比，雖然兩者大體是一致的，但體製長短，題材和唱詞形式却各不相同：（一）宋代小說全是短篇講唱文學，元明詞話雖也是講唱文學，但其中只有短篇的快嘴李翠蓮

記和叫做陶眞的紅蓮、柳翠等四種原文和宋代小說相當；經過明人改編的一般的短篇散文小說，就不是講唱的詞話了。而詞話中又有水滸傳詞話等長篇的，它和宋代短篇小說不同。（二）宋代小說專以一人一事的故事爲題材，元明詞話中只有上列五種短篇和宋小說相同，而以李世民和唐代史事爲題材的大唐秦王詞話，以歷代史事爲題材的十段錦詞話，相當於宋代講史，不是小說。（三）現在所見的宋代小說的韻文唱詞都是用詞調的樂曲；而元明詞話是以詩讚爲主體。末了一項是兩者最大的差異所在。明清人把兩者視爲一物，便是由於不明白這幾方面的不同所致。雖然兩方面有上列幾項不同，然而兩者都是講唱技藝或文學，彼此不能完全絕緣，而是必有傳承的關係。從上列幾項差異明顯可以看出，宋代講唱的小說發展到元明詞話階段時，已有下列的種種變化：在篇幅上是由短篇發展爲長篇；題材是由一人一事的故事進展到講史的範圍；在文體上是把一部份散說的講史韻文化，又把講唱的小說散文化，而唱詞由於詞調已經不能歌唱就改用通俗的詩讚。

詞話名稱的使用是開始於元代，首先見於元完顏納丹等纂通制條格卷二十七搬詞：

> 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中書省大司農司呈：河南河北道巡行勸農官申：順天路束鹿縣鎭頭店聚約伯人，搬唱詞話。社長田秀等約量斷罪外，本司看詳：除係籍正式樂人外，其餘農民、市戶、良家子弟，若有不務正業，習學散樂，搬唱詞話，並行禁約。都省准呈。

至元十一年是元世祖前至元甲戌（一二七四），那時已有詞話的名稱，而詞話的搬唱是在大都附近的農

村中。這禁令又見於元史卷一百〇五刑法志第五十三刑法(四)禁令：

諸民間子弟，不務生業，輒於城市坊鎮，演唱詞話，教習雜戲，聚衆淫謔，並禁治之。

從禁令中可以窺見元初詞話流行的情形：小市鎮的鎮頭店搬唱詞話一次，聽衆竟達百人之多，可見當時民間對詞話的愛好之深。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論作詩禁忌俚俗，舉了兩項具體例子：

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兔園冊子。

按詩韻「人」字屬「眞」韻，「魂」字屬「元」韻，而彈琵琶說唱的人把兩部不同的韻混押起來。琵琶娘便是以說唱爲職業的婦女，所唱的「詞」或是歌曲，或是通俗的詞話。又雪簑釣叟夏庭芝青樓集(不分卷)記伎女時小童伎藝說：

善調話——即世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

按「調話」疑是「詞話」的形誤，而下面所說正是形容說唱詞話流利的神情。元好問所記是金末元初的事，夏庭芝所記是元末事。因此，可以說明從元初到元末詞話是一直流行着。

可是元代詞話也無完整的作品可見，但却有不少間接資料。

第一是散見於雜劇中的元代詞話。雜劇中常有整段的七言或十言(間用五言、八言、九言等雜言)

詩讚體的唱詞，或用「詩云」、「詞云」，或是「訴詞云」、「斷云」。它的作用主要是敍述和總結，其次是形容。如張鼎智勘魔合羅第三折「旦訴詞云」：

哥哥停嗔息怒，聽妾身從頭分訴：李德昌本爲躲災，販南昌多有錢物；他來到廟中困歇，不承望感的病促，到家中七竅內迸流鮮血，知他是怎生服毒？進入門當下身亡，慌的我去叫小叔叔。他道我暗地裏養着姦夫，將毒藥藥的親夫身故。不明白拖到官司，吃棍棒打拷無數。我是個婦人家，怎熬這六問三推，葫蘆提屈畫了招狀。我須是李德昌綰角兒夫妻，怎下的胡行亂做？小叔叔李文道暗使計謀，我委實的啣冤負屈。

又臨江驛瀟湘夜雨第四折張天覺的白：

……一者是心中不足，二者是神思恍惚，恰合眼父子相逢，正訴說當年間阻，忽然的好夢驚迴，是何處淒涼如許？響玎璫鐵馬鳴金，只疑是冷颼颼寒砧搗杵，錯猜做空堦下蛩絮西窗，遙想到長天外雁歸南浦；我沉吟罷仔細聽，原來是喚醒人狂風驟雨。我對此景無箇情親，怎不教痛心酸轉添淒楚！孩兒也你如今在世爲人，還是他身歸地府？也不知富貴榮華？也不知遭驅被擄？白頭爺孤館裡思量：天那！我那青春女在何方受苦？我分付興兒來：你休要大驚小怪的，可怎生又驚覺老夫！

其中雖有不少雜言，但基本上是以七言句爲主。又三、三、四的十言，在第一例有三句，第二例有六句，此外還有全部用十言的，如醉思鄉王粲登樓第四折蔡相詞云，王月英月夜留鞋記第四折詞云等。這類十字句通常以爲始於俗講，其實習見的幾十卷俗講中並沒有這句式，而是始見於元雜劇中詞話的。它

是明代詞話、寶卷「攢十字」的始祖。

這類七言或十言詩讚的詞話，明是被戲曲吸收去的，而詞話的盛行據此更可證實。現存元及明初雜劇一四四本，極大多數是有詞話的。姑以最通行的元曲選爲例，一百種中有詞話的計九十二種（未用的只八種），佔百分之九十以上。九十二種內每種都不只一見，每折也不只一處，共計有一百八十八處。它們的分佈是：（一）僅見於一折的，計五十七種，六十五處；（二）全劇的劇中和劇末都有的，計三十四種，一百二十一處；（三）散見於全劇中間兩折的只有一種，兩處。而最値得注意的是：見於全劇之末的第四折或第五折的，計有八十七種，一百十九處（在其他各折的只有六十九處），佔百分之六十以上。這全劇末引用詞話的風氣，在明代永樂宣德間（一四〇三——一四三五）朱有燉著雜劇時還繼續用。他在劇中都註明「念云」，可證元劇中的詞話也是乾念的。

從上面的統計，發生了下面兩個問題：元雜劇中引用詞話何以這樣多？敍述體的詞話如何侵入代言體的戲曲中？而這兩個問題又是聯繫着的。民間文學和伎藝互相借用雖是常事，但像詞話這樣大量的被雜劇所借用，却和一般情形兩樣。所以，這不只是借用，而兩者必然是有傳承和發展的關係存在着。敍述體的詞話和代言體的戲曲的分別雖然十分明顯，但兩者並不是絕緣的。如上述宋代傀儡戲雖是戲劇，而脚本却是用敍述體的涯詞。按宋元南戲和元雜劇本是從說唱諸宮調及詞話改變而來（演出又受影戲等影響），其中保存許多變而未化的敍述體的遺跡。如南戲的「家門」，雜劇的最後當

場脚色置身劇外的敍述(承明殿霍光鬼諫第四折),探子的報告(漢高皇濯足氣英布第四折)以及說話人口脗的保留等等。這類僵化了的化石說明戲曲是從敍述體的說唱發展而來的有力證據。元雜劇中大量應用敍述體的詩讚證明它是從詞話而來,所以保存了所由蛻化而來的詞話成份。而通制條格和元史的禁令不稱「說唱詞話」,而說「搬唱詞話」、「演唱詞話」也必有緣故。所謂「搬」和「演」明是戲曲的演出,然而又不說「搬唱雜劇」而說詞話,是說雖是戲曲的演唱而仍沿用詞話的名稱不改。按元雜劇的興盛是元貞大德間(一二九五——一三〇七)的事(明鈔本錄鬼簿附賈仲明弔詞),在至元時(一二六四——一二九四)方產生不久,所以仍然襲用詞話舊稱,而雜劇由詞話蛻變而來又是確然無可置疑。至於全劇之末應用最多,是由於利用詞話作爲全劇結束之用,而這用長篇詩讚作結束也必是因襲詞話固有的習慣。這兒只附帶敍述雜劇由詞話蛻化的涯略,主要是以元劇中例證說明元代詞話流行之盛。

雜劇中除說白外,曲文中也常常引用詞話的唱文。關漢卿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第三折〔滾繡毬〕〔么篇〕曲云:

> 那唱詞話的有兩句留文:「喒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

曲文引詞話原有文句,所以詩讚體的句式也顯然可見。元明雜劇中還有:戴善甫陶學士醉寫風光好第三折〔滾繡毬〕曲:「喒正是武陵溪畔曾相識。」吳昌齡花間四友東坡夢第二折〔烏夜啼〕曲:「你與我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又第四折白云:「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王子一劉晨

阮肇誤入桃源第三折〔耍孩兒〕曲：「我和他武陵溪畔曾相識。」李唐賓李雲英風送梧桐葉第一折〔寄生草〕曲：「多管是武陵溪畔曾相識。」以上五例雖沒有明說引自詞話，但據關劇曲文可知確出同一來源。按元曲中武陵溪的故事，實是劉阮遇天台二女事（見裴少俊牆頭馬上第一折〔賺煞〕，風雨像生貨郎旦第三折〔隨尾〕和北詞廣正譜卷三引今本所無的留鞋記〔醉扶歸〕曲），而非陶潛桃花源記武陵漁人事。本事既是煊赫，所以常被引用，成爲恆言。至於所謂「留文」，本無深意，只是說這兩句是詞話中常用而留在人們口頭上的成語。但日本人却別有解釋：青木正兒中國文學發凡（郭虛中譯本一六五面）說：「於說話的主要處及篇末引詩之兩句或四句。」京都帝國大學東方學報第十二冊第二分別冊吉川幸次郎等讀元曲選記（四）說：「案今所傳宋元小說，每以七言二句爲結束，兩句留文殆謂此。」兩說大致相同，但解釋都不妥。按宋元話本用七言詩讚，除篇末結束處及篇中主要處外，又用於篇首，如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敍吳洪云：「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這類詩讚通常都是流行於大衆口碑上的習用成語。關劇引詞話文句而稱爲留文，正因爲它已成了成語緣故。但所有的詩讚並非都可以成爲留文。所以留文是指其性質和作用而言，並非指它在話本中的地位。它和「話文」、「戲文」的「文」同是指文詞，但前兩項是指其體，而留文是指其用。

第二是水滸傳詞話。按梁山泊及宋江三十六人故事，在南宋時已成爲說話人常用的題材，羅燁醉翁談錄甲集卷一記小說的名目就有：石頭孫立、青面獸、武行者、花和尚四種，各個故事是獨立的。元

代也同樣流行，宣和遺事記宋江的一段，就是當時話本的提綱。到了元末，經過施耐菴的「集撰」，把許多短篇水滸傳故事集合爲長篇小說，是把以前「書會先生」的創作集合成爲一個整體。宋元時短篇小說話本原是講唱的，施耐菴集撰時似仍用詞話體，到明代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前後就逐漸刪改爲散文本。但現在所見經過明代屢次修改的各種散文本水滸傳，還或多或少地保存詞話的面目。如：一百十五回的簡本第二十二回敍武松打虎一段有「景陽岡頭風正狂」一篇詩讚，李卓吾評本（容與堂刊）和鍾伯敬評本（四知館刊）的百回本第七十回有老郎做的誇讚張清的「祖代英雄播英武」一段詩讚，都是刪削未淨的詞文。但上列還是插用的詞，不能證明它是夾說夾唱敍事的。最重要的是有大滌餘人序的百回本第四十八回有「獨龍山前獨龍崗」一段詩讚，和上下散文連用敍述宋江所見祝家莊的情形。孫楷第先生由高陽李氏藏百回本水滸傳推測舊本水滸傳（香港俗文學第二十五期）曾據此推論原書必是詞話本，這保留的一段正是刪改未盡的遺跡。由於十多年前明嘉靖刊殘本第十一卷及三年前嘉靖刊本全部的發現，這推測得到更有力的證明。嘉靖刊本保留唱詞較多，每回前有詩讚一篇作爲入話，如第五十一回云：

龍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傑起多方。魁煞飛入山東界，挺挺黃金架海梁。幼讀詩書明禮義，長爲吏道走軒昂。名聞四海稱時雨，曦曦朝陽集鳳凰。運蹇時乖遭迭配，如龍失水困泥岡。曾將玄女天書受，漫向梁山水滸藏。報寃率衆臨曾市，扶恨興兵破祝莊。談笑西陲屯介冑，等閑東府到刀槍。兩贏童貫排天陣，三敗高俅在水鄉。施功

柴寨遼兵退，報國清溪方臘亡。行道合天呼保義，高名留得萬年揚。

這本每回開首既保留了舊本詞話的形式，由此推知，從元末到明嘉靖以前的水滸傳，應是全部爲韻散夾用的詞話本，雖然這種本子現在無法可見。

水滸傳在明嘉靖間已漸成散文本，到萬曆時各種繁本和簡本都改爲全部散文了。然而在嘉靖前後，也還有彈唱的詞話和少數嘉靖本流傳着。徐渭徐文長佚稿卷四呂布宅詩序云：

……始村瞎子習極俚小說，本三國志，與今水滸傳一轍，爲彈唱詞話耳。

是說呂布和貂蟬故事不足置信，它是村瞎子本三國演義的說法爲說唱詞話。又以水滸傳爲例，可證在徐渭時（一五二一——一五九三）水滸傳還是可彈唱的詞話。又錢希言戲瑕（一六一三年自序）卷一說：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過（個）「德（得）勝利市頭迴」，此政是宋人借此形彼，無中生有妙處。游情汎韻，膾炙人口，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爲然，即水滸傳一部逐迴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

錢氏記他幼年聽講水滸傳時，在正文之前有「攤頭」一段，這正和嘉靖本每回開首的詩讚符合。又泛論詞話的開始有「得勝頭回」，說水滸傳每回都有。他所見的必是嘉靖本，因爲今存各種萬曆刊本每回都

沒有詩讚。這舊本水滸傳的說唱，到明代末葉萬曆時已瀕絕境，代之而起的是全部散文化和散說的技藝。

以上從現存水滸傳中保存詞話本的殘跡推論元代水滸傳詞話，自然這些殘跡未必全是元末施耐菴的原文，其中也有經過明人改動的。

五　詩讚系講唱文學(下)：從詞話到彈詞、鼓詞

明代詩讚系講唱文學主要的是南北通行的詞話和流行於南方的陶眞，但兩者的差別很微。陶眞一系到嘉靖時改名爲彈詞；詞話一系在明清之際的北方改稱鼓詞，又產生了小型的有唱無說的「段兒書」。

明代的說唱詞話，大體和元代相同。姜南蓉塘詩話卷二洗硯新錄演小說條記說唱云：

>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又臧懋循負苞堂文集卷三彈詞小紀說：

> 若有彈詞，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說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婦女以被弦索，蓋變之最下者也。

兩氏所記明代說唱情形，大致和元代及後世相同。如以清代和現在說唱彈詞來看臧氏記載，以小鼓節

拍顯是鼓詞而非彈詞。但明代以小鼓、拍板來說唱既是事實，可見當時說唱詞話也有用鼓板的，因此就不必拘泥於彈詞的名稱。

元代詩讚系講唱文學是統一地用詞話名稱，而明代是異常混亂，據文獻的記載共有十種不同的名稱，而本質都是詩讚系的講唱。這十種是：

第一是沿用宋代的陶眞，見第三節所引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和七修類稿卷二十二。

第二是沿用元代的詞說，見第三節所引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和本節末的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第三是沿用元代的詞話，除第四節所引徐文長佚稿卷四和戲瑕卷一外，又見都穆都公談纂卷上：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愛之。……君佐出尋瞽人善詞話者十數輩。……

又袁于令雙鶯傳雜劇第四折羽調排歌云：

(小旦)一面差人去請柳痲子說書，混帳到天明罷了。……(小旦)說詞話，閒戲嘲，管教胡亂到今宵。

按明末的柳敬亭以散說的評話著名，無說唱詞話事。這裏的詞話是指上文的說書，袁氏雖沿用舊稱，而意義却和散說的說書不分了。

第四是明人自創的「說詞」。按說詞和詞說意義相同，都是指有說有唱(詞)的伎藝，而說詞正是詞說的倒轉應用。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首凡例云：

諸本益以〔絡絲娘〕一尾，語既鄙俚，復入他韻。又竊後意提醒爲之，似搊彈說詞家所謂「且聽下回分解」等語。

又淩濛初刊本西廂記第一本第四折自論〔絡絲娘煞尾〕云：

此爲衆伶人打散語，猶說詞家「有分交」以下之類，是其打院本家數。

按西廂記前四本每本末有〔絡絲娘煞尾〕二句，本是元代伶人於散場前唱念的「打散」語。淩氏獨得其解，王氏則不知打散是何事，因而任意刪削這兩句。二人同以〔絡絲娘煞尾〕曲與講唱人的繳代和引證相比，因爲兩者都是用第三人稱的敍述口脗(和第一人稱的代言的戲曲不同，所以被王氏刪削)。但繳代和引證並不限於講唱的技藝，散說的評話也同樣應用。而雜耍的院本又和講唱的技藝不同，更不能混爲一談。又盛于斯休菴影語(排印本不分卷)淚史自序說：

我往往見街上有彈唱說詞的，說到古今傷心事體，那些聽說人，一個個閣淚汪汪。

這「彈唱說詞」和王氏「搊彈說詞」相同，但用語却是分歧不一的。

第五是「唱詞」。張志淳南園漫錄卷七稱寡人義云：

幼聽瞽者唱詞，稱寡人，不知其意。稍長讀孟子，始知其解。

黃方胤陌花軒雜劇第十齣懼內說白：

(丑)……我出去叫一個唱詞的來，與娘散悶……(貼旦)……你快去叫唱詞的與我散悶，休得氣壞了我。

唱詞的命名雖是偏重於唱，疑是兼指講唱和無說白的唱本兩者而言。

第六是「文詞說唱」，見第二節所引譚曲雜劄。它和說唱詞話意義相同，只是顚倒應用；而凌氏所說則是指用蓮花落的樂曲系的講唱。

第七是「打談」。無名氏陶淵明東籬賞菊雜劇第二折說白：

(淨云)老先兒。我也不會讀書，我則聽的那打談的說：武王立天下，尋訪着孟津老姜。人所皆知。老先兒知也不知哩？

又劉元卿賢弈編卷二記笑譚說：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嘆不已。

又金瓶梅詞話第十五回記元宵燈市有：

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到看這揭響鈸遊脚僧演說三藏。

按打談的名稱最爲生疎，疑是宋元的舊稱。「打」字應和宋元的「打三敎」(武林舊事卷十)、「打雜劇」、「打驅儺」(均見蘆浦筆記卷三)同訓爲「作」或「做」。而「談」字也不是談話的談，應取唐宋的解釋。燉煌雜錄金剛經讚文有「訖日談歌是舊曲，聽唱金剛般若詞。」燉煌掇瑣的另一寫本(誤題開元皇帝讚)作「皆談新歌是舊曲」。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一少師佯狂條有：「談歌婦人楊苧蘿，善合生雜嘲。」

趙令時侯鯖錄卷六引白衫舉子的唱詞有：「執板談歌乞個錢」句。這三例的「談」都作「唱」解，談歌就是唱歌，而合生又正是謳唱的。打談便是從事於歌唱，也就是唱歌詞。金瓶梅詞話打談的唱詞曲，是以唱爲主的伎藝。清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刊本增訂一夕話新集卷六類談集又轉錄賢弈編這一條，文字略有修改，把「打談」改爲「唱書」。它不改爲「說書」而作「唱書」，是確得打談的意義。明以後打談的稱謂已經僵化，所以它改爲當時易懂的唱書。打談雖以唱爲主，但據東籬賞菊和賢弈編也是兼有講說的，還是詞話一類。它既和後來唱書相同，所唱「詞曲」似是詩讚，未必一定是長短句的樂曲。金瓶梅詞話記打談的說唱楊恭故事，其本事未詳。至於僧人演說三藏，是玄奘取經的故事。這是和寶卷同源異流的街頭「說因果」(見張岱陶菴夢憶卷五揚州淸明條)的一類。又元無名氏病劉千打獨角牛雜劇第三折獨角牛和折拆驢對白的一段，用螃蟹和煎餅做比喻的「打譚」，是應作「打諢」解釋的另一意義。

第八是「門詞」和「門事」。金瓶梅詞話第二十一回云：

〔應伯爵〕向桂姐道：「……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桂姐罵道：「……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

又葉憲祖鸞鎞記傳奇第十五齣白云：

(貼)……去唱門詞去罷，做甚麼詩！(中淨)門詞正是女眷極喜的……

四部叢刊景明刋本酉陽雜俎首趙琦美序云：

> 吳中廛市鬧處，輒有書籍列入簷部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之類。所謂「門事」，皆閨中兒女子之所唱說也。

以上三例雖有兩種名稱，而確是一詞的分化。兩者同是婦女所喜「唱說」的詞話。「門事」顯然是「門詞」的音誤，因爲門事是無可解釋，而門詞是因沿門說唱得名，所以清代杭州又叫「排門兒」。清黃士珣北隅掌錄卷上說：

> 養濟院瞽者，悉皆爲三弦，唱南詞（彈詞），沿街覓食，謂之排門兒。

按排門兒是沿襲元明人的沿門敎化的說法。元刊本相國寺公孫合汗衫記雜劇第二折「收尾」云：「交俺兩個老業人色排門兒敎化。」包待制三勘蝴蝶夢第三折「端正好」云：「排門兒叫化都尋遍。」按黃氏所記是指賣唱覓食的。所謂排門兒是因排門賣唱叫化覓食而得名。門詞又是由排門說唱文詞而來。據前兩例或是簡單的叫化之詞，不一定是敍事的講唱；而趙琦美所說「皆閨中兒女子之所唱說」，又必是講唱的詞話一類。但門詞既因歌唱者得名，自然不足爲講唱伎藝或體類的代表名稱。

第九是「盲詞」或「瞽詞」。胡應麟甲乙剩言（不分卷）前定命條云：

>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字，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

這是以盲辭比擬算命的前定命的唱詞，而這詞是由瞽者在推算時彈弦歌唱的。如湯顯祖玉茗堂詩集卷十八都下看瞽嫗弦子唱命者詩說：「閒來不是百章歌，強合宮商可奈何！合眼琵琶說官品，洪州初有阿來婆。」而北京的瞎子是「晝則算命，夜則彈詞」（見近人姚華菉猗室京俗詞）。又劉若愚酌中志卷二十說：

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圖詩，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又見呂毖明宮史火集，文字略同。）

是以瞽詞比擬九九詩。這兩類名稱是由說唱的瞽者而得名，也非技藝或體類的稱謂。盲詞在清代也還有沿用的（製曲枝語、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嘯亭雜錄卷十）。

以上九種除詞話外，當時都沒有普遍使用過；到了清代也只有陶眞、盲詞偶爾應用，其餘都湮沒不聞了。

第十是「彈詞」，且留到下面再說。

明代詞話的作品存在於現在的也不多，只有一種短篇和兩種長篇。

短篇的是六十家小說（清平山堂話本）的快嘴李翠蓮記。六十家小說是嘉靖間洪楩清平山堂所編刊，這篇最晚也是嘉靖時所作。通常都認爲是宋元時作品，但篇中兩見明人戴的網巾，顯然是明人所著。全篇以詩讚爲主體，共有三十一段，除七言外又有三三言，如：

爺是天，娘是地，今朝與兒成婚配。男成雙，女作對，大家歡喜要吉利。人人說道好女婿，有財有寶又豪貴；又聰明，又伶俐，雙六(陸)象棋通六藝；吟得詩，做得對；經商買賣諸般會。這門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滴滴地！

文詞純是民間作品的風格。全篇是以韻文爲主，在歌唱時疑是「數唱」。

長篇的一是楊愼(一四八八——一五五九)擬作的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敍述歷史上朝代變易。全書兩卷，分爲十段。每段先用「西江月」等詞調和詩數首，次用散文和三三四的十字句詩讚，末了以一詩一詞作結。第一段中說：「今將歷代史書大略，編成一段『攢十字』詩詞，雖然言語粗疎，僅可略知大概，少資談論，以奉知音。」這攢十字是：

盤古氏一出世初分天地，至三皇傳五帝漸剖乾坤，天皇氏定干支陰陽始判，地皇氏明氣候序列三辰……

這十字句和後來彈詞中有襯字的十字句完全不同，它導源於元代詞話(見前)，和明代的寶卷，後來北方的鼓詞就沿襲用這句法。楊氏的擬作是基於明代詞話的發達基礎上利用原有形式而改換它的題材及內容的，是封建的士大夫掠奪民間技藝的典型例證。這書既符合他們的需要，所以後來有不少的評註，改作和續作：評註的有程仲秩旁註(雲南人民圖書館藏刊本)，董世顯朱璣評訂本(同上藏鈔本)，張三異、孫德威兩輯注本。傳到江南以後又被人用當地的名稱改爲二十一史彈詞，而梁辰魚又另有江東廿一史彈詞的改作本。續作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顧彩第十一段錦彈詞，金諾明史彈詞，張三異明史彈詞，古木散人明末彈詞五種。

另一是天啟刊本大唐秦王詞話（一名秦王演義），署澹圃主人著。澹圃主人是萬曆間人諸聖鄰的別署，但生平不詳。這書敍唐太宗李世民的歷史和征伐諸雄統一天下的故事。韻文用十字句，和後來的鼓詞完全一樣，只是不用鼓詞稱謂而已。它是和楊慎的擬作迥然不同的民間作品。

若干明代詞話經過了改編成爲純散文的小說，而本來面目就從此湮沒了。除上述水滸傳外，還有兩個短篇有改編的遺跡可尋。如古今小說第二十八卷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是由販香記詞話改編，原書說：「當時有好事者，將此事編成說唱，其名曰販香記。」而今本是散文本。又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蘇知縣羅衫再合是由蘇知縣報冤唱本改編，原書篇末云：「至今閭里中傳說蘇知縣報冤唱本。」通言所收的一篇也並不是唱本。

在萬曆前後又有襲用詞話名稱，而所指却是散文的小說。古今小說第一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開首說：「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而全篇可稱爲唱詞的只有〔西江月〕一首和韻語兩段，和一般詞話不同。又金瓶梅詞話雖插有許多詞曲，又用曲和韻語代言，但全書仍以散文爲主，和詩讚系詞話迥不相類。這兩例以詞話來標榜只是沿用舊稱，而意義却和散文小說相等，這是小說從韻散並用到純散文質變的過程中而生的現象。再就金瓶梅文體說，也是只可散說不宜講唱，除非改爲說唱的眞正詞話。然而在文獻中又有類似說唱金瓶梅的記載，如張岱陶菴夢憶卷四說：

（楊）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

這似是說唱又似戲曲的清唱，但這是張氏的措辭不清所致。所謂「一劇」，實在是一段。如果是戲曲的清唱，應該用管弦檀板等，不能用界尺。這「寸許界尺」明是說書時所用的醒木。既只用醒木，不用弦索或鼓板，可證不是說唱詞話，而只是散說。因此，所謂「北調」也非歌唱北曲，而是以北方聲調口胳講說而已。總之，張氏所記決不是講唱金瓶梅。

詞話在明代就分別發展爲彈詞和鼓詞兩個系統。

彈詞最早稱謂見於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頃成書的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原書卷二十記杭州八月觀潮說：

其時優人百戲：擊毬、關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

此後由萬曆到明末就成爲南方的通稱。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八冤獄條云：

其魁名朱國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彈詞，博金錢，夜則侍酒。

又清失名三風十愆記（不分卷）記明末常熟丐戶草頭娘：

更熟二十一史，精彈詞。

這二十一史彈詞當是楊愼原作的改名或梁辰魚之作。又衞泳冰雪攜（排印本，不分卷）中陳弘緒方外

司馬雜劇序云：

小說、彈詞、詩餘、雜劇之流，皆繼詩、騷之餘，別有所寄以洩其懷者也。然以是數者論之，備小說之奇，攬詩餘之秀，去彈詞之鄙者，則爲雜劇。

以上四例只有末一項是作爲文體看，其餘都是作爲技藝的名稱。按彈詞也和其他講唱文學得名相同，先是技藝的名稱，後來纔作爲文學體類的稱謂。至於彈詞的得名，當是由上節和本節所引的「彈唱詞話」（徐渭）、「搊彈說詞」（王驥德）、「彈唱說詞」（盛于斯）的省文，它的語源顯然可見。

使用彈詞的稱謂，除上引梁辰魚陳忱兩部作品和臧懋循、田汝成等人的記載外，另有董說的作品和徐復祚的記載（見後）。其中除田汝成、梁辰魚二人外，沈德符、臧懋循、徐復祚是萬曆間人，陳弘緒是崇禎間人，陳忱、董說是明淸間人。他們都用彈詞的名稱，可證彈詞的稱謂是始用於嘉靖，到萬曆淸初間已大爲通行。按梁辰魚是崑山人，徐復祚常熟人，田汝成杭州人，沈德符秀水人，臧懋循、陳忱、董說都是吳興人。他們都是江南和浙江人，又可證彈詞是明代的南方江浙的稱謂。

彈詞和陶眞同是江浙的講唱技藝和文學，而兩者又同以琵琶伴奏，同以七言詩讚爲主，彈詞必是源出陶眞無疑。然而它的得名又由「彈唱詞話」而來，講唱的技藝和體例又和元明詞話一部份相同，則又繼承了詞話體系的一部份。它接受講唱詞話的是：弦索伴奏和七言詩讚，而排除了用鼓節拍和十言詩讚。

明代彈詞作品確實可信的只有兩部：一是嘉靖間人梁辰魚的江東念一史彈詞一卷（光緒蘇州府志卷五十三藝文志據尤志著錄），特別標出「江東」是表示和楊愼二十一史彈詞不同的別一本子。另一是明末清初間人陳忱的續廿一史彈詞，汪日楨南潯鎭志卷三十云：「彈詞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兩部都是以歷史事實做題材的，現在都已經散佚。此外又有成於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的董說西遊補第十二回的「天皇那日開星斗」一段，還可看到，但那是插於小說之中的一篇，不是單刊本。以上三種都是文人模倣的作品，和民間流行的是逈異其趣的。凡是文人模擬民間口頭文藝的作品，必在那類技藝和文學盛行以後。由此可知：從萬曆到明末，彈詞在民間是如何地風行。

彈詞始於明代雖無可置疑，然而明清人却有以爲始於元代的，如臧懋循負苞堂文集卷三彈詞小紀說：

若有彈詞……近得無名氏仙遊、夢遊二錄，皆取唐人傳奇爲之敷衍。深不甚文，諧不甚俚，能使騃兒少女無不入於耳而動於心，自是元人伎倆。或云楊廉夫避難吳中時爲之。聞尙有俠遊、冥遊錄，未可得。

臧氏先後把仙遊錄、夢遊錄、俠遊錄三種刻成，但現在却未見傳本。原書既不可見，它們是否爲元代作品，也就難於判斷。至於楊維楨創作一說，本是傳聞，更難於置信。然而即使是元人所作，也應稱爲詞話，因爲元代並沒有彈詞的稱謂。這四種都是取材於唐人傳奇，又是「深不甚文，諧不甚俚」，可見也是模擬的作品，因爲民間流傳的作品是不會取材於唐人小說，而且一定「甚俚」的。又明徐復祚三家村老

委談（古學彙刊何徐曲論輯本，不分卷）說：

> 湯若士（顯祖）……南柯、邯鄲二傳，本若士（二字似衍文）臧晉叔（懋循）先生所作元人彈詞來。晉叔既以彈詞造其端，復爲改正四傳以訂其訛。

按「所作」當作「所刻」解釋。如果說是明代臧氏所撰，就不能稱爲「元人彈詞」，而他的下文又明說「晉叔不聞有所構撰」。徐復祚稱爲彈詞，也是根據臧氏所說而沿其誤的。此外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二粵歌條說：

> 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

也是沿襲明人的誤稱。按臧徐二氏是明萬曆間人，屈氏是清初人。他們所以稱爲彈詞是用明清間通行的稱謂移用於元代的，正如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被明清人稱爲「搊彈詞」，而非金元人的自稱是一樣的。「元人彈詞」既是明清人的誤稱，它自然不是始於元代了。又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書會」項有李大官人「譚詞」，這和明清的彈詞也毫無關係。如上面所說，這「譚」字也應作爲歌唱解釋。譚詞就是唱詞，而所唱和「唱賺」、「小唱」、「唱耍令」、「唱京詞」、「唱撥不斷」（並見同書同卷）同是唱詞調，既不一定是敍事的，更不是講唱文學，和詩讚的詞話、彈詞沒有相同之處。

自從明代彈詞流行以後，清代更爲盛行。它成爲南方講唱文學的總稱。從清代初年起，在作品和文獻兩方面都沿用彈詞的稱謂。作品如金諾明史彈詞（檀几叢書初集），顧彩第十一段錦彈詞（原刻本昭代叢書乙集），錢濤百花彈詞（合刻初印本昭代叢書丙集），魏荔彤懷舫集的彈詞（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八十二卷）。文獻方面如康熙間汪介三儂贅人廣自序（虞初新志卷二十）謂：「惡盲婦彈詞聲。」張泓滇南憶舊錄（不分卷）說：「金陵趙贇以彈詞名。」乾隆間袁枚隨園詩話卷五也有：「杭州宴會，俗尙盲女彈詞。」而明代各種名稱已全部隱晦，彈詞一名就囊括了清代講唱文學的大部份。這時它本身也有三種異稱：（一）是「南詞」（見白雪遺音和杭俗遺風），是北方和杭州的名稱，而南方也有以此自稱（見文明秋鳳彈詞序）；（二）是「弦詞」，只通行於揚州一地（見揚州畫舫錄卷十一）；（三）是兩廣的「摸魚歌」（見廣東新語卷十二，五山志林卷二，粵風李調元序）、「沐浴歌」（見粵風卷一）或「木魚書」（見吳趼人小說叢話）。彈詞和後二種除方言、方音差別外，確是異名同實的一物。本質不同的只有鼓詞一類。

鼓詞雖沒有足够文獻說明始於何時，但木皮詞中已有鼓詞名稱，最晚在清代順治（一六四五——一六六一）時就開始用了。它的名稱雖然產生較晚，實際是早經孕育在元明詞話中了。元雜劇中的詞話已有部份的「攢十字」，而明代的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及大唐秦王詞話和後來的鼓詞又完全相同。鼓詞接受詞話的是：弦索的伴奏和鼓板節拍及十言、七言兩類詩讚句式，是全部並直接繼承詞話的，

而彈詞只是部份接受詞話。

鼓詞中有一類小型的以唱(韻文)爲主的「段兒書」，是起源於明末時的山東民間。如清初賈應寵的木皮詞(非敍事)，孔尙任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成書)第二齣聽稗中的太史摯適齊，傳爲賈應寵或蒲松齡的東郭外傳(有的寫本屬邱澂翠或馬遵烈)，傳爲蒲立德或王百尺的問天詞以及其他的各種短篇段兒書，都是以歷史或經典爲題材的模擬作品。他們模倣的根據必是當時山東民間流行的小型鼓詞。在清初順治康熙間(一六四四——一七二二)旣有山東文人模擬作品，那麼民間作品的產生當更早於此，最晚在明末也必然存在。這類小型段兒書，後來發展成爲北京和河北及東北各地的大鼓書，乾隆時又被貴族的八旗子弟改造爲子弟書。

明代鼓詞的作品，除大唐秦王詞話和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題爲「詞話」的以外，還沒有第三種發現。至於有明宣德七年(一四三二)永新劉氏序文的舊鈔本番合釧全傳，決非明代作品，而是產生於清乾隆時，序文出於僞造。

鼓詞的說唱伎藝雖是以流傳於北方各地的爲主，但南方也並非完全絕跡，如清代浙江海寧(見陳鱣新坂土風)和現在永嘉、麗水等地，都有它的踪跡；但和北方鼓詞的音樂、聲腔都不相同。據上引彈詞小紀所說用小鼓、拍板說唱的，疑是明代浙江的鼓詞(詞話)。

明代除詞話、彈詞等外，又有敍事講唱道情。它和詞話等的不同，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內容和題材，卽以道教的通俗故事爲題材，宣傳道教思想的。在技藝方面的差別是：除以漁鼓和簡板節拍外，又有特殊的聲腔。敍事道情在明代有兩類：一是第二節所說用樂曲的，另一是用詩讚的。後一類今存明末刊本莊子嘆骷髏南北詞曲二卷，題「毘陵舜逸山人杜蕙編」，「同邑仰文陳奎刊」，杜頴陶先生藏。它雖題爲「南北詞曲」，但唱詞並非南北曲而主體却是七言詩讚。末了說：「骷髏曲詞久差訛，夏暇重將校正過。」可知早有舊本，常州杜蕙是根據舊本改編的。情節和續金瓶梅所錄相同。此外又有藍關記，李翊戒菴老人漫筆卷五（常州先哲遺書本，續說郛等本均不分卷）說：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抛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

按李氏所說道情和抛頌是指敍事的一類講唱，有下文二種名目可證。所謂詞說也是詞話的異稱（詳上）。末一句雖不可解，但大意是說：道情的藍關記和抛頌的西遊記兩者是相等的。藍關記既是詞話，當然和杜蕙莊子嘆骷髏同是詩讚體。它和金瓶梅詞話六十四回所說韓文公雪擁藍關道情或是一物。僧人所唱的西遊記當是演玄奘取經故事，也就是金瓶梅詞話十五回所記燈市的「搧響鈸遊脚僧演說三藏」。這是俗講和講經的餘波，寶卷的旁枝，明清說因果（陶菴夢憶卷五、清嘉錄卷一）的同類。據李氏所說抛頌也是講唱詞話，但不知道是否偈讚體。

至於兼有樂曲和詩讚兩類的寶卷，現存明代作品有四十多部。這裏不能詳說，且待以後的機緣。

總結以上所說，附表如下：

一　樂曲系講唱文學名稱表

宋	金	元	明	清
小說				
鼓子詞（敍事）				
覆賺				
諸宮調（詞的）	諸宮調	北諸宮調 南諸宮調（曲的）		
		駁說		
		貨郎兒		
			陶眞（樂曲）	
			道情（敍事）	
			蓮花落（敍事）	蓮花落（敍事）
				牌子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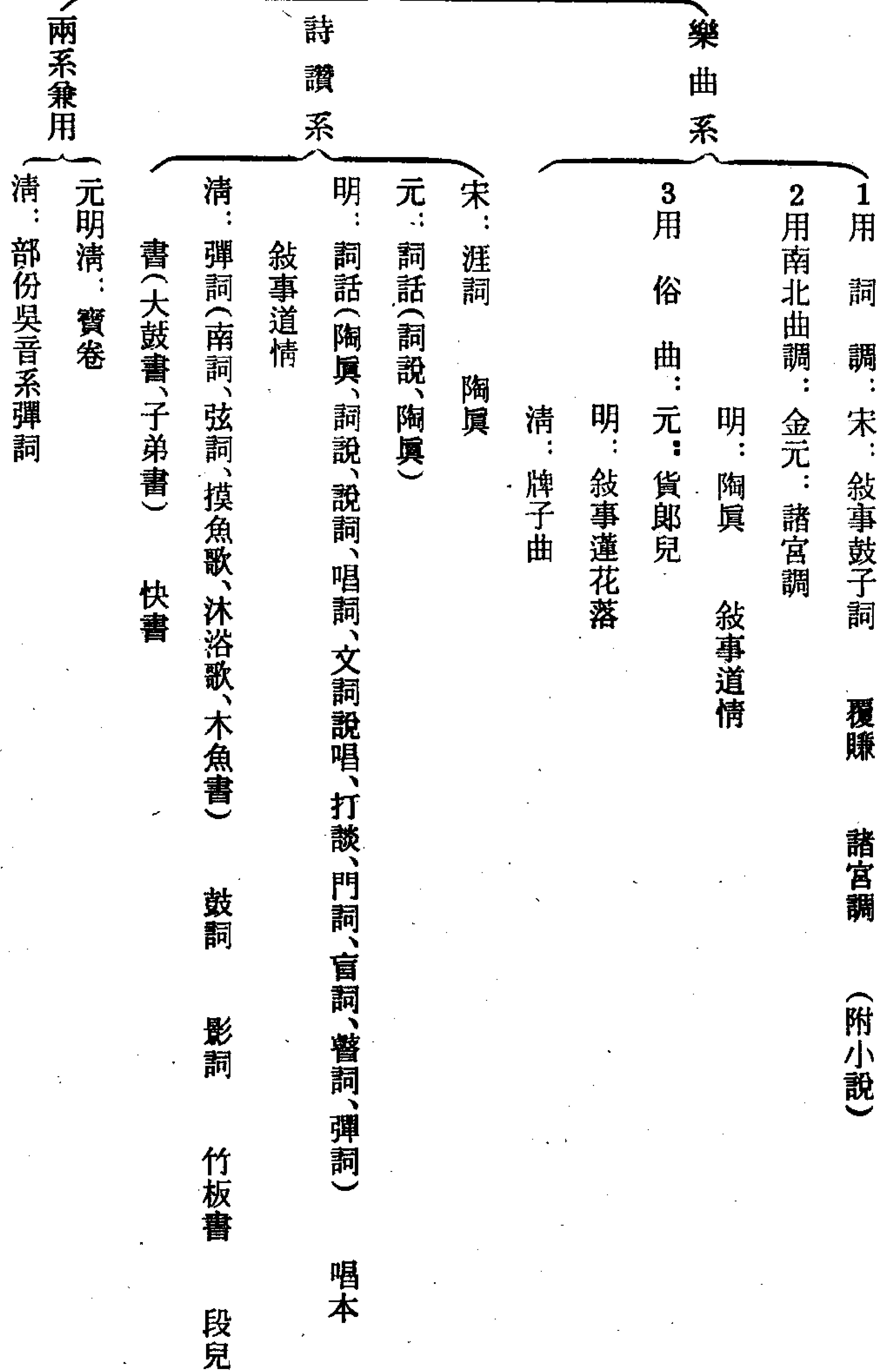
二　詩讚系講唱文學名稱表

宋	元	明	清
涯（崖）詞			
陶眞	陶眞	陶（淘）眞	陶眞
	詞說	詞說	
	詞話	詞話	
		說詞	
		唱詞	
		文詞說唱	
		打談	
		門詞（門事）	排門兒
		盲詞（瞽詞）	盲詞
		彈詞	彈詞

	宋	元	明	清
				南詞
				弦詞
				摸魚歌（沐浴歌）（木魚書）
				鼓詞（鼓兒詞）
				大鼓（段兒書）
				子弟書（段兒書）
				竹板書
				快書
			道情（敘事）	道情（敘事）

（註）明代所謂「說唱」，實指金元諸宮調，故不列入。明代敘事的拋頌，不明詞類，暫不列入。至於有韻文而無散文的幾項，照廣義的解釋也附屬在講唱文學之內。

三　分類表



本文的目的是就已獲得的資料說明宋元明講唱文學和技藝的一般情形及樂曲、詩讚兩系的各種

講唱文學的類別及其發展。由於找得的資料多少不等，對各類的講唱文學的敘述，自然不免有畸重畸輕的現象。主要的目的是以詩讚系的詞話爲重點的，但爲了囊括宋元明三代的所有講唱文學，對敘事鼓子詞、覆賺、諸宮調只是摘要敍述，而這幾類在近人著作中已有詳盡的說明，讀者可以參看；這裏略加說明就够了，連例子也省去不引。至於明清兩代的寶卷，清代的彈詞、鼓詞及附屬於講唱文學的子弟書、牌子曲等，不但類別複雜，每類的作品也異常豐富，不是這篇小文所能容納，所以略去不說。

此外，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三十記後唐同光二年（九二四）南詔國留雜箋詩一卷，下註：「有彩箋一幅，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共）十聯，有類擊筑詞。」是說南詔的詩箋一首三換韻，共二十句，文詞通俗和民間擊筑詞相類。五代時的擊筑詞必是通俗的敍事歌曲，但不知是否講唱文學。又，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記南宋瓦市伎藝有「彈唱因緣」一目，下列伎藝人：童道、費道、蔣居安、陳端（或陳逐）、李道、沈道、顧善友、甘道、俞道、徐康孫、張道十一人。內中童、費、李、沈、甘、俞、張七人明是道士，這用弦樂伴奏的彈唱因緣的伎藝，必是道徒歌唱的道情一類的黃冠詞，也無從證明是否敍事的講唱文學。所謂因緣是出於佛教的僧侶的術語。宋代僧人有講說因緣的技藝，失名道山清話（不分卷）云：「京師慈雲寺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爲人誦梵經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這是繼承唐五代俗講的餘波。它原是僧侶們的技藝而被道徒鈔襲應用的。這兩類不能確證是講唱文學，姑且存疑。

一九五二年四月末於昆明旅次

后土夫人變考

——變文存目之一——

見存唐五代俗講卷子，合計有八十五個卷子，三十六種。其中以變文爲最多，共五十二卷，二十種（講經文八種，押座文及緣起十一種），佔全部三分之二弱。這二十種五十卷，並非唐五代變文的全部，必有不少散佚的作品，可以斷言。這類散佚的變文有存目可考的，只有五代以來的后土夫人變和宋代開元括地變文（後者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兩種，而后土夫人變的內容還約略可知。

后土夫人變一名，首見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四李聾僧條：

> 僞蜀廣都縣三聖院僧辭遠，姓李氏。薄有文學，多記誦。其師曰思鑒（學津討原本作思鑿，誤）。愚僧也。辭遠多鄙其師云：可惜辭遠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變，師止之，愈甚，全無資禮。一日，大叫轉變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聵。二十餘年，至聖朝開寶中，住成都義井院。（琳琅秘室叢書本）

按開寶共九年（九六八——九七六），時住義井院。上推二十餘年是後蜀孟昶廣政六年至十四年（九四三——九五一）間事。和光嚴童子約略同時。僞蜀是指孟氏的後蜀，是九六五年以前的事，而蜀中正是俗講流行區域。見才調集卷八唐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巴黎藏 P.2293 號維摩詰經講經文第

二十卷光嚴童子卷末題「廣正十年（九四七）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眞禪院寫此第二十卷文書……於州中憲〔應〕明寺開講，極是溫熱」。后土夫人變也當與目連變、昭君變同屬於變文的一類；它最晚也必是五代時後蜀的作品。

后土夫人變，不僅流行於五代時的後蜀，宋代也流傳不衰。何薳春渚紀聞卷二后土詞瀆慢條云：

金陵邵衍……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黄子文曰：「……曏昔之夜，夢……王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忽有呼邵衍者曰：『汝爲圓眞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覺所夢極明了。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不可復傳，誌之，誌之！」（學津討原本）

按大觀爲宋徽宗年號，大觀四年是公元一一一〇年。所謂后土詞，即茅亭客話的后土夫人變，而這類變文正是「世所傳」的諧俗之作。其稱「詞」，不稱「變」，也正如變文中季布罵陣詞文、蘇武李陵執別詞不稱變文一樣。它的文體也應如季布罵陣詞文全以韻文構成，和目連變等韻散相間的文體不同，所以稱爲后土詞。何薳所記雖託於幽冥，怪誕不足信，但后土詞於北宋末年世俗盛行，却可以此爲明證。

又南宋嚴有翼藝苑雌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八引）：

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予始讀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已詩話云……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予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於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塡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

嚴氏所謂樂章，疑卽指后土詞的變文而言，蓋俗講演唱時本應合樂。果如此，后土夫人變在南宋時仍然流行於世。按唐人后土夫人傳和后土夫人變不是一物，它是唐代的傳奇文，是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九神類(九)韋安道條，原出異聞錄，其內容則敍武后時京兆人韋安道於洛陽遇后土夫人出行，被引至后土所居之處，遂成夫婦。後攜之歸家，家人莫知所來，以事上聞。命僧九思、懷素及治太乙術者先後制之，終不能勝。其父眞命安道請去之，卽命駕並攜安道而去。至其所之明日，諸靈來朝，大羅天女武后亦來朝，后土夫人囑其善視之，並命之圖寫帝王像。安道返自冥中，適武后召之，以像進，仕至魏王府長史。

宋人以爲這傳奇是託於韋安道以譏武后，陳師道后山詩話：

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歷代詩話本不分卷)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詩話前集：

唐人敍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托之韋郎。(四部叢刊本)

又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郋園全集校刊本)

而藝苑雌黃謂揚州蕃釐觀並塑有韋生像。葉氏以爲流俗謬妄是由於后土夫人傳的影響。其實唐代傳

奇文對於文人雖有不少影響，但對流俗却未必有這樣力量。如果「流俗謬妄」是有所承的，該是后土夫人變，而非異聞錄的后土夫人傳。

異聞錄和五代以來的后土夫人變雖非一物，但變文的本事和傳奇文當是同源，或逕取材於異聞錄。藝苑雌黃說后土夫人傳「太褻」，春渚紀聞說后土夫人變「瀆慢太甚」，可證兩者的題材相同，都是敍后土夫人和世人幽媾的故事。所謂瀆慢，是因后土原爲古代的地祇，而傳奇和變文却指爲和世人幽通的女神。又從「傳者應死」的信念和神人擊贖辭遠的傳說，可以證明后土夫人變比傳奇更爲褻瀆，藉以取悅世俗。唐代俗講僧文溆「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趙璘因話錄卷四角部），已開其端，后土夫人變不過承流接武而已。

三十八年月六十三日記

〔補記〕：宋人仍重視后土。夷堅甲志卷一黑風大王：「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涵芬樓排印本）又丙志卷九后土祠夢：「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

雙漸蘇卿諸宮調的作者

宋金元諸宮調流傳于現在的，計有三種：一是劉智遠諸宮調，內中有敎坊廢置不用的商角調，其制作年代當較早，似爲宋人之作；二是西廂記諸宮調，金董解元作；三是天寶遺事諸宮調，元王伯成作（有新輯本）。此外在西廂記諸宮調及元石君寶諸宮調風月紫雲庭，敍述唱諸宮調的曲中，還有一些諸宮調名目，雙漸蘇卿諸宮調便是其中之一。

書生雙漸和倡女蘇小卿的故事，在宋元南戲及元雜劇中，已有三四種，元人散曲敍述或涉及的，有數十套之多，成爲通行的典故。本事見明梅鼎祚青泥蓮花記卷七。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第五十一回，記白秀英在勾欄作場說唱豫章城雙漸趕蘇卿，便是演唱這雙漸蘇卿諸宮調。這本諸宮調雖散佚不存，但它的作者尙屬可考，而論者則迄未涉及。元夏伯和青樓集說：

趙眞眞、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政叔所編雙漸小卿……

按青樓集之說，確有所本。楊朝英太平樂府卷九楊立齋〔鷓鴣天〕詞及〔哨遍〕散套也記此事。首有楊朝英小序，說：

張五牛、商政叔編雙漸小卿，趙眞卿善歌。立齋見楊玉娥唱其曲，因作〔鷓鴣天〕及〔哨遍〕以咏之。

按〔鷓鴣天〕詞下半闋云：

啼玉䵷，咽冰弦。五牛身後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到眼前。

〔哨遍〕套末三曲云：

〔二煞〕靜悄悄的誰念他？冷清清的誰問他？尙有人見鞍思馬，張五牛創制似選石中玉，商政叔重編如添錦上花。碎把那珠璣撒，四頭兒熱鬧，枝節兒熟滑。

〔一煞〕俺學唱，咱學說，咱誰敢前輩爭高下。趙眞眞先佔了頭名榜，楊玉娥權充個第二家。替佛傳法，鑼敲月面，板撒紅牙。

〔尾〕須不教一句兒訛，半字兒差。唱一本多愁多緒多情話，教您聽一遍風流浪子煞。（涵芬樓景印元刊本載此套缺後半，明萬曆活字本收全套。）

據上列記載，雙漸蘇卿諸宮調是張五牛、商政叔二人所編。靑樓集明說是諸宮調，而太平樂府小序却未指明，但據〔哨遍〕套「俺學唱，咱學說」，則明是諸宮調，因爲它正是又說又唱的。

這本諸宮調的「創制」者張五牛，便是南宋初年首創賺詞的人。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都有相同的記載。夢粱錄云

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

張氏創「賺詞」於紹興間，諸宮調似亦這時所製，上距熙寧元祐（一〇六八——一〇九三）首創諸宮

調的澤州孔三傳，只有八九十年。

重編者商政叔，名道，元人，官學士（見鍾嗣成錄鬼簿「前輩已死名公」）。元好問稱其：「滑稽豪俠，有古人風。」（見遺山集卷三十九曹南商氏千秋錄）所作除諸宮調外，尚有散曲。陽春白雪前集五，收〔天淨沙〕小令四支，太平樂府卷六有月照庭一套，樂府新聲卷上錄〔新水令〕、〔一枝花〕（二套）、〔梁州第七〕、〔夜行船〕、〔風入松〕六套，明李開先詞謔詞套中別有〔風入松〕一套。共存小令四支、散套八套。其詞屬清麗派，明寧獻王朱權太和正音譜評謂：「商政叔之詞「如朝霞散彩」。

商道（政叔）大約生於宋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左右。因爲曹南商氏千秋錄說他的哥哥商衡崇慶二年（一二一三）舉進士，那時商衡二十五歲，那末商衡的生年是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商道是商衡的弟弟，當然商道的生年不會在一一九〇年以前。

不過，商衡的生平也有算作一一八七或一一八六的。同篇說商衡在至太八年的第二年卽開興元年（一二三二）死，時年四十六，那末商衡又應該生於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了。根據遺山文集卷二十一平叔墓銘說商衡死時是四十七歲，似乎商衡的生年又應該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了。

所以準確地說，商衡約生於一一八六——一一八九間，商道約生於一一八七——一一九〇間。曹南商氏千秋錄末尾所署的年份是癸丑（一二五三），商道大約六十幾歲還活着。

再生緣續作者許宗彥梁德繩夫婦年譜

一　前言

再生緣彈詞一書，相傳爲乾隆間陳端生作，未成而卒；後許宗彥梁德繩夫婦足成之。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引王𠈌闔媛叢談云：

相傳泉唐陳勾山（按：勾山名兆崙）太僕之女孫端生女士，適范氏。婿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謫戍。女士謝膏沐，撰再生緣彈詞。托名有元代女子孟麗君，男裝應試，更名酈君玉，號明堂，及第爲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併，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婿不歸，此書無完成之日也。」後范遇赦歸，未至家而女士卒。許周生駕部與配梁楚生恭人足成之，稱全璧。吾國舊時婦女之略識之無者，無不讀此書焉。楚生名德繩，晚號古春老人。駕部卒後，遺集皆其手定。二女雲林、雲姜皆能詩。

按闔媛叢談此條本陳文述西泠閨咏卷十五古春軒咏梁楚生夫人、華藏室咏許因姜雲姜、繪影閣咏家□□三首詩注，混合而成。末一首原文云：

□□名□□，勾山太僕女孫也。適范氏，婿諸生，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謫戍。因屏謝膏沐，撰再生

緣南詞。托名女子酈明堂，男裝應試，及第爲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併，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日：「婿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婿遇赦歸，未至家而□□死。許周生梁楚生夫婦爲足成之，稱全璧焉。「南花北夢，江西九種」——梁溪楊蓉裳農部語也。南花謂天雨花，北夢謂紅樓夢，謂二書可與蔣清容九種曲並傳。天雨花亦南詞也，相傳亦女子所作，與再生緣並稱，閨閣中咸喜觀之。

又詩云：

紅樓一抹水西流，別緒年年悵女牛；金鏡月昏鸞掩夜，玉關天遠雁橫秋。苦將夏簟冬釭怨，細寫南花北夢愁。

從古才人易淪謫，悔教夫婿覓封侯。

此書凡端生名處均缺，未知何故。按陳兆崙（一七〇〇——一七七一）號勾山，錢塘人，乾隆時舉博學鴻詞科，官至通政使。子二人：長玉萬，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舉人，山東齊陽知縣；次玉敦，亦乾隆十五年舉人，山東登州府同知（見陳兆崙紫竹山房詩文集首顧光撰墓誌銘及陳玉繩年譜等）。敦有二女：一爲長生，字秋谷，適吳興葉琴柯（紹楏），著有繪聲閣集（亦見西泠閨咏卷十五）。一即端生，著有繪影閣集。端生之繪影閣集，今未見，不知其中有無涉及再生緣之處。長生之繪聲閣集及選錄其詩之織雲樓合集、南蘋遺草二集亦未得見，不知有涉及端生及再生緣之事否？至香咳集錄長生詩三十一首，隨園女弟子詩選卷四所錄十五首，均不涉及端生也。西泠閨咏作者陳文述（一七七一——一八四三）爲嘉慶道光間人，與端生時代相近，且又爲族人，所說當必有據。然以再生緣本書考之，文中顯

亦有誤。陳氏謂因婿謫戍而撰再生緣，不知此書六十六回以前乃其未適人前之作，以每卷首末自敘所記之節季考之，至少乃歷四年而成者。若第三十三回（原書卷九，今通行本卷七）云：

家父近將司馬任，束裝迢遞下登州。蟬鳴叢樹關河岸，月掛輕帆旅客舟。……行船人雜仍無續，起岸匆匆出德州。陸道艱難身轉乏，官程跋涉筆何搜。連朝軏閣出東省，到任之時已仲秋。今日清閑官舍住，新詞九集再重修。

按紫竹山房詩文集首陳玉繩撰兆崙年譜記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事云：「八月，先生次子玉敦以中書改官山東登州府同知。」上文「赴司馬任」即指登州同知任。蓋是年由京之德州，再經陸路赴任也。自此回起，乃作於登州，其時尙未適范生也。第六十六回至六十八回則爲十五年後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春二月至冬末之作。六十六回自敍云：

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盡嘗世上酸辛味，追憶閨中幼稚年。姊妹聯床聽夜雨，椿萱分韻課詩篇。……侍父宦游游且壯，蒙親垂愛愛偏拳。風前柳絮才難及，盤上椒花頌未便。管隙敢窺千古事，毫端戲寫再生緣。也知出岫雲無意，猶伴穿窗月可憐。寫幾回離合悲歡奇際會，寫幾回忠奸貴賤險波瀾，義夫節婦情何極！死別生離志最堅。慈母解頤頻指教，癡兒說夢更纏綿。自從憔悴萱堂後，遂使芸緗綵筆捐。……由來早覺禪機悟，可奈于歸俗累牽。幸賴翁姑憐弱質，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燈伴讀茶聲沸，刻燭催詩笑語聯；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懸。亨衢順境殊安樂，利鎖名韁却掛牽。一曲驚弦弦頓絕，半輪破鏡鏡難圓。失羣征雁斜陽外，羈旅愁人絕塞邊。從此心傷魂杳渺，年來腸斷意憂煎。未酬夫子情難已，强撫雙兒志由堅。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里阻風

烟。迻歸射柳聯姻後，好事多磨幾許年！豈是蚤爲今日讖，因而題作再生緣？日中鏡影都成驗，曙後孤星信果然。惟是此書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傳。髫年戲筆殊堪笑，反勝那淪落文章不值錢。閨閣知音頻賞玩，庭幃尊長盡開顏，諄諄更囑全終始，必欲使鳳友鸞交續舊弦。……造物不須相忌我，我正是：斷腸人恨不團圓。重翻舊稿增新稿，再理長篇續短篇。歲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寫再生緣。悠悠十二年來事，盡在明堂一醉間。

其自敍層次井然，首述閨中之事，次述于歸以後，復述夫婿謫戍絕塞，故「日坐愁城」，亦不能續書也。嗣因尊長之囑，遂於甲辰年二月自六十六回續作。文中明謂「髫年戲筆殊堪笑」，時尚在閨中可知。書中敍皇甫少華孟麗君離合姻緣，少華因奸人播弄與麗君分散，亦如端生與范氏，故有「出岫雲無意」，「豈是蚤爲今日讖」之語。據此可證再生緣大部份均作於未出閣以前，非因夫婿謫戍而始作也。至端生撰書之經過及其「別鳳離鸞之感」，於此亦可考見焉。又梁德繩續作之第八十回末云：

再生緣，接續前書玉釧緣，業已詞登十四卷，未曾了結這前緣；雖續前緣緣未了，空題名目再生緣！可怪某氏賢閨秀，筆下遺留未了緣。後知薄命方成讖，半路分離各一喬(天)；天涯歸客期何晚，結果驚悲再世緣！……有感再生緣作者，半途而廢了生前。

以上引兩文與西泠閨咏參看，知陳文述之說有徵。惜資料不足，此再生緣之作者陳端生生平事略，今所知者亦止此而已。

至再生緣續成者爲許宗彥梁德繩夫婦，雖鑒止水齋集、古春軒詩鈔二書無可考見，然不足證明非

許梁之作。蓋此類俗書，人常以游戲筆墨視之，故前人每諱爲己作；況許氏以經學著名當世，於此「小技」雖或曾涉筆必掩飾之不暇，安能於集中大書特書？茲以陳文述與許梁之關係考之，其言亦必可信也。按陳氏之媳汪端（一七九三——一八三八）乃梁瑤繩之女、德繩之女甥也。瑤繩適於汪，早卒。端幼卽育於宗彥德繩之家，並從德繩學詩。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云：「宜人受撫於姨母梁楚生夫人，嘉慶己未進士兵部員外許君周生室也，愛宜人如所生。」（附自然好學齋詩鈔首）阮元梁恭人傳云：「恭人有女兄適於汪，早卒，遺女端，恭人鞠養之，授以詩。」（附古春軒詩鈔首）又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中與德繩倡和之作甚多，如古春軒咏物二首和楚生姨母、落葉和楚生姨母、辛未春日返棹武林賦呈楚生姨母卽用賜題明湖飲餞圖原韻（均見卷二）等，可證兩家關係之密切。則再生緣之作汪端知之，故文述亦得備書之。兩家之誼如此，其言當可信也。

如上所述，再生緣之續成於許梁夫婦之手，已無疑問。然則許梁之續作始於何卷？茲述之如次：

此書初無刻本，流傳者均爲鈔本，至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始由侯香葉（芝）夫人刊行於世，侯之原序云：

> 近改四種，錦上花業已梓行。若再生緣傳鈔收（數）十載，尚無鐫本，因惜作者發思，刪繁撮要，……故改而付梓，不沒作者之意。

按此乃初刻本，時梁德繩續書尙未成。侯芝於原書改訂必多，而再生緣之本來面目亦因此隱晦。

然以今本觀之，其中亦非完全無可考見者，而原作與續作間之差別，尤顯而易見。據前引之八十回末所云：「業已詞登十四卷，未曾了結這前緣」，則許梁之續作當始於十四卷以下。然中國俗文學史下冊謂：「陳端生寫到第十七卷便絕了筆；以下三卷是梁德繩續成的。」（三七二頁）此兩種不同之異說，究以何者爲是？鄙意以爲與其謂許梁夫婦續書始自何卷，不如謂始自第幾回較妥也。蓋上舉兩說卷帙雖不相同，而所指回數並無歧異；其所不同者乃因分卷之異而生，故僅舉卷帙易生葛藤。按今本全書計二十卷、八十回。據目錄所載每卷各四回；而書內則每卷五回，四十回以下則又自亂其體例，或三回爲一卷，或四回爲一卷，殊不一律。此當爲後人修改時重訂卷帙而生之差異也。然卽以今本爲據，尚約略可見陳端生原書之次第。就今本之第四、九、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六、四十五、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六、六十一諸回之首或末作者自敍考之，每卷當爲四回。玆略舉兩例說明之：第十六回末云：「往談相國夫妻話，四卷之末略略行。」又五十二回末云：「要知以後如何事，再將那拾四之中細細描。」以每卷四回計之，十六回適爲四卷之末，五十二回則爲十三卷之末也。考陳書絕筆於第六十八回，許梁續書始自第六十九回。以陳氏原本每卷四回計之，則第六十八回乃第十七卷（今通行本則爲十六卷）之末回；以後人改訂本之每卷五回計之，則第六十八回爲十四卷之第三回，全卷尙未完畢也。故前引書末「業已詞登十四卷」之說，乃就每卷五回計之；俗文學史十七卷之說，則以原本每卷四回計之。其所指之卷帙雖異，然謂許梁夫婦自六十九回續起則無不同也。又今本

第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五十、六十諸回之末，亦自云一卷，顯與陳氏自敍矛盾，此當出後來改訂者之手，與陳書無涉，或卽侯香葉所增，亦未可知。許梁所續亦如陳書原例，每卷計四回，六十九至七十二回爲第十八卷，第七十三至七十六回爲第十九卷，第七十七至八十回爲第二十卷。故七十三回首云「十八卷成登十九」，七十六回云「兩卷新詞草續成」，八十回末云「十九卷中業已結」，「二十卷中緣分定」。至若七十六回所謂「十五卷成登十六」，八十回謂「業已詞登十四卷」，均與每卷四回不合，亦當爲後來改訂者所增也。

卷帙之關係既明，請進言續書始自六十九回之故。按陳書於六十六回詳敍其身世後，至六十八回末復云「僕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舊時心」，至此遂爾絕筆。則其下之六十九回當爲許梁之作。七十六回末云「兩卷新詞草續成」，以每卷四回計，自七十六回上溯八回，亦適爲六十九回也。更就六十九回首之作者自敍觀之，其爲許梁之作尤顯而易見。原文云：

功奪天孫錦作心，獨彈古調撫瑤琴；欲觀全豹情猶切，漫試雕蟲趣亦深。續更自應慚短綆，習勤聊付惜分陰。丹鉛銷此何長夜，燈燭頻挑月影沉。傳閱緣再生一部，詞登前篇未完成，好比那無尾神龍姿出沒，引得人依樣葫蘆續寫臨。須要知設身處世爲難事；我姑且逢場作戲續餘音。

至於續作之年代及與許宗彥之關係兩事，以資料不足，難於詳考，茲姑就所知者述之。按原書第七十六回末云：「嗟我年近將花甲，二十年來未抱孫。」據此則再生緣爲五十餘歲時之作。然此語爲何

人所述，不得不詳論之。考許宗彥卒於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一八一八），年五十一歲（詳下年譜）。自不得謂「年近將花甲」，則此語與許氏無涉也。德繩雖享年七十七歲（詳後），然據阮元梁恭人傳所載有孫十人、曾孫七人，與「二十年來未抱孫」之說亦不合。按古春軒詩鈔卷下靜蘭忌日奠醊感而賦之之四有「十年提抱勝諸孫」語，哭外孫女靜蘭十四首之八注亦有「上月從坤孫索鈔舊讀古詩十九首」語，此二詩列於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之作後，十四年（一八三四）甲午仲春赴邵武輿中口占前，當爲道光十二三年間（一八三二——一八三三）之作，時年六十二、三歲也。或謂阮元所作之傳乃撰於梁氏卒後，其中雖有孫十人之記載乃記其後來之事，或六十歲以前尚未有孫。然據上引道光十二三年所作之詩已有「十年提抱勝諸孫」語，則德繩於道光二三年已得孫矣，時則五十二、三歲也。按德繩有子六人，唯四兒延敬，六兒延轂爲其所生，餘均庶出。彼所謂「二十年來未抱孫」者非眞無孫，僅謂延敬、延轂尚未生子，故云「未抱孫」也。茲以其長子延敬事迹考之。按延敬生於嘉慶十年乙丑（一八〇五），卒於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年三十，遺有一子善長（詳後）。德繩於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作哭四媳詩有「老淚啼乾對藐孤」，「他年倘得孤兒立」（見詩鈔卷下）之語，則其時善長幼小可知。今知善長生於道光三年（一八二三），見善長撰碧聲吟館談麈卷四歸舟安穩圖。時德繩五十三歲也。然則再生緣第七十六回當作於善長未出生之前，德繩五十歲以後，卽道光元年至三年（一八二一——一八二三）德繩五十一至五十三歲時。此方與五十餘歲無孫之事合。再生緣續書頗多暮年衰廢之語，如第七十二回末云：「怎輕那

老去名心漸漸淡，更心兼夜來勞頓不成眠。再編下卷寫歲月，未卜何年或次年。」又第八十回末云：「我亦緣慳甘茹苦，悠悠夢寐悟前言。有子承歡萬事定，心無挂礙寫塵緣。」均可證爲衰年倦筆時所作。其中「有子承歡」一語，如指四兒延敬，則當作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延敬去世以前。蓋續作十二回亦歷多年而成者。如上所述，第七十六回既作於道光元年至三年，乃許宗彥卒後之第四年至六年，與西泠閨咏所述「夫婦爲足成之」之說不合。按此書後十二回自敍之詞，顯爲婦女口脗。而自第七十二回又爲德綳之語，乃作於宗彥下世以後至道光十四年之前。此顯然與宗彥無涉也。意者續作草創之初宗彥或參與其事，或曾潤飾一二，然執筆與否固非重要也。陳文述記述簡略，遂以爲十二回全爲許梁夫婦合撰。不知續作之執筆者爲德綳，亦不知自第七十二回以下乃撰於宗彥去世以後也。

二　家事及傳略

許宗彥家世

許宗彥遠祖名柔，字叔剛，始居德清。七世祖名松，生子五，長孚遠，爲宗彥六世祖。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謹按家譜：許氏自宋紹興時扈蹕南渡。明初名柔字叔剛者，始居德清縣德清山之陽。德清山又名烏巾山，號烏山許氏。第六世〔按此就宗彥父家駒言之，下同。〕名松者，生子五：長孚遠，前明南都兵部右侍郎，謚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子紹遠始居城中，號縣東許氏。」（一葉）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誌銘：「先世自明初居湖州德淸縣之烏巾山，號烏山許氏。六世祖孚遠，南京兵部侍郞，謚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弟紹遠始居城東，號縣東許氏。」（附鑑止水齋集首）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同上）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君遠祖諱柔者，明初居德淸之烏巾山，號烏山許氏。第六世諱松，生子五：長孚遠，明南京兵部侍郞，謚恭簡，詳見明史儒林傳；季紹遠，始移居城中，君其後也。」（同上）

案：許氏原文措詞頗含糊，不易斷定爲孚遠或紹遠之後，故陳氏志銘，阮蔡二傳雖同本行狀而說各不同。陳阮二氏均以爲孚遠之後，而蔡獨以爲紹遠。案許善長碧聲吟館談麈卷一述祖德詩引善衎詩明說爲孚遠後。又云孚遠後，鎭之前尙有：大受，元釗，偉三世。

高祖煌甲，國學生，贈中憲大夫。

先考方伯府君行狀：「曾祖煌甲，皇朝國學生，贈中憲大夫，貤贈通奉大夫。」（一葉）

曾祖鎭，康熙壬辰（五十一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南昌府知府，刑部貴州司主事。

先考方伯府君行狀：「祖鎭，皇朝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刑部貴州司主事，累贈通奉大夫。」（一葉）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曾祖鎭，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曾祖諱鎭，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編修。」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曾大父鎭，康熙壬辰翰林，江西南昌府知府。」

祖家駒，字駿仲，乾隆丁卯（十二年）舉人，甲戌（十九年）明通，西安學教諭。祖妣蔡氏。

先考方伯府君行狀：「考家駒，皇朝乾隆丁卯舉人，甲戌明通，西安學教諭，累贈通奉大夫。妣蔡氏誥封太夫人。」（一葉）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祖諱家駒，甲戌明通，西安縣學教諭。」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大父家駒，乾隆丁卯舉人，甲戌明通，西安學教諭。」

潘素心古春軒詩鈔序：「駕部許周生先生，駿仲先生文孫，方伯春巖先生哲嗣也。」

父祖京，字依之，一字春巖，行四。乾隆乙酉（三十年）拔貢，戊子（三十三年）解元，己丑（三十四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雲南驛鹽道、雲南按察使、廣東布政使。著有書經述八卷、詩四卷、許氏族譜二卷。妣胡氏，封夫人。

先考方伯府君行狀：「諱祖京，字依之，一字春巖。先府君伯仲行居四。……三十年乙酉以選拔貢成均，廷試不用。三十三年戊子鄉試，領解。己丑會試，……遂置第五。……授內閣中書。……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既復命，高廟垂詢甚悉。旋擢雲南驛鹽道。……明年夏攝臬篆。……明年就擢按察使。……五十年擢廣東布政使。……所著書經述八卷、詩四卷、許氏族譜二卷。配胡夫人……」（一至九葉）

又同卷先妣胡夫人事略云：「以府君官，封至夫人。」（九葉）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父祖京，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父諱祖京，乾隆戊子解元，己丑進士，由內閣歷任廣東布政使。」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考祖京，乾隆乙酉拔貢，戊子省元，己丑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廣東布政使。妣胡夫人。」

宗彥兄弟三人：長翼宗（字曉岑，見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次宗彥、燮宗；姊妹二人：慈、敏。

先妣胡夫人事略：「生子女五：子燮宗、女慈殤，翼宗早卒；惟適山陰王氏女敏及宗彥存。」（十葉）

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子二：長翼宗，國學生，早卒，先府君命以不孝宗彥子延恩爲之後；次卽不孝宗彥，嘉慶己未（四年）姚文田榜進士，兵部車駕司額外主事。女一，適山陰王思鈞。」（九葉）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妣胡夫人生子二，君其仲也。」

配梁德繩；側室吳氏、陳氏、崔氏。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妻梁氏。」

梁恭人傳：「恭人姓梁氏，名德繩，號楚生，兵部車駕司主事德清周生許君宗彥配也。」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夫人梁氏，……敦書公女，……簉吳氏先卒，……陳氏生子延潤，……簉崔氏生女一。」

子六人：長兆奎（延恩），道光辛巳（元年）舉人，國子監助教，嗣翼宗，早卒；次延宷，宛平縣齊家莊巡檢；次延澤，兩淮臨興場大使，出嗣燮宗，早卒（三人均吳氏生）；次延敬（梁氏生），邵武知縣；次延潤

(陳氏生)，道光己亥(十九年)科舉人，候選教諭；次延轂(梁氏生)，候選訓導。女四：長延鳌，早殤；次延礽(因姜)，適徽州孫承勳；次延錦(雲姜)，適阮元子福(三人均梁氏出)；次延□(崔氏生)，適胡琮。孫十人，曾孫七人。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夫人梁氏……敎書公女，生子延敬，延轂；簉吳氏先卒，生子兆奎㊀，延寀，延澤；陳氏生子延潤。女三㊁：梁夫人出者二：長適原任監察御史孫名球公子承勳；次適現任兩廣總督阮名元公子福；簉崔氏，生女一，字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胡名敬公子琮。」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子六：兆奎、延寀、延澤、延敬、延潤、延轂。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

又梁恭人傳：「所生女娶爲予五子婦。……側室子孟與叔早出繼。……延敬屢躓於場屋，援例以府同知赴閩……庶長子兆奎，先登辛巳科賢書；延潤則由錢塘籍以己亥科舉於鄉；延轂及善長(按延敬子)並占仁和籍爲學官弟子。……恭人生子二：延敬先卒；延轂，今候選訓導。女三：長殤；次適海陽孫氏；三卽予五子婦。庶生子四：長兆奎，國子監助教，先卒；次延寀，前宛平縣齊家莊巡檢；次延澤，兩淮臨興場大使，先卒；次延潤，今候選教諭。女一，適同里胡氏。孫十人，曾孫七人。」

陳文述西泠閨詠卷十五：「許因姜、雲姜，皆許周生駕部女。因姜名延礽，適徽州孫氏；雲姜名延錦，適揚州

㊀ 兆奎亦名延恩，卽出嗣翼宗者，見上引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又阮元梁恭人傳云：「側室子孟與叔，早出繼。」孟卽兆奎，叔卽延澤，未言繼誰之嗣，以宗彥兄弟考之，當爲燮宗。

㊁ 梁氏長女延鳌早殤(見鑑止水齋集卷三十，四五葉)，故未列入。

阮氏。」

梁德繩家世

梁德繩六世祖名萬鍾。高祖國儀。曾祖文濂，諸暨訓導。祖詩正，東閣大學士，謚文莊；祖母孫氏，繼包氏、徐氏。父敦書，字沖泉，工部侍郎。伯父同書，字元穎，號山舟，與其父並包氏出。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卷十七學士梁公家傳：「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塘人。……因稱山舟先生。高祖〔按指同書之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訓導，諱文濂。並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有二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啓心；次贈太傅謚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次癸酉科舉人知蠡縣事諱夢善。文莊生二子：長卽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爲後。文莊公元配孫氏，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並包夫人出。」（六至七葉）

德繩兄弟玉繩、履繩、寶繩；玉繩出嗣同書。姊瑤繩。

學士梁公家傳：「玉繩，仁和縣增貢生，少司空長子，嗣爲公後。」（十一葉）

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工部侍郎諱敦書字沖泉者，宜人之外祖也。乾隆戊申舉人諱履繩，著清白居士集，後學稱處素先生及官廣西太平府知府諱寶繩字接山者，宜人之母舅也。」（附自然好學齋詩鈔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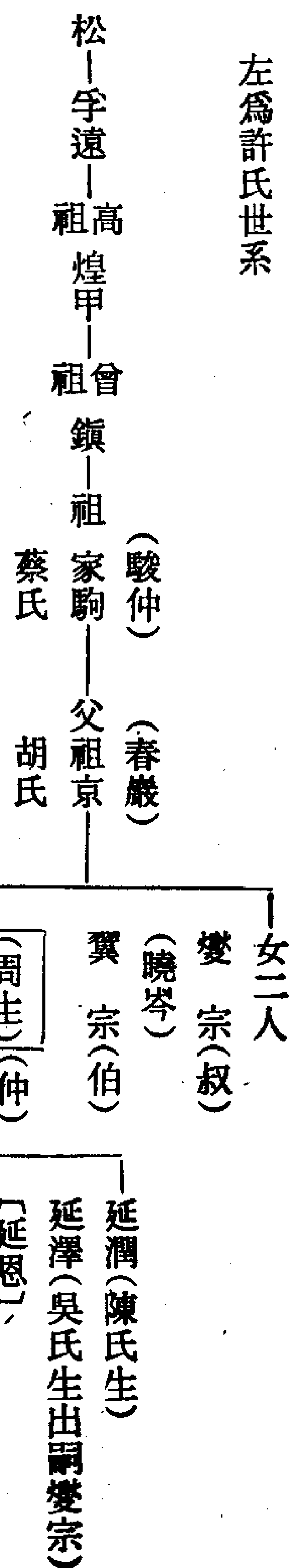
陳文述西泠閨詠卷十五：「梁夫人名瑤繩，相國文莊公孫女，沖泉司空女，處士汪天潛室，子婦汪端母也。」

又：「梁楚生，相國文莊公孫女，沖泉司空次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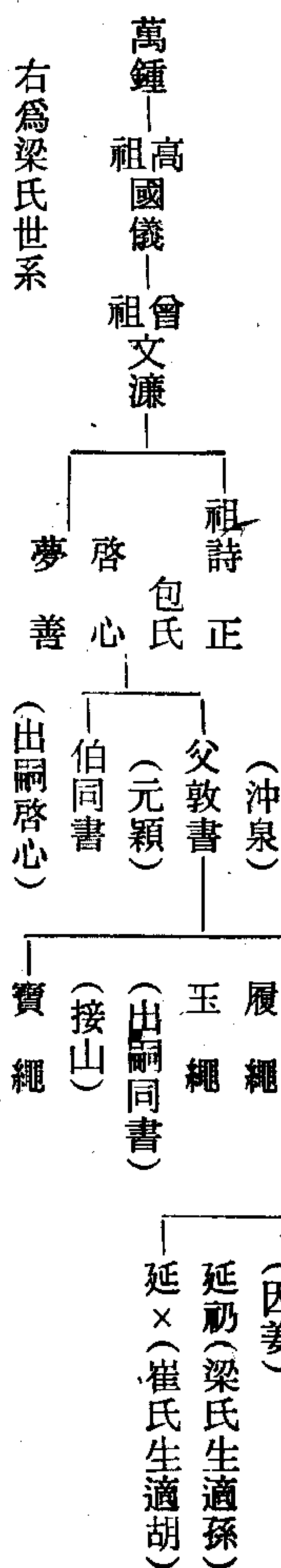
據此則瑤繩當爲長女，卽德繩姊也。

總結上文，作許梁兩家世系表如次：

左爲許氏世系



右爲梁氏世系



許宗彥傳略

宗彥原名慶宗，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君諱宗彥，榜名慶宗，後改今名，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

少多疾。

鑑止水齋集卷十一本草經疏輯要序中云：「余自少至長，多底滯之病，恆治藥餌，遂留意于醫。」（七葉）

又卷十四鑑止水齋記：「少便多病。」（二十一葉）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君少多病。」

性孝友和易，人有急必周之。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即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君孝友過人，伯兄曉岑遺女僅三齡，幼育長嫁，撫之不啻所生。姊適王氏居郡城，君聞其病，冒風雪走百里外，躬視醫藥，姊病賴以痊。性和易，雖卑幼奴隸，未嘗輕加呵譴。平居不苟言笑，不輕然諾。人有急必周之，尤加意寒士。凡有義舉，捐輸恆倍他人；深宜人有同志，每助之施。」

恬淡無宦情，中年既兩遭大故，體益弱，更無意進取，杜門讀書垂二十年。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猶戀戀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性，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君念伯兄早世，膝下乏人，觀政兩月，即假歸，日偕婦梁宜人承歡左右，冀慰親心。既而胡夫人及方伯相繼辭世，君素羸，兩遭變故，悲哀過情，體氣彌弱，遂無意進取，顏其室曰止水，以見志。杜門著書垂二十年。」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通籍後，念親老兄亡，不敢違養而仕，就官一月，遽引疾歸。親歿，卒不出。此其仁孝而遺榮利也。」

鑑止水齋集卷十四鑑止水齋記：「少便多病，四十以外，遂同衰暮，既畏日寒，復怯風，怔忪間作。……」（二十一葉）

所與游者有黎簡、林浚、孫爾準、嚴元照、徐養原等。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慎交友，所與游者，粵中則黎簡、林浚，金匱孫爾準、歸安嚴元照、同邑徐養原昆仲，並學行中人。」

按鑑止水齋集中涉及諸人之作，計有：孫平叔（爾準）招遊花塢遇雨、九日同黎二樵（簡）韓旭亭丈（是升）孫平叔（爾準）林明齋（浚）登粵秀山、平叔將歸二樵以秋林寫眞贈行並繫以詩平叔屬僕繼作以志友朋惓惓之意、贈別平叔、次韻二樵送平叔後作、次韻二樵懷平叔兼以示僕、次韻二樵見懷索芙蓉花種兼寄平叔、次韻二樵見懷、送侯貞友秀才（雲松）還金陵兼寄平叔、卽景學二樵體、寄二樵、寄平叔、五月十二日薄莫睡起作

寄二樵、泊蘆包去歲平叔泊此以書見寄〔以上卷一〕、題黎二樵五百四峯草堂詩却寄〔以上卷三〕、正月十六夜夢送平叔北行作詩四句醒後枕上復作起結四語足之、將往無錫先寄平叔、無錫與孫三別〔以上卷四〕、丁卯中秋同嚴九能(元照)表弟鑑止水齋夜話、小飲九能齋中善子侍坐甫離襁褓風度老成他日九能爲善子索詩作此以贈〔以上卷五〕、同徐新田(養原)嚴九能遊慈相院〔以上卷六〕、送平叔之閩、奉邀平叔偕嚴鄧兩太守至皐亭山看桃花、次前韻和嚴九能〔以上卷七〕、過九能夜話觀寶鼎二年甎、懷九能、哭嚴九能〔以上卷八〕、洞仙歌平叔、滿江紅落梅同嚴九能作〔以上卷九〕諸首，足徵其交遊之跡。

早年工於詞章，後改治經學。

鑑止水齋集卷十寄答陳恭甫同年書：「宗彥竊自惟生平思過于學，而學又屢遷：二十以前專務詞章，二十以後，始知經學。」(十三葉)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君又工爲古文詩詞。」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詩古文詞，心匠獨出。」

其治經染其鄉先輩之澤，又與諸尊宿游，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大義，不屑校讐文字，掇拾殘經；而持論得漢宋之平。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周生濡染其鄉黃太沖、萬充宗、季埜、胡渭生、毛大可、朱錫鬯、全紹衣、杭大宗諸先進之澤，又與當時通儒名德程易疇、錢曉徵、段若膺、姚姬傳、王蘭泉諸尊宿游，上下議論，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大義，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眞僞；不屑屑校讐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

掇拾零殘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曼衍迂疎寡效之言。」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

周廟祧考世室考能發劉歆等所未能明；轉注說披抉紕繆，雖大師無以易；禹貢三江說證漢志與禹貢三江無與；禮論、治論諸篇則稽古證今；而尤精於天文，其日行諸解辨戴震之誤。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討論經史多精詣。考周五廟二祧，……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語，誤始於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因之。……說禹貢三江……以爲漢志言……與禹貢三江無與。……說六書轉注……闓辨卓識，披抉紕繆，雖大師魁儒卒無以易之。……君通天算，在嶺南嘗問西法於富郎濟亞……所著太陽行度解，洞徹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其周廟祧考世室考，敍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他如日行諸解，辨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尤精於天文，得西洋推步秘法，自製渾天球，別具神解。」

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一卷、詩八卷、詞一卷，生時錄其半，後由梁德繩手定，梁諫菴編校而成。別有鑑止水齋藏書目四卷。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一卷、詩八卷、詩餘一卷，皆卓卓可傳。」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既逝，其孤延敬等赴於閩，且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錄其半，方屬諫菴舅氏

編校。」

陳文述西泠閨詠卷十五：「駕部既沒，遺集皆夫人手定。」

文瀾學報第二卷三四期（浙江文獻展覽會專號）三七九面著錄鑑止水齋藏書目云：「四卷。一冊。清德清許宗彥編。排印本。浙館藏。」解題云：「宗彥字積卿，號周生，嘉慶己未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好藏書，鑑止水齋中，插架累累，觀此目可見。久僑杭城，馬市街舊寓，尚可過訪，其齋額則爲瑞安林大同所得，林君且以移顏其居，蓋林君生前固學宗其鄉先哲陳止齋（傅良）、葉水心（適）之學者云。」

梁德繩傳略

梁氏生平傳略，僅有古春軒詩鈔卷首所附阮元梁恭人傳等，玆分別錄之。阮傳云：

恭人姓梁氏，名德繩，號楚生，兵部車駕司主事德清周生許君宗彥配也。駕部年十九，與予同舉丙午科鄉試，予齒長駕部四歲。後十有三年，予副朱文正公典己未科會試，駕部甫成進士；是科得人稱最盛，駕部以經學冠其曹。既分部視事，甫三月以親老乞歸，不復仕。家事悉弗問，皆恭人主之；以故駕部益得覃研經史疑義，兼精天文算法，杜門卻埽，優游林泉者，凡二十載。予於駕部相契深，且素重恭人賢，所生女，娶爲予五子婦，因知恭人之賢而才。又最悉恭人爲文莊相國女孫，沖泉少司空之女。雖出簪纓貴族，而不驕不侈，能以禮法自持。許氏族亦盛，恭人上事姑嫜，下襄夫子，九族之人無閒言。初恭人侍其舅方伯公粵東任所，重姑蔡太夫人在堂，性嚴厲，恭人頗得驩心；方伯公與胡夫人尤愛憐之。既而方伯公告養，僦居杭；不十年先後俱棄養，經營喪葬，半出恭人贊襄之力。歲戊寅，駕部又不祿。時側室子孟與叔早出繼，恭人命與仲三人分居於德清舊宅，曰：先人

廬墓之所在，子若孫安可違耶？所生子延敬、延穀與側室子延潤均未逮成童，恭人延名師以教之；所與交必通名於恭人，察其有器識文藝者而後命之交，吳徵客太史甫入泮，恭人卽決其不凡，招與伴諸子讀，又申之以婚姻，恭人之識鑒誠加人一等矣。諸子稟恭人教，咸克自成立。而恭人事事親操持，如駕部在時，不使紛心於家政。食指日繁，家計漸不給，然恭人綜理之井井有條，裕如也。遇義舉無不贊成；親戚有告急者，恆捐簪珥以助之。延敬屢躓於場屋，援例以府同知赴閩，迎恭人就養，未及一載，歿於官；恭人撫遺孤善長挈歸杭，復如所以教其子者以教孫。庶長子兆奎，先登辛巳科賢書；延潤則由錢唐籍以己亥科舉於鄉；延穀及善長並占仁和籍，爲學官弟子：名譽嘖嘖賢士大夫口。恭人顧之有喜色，督責仍不少寬。恭人處富貴若貧賤，安不忘危；積勞數十年，而心力至是蓋交瘁矣。今歲春，延潤計偕北上，道出廣陵謁予，問恭人起居，猶健飯，未幾，驟聞訃。延穀旋寓書于予，乞爲傳。嗚呼！天何不再使恭人見其子若孫掇巍科躋清班！而延穀輩思報庇賴之恩當如何無忝所生，更有以慰恭人于地下也！恭人平生無世俗之好，唯耽吟詠，自幼隨宦，身行萬里，半天下，且得江山之助，著有古春軒詩鈔。恭人有女兄適于汪，早卒，遺女端，恭人鞠養之，授以詩；嘗選明一代人之詩而評定之，足闡明史是非，亦恭人之教也。（下敍生卒及子女略）

舊史氏曰：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康成謂女而有士行者，天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予昔聞延敬之官於閩也，初權邵武府同知，繼攝邵武縣事，會水災議卹民，延敬請恭人命而後行，同僚皆歎服。延敬爰以勤死，民奉以爲神；恭人歸，泣而送者數千人。恭人性明敏，有決斷，能識大體，往往論古今事必窮其端委，而辭不窮，使聽之者每忘疲。若恭人者可謂女之有士行者矣。「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亦知所勉歟？

潘素心古春軒詩鈔序(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敘其生平云:

……今年春,恭人枉書以所著古春軒集介部郎來屬爲弁言,於是乃得快讀恭人之詩,和平溫厚,得風人之遺。自幼隨尊甫沖泉少空於粤、於閩、於荆楚,又隨駕部省方伯公復遊粤,晚年就養四公子任,復遊閩,山川雲物,盪滌性靈,煙墨所染,自成馨逸。……

陳文述西泠閨詠卷十五古春軒詠梁楚生夫人云:

梁楚生,相國文莊公孫女,沖泉司空次女,德淸許周生駕部室,子婦汪端姨母也。博雅能文,詠紫牡丹詩有「闌前香染昭容袖,簾外春深宰相袍」句。駕部旣沒,遺集皆夫人手定。

一函緗帙護靈芸,玉艷花明最出羣。宰相門楣蘇許國,神仙眷屬魏成君。靑山駐轤吟春樹,綠水停橈倚暮雲。聞道玉台親點筆,浣花箋紙妙香薰。

三　年　譜

乾隆三十三年　戊子　一七六八

許宗彥正月初一日生,一歲。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乾隆戊子年正月初一日子時生。」(附鑑止水齋集首)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其生以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子時。」(同上)

是年父祖京(春巖)妣胡氏均三十七歲。(雍正十年壬子一七三二生)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不孝生時先府君已三十七。」(八葉)

又同卷先妣胡夫人事略:「先府君與先妣同邑同歲生,府君以七月,先妣以六月,蓋長府君者四十五日。」(九頁)

父鄉試領解。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三十三年戊子鄉試領解。」(同上二葉)

蔡之定周生許君墓志銘:「考祖京乾隆乙酉拔貢,戊子省元。

王昶(蘭泉)四十四歲。(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朱珪(石君)三十八歲。(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生,見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姚鼐(姬傳)三十八歲。(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姚瑩姚先生家傳)

阮元(雲臺)五歲。(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乾隆三十四年　己丑　一七六九

許宗彥二歲。

父祖京三十八歲,會試第五名中式,授內閣中書。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己丑會試,……遂置第五……授內閣中書。」(二至三葉)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所載同。

是年陳端生在登州撰再生緣第三十三回以下。（見上文）

乾隆三十五年　庚寅　一七七〇

許宗彥三歲。

友人孫爾準（平叔）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乾隆三十六年　辛卯　一七七一

許宗彥四歲

梁德繩十月初五日生，一歲。

阮元梁恭人傳：「恭人生於乾隆辛卯年十月初五日卯時。」

乾隆三十七年　壬辰　一七七二

許宗彥五歲，母授以陶詩。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有宿慧，年四五時母胡夫人口授陶詩，輒解其意。」

梁德繩二歲。

乾隆三十八年　癸巳　一七七三

許宗彥六歲，居京師，母授以魏三祖詩。

鑑止水齋集卷五：詩有宗彥六歲侍先大夫都邸母夫人手錄魏氏三祖詩於燈下敎之……（二二葉）

梁德繩三歲。

表弟嚴元照（九能）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乾隆四十年　乙未　一七七五

許宗彥八歲，父擢內閣侍讀學士。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四十年內閣缺侍讀，……遂以先府君擬正，得擢用。」（三葉）

梁德繩五歲。

乾隆四十一年　丙申　一七七六

許宗彥九歲，已能屬文。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君幼有神童目，當代名公宿儒咸器重之：劉文正公謂他日必爲名儒；費文恪公、譚古愚中丞以爲異常兒。……九歲能屬文。」

梁德繩六歲。

乾隆四十二年　丁酉　一七七七

許宗彥十歲，能自學。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君十歲即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

鑑止水齋集卷六詩有十齡嘗誦陶詩今四十三歲矣燈下展誦感於總角聞道白首無成聊賦此章(三葉)

案：詩作爲嘉慶十五年庚午四十三歲之作。十齡誦陶詩，可證阮傳自習之說有據。

是年五月父祖京充四川鄉試正考官。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四十二年……五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三葉)

梁德繩七歲。

乾隆四十三年　戊戌　一七七八

許宗彥十一歲。父祖京擢雲南驛鹽道，攜之任。王昶作積卿字說贈之。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四十二年……五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既復命，高廟垂詢甚悉。旋擢雲南驛鹽道」(三葉)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王蘭泉司寇作積卿說以贈。——積卿君初字也。」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五許積卿字說：「許子慶宗性聰穎，異於常人，年十一則已能誦五經、史、漢及韓柳歐蘇文，放筆爲詩與論皆文從字順，駸駸窺作者戶牖。歲戊戌正月，其尊甫春巖觀察將攜以赴滇，摳衣肅襟來而請曰：

願有以字也。於是字之曰積卿。……春巖觀察天下善士也，告以斯言，必將辟耳而詔有以進積卿也夫！」（光緒刊本十三葉）

梁德繩八歲。

乾隆四十六年　辛丑　一七八一

許宗彥十四歲。父祖京攝雲南臬司。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四十五年總督婪賄事發，……明年夏攝臬篆。」（四葉）

梁德繩十一歲。

乾隆四十七年　壬寅　一七八二

許宗彥十五歲。父祖京擢雲南按察使。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明年就擢按察使。」（四葉）

梁德繩十二歲。

乾隆四十九年　甲辰　一七八四

許宗彥十七歲。父由雲南入覲。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四十九年入覲。」（五葉）

梁德繩十四歲。

是年陳端生續再生緣第六十六回至六十八回，至此遂絕筆。（見上）

乾隆五十年　乙巳　一七八五

許宗彥十八歲。父祖京任廣東布政使，隨之任。交蔡之定。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五十年擢廣東布政使。」（五葉）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歲乙巳余薄游嶺南，始識君於藩署，一見心契，引爲忘年交。」

梁德繩十五歲。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一七八六

許宗彥十九歲，由粤至京，舉丙午順天鄉試。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丙午舉於鄉。」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乾隆丙午舉順天鄉試。」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舉乾隆五十一年鄉試。」

梁德繩十六歲。

是年阮元二十三歲，亦中鄉試。（見阮元梁恭人傳）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一七八七

許宗彥二十歲。
梁德繩十七歲。
是年舉行丁未科會試。

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　一七八九

許宗彥二十二歲。
梁德繩十九歲。
是年預行正科會試。阮元中進士。（見揅經室文集二集）

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　一七九〇

許宗彥二十三歲。
梁德繩二十歲。
是年舉行恩科會試。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一七九一

許宗彥二十四歲。九月在粵游粵秀山，有詩。
鑑止水齋集卷八輓韓旭亭先生詩註云：「乾隆辛亥，先生在粵，嘗於九日招宗彥及二樵、哲侯、平叔諸人，爲粵秀山之會。」（十四葉）

又卷一九日同黎二樵(簡)韓旭亭丈(是升)孫平叔(爾準)林明齋(浚)登粵秀山(五至六葉),當作於是年。

梁德繩二十一歲。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一七九二

許宗彥二十五歲,仍在粵東。

鑑止水齋集卷十七杭太史別傳:「乾隆辛亥壬子間,先君子藩粵東,太史子賓仁攜道古堂詩文集至,爲刊之,因得見太史它所撰著。今二十餘年矣。」(四葉)

梁德繩二十二歲。

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一七九三

許宗彥二十六歲,應會試落第。始讀梅氏算學書。

鑑止水齋集卷十一經書天文考序:「宗彥少時未知有曆算之學,癸丑春闈被放,于燕市買得梅氏叢書讀之,不能盡曉。」

梁德繩二十三歲。

是年汪端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乾隆五十九年　甲寅　一七九四

許宗彥二十七歲。父祖京乞養歸里。作六月二十四日侍大人自粵東歸留別雜詩二十首。(卷二)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五十九年以蔡夫人年高，乞養歸田。」（六葉）

梁德繩二十四歲。

案阮元梁恭人傳所云：「初恭人待其舅方伯公粵東任所。」當爲五十九年離任以前事，今不知在何年，姑附記於此。又許氏夫婦結褵何年，鑑止水齋集、古春軒詩鈔兩書中均無可考見，然以年推之，當更在其前也。

是年阮元由山東學政調浙江學政。（見李元度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乾隆六十年　乙卯　一七九五

許宗彥二十八歲。

梁德繩二十五歲。

是年舉行恩科會試。

嘉慶元年　丙辰　一七九六

許宗彥二十九歲。祖母蔡氏卒。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嘉慶元年丁蔡夫人憂。」（六葉）

是年舉行丙辰恩科會試。

案鑑止水齋集卷十四鑑止水齋記云：「志奢才狹，屢躓場屋。」（二十一葉）又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云：

「不孝十九歲外，以禮部試，往來都中，不恆在側。」（八葉）又卷一乘月夜行晨至黃洞過峽山已三十里詩云：「七年八過清遠峽」（十六葉），雲封寺張曲江祠詩亦有「七度往來成熟客」（十八葉）句。疑乾隆丁未，己酉，庚戌，乙卯及嘉慶丙辰等科，宗彥均應試落第（癸丑試而未售已有明文），上列二詩，似亦前數次應試途中往返時之作也。

梁德繩二十六歲。

嘉慶四年　己未　一七九九

許宗彥三十二歲，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三月即告歸。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子二；……次即不孝宗彥，嘉慶己未姚文田榜進士，兵部車駕司額外主事。」（九葉）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珪）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宗彥乎？……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元與君同舉於鄉，己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

又梁恭人傳：「後十有三年，予副朱文正公典己未科會試，駕部甫成進士。是科得人稱最盛，駕部以經學冠其曹。既分部視事，甫三月，以親老乞歸，不復仕。」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嘉慶己未成進士。是科得人極盛，總裁朱文正公尤重君，嘗曰：經學則有張惠言，小學則有王引之，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其許某乎？釋褐分兵部，時方伯告養在籍，奉母太夫人蔡居杭城〔案宗彥

祖母蔡氏已於嘉慶元年卒，此處有誤」。君念伯兄早世，膝下乏人，觀政兩月即假歸。」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嘉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大科下，其中卓犖兼賅衆長者，莫如武進張皋文與德清許周生。……嘉慶四年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

梁德繩二十九歲，作聞夫子捷南宮詩。（古春軒詩鈔卷上十一葉）

名紙傳來一騎飛，知君柳色上春衣；十年璞在思徒切，九轉丹成願未違。長路才看舒駿足，寸心終合戀蘭暉；團圞最是中秋月，更數金錢卜早歸！

是年十月阮元任浙江巡撫。（見揅經室二集卷一顯考湘圃府君行狀）

嘉慶六年　辛酉　一八〇一

許宗彥三十四歲，二月妣胡氏卒，年七十。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妣胡夫人事略：「先妣歿四年又喪我先府君，府君卒年七十四，先妣年七十。……夫人卒於嘉慶六年二月初六日，是年十一月葬於武康十七都春岡嶺下。」（九至十葉）

又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先府君配胡夫人先四年卒。」（九葉）

案祖京卒於嘉慶十年乙丑，故云「先四年卒」。

梁德繩三十一歲。

嘉慶七年　壬戌　一八〇二

許宗彥三十五歲。
梁德繩三十二歲。
同年張惠言(皋文)卒,年四十二。(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嘉慶八年　癸亥　一八〇三
許宗彥三十六歲。
是年王昶年八十,作王少司寇八十壽序(卷十一)文云:「歲紀癸亥,公壽躋八秩,……公不以宗彥不文,命之使序。」(十葉)是應王氏之命而作。
九月作重修孝慈庵碑記(卷十二)。
梁德繩三十三歲。
嘉慶九年　甲子　一八〇四
許宗彥三十七歲,構鑑止水齋。閱歲乃成。
鑑止水齋集卷十四鑑止水齋記:「嘉慶甲子歲始構書舍于杭城如松坊宅之東偏。……閱歲乃畢。」(二十至二十一葉)
三月作五行大義序(見卷十一)。
梁德繩三十四歲。

嘉慶十年　乙丑　一八〇五

許宗彥三十八歲，鑑止水齋落成。二月父祖京卒，年七十四，作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及先妣胡夫人事略（卷十九）。

鑑止水齋集卷十九先考方伯府君行狀：「嘉慶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卯時卒於仁和如松坊第。……謹就苫次追憶聞見，撰序爲狀。」（六至九葉）

又同卷先妣胡夫人事略：「府君卒年七十四。……嘉慶十年某月日不孝宗彥將奉先府君柩合葬。……附於先府君行狀之後。」（九至十葉）

梁德繩三十五歲。四兒延敬生。作新屋落成月下置酒書以誌喜（卷下）。

古春軒詩鈔卷下哭四兒十二首之二注云：「先夫子捐館，兒年十四，卽能主持家政，煢煢母子相依，於今又十七年矣。」（十二葉）

鑑止水齋集卷六夏日雜詩第二首云：「阿定才七齡。」（十葉）

案：許宗彥卒於嘉慶二十三年庚寅，以其時延敬年十四推之，其生年乃在嘉慶十年也。又夏日雜詩作於嘉慶十六年辛酉，其時阿定年七齡，上溯六年亦爲嘉慶十年。故知阿定卽四兒延敬之乳名。

是年六月阮元丁父憂去官。（見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嘉慶十一年　丙寅　一八〇六

許宗彥三十九歲。作吳臺卿哀辭(卷十九)、丙寅季冬五日四首(卷四)。

梁德繩三十六歲。

是年十一月五日座主朱珪(石君)卒，年七十六。(生于雍正九年辛亥，見朱錫經朱文正公年譜)

嘉慶十二年　丁卯　一八〇七

許宗彥四十歲，作丁卯中秋同嚴九能表弟元照鑑止水齋夜話九能舊要予作香修詩予託胡晉卿繙代作四章九能意頗不滿晉卿今已下世詩宜還之別作八章章中事多檃括九能口說也(卷五)、梁山舟侍講重宴鹿鳴恩進學士誦德抒懷敬呈長律七十韻(卷五)。

案：鑑止水齋集卷十七學士梁公家傳云：「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宜重宴鹿鳴，奉命與宴。」可定重宴鹿鳴詩爲是年作。

梁德繩三十七歲。

是年王昶(蘭泉)卒，年八十三。(生於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阮元再撫浙江。(見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嘉慶十四年　己巳　一八〇九

許宗彥四十二歲，作己巳元日早至天竺集詩牌二詠一首(卷五)、己巳九月自杭至嘉禾道中默記戰國

策因成七首(卷五)、族姪婦戴宜人事略(卷十七)。

梁德繩三十九歲。

是年阮元罷浙江巡撫。(見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友人洪亮吉(稚存)卒,年六十四。(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嘉慶十五年　庚午　一八一〇

許宗彥四十三歲,作十齡嘗誦陶詩今四十三歲矣燈下展誦感於總角聞道白首無成聊賦此章二首(卷六)。

梁德繩四十歲。

嘉慶十六年　辛未　一八一一

許宗彥四十四歲,作夏日雜詩二十一首(卷六),首有小序云:「辛未長夏,酷暑無俚,晝臥小簟,時復有作;非一日所有,不可次序。聊復存之,題曰雜詩。」

梁德繩四十一歲,汪端至杭州,與之倡和。(見自然好學齋詩鈔卷二辛未春日返棹武林賦呈楚生姨母卽用賜題明湖飲餞圖原韻)

嘉慶十七年　壬申　一八一二

許宗彥四十五歲，冬爲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作序（見原書首），作壽梁山舟學士九十詩（卷六）。

案鑑止水齋集卷十七學士梁公家傳云：「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九葉）從二十年上溯四年，爲十七年，是年梁氏九十，此詩亦當作于十七年。

梁德繩四十二歲。

嘉慶十九年　甲戌　一八一四

許宗彥四十七歲，是年阮元年五十，作阮雲臺師五十壽詩四首（卷六）。

梁德繩四十四歲。

嘉慶二十年　乙亥　一八一五

許宗彥四十八歲，作祭學士梁公文（卷十九）、輓梁山舟學士詩四首（卷八）、輓姚姬傳先生詩二首（卷八）。

案：鑑止水齋集卷十七學士梁公家傳云：「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九葉）則祭文輓詩亦當作於是年。

梁德繩四十五歲。

是年姚鼐（姬傳）卒，年八十五。（生於雍正九年辛亥，見姚瑩姚先生家傳，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嘉慶二十一年　丙子　一八一六

許宗彥四十九歲，作丙子冬夜追記粵東市舶詩（卷八）。是年蔡之定回里，時至杭州，過從甚密。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丙子夏，余告歸，每之武林，君必虛榻以待。」

梁德繩四十六歲。

是年阮元任兩廣總督。（見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嘉慶二十三年　戊寅　一八一八

許宗彥五十一歲，作哭嚴九能詩二首（卷八）。冬患喘逆病劇，至臘月已不能穀食，病中猶作三文學合傳（卷十七）。

古春軒詩鈔卷下云：「戊寅冬先夫子病革時，前一月即厭煙火食，惟日食果品。」（九葉）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先是君以葬親擇地，隆冬周歷深山，中風寒，浸漬久，患肺嗽疾不時作。戊寅冬，喘逆益劇。至臘月不能穀食，日食瓜果飲清水；然神明始終不亂，猶爲汪家禧、楊鳳苞、嚴元照作三文學合傳。」

易簣前一日作闌干、絕筆各一首（卷八）。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易簣前一日作詩詞，意惝怳若有所見，終篇有『峽中只覺森沉甚，雷雨宵來未可尋』之語。絕筆詩云：『一枝柱掛沿山遠，流水孤雲釀雪初。』」

闌干　易簣前一日作

一曲闌干映碧潯，推門瞥見落花深；玲瓏祇解藏疏影，宛轉還宜惜碎金。竟體神光歸小立，一痕衫影足詩心；

峽中只覺陰沈甚，雷雨宵來未可尋。

絕筆

閒坐春風五十一，不堪歸去落花無；一枝柱杖沿山遠，流水孤雲釀雪初。

十二月二十二日卒。

阮元浙儒許君積卿傳：「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

蔡之定許君周生家傳：「延至二十有二日而逝，年五十一。」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二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卒。」

梁德繩四十八歲，作戊寅八月九日三女隨壻赴粵書此付之四首（古春軒詩鈔卷下）、三女瀕行再成一律示之（卷下）。

是年表弟嚴元照（九能）卒，年四十六歲。（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生，見鑑止水齋集卷十七三文學合傳及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道光元年　辛巳　一八二一

許宗彥卒後之第四年。

梁德繩五十一歲。

是年侯香葉改本再生緣刊行。（見原書卷首自序）

庶長子兆奎是年鄉試中式。

阮元梁恭人傳：「庶長子兆奎，先登辛巳科賢書。」

道光三年　癸未　一八二三

許宗彥卒後之第六年，十月葬於杭州留下花家山。

陳壽祺周生許君墓志銘：「君卒後六年爲道光三年，以十月二十日葬於留下之花家山。」

梁德繩五十三歲。

是年延敬之子善長生。

許善長碧聲吟館談麈卷四歸舟安穩圖條云：「余生於道光癸未。」

道光十一年　辛卯　一八三一

許宗彥卒後之第十四年。

梁德繩六十一歲，有詩一首，題云：「戊寅冬先夫子病革時，前一月卽厭煙火食，惟日餐果品。有食剩蒲桃核遺於寢室庭前，歿後抽蔓一枝，日漸成蔭，青葱可愛，未死人視之尤增慼悼。曾默祝云：幼子中倘有成立者，此枝結子。今十四年矣，居然結子三枝。其後或有成立者，以應此兆，預爲相報少慰吾心耶！因成斷句一章，以誌悲懷兼勗兒輩。」（詩鈔卷下九葉）

道光十二年　壬辰　一八三二

許宗彥卒後之第十五年。

梁德繩六十二歲。

是年許氏知友孫爾準(平叔)卒，年六十三。(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道光十三年　癸巳　一八三三

許宗彥卒後之第十六年。

梁德繩六十三歲。

道光十四年　甲午　一八三四

許宗彥卒後之第十七年。

梁德繩六十四歲。四兒延敬權邵武同知，繼署邵武知縣。仲春迎養至閩，作甲午仲春赴邵武輿中口占一首(詩鈔卷下)。

阮元梁恭人傳：「予昔聞延敬之官於閩也，初權邵武同知，繼攝邵武縣事。會水災議卹民，延敬請恭人命而後行，同僚皆嘆服。」

乙未紀事(附古春軒詩鈔後)云：「余四兒延敬幼穎悟，弱冠入泮，屢赴鄉舉不第，爲菽水計就官福建同知，攝邵武縣事，迎余就養署中。」

古春軒詩鈔下哭四兒第四首註云：「兒抵閩後，頗荷上游器重，未三月即委署邵武同知，旋攝邵武縣篆。」(十

二葉）

又第五首註云：「卸同知事時，邵武水災，楊令暴卒，紳民合詞稟請上憲，留攝縣篆。」（十三葉）

秋九月延敬卒於任所，年三十（嘉慶十年乙丑生）。十一月歸里，作哭四兒詩十二首（詩鈔卷下）。

碧聲吟館談麈卷一述哀：「先君司馬公……未一月而薨。……時在道光甲午年九月十八日，享年三十。十一月奉喪歸。」

哭四兒詩第五首句云：「披星觸暑不辭辛，二豎爲災僅浹旬。」（十三葉）又第二首註云：「先夫子捐館，兒年十四，即能主持家政，煢煢母子相依，於今又十七年矣。」（十二葉）

案以嘉慶二十三年十四歲推之，則道光十四年爲三十歲。

乙未紀事云：……「兒沒，余歸里。」

道光十五年　乙未　一八三五

許宗彥卒後之第十八年。

梁德繩六十五歲。是年四兒媳亦卒。作哭四媳四首（卷下）。

乙未紀事云「次年，兒媳病，見兒來，遂卒。」

道光十八年　戊戌　一八三八

許宗彥卒後之第二十一年。

梁德緗六十八歲。

是年汪端卒，年四十六歲。（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生，見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道光十九年　己亥　一八三九

許宗彥卒後之第二十二年。

梁德緗六十九歲。重輯園亭，復聯觴詠（見碧聲吟館談塵卷四）。是年延潤鄉試中式。

阮元梁恭人傳：「延潤則由錢唐籍以己亥科舉於鄉。」

道光二十年　庚子　一八四〇

許宗彥卒後之第二十三年。

梁德緗七十歲，作七十生辰詩（卷下）。

堪笑勞勞年七十，世情變幻若浮雲；有朝撒手歸山去，惜我曾無警世文。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一八四一

許宗彥卒後之第二十四年。

梁德緗七十一歲。是年英人陷定海，杭垣驚恐，避居德清。作辛丑九月三日避居德清感而作此（詩鈔卷下）。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一八四五

許宗彥卒後之第二十八年。

梁德繩七十五歲。冬葬延敬夫婦於玉泉山，作乙巳冬葬四兒夫婦於玉泉山麓詩以哭之（卷下）。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一八四六

許宗彥卒後之第二十九年。

梁德繩七十六歲。作詩一首，題云：「窗外葡萄十六年前結實三枝，其兆已應。嗣後日就萎，予惴然懼焉。忽今春根邊怒芽奮發二三枝，蟠於老幹，垂架扶疏，居然舊時光景，喜而記之。」（卷下）

案：古春軒詩鈔卷下有「……今十四年矣，居然結子三枝……」（九葉）一詩，前考訂爲道光十一年之作，此云十六年前，則此詩當作於道光十一年後之第十五年，即道光二十六年也。其以十六年計者，蓋以道光十一年並計在內也。

是年夏潘素心爲古春軒詩鈔作序（載原書首），詩鈔所錄至乙巳年止，似爲是年所編定。

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一八四七

許宗彥卒後之第三十年。

梁德繩七十七歲。是年三月初八日卒。十月二十二日，祔葬於花家山。

阮元梁恭人傳：「卒於道光丁未年三月初八日子時，年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於留下花家山爲

部之塋；距駕部下世已三十載矣。」

是年阮元爲之作傳。

梁恭人傳云：「今歲春，延潤計偕北上，道出廣陵謁余，問恭人起居猶健飯。未幾，驟聞訃。延穀旋寓書於予，乞爲傳。」

道光三十年　庚戌　一八五〇　三益堂刊再生緣。

參考書目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　咸豐二年重刊本

梁德繩：古春軒詩鈔（附詞鈔）　同上

陳文述：西泠閨詠　排印本

許善長：碧聲吟館談麈

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　同治十一年重刊本

王昶：春融堂集　光緒刊本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　森寶齋刊本

阮元：揅經室文集　四部叢刊本

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　商務排印本

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拾遺合刊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
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附記：文方草成，又得周夢坡兩浙詞人小傳中梁德繩傳（卷十三閨閣）一則，附錄如次：
「梁德繩字楚生，錢塘人，相國文莊公孫女，沖泉司空次女，德清許宗彥室。工詩詞，有古春軒詩詞鈔，伉儷唱和，如秦嘉之於徐淑。宗彥嘗有所感，德繩作蒼梧謠十解戲之（按詩見古春軒詞鈔），雅謔生春，足稱佳話。宗彥歿時自作輓詞云：『月白風淸其有意，斗量車載已無名。』（按句見鑑止水齋集卷八）德繩因譜乳燕飛詞紀之（按詞見古春軒詞鈔），詞絕哀痛。」
又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有許周生事略並及梁德繩，然不出阮元、陳壽祺、蔡之定三傳之外，殊無可採之處。

彈詞女作家小記

一　邱心如的生平

筆生花作者邱心如的生平，據原書每卷開頭的自敍及咸豐七年陳同勛、同治十一年雲腴女士兩序所載是：邱氏山陽(今淮安)人，嫁給清河(今淮陰)張姓，丈夫雖是儒生，却很潦倒，家境極窘。後來邱家也日趨貧困，難於支持。最後舅姑死去，又和她的老母同居，以授徒自給。我們所能知道她的生平，也止於此。十多年前，馮沅君撰讀筆生花雜記(刊北大國學門月刊)，也無新的發現。

我曾查過光緒淮安府志，同治山陽縣志，民國續纂山陽縣志，王錫祺山陽詩徵續編等書，也是毫無所得。又檢邱崧年氏家集(光緒丙申刊本，一冊，附文獻私記)，也無片紙隻字的記載。又曾想到邱氏是淮安大族，祠堂中或許有神位之類，也說不定，但城西大高皮巷邱氏宗祠却早拆光。最後找到民國壬戌(一九二二年)冬石印邱氏族譜存略，其中也無一字涉及邱心如。存略十五世有「心」字輩五人；心傅、心源、心鑑、心澄、心坦，和心如是同輩，大約她也是這一支派的人。其中心澄名下註，「入海州籍」；又「心」字輩同是十三世殿華、殿芳二人之孫，存略註：「殿華公殿芳公兩支，今居海州。」大約心

如的近族全移家海州，所以現在淮安沒有她的這支，也就難怪多年探詢無從得到她的史料。

書本上的資料既不可得，只有尋找口頭上材料一法。爲了這事，去年曾到邱氏族中現存年齡最大的邱老太太家去訪問。她是邱于蕃（稍有文名，喜搜集金石碑版）的太太，住東門水巷口，現年八十多歲，臥病在床，已全身不遂了。據她說，她也未能親見心如，只是間接知道一些。心如所嫁的張姓，淮陰籍，居淮安東門打線巷，家有兩重大門，俗稱「雙扇門張家」（疑卽前眼科醫生張伯生家），家極清寒。（現在張姓多居淮陰，淮安無人。）心如晚年頗困頓，授徒的結果也並不好。臨死時身外幾無長物。她的晚年，服侍她的一個女僕最淸楚，但這女僕已死了好久。其次女僕的兒子從他母親那裏也得到一些心如的史實，可惜他又在上海做理髮匠。——今後搜集邱心如的史料，將要成爲海底撈針了。又據另一邱家傳說，心如有一姊妹，和她同時也著有一部彈詞，惜書名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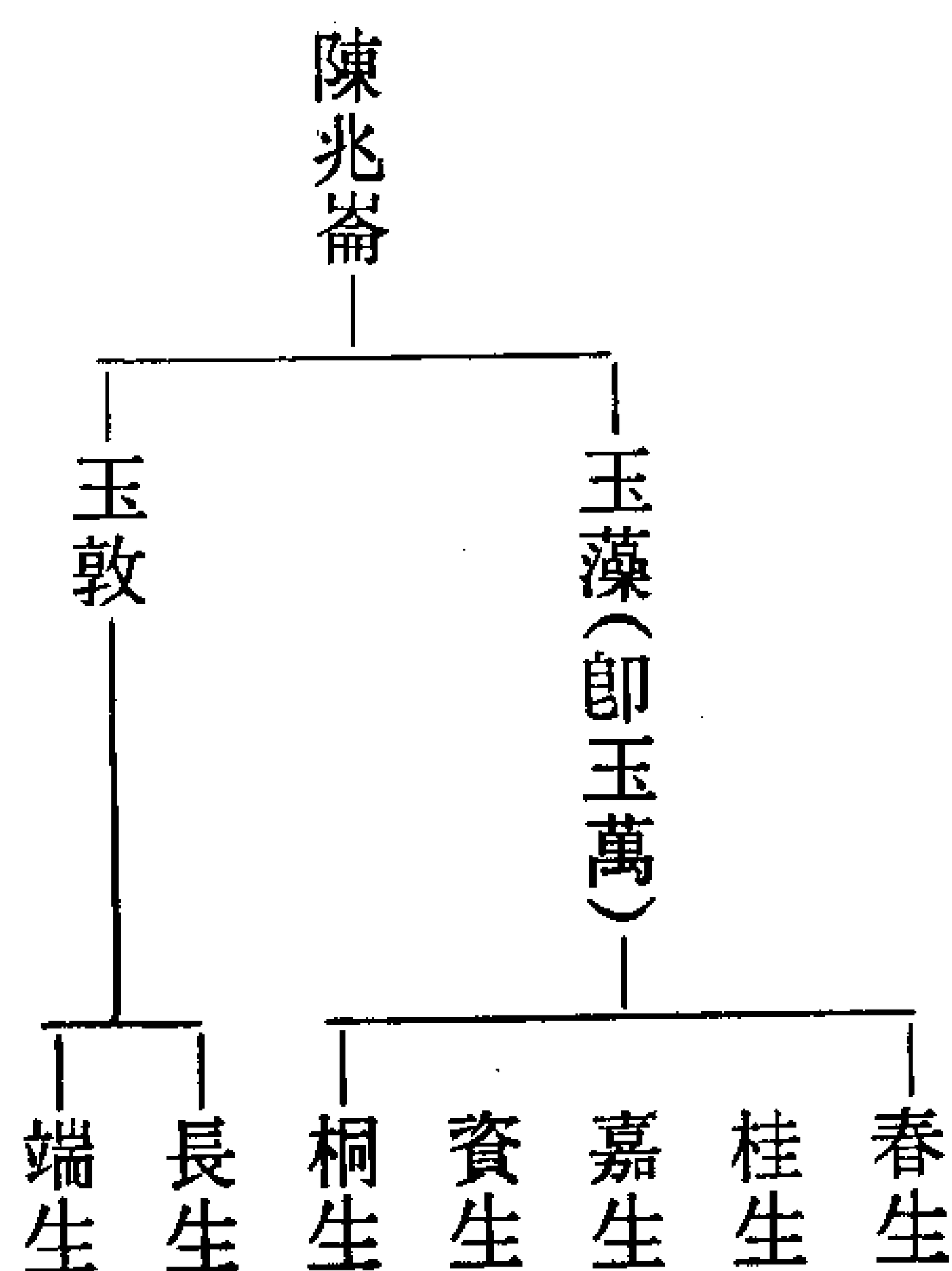
二　陳端生的世系

再生緣彈詞作者陳端生，據陳文述西泠閨詠（卷十五）所載略謂：「適范氏，壻諸生，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謫戍。因屛謝膏沐，撰再生緣南詞……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壻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壻遇赦歸，未至家而端生死。」此外，再生緣六十六回也曾歷記她的生平。西泠閨詠又說端生著有繪影閣集，今亦不易見到。我前作再生緣續作者許宗彥梁德繩夫婦年譜中說：「陳兆崙有紫竹山房集

今存，然其中殊少可供查考端生生平之處。」紫竹山房集中確無涉及端生的記載，但有不少關於她的家世的，前作年譜以許深爲主，限於體例，不能把這些資料引進去，這裏不妨詳細一說。

端生的祖父陳兆崙，字勾山，錢塘人，乾隆間舉博學鴻詞科，官至通政使。兆崙有二子：玉萬、玉敦（見紫竹山房詩文集首顧光撰墓志銘）。但誰是端生的父親，詩文集中却無可考，再生緣三十三回（原書卷九，今本卷七）說：「家父近將司馬任，束裝迢遞下登州。蟬鳴叢樹關河岸，月掛輕帆旅客舟。……行船人雜仍無續，起岸匆匆出德州。陸道艱難身轉乏，官程跋涉筆何搜。連朝耽擱山東省，到任之時已仲秋。」按紫竹山房集首陳玉繩年譜記乾隆十九年甲戌云：「六月，次子玉敦考取內閣中書，……十一月擢順天府尹。」又三十四年己丑記云：「八月，先生次子玉敦以中書改官山東登州府同知。」由此推知端生是玉敦的女兒隨父由北京起程，經德州，赴登州同知之任。因而也可斷定這回是作於乾隆三十四年，早於六十六至六十八回（乾隆四十九年）十五年之久。

她的家世，顧光墓志銘中記云：「……子四人，其二早歿，長玉萬，庚午舉人，山東濟陽縣知縣，後公八年卒；次子玉敦，嗣公弟中書眉山君，庚午（乾隆十五年）舉人，江南江寧府督糧水利同知。孫男五人：春生、桂生、嘉生、賚生、桐生。」據墓志銘及陳玉繩年譜，郭麐神道碑，列端生簡單世系如下：



端生有姊名長生，字秋穀，適吳興葉琴柯（紹楏），見西泠閨詠卷十五。長生有繪聲閣集，未見；又織雲樓合集、南蘋遺草中都有她的詩，亦未得見，不知其中有無涉及端生生平否。至隨園女弟子詩選卷四所錄十五首，香咳集所錄三十一首，却和端生無關。

三　鄭澹若與周穎芳

最近讀到金陵王瑤芬（雲藍）寫韻樓詩鈔（同治辛未京江榷署重刊本，首道光己亥陸以湉序），其中涉及夢影緣彈詞作者鄭澹若、精忠傳彈詞作者周穎芳母女的史料。按王瑤芳是嚴比玉之婦，其子嚴謹，即周穎芳之夫。她與鄭澹若是兒女親家。詩鈔首有鄭題詞慶春澤一首，署「女史鄭貞華澹若」，得

知她的名字。鄭氏湖州人，適周某，著有綠飲樓集。

詩鈔大體上是編年，其中涉及鄭貞華的有十首：（一）題鄭澹若女史綠飲樓集七絕四首，（二）詠梅和澹若女史七律二首（上二詩約作於道光十三年至十五年間），（三）題鄭夢白中丞西園寫照圖（爲留別澹若女公子作）七絕八首，（四）澹若夫人枉贈佳章辱蒙過獎勉答四首七絕，（五）蠟梅和澹若夫人七律一首（上三首年代不詳），（六）鄭澹若夫人將歸浙江賦此贈行七絕四首（約作於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頃），（七）澹若夫人途次有詩見懷依韻奉答七絕二首（年代不詳），（八）寄懷澹若夫人七律一首，（九）祝澹若夫人四十壽並賀哲嗣采芹之喜七律一首，（十）澹若夫人舟過黔陽芙蓉樓下有詩見懷依韻奉答五律一首（上三詩作於道光三十年）。其中第九首最重要，詩前有庚戌（道光三十年）仲秋、重陽二詩，後有除夕及次年辛亥春日詩，這首當作於三十年秋天。這年鄭貞華年四十，她的生年是嘉慶十六年辛未（一八一一），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飲鹵自殺於杭州（見夢影緣），年五十。

周穎芳爲鄭貞華之女，適王氏三子謹，詩鈔中關於她也有兩處，（一）蒲門郡齋桂花五律一首（年代不詳），（二）郡園紅梅大放五絕二首（道光三十年作），都和她的生平無關。詩鈔末附同治辛未（十年）女永華識語涉及嚴謹云：「……叔兄謹先後宦黔。……叔兄守石阡，有惠政。同治乙丑（四年），教匪數千人突至，叔兄戰死。……永華負母踰垣，投池，嫂及妹姪皆從之，池水淺，不得死。……母挈兄柩，率細弱，跋涉數千里。」這和精忠傳李樞序參看，可得她生平的涯略。

關於浦琳

浦琳是乾隆間揚州說話人，以說清風閘著名於世。清風閘是他自己創製的一部評話，與一般有所師承的說書是頗異其趣的，雖然傳世的清風閘一書並非出於浦琳之手。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記當時著名說書人說：

郡中懷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閘、房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跎傳、謊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

又卷九小秦淮錄記浦琳生平說：

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稱捩子。少孤，乞食城中，夜宿大房。鄰婦為之媒妁，偕至一處，香奩盛甚，納捩子而強昏焉。踰年，大東門釣橋南一茶爐老婦，授捩子以呼盧術。捩子挾之以往，百無一失，由是積金賃屋與婦為鄰。在五敵台，婦有侄以評話為生，每日皆演習於婦家。捩子耳濡已久，以評話不難學，而各說部皆人熟聞，乃以己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為清風閘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揣摩一時亡命小家婦女口吻氣息。聞者歡咍嗢噱，進而毛髮盡悚，遂成絕技。捩子體肥，多痰善睡；善工笑話口技，多諷刺規戒，有古俳諧之意。晚年樂善好施。金棕亭有捩子傳。

李氏這篇記浦琳生平，相當詳盡。浦氏說書技藝之精，可從「聞者歡咍嗢噱，進而毛髮盡悚」兩語中想像得之。所謂「撰爲清風閘故事」，是說他與一般有所師承的說書人說三國、水滸完全不同，他是一無傍依，「以己所歷之境」自行編撰清風閘的評話，「撰」是編撰、杜撰，並非「撰述」之意。俞樾不明此意，看了今本清風閘的書覺得與李斗所說不類，便說：「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筆墨間耶？」（茶香室叢鈔）他不知道這書並非出於浦琳的手筆，而浦琳也無撰述小說的能力（見後）。和畫舫錄卷九所載「鄒必顯以揚州土語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跎子書（按傳本名飛跎子全傳）」不同，鄒必顯是作者，浦琳只是衍述人。

按金椶亭名兆燕，全椒人，㧊子傳收國子先生全集中，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八三方伎（三）也轉載這篇。全文是：

浦琳，字天玉，揚州江都人，少孤貧，十餘歲無立錐地，日持箒掃街市積塵棄礫，至河濱淘漾之，得分釐以自給，夜則宿街亭中，爲巡邏。有遺於路者，琳覓其人數日，還之，其人欲分其半以贈，琳曰：「吾掃街塵足以不餒，子之金有盡，吾之金無窮也。」卒謝去之。琳不讀書而好行善，見人有骨肉相傷，朋友相棄者，必力爲勸救之。一日，過市肆聞坐客說評話，悅之，曰：「爲善爲惡，其報彰彰如是，奈何世之人如叩槃捫燭擿埴而索塗哉？」遂日取小說家因果之書，令人誦而聽之，聽之一過，輒不忘；於是潤飾其辭，摹寫其狀，爲人復說。聽之者靡不動魄驚心，至有欷歔泣下者。揚城士女爭豔羨之。琳體肥，右手短而捩，人呼之曰㧊子。春秋佳日，弦管雜遝中，必招致浦㧊子說書，以爲豪舉。琳於是挾厚貲，益利濟人。嘗冬日說范叔綈袍故事，曲盡凍丐之狀於富室諸女郎前，且曰：「我少年時

亦猶是也！我將罄所蓄製棉襖施凍人，種來生溫燠。」諸女郎感其言，盡發囊篋；侍女灶妾，亦有脫簪珥以助者。是冬奇寒，雪深三尺，而城內外乞兒無不挾纊者，琳之力也。揚城街道，久未修治，溝渠壅塞，每霖潦則不可行。琳曰：「吾幼以街爲食，今可忘街市乎？」倡議捐修，數月而工畢。琳終身不衣綢段，食止肉魚，見山海珍錯，則不下箸，曰：「貧賤人安可折後世福耶？」無子，有女四人，以其婿李姓之子爲孫，名繼宗；而傳其技於弟子張秉衡、陳天工，皆有聲譽。年五十六，卒。

金椶亭曰：賢者好讀書，不能讀者，亦好聽書。耳治與目治一也。昔柳敬亭挾其技，遂與名公卿游。浦琳之名雖未聞於當路，然席豐履厚，至於沒齒；且能作諸善緣，鄉里稱爲長者，詎不偉哉！青州劉跛子見知於司馬溫公，遂爲奇士。毖子不好名，無知己耳。使其俯仰隨人，稍結交於當世，安知不與柳痲子共千古也？

金李兩傳，詳略各有不同：金傳強調其樂善好施，着重施衣、修路、不拾遺諸事，而於說書反少敍述，學習的經過也和畫舫錄所載不同，「掃街」以「自給」與乞食也略有差別，李傳敍述似較具體，強婚、賭博、習評話諸事，都是金傳所未說及的。李傳作於金傳以後，好像有意補其未備似的。大體李傳是作爲一個說書人而記載的，所敍較爲翔實，似近於少孤無依的浦琳本來面目。金傳是視爲與衆不同的說書人而爲之立傳，於說書本身反不注重，其動機在於模擬黃宗羲、吳梅村的敬亭傳；敍述又不十分具體，似非深知者，更爲古文義法所限，略其人而取其言行，也無重要史料可供參考。

今通行本清風閘四卷三十二回，序署梅溪主人，是據浦琳所說筆錄而成，不得視爲浦琳所著。這是和據石玉崑所說唱的龍圖公案而成龍圖耳錄的情形一樣。

十八世紀揚州說書人葉英

十八世紀的乾隆、嘉慶間，說書的伎藝在各地都普遍地發展着，除了一般職業的說書、講唱的藝人外，還有非職業的知識份子，他們也說書或講唱彈詞。根據文獻的記載，知識分子說書較有名的有兩個：一個是講唱彈詞的會稽（今紹興）秀才胡文匯（嗣源）；另一個是說評話的揚州秀才葉英。這兒只說葉英一人。

葉英，原名永福，字英多（揚州畫舫錄卷二誤爲名勇復，清稗類鈔三十六音樂類又誤爲「名允復」）；後來幾次考舉人沒有考中，又悔做秀才，就改名爲英，號霜林（清稗類鈔誤爲「一字霜林」）。

他的特長是書法和說評話。他的友人焦循在劇說卷六記著他的言論：

> 吾友葉霜林嘗云：「古人往矣，而賴以傳者有四：一敍事文、一畫、一評話、一演劇。道雖不同，而所以摹神繪色、造微入妙者，寔出一轍。」霜林善評話，故有是云。

又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二說：

> 葉勇復（誤），字英多，號霜林，江都諸生。好歐陽通書法，摹之逼肖。善評話，言古人忠孝事，慷慨激發，座客

慷然。

他所說的「慷慨激發」的評話，據焦循的葉霜林傳(詳後)是「靖康南渡」的故事。這在近人徐珂清稗類鈔三十六音樂類中有詳細的記載：

> 乾隆時揚州有好奇狷潔之士，曰葉允復(誤)，字英多，一字(誤)霜林。年十六補江都縣學生，嘗三踏省闈而不售。居常視世事齷齪，每思一發其邁往不羈之氣，而有託以自見。……於是辭家浪游數年，歸而幡然曰：「得之矣。」……然甚秘其技，不肯泄。故所常與同硯席通氣誼者欲强試之，亦時應、時不應。其爲一時說書之魁者，方百計密伺；偶入聽，則大驚却走，而名遂籍甚。然人皆知其高簡絕俗，不敢求一奏也。其所說以宗留守交印爲最工。大旨原本史籍，稍加比傅；乃皆國家流離之變，忠孝抑鬱之志。撫膺悲憤，張目嗚咽。一時幕僚、將士之聽命者，及諸子之侍疾者，疏乞渡河之口授者，呼吸生死，百端坌集。如風雨之雜沓而不可止也，如繁音急管之慘促而不可名也，如魚龍呼嘯、松栢哀吟之震蕩淒絕而無以爲情也！

宗留守交印是說宋靖康、建炎年間東京留守宗澤的故事。當女眞族金人南下侵略的時候，由於統治階級的昏庸無能，使北方各地淪陷敵手，人民淪爲奴隸，而徽宗、欽宗二帝也被俘虜。高宗即位後，和主和派打成一片，不肯堅決抵抗金人的侵略，從歸德(商邱)逃往揚州。主戰派的李綱執政時，推薦宗澤爲東京(開封)留守。宗澤到任後，堅守東京，安撫軍民。這時北方各地起義的忠義軍，也紛紛投到宗澤麾下。宗澤擁兵百餘萬，金人不敢正視。宗澤請逃到揚州的高宗回東京，準備率領大軍渡黃河

收復失地。可是被昏庸的高宗拒絕。因此，收復失地也不可能了。他憂鬱成病，背上疽發，終於含恨而死。臨死前，把留守的印信交出，囑咐部下努力殺寇，堅決抵抗，最後還大呼三聲「渡河」才瞑目。宗澤死後，由主和派的杜充繼任留守，局勢就不可收拾了。宗澤的主戰和堅持收復失地是符合當時廣大人民要求的，是愛國主義。可是，他的主張不能被高宗所採納，使他飲恨而死。這本是悲痛的故事，具有忠君愛國的思想，聽了使人感到悲憤。它既有很大的感染力量，必然會使「座客懔然」了。但可惜的是，葉霜林說這故事時，只限於熟識的友人，不能面對羣衆，這效果也就很有限了。

他說書時，能把宗澤「撫膺悲憤」的心情，「張目嗚咽」的狀態表達出來，這不僅是形象化，而且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也灌注進去。所以焦循說「乃凝神說靖康南渡事，聲淚交下。座客無人色」。這不是一般說書人所能達到的境界。宗澤臨死時的情況是最緊張、最精采的一段。他能把這段中宗澤對請命的將士、幕僚所說的話、對兒子們說的話、大呼「渡河」時的種種口胸、狀態傳達出來，更不是容易的事。這是他把說書藝術發展到高度的明證。阮元說他「竭盡精力，演說其技」。又可見他如何忠於藝術了。

葉英的生平，散見於吳德旋、阮元、焦循的著作。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卷十說：

> 葉英多，江都人，本名永福，少補諸生；後棄去，易名英，號霜林。性愛閒曠，不拘禮節。好歐陽通書，得宋拓片紙，每日臨摹不輟。善談古人遺事，欣戚若身親之，能使聞者感動。然富商、貴人慕而延之，必被呵忤。衣破敝，或贈新衣，不數日卽以易酒。不家宿者二十年，常往來朋友家，遠近久暫，不能測也。嘉慶二年卒。英多，阮芸臺

尙書友。英多卒後，尙書選其詩入淮海英靈集。

按聞見錄的這一條是節錄阮元淮海英靈集。淮海英靈集（嘉慶三年自序）戊集卷三云：

葉英，本名永福，字英多，江都諸生；後棄舉子業，易名英，號霜林。性情閒曠，不拘禮節。好歐陽通書，得宋拓片紙，每日必臨，雖慶弔亦於稠人中摹寫不輟。善柳敬亭口技，每一談古人遺事，座客輒欷歔感泣。然富商、貴客慕而求者，必被呵怍。衣破蔽，或贈新衣，不數日即以易酒。不家宿二十年，往來朋友家，遠近久暫，人不能測。舊與元相善。嘉慶二年六月卒。（下錄葉氏甘棠逢呂坦齋、冬日友人招遊上方寺詩二首）

又阮氏廣陵詩事卷四云：

葉英，號霜林，江都老諸生也。善柳敬亭之技，然性情孤傲，不易得而聞也。富貴人有慕其技者，請之，每遭其詬辱。生平與桃花菴僧石莊（按揚州畫舫錄卷二載石莊事，金兆燕國子先生全集載其與吳敬梓交游事）交最密，僧善吹洞簫，相約互示以技。簫甫畢，適鹾賈數人至，霜林素疾之者也，亟避之。未幾，石莊死，自恨前約未踐，至僧棺前，竭盡精力演說其技。感慨淋漓，聞者泣下。乾隆戊午（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偶病臥，忽朗吟云：「碧桃紅杏人何在？白石清泉任我行。」語畢而絕。

按葉英卒於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見焦循葉霜林傳及上引淮海英靈集、初月樓聞見錄。廣陵詩事先誤爲卒於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又誤寫成「乾隆戊午」，以致相差六十一年之多。據焦循說，葉英卒於這年秋天八月，淮海英靈集以爲是「六月」，也是錯的。焦循又說他卒「年六十五」，從嘉慶二年

上推六十四年是雍正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即是他的生年。清稗類鈔說，十六補縣學生，是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

記載他的歷史最詳實的是焦循葉霜林傳。這篇傳收在焦氏所著雕菰集卷二十一中。茲迻錄於下：

葉霜林，本名永福，字英多，甘泉文學生；繼而悔入學爲多事，乃易名曰英，號霜林，故所遺人書札及題名皆云葉英云。癸卯(乾隆四十八年)夏，余於劉君昆珊家始識之，聞其譚江南山水不倦；語浸及詩，是時余心識其人，而未嘗與之深交。越五年丁未(乾隆五十二年)冬，江子屏與霜林至，霜林前匍匐再拜不起，余驚不敢答；繼而從容言曰：「吾有子，欲從君遊，此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余授以學。自此歷十餘月不見，己酉(五十四年)春，金餘山家兩僕來掖余行，余錯愕問，不答；至則霜林拱立待已久，恭敬再拜，正色言曰：「吾平生有薄技，每一作，神與氣並竭，半月始復。先生竭神氣教吾子，吾當竭神氣以報德。餘山知吾意，故羅先生至耳。」乃凝神說靖康南渡事，聲淚交下。座客無人色。有勞之者，霜林哂曰：「英爲先生勞，非爲君勞！何勞爲？」又二年不見，辛亥(五十六年)冬，曳破屨索一袖，至余館中，謂余曰：「英素好歐陽舍人書，得舊拓碑半紙，摹二十年。然不喜爲人書，爲人書亦不作正書。今以一年之力求得紙，又瞑目坐十日，然後作正書，所以報先生也。」再拜而去。不擇交，不濫交，氣投合可日日見；否則，雖要之，不見，亦不知其處所。與僧石莊交，嘗起臥於桃花菴中；然倏去倏來無蹤跡。或同席譚笑，忽不辭去；或數日不見，而草樹間有霜林誦詩聲。有餘錢可一日醉盡，乏時嘗餓臥數日。時於友人索錢，時或周之，忍餓不受也。病痰欬，依棲女家。丁巳(嘉慶二年)秋八月卒，年六十五。葬其先世葉侍郎坟北三里。

焦循曰：稱霜林者，多舉其技；然以技傳者，大抵供游說奔走已耳。壬子(乾隆五十七年)秋試，霜林數約余

遊莫愁湖僧寺閣上，時寺閣荒寂，有僧二：一老病，一愚騃。霜林率臥閣上，數日不去。甲寅（五十九年）後閣新葺，遊人盛多，余復約霜林往，霜林笑不答，余無以彊霜林行也。

歌謠資料彙錄

引言

一

中國文學遺產是異常豐富的。

中國人民口頭創作的遺產也是非常豐富的。歷代人民，首先是勞動人民，創造了無限豐富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歌曲（小曲）、地方戲曲等等。這些古代人民的口頭創作，由於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歧視和記錄的不全面，確實散佚了一部份，但是並沒有全部散佚。過去和現在，一些人們曾經有這樣看法：古代的口頭創作早已全部在現在人民口頭上消失了。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恰當的。事實說明，古代人民的口頭文學，有一些仍然保存在現在人民的口碑上，和「九九」諺語、「灰娘」型的故事之類還繼續地流傳着。今後如果能够從人民口頭上大量發掘，將要證明這一事實。另一種看法是：古代人民口頭創作雖然異常豐富，但由於記載的不全面，現在能够發掘出的數量是非常微弱的。我們承認，古代人民口頭文學確實散佚了不少，但保存在文獻中的資料，並不是很貧乏的。問題是如何發掘

這類古代人民的口頭文學。

從下面一些不完全的材料中，我們也會看出：在我們的古代文獻中確有不少古代人民的口頭文學。

山海經、離騷、天問、九歌、淮南子中保存許多美麗的、想像力豐富的古代神話、傳說。這早已是人所周知的事了。六朝志怪小說和唐代傳奇文中，也保存不少民間故事。如郭氏玄中記中的「天鵝處女」故事、搜神記中的洪水傳說、搜神後記中「田螺女郎」故事(以上六朝小說)，酉陽雜俎的「灰娘」故事、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的「天鵝處女」故事(以上唐人小說)等等。就是清代的聊齋志異等書，也或多或少保存着民間流傳的傳說和故事。在各種地誌書籍，如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以及各種府、州、縣志中，都有不少地方傳說，像關於山川、建築物、物產、動植物傳說等等。

人民口頭創作的諺語，在文獻中也保存着豐富的資料。從漢代崔實四民月令起，到近人輯錄的中華諺海、農諺等爲止，共有數十種之多。

人民口頭創造的歌謠，保存在文獻中更是豐富的。且不說詩經、樂府詩集中的歌謠和史書中許多「童謠」，單是宋、明以來歌謠的記錄和彙集，也提供我們不少的有用資料。這類書籍，大致可分爲下列四類：

一　從書籍中輯出的古、今歌謠和「童謠」。它們雖不是直接從人民口頭上採集的，但提供一部份

資料。這彙集的工作，也有它的價值和用處。這類至少有三部：

古今風謠一卷，明楊愼輯。有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原刻本、萬曆刊本、崇禎刊本、函海本、藝海珠塵本、叢書集成覆排函海本六種。又有清史夢蘭註釋的古今風謠補注一卷，收在止園叢書中。

古今風謠拾遺四卷，清史夢蘭輯。止園叢書本。這是增補楊愼原書之缺的一部書。

古謠諺一百卷，清杜文瀾輯。收在曼陀羅花室全集中。這書輯錄的範圍比較廣闊，歌謠祇是其中一部份。

此外在古詩歌總集（如明馮惟訥古詩紀等）和記載語言的書籍（如明郭子章六語）等書還保存一些古代歌謠。

二　直接從人民口頭採集的。這類專書，明清兩代共有四部。

山歌十卷，明馮夢龍輯。有明代原刻本（鄭西諦藏）和一九三五年上海傳經堂排印標點本（覆排明刊本）兩種。另有選輯本。這書主要部份是以蘇州爲中心的江南農村流行的情歌，也有一部份是城市小市民和文人模擬作品，又附桐城歌一卷。

粵風續九四卷，清吳淇輯。原書未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百著錄。清人詩話、筆記中轉錄、摘錄這書的很多。後來李調元把吳淇的勞動成果據爲己有，改名粵風，用他編輯的名義刊行，收在自編的函海叢書中。現在所見的就是這個函海本（有乾隆原刊本、嘉慶重刊本和道光印本、光緒刊本幾種）

和叢書集成覆排本。以前鍾敬文曾經重編一次，有樸社排印標點本。其中郎、僮兩族的情歌，另由劉乾初譯爲漢語，由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印行。粵風續九是吳淇在廣西潯州（今桂平）時，搜集當地漢族（民歌）和當地㊀兄弟民族的猺、僮、郎、蜑各族人民的歌謠共一百十一首（數字據今本粵風）。

天籟集一卷，清鄭扶曦輯。這書是鄭氏在康熙間㊁搜集的浙江歌謠四十八首。當有康熙原刊本，今未見傳本。

廣天籟集一卷，清悟癡生輯。這書共記錄浙江流行的歌謠二十三首。現在所見的本子都是兩種合在一起印的，有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芝秀軒刻大本、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浙江書局印本、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活字小本、一九二九年上海中原書局覆排（據光緒本）標點本（上海悲增標點）四種。

此外清范寅越諺孩語孺歌之諺第十七，也收有浙江紹興流行的兒歌三十二首。

三　清代坊間印行的長篇敍事山歌。長篇山歌和長篇敍事山歌，在明馮夢龍山歌和明代戲曲、小

㊀ 見池北偶談卷十六等書及近人樂嗣炳粵風之地理的考察（文學第二卷第六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

㊁ 這書不是道光、咸豐或晚清時輯錄，而是清初康熙間所輯。清呂善報六紅詩話卷二說：「康熙初錢塘鄭扶曦旭旦撰天籟集，計詩四十八首。……余細讀之，詞雖鄙俚，饒有興趣。」又清商嘉言葬亭詩草卷十有「八月五日風雨舟中讀鄭扶曦先生天籟集題後」二詩，說：「兩間自天籟，千古乃童謠。」都是指這部四十八首歌謠的天籟集。又清張潮編的昭代叢書卷四十五收牌譜一卷，題「古歙鄭旭旦扶曦著」。書後心齋主人（張潮）跋文說：「鄭子扶曦逸才絕世，不獨工制義，而詩、賦、詞、曲莫不優爲之。」可證鄭氏和張潮同是康熙間的人，呂善報說天籟集輯於康熙初，是正確的。他和張潮是同時人，籍貫也相同，張潮說他是徽州人，也不會是揑造。由此可知，他原籍是徽州，寄居杭州，所以天籟集題「錢塘鄭旭旦輯」。

說中已經有了，並且當時還有單行本，如劉二姐山歌（見崇禎十三年西湖漁隱著的小說第九回）。這類敍事山歌，在清代更加發達。它們是流行於蘇州一帶，由蘇州書坊印行的，其中至少一部份是民間職業歌手的創作，和一般山歌有所不同。同治江蘇省例記載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小本淫詞唱片目一百十一種中，有八種敍事山歌：

採茶山歌（月正皎）　楊邱大山歌
趙勝關山歌　手巾山歌
如何山歌　小紅郎「娘」山歌
沈七哥山歌　小翟岡山歌

曾經見過蘇州恆志書社一兩種印本，證明它們在人民間還繼續流行，並沒有被封建統治階級的查禁所壓倒。這類敍事山歌是山歌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形式，和一般山歌不同。它和彈詞也有所不同：它至多只有兩卷，沒有彈詞那樣長，只能敍述較簡單的故事；而且它是純韻文的，和散文、韻文夾用的講唱彈詞顯然兩樣。由於兩者形式相近，又同是流行於南方江、浙兩省，很容易被人誤會爲短篇彈詞或彈詞形式的一種。

四　散見於宋代以來各種詩集、詩話、方志、地方文獻、筆記、雜著、小說、戲曲中的歌謠。這類書籍從宋代起逐漸增多，取材也較爲廣泛，因而也記載一些歌謠和歌謠史料。到了明清時，數量更增加

了。雖然這些記載不够完整、不全面，又經過各種主觀的選擇以及從搜奇獵怪的動機出發，這就影響了搜集的效果；甚至於還有互相鈔襲和歪曲解釋的現象。然而，這些記錄究竟保存了一部份人民口頭作品，而搜集人的勞績也是不能一筆抹煞的。由於這些資料分散在各種不同的書籍中，搜集工作有一定的困難。但這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這本小册子所收的歌謠都是從這類書籍中輯錄的，祇是這項工作的起點，掛漏之處自然是免不了的。

上面的事實有力地證明：在我們祖國文獻中確實保存着相當豐富的歌謠、諺語、神話、傳說、故事等。這些口頭文學是歷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它們不僅反映各個時代的客觀現實，而且代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們的種種願望。

二

中國歷代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歌謠，不僅產量豐富，而且質量也是優良的。

由於實際的生活鬥爭，廣大勞動人民不但熟悉自己的生活，同時也熟悉各種社會生活。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勞動人民飽經生活苦痛，受盡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過着難以忍受的痛苦歲月。他們在歌謠中唱出自己的生活，唱出在嚴重剝削、壓迫下的苦痛心聲。如反映巡更夫子苦痛生活的歌謠說：

巡更夫子苦難當，滿身露水一頭霜。（還帶記）

他們是在「星斗無光月弗子個明，夜寒如水欲成冰」的情況下，要「手不停敲到五更」（十五貫）。他們的生活和統治階級生活對比，相差有天淵之別。

船夫的生活更爲惡劣，他們自己說「水面生涯最是難」（西樓記），具體情況是：

縴板、麻繩是我個夥計，簑衣箬帽是我個本錢；早晨頭擦辣辣個濃霜說弗得個冷，夜來頭溼搭搭個舡䋲拿來當席眠。

如此痛苦生活，結果還是「一生一世衣身本分也到底弗連牽」！平時的遭遇是：乘船客人對他「來遲去慢多夥埋寃」；而各處船馬頭上惡霸借口收馬頭費，嚴重地剝削他們，歌謠中說：「撞着子個虎傷樣個埠頭扣除得介盡情了絕意」（以上並見運甓記）。這樣，他們的生活就永遠苦痛着。歌謠深刻地反映出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和剝削人、壓迫人的統治階級的矛盾。

封建統治階級用徭役名義奴役人民，使他們做種種勞役。每一次較大的徭役，不知道要直接、間接逼死了多多少少的人民。這在劉漢卿白蛇記兩首山歌中，反映出築城牆的勞役對人民迫害的具體情況：

築城池，築城池，可憐黎庶受孤悽！東村築死張家子，西村囚殺李家妻；場中多少飢寒死，牆邊盡是哭啼啼！（寧爲太平狗，莫作產〔暴〕秦人！）妻子望得肝腸斷，想起家中轉痛悲！想起家中轉痛悲！幾時能勾轉回歸！幾時

能勾轉回歸！

又一首說：

築城牆，築城牆，可憐黎庶受災殃！家下撇下妻和子，堂上別了老爹娘；也有夫死城牆裏，也有妻子沒長江。受苦如山無數處，可憐築死范杞梁！杞梁有個賢妻子，可憐千里送衣裳，尋夫不見牆哭倒，誰人憐念范杞梁！誰人憐念范杞梁！幾時能勾轉回鄉！幾時能勾轉回鄉！

這部傳奇雖是以秦代築長城爲背景，然而確實反映了明代修理邊塞長城的眞實情況。在這項浩大的工程中，也和其他封建王朝各種勞役一樣，逼死了無數人民，拆散了無數家庭。民間流行的以孟姜女故事爲題材的山歌、小曲，它們所以能够長期盛行在人民的口頭上，其主要原因是：由於歷代封建王朝奴役人民的徭役繁重，迫害了無數人民；人民通過這個故事控訴這類奴役人民的徭役。他們同情孟姜女，悲悼被勞役迫害而死的范杞梁。范杞梁的命運，就是在封建徭役制度下廣大人民的共同命運，他們如何能够不悲悼！這兩首山歌的意義也就在此。

封建社會的矛盾，主要是農民和地主兩個階級的矛盾。這在歌謠中也有反映。首先是農民的勤勞生活：

九夏懨懨日正長，鋤田當午至流漿；田廣闊時難栽種，那有工夫去乘凉！（劉漢卿白蛇記）

而反映階級的尖銳矛盾的是水滸傳中的一首：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樓上王孫把扇搖！

由於農民和地主的敵對矛盾，農民爲了自己的生存，當他們連最低的生活都不能維持時，對地主階級和地主政權，就要採用革命鬥爭的方式。農民革命的對象，首先是對剝削他們、壓迫他們的地主和貪官污吏，這在水滸傳的歌謠中表現得最清楚，他們要求的是：

先斬何濤巡檢首。
酷吏贜官都殺盡。

這不僅是當時農民的要求，也是所有的人民的最低的共同要求，共同願望。

在封建社會的黑暗政治情況下，人民口頭創造的「民謠」更是經常地反映具體的政治黑暗和人民願望，它是人民揭露黑暗政治的匕首。當北宋末蔡京、童貫擅權時，人民的要求是：

打破筒（童），潑了菜（蔡），便是人間好世界！（能改齋漫錄）

當女眞族統治者侵佔了中原廣大北方土地時，偏安在南方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既不能抵抗侵略，又不能振作，只圖苟安一時。而領軍將帥只是以招降爲務，不去抵抗女眞人的侵略，所以民謠說：

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是招！（鷄肋編）

在蒙古統治階級壓迫、奴役下的漢族人民的苦痛，比元代以前的任何時期都更痛苦，因爲那時政治的黑暗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當時的人民，飽受貪官污吏的嚴重剝削和壓迫的苦痛，他們憤恨

地說：

官人與賊不爭多。（草木子）

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輟耕錄）

這是通過官吏們的貪污現象，說明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最後，中原的紅巾終於起來了。民謠說：「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多變。」（草木子）這更明白地表示出人民對於統治階級的怨恨和人民的期待。

此外，歌謠還反映其他的一些社會現象，如封建社會中人的自私和無情（石點頭），前娘兒女對繼母的看法（水東日記），婦女的生活情況（菽園雜記）。在情歌中表現出了男女眞摯的愛情（西遊補）和勇敢的、堅強的意志（三借廬筆談），這和封建的禮教思想、意識毫無共同之點。

三

歌謠常用的幾種表現手法，在這本小冊子所收的歌謠中也同樣可以看出。

第一是繼承詩經的傳統表現手法的「比」和「興」。起句用比的如：

樹頭掛網枉求蝦，泥裏無金空撥沙；刺潦樹邊栽狗橘，幾時開得牡丹花？（西湖遊覽志餘）

又如「夜合花開香滿台」（徐氏筆精），「竹葉落，竹葉飛」，「柚子批皮瓢有心」（廣東新語）等，都是用比的。用興的如：

南山頭上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娘兒女好孤悽！（水東日記）

又有「比而又興」的，如「南山腳下一缸油」（菽園雜記）。

第二是繼承六朝樂府的子夜歌、讀曲歌的諧音手法，如：

奴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人）。（西湖遊覽志餘）

想晴（情）只在暗中絲（思）。（粵風）

又如「蓮」諧音「連」，「炭」諧音「嘆」，「茴香」諧音「回鄉」，「金星戥」諧音「靜心等」等。用這種表現方法的，幾乎都是情歌。

第三是歌謠中常用的對比。對比是把兩個對立面的事、物對照着，藉以闡明矛盾。像前面所引的水滸傳的那一首，是把辛勤的農民的痛苦和不勞而獲的王孫公子對比；義俠記的一首，是以更夫和都監、團練做對比，闡明階級矛盾。又如：

寒風颯颯雪漫漫，地獄天堂在眼前：錦帳繡衾交頸睡，石頭磚枕露天眠。（鮫綃記）

同樣是把兩個對立的階級的苦樂懸殊做對比的。

以上是擇其常見的幾種表現方法來說。

下面略談關於本書的兩件事。

這書是輯錄前人著述中的歌謠資料。前人搜集歌謠各有不同的目的，他們有自己對歌謠的看法和說明。這些目的和看法，顯然有不恰當或錯誤的。例如爲了搜奇獵怪的目的而搜集歌謠（如峒谿纖志志餘），誤歌謠爲採詩（公餘日錄），錯誤的解釋（菽園雜記），對兒歌的錯誤看法和說明（兩般秋雨盦隨筆）等等，都是由於前人世界觀或思想方法的局限性所致。但他們爲我們保留大批歌謠資料的功蹟，仍然應該肯定的。

我開始輯錄歌謠資料，已經記不清在什麽時候了。成爲現在的樣式，大約是一九四八年以前。近兩年又略有增補和改訂，特別是戲曲中的歌謠和民謠。這是輯錄本書的簡單經過。由於主要工作不在這方面，它祇是一種副產品，因此掛一漏萬也就難於避免，希望以後有機會隨時增補修訂。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編者識。

凡例

一　本書是爲研究中國口頭文學史提供一些歌謠資料，以免別人檢書之勞。這書是宋代以來歌謠資料彙錄，爲避免不必要的重複，整理時按著作先後排列，凡相同的歌謠，只錄較早的著作中所搜集

的，而在按語中簡要地說明互見之處及其異同。

二　這書分上、下兩輯：上輯是從宋代以來的筆記、詩話、地方文獻和通俗小說等書輯出；下輯是從元、明、清的南戲、傳奇中輯出。

三　這書輯錄的以反映勞動人民的痛苦，封建社會的黑暗以及人民的願望的「民謠」和「歌謠」爲主。由於搜羅不廣，在歌謠一方面所錄的以反映人民生活的「生活歌」和反映男女戀愛生活的「情歌」較多。

四　純粹樂歌的「小曲」和徒歌的「歌謠」，它們不僅是音樂和形式有差別，而且是各不相同的兩種東西，不能混而爲一。因爲歌謠一般都是勞動人民的創作，而小曲主要是市民的東西（自然也有一定成就）。所以，這書所收以歌謠爲限，元、明、清的各種小曲概不收入。如古城記的鬧更歌、稜噔歌都是小曲，不應放在歌謠之內。又如輟耕錄的醉太平小令雖然反映出元代政治黑暗和人民希望，但放在歌謠範圍之內還是不妥當的。至於鳴鳳記的蘇州歌和高文擧珍珠記的賽蘇州歌名稱雖然和吳歌相同，但具體情況確是小曲。這些都不收入。

五　兒童們所唱的「兒歌」，文獻中也有不少的記載，如明呂坤演小兒語、劉侗帝京景物略，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褚人穫堅瓠一集等。這類記載兒歌的資料暫不收入。至於記載一般歌謠而偶然附有一兩首兒歌的，爲了輯錄原文也不刪削（如書中所錄兩般秋雨盦隨筆及竹間十日話兩例）。各種儀式

歌暫時也不收入。

六　筆記中所錄的歌謠，有直接從人民口頭採集的，如水東日記、菽園雜記、西湖遊覽志餘、思益堂日札、三借廬筆記等書。但也有一部份筆記是間接轉錄的，如池北偶談、漁洋詩話、峒谿纖志志餘等書就是從吳淇粵風續九摘錄的。靜志居詩話、堅瓠集、兩般秋雨盦隨筆也都是間接的鈔錄，甚至於輾轉鈔間接材料。當筆記的作者鈔錄時，還有鈔錯的(如靜志居詩話)或按照主觀意見改動的(峒谿纖志志餘)。這些資料的價值是遠不及直接的採集。如果是歌謠選集自然不能容納這些間接的、甚至於有錯誤的材料；但這資料彙錄却不妨把這些間接材料附在每一項原始資料後面，這樣可以看出互相鈔錄的具體情況。其中有錯誤的，在按語中略加說明。

七　困難的是戲曲中歌謠取捨的標準。戲曲中插入的「吳歌」、「山歌」之類，一方面是爲了反映現實，另一方面是用山歌的聲調來調劑規律嚴格的南北曲，增加「山聲野調」的氣氛。其中一部份是直接採用人民的口頭創作；而另一部份是封建士大夫們的加工再創作或倣效的作品，因而，不可避免有庸俗的甚至歪曲勞動人民的東西。但再創作和模倣作品兩類，又不能一概不收，只能根據各種具體情況斟酌取捨。合於下列的四項原則的一概不收：(1)只是採取山歌形式而表現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識的模倣作品，如獅吼記第十五齣的「阿誰載酒來尋樂，贏得青蚨入醉鄉」；繡襦記第二十齣第五首的「人生離合命安排」之類。其中甚至於有利用唐宋人的詩、詞而加以山歌之名，如牡丹亭第三十齣用唐李

昌符詩，千金記第四十折用唐劉禹錫竹枝詞，四賢記第十四齣用朱熹詩等。(2)庸俗和不健康的作品。如水滸記第十四齣吳歌二首及紅梅記第七齣兩首對於酒的歌頌。甚至有猥褻的性愛描寫，如岳飛破虜東窗記第二十三折一首，袁文正還魂記第八齣三首。此外又有嘲弄的，如投筆記第十齣的一首。更有以語言、文字遊戲的東西，如還帶記第十六齣、春蕪記第十五齣、草廬記第四十五折的山歌都是集曲牌名的遊戲作品。(3)和戲曲本事有關的長篇山歌，離開戲曲意義便不明白，這也是倣效的作品。這類如精忠記第九齣、灌園記第二十六齣、玉丸記第二十四齣各首。(4)歪曲的作品。這如五倫全備記第十七齣頌揚官府的山歌六首，蔣士銓一片石第四齣勸農民安分守己的秧歌六首，這明是襲取山歌等形式而內容和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完全相反的歪曲作品。這書雖是資料彙輯，但遇到這些情況，仍然要有所選擇。因此，對於戲曲中歌謠的取捨、甄別就要嚴格些，在一百五十首中只能選出四十多首。選錄的可能還有問題，大體上是以能反映現實為主，也有一些只能當作加工再創作的作品來看。至於刪去的九十五首，為了研究者的查考方便，另附戲曲中之歌謠存目一篇。惟部份傳奇中保存的歌謠(如雪中人中思想妹等十首、旗亭記中月子彎彎照九州等兩首、虎囊彈中九里山前作戰場一首)，與上輯池北偶談等書所錄重複，不在下輯摘錄，僅在上輯相同歌謠的按語中作簡要說明。

八　上輯分為兩項：第一項是反映封建社會政治黑暗和當時人民的苦痛和願望的民謠。按照它們產生的時代和文獻的先後排列。第二項是一般歌謠，大體是按照文獻先後排列。至於間接和輾轉

鈔錄的資料附於原始資料後面，以免讀者前後翻閱之勞。但這類不詳細羅列細目。同是間接資料，則以成書前後排列。又如池北偶談等書雖是轉錄吳淇粵風續九，但本書不收單行歌謠集，只在每首後面註出來源；另附粵風及清人雜記徵引潯州歌謠對照表，以便參考。各書所記除歌謠外，還有一些說明、評論之類，對研究歌謠多少有些參考價值，因此按文獻排列，惟轉引部份，無需重複，整理時不錄。本書下輯所錄都是一般歌謠，按照戲曲產生的先後排列。

九　其中記載廣西潯州少數民族的歌謠，原書都用侮辱的名稱，現在一律改爲瑤族、僮族……。引用的書籍一律註明卷數、齣數，以備查考。所註「吳歌」、「山歌」都根據原文；原文未說明的只註一「歌」字，不妄加說明。但也有少數流傳地域是編者根據實際情況註明的，如人境廬詩草題「粵歌」。遇有必要也略加按語，用〔　〕號表明。

一〇　從書籍中輯錄歌謠的工作，近三十年來已有好幾位同仁開始做了，如容肇祖歌謠零拾（中山大學民俗週刊第八期）、錢南揚明傳奇中之山歌（杭州民俗週刊第四十八、九期）、趙景深讀曲隨筆、何鵬南曲民謠錄（刊物名稱記不清楚），少則五六首，多則有十多首。編者在輯錄時，也曾參考，但儘可能據原書徵引。編者見聞不廣，書籍又有極大限制；完備的輯本尙有待於將來的共同努力。書籍中秧歌的資料特別豐富，可以輯成厚厚的一冊。近人黃芝崗、徐筱汀都有專文，本書暫不收錄。

目錄

上輯

附：吳下諺聯一首

南山頭上鵓鴣啼（山歌）（水東日記）

南山脚下一缸油（山歌）（菽園雜記）

塘下戴，好種菜（童謠）（兩般秋雨盦隨筆）

牽郎郎，拽弟弟（兒歌）（兩般秋雨盦隨筆）

吳山脚下唱山歌（兩般秋雨盦隨筆）

與郎相期月上來（歌）（公餘日錄）

附：約郎約到月上時（吳歌）（藝苑卮言）

等郎等到月上時（秧歌）（竹間十日話）

送郎八月到揚州（吳歌）（西湖遊覽志餘）

晝裏看人假當眞（吳歌）（西湖遊覽志餘）

樹頭掛網枉求蝦（吳歌）（西湖遊覽志餘）

夜合花開香滿臺（吳歌）（徐氏筆精）

老龍山下有狂風（粵歌）（徐氏筆精）

採蓮阿姐門梳粧（吳歌）（古今小說）

十里荷花九里紅（吳歌）（古今小說）

做天莫做四月天（吳歌）（醒世恆言）

大小個生涯沒雖弗子個同（吳歌）（石點頭）

姐兒半夜裏打被頭（吳歌）（西遊補）

二月采茶茶發芽（潮州採茶歌）（嶺南雜記）

三月采茶是清明（潮州採茶歌）（嶺南雜記）

四月采茶茶葉黃（潮州採茶歌）（嶺南雜記）

妹相思（粵西民歌）（池北偶談）

思想妹（粵西民歌）（池北偶談）

娘在一岸也無遠（粵西民歌）（池北偶談）

妹嬌娥（粵西民歌）（池北偶談）

嫩鴨行遊塘柵上（粵西民歌）（池北偶談）

妹相思（粵西民歌）（池北偶談）

科舉秀才取紅豆（粵西民歌）（池北偶談）

思娘猛（瑤歌）（池北偶談）

白馬兒（瑤歌）（池北偶談）

鄧娘同行江邊路（瑤歌）（池北偶談）

黃蜂細小螫人痛（瑤歌摘句）（池北偶談）

六吞六（郎歌摘句）（池北偶談）

望東西南北(郎歌摘句)(池北偶談)
舊錢便好使(郎歌摘句)(池北偶談)
望北斗超生(郎歌摘句)(池北偶談)
各想心各愁(郎歌摘句)(池北偶談)
條條臘眞力(郎歌摘句)(池北偶談)
口三六四里(僮歌摘句)(池北偶談)
錯畔行過蘇行巷(疍歌)(池北偶談)
疍船起離三江口(疍歌)(池北偶談)
鹿在高山吃嫩草(疍歌)(池北偶談)
比萬兩千金(郎人扇歌)(池北偶談)
比火帝龍師(郎人扇歌)(池北偶談)
誰說高山不種田(民歌)(峒谿纖志志餘)
妹同庚(民歌)(峒谿纖志志餘)
妹珍珠(民歌)(峒谿纖志志餘)
妹金龍(民歌)(峒谿纖志志餘)
石頭大(瑤歌)(峒谿纖志志餘)
要娘記(瑤歌)(峒谿纖志志餘)

艮爾留相遇(郎歌)(峒谿纖志志餘)
艮爾留度立(郎歌)(峒谿纖志志餘)
流幼扶放城(僮歌)(峒谿纖志志餘)
皮送柄坡扇(郎人扇歌)(峒谿纖志志餘)
送條閑肺榕(郎人擔歌)(峒谿纖志志餘)
意著爾(布刀歌)(峒谿纖志志餘)
莫採廣寧圓嶺筍(粵歌摘句)(廣東新語)
中間日出四邊雨(粵歌摘句)(廣東新語)
一樹石榴全着雨(粵歌摘句)(廣東新語)
燈心點着兩頭火(粵歌摘句)(廣東新語)
妹相思(粵歌)(廣東新語)
天旱蜘蛛結夜網(粵歌摘句)(廣東新語)
妹相思(粵歌)(廣東新語)
竹葉落(粵歌)(廣東新語)
素馨棚下梳橫髻(粵歌)(廣東新語)
大姐姐(粵歌)(廣東新語)
官人騎馬到林池(粵歌)(廣東新語)

一更鷄啼鷄拍翼(粵歌)(廣東新語)
歲晚天寒郎不回(粵歌)(廣東新語)
柚子批皮瓤有心(粵歌)(廣東新語)
大頭竹笥作三椏(粵歌)(廣東新語)
清河絹髻春意鬧(蜑歌？)(廣東新語)
二月南風莫怕寒(粵歌)(小豆棚)
芭蕉取絲不呷菓(粵歌)(小豆棚)
大船行來一條龍(長沙山歌)(思益堂日札)
姊妹過江去采茶(長沙采茶歌)(思益堂日札)
南山燒火北山烟(長沙采茶歌)(思益堂日札)
好馬不吃回頭草(長沙山歌)(思益堂日札)
十里長亭趕送郎(長沙山歌)(思益堂日札)
家花不及野花香(長沙山歌)(思益堂日札)
不曾見燈花會結果(長沙山歌)(思益堂日札)
月光光(兒歌)(竹間十日話)
春風三月暖洋洋(山歌)(三借廬筆談)

郎提篙兒姐放船(山歌)(三借廬筆談)
自煮蓮羹切藕絲(粵歌)(人境廬詩草)
人人要結後生緣(粵歌)(人境廬詩草)
買梨莫買蜂咬梨(粵歌)(人境廬詩草)
催人出門鷄亂啼(粵歌)(人境廬詩草)
鄰家帶得書信歸(粵歌)(人境廬詩草)
一家女兒做新娘(粵歌)(人境廬詩草)
嫁郎已嫁十三年(粵歌)(人境廬詩草)
自剪青絲打作條(粵歌)(人境廬詩草)
第一香櫞第二蓮(粵歌)(人境廬詩草)
阿嫂笑郎學精靈(粵歌)(人境廬詩草)
做月要做十五月(粵歌)(人境廬詩草)
送郎送到牛角山(粵歌)(人境廬詩草)
見郎消瘦可人憐(粵歌)(人境廬詩草)
人人曾做少年來(粵歌)(人境廬詩草)
人道風吹花落地(粵歌)(人境廬詩草)(以上歌謠)

下輯

採桑忙來採桑忙（鍾離春智勇定齊）

天上的娑婆什麼人栽（對山歌）（牧羊記）

天上的娑婆李太白栽（對山歌）（牧羊記）

高高山上一廟堂（山歌）（牧羊記）

教場裏打鼓摸黃旗（山歌）（九宮大成譜引牧羊記）

手把征衣自剪裁（山歌）（投筆記）

種田道業不爲低（歌）（千金記）

巡更夫子最難當（山歌）（還帶記）

我做船家愛清奇（山歌）（繡襦記）

大小孤山列兩邊（歌）（精忠記）

谿上桃花夾岸開（採茶歌）（武陵春）

溪水清清桃正濃（採茶歌）（武陵春）

高山頭上一枝梅（歌）（明珠記）

南高峯相對北高峯（吳歌兒）（玉玦記）

湖上花船日日來（吳歌兒）（玉玦記）

我勸世人沒要橫撑船（山歌）（虎符記）

若嫌笑時那敢笑（山歌）（修文記）

孟州城裏人家忒煞閒（山歌）（義俠記）

朝朝暮暮泊淮河（歌）（彩舟記）

情郎好像駕車個牛（吳歌）（玉合記）

月子雖明光未圓（歌）（琴心記）

荷葉團團秋裏亮（歌）（琴心記）

桃葉渡頭桃花紅（歌）（投梭記）

江東門，江東門（吳歌）（投梭記）

村村歌吹奏春聲（吳歌）（錦箋記）

風打船頭雨欲來（嘲歌）（玉簪記）

漫天風舞葉聲乾（梢歌）（玉簪記）

我里今夜小阿姐好像鴛鴦出燒香（吳歌）（蕉帕記）

張家裏蜜蜂飛過李家牆（吳歌）（蕉帕記）

江水上一對鴛鴦弗走開（吳歌）（蕉帕記）

上輯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二打破筒潑了菜】童貫自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始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御前生活，又差委製造修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火德眞君觀，緣此進用被寵。繼西邊用兵，又以功進。於是，縉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以蔡京爲比。當時天下諺曰：

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

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按：諺語和民謠常被人混爲一談，這兒的諺也是民謠之誤。此謠又見周煇清波別志卷上。）

【宋莊綽鷄肋編卷中】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

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是招。

又云：

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又卷下】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浚一軍常從行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爲誇。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於他軍，用爲驗也。然既苦處，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謠曰：

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抬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上集克謹篇】元統二年（一三三四）春正月朔，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三月，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

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多變。

【又卷四上集談藪篇】……（元）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

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貪汚狠藉。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

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又有無名子爲詩嘲之曰：

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

於此觀之，民風國勢於是乎可知矣！

（按：這兩首是當時民謠。）

【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九謠言】至正丙申（十六年，一三五四）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佩帶，以防姦僞。號之製作，畫爲圓圈，繞圈皆火燄，圈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間謠曰：

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躱，城裏無一人，紅軍府上坐。

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又卷十九闌駕上書】至正乙酉（五年，一三四五）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蹟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其書略曰：……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

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宏等不體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剝。贓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

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按：疑是詩人之作。〕

又歌曰：

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又歌曰：

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如此怨謠，未能枚舉，皆萬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諸聲者然也。……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二夏閣老】(記夏言妻父蘇綱)與御史艾樸通賄作奸，爲衆所嫉。分宜〔嚴嵩〕遂發其〔夏言〕陰事，致大辟焉。……京師人爲之語曰：

可憐夏桂洲，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既死，嚴氏益橫。京師人又爲之語曰：

可笑嚴介溪，金銀如山堆，刀鋸信手施。常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

【清張廷玉明史卷三百八十「奸臣」馬士英傳】(記弘光時南都事)……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

都人爲語曰：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

其刑賞倒亂如此！

【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開平元年（九〇七）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拜受之。……是年省塋壠，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爲牛酒，大陳鄉飲。别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黃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止。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

你輩見儂底歡喜（吳人謂儂爲我），别是一般滋味子（呼味爲寐），永在我儂心子裏。

止。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按：這首不論是否人民的口頭創作，但它是最早見於記錄的山歌，所以仍然收錄。）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九】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有兩省同僚嘗戲之，請破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歎服。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怨。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憑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感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與此意同。

（按：月子彎彎照幾州流傳頗廣，小說戲曲及明清筆記中常見之，唯文字稍有差異，今附表如下，以供參考。）

作者與作品名稱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宋人話本馮玉梅團圓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明馮夢龍山歌卷五	—	—	—	—
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十二	—	—	—	—
輯宋話本馮玉梅團圓	—	—	—	—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五	—	—	「帳」作「幃」	多少漂零在他州
明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六	——照九州	—	幾人夫婦——	幾人飄散——
明顧玄暉涇林續記	——照九州	幾人歡樂幾家愁	幾人夫婦——	幾人飄散——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	——照幾州	幾人歡樂幾人愁	幾人高樓行好酒	幾人飄蓬——

明董說西遊補第十二回	——	幾家——	幾人在玉墜金鉤帳	幾個瀟湘夜雨舟
明鄭之文旗亭記第三十六齣	——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子愁	幾人夫婦同羅帳	幾人拋散在他子介州
清程錫路黃嬭餘話卷八、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山歌	引水東日記，歌詞皆同。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山歌	——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	幾個飄零在外頭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卷四】辰沅靖州蠻……男女聚而踏歌……其歌有曰：

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盞茶。

蓋竹枝之類也。

【一百回本水滸傳第四回】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順風吹動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

（按：此歌又見於清邱園虎囊彈傳奇山門齣，全首作吳歌：

九里山前作戰子個場，牧童裏個拾得舊刀鎗。順風吹動烏江裏個水，好似虞姬別霸子個王。）

【又第六回】一個道人（丘小乙）……口裏嘲歌着。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閑可，你無夫時好孤悽！

（按：清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三吳歌亦錄此歌，末句爲「你無男子好孤悽！」餘同。）

【又第十六回】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白勝），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按：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山歌曾引此歌，言「與杜荀鶴雪詩『擁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又第十九回】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阮小五）嘲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窪，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船頭上立着一個人（阮小七），頭戴青箬帽，身披綠簑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又第三十七回】只見那梢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怕官司不怕天。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又第六十一回】（小船）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生來不會讀詩書，且就梁山泊內居。準備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

……（又一隻小船）前面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乾坤生我潑皮身，賦性從來要殺人。萬兩黃金渾不愛，一心要捉玉麒麟。

（按：下面另有山歌一首，卽吳用寫的藏頭詩，不錄。）

【秋山刎頸鴛鴦會】樓外乃是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梢人嘲歌聲，隱約記得後兩句曰：

有朝一日花容退，雙手招郎郎不來。

（按：明馮夢龍，警世通言三十八卷輯此篇，但在這兩句前還有兩句：

「二十去了廿一來，不做私情也是呆。」

馮氏所輯山歌卷一做人情就是這首，文字與通言略同。

又：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三雙手招郎郎不來條注：「此吳歌也：

『三十過，四十來，雙手招郎郎不來。』」）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五】（紀錄彙編所收摘鈔本列卷二）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以自遣，名曰唱山歌。中亦多可爲警勸者，謾記一二：

……

南山頭上鵓鴣啼，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娘兒女好孤悽！

（按：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載錄，文字略有出入。首句作「高山頂上」，次句「見」字作「聞」，第三句「爺心喜」作「猶自可」，末句「兒女」作「兒子」，「悽」作「妻」。

清程錫路黃嬭餘話卷八亦錄，本水東日記。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山歌亦本水東日記，唯第三句作「爺娶晚妻猶自可」，餘同。）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

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龍髻，小個梳做楊籃頭。

不知何意。朱廷評樹芝嘗以問予，予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人言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趨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芝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按：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三山歌第一亦載此歌及上述文字，唯後三句略有不同：「……姑嫂兩個賭梳頭，姑娘梳做盤龍髻，嫂嫂梳做羊蘭頭。」

又：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山歌第三、四句微有差異，「大個」「小個」均作「大的」「小的」，「梳做」作「梳個」，「楊蘭頭」作「楊爛頭」。）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山歌】……台州塘下戴氏將敗，童謠云：

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帶烏，摘了大姑摘小姑。

音節頗如古樂府。又兒童扯衣裙相戲曰：

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片不著地。

誨初錄曰：「此祝生男也。踏碎瓦，禳之以弄璋；牽衣裙，禳之以衣裳；不着地，禳之以寢牀。上二句祝多男，下一句祝其不生女，寥寥三語，賅括斯干。」後二節詩甚奇。吳斧仙名峻，杭府人，作山歌云：「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彎環雙黛螺。天上月兒糖餅様，中間不信有姮娥。」痴語亦有致。

【明湯沐公餘日錄使臣採樵婦吟】（說郛續卷十四、粟香叢書本均不分卷）成化初，遣官分采實錄，有某進士者當往某處，有司彙集詩文以上，彼獨取樵婦吟一首，云：

與郎相期月上來，及至月上郎不來，妾在平地見月蚤，郎在深山見月遲。

蓋得古體也。今讀之宛然怨而不怒之意。聞之金陵姚大章，今失其士之姓名及使地云。

（按：與郎相期月上來或作約郎約到月上時，見於以下各書。

明王世貞藝苑巵言亦錄此及月子彎彎照九州二篇，並盛贊云：「卽使子建、太白降爲俚談，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田畯作勞之歌，長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間愧汗塞吻矣。」但文字出入很大：

「約郎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音其），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

明馮夢龍輯山歌卷一月上篇，鄭之文旗亭記傳奇第三十六齣吳歌均與藝苑巵言所錄約略相同。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所載也和藝苑相近，唯第二句作「看看等到月蹉西」，第三四句中「月上」均作「月出」，「又不知」作「還是」，更近口語。清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三吳歌會轉錄之。

清郭柏蒼竹間十日話卷五引村農插秧歌云：

「等郎等到月上時，月今上了郎未來（叶音黎。詩：「牛羊下來。」王母白雲謠：「尚復能來。」）莫是奴屋山低月出早？莫是郎屋山高月出遲？不是出早與出遲，大半是郎沒意來。記得當初未娶嫂，三十無月暗也來。」

詞雖鄙褻，往復再三，亦文人才士託興彤管也。）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吳歌惟蘇州爲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如云：

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著卻成「愁」。

此亦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是也。

（按：清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三吳歌轉錄此首，唯第三句「拆」作「離」字，餘同。）

……又云：

畫裏看人假當眞，攀桃接李強爲親。郎做了三月楊花隨處滾，奴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

如云：

樹頭掛網枉求蝦，泥裏無金空撥沙；刺凛樹邊栽枸橘，幾時開得牡丹花？

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按：堅瓠十集也轉錄了樹頭掛網枉求蝦，唯改「枸」作「狗」。）

【明徐𤊹徐氏筆精卷五】吳歌云：

夜合開花香滿臺，夜夜期郎郎不來。當初只道夜合花開夜夜合，那知夜合花開夜夜開！

（按：明馮夢龍輯山歌卷六夜合花和此首略同。）

【明徐𤊹徐氏筆精卷五】粵東俗淫（？），有蠻歌云：

老龍山下有狂風，老龍山上月朦朧。檳榔勸郎郎不醉，辜負奴唇一點紅。

（按：清錢謙益列朝詩集閏集六蠻歌及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廣東歌堂詞俱錄此歌，除靜志居詩話以「姑」代「辜」字外，餘文皆同。）

【明馮夢龍輯古今小說第十二卷】（此卷明人作）吳歌云：

採蓮阿姐鬥梳妝，好似紅蓮搭個白蓮爭：紅蓮自道顏色好，白蓮自道粉花香。粉花香，粉花香，貪花人一見便來搶。紅個也忒貴，白個也弗強。當面下手弗得，和你私下商量，好像荷葉遮身無人見，下頭成藕帶絲長。

……一隻吳歌題於壁上。歌云：

十里荷花九里紅，中間一朵白鬆鬆。白蓮則好摸藕吃，紅蓮則好結蓮蓬。結蓮蓬，結蓮蓬，蓮蓬生得忒玲瓏，肚裏一團淸趣，外頭包褁重重。有大吃着滋味，一時劈破難容。只圖口甜，那得知我心裏苦——開花結子一場空。

這首吳歌流傳吳下，至今有人唱之。

【明馮夢龍輯醒世恆言第十八卷】（此卷明人作）江南有謠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蠶要温和麥要寒，秧要日時蘇要雨，採桑娘子要晴乾。

（按：這首吳歌又見於淸蔡雲吳歈百絕第二十五首註，第一句「莫做」作「難做」，第三句作「種菜歌兒要落雨」，餘同。）

【明天然癡叟石點頭卷六】（吳歌一首）

大小個生涯沒雞弗子個同，只弗要朝朝困到日頭紅。有個沒弗來顧你個無個苦，阿呀！各人自己巴個鑊底熱烘烘。

【明董說西遊補第十二回】（吳歌）

姐兒半夜裏打被頭，爲何郎去你吩勿留留？若是明夜三更郎勿見，剪碎鴛鴦浪錦衾！

【淸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上】潮州燈節，有魚龍之戲。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與京師無異。而採茶歌尤妙麗。飾姣童爲採茶女，每隊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籃，迭進而歌，俯仰抑揚，備極妖妍。又有少長者

二人爲隊首，擎綠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採女進退行止，皆視隊首。至各衙門或巨室歌唱，賚以銀錢酒果。自十三日□至十八夕而止。余錄其歌三首，有曰：

二月採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採茶，大姊採多妹採少，不論多少早還家。

三月採茶是淸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間繡出採茶人。

四月採茶茶葉黃，三角田裏使牛忙；手挈花籃尋嫩採，採□茶來苗葉香。

（按：以上三首又見於淸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二粵歌，第一首中「姊」字新語均作「姐」；第二首「間」字新語作「央」；第三首第二句「田裏」作「田中」，第三四句作「使得牛來茶已老，採得茶來秧又黃」。餘相同。）

頗有前溪、子夜之遺。

【淸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六粵風續九】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瑤歌、郎歌、僮歌、蜑人歌、郎人扇歌、布刀歌、僮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水南村，善歌，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台爲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鳳之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岳，三妹以蝶飛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曰朗陵花，詞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歔欷。復和歌，竟七日夜，兩人皆化爲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淸夜，猶彷彿聞歌聲焉。同年睢陽吳冉渠淇，爲潯州推官，採錄其歌，爲粵風續九。雖侏儷之音，時與樂府子夜，讀曲相近，因錄數篇。民歌曰：

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相思曲）〔粵風第二首〕

（按：相思曲原載清吳淇粵風續九，各書多轉錄之，唯歌辭略有出入，見附表。）

書名					
粵風續九	妹相思，不作風流	待	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	不見	風吹花上枝
清陸次雲峒谿纖志志餘昭代叢書丙集卷二十七		到		不見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二粵歌		到		那見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		待		不見	
清褚人穫堅瓠八集卷四谿峒歌謠		到		不見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粵歌		到		那見	
清師範滇繫十二之一雜載		到		不見	
清蔣士銓雪中人傳奇第十三齣賞石		到		不見	

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爲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蝴蝶思花）〔粵風第一首〕

（按：蝴蝶思花原載清吳淇粵風續九，清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下錄其第三、四句；峒谿纖志志餘、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滇繫十二之一雜載、雪中人傳奇第十三齣賞石亦曾轉錄，惟賞石中末句「兄」字作「我」。）

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隔水曲）〔粵風第九首〕

（按：隔水曲原載粵風續九，漁洋詩話卷下及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僅錄第三、四句，「獨隔」作「祇隔」，峒谿纖志志餘、雪中人賞石、滇繫雜載均全錄，「人煙」俱作「火煙」，雜載首句並以「姐」代「娘」字。）

妹嬌娥，憐兄一個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妹同庚）〔粵風第十八首〕

（按：妹嬌娥原載粵風續九，漁洋詩話卷下及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僅錄第三、四句；峒谿纖志志餘、雪中人賞石、滇繫雜載全錄，賞石中第三句作「勸娘……」。）

嫩鴨行遊塘柵上，嬌娥尙細不曾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塘上）〔粵風第二十首〕

（按：塘上一首，漁洋詩話卷下、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廣東新語卷十二及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粵歌均錄其第三、四句。）

妹相思，妹有眞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妹相思）〔粵風第二十八首〕

（按：妹相思一首，漁洋詩話卷下、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廣東新語卷十二僅錄其第三、四句；峒谿纖志志

餘、堅瓠八集卷四、雪中人傳奇賞石、滇繫十二之一皆錄全文，唯堅瓠八集卷四第二句「也」作「亦」字，餘同。）

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黃菊花）〔粵風第三十一首〕

（按：黃菊花一首，漁洋詩話卷下、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轉錄，與此全同。以上各首，峒谿纖志志餘誤作「苗歌」，堅瓠八集卷四轉錄志餘，亦誤作「苗歌」。）

瑤歌云：

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按：漁洋詩話引修和惟克甫原本註釋云：「其韻想能自叶」。〕〔粵風瑤歌第五首〕

（按：思娘猛一首，峒谿纖志志餘、雪中人賞石皆全錄之，廣東新語卷十二及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俱錄其後兩句。）

白馬兒，白馬端止也難騎，娘騎馬頭表馬尾，馬頭尖尖妹陷比。（陷比，即怎騎。）〔粵風瑤歌第六首〕

鄧娘同行江邊路，却滴江水中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表憑江水作媒人。（鄧，與也。）〔粵風瑤歌第十二首〕

（按：鄧娘同行江邊路一首，廣東新語卷十二、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轉錄之，首句「鄧」皆作「與」，第二句「中」作「上」；第四句「表」作「要」。餘文同。）

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鴨兒細小著水面，表綠細小愛憐娘。〔粵風猺歌第二十首末四句〕

（按：黃蜂細小螫人痛一首，此處缺第一、二句，漁洋詩話卷下及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轉錄，「炒」字作「燭」，末句「表綠」作「表因」；廣東新語卷十二及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則僅錄「黃蜂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炒仁香」二句。）

郎歌：

六呑六，齊度菊口籠。（六，鳥也。呑，見也。齊度，大家也。菊，飛入也。口籠，山中也。）大路無數岔，江河無數曲。〔粵風郎歌第五首第一、二、五、六句〕望東西南北，花色一般紅。〔粵風郎歌第九首末二句〕

（按：這是粵風十六管國六中的一部份歌辭。）

又：

舊錢便好使，舊米好做糍。〔粵風郎歌第十二首第五、六句〕

（按：這是粵風妹知弟不知中的一部份歌辭。）

望北斗超生，望有彭照顧。（彭謂所私。）〔粵風郎歌第十三首第五、六句〕

（按：這是粵風皮論力巡苦中的一部份歌辭。）

各想心各愁，心頭如馬踐。〔粵風郎歌第十八首五、六句〕

（按：這是粵風貫住苟雙盂中的一部份歌辭。）

條條臘眞力，百色盡齊眉。（臘，擔也。眞力，重也。）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鷄。（言釆禮之多，盛稱夫家，與羅敷行同意。）〔粵風郎歌第二十首五至八句〕

（按：這是粵風扶沉苟籠梯中的一部份歌辭。）

僮歌：

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脈淋了好，花桃淋了密；淋了細絲絲，淋了離乙乙。養勒佛排捲，養勒花排菲，里樣對鴛鴦，里樣梁山伯，山伯祝英台。（此進山踏歌之詞。口，入也。脈，瓣也。淋，諦視也。離，陸離之意。乙，猶亞也。五六句承四五句，言桃花附蕚之穠艷。以下五句，專賦踏歌之人。勒，兒也。捲，整齊也。菲，美麗也。男女相悅，言男如佛，女如花耳。鴛鴦比之於鳥，梁祝比之於人。）〔粵風僮歌第一首〕

蜑歌（蜑有三種：蠔蜑、木蜑、魚蜑，此魚蜑也）：

錯畔行過蘇行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粵風蜑歌第一首〕

（按：這首也載錄於粵風、漁洋詩話卷下、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一、峒谿纖志志餘等書，粵風及志餘作「蘇興巷」；漁洋詩話所錄第二句作「魚穿水透……」。）

蜑船起離三江口，只為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今，拏也。三江，黔江、鬱江、潯江。）〔粵風蜑歌第二首〕

鹿在高上吃嫩草，相思水面緝麻紗。紋藤將來作馬疋，問娘鞍落在誰家？（麻紗，網也。魚蜑浮家泛宅，故所賦不離江上也。）〔粵風蜑歌第三首〕

郎人扇歌者，書於扇，字如蠅頭，一面則花鳥。其詞有云：

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粵風郎人扇歌第四首五、六句〕

（按：這是粵風便住齊滕皮中的一部份歌辭。）

比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火帝、龍師，二人名。卦，過也。）〔粵風郎人扇歌第五首五、六句〕

（按：這是粵風便方齊滕皮中的一部份歌辭。又：以下還有幾句對擒歌、布刀歌等名詞的解釋，因與後面的資料重複，又缺乏具體材料，所以刪略了。）

【清陸次雲峒谿纖志志餘】（昭代叢書丙集卷二十七）谿峒歌謠數種，約數百篇，茲各取其一二，以概其

餘。次雲得之王大司成阮亭先生者。先生題其簡端曰：余舊聞粵西僮、猺之俗，以歌自擇匹偶，然不知其歌詞爲何等語也。頃宋牧仲郎中貽粵風續九一〔四〕卷，凡粵西及郎、僮、猺人之歌悉備。其詞淫，其詩蕩，其語乃古艷，與樂府歌辭差近，亦刪詩不廢鄭、衛之意也。此書爲潯州司理睢陽吳滋〔淇〕冉渠所輯，其云「修和惟克甫」者，托名子虛也。先生之言如此。噫！微先生好奇領異，雲何以得全纖志一書！謹志其緣，俾天下聞所未聞者知所自也。

聲歌原始

諸谿峒初不知歌，善歌自劉三妹始也。三妹不知何時人，游戲得道於山谷，侏儷之音所過無不通曉，皆依其聲、就其韻而作歌與之，以爲諧婚跳月之辭。其人各奉之以爲式。苗歌有云「讀詩便是劉三妹」，則非惟歌之，而且讀之，以爲識字通文之藉矣。其時有白鶴秀才者亦善歌，與三妹登粵西七星巖絕頂相倡酬，音如鸞鳳。聽之者數千人皆忘返。留連往復，已而歌聲寂然，見兩人亭亭相對，則已化爲石矣。至今月白風清之夜，猶隱隱聞璁瓏宛轉之音。諸苗、猺、郎、僮之屬遂祀劉於洞中勿替。後有作歌者必先陳祀於劉，始得傳唱。其南山之南別有劉三妹洞，聞遊人遙呼三妹，妹輒應云。

（按：志餘中各種歌謠，多有與池北偶談所錄相同者，此處不作重複，至於歌辭同異，請參看偶談各首歌謠後面的按語。）

苗歌（按：粵風及池北偶談作「民歌」，此誤。）

高山種田

誰說高山不種田？誰說路遠不偷蓮？高山種田食白米，路遠偷蓮花正鮮。〔粵風第八首〕

（按：此歌雪中人傳奇賞石、滇繫雜載中都曾轉錄，賞石中「高山」作「山高」，「食」作「喫」；雜載中「路遠」作「路邊」，餘皆同。）

妹同庚

妹同庚，同弟一年一月生，同弟一年一個月，大門同出路同行。〔粵風第十三首〕

又

妹珍珠，偷蓮在世要同居，妹有眞心兄有意，結成東海一雙魚。〔粵風第十七首〕

又

妹金龍，日思夜想路難通，寄歌又沒親人送，寄書又怕人開封。〔粵風第十九首〕

（按：此三首又見雪中人傳奇賞石、滇繫雜載，文字均同。）

瑤歌（註釋皆修和惟克甫原本）

歌

石頭大，牛大陷到石頭邊，牛大陷到石頭面，念娘不到娘身邊。（瑤人呼魚爲牛。石大，大字如字；牛大，大字解作牛〔遊〕字。陷是不言。已雖相念之切，不得到身邊，猶魚之遊只在水中，不得到石邊也。）〔粵風瑤歌第

一首〕

又

要娘記，要娘把筆寫行書，寫書便寫因巨葉，思著萬看巨葉書。　要娘記，要娘把筆寫行書，寫書便寫因衫背，思著萬看衫背書。〔粵風瑤歌第十九首，不知粵風續九是否二首。〕

此書爲潯州司理睢陽吳淇冉渠所輯，修和惟克甫其別稱也。能解所不解，使人聞所未聞。欣賞奇文，敢沒其所自乎！

郎歌

唱

艮爾留相遇，如水還到江。（艮爾是今日。留是我。）艮爾留度讓，如貧雙品巴。（度讓是厮撞見。貧是成。郎人呼蝴蝶爲品巴。）日往月又移，同鼇幼閻住？（同是同年。鼇是好。幼閻是何處。別你久了，你好？在何處住？）平南、藤、貴縣，斗吞妹王還。（平南縣，貴縣隸潯州府，藤縣隸梧州府，三縣接壤。斗是來。吞是見。王還猶云風流。）〔粵風郎歌第三首〕

此首當是久別忽於途中相遇之詞。艮爾二句以比女家，以水自比。水是亂流不定的，便伏下平南二句意；江是有定所的，雖未訊及女之近居，然女子無遠行，家必不遠矣。如貧句言已前如水之流不得見你；今既見你就如一對蝴蝶再永不離矣，蓋喜極之詞。日往二句，言天

時既變，人事亦改。別你許多時，你今可好？在何處居住？平南二句，言我只爲妹的風流，那處尋你不到；今日恰遇在此，安得不喜！

和

艮爾留度立，如個蓁逢春。（立是遇。個蓁是個竹。）艮爾留相逢，如緦呑籠斗！（如緦呑籠斗，猶云如從天上掉下你來了。）咳當臨他流，咳秋臨他篤！（咳是挨至。當是門。臨是眼。他是淚。秋是杜頭。篤是流的更多。）扶台使斷派，扶在使度辛！（扶台是那個死了。斷派是丟開。度辛是相見。）〔粵風郎歌第四首〕

竹亦是有定所、有節操的，春是有去有來的。春比郎，竹自比。首四句亦答前四句之意。咳當二句，喜極而轉悲也。當是邀其到家之意，言我邀郎到我家，挨到我門前，不覺眼淚流出來；進門挨到杜頭，愈不覺淚流更多了。末句當其進屋自明心事之詞，意自明白。

僮歌

歌

流幼扶放城，里放城驢落；流幼扶放落，里放落驢闌；里放驢老觀。花倫剪花保，花除剪倫落！勞有各失雷，不貪騎了有。〔粵風僮歌第八首〕

此歌多未詳，大意謂：我知道你在這個城裏，得到城裏，又不知你在那個村裏；及知道你在這個村裏，得到村裏，又不知你在那個門裏；及知道你的門裏，又不知你在那個屋裏。相見

如此之難，怕因尋失對，不得相伴作夫妻也。花倫二句，說路上有花，開時何等熱鬧，落後自然冷落，比人當及時，以起下文也。

蜑歌

（按：下錄錯畔行過蘇興巷一首，已見池北偶談，此處不再重複。）

扇歌

扇歌書於扇，贈所私者。白扇一面花鳥，一面歌字如蠅頭。其詞借扇及扇面花鳥寓意；相連百十首，前後起止皆有章法；有創作，有套本詞。多不能悉載，姑取其佳者數首云（按：這是引吳淇原文，下面只引一首）。

皮送柄坡扇，許舊面坡林。（皮是兄。郎人呼扇曰坡。許是看。林是風。言兄送這扇與你，此扇有風，便要看舊日情面。）也不內不兄，許名今匹召。（內是小。兄是大。許是與。名是同。今是拿。匹召是一世。言這扇不大不小，可拿一世。）往杜晚批瑤，也鳌除方便。（往是妹。批是去。晚是墟。瑤是村。鳌是好。除是得。言妹去墟、去村，拿着方便又好看。）艮便放苟等，江陷放苟去。（艮是日裏。江是夜裏。等是手。去是牀。苟是頭。言白日拿在手頭，夜間放在牀頭，欲其須臾不離之意。）〔粵風郎歌第二十三首扇歌〕

擔歌

杜少陵曰：夔俗坐男、使女。今粵俗亦然。故侗人多用木擔聘女，或以贈所私者。式如常，

以五采斷作方段，斷處文如鼎彝然，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文多，姑存其一，以備一體云。

送條閑胇榕，許名同過照。〔郎人呼擔曰閑，木曰胇，閑胇榕者，取榕木作木擔也。許是與。名同是情人。過照是表記。言送一條榕木擔與情人作表記。〕雷眉靡好妙，送年少便鰲。〔雷眉是沒有。鰲是好。言木擔無甚好處，只是人好，猶彤管美人之意。〕正江花鰲陋，雙苟又有龍；〔正江是中間，鰲是好。陋是滿。雙苟是兩頭。言中間畫的花好，又滿面都是，而兩頭又畫龍也。〕送許同立價，定舊話百春！〔花鳥如此之好，又作歌上面送與同年，定做風流話柄百年耳。〕〔粵風郎歌第二十九首擔歌〕

布刀歌

布刀者，峒人〔按粵風應作瑤，下文同〕織具也。峒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橢，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納緯，而總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扳其兩端以當箸也。峒人書歌於刀上，間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之，以贈相知云。

意著爾，便能總三意著程，總三著程陷用峽，娘就意表陷用媒。〔粵風瑤歌第二十一首布刀歌〕

此首見瑤人歌中，釋詳俱未審。觀其織作，始得其解。程即布刀。峽，箸也。高機用箸，此以布刀代之，故不用。意著是黏著。言我今日黏著你，就如絲線黏著布刀一般。絲線黏著布

刀，自然上緊，故不用箸。你我相黏，又何用媒哉！

玄之又玄之語，能爲詳譯而出，修和惟克其公冶長、李太白乎？眞奇人也！

（按：龍威秘書本錯誤更多，今據昭代叢書本錄出。）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四迷坑】廣寧縣北五十里有圓嶺山，橫亙十五里，其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得出。采筍者一一記其處，稱曰迷坑。山歌云：

莫採廣寧圓嶺筍，迷人九十九條坑。

（按：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迷坑，也轉錄了這條。）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二粵歌】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爲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艷，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爲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爲歌伯。

其娶婦而親迎者，壻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爲伴郎。女家索攔門詩歌，壻或捉筆爲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華斐美者爲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閤。

此卽唐人催粧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亦〕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

其歌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爲多。竟日始畢一記。可勸可戒，令人感泣沾襟。

其短調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按　以下引舉歌謠，但整理時僅摘其與前面不相重複的部份）：

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

（按：此歌又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廣東歌堂詞及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粵歌，新語與隨筆都只錄了第三、四句，全歌見詩話：「採蓮去時江水深，採蓮歸時江樹陰。……」但不知此二句來源。）

曰：

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粒淚珠紅！

（按：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及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同此。）

曰：

燈心點着兩頭火，爲娘操盡幾多心。

（按：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亦錄，文同。並於歌後評述：「天機所觸，自然合韻。」）

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又見粵風第四十一首，但首句作「悵無唱」。〕

曰：

（按：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所錄與新語同，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潯州士女相思曲本新語轉錄，唯末二句作「花不年年長在樹，娘不年年伴女兒。」）

竹葉歌曰：

竹葉落，竹葉飛，無望翻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翻頭做女時。

素馨曲曰：

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爲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

（按：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只錄素馨曲，歌辭相同，歌後註釋也與新語相近。）

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既嫁，人率稱之爲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爲處子，猶士一失身，不能復潔白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

名大禾，歲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時修德，流蕩而至老也。有曰：

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凳井頭共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

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

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筋竹織筲箕。筲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

（按：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所載大致相同，唯第二句「筋竹」作「蒴竹」。）

刺負恩也。有曰：

一更鷄啼鷄拍翼，二更鷄啼鷄拍胸，三更鷄啼郎去廣，鷄冠沾得淚花紅。

有曰

歲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

有曰：

柚子批皮瓢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

有曰：

大頭竹筍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無晾花！

（按：以上四首兩般秋雨盦隨筆都曾轉錄，唯「大頭竹筍作三椏」作「大頭竹筍有三椏」，餘同。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廣東歌堂詞僅錄歲晚天寒郎不回一首，其中第三句「長長炭」作「成長炭」。）

敢好者，言如此好也。

其疍女子蕩恣，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

清河綰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滘。

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滘者，覺也。如此類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爲工，辭織艷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

而採茶歌尤善。粵俗歲之正月，飾兒童爲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絙爲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採茶。

（按：下面「二月採茶茶發芽」等三首採茶歌，已見於嶺南雜記卷上，此處從略。）

是三章則幾於雅矣。

東莞歲朝賀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尋常醬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案子爲節。

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

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唇舌間，不淸以濁，當爲羽音。歌則淸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

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書，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韻。說者謂粵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說〔詞〕釋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戲。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有一字而演爲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授。曹好之以爲新調者，亦曰「葦歌」。

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羣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茶酒於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摝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卽來矣，謂之「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

疍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

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指上下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

東西兩粵皆尙歌，而西粵土司中尤盛。鄺露云：侗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山中，以五絲作同心結及百紐鴛鴦囊帶之。以其少好者結爲天姬隊——天姬者，侗官之女也。——餘則三五釆芳於山椒、

水湄，歌唱爲樂。男子相與蹋歌赴之，相得則唱酬終日，解衣結襟帶相遺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按此段見赤雅卷上浪花歌，文稍異。〕

趙龍文云：猺俗最尙歌，男女雜遝，一唱百和。其歌與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韻，或三句，或十餘句，專以比、興爲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民歌之外者。如云：

（按：原著曾引黃蜂細小螫人痛、行路思娘留半路、與娘同行江邊路三首歌謠，已見前池北偶談卷十六，此處不重出，僅錄有關民歌的風俗習慣等資料。）

猺語不能盡曉，爲箋譯之如此。

修和云：郎之俗，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縱之山野，少年從者且數十，以次而歌，視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遺：男遺女以一扁擔，上鐫歌詞數首，字若蠅頭，間以金彩花鳥，沐以漆精使不落；女贈男以繡囊錦帶，約爲夫婦，乃倩媒以蘇木染檳榔定之。婚之日，歌聲振於林木矣。其歌每寫於扁擔上。郎扁擔以榕爲之，又以五彩斷作方段，斷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或兩頭畫龍。猺則以布刀寫歌。布刀者，織具也。猺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長於布之闊，銳其兩端，背厚而橢，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納緯，而窓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攀其兩端以當箸也。歌每書於刀上，間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之，以贈所歡。

僮歌與郎頗相類，可長可短，或織歌於巾以贈男，或書歌於扇以贈女。其歌亦有竹枝。舞則以被

覆首，爲桃葉舞，有詠者云：「桃葉舞成鶯睆睍，竹枝歌就燕呢喃。」

（按：廣東新語後來成爲禁書，乾隆時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多採新語入錄，這一條也收在南越筆記卷一，題粵俗好歌，文字全同，不另錄。）

【清曾七如小豆棚卷八阿嬙】（粵歌二首）

二月南風莫怕寒，阿嫂行上望夫山！雲橫雲斷湞江水，情郎販米下梧關。

芭蕉取絲不呷葉，絲絲織作千孔羅，落盡木棉花如錦，一身縠薄好郎摸。

【清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二土諺】……又山歌云：

大船行來一條龍，小船趕來一陣風，勸他扯篷莫扯滿，遇了狂風難落篷。

可爲驕盈者戒。此兩謠〔按：前引兩則是諺語〕一歌出吾鄉〔長沙〕，不見他有紀載，故識之。

【又卷四詩隱語】（首引古樂府、峒谿志、兩般秋雨盦隨筆，略去。）吾鄉〔長沙〕土歌有採茶歌、山歌兩種。採茶歌云：

姊妹過江去採茶，江流盡處是郎家；莫到江心起波浪，浪花雖好只空花。

又：

南山燒火北山烟，那是窯烟，哎！那是窯烟。青石磨刀不用水，那是淸泉，哎！那是淸泉。

山歌云：

好馬不吃回頭草，好客不飲路旁茶，蜜蜂子不採罷園花（罷，猶落也，言園中花之將落者也）。

又云：

十里長亭趕送郎，郎去求名到他鄉，郎送姐的金星戥（即等子也，俗書作戥），姐送郎的好茴香（即花椒之類，俗作茴香）。

又云：

家花不及野花香，野花不比家花長；養花莫靠秋露水，露水雖濃不成霜。

又云：

不會見燈花會結果，不曾見鐵樹會開花；好馬不受兩鞍轡，好船不用兩槳划，好女不吃兩家茶。

隱語雙關，古心艷語，宛然漢魏遺音。聊誌一二，以存土風。

【清郭柏蒼竹間十日話卷五】

月光光，照池塘，騎竹馬，過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娘子撐船來接郎。

此福州兒輩曲也，明韓晉之先生載入文集中，謂此古三言詩也。閩無風，此却可當閩風。

【清鄒弢三借廬筆談卷十二山歌】山歌不知起於何時，鄉老皆謂張良所作。然垓下楚歌，乃留侯以計散楚兵者，今即以張良爲山歌之祖，亦齊東附會之詞耳。雖然，樵牧謳吟，亦有至理。如：

春風三月暖洋洋，楊花落地筍芽長；記得去年同郎別，青草河邊淚夕陽。

又云：

郎捉篙兒姐放船，兩人結就好姻緣，生來識得風浪惡，不怕江湖行路難。

頗有古樂府意。

【清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一山歌】土俗〔嘉應〕好爲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採其能筆於書者得數首：

（一）自煮蓮羹切藕絲，待郎歸來慰郎饑。爲貪別處雙雙箸，只怕心中忘却匙。

（二）人人要結後生緣，儂只今生結目前：一十二時不離別，郎行郎坐總隨肩。

（三）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因爲分梨故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四）送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不容易，從今不養五更雞。

（五）鄰家帶得書信歸，書中何字儂不知；等儂親口問渠去，問他比儂誰瘦肥。

（六）一家女兒作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着中心只說郎。

（七）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頭儂自憐。記得初來同食乳，同在阿婆懷裏眠。

（八）自剪青絲打作條，親手送郎將紙包。如果郎心止不住，看儂結髮不開交。

（九）第一香櫞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夫容五棗子，送郎都要得郎憐。

（以上九首見通行本）

(一〇)阿嫂笑郎學精靈，阿姊笑儂假至誠(「至誠」後改爲「惺惺」)。笑時定要和郎賭(原誤爲「睹」)，誰不臉紅誰算贏。

(一一)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時春，做雨要做連綿雨，做人莫做無情人。

(以上二首見手稿本，通行本無。)

(一二)送郎送到牛角山，望郎不見儂自還。今朝重到山頭望，恨他牛角彎復彎。

(按：第二句以下後改爲：「隔山不見儂自還，今朝行過記儂恨，牛角依然彎復彎。」又鈔本「自還」作「始還」，「彎復彎」作「彎又彎」。)

(一三)見郎消瘦可人憐，勸郎莫貪歡喜緣。花房蝴蝶抱花睡，看他(後改「可能」)安睡到明年？

(按：末句「看他」，鈔本作「如何」。)

(一四)人人曾做少年來，記得郎心那一時。今日郎年不翻少，却誇年少好花枝。

(按：末句「年少」，鈔本作「新樣」。)

(一五)人道風吹花落地，儂要風吹花上枝；親將黃蠟粘花去，到老終無花落時。

(以上四首見手稿本及鈔本，通行本無。)

(附)上輯整理補充說明：

(一)峒谿纖志志餘中把思想妹、妹相思、誰說高山不種田、娘在一岸也無遠、妹同庚、妹珍珠、妹嫦娥、妹金龍、妹相思等民歌誤作苗歌。堅瓠八集卷四谿峒歌謠本志餘轉錄妹相思二首，亦誤作苗歌。

(二)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以一樹石榴全著雨、燈心點著兩頭火、采蓮去時江水深（即中間日出四邊雨）、歲晚天寒郎不回、老龍山下有狂風等五首列爲「坐歌堂」的歌，這五首在新語中是屈氏所說的短調蹋歌，由於朱氏摘錄時未看清原文，因而張冠李戴了。

(三)滇繫雜載所錄思想妹、妹相思、誰說高山不種田、姐在一岸也無遠、妹同庚、妹珍珠、妹嫦娥、妹金龍、妹相思等九首山歌，都是廣西民歌，大約從廣西傳入雲南，故滇繫載之。

下　輯

【元明無名氏鍾離春智勇定齊雜劇第二折】

〔詩(?)曰〕：採桑忙來採桑忙，朝朝日日串桑行。織下綾羅和疋段，未知那箇着衣裳！

【元無名氏蘇武牧羊記第三齣過堤】(清乾隆鈔本)

〔回回曲〕天上的娑婆什麼人栽？九曲的黃河什麼人開？什麼人把住三關口呀？什麼人和和北番的來？

〔前腔〕天上的娑婆李太白栽，九曲的黃河老龍王開。楊六郎把住三關口呀，王昭君和和北番的來。

（按：這兩首題回回曲，但它的來源當是民間的一問一答的對山歌。這又見後來吹腔戲小放牛。）

【又第十八齣望鄉】

〔回回歌〕高高山上一廟堂，姑嫂兩個去燒香：嫂子燒香求男女，小姑燒香早招郎，早招郎。

（按：這首也是原爲山歌。又見綴白裘初集卷二。）

【清周祥鈺等輯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三引牧羊記】

〔回回舞〕敎場裏打鼓摸黃旗，好人好馬出征西；好馬撇不下槽頭料，好男兒撇不下脚頭妻。

（按：這首也是山歌。它不見於鈔本蘇武牧羊記。）

（附識：蘇武牧羊記雖是元代人著的南戲，但它經過明、清人的加工和修改，不一定還是原樣，山歌也不一定就是元代人民的口頭創作。這兒只是就戲曲著作時代排列於此。）

【明邱濬或華山居士投筆記第十齣遠征西域】（魏浣初評本）

〔山歌〕手把征衣自剪裁，寄郎直到望鄉台；望鄉台上相思處，十月天寒無雁來。

【明沈采韓信千金記第四十折】

種田道業不爲低，年年弗脫弄黃泥。常記得去年稻場頭上滿口痛，只因爲貪嘴吃子團圓落子皮。

（又見綴白裘三集卷二）

【明沈采裴度香山還帶記第九齣裴度還帶】

〔山歌〕巡更夫子最難當，滿身露水一頭霜。別人家公婆兩個呼呼困，困了三四忽也弗知，巡更夫子未得上眠床！

【明徐霖（？）繡襦記第二十齣生拆鴛鴦】

〔山歌〕我做船家愛淸奇，滿船常掛月明歸。今日裝了大姐在倉裏坐，好像范蠡載西施。

【明無名氏重編精忠記第九齣臨湖】

大小孤山列兩邊，南北高峯透半天。前頭就是大佛寺，後頭就是小吳山。

（按：這齣有短歌二首，「本事山歌」二首，只錄一首。這三首用禮重編岳飛破虜東窗記第十折中未收。）

【明許潮武陵春雜劇（一折）】

〔茶歌聲〕谿上桃花夾岸開，溪中流水遶花來。兩邊花照東流水，好似佳人對鏡臺。

〔同上〕溪水淸淸桃正濃，桃花谿水兩爭雄。桃須讓水三分綠，水却輸桃一段紅。

（按：茶歌聲或是採茶歌。這兩首可能是經過加工的。另兩首不錄。）

【明陸采明珠記第三十五齣飲藥】

高山頭上一枝梅，含花蕊兒不曾開；一朝西風來吹倒，可惜妖嬈化作灰。

【明鄭若庸王商忠節癸靈廟玉玦記第十二折】

〔吳歌兒〕南高峯相對北高峯，十里荷花九里紅。水面金銀無盡數，不如湖上做梢公！

〔又〕湖上花船日日來，黃金散盡不曾回；多少人家傾廢去，只有梢公不走開！

【明張鳳翼花將軍虎符記第九折】

〔山歌〕我勸世人沒要橫撑船，眼前隔板是黃泉；沒道是一帆風得使只管使，也要思量去時容易轉頭難。

【明屠隆修文記第三十四齣除妖】

〔山歌〕若嫌笑時那敢笑，若怪嗔時便勿嗔。愛郎不爲人標致，愛郎只爲性溫存。

【明梅鼎祚玉合記第三十五齣投合】

〔吳歌〕情郎好像駕車箇牛，東山頭奔子去西山頭；說喊你千萬弗要吃車前草，直落得箇眼淚一似小水流。

【明孫柚琴心記第二十三齣空閨永嘆】

月子雖明光未圓，幾家憂悶幾家歡？好像高燈臺點火偏弗照，則我夾被牽綿苦則單！

荷葉團圞秋裏亮，亮月團圞雲裏埋，鏡子團圞奴房裏照，梅子團圞心裏歪。

【明徐復祚投梭記第十四齣出關】

〔歌〕桃葉渡頭桃花紅，桃花紅時桃源洞。

可惜一夜無情個催花雨，只見一片西飛一片東。

〔吳歌〕江東門，江東門，江東江水忒多情；
自從大姑、小姑跟則個彭郎去，至今流淚弗曾停。

【明周履靖錦箋記第二齣遊杭】

〔吳歌〕村村歌吹奏春聲，浪靜風和月以介明。百里水程連夜走，山靈應笑介慇懃。

【明高濂玉簪記第二十三齣秋江哭別】（繼志齋刊本）

風打船頭雨欲來，漫天雪浪那行〔哼〕叫我把船開？白雲陣陣催黃葉，惟有江上芙蓉獨自開。
漫天風舞葉聲乾，遠浦林疎日影寒。個些江聲是南來北往流不盡個相思淚，只為那別時容易見時
難！

（按：第一首原作「歌嘲」（似為嘲歌之倒），第二首作「梢歌」。六十種曲本及綴白裘二首均題吳歌）。

【明單本五鬧焦帕記第八齣採眞】

〔吳歌〕我裏今夜小阿姐好像鶯鶯出燒香，身邊有我裏介一個小紅娘，若再有介會跳牆個張生來孛
相，大家裏崑腔、崑板做介一隻北西廂。

【又第二十三齣叩仙】

〔吳歌〕張家裏蜜蜂飛過李家牆，飛來飛去只為介點野花香；自家園裏鮮滴滴牡丹、芍藥倒偏弗採

也，弗識介樣蛆蟲乃亨介傯肚腸！

〔吳歌〕江水上一對鴛鴦弗走開，好像梁山伯了祝英台；雌個蛆蟲乃亨偏要搭子雄個走也，你逢山逢水也跟子來。

〔划船歌〕標致姐姐俊俏哥，一邊打鼓一邊鑼：你打鼓來哄着我，我打鑼來引着他。

【又第三十一齣巡警】

〔山歌〕鐵衣着〔只〕怕五更頭，五更頭霜露冷颼颼；我裏個嬌滴滴家婆嫌脚冷，正喚做：悔教夫壻覓封侯。

【明沈鯨鮫綃記第六齣渡江】（淸順治七年抄本）

〔山歌〕歲歲撈魚無本錢，一生一世嚇絰子幾個浪頭巔！只落得夫妻兩個常相見，高堂大屋弗如我個賣魚船。

【又第二十三齣擒虜】

〔山歌〕寒風颯颯雪漫漫，地獄天堂在眼前：錦帳綉衾交頸睡，石頭磚枕露天眠。

【鄭國軒劉漢卿白蛇記第七齣農夫拿蛇】

〔山歌〕朝也忙來暮也忙，躭飢受難喫風霜；日裏耕田並鋤地，夜裏老婆打到天光。

〔山歌〕上山砍柴刀對刀，河裏撐船篙對篙，田裏插秧手對手，紅羅帳裏腰對腰。

〔山歌〕村北村南笑啼啼〔嘻嘻〕，田兒無水怎扶犂？閑時觀看洪山口，豆兒苗青麥又齊。

〔山歌〕九夏懨懨日正長，鋤田當午至流漿；田廣闊時難栽種，那有工夫去乘涼！

【又第三十齣漢貴遇兄】

〔山歌〕築城池，築城池，可憐黎庶受孤悽！東村築死張家子，西村囚殺李家妻；場中多少飢寒死，牆邊盡是哭啼啼！（寧爲太平狗，莫作產〔暴〕秦人！）妻子望得肝腸斷，想起家中轉痛悲，想起家中轉痛悲，幾時能够轉回歸！幾時能够轉回歸！

〔山歌〕築城牆，築城牆，可憐黎庶受災殃！家下撇下妻和子，堂上別了老爹娘；也有夫死城牆裏，也有妻子沒長江。受苦如山無數處，可憐築死范杞梁！杞良有個賢妻子，可憐千里送衣裳，尋夫不見牆哭倒，誰人憐念范杞良！誰人憐念范杞良！幾時能够轉回鄉！幾時能够轉回鄉！

【明秋郊子飛丸記第十四齣故舊存身】

日向西流水向東，無拘無束只有我個賣漁翁，小舟一葉輕來往，晨昏使盡了一江風。

【明庾生子歌風記困羽齣】（錄自怡春錦卷四）

自古英雄幾個得到頭？相持鷸蚌戰蝸牛。勸君莫學扛鼎、拔山使盡子個力，弗到烏江也弗肯休！

【明欣欣客（？）袁文正還魂記第八齣登程】

〔山歌〕「兩個姐兒做一場，商商量量去嫁郎。有郎姐兒肥肥胖，沒郎姐兒臉上黃。黃昏後，更漏長，

風吹鐵馬响叮噹。

【明無名氏運甓記第十二齣諸賢渡江】

〔吳歌〕我勸世人沒要學撑船，撑子船來弗得閑。纜板麻繩是我個夥計，簑衣箬帽是我個本錢；早晨頭擦辣辣個濃霜說弗得個冷，夜頭來溼搭搭個舺艫拿來當薦眠；撞着子個虎傷樣個埠頭扣除得我介盡情了絕意，攬着子個老江湖個主顧算計得我介刻骨樣尖酸；殘盤汁水也無得落放，來遲去慢有多夥埋冤！我仔細思量着甚來由淘個樣兀勃氣、來走個樣還魂路了？一生一世衣身本分也到底弗連牽。……

【明袁于令西樓記第十四齣空泊】

〔山歌〕水面生涯最是難，不遇風來只好看。說甚麼「九日灘頭坐，一日過九灘」！

【明孟稱舜死裏逃生雜劇第三齣】

〔北京西山煤子歌〕行不得哥哥！朝朝夜夜苦奔波：一年三百六十個夜，並無一夜在家中臥。阿呀！天呀！叫一聲行不得哥哥，兀的撥賺煞了我！

【清朱皠十五貫見都齣】（錄自清錢德蒼輯綴白裘二集卷四）

〔山歌〕星斗無光月弗子個明，夜寒如水欲成冰。人人說道：困沒困個冬至子個夜，偏是我裏手不停敲到五更！

附錄(一)　戲曲中歌謠存目

元鄭廷玉楚昭公疎者下船雜劇第三折嘲歌一首(或爲明人所增)

元明無名氏守貞節孟母三移雜劇頭折牧牛歌四首(四言)

明無名氏奉天命三保下西洋雜劇第二折嘲歌一首

明無名氏感天地羣仙朝聖雜劇第二折農歌(?)一首

元明無名氏白兔記(六十種曲本)卷下第四齣巡更山歌二首

同上卷下第二十齣(實爲十八齣)私會山歌一首(又見綴白裘第三集卷三)

明溫泉子編集原本王狀元荆釵記第二十五齣山歌一首(屠隆評本及六十種曲本的歌詞稍有出入)

通行本荆釵記第二十六齣投江山歌一首(見屠隆評本及六十種曲本,溫泉子本第二十八齣未收)

明用禮重編岳飛破虜東窗記第二十三折山歌一首(見富春堂刊本,精忠記第二十一齣赴難不收)

明無名氏改編精忠記第九齣臨湖歌二首(選錄一首),又長篇「本事山歌」一首(岳飛破虜東窗記不收)

明邱濬(?)五倫全備忠孝記第十七齣問民疾苦山歌六首

明邱濬或華山居士投筆記第十齣遠征西域山歌二首(選錄一首)

明邵璨五倫傳香囊記第七齣題詩山歌一首

明沈采裴度香山還帶記第九齣裴度還帶山歌二首(選錄一首)
同上第十六齣米逘裴宅山歌一首
明沈采韓信千金記第四十折山歌三首(選錄一首)
明徐霖(?)繡襦記第二十齣生拆鴛鴦山歌五首(選錄一首)
明許潮武陵春雜劇(一折)茶歌聲(採茶歌)四首(選錄二首)
明張鳳翼齊世子灌園記第二十六齣迎立世子長篇本事山歌一首
明張鳳翼徐孝克孝義祝髮記第十六折景行路遇陰兵吳歌一首
明張鳳翼花將軍虎符記第九折山歌二首(選錄一首)
明屠隆修文記第三十四齣除妖山歌六首(選錄一首)
明湯顯祖牡丹亭第三十六齣婚走歌二首
明湯顯祖邯鄲記第十三齣望幸歌三首
明沈璟雙魚記第十九齣泣岐吳歌一首
明沈璟一種情(墜釵記又一名)第二齣敍釵山歌一首(見康熙二十八年內府抄本)
明沈璟義俠記第三十二掛羅山歌一首
明汪廷訥彩舟記第十五齣藏春歌一首

明王驥德韓夫人題紅記第十二齣金宮倦繡吳歌二首(錄一首)

明汪道昆五湖遊雜劇(一折)漁歌二首

明馮夢龍改訂三會親風流夢第二十六折夫妻合夢吳歌一首(這是牡丹亭第二十六齣婚走歌二首的改作)

明許自昌改訂本水滸記第十四齣剽劫吳歌二首

明周朝俊紅梅記第七齣瞥見歌三首(無名氏改本丹桂記同)

明周履靖錦箋記第二齣遊杭吳歌二首(選錄一首)

同上第十二齣醉春記西湖遊賞的長篇山歌一首

明高濂節孝記卷之上賦歸記第八齣掛官棄職歌一首

明王錂春蕪記第十五齣阻遇山歌一首

明沈鯨鮫綃記第六齣渡江山歌三首(選錄一首)(見清順治七年抄本)

明朱期奇遇玉丸記第二十四齣歸赴三山長篇本事山歌二首

明楊之炯藍橋玉杵記第二十三齣倚棹酬吟吳歌一首

明楊之炯天台奇遇雜劇(一折)吳歌一首

明梅鼎祚玉合記第三十五齣投合吳歌二首(選錄一首)

明汪廷訥獅吼記第十五齣赤壁歌一首
明張四維雙烈記第二十九齣計定山歌一首(陳與郊改本麒麟罽第二十四齣命子設伏不收)
同上第四十二齣行遊山歌一首(改本麒麟罽第四十三齣西湖賞雪不收)
明陸華甫雙鳳齊鳴記第十五折山歌二首
明蘇漢英呂眞人黃粱夢境記第十齣讐隙吳歌一首
明童養中(?)胭脂記第三十一齣伏虎晉謍歌一首
明董應翰(?)易鞋記第五齣歸隱歌二首
明心一山人何文秀玉釵記第三十六齣山歌一首
明欣欣客(?)袁文正還魂記第八齣登程山歌四首(選錄一首)
明秦淮墨客(紀振倫)校正西湖記第七齣西湖邂逅長篇山歌一首
明寰宇顯聖公孔夫子周遊列國麒麟記第三十三齣子路問津歌二首
明無名氏鳴鳳記第八齣仙遊祈夢山歌一首，歌頭曲尾一首
明無名氏四賢記第十四齣致歸山歌一首
明無名氏運甓記第十三齣牛眠指穴長篇山歌一首
明無名氏韓湘子九度文公昇仙記第二十五折山歌二首

明無名氏薛平遼金貂記第三十二折飲社佯瘋山歌四首

明無名氏三顧草廬記第四十五折山歌一首

清無名氏鐵冠圖探營齣（綴白裘七集卷四）山歌一首

清蔣士銓一片石雜劇第二齣訪墓秧歌六首

清蔣士銓採樵圖雜劇第四齣聽歌秧歌二首（卽一片石所收第三、第五兩首，但稍有異文）

附錄（二）　粵風及清人雜記徵引潯州歌謠對照表

清人雜記＼粵風	（一）民歌	（1）思想妹	（2）妹相思	（8）誰說高山不種田
池北偶談卷十六　漁洋詩話卷下	民歌	（2）思想妹（漁末二句）	（1）妹相思（漁無）	
峒谿纖志志餘	（一）苗歌（諷）	（1）思想妹	（2）妹相思	（3）誰說高山不種田
廣東新語卷十二			（4）妹相思	
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			（1）妹相思	
堅瓠八集卷四			（1）妹相思	
雩中人第十三齣		（1）思想妹	（2）妹相思	（3）誰說山高不種田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3）妹相思	
滇繫十二之一		（1）思想妹	（2）妹相思	（3）誰說高山不種田

(9)娘在一岸也無遠	(3)娘在一岸也無遠（漁末二句）	(4)娘在一岸也無遠				(4)娘在一岸也無遠		(4)姐在一岸也無遠
(13)妹同庚		(5)妹同庚				(5)妹同庚		(5)妹同庚
(17)妹珍珠		(6)妹珍珠				(10)妹珍珠		(6)妹珍珠
(18)妹嬌娥	(4)妹嬌娥（漁末二句）	(7)妹嬌娥				(8)妹嬌娥		(7)妹嬌娥
(19)妹金龍		(8)妹金龍				(7)妹金龍		(8)妹金龍
(20)嫩鴨行遊塘棚上	(5)嫩鴨行遊塘棚上（漁末二句）		(5)天旱蜘蛛結夜網（二句）				(4)天旱蜘蛛結夜網（二句）	
(28)妹相思	(6)妹相思（漁末二句）	(9)妹相思	(6)蜘蛛結網三江口（二句）		(2)妹相思	(9)妹相思		(9)妹相思
(31)科舉秀才取紅豆	(7)科舉秀才取紅豆（漁同）							
(41)恨無唱			(7)妹相思（首句不同）	(2)妹相思（首句不同）			(5)妹相思（首句不同）	

(二)蜑歌 (1)錯畔行過蘇興巷 (2)蜑船起離三江口 (3)鹿在高山吃嫩草	(三)瑤歌 (1)石頭大 (5)思娘猛 (6)白馬兒 (12)鄧娘同行江邊路 (19)要娘記
蜑歌 (19)錯畔行過蘇行巷（漁同） (20)蜑船起離三江口（漁無） (21)鹿在高山吃嫩草（漁無）	(8)思娘猛（漁無） (9)白馬兒（漁無） (10)鄧娘同行江邊路（漁無）
(五)蜑歌 (16)錯畔行過蘇興巷	(二)瑤歌 (10)石頭大 (11)思娘猛 (12)要娘記
	瑤歌 (21)行路思娘留半路（二句） (22)與娘同行江邊路
	(6)思娘猛
	(13)行路思娘留半路（二句） (14)與娘同行江邊路

(20)三表讀書治天地	(11)黃蜂細小蟞人痛(缺首二句，漁同)		(20)黃蜂細小蟞人痛(二句)				(12)黃蜂細小蟞人痛(二句)	
瑤人布刀歌	—	(八)布刀歌						
意着你		(19)意着爾						
(三)郎歌	(漁洋詩話無以下諸首)	(三)郎歌						
(3)艮爾留相遇		(13)艮爾留相遇						
(4)艮爾留度立		(14)艮爾留度立						
(5)六吞六	(12)六吞六(一、二、五六句)							
(9)十六管國六	(13)望東西南北(末二句)							
(12)妹知弟不知	(14)舊錢便好使(五、六句)							
(13)皮論力	(15)望北斗							

巡苦	起生(五、六句)	
(18)貫住苟雙孟	(16)各想心各愁(五、六句)	
(20)扶沉苟籠梯	(17)條條臘興力(五、六、七、八句)	
郎人扇歌	郎人扇歌	(六)郎人扇歌
(23)皮送柄坡扇		(17)皮送柄坡扇
(26)便住齊滕皮	(22)比萬兩千金(五、六句)	
(27)便方齊滕皮	(23)比火帝龍師(五、六句)	
郎人擔歌		(七)郎人擔歌
(29)送條閑肺榕		(18)送條閑肺榕
(四)僮歌		(四)僮歌

(1)口三六四里	(18)口三六四里							
(8)流幼扶放城		(15)流幼扶放城						

〔說明〕(一)吳淇粤風續九今未見，以李調元粤風爲根據。

(二)民歌指潯州民歌。

(三)各書標題或有或無，易引起誤會，一律改用首句。

(四)阿拉伯字碼表示原書中的次序。

附錄(三)　其他相同歌謠索引

一更鷄啼鷄拍翼(二首)八九二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一樹石榴全著雨(摘句三首)八九〇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二月採茶茶發芽(二首)八七六頁　嶺南雜記卷上，按語引廣東新語卷十二。

九里山前作戰場(二首)八六八頁　水滸傳第四回，按語引虎囊彈山門齣。

三月採茶是清明(二首)八七六頁　嶺南雜記卷上，按語引廣東新語卷十二。

大頭竹筍作三椏(二首)八九二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中間日出四邊雨(全歌一首，摘句二首。)八九〇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摘句，按語引靜志居詩話全首、兩般秋雨盦隨筆摘句。

月子彎彎照幾州(或作「照九州」)(全歌十首，摘句一首。)八六六頁　雲麓漫鈔卷九摘句，後附表引舉話本馮玉梅團圓、水東日記卷五、黃嬭餘話卷八、堅瓠二集卷三、藝苑卮言卷六、涇林續記、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西遊補第十二回、旗亭記傳奇第三十六齣等十種，皆全句。

打破筒(一首)八六三頁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按語引淸波別志卷上。

四月採茶茶葉黃(二首)八七六頁　嶺南雜記卷上，按語引廣東新語卷十二。

老龍山下有狂風(三首)八七四頁　徐氏筆精卷五，按語引列朝詩集閏集六，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

赤日炎炎似火燒(二首)八六九頁　水滸傳第十六回，按語引堅瓠二集卷三。

你在東時我在西(二首)八六九頁　水滸傳第六回，按語引堅瓠十集卷三。

官人騎馬到林池(二首)八九二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南山腳下一缸油(三首)八七一頁　菽園雜記卷一，按語引堅瓠三集卷二、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

南山頭上鵓鴣啼(或作「高山頂上」)(四首)八七一頁　水東日記卷五，按語引黃嬭餘話卷八、堅瓠二集卷三、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

約郎約到月上時（或作「與郎相期月上來」）（六首）八七二頁　公餘日錄，按語引藝苑巵言卷六、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堅瓠十集卷三、竹間十日話卷五、旗亭記傳奇第三十六齣。

柚子批皮瓤有心（二首）八九二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送郎八月到揚州（二首）八七三頁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按語引堅瓠十集卷三。

素馨棚下梳橫髻（二首）八九二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做天莫做四月天（或作「難做」）（二首）八七五頁　醒世恆言第十八卷，按語引吳歈百絕。

莫採廣寧圓嶺筍（摘句二首）八八九頁　廣東新語卷四，按語引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歲晚天寒郎不回（三首）八九二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

樹頭掛網枉求蝦（二首）八七三頁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按語引堅瓠十集卷三。

燈心點着兩頭火（摘句二首）八九一頁　廣東新語卷十二，按語引靜志居詩話卷二十四。

雙手招郎郎不來（全歌二首，摘句一首。）八七〇頁　刎頸鴛鴦會摘句，按語引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全首、吳下諺聯卷三全首。

按：以上除雙手招郎郎不來一篇因首句不同，篇名採用末句外，其他均以全首或摘句的首句作篇名。